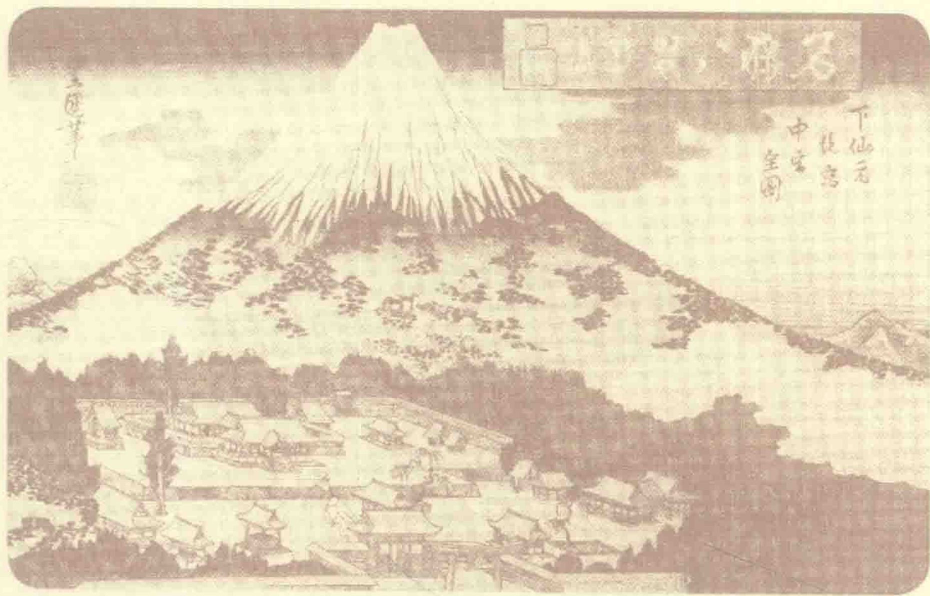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九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1輯，紀傳體 / 孫錦泉，周斌，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2014重印)

ISBN 978—7—313—08539—9

Ⅰ. ①日… Ⅱ. ①孫… ②周…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紀傳體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104126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主　編　孫錦泉　周　斌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黎春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951號 郵政編碼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595　字數:11900千字

2012年7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313—08539—9/K311—55

定價:16150.00圓(全十九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姜津津　陳建華

營銷編輯　陳　鑫

裝幀設計　陳燕靜

本冊目録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三

戶口

戶籍人口、太古伊弉諾尊始定下土、鋭意殖民、㫖曰建千五百產屋、故上世稱民曰天益人、三字據延喜式又以其爲國本、號爲大寶、其重民如此、方天窟之變也、諸神會於天安河原者甚衆、號八十萬神、或八百萬神、大物主神之歸順也、其所帥亦有八十萬神、皇祖乃敕令護衛皇孫、天祖又舉勳戚之神、定五部伴領、以統其部屬、簡定親衛、置天靫負部及天物部二十五部、及皇孫降于中國也、諸部皆屬焉、亦號曰八十萬神、國家制軍民、其法起于此、自太祖定封建之制、而大小之國、皆置國

造、縣邑置縣主稻置、以牧其民、○按北史倭國傳云、官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軍尼葢謂國造、其數粗與舊事本紀合、翼疑冀之訛、伊尼冀葢稻置也、其制國史不詳、而此說頗詳悉、或得其實、附備參考、內又置臣連伴造、以掌諸部、諸部甚多、號曰品部、各有部民、世世服屬、謂之部曲、卽私民也、參取日本書紀、古事記、舊事本紀、姓氏錄、崇神帝始校人民、又定神戶、景行帝時、日本武尊大征蝦夷、配置夷俘於播磨讚岐等五國、後以其族類蕃滋、立爲佐伯部、垂仁帝時、新羅王子天日槍歸化、蕃人投化是爲始、至應神帝時、秦造祖弓月君以百二十餘縣人口、漢直祖阿智使主以七姓十七縣人口、前後歸化、後以以下、參取姓氏錄、仁德帝詔賜阿智大和地、阿智乃建今來郡、又分其族、置於攝津參河等五國、宗族漸滋、仁德以下、坂上系圖、先是新羅百濟貢工匠工女、是爲猪名部衣縫部等之祖、此後三韓及吳國男女、來歸者甚衆、皆安置國縣、使各遂其業、葢上世之制、自皇胤神裔、以至

歸化諸蕃之族、各受職於天子、以爲氏姓、世有屬籍者、皆爲公民、各統領私民部、其賤隷曰家人部、曰奴婢、至乎巨室大族、則民部甚衆、錯處諸國、若朝廷有所用、或獻私民、亦立爲一部、以命其職、其供丁役者、有直丁、钁丁田部丁、女丁有采女丁、奉天社國社者曰神戶、公民有罪者、削除籍帳、配諸部以爲部曲、或沒爲神奴陵戶、部長有罪者、奪其部曲、以隷他氏臣連伴造世領品部部曲、以供衆職、

其品部號曰百八十部、各以同族、大小相聯屬、貴賤有等、管轄自定矣、各以以下、參取舊事本紀、姓氏錄、事又載職官志、然當允恭帝時、諸族蕃衍、僞冒漸衆、貴賤相犯、訟爭紛興、帝乃詔羣卿糾正冒濫、定其屬籍、四字取令義解大意、其後諸部或有散亡者、或有被略奪者、雄略帝詔括出秦漢蕃民、定其伴造、秦民凡九十二部、一萬八千六百七十口、秦民以下、姓氏錄、仁賢帝搜求佐伯部、定佐伯造、先是淸寧帝時、隼人率衆內附、此後隼人歸附漸衆、欽明帝安置投化秦漢諸蕃於國郡、編貫戶籍、其秦民合七千五十餘戶、又定白猪田部丁籍、是時佛法始入中國、然其僧尼皆以蕃族爲之、而國人未有出家者、至崇峻帝時、度大伴連狹手彥女爲尼、國人得度始此、時廏戶皇子等攻滅大連物部守屋、沒其族類二百七十餘人爲奴婢、施於四天王寺、廏戶以下、聖德太子傳曆、是後賜度男女增衆、諸寺亦多買良民爲寺奴、遂啓戶口減削之

漸、諸寺以下、本朝文粹、至舒明帝、施封三百戶於百濟大寺、舒明以下、扶桑略記、寺戶又自此而滋、先是推古帝時、皇太子廏戶撰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幷公民本記、葢明姓族之源、以定部屬也、然當時臣連二造等、互相侵敓、劣弱者或被兼幷、而豪族多置私民、恣情驅使、若蘇我氏專政擅勢、恣驅役百八十部曲、制度壞亂、皇室幾殆矣、及大化反正、一新法制、詔國司凡國家所有公民、大小所領人衆、皆作戶籍、遣

使於倭六縣、檢覈戶口年紀、定男女良賤之法、尋發使於諸國、錄民元數、遂廢臣連伴造國造等所有部曲之民及品部、凡戶以五十戶爲一里、四十里爲大郡、三十里已下四里已上爲中郡、三里爲小郡、每里置長一人、按檢戶口、戶主皆以家長爲之、五戶相保、一人爲長、凡良男女所生子配其父、良男與婢所生子配其母、良女嫁奴所生子配其父、兩家奴婢所生子配其母、寺家仕丁之子、如良人

法、若別入奴婢者、如奴婢法、齊明帝時、討蝦夷置郡領、檢覆其戶口、中宗甲子歲、定臣連已下諸氏民部家部、以爲部曲、日本書紀先是臣連伴造等本記、大半罹災、卽位三年、詔據其燼餘本、編造戶籍、後世奉爲程式、所謂庚午年籍是也、日本書紀、續日本紀、令義解、姓氏錄序、凡戶籍之設、正姓族、斷浮浪、收授田園、課除賦役、徵發兵士、皆莫不據此、實爲國家重案、參取日本書紀、續日本紀、令義解、姓氏錄序、延喜式、東大寺正倉院文書、而諸氏亦各定其族中長者爲氏上、掌其族籍、以帥宗黨、削除假冒、括附隱首、皆令氏長覆審、掌其以下、參取續日本紀、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中臣本系帳、天武帝三年、詔停諸氏部曲、又因百姓貧富、定戶品爲上中下三等、十年配越夷俘七千戶、立爲一郡、持統帝四年、詔諸國司依戶令造戶籍、○按當時戶令不傳、其法不可考、然蓋亦大寶令所本也、初中宗以後、韓民歸化甚多、配處於近江及東國、至此又置之武藏常陸下毛野諸國、是歲下毛野朝臣古麻呂請免奴婢六

百口、五年制、百姓爲兄所賣者從良、爲父母所賣者從賤、若準貸借沒賤、及其子配奴婢所生者並從良、日本書紀文武帝二年、以公私奴婢亡匿民間、或有容止不肯顯告者、始制笞法、令償其功、大寶元年、置勘民官戶籍史、是年修令、續日本紀戶口戶籍法、著爲永制、凡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六已下爲少、二十已下爲中、其男二十一爲丁、六十一爲老、六十六爲耆、無夫者爲寡妻妾、凡一目盲、兩耳聾手無

二指、足無三指、手足無大拇、秃瘡無髮、久漏、下重、大瘻瘇類、皆爲殘疾、癡瘂、侏儒、腰脊折、一支癈類、皆爲癈疾、惡疾、癲狂、二支癈、兩目盲類、皆爲篤疾、凡老殘、竝爲次丁、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婚嫁、凡戸内有課口者、爲課戸、無者爲不課戸、凡課口及給侍老疾人死者、限十日内、里長與死家、注死時日月、經國郡司印記、若不課死者、於告朔及計帳時顯申、凡戸皆五家相保、一人爲長、以相檢

察、勿造非違、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内之人、有所行詣、竝語同保知、凡戸逃走者、令五保追訪、三周不獲除帳、戸内口逃者、六年不獲亦除帳、凡戸内欲析出口爲戸者、非成中男及寡妻妾者、竝不合析、應分者不用此令、凡新附戸、皆取保證、本問元由、知非逃亡詐冒、然後聽之、其先有兩貫者、從本國爲定、唯太宰部内及三越陸奥石城石背等國者、從見住爲定、若有兩貫者、從先貫爲定、其於法

不合分析、而因失郷分貫、應合戸者、亦如之、凡戸居狭郷、有樂遷就寛、不出國境者、於本郡申牒、當國處分、若出國堺、申官待報、於閒月國郡領送、附領訖、各申官、凡没落外蕃得還、及化外人歸化者、所在國郡給衣粮、具狀發飛驛申奏、化外人於寛國附貫安置、没落人依舊貫、無舊貫、任於近親附貫、竝給粮遞送、使達前所、凡浮逃絶貫、及家人奴婢被放爲良、若訴良得免者、竝於所在附貫、若欲還本屬者聽、凡造計帳、毎年六月三十日已前、

京國官司責所部手實、具注家口年紀、若全戸不在郷者、卽依舊籍轉寫、竝顯不在所由、八月三十日已前、申送太政官、凡戸籍六年一造、起十一月上旬、依式勘造、里別爲卷、總寫三通、其縫皆注國郡里名、五月三十日内訖、二通送官、一通留國、其雜戸陵戸籍、則更寫一通、各送本司、所用紙筆等調度、皆出當戸、其籍至官、竝先納後勘、若有增減隱没不

同、隨狀下推、國承錯失、即於省籍具注事由、國亦注帳籍之次、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者、皆國司親皃形狀、以爲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皃、若疑有奸欺者、亦隨事皃定、以附帳籍、凡籍應送太政官者、附當國調使送、若調不入京、專使送之、凡戸籍恆留五比、比校紕繆、其遠年者、依次除之、唯庚午年籍不除、凡戸因人口多少、定爲上中下三等、又因資產厚薄分爲九

等、自上上戸至下下戸、戸因以下、參取令集解、東大寺正倉院文書、○按正倉院文書、載御野筑前豐前豐後等大寶二年戸籍、如御野山方郡三井田里、有戸數五十、口數八百九十九、上政戸十一、中下一戸、下上一戸、下中一戸、下下八戸、中政戸二十一、下中五戸、下下十六戸、下政戸十八、下上一戸、下中一戸、下下十六戸等文、雖殘闕不全、尚可以考當時三等九等之制、而其一里一戸之口率、亦大抵可推知焉、凡戸以五十戸爲里、若滿六十戸者、割十戸置一里、其不滿十戸者、隸入大里爲餘戸、大里據令集解、餘戸出雲風土記、和名鈔、凡郡分五等、二十里已下十六里已上爲大郡、十二里已上上郡、八里已上中郡、四里已上下郡、二里已上小郡、凡郡不得過千戸、若餘五十戸以上者、分隸比郡、凡國郡司、以戸口增減、定考課法、各準見戸、爲十分論、加一分、各進考一等、毎加一分進一等、其減損亦準此降等、凡親王已下至庶民、皆有其籍、正親司掌皇親名籍、京職掌京中戸口名籍僧尼名籍、攝津職大宰府及諸國司、各掌其所部戸口簿帳、僧尼名籍、而天下戸口名籍、民部省總掌焉、僧尼名籍、玄

蕃寮總掌焉、中務省亦掌諸國戸籍、僧尼名籍、以擬御覽、凡内外文武官吏已下、屬官省寮司者、本司各掌其名帳名籍、令義解、其公民隸官府者、有神部、卜部、藏部、畫部、膳部、工部、雜工部、大炊部、物部、馬部、殿部、殿掃部、掃部、鍛部、泥部、漆部、縫部、酒部、采部、門部、狛部、水部、吹部、土部之類、各有定數、是爲伴部、又友造、○按友造、即伴造、又有紙戸、百濟戸、樂戸、散樂戸、工戸、雜工戸、鼓吹戸、船戸、又曰船守戸、鷹戸、又曰鷹養

戶、馬戶、狛戶、染戶、雜供戶、藥戶、乳戶、（又曰乳牛戶）笛吹戶、酒戶、鍛戶、園戶、泥戶、大炊戶、水戶、筥戶、輸車戶、守山戶、養戶、驛戶、栅戶、燒鹽戶、造餅戶、織御服絹戶、及鐵工、銅工、金作、甲作、弓削、矢作、鉾削、鞍作、鞆張、靫作、羽結、爪工、楯縫、幄作、泥障、革張、飛鳥沓縫、吳牀作、蓋縫、大笠縫、錦綾織、吳服部、河內廣絹織人、緋染、藍染、衣染、鶏飼、江人、網引、未醬、百濟手部、忍海戶狛人、竹志戶狛人、村村狛人、宮郡狛人、大狛染、紀伊狛人百濟人新羅人等戶、是爲雜戶、或稱品部、友造品部、即上世之遺也、神戶寺戶亦仍舊、其宿衛曰兵衛、曰衛士、曰舍人、曰隼人、舍人給親王者曰帳內、賜諸臣者曰資人、兵曰騎兵、曰健兒、曰防人、曰鎭兵、曰儲士、曰選士、才技曰騎射、曰相撲、曰膂力、曰騎女、供諸司驅役者曰雜色、曰使部、使部凡一千七百餘人、曰直丁、一百四十餘人、曰仕丁、曰事力、事力二千一百十餘人、曰驅使丁、三百

九十餘人、曰物部丁、二十人、其女丁給事後庭者曰采女、曰力婦、（又稱膂力婦女）凡公民失業、無定居者曰浮浪、與土人倂稱曰土浪、與逃亡倂稱曰浮逃、蝦夷歸化者曰俘囚、曰夷俘、（參取續日本紀、令義解、令集解、）又有陵戶、官戶、家人、公私奴婢、皆當色爲婚、若與良人爲夫妻、所生男女不知情者從良、皆離之、其逃亡所生男女、皆從賤、凡良人及家人、被壓略充賤、配奴婢而生男女者、後訴得免、其所生者並從良人及家人、凡家人所生子孫、相承爲家人、皆任本主驅使、唯不得盡頭驅使及賣買、凡家人奴姧主及主五等以上親、所生男女、各沒官、凡官戶奴婢、每年本司色別造籍二通、一通送太政官、一通留本司、有工能者、色別具注、凡官奴婢年六十六以上及癈疾、若被配沒令爲戶者爲官戶、至年七十六以上、並放爲良、任所樂處附貫、反逆緣坐八十以上、亦聽從良、凡放家人奴婢爲良及家人者、仍經本屬、申

牒除附、凡官戶家人、公私奴婢、被鈔略沒在外蕃、自拔得還者、皆放爲良、非鈔略及背主入蕃、後得歸者、各還官主、凡化外奴婢、自來投國者、悉放爲良、卽附籍貫、本主雖先來投國、亦不得認、若是境外之人、先於化內充賤、其二等以上親、後來投化者、聽贖爲良、令義解凡雜戶聽與良人爲婚、令集解故有臨時恩優隸公戶者、浮浪及公民有罪者、或配柵戶、沒官奴婢、亦充柵戶、從良、二年遷美濃多伎郡

民七百十六口于近江蒲生郡、從民之制起乎此、尋討平薩摩多褹隔化者、校戶置吏、三年詔、籍帳之設、國家大信、逐時變更、詐僞必起、宜以庚午年籍爲斷、莫有改易、續日本紀慶雲三年、定四等戶制、戶內八丁已上爲大戶、六丁上戶、四丁中戶、二丁下戶、其一丁不在計例、令集解元明帝和銅二年、以畿內及近江百姓、容隱浮浪及逃亡仕丁、以供使役、敎諭所部、嚴加檢括、符至五日內、不問逃亡隱藏、竝

許自首、限內不首、據律科斷、若知情故隱者、與逃亡同罪、續日本紀六年制、準資財定九等戶法、百貫以上爲上上、遞減至二貫以上爲下下、令集解七年移豐前民二百戶、勸導隼人、續日本紀八年改定九等戶法、三十貫以上爲上上、一貫以上爲下下、令集解是夏移相模武藏上總常陸上野下野富民一千戶於陸奧、尋又移附諸國民二十戶于京職、由殖貨也、又制、京民流宿畿外者、貫當國從事、續日本紀元正帝

卽位、敕改里爲鄉、出雲風土記其戶數法仍舊、東大寺正倉院文書靈龜二年、以巨勢朝臣麻呂請、遷陸奧置賜最上二郡、及信濃上野越前越後百姓各一百戶於出羽、敎諭狄徒、兼保地利、養老元年、敕禁浮浪百姓、仕王臣家、望資人求得度者、若有私容止者、據律科罪、又敕、依令、僧尼取童子、聽取年十六以下、不輸調庸者、但不經國郡、及少丁已上不聽取、尋制定九等戶、不得以賤多少爲長、宜因其長幼立平

估、準財爲定、（又制以下、參取令集解、○按集解云、和銅八年、定奴一口準直六百文、婢四百文、其他東大寺奴婢籍帳、亦載其價直、當時平估準財法、亦可略考、）四年敕免官戶十一人爲良、奴婢十人從官戶、（續日本紀）五年制、浮浪實有本貫、悔過欲歸者、送還本土、自餘無貫者、編附當處、（類聚三代格）六年令伊賀伊勢近江丹波播磨紀伊諸國金作部、韓鍛冶、弓削部、鎧作、及漢人、忍海部等七十餘戶、除雜戶號、竝從公民、七年造神戶籍、戶無增減、依本爲定、若有增益卽減之、死損

卽加之、聖武帝卽位、歲陸奧鎭守軍卒等請、除已本籍、便貫比部、率父母妻子、共同生業、許之、神龜三年、定鼓吹戶三百戶、鷹戶十戶、四年印官印於筑紫諸國庚午籍七百七十卷、（續日本紀）天平八年敕、送還浮浪、爲路次煩、若欲歸者、與狀發遣、其無貫者、宜停編附、錄名徵調庸、（類聚三代格）三十六年免天下馬飼雜戶人等準平民、又免官奴婢六十人從良、（續日本紀）孝謙帝天平勝寶元年、敕使諸國以正稅充價

直和賣、貢進奴婢年三十已下十五已上、容貌端正者、以充東大寺、又使治部宮內二省、施官奴婢島宮奴婢合二百口、因敕官所施奴婢、至年六十六已上、及癈疾者、準官奴婢、依令施行、雖非高年、立性恪勤、驅使無違、衆僧矜情、欲從良者放免、其買充者亦準此、（東大寺古文書）四年先是天平十六年、京畿諸國鐵工、銅工、金作、甲作、弓削、矢作、鉾削、鞍作、鞆張等雜戶、皆蒙改姓、而不免本業、至是下本貫、尋

檢天平十五年以前籍帳、每色差發、依舊役使、天平寶字元年、以立皇太子故大赦、因詔緩天下百姓徭役、更定以十八爲中男、二十二以上爲正丁、二年東海東山問民苦使藤原朝臣淨辨言、曩者有詔、中男正丁、竝霑恩澤、至耆老則否、請竝賜沛恩、乃敕、今後以六十爲老丁、六十五爲耆老、廢帝卽位、以常陸鹿島神奴二百十餘人爲神戶、寶字三年敕、停廢品部、混入公戶、但傳世業者、不在此限、

五年制、京戸百姓、規避課役、浮宕外國、習而爲常、其數實繁、各所占著、給其口田、先是三韓蕃民、歸化甚衆、配置之諸國、至靈龜養老間、貫新羅人七十餘家於美濃、置席田郡、又遷高麗人一千七百九十餘人於武藏、建高麗郡、及帝世、又配新羅人七十餘口於武藏、置新羅郡、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停河內織御服絹戸造餅戸、（續日本紀）二年敕、藥師寺奴婢等、年滿六十、并才能勇勤者、並從良、（類聚三代格）

神護景雲三年、先是寶字三年、配浮浪一千人於陸奥桃生柵、二千人於出羽雄勝柵、以實戸口、明年以陸奥柵戸請、幷遷其本居父母兄弟妻子、同貫安堵、然其後逃亡漸盡、至此敕使樂遷者移居、法外優復、以勸誘焉、光仁帝寶龜三年、下野言、管內百姓、逃入陸奥、陸奥被符、隨到隨附、故姦民逃匿、規避課役者、前後太衆、國司呵禁、竟不能止、遣使認之、則彼地接夷、民情險惡、遞相容隱、曾不肯出、官乃命使陸奥國司與下野國使、用意括出、押還本土、四年、先是景雲初制、安置常陸鹿島神賤於一處、不許與良通婚、至此令依舊居住、同類相婚、一依前例、十年敕、依令、全戸不在鄕者、依舊籍轉寫、並顯不在之由、今京職檢不進計帳之戸、無論課不課之色、總收其田、悉皆責却、一收之後、更無改還、濟民之務、豈合如此、自後嚴加禁遏、（續日本紀）十一年、伊勢言、本土民浮宕部內、至差科時、徭夫數少、

因命諸郡、精加檢括、或逃亡或詐死、入王臣之莊、免課役之苦、今加訪捉、多獲隱首、逃亡之人、以爲歸復、詐死之民、以爲括出、皆悉編附本籍、調庸增益甚多、其詐冒貫屬者、錄名上聞、朝廷嘉之、乃命七道諸國、存心檢括、一準伊勢、（續日本紀、類聚三代格）因敕、天下百姓、規避課役、流離他鄕、雖有懷土之心、懼法而不返、宜依養老五年格、（○五年、本書作三年、誤、今據類聚三代格訂之）精加捉搦、願留者編附當處、欲歸者差綱遞送、若

國郡司及百姓、情懷姧詐、阿容役使者、官人解却見任、百姓決杖一百、立爲恆例、常陸言、脫漏神賤七百七十四人、請編神戶、許之、但神司妄認良民、規爲神賤、假託靈異、侵擾朝章、自今以後、更莫申請、續日本紀、常陸以下、參取金澤本、桓武帝延曆元年、初自和銅至寶龜、屢設法制、使浮浪百姓、還附本貫、若不願歸者、就其所居、徵納調庸、至此敕令諸國盡頭編附、類聚三代格是歲、廢餠戶散樂戶、續日本紀四年敕、頃年郡

司等撫養乖方、課口損減、不課益增、授田之日、虛注不課、多請實腴、差科之時、規避課役、詐稱死逃、今宜檢括所部百姓、浮宕國內者、嚴加捉搦、勘注詐死逃走除帳輩、且依寶龜十一年格、下符括責、具注事由、竝載附大帳申上、不得疏漏、又無賴百姓、規避課役、容止他鄕、宜彼此檢括、同科課役、而國郡司顏面阿縱、幷隱沒爲己利、依寶龜格、編附當處、則國司欺妄、今年編附、明歲逃亡、遂致人田共隱沒、宜停編附、一依天平八年格、自今以後、宜明戶口增減、以施賞罰、類聚三代格八年敕、良賤通婚、今有明禁、而今天下士女、有與奴婢所生之子、遂使氏族之胤、沒爲賤隸、公民之徒、變作奴婢、自後宜革其弊、其良之與奴婢所生之子、竝聽從良、寺社之賤、如有此類、亦準上例、放爲良民、十年停鷹戶、續日本紀十一年敕、畿內百姓、姦詐多端、或競增戶口、或濫加生齒、宜勘眞僞、方給其田、如有疏漏處、以重

科、類聚國史十五年遷置相模武藏等八國民九千人於陸奧伊治城、又令諸國搜捕飛驛工逃亡者、若有容隱、科違敕罪、日本後紀十六年敕、太宰府曰、括責浮宕、旣建法制、今聞秩滿解任者及王臣子孫、結黨羣居、同惡相濟、佞媚官人、威劫百姓、害農妨業、爲蠹太甚、宜嚴加檢括、勒還本鄕、情願留住、便卽編附、凡其去留附大帳使以聞、若有犯者、科罪移配遠處、土人不告、國司不科、亦與同罪、十七年敕、頃

年姦詐輩、頻繁改名、或避見課入不課、或除無蔭入、有蔭、自後宜加禁斷、如主典已上、有諱可改者、所司覆勘、得實聽之、後以其弊未已、復申是禁、（類聚三代格）十九年、敕禁外民懷姦、競貫京戶、貪口田、及冒名假蔭、因停隱首括出二色、（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初靈龜以來、蝦夷歸降甚多、或就而建郡編貫、或配置太宰管內及諸國、授田安堵、以爲王民、（續日本紀）及帝銳意拓邊、內屬尤盛、授位給物、勤加撫恤、邊塞悉歸

版圖、後至弘仁、始令諸國進停囚計帳、（類聚國史、日本後紀、）平城帝立、敕向停隱首括出、然禁隱首稍棄人民、停括出却增浮宕、宜據令條聽附籍、但冒名假蔭、依法科罪、大同三年、以京畿內百姓、就田居住外國、雖不闕調傜、而臨時徵發、有名無身、敕伊賀等十五國、皆勒歸本貫、若顧畱者、隨卽編附、使其名帳細檢言上、因停以外國田班給京畿百姓口分、（類聚三代格）○按本書大同四年九月、揭此官符、其首題云、應授居住外國京畿內百姓口分田事、然其事不詳、蓋本舉三年官符、以示前例、至四年又有更正、而本書乃脫後文也、附待後考、

嵯峨帝弘仁二年、廢染部八烟從公戶、（日本後紀）十一年、常陸言、本國無庚午年籍、向就民部省寫之、唯有辛未籍、午未兩歲、年次相比、蓋庚午始造、至辛未終成、請以此籍爲定、許之、（類聚三代格）初太宰府人物殷盛、號爲一大都會、（續日本紀）至帝時、管內有課丁六萬二百餘口、（類聚三代格）是時西海道鄉數五百餘、大抵當天下十五分之二云、（和名鈔、大意、）淳和帝天長元年、編

附新羅民五十餘口於陸奧、授田給復如法、（類聚國史）五年、民部省言、延曆中禁隱首括出、貫附京畿、至大同更開其禁、今京職所進口數、倍於昔日、因校籍帳、頃歲隱首增多、或一嫗戶頭、十男寄口、或戶主耆耄、羣幼新附、如此之類、皆編而爲戶、今以人準田、一人之外、○（按外恐當作分）不滿百步、請天長元年已後隱首、不預授田、以遏貪婪、乃敕、檢校戶口、詳于令條、督察姦違、非無憲法、而頃年職司不加糾正、

一至于此、非徒損失公田、抑亦假冒位蔭、理合懲肅、凡此類限符到百日內、聽令自首、若隱匿爲他所告者、依法科斷、其顯告二十人者、有位授三階、白丁出身賜物、類聚三代格 仁明帝卽位歲、民部省奏、諸國大帳口率、戶別或二三丁、或三四丁、今檢損田使所勘、七分已上損戶、戶別率五六丁、至得戶僅二三丁、承前依使勘定、不爲勘出、損戶多丁、得戶少課、通計之率、理不當然、請自後令損得戶丁、彼此同率、若違率剩免、勘返爲徵、從之、政事要略○按續日本後紀、以此係承和五年十月癸巳、其文太略、且干支亦有錯亂、可疑、故今從本書、承和元年、先是弘仁中、以飛驛工匠役畢者、遁他鄉以避課役、遺留者苦代役、逃亡相踵、下符諸國搜索、嚴禁容隱、而其弊不已、至此重布嚴制、類聚三代格 五年敕、諸所貢蔭子孫位子等、須式部民部勘籍之日、於其戶籍姓名上、具注合否之狀、兩省丞署名其下、治部兵部二省亦同焉、立爲恆例、六年令京職及畿

內七道諸國、寫進庚午年籍、收之中務省、七年相模大住郡大領壬生直廣主賑救窮民、戶口增益五千三百五十口、褒稱敍位、八年相模高座郡大領壬生直里成撫育百姓、增加課丁二百三十餘口、不課二千九百四十餘口、進位褒之、續日本後紀 十年敕、陸奧出羽兩國百姓、迭相逃匿、去就無定、脫籍帳逋課賦、邊虞不實、兵備亦闕、是國司等不勤督察之所致也、宜下符兩國、所在浪人、悉尋本貫、依實送附、如有許容一人、爲他所告者、據法科處、類聚三代格 尋以武藏那珂郡、讚岐大內郡戶口增益、竝改小爲下、下野那須郡大領丈部益野勸課農田一千五百七十餘町、增殖戶口二千四十餘人、國司褒擧授位、續日本後紀 十三年駿河言、國進損戶帳、或戶一二丁、或戶五六丁、而主計寮勘出、以國內課丁、與戶數相折、戶別一二丁、立以爲率、其所餘悉爲徵物、請依實免除、以省民煩、官乃議例損戶隨

國大小、特制免格、率課丁數、不可相折、雖例損戶、必有少丁戶、專以多丁爲損戶、理不可然、今須加少丁者、其丁不論多少、隨請原免、諸國亦準之、（政事要略○按本書此條文義不明、今姑斟酌其大意、書以待後考、）嘉祥元年、以紀伊在田郡戶口增殖、課丁多數、升爲上郡、（續日本後紀）文德帝齊衡二年、敕依延曆制、禁外民私貫京戶、但有隱首色、不得已可貫附者、氏長者覆審加署、申官待報、然後附帳、又敕太宰府、檢括浪人、編附勒還、

一依延曆格、（類聚三代格）三年制、四十九戶已下損戶、依國所申勘之、於事多煩、是以仁壽二年、更立法制、令一戶課丁、多少定數、然今漏而不錄、宜一戶以五六丁以下勘之、若過此免除、勘出爲徵、（政事要略）清和帝卽位、左京職言、每年進鍛冶戶百濟品部戶等計帳、無益公家、有煩職吏、請除棄而不進、許之、貞觀三年、伊勢介清原眞人長統等、隱課丁二百十八口、不附大帳、事覺、罪當徒、詔原之、是歲除棄

左右京大中臣中臣二氏絕戶無身戶一百三十七烟、以絕冒蔭之姦、四年定左右京結保置長制、檢察非違、親王及公卿職事三位已上以家司、無品親王以下、六位已上以別當、散三位已下五位以上以事業、並爲保長、隣伍相保、以絕姦猾、先是以大和請將削左京絕戶七百十三烟籍、因百姓愁訴免其四十四烟、至此以愁訴未弭、復免六百十二烟、編戶如舊、尋又免大和所言右京絕戶三百

烟除棄、五年制、左右京及五畿七道貢擧位子、今後宜勘三比籍、立爲永制、（三代實錄、永制據延喜式、）勘解由使言、據延曆八年格、良賤之法、奴婢相生、乃爲賤隸、今檢諸國定額寺資財帳、多附生益奴婢、不顯父母名、凡下民之情、不耻名賤、競遁重課、謀就輕役、乃知公民之輩、求婚奴婢、忘汙其族、姦入賤隸、請格後奴婢生益附帳者、令注父母名以爲例、若有違犯者、依法科罪、從之、六年敕、凡在市籍者、市司所

統攝事商賈、不預他業、今聞市人等、去就任意、屬仕勢家、不遵本司、要結衆類、陵轢官人、自後宜一切禁斷、(類聚三代格)先是主計寮言、據令、諸國之功、以不課六人、準正丁一人、今人民疫死甚衆、故課丁減耗、貢賦少數、而國司偏執戶口增益、以不課男女、編附簿帳、國或二萬餘人、或五六千人、有增益之名、無尺寸之貢、檢之政途、甚乖公平、請令後戶口增益、不得以不課爲功、至是廷議聽之、定爲永例、(三代實錄、永例據延喜式、)九年寮又言、依式、勘大帳損益者、須相折損進、檢其損益、若損進同數、無所益者、返却其帳、是爲相折去今年丁數、今有益無損也、唯至符損、不責其代、今近江丹波二國、依錫符入不課雜色者、近江歲或三百三十七人、丹波一百三十六人、自貞觀元年、迨于今年、近江損丁二千七百七十六、丹波一千八十八、加以承和中近江大帳定一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丹波七千五十八、彼此

相折、近江損丁五千一百六十四、丹波三千八百六十四、是由符損多而例進少之所致也、請自今後、二國年定錫符之數、近江一百人、丹波五十人爲限、然則損進相補、貢賦無闕、敕從其言、(類聚三代格)十二年、先是主計寮勘諸國大帳、或國戶別二三丁、或國戶別五六丁、隨古來之數、爲永年之率、其新所增加、勘出爲徵、勘定之法、參差不均、至是敕準天長十年符、使損得課丁、彼此同率、立爲永制、(三代實錄、政事要略、永制據延喜式、)十七年、宮內省上正親司解曰、自承和元年後、四十餘年、不造王親籍、今諸王年滿者、須隨符到勘會申送、而司無其籍、望請押署計帳一通、留司以備勘據、且絕假濫、允之、因令京職送計帳、若有因愁訴與改判者、同待押署、然後判之、(類聚三代格)十八年、制左右京職民、不進計帳、及六年已上者、準逃走例、除帳收口分田、陽成帝元慶四年、兵部省言、鼓吹司吹戶者、依式、戶別點定六丁、

○六丁、本書作六十丁、今據下文及延喜式訂之、若過斯者、拔補他戶課丁、而山城國司定例外、更加五六人、請依式行之、又吹戶男女、老少有數、須悉載計帳、而國司除棄大小口、只鈔六丁以爲一戶、請依數載計帳、又吹戶計帳、國司與鼓吹司令史以上一人、以中戶上戶點定、勿充他役、山城吹戶七十五烟、而國司除棄二烟、所欠課丁亦多、請依式點定、依舊帳返附課丁三十六人、竝許之、五年除出羽百姓元慶二年

爲賊所殺者、六十餘人籍、光孝帝卽位歲、上總言、括責浮宕、實有明禁、今前司子弟、豪富浮浪、不順政令、蔑視吏人、租稅調庸、由是多闕、請準齊衡格、盡從放逐、其情願留住者、占著土戶、許之、仁和元年制、陽成院舍人二十人、工部十人、準清和院例、預勘籍、三代實錄宇多帝寬平三年、申禁外民姦入京戶、京戶子弟居住外國、六年紀伊言、本國有封神社凡十一、封戶二百三十二家、而頃年官戶課丁、多變爲神戶百姓、據式、每戶正丁五、六人爲率、則本國神戶、當有正丁一千二百七十餘口、而今每戶或十五六人、或二三十人、至官戶課丁、則或戶一二人、或無有一丁、詳窮其繇、神戶課役稍輕、官戶貢輸頗重、是以民人脫重入輕、式云、神寺封丁、增益者減之、死損者不加、而國造禰宜祝等、托言神祇、無意改正、積習之弊、難遽變革、請不論神戶官戶、總計國中課丁、每戶同率貫附、一定之後、不許改

更、違者科罪、從之、醍醐帝昌泰二年、敕依貞觀結保制、督察姦猾、類聚三代格然至此時、戶口之制漸壞、諸國大帳所載百姓、大半無身、加以鐲符猥濫、三宮舍人、諸親王帳內資人、諸大夫命婦位分資人、諸司勘籍人、諸衞府舍人等、式兵二省載季符者、年及三千人、國司奉行鐲符、卽除富豪見丁之課役、更以無實課丁、括出計帳、例進調庸、由是減耗、且其補資人者、卽遷轉三宮及諸司內考、重復改請、

於是三省史生等、因緣爲姦、或不告本主、不依國解僞稱勘籍、猥載季符、其甚者本主未補一人、省底已盈其數、姦濫加倍、大損公家、如六衞府舍人、編名門籍、散落諸國、不勤防衞、至彊暴之徒、國司依法勘糺、則奔入京師、買爲宿衞、對抗官吏、又諸寺年分及臨時度者、歲或二三百人、大抵皆邪濫之徒、不持佛律、而諸國百姓、逃課役逋租調者、私自落髮爲僧、積年漸多、禿首者殆居天下人民三分

之二、或聚爲羣盜、竊鑄錢貨、國司不能糺治、三善清行上書請除其弊、謂今略計天下課丁、除畿內陸奧出羽及太宰管國之外、不滿三十萬、而大半無有身、見丁實不過十餘萬、而今鐲符所損、歲三千人、傍薄而論之、未盈四十年、天下皆爲不課之民、調庸因何備進、凡諸勘籍人等、通計損益、以載鐲符、具在式條、而比年鐲符之損、百無一益、公損之甚、無過于此、請諸勘籍人、隨國大小、年定其數、大

國十人已下、小國二人已上、以載鐲符、不得更加一人、舊例近江年免百人、丹波五十人、兩國由此凋殘、今須準此例、減定近江十人、丹波七人、其勘籍解文二通進官、一畱官底、一下式部省、進季符之日、與官底解文勘合、然後請印鐲符、多損少益者、不得請印、又衞府舍人一充後、不聽歸住本國、若無故歸住者、國司解其職、具錄事由、牒送本府、又僧徒凶濫者、登時追捕、奪度緣戒牒、卽著俗服、返附本役、私度惡僧、著鉗鈦驅役其身、本朝文粹議

亦不行矣、尋修延喜式、載戶口勘籍等法頗備、凡勘大帳者、皆據去年帳、勘其出入、但死亡篤癈殘疾、服侍隱首括出、幷中男、鄉戶課丁等色、計會別簿、其依符入課及雜色等類、勘合省符、若違符過免、幷可進而不進者、並卽勘出、徵其課役、次計會去年大帳後死帳與今年死亡帳、若名在後死帳、不載死亡帳者、亦勘出之、次勘神寺諸家封戶、幷應定納

官人數及賦物、卽勘鈔損益總目、其依符所免爲符損、所進爲符益、依議所免爲議損、所進爲議益、依例所損以爲例損、所進以爲例益、凡勘大帳損益者、仍前制、但通計數年有益無損者聽之、凡諸國大帳、課丁之數有損者、隨卽返帳、若使等可塡之狀申官、被下外題、注載返鈔、後年令塡、凡隱首括出二色、先補例損、所餘爲功、凡諸國申損田年損戶、三分論之、七分已上戶一分已下、五分以上戶

二分已下、以爲定例、若過此限者、執申返帳、凡諸國所申疫死幷流死者、先計其數、準平年死割流疫二死、下加例損數、相折損進、凡諸國言上疫死幷流死人數者、總計國所申、三分論之、課口一分已下、不課二分已上、以爲定例、若過此法者、執申返帳、凡京職諸國大帳者、每至班田之年、五歲已下男女、顯注年紀、凡隱首括出者、畿內十月一日、外國十一月一日、主計寮載功過帳申省、省押署進

官、得度除帳者、移主稅寮不申省、凡左京五畿內伊勢近江紀伊淡路等職國陵戶帳、諸陵寮勘畢後、待彼寮移收大帳返鈔、凡計帳者、陸奧出羽幷大宰府、九月三十日以前申送、餘國如令、凡籍書者、國家重案、其所須紙染黃蘗、必須堅厚、有不如法、隨卽勘卻、但西海道諸國書白紙、若國有未進者、移送民部省、拘留調庸稅帳返鈔、凡應造籍者、預前一年、省錄申官、待報施行、職國官司依例勘造、

其諸國附貢調使、大宰附貢綿使申送、檢領訖、卽錄白返鈔、凡五位已上子孫者、造籍之日、各題父祖位名、凡郡司戶者、不得編附他口、其子弟非可別籍者、檢實聽之、凡京畿內諸道人物總數、自非有敕、輒不勘申、但十國已下、依官宣勘之、凡勘籍者、位子幷雜色三比、諸衞五比、若有不合、隨卽還卻、凡得度者、勘籍三比、若有一比相合者聽之、凡入色之輩、得度及補左右近衞兵衞門部等、勿更勘

籍、補自餘色者亦同、凡蔭子孫者、本貫貢送、勿更勘籍、若有冒名被蔭、登孫爲子之類、所貢官人、依法科處、凡雜色人等、應勘籍者、式部治部兵部、具注交名申官、官下省訖、三省先遣史生、告可勘籍之狀、卽丞錄各一人、相共對勘訖、更造解文、同署申官、凡雜色人勘籍有不合者、不得改勘、若有奉敕官符、乃得奉行、但前後兩籍符合、中間籍不合、依中納言以上宣行之、凡諸國所載蠲符雜色人、國

各有定數、大國五十人、以下遞減、至下國二十人、是時天下通有五百九十郡、延喜式○按和名鈔、多二郡、以一郡千戶例之、則大約總數五十九萬戶云、然三善清行論課丁減古謂、古者戶口之多、如備中下道郡邇磨鄉、一鄉勝兵二萬人、故天智帝命曰二萬鄉、○邇磨二萬、國音通、至天平神護中、課丁猶有一千九百餘、及貞觀時、僅七十餘人、今則無一課丁、以一鄉盛衰例天下、其虛耗可知矣、本朝文粹朱雀帝天慶元年、

中務省言、依令條、本省所納職國戶籍、以備御覽、而今諸國戶籍、唯進民部省、而少納本省、式云、不進戶籍者、拘留庸稅帳返鈔、而本省舊無其例、故懈緩如此、請爾後有不進籍者、勘會大帳返鈔、以戒將來、從之、舊制百姓逃亡者、徵課免役、相折例損、令補其代、六年後、依敕除帳、卽爲議損、不補其代、永免調庸、至此時、諸國申逃亡者、歲或一二百人、少者不下五六十人、每七年皆以除免、故課丁減

折貢物益乏、政事要略及莊園日盛、天下過半成不課之戶、戶籍之法、蓋亦廢矣、神皇正統記、勘仲記、條事定記、漸靡至源平二氏、迭執兵權、而大勢一變、戶口增減、王室不復與、斟酌百鍊鈔、東鑑、源平盛衰記大意、而武門多畜良民、以爲私人、有郎從郎黨等目、累世服屬、號爲家人、乃所謂武士者、非如古昔家人奴婢之比、又有若黨中間力者足輕等稱、皆武門私兵也、於是兵農全分、東鑑、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太平記、而戶籍之法、莫所考也、○按古書

無錄戶口全數者、其載一國一郡數者、東大寺正倉院文書、神龜六年、志摩課丁一千六十二、天平十二年、遠江濱名郡戶七百五十、口五千三百七十一、類聚三代格、齊衡二年、美濃惠奈郡課丁二百九十六、三代實錄、貞觀十八年、壹岐課丁二千餘人、又三代格、元慶四年、備前磐梨郡鄉六、戶二百九十七、課丁二千三百六、讃岐山田郡課丁一千七百六十、那珂郡鄉十、課丁二千八十、五年備前赤坂郡鄉六、戶二百九十三、課丁一千七百三十六、八年伊豫桑村郡鄉三、課丁七百二十五、久米郡鄉三、課丁七百二、喜多郡鄉三、課丁三千二百八、菅家文草、仁和中讃岐口二十八萬、是後諸書記全數者、日蓮書云、男百九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八、女二百九十九萬四千八百三十、體源鈔、運步色葉集、節用集、大抵同日蓮書、但三十或作二十、又舉一說云、男百九十九萬四千八、女二百五十

九萬四千八百三十四、慶安印本日本國圖云、男女四百二十七萬六千八百、竝不詳爲何時口數也、又考西土史、載本朝戶口者、魏志云、對馬國千餘戶、末盧國四千餘戶、伊都國千餘戶、奴國二萬餘戶、不彌國千餘戶、投馬國五萬餘戶、邪馬臺國七萬餘戶、末盧卽今肥前松浦郡、伊都卽筑前怡土郡、古伊覩國、奴與儺音相近、蓋筑前儺縣、不彌、不疑介之訛、蓋彌介之倒置、彌介卽筑後三毛郡古御水國、邪馬臺卽大倭、餘未詳、晉書云、倭人戶七萬、竝皆不過傳聞之說、唯宋史載我僧奝然所齎王年代記云、五畿七道鄉數三千七百七十二、課丁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是當圓融帝時、蓋得其實、然王年代記今不傳、故不能考也、閱書云、戶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是蓋據晉書宋史記之耳、今倂注、以備參考、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四

田制

太古天祖使天邑君營田、有水田陸田、畔埒溝渠之制、及狹田長田之稱、制地之法、蓋起乎茲矣、太祖創國縣之制、封建功臣、其後歷朝增廣其制、又設屯田田莊之法、屯田即官田、置田部钁丁以佃之、其官曰屯田司、曰田令、田莊即私田、臣連伴造等所有也、其奉神祇者曰神地、曰神田、及佛法興、則又有寺田、其量田用高麗尺、方六尺爲步、五步爲代、又謂之頃、蓋始于應神朝、量田以下、參取令集解、政事要略、應神朝據播磨風土記、○按丈田以代、又見萬葉集、姓氏錄、法王帝說等書、而播磨風土記云、應神朝、播磨國造獻鹽田二十千代、其見最先、蓋神功平三韓、得其國尺度用之、即代步之

制始此、亦可推知也、唯書紀用町頃等字、蓋町者修史之時、據大化制而追改者、頃者書紀訓爲之呂、與代同語、非準唐畝頃制、也、和名鈔引唐令釋頃字、其義自別、唯上世記載不備、其詳不可得而考也、大化改新、廢封建、停屯田田莊、分天下爲國郡里、使國司校正田畝、改代制爲步段町、初定班田收授之法、凡田方五尺爲步、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即前制五十代之地、凡田以下、參取令集解、政事要略、○按大化雖改代制、然其法未全廢、本書持統紀、有二萬頃之文、采女竹良碑有四十代之語、亦同時也、又令鈔、拾芥鈔、並載代步數、是後世亦併用其法也、但二鈔俱云、田以方六尺爲一步、七十二步爲十代、五十代爲一段、據此、五十代即三百六十步、與要略所載不同、然是亦和銅以後尺度之差耳、其實非有異同也、十段爲町、其給田者、必先於其近地、至白雉三年、班田訖功、持統帝六年、遣班田大夫于四畿內、日本書紀又定諸國田畝町段、扶桑略記、一代要記、皇代記、○按令集解引古記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其積三百六十步、更改爲二百五十步、重復改爲三百六十步、然至地積、無有損益、據此、自大化至大寶、其間必有六尺爲步、改定段積之事、據本書定町段之文、其或先是已改步積、至此復舊歟、將此時方改定之、下至大寶、更用大化制歟、舊史不能詳、附以供考、文武帝二年、遣使巡監諸國田

疇、續日本紀及大寶定令、官田、口分田、神田、寺田、園地、營田、驛田、賜田、位田、職分田、功田等制悉備、民部省總掌焉、凡位田職分田功田賜田口分田墾田等爲私田、自餘皆爲公田、凡以下、參取令集解其步段町制、從大化法、凡給口分田、男二段、女減三分之一、五年以下不給、地有寬狹者、從鄉土法、少田者不必滿其數、有餘亦不過給、其地薄塉、陽歲耕種者、爲易田倍給、給訖具錄町段及四至、凡給口分田、務從

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國郡改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本郡無田者、聽隔郡受、凡官戶奴婢口分田、給法與良人同、但爲不稅田、家人奴婢、隨鄉寬狹、竝給三分之一、其寺奴婢、不在給限、凡田六年一班、其先已給者、不更收授、若身死應退田者、每至班年、卽從收授、凡應班田者、每班年正月三十日內申太政官、起十月一日、京國官司、預校勘造簿、至十一月一日、總集應受之人、對共給

授、二月三十日內使訖、凡授田先課役後不課役、先無後少、先貧後富、凡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凡給田非其土人、皆不得狹鄉受、敕所指者、不拘此令、凡田爲水侵食、不依舊派、新出之地、先給被侵之家、凡田有交錯、兩主求換者、各經本部、判聽除附、凡競田判得已耕種者、後雖改判、苗入種人、耕而未種者、酬其功力、未經斷決、强耕種者、苗從地判、凡戶逃走者、三周不得其地還公、未還之

間、五保及三等已上親、均分佃食、代輸租調、戶內口逃者、同戶代輸、六年不獲、地準上法、凡因王事沒落外蕃不還、有親屬同居者、其身分之地、十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卽身死王事者、其地傳子、凡給園地者、隨地多少均給、課種桑漆、若絕戶還公、凡課桑漆、上戶桑三百根、漆一百根以上、中戶桑二百根漆七十根以上、下戶桑一百根、漆四十根以上、其狹鄉及不宜土地者、不必滿數、凡諸國

公田、○本注云、公田卽剩田也、分爲四等、自上田至下下、田、○田品據令集解、延喜式、皆國司隨鄉土估價賃租、凡賃租田者各限一年、園任賃租及賣、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然後聽、賣買宅地亦準此、凡公私田荒廢三年以上、有能借佃者、經官司判借之、雖隔越亦聽、私田三年還主、公田六年還官、限滿之日、所借人口分未足者、公田卽聽充口分、私田否、其官人於所部界內、有空閑地願佃者、任聽營種、替解之日還公、凡應還公田、皆令主自量爲一段退、不得零疊割退、先有零者聽、凡東北西緣邊竝置營田、民皆居城堡內、以時出耕、凡國郡司準田數增損、定考課法、十分加二損一、各進降一等、凡別敕賜人田者、名賜田、其餘官田位田職分田功田驛田等法、竝詳于下、○令義解 慶雲二年、先是置采女肩巾田、令制停之、至此復置焉、元明帝和銅六年、改定度量等法、○續日本紀 於是廢高麗尺、量地用唐大尺、方六尺爲步、三

十六步爲一段頭、一段爲一町頭、十段爲一町積、三十六町爲一里、三十六里爲一條、田宅山川林野、皆在其中、條起於北行於南、限三十六條、里起於西行於東、限三十六里、町始艮終乾、限三十六町、謂之坪、竝各隨國例、田籍之法大定矣、○參取令集解、延喜式、拾芥鈔、大和添下郡京北班田圖、山城葛野郡班田圖、越中射水郡東大寺開田地圖、○按續日本紀、和銅六年條云、定度量等五條、語具別格、而格文不傳、拾芥鈔所載田籍、蓋五條之一、故今係于此、又按此所謂里者、與大化制戶五十爲里者、名同而法異、其實易混、據出雲風土記、靈龜元年、改大化制里爲鄉、蓋以此也、 元正帝靈龜二年、廢攝津大隅媛島二牧、令百姓佃食、養老三年、詔賜天下民戶陸田一町已上二十町已下、輸其地子、六年以太政官言、使國郡發民墾良田一百萬町、限役十日、給其糧食、所須器械借以官物、秋收後令其自備、若有國郡司作逗留、不肯開墾者解卻、雖經恩赦、不在免限、如部內百姓墾闢荒地、收穫雜穀三千石已上、賜勳六等、一千石以上、終身勿事、見帶八位已上、

加動一轉、卽酬賞之後、稽遲不營、追奪位記、各還本色、七年官又奏、頃者百姓漸蕃、田地漸少、請勸課天下、開闢田疇、或有新鑿池溝營田者、不限多少、許傳三世、若因舊池溝者、給其一身、但國司不合、（四字據令集解）從之、尋使諸國奴婢十二年已上者、皆授口分田、聖武帝神龜二年始制、以伊勢尾張田、班給志摩百姓口分、立爲永制、但伊勢神郡不在授限、（立爲以下、延喜式）天平元年、太政官奏、班口分田、據令

收授、於事不便、請悉收更班、又諸國司前任時、開墾水田者、自養老七年以降、無論用力轉買、皆悉還收、便給土人、若其身未得遷替者、聽佃如故、自餘開墾者、一依前格、又阿波山背二國陸田、不問高下、悉皆還公、卽給本土百姓、若三位已上陸田、在山背者、具錄町段奏上、以外悉收、其敕賜及功田、若開荒爲熟者、竝不在還收之限、竝許之、二年太宰府言、大隅薩摩立國以來、未嘗班田、墾闢相承、

不願改變、若從班授、恐致喧訴、請聽其民、仍舊佃田、七年制、諸國所貢力婦、給田二町、（續日本紀）賚力婦女田起于此、十五年敕、準養老七年格、諸國開墾、限滿依例收授、農夫懈怠、重就荒廢、今後許爲私財、不論三世一身、皆悉永年勿收、因定給地制、一品一位五百町、二品二位四百町、三品四品三位三百町、四位五位遞減百町、六位至八位五十町、初位至庶人十町、但郡司大少領各三十町、主政主

帳準初位、若有過給者、卽便還公、姦詐欺隱、科罪如法、國司任中墾田、一準前格、其爲開田占地者、就國申請然後開之、但不得妨百姓要地、若受地後三年、本主不開墾者、聽他人墾闢、（續日本紀、類聚三代格、令集解）孝謙帝天平勝寶六年、令畿內七道諸國、皆置射田、天平寶字元年、敕充大學雅樂陰陽典藥四寮、及內藥司公廨田合六十八町、尋又置六衞射騎田合八十町、廢帝寶字四年、發巡察使、校天下田

畝、先是武藏隱田九百町、備中二百町、事覺、命本道使勘檢、至此諸道使皆兼檢田使、其所勘出田畝、命所司隨地多少、量加全輸正丁、若正丁不足者爲剩田、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敕、天平中定墾田制、永爲私財、天下人民皆競墾闢、而勢家乘之、驅役百姓、貧民不能自存、今後一切禁斷、不得加墾、但寺田先已定地開墾者、不在制限、當土百姓占一二町、亦宜許之、神護景雲元年、以阿波少田、收

國中功田位田、以班口分、（續日本紀）光仁帝寶龜三年、敕開墾田之禁、但其假勢苦使百姓者、嚴加禁過、一如神護格、（續日本紀、類聚三代格）天應元年、以太宰府請、割管内六國剩田、每郡加置射田爲二町、又置學校料田、每國四町、（類聚三代格）桓武帝延曆二年敕、但馬紀伊阿波、公田數少、不足班給、而王臣家競受位田、妨民要地、自後永從停止、其先已授者、每有薨卒、收爲剩田、（類聚國史）三年以邊要之地、時有警虞、敕

停止開田、（續日本後紀）又詔嚴禁國司除公廨田外、更營水田、及墾開貪利、侵奪百姓土地、如有犯者、墾田獲稻、皆悉沒官、且解任科罪、同僚及郡司等容隱故縱、亦與同罪、告者以其苗子賞之、五年播磨言、四天王寺水田八十町在飾磨郡、本百姓口分、依官符入寺家、因授以比郡民勞營種、今印南郡少口多田、請本年班田、遷飾磨郡民、以實本郡、許之、十年先是諸國司收常荒田、班給口分、有名無實、

不堪輸租、又王臣家國郡司及豪富人民、或以下田易上田、或擅占便地、大爲民害、至此據天平十四年、勝寶七歲圖籍、悉皆改正、以明年班田故也、（續日本紀）十一年制、京畿班田、男依令充給、以其餘田給女、奴婢不在給限、十二年以山背葛野郡口分田、多入京地、敕停本國雜色田、班給百姓、以四畿内田充其代、其神田以便郡田充之、但寺田準舊例、莫給其代、（類聚國史）十三年加置大學寮勸學田、十七

年又加典藥主馬二寮田、並詳于下。類聚三代格十八年、以式部少輔和氣朝臣廣世請、定其父清麻呂備前私墾田一百町、爲本國八郡賑給田、是歲遣使校畿內田。日本後紀十九年、收薩摩大隅二國民墾田、班給口分。類聚國史二十年、詔改畿內班田之制、爲一紀一班。類聚三代格二十一年、敕、山城民賣買水田、以稻爲價、準錢論之、町過萬錢、今後宜定上田一町直錢四千錢、中下田準此差減、犯者置違敕科。類聚

國史二十二年、以衆庶擅開出羽郡內田、令百姓失業、下敕嚴禁。類聚三代格二十三年、制、河岸之地、變遷不一、若西岸侵食、旣損公田、則東邊新出、點爲私地、如此不已、公損幾何、宜勘天平十四年以後新出田數、不得疏漏。類聚國史初持統帝以後、諸臣有功勞及死事者、賜田各有數。日本書紀、續日本紀及帝時、皇子皇女及臣僚宮人、賜田者頗衆。日本後紀、日本紀略此後賜田稍濫矣。續日本後紀平城帝卽位初、敕、畿內敕旨田、或分用公水、新得開發、或初墾墝地、遂換良田、且託言敕旨、以開私田、宜遣使勘察、若王臣有此類、亦宜同檢。日本後紀敕旨田始見、大同二年、太宰府言、壹岐多褹二島所括隱田一百四十町、請準諸國例、除島司公廨田、郡司職田外、悉班百姓口分、允之、尋停京戶口分授外國田之制。類聚國史是歲、許畿內國司私佃田、守十町、和泉國守八町介八町、掾六町、目四町、史生二町、若有假權勢妨民要者、沒官科罪、一如

延曆三年符。日本紀略、類聚三代格後至天長中、以河內國司請、停營田、三年、敕改畿內班田之期、復令制。類聚三代格嵯峨帝弘仁二年、以大納言藤原園人請、制、諸國開田請地者、不錄町段、唯擧四至、損公妨民、莫甚於此、自後宜勘町段、勿依四至、又陸奧出羽百姓浮浪墾田、雖無公驗、永年無收、以安邊境。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三年、禁諸國司假他人名、多買墾田、託言王臣、競占膏腴、其違法者、解任科罪、田地沒官、陸

與舊置屯田二百町、至此定其半爲鎭守儲、初僧行基置田一百五十町於攝津、號曰惸獨田、是歲敕使國司耕種、所穫苗子、每年申官、聽其處分、以爲定例、（定例據延喜式）四年令石見營剩田三十町、塡補欠負營功種子、借充正税、限以三年、徵納地子、五年敕、夫口分六年一班、令條立制、宜據年限、諸國共班、大同以來、疾疫間發、諸國班田、多有零疊、稽諸通法、不當如此、宜待後班國滿年限、同一校班、（日本後紀）然是後諸道往往有班授後期者、（日本後紀、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十年左右京職言、京中閑地甚多、或屬貧家空地、或係豪門占買、皆任荒廢、曾不耕種、請竝加勸課、以盡地利、因敕總計閑地全數、重課其主、悉令耕種、若一年不耕者、收以賜情願者、賜後二年不開者、更授別人、定開熟者、永爲地主、（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十一年初民部省所掌田圖田籍、以天平十四年、勝寶七歲、寶龜四年、延曆五年、四次所造者、畱爲

證驗、（類聚三代格）其田圖謂之四證圖、田畝町段皆據此校勘、（參取廣隆寺資財帳、東寺文書、）爭界地訟、亦賴以斷決、（百寮訓要鈔）其他田圖亦可供考檢、唯田籍注戶頭姓名口分町段、一班之後、不必相同、至此以本省請制、內外田圖、畱備比校、畿內田籍、除證年外、經一班卽廢、庫中先有壅田籍、亦從簡畱、七道諸國、今後宜停籍進圖、十二年以畿內彫弊、停校田班田使、令各國司行之、左京職言、班田造籍之例、山城河內等四國國司同造京戶田籍、唯大和本職官人率書生、向國勘造、承前爲例、夫京戶口分、同校畿內、至造田籍、事非一同、請準四國、令國司勘造、許之、右京亦準此、河內言、交野丹比二郡田地墝薄、一町一易、穫穎僅二三百束、每歲耕種、不及此率、百姓口分、名爲二段、其實不過一段、人民窮弊、公役難堪、請準播磨例、折爲易田、依令倍給、敕從其請、但民息之後、仍復舊法、十四年參議小野朝臣岑守

請置太宰公營田、其法九國口分田六萬五千六百七十七町、剩田一萬九百十町、就中割口分田五千八百九十四町、剩田六千二百一町、役徭丁六萬二百五十七人、率五人營一町、置正長管一町以上、廷議聽限四年試行、淳和帝天長元年、參議清原夏野言、除不堪佃外、有常荒田、百姓開墾、隨徵租稻、故耕作不力、請終身聽其耕食、六年之後、徵租如法、奏可、但池溝堰加官功者、不得用其水、

且不許有力者因此耕作、類聚三代格 四年和泉言、土地墝埆、良田少數、若遭旱災、必致荒耗、請準河內播磨置易田、因敕定大鳥和泉日根三郡易田合五百町、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 是歲右京言、京中空閒之地、依弘仁符、立課勸耕、而地主猶不事營作、若或他人加功耕種、乃爲其主妨奪、地復荒廢、及彈正巡檢、常加勘當、以荒地爲罪、官人之憂、莫過於斯、請令後閒地皆賜情願者、永爲其有、乃敕一依前格勸

督、以開熟者定爲地主、但外官在任閒、園地荒廢者、非勘句限、左京準此、然其後經歲、荒穢如故、至淸和朝、復申格旨、三代實錄 六年大和班田使言、弘仁中以京職請、令大和國司、造京戶田籍、而國司以班給口分、自冬至春、勘造公文、及秋難畢、部民田籍尚煩勘造、何遑復及京戶、請準舊令、職官人率書生、向國勘造、可之、但停官人祇承、加書生員、類聚三代格 七年以阿波水田一十町餘不便導水、混陸田

班授口分、以爲永制、永制據延喜式 八年命駿河開荒地四十町、爲大野牧田、先是敕以伊勢員辨郡閒地一百町爲敕旨田、敕旨田自是而滋、凡帝前後所置武藏空地二百二十町、下野田地及空地合八百町餘、下總空地七百餘町、美濃空地二十四町餘、備前空地五十許町、發備前穀四百五十斛、開墾橫串敕旨田、以攝津米五百斛、剩稻二萬八千三百束、開墾生島及河邊郡地、竝爲敕旨田、又命開

墾本國田地九百八町、以其島上郡荒田野地二百二十三町、隸安滿敕旨田、又以長門外島、爲敕旨島、武藏空地二百九十町、爲西院敕旨田、（類聚國史）仁明帝承和元年制、據延曆格、改畿內班田制、爲一紀一班、（類聚三代格）二年、以墾田一百餘町、充太宰府續命院、五年敕禁斷京中營水田、但卑濕之地、聽種水葱芹蓮、立爲永例、（永例據延喜式）九年太宰大貳藤原朝臣衛言、邊要之地、不許墾田、比年其制稍弛、請依延曆符、一從停止、許之、（續日本後紀）十一年

以校田使請定隱田絕戶田顯告法、其田數四町、授位二階、五町三階、自此以上節級賜之、若位階盡而町數多、待官處分、正六位上授其位子、若無位子、賜次男一人出身、若十町者、出身已上、減入色之半、白丁四町賜出身、若十町已上準上、其賜物一町二十貫、每一町增十貫、望位階者、隨狀給之、（類聚三代格）帝又襲天長故事、多置敕旨田、又奉田諸院、其

在位閒所定、出雲出雲郡荒地四十町、肥前神崎郡空地六百九十町、近江愛智郡荒田百七十町、竝爲敕旨田、備前御野郡空地百町、美濃荒田十町、近江蒲生郡荒田四十三町、攝津八部郡田、及剩田二十一町、爲後院敕旨田、（類聚國史）又進武藏田五百町、及播羅郡荒田一百二十三町於先太上皇、平城京空地二百三十町、近江荒田六十四町於大皇太后、河內丹比郡荒田十三町於皇太后、又以近江荒田十四町爲後院閒田、攝津荒田

六十一町爲冷然院田、且多賜田於皇族及諸臣、因敕五畿七道諸國敕旨及親王以下、寺家所占田地、方未開墾、公私共利、若不用命、苦人民者、國郡司解任、專當莊長科違敕罪、（續日本後紀）文德帝仁壽三年、美濃言、準令、班田之法、六年爲期、依符校田、上聞待報、既經數年、其閒新附括責、無給口分、不堪貢賦、民散戶減、及報符下、乃始班田、文案未究、還及

紀年、請至期年、國郡司校定田數、總計見口、須給上聞、勅宜校田依請、諸國皆準此、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是歲以攝津請用船瀨莊田稻修大輪田泊、船瀨田始見、齊衡二年、先是嘉祥中、以太宰大貳清原眞人長田請、佃管内公營田、至此肥後言、依嘉祥三年符、營田之期已限去歲、而方今民弊殊甚、儻停營田、必闕調庸、請當年之間、仍舊營種、府官且行且奏、廷議謂、嘉祥符只指田數及穫稻用途、非謂年

限、宜依例營田、若國有不堪營田者、具狀申請、類聚三代格 清和帝貞觀二年、停班田使、詔左右京職及畿内諸國司班授、四年太政官處分、諸國校田帳、自後準據大帳、不許損減、違者返帳、但有非常損者、別錄言上、立爲永制、永制據延喜式 六年大和言、平城舊京自遷都後、七十餘年、土地皆變爲田畝、如内藏寮田、至百六十町、其他私墾甚多、請收公輸租、乃勅定爲輸租田、八年上野介安倍貞行勸課百姓、

墾田四百四十餘町、太政官處分、停班授、爲地子田、十二年勅、諸國百姓請開荒田者、未及六年身死、更延六年、聽子孫耕食、定爲永制、永制據延喜式 十五年太宰府言、筑前自仁壽二年班田後、經十九歲、死亡口分、散入富家、生益貧身、常苦賦役、宜速班口分、以安人民、但課役之民、無時偷安、不課之戶、或多閒逸、閒唐國制、丁男中男、給田一頃、殘疾癈疾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三十據類聚國史 差降之法、實有

所由、今定課丁給三段三百二十九步、不課男二段、女一段、如此則女子得男子之半、剩田增舊歲之數、又按弘仁十四年格、管内諸國始置公營田、筑前耕作數年而廢、實由土地墝埆、所輸多數之故也、方今班田宜擇良田九百五十町、不論土著浮浪、悉皆頒給、夏以正稅買調庸、秋以穫稻納本倉、庶乎百姓免徵責之苦、貢賦省逋懸之弊、且府備隣敵、其來已久、而頃年新羅闚閒、警備多事、糧米

資給、色目猥雜、而本國割婦女口分、置公營田、餘田猶倍他國、須置一百町、名警固田、收其地子、以充歲費、其租穀分割地子、準例輸納、又府儲粮稻三萬束、九使粮、水脚賃、厨家雜用皆在其中、諸國所備、各有色數、而違期未進、用度闕乏、須割二百町、名府儲田、收地子充府用、其租穀準上、並許之、三代實錄十七年右京職言、自天長五年至今四十六年、班田久廢、戶口多亡、而奸濫之徒、不除籍帳、僞進

計帳、貪隱戶田、無實之戶、空附公帳、口分之田、徒歸奸人、聞頃年畿內百姓、隱絕戶私其田、多者五六百烟、少者八九十戶、各貪地利、無意顯申、公家之費、莫甚於此、官乃定左右京告絕戶田之法、使告者得三年耕食其半、若陰認其由、被他告訐者、據律科罪、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十八年太宰權帥在原朝臣行平請營壹岐水田一百町、充對馬防人年粮、曰、管下六國、每歲漕對馬年粮穀二千斛、運費雜用

甚多、加之舟航太難、漂沒不尠、今壹岐島所有水田六百餘町、除百姓口分雜職田外、死者口分田、國造田等、凡一百餘町、而島中課丁二千餘人、實係半輸夫役千丁、營百町、易如反掌、請停島民輸物、使六國輸之、停六國年粮、使島民營田、以其所返納稻二萬九千六百四十餘束、充其費用、廷議許試行二年、以觀成功、帝世又進和泉日根郡田及山岡二十三町餘、相模大住愛甲二郡墾田十五

町於淳和院、尾張愛智郡荒田一百八町餘於冷然院、河內交野郡荒田一町餘、攝津島下住吉二郡荒田四十五町餘於中宮職、陽成帝元慶二年、以畿內不行班田五十年、無身者有田疇、見役者無潤益、敕令國司準外國例、校定上聞、尋頒下山城河內攝津等吹戶口分田、令鼓吹司檢領、三年太宰府以壹岐營田少利、轉漕有煩、奏請停之、尋以畿內衰弊、停今年班田使、委國宰領給、唯山城以

多權豪故特遣使幹事、民部卿藤原冬緒奏、田令云、凡頒口分田男二段、女減三分之一、由是言之、女當給一段百二十步、而天長給三十步、承和給二十步、當時議格不行、方今頒法將給二十步、意謂京戶女不知蠶桑之勞、名爲口分實非潤身、況公卿子女王侯妻妾得此尺土、安有裨益、但畿內民雖貢賦輕於外國、徭役重於京戶、口分一段百步、生計不能給足、請以京戶女口分、加給畿內男、爲

一段半、（三字據類聚三代格）又近世來一歲例用位祿王祿準穀十七萬餘斛衣服月料自外國供給、其數亦多、正稅旣竭、終用不動、竊恐天下虛耗、企足可待、請割山城田八百町、大和一千二百町、河內八百町、和泉四百町、攝津八百町、合四千町、收其穫稻若地子、以給公家、從之、四年太宰府言、筑後應依仁壽三年格、校田言上、待報班給、而本國廢班田、旣三十餘年、輸貢之民曾無口分、免課之戶、徒有田

疇、調庸闕乏、人數減耗、請準豐後例、校定田數、不待報符班給、可之、先是民部省下符山城班田使、令班授京戶男一人水田一段八十步、土戶男水田一段八十步、陸田二百步、而使等擬授京戶水田一段百步土戶水田一段百四十步、陸田六十步、至此太政官下符令速改正、使等言、京戶土人、課徭雖同、輕重各別、土人常歎身役重而口分少、班授之法、宜有等級、且百姓唯貪水田、而徒增陸田、

頗乖物情、請以使等所勘出新附隱首料水田、更加百步、爲一段百八十步、陸田減百四十步、爲六十步、凡一段二百四十步爲男一人料、充給土戶男二萬四千三百四十九人、然則爲公無損、於民有勸、從之、五年敕畿內曰、向割畿內田以供國用、唯盡數營田、則吏民不堪、槩爲地子、則公家少利、商量折衷、使佃其半、其餘田地子價直、從民所欲、地子自有式文、價直宜遵國例、如總監正長、欲得兩

色之田、先自行之後及他人、其營料不論田品、每町給稻一百二十束、春發正稅、秋輸本倉、營田預人、牧宰宜不問土民浮浪、簡擇力田者爲正長、以幹其事、又正長等家產未必饒裕、臨事恐致欠員、須擇諸司官人近衞兵衞二宮舍人及雜任等、爲鄉里所推者、每鄉分配以爲總監、其從事恪勤、裨益公家者、國司錄狀上聞、從加襃賞、太宰府言、肥前宜據仁壽三年格、校田上聞待報班給、而本國僻

在西海、距京遼遠、自國經府往復經歲、時國吏秩滿、遂不頒授、拖延如此、至四十年、故戶口減損、調物闕乏、請準筑後豐後例、不待報符、申府班給、且剩田之數、據例割置、許之、七年、先是大和言、國中官田七百三十二町餘、請停營田進沽直、至此從之、是歲畿內班田使多收王臣寺家田爲口分、請訴紛紜、因命還附之、帝世賜諸司官田、爲要劇并番上料者甚多、詳見于下、光孝帝仁和元年、以信濃請、定剩田三十町、營國廚佃、其地子納太政官、信濃營田始此、尋遣使沽山城大和河內攝津官田、但和泉官田、聽限二歲納地子、先是遠江蓁原郡水災、損口分田三百六十七町餘、至此救代授不堪佃田、又令土佐班田、其一班之間、正丁四段、次丁中男二段、不課男一段、女五十步以爲定、二年令美濃班口分田、帝嘗以其潛龍時所置畿內及外國水陸田、爲敕旨田、又以丹後丹波竹野二郡田

合一百五十六町餘、爲後院田、三代實錄宇多帝寬平八年制、權貴乘勢、號稱莊家、略奪傍近民地、不輸賦租、賦稅減少、國務多煩、自後諸宮王臣家、及五位已上、除莊田品位職田外、一切不聽耕種、儻百姓賣買口分田、五位已上賃租職位田者、皆經國郡司、依法立劵、徵租之日爲驗、違者科罪、山城問民苦使平朝臣季長言、東大元興大安興福等諸寺山林、在相樂郡、或一千餘町、或五六百町、而諸鄉

百姓口分及家地、多在其中、人民隨便羣居、子孫相承、已及百年、至仁和中、元興興福諸寺、除寺田之外、亦勘責地子、百姓愁訴、爭求免除、請停諸寺新勘地子、又諸鄉百姓、請荒閒地、依格耕食、而諸院王臣家、稱三年不耕之地、更請其田、國司改判、大爲民憂、天平十五年格云、受地三年、本主不開、聽他人開墾、據此、國司改判、不爲無理、據考課令、國郡司勸農殖田、十分加二者進考、伏請準此令、百

姓請地一町、墾闢二段者、雖不畢功、不更改判、又愛宕郡錦部鄉百姓口分、在鴨河堤東西、以其不爲堤害、故國司不禁、頃者檢非違使稱宣旨、停其耕種、請使與國司對檢、若不爲堤害者、依舊耕種、否卽給以別地、從之、其畿內有元興興福諸寺類、及諸國百姓開墾、竝準此、醍醐帝延喜二年、太政官議、敕旨開田、布滿諸國、雖占空荒、實奪民業、新立莊家、苛酷尤甚、且諸國姦民、逃入京師、隸屬豪家、

或稱進納田地、或言賣與宅舍、國吏雖知其姦詐、而畏憚權貴、不敢禁遏、故出擧之日、不請正稅、輸納之時、不運官倉、跋扈恣睢、不用上命、賦稅懸欠、大率由此、加以賂遺田地、爲豪家之莊、搆陷人民、奪農桑之利、其弊不可勝言、請申嚴禁、乃敕自今後敕旨開田、宜悉皆禁止、使百姓貞作其神寺民田、各閱公驗、還附本主、又百姓以田宅賣與權貴者、不論蔭贖、決杖六十、但承前傳爲莊家券契分明、

無妨國務者、不在此限、又敕、畿內班田之制、至承和初、改爲一紀一班、然其十一年、校而不班、至元慶五年、始行校頒、自餘諸國不班授者、已五六十年、徒設條章、曾不遵行、遂使不課之戶、多占田疇、正丁之烟、不受口分、加以國宰不檢荒熟、徒按圖處分、不堪佃田、每歲過率、且戶籍所載、或一男十女、或合烟無男、其本皆在貪戶田、故一國不課、十倍見丁、分田輸稅、終歸私門、自後宜使諸國停六年

一班之法、每一紀一校田申官、並進授口帳、待裁班給、即以本年爲計班之初、每滿班年、必令勤行、怠者處法、類聚三代格 十四年以太政官厨請返收諸國無主采女田、國造田、膂力婦女田、賜田、功田、唐人田、俘囚田、國益田、闕郡司田、合二千三百六十餘町、以其地子混正税、更禁諸國地子田、混合租田、又以諸國注進剩田、僞脫上田、定田品七分法、每國上田一分、中下下下田各二分、至延長六年、停

置上田、更定三分法、政事要略 是時始頒延喜式田制沿革亦可考、凡校田者、皆校應堪、見營之田、其常荒成川不用等地、各具別簿申上、不得隱沒、凡班田者、諸國至期年校定田數、副授口帳言上、待報符即班給、其畿內遣使校班、凡授田授口等帳、下民部省之日、比校前班田帳、若剩田之數、有減省者、折不課分滿本數、凡校田帳比校前帳、若有損、返其帳、凡勘校田授口帳、若大帳與授口帳、男數不

等者返帳、女人即否、凡田九步已下、無加給口分、割爲剩田、但男一人分、不滿二段之國者、隨所有數給之、凡口分田崩埋者、雖非班年、以剩田給、凡墾田作宅、換以新開者、同品已上聽之、凡私墾田用公水者、皆收爲公田、但水饒無妨者、聽爲私田、凡西海道管國、自非當土百姓、不得賣買墾田及占開田地、其諸田品目、令後所置者、有布薩戒本田、放生田、敕旨田、公廨田、御巫田、采女田、射田、健兒

田、學校田、諸衞射田、左右馬寮田、飼戶田、賙急田、勸學田、典藥寮田、節婦田、職寫戶田、膂力婦女田、惸獨田、船瀨功德田、造船瀨料田、謂之雜色田、並爲不輸租田、其位田、職田、國造田、采女田、膂力婦女田、賜田等未授者、及遙授國司公廨田、沒官田、出家得度田、逃亡除帳口分田、剩田、並爲輸地子田、自餘皆爲輸租田、其遭水旱風災不熟者、曰損田、不堪營種者、曰不堪佃田、官田大抵準大寶制、分

爲省營國營、掃部寮有殖藺田一町、量置山城便近之處、出雲置内外日置田二町、貢采女郡各置養田三町、出羽放生田一町、割剩田充之、其他條例莫不備矣、延喜式然亦但蒐錄前世遺法耳、其實當時紀綱不振、民政漸衰矣、校班之制不復行、田籍之設竟爲無用、國司徒按舊圖隨計帳班給口分、豪民爭事兼併、本朝文粹賂遺權貴、立爲莊家、類聚三代格自是後不輸之地日多、天下郡鄉遂變爲莊園矣、

神皇正統記初崇神帝崇敬神祇、定天社國社、置神地神戸、神功皇后又定神田、其制尤尚矣、至推古帝、始有寺田、日本書紀大寶制神田寺田、不在校班之限、縱有崩埋侵食、不復加授、官人百姓、竝不得將田宅園池捨施及賣易與寺、令義解然歷朝所奉神地神田、除伊勢及安房香取鹿島意宇名草宗形等神郡之外、充一社者、其數不甚多、續日本紀、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延喜式唯孝謙帝奉八幡大神及比賣神位田、合一

百四十町、然此實信佛說而然也、續日本紀及後世、堀河帝以夢有神告、奉不輸田六百餘町於賀茂上下社、以爲御供田、則識者譏之云、是所謂國將亡、聽于神者也、百鍊鈔至若寺田、則歷世捨施、不遑枚舉、元明帝嘗以諸寺田記有錯謬、敕更正焉、又禁其多占田野、過格者收奪、及聖武帝設國分二寺、前後各施水田墾田、僧寺一百町、尼寺五十町、孝謙帝又施諸大寺田、四千町已下、一百町已上、不知

其幾寺、其官大寺皆置戒本師田各十町、○按即戒本布薩田又勸誘臣民施入功田墾田、續日本紀至其已甚、收大臣位田、永施寺家、國司論其乖國憲、朝廷置而不問、類聚國史廢帝以後、每國置放生田、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文德帝置傳法田、文德實錄其爲佛寺太厚、而寺家又借附他名、占買田野、續日本紀、類聚三代格令制不復行、寺田之濫極矣、至後世僧徒益得勢、神田神地、率皆爲其所略奪、帝王編年記、元亨釋書、諸神記且廣置莊園、盡國郡膏

腴、東大寺古文書、東寺文書、西琳寺文書、若延暦興福二寺爲其最、而諸國末寺亦各擁田園、盤根固結、朝廷亦末如之何、玉海事詳于佛事志、後一條帝寛仁二年、敕奉山城愛宕郡八鄕於賀茂兩社、官議謂、諸鄕所有神寺所領、齋王月料、敕旨、濕池、埴河、氷室、徭丁、陵戶等田、及左近衞府馬場、修理職瓦屋守丁役人、皆是百代之通規、非一人之所得專、加之八瀨橫尾二村、係延暦寺領、其居民隷叡山之役、國宰以其

租稅、供禪院燈分、久爲佛地、不得爲神戶、且其諸山除神山採葵山外、或祠院管轄、或公私傳領、歷年旣久、難可停廢、若夫戶田給田陸田、宜社司領主對檢公驗、租分納之社、地子充本主、自外田地官物、今後槩爲神領、以其應輸物、供兩社凡百之用、小右記、類聚符宣抄、其錯雜如此、蓋當時田疇剖裂、糅雜百端、不唯山城爲然、大寶和銅之制、蕩然無遺矣、田數、上世檢田之事無聞焉、迨乎大化、始校田畝、令國縣定其疆界、作圖籍獻之、日本書紀其後天平十四年、天平勝寶七歲、寶龜四年、延暦五年、竝造諸國田圖、四圖稱爲詳確、類聚三代格然今皆不傳、○按、今世所傳下鴨社藏輿地圖、相傳爲延暦二十四年所造、載田數頗詳、然其說往往有可疑者、恐非當時之物、故今不取、朱雀帝時、源順著和名鈔、錄諸國田疇町段、其數始可考、總有八十六萬二千七百九十六町餘、和名鈔、堀河帝寛治中、總檢天下、增至九十四萬六千餘町、峯相記、鳥羽崇德間、三善爲康著掌中暦、又

錄諸國田數、有九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町、掌中暦、○按、對馬闕、及鎌倉以後、其數屢見於僧徒書、凡八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十餘町云、日蓮書、如近古野乘所錄、亦各有多少不同、然不知何時所檢定、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蓋自皇室已衰、而民部省圖籍亦皆殘廢、百鍊鈔、百寮訓要鈔、及武門執政、更有大田文之設、東鑑、太平記、田文即田籍遺制、令集解然亦多不傳、故其詳不可得知也、○按、田文存於今世者、僅有但馬及若狹大田文、其他豐後日向大隅薩摩有圖田帳、能登丹後有田數

目錄、淡路有田畠注文、常陸上野有作田勘文、作田目錄等、常陸又有田文案文、亦皆田文之類也、如和名鈔、雖非官府籍帳、而其說必有所本、故今據其書、每國各舉其數、參以掌中曆、以見古今增減、而近古書有不同者、亦略注于下、以備考見、山城八千九百六十一町七段二百九十步、掌中曆亦同、伊呂波字類鈔、一町爲二町、○按近時類書記田額者、又有節用集、運步色葉集、海東諸國記等、亦各有所據而記之、然不詳其爲何世之數、故今竝不錄、大和一萬七千九百五町九段一百八十步、掌中曆云、一萬七千八百五十町、伊呂波字類鈔、八百作七百、

○拾芥鈔作七千五町七段、蓋誤、河內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町四段一百六十步、掌中曆亦同、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竝云、一萬九百七十七町、和泉四千五百六十九町六段三百五十七步、掌中曆亦同、拾芥鈔云、四千一百二十六町、攝津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五町一百七十八步、掌中曆亦同、伊呂波字類鈔云、一萬二千十四町、拾芥鈔云、一萬一千三百十四町、勘仲記、正應中田數、略與本書同、伊賀四千五十一町一段四十一步、掌中曆、一町爲五町、拾芥鈔亦同、伊勢一萬八千一百三十町六段二百四十五步、掌中曆亦同、拾芥鈔云、一萬九千二

十四町、志摩一百二十四町九十四步、掌中曆亦同、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竝云、四千九百十七町、尾張六千八百二十町七段三百十步、掌中曆云、一萬一千九百三十町、拾芥鈔亦同、參河六千八百二十町七段三百十步、掌中曆云、七千五十四町、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竝亦同、遠江一萬三千六百十一町三段二十五步、掌中曆亦同、伊呂波字類鈔云、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七町、拾芥鈔八十爲六十、駿河九千六十三町二段一百六十五步、掌中曆亦同、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古本竝云、九千七百九十七町、伊豆二千一百十町四段一百十二步、掌中

曆云、二千七百十町、伊呂波字類鈔亦同、拾芥鈔云、二千八百十四町、甲斐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九町九段二百五十八步、掌中曆少二千町、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竝云、一萬四千三町、相模一萬一千二百三十六町一段九十一步、掌中曆云、三萬五千七十四町、拾芥鈔云、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六町、○按掌中曆數似過多、恐誤、伊呂波字類鈔二百作三百、蓋有誤、武藏三萬五千五百七十四町七段九十六步、掌中曆云、三萬五千七十四町、伊呂波字類鈔云、三萬六千六百九十一町、○拾芥鈔作五萬一千五百四十町、恐誤、安房四千三百三十五町八段五十九步、掌中曆云、四千二百四十五町、

拾芥鈔三十五作六十六上總二萬二千八百四十六町九段二百三十五步、左經記、後一條帝時、二萬二千九百八十餘町、掌中曆云、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六町、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古本竝云、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六町、拾芥鈔印本六百爲三百、下總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町六段二百三十四步、掌中曆少五千町、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印本倶云、三萬二千三十八町、拾芥鈔古本云、三萬三千町、常陸四萬九十二町六段一百十二步、掌中曆云、四萬九千九百十二町、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竝云、四萬二千三十八町、○按嘉元田文載公田之數云、九千三十六町七段、近江三萬三千四百二町五段一百

八十四步、掌中曆多四十七町餘、拾芥鈔亦同、伊呂波字類鈔云、三萬五千五百二十五町、美濃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三町一段六十五步、掌中曆粗同、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倶云、一萬五千三百四町、飛驒六千六百十五町七段四步、掌中曆云、六百十五町、伊呂波字類鈔云、一千六百五十六町、拾芥鈔六百爲三百、○按本書其數過多、掌中曆亦似甚少、恐倶有誤、信濃三萬九百八町八段一百四十步、掌中曆云、三萬七千四百六十町、伊呂波字類鈔云、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八町、拾芥鈔古本云、三萬五百二十町、○按拾芥鈔印本作一千六百五十六町、蓋一千上脫三萬等字、上野三萬九百三十七町一百四十四

步、掌中曆云、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六町、伊呂波字類鈔云、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四町、拾芥鈔四十四町爲三十四町、下野三萬一百五十五町八段四步、掌中曆云、二萬七千四百六十町、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亦竝同、陸奧五萬一千四百四十町三段九十九步、掌中曆少二百七十餘町、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竝云、四萬五千七十七町、出羽一萬六千一百九町一段五十一步、掌中曆云、二萬一百十九町、伊呂波字類鈔云、二萬六千一百九十町三段五十步、拾芥鈔印本云、三萬八千六百二十八町五段、又古本云、五萬六千六百八十八町、○按諸書大異、蓋各有誤字、若狹三千七十七町四段四十八步、掌中曆亦同、伊呂波

字類鈔云、三千一百四十九町、拾芥鈔四十九爲三十九、越前一萬二千六十六町、掌中曆云、四萬七千五百二町、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竝云、二萬三千五百七十六町、拾芥鈔古本七十爲三十、加賀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六町七段三百三十四步、掌中曆云、一萬二千七百六十六町、伊呂波字類鈔云、一萬二千五百四十六町、拾芥鈔四十爲三十、能登八千二百五町八段一百三十六步、掌中曆亦同、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倶云、八千四百七十九町、越中一萬七千九百九町五段三十步、掌中曆少九百町、伊呂波字類鈔云、二萬一千三百五十九町、拾芥鈔五十爲九十、越後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七

町五段二百七歩、掌中曆亦同、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竝云、二萬三千七百三十八町、佐渡三千九百六十町四段、掌中曆云、三千八百七十町、伊呂波字類鈔云、三千九百六町、拾芥鈔云、四千八百七十町、丹波一萬六百六十六町二百六十二歩、掌中曆云、一萬八百五十五町、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古本竝亦同、丹後四千七百五十六町一百五十五歩、掌中曆亦同、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俱云、五千五百三十七町、但馬七千五百五十五町八段五歩、掌中曆云、七千一百十五町、伊呂波字類鈔云、八千八百四十一町、拾芥鈔云、七千七百四十三町、因幡七千九百十四町八段二百八歩、掌中曆、伊呂波字類鈔竝亦同、拾芥鈔云、八千十六町、伯耆八千一百六十一町六段八十八歩、掌中曆云、八千八百三十一町、拾芥鈔三十一爲四十二、伊呂波字類鈔云、八千六百六十町、出雲九千四百三十五町八段二百八十五歩、掌中曆云、九千九百六十八町、拾芥鈔古本亦同、石見四千八百八十四町九段四十二歩、掌中曆少四十町、拾芥鈔古本八十四爲七十二、隱岐五百八十五町二段三百四十二歩、掌中曆亦同、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竝云、六百二十四町、播磨二萬一千四百十四町三段三十六歩、掌中曆少一千町、峯相記云、寬治中二萬一千

一百三十六町、嘉禎中一萬六千七百十八町七段二十五代、建治中一萬七千四百四十九町二段五代、伊呂波字類鈔云、二萬一千二百四十六町、拾芥鈔、四十爲三十、美作一萬一千二十一町三段二百五十六歩、掌中曆亦同、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竝云、一萬一千六百十六町、備前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五町七段三十二歩、掌中曆亦同、伊呂波字類鈔云、一萬三千二百六十町、拾芥鈔、六十町爲六町、備中一萬二百二十七町八段二百五十二歩、掌中曆亦同、拾芥鈔云、一萬八百八十三町、○伊呂波字類鈔、作七千四百八十一町、恐誤、備後九千三百一町二段四十六歩、掌中曆少百町、伊呂波字類鈔云、九千六百五十八町、拾芥鈔六百五十爲二百九十、安藝七千三百五十七町八段四十七歩、掌中曆云、七千八百三十四町、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古本竝云、七千四百八十四町、拾芥鈔印本云、一萬七千四百八十四町、周防七千八百三十四町三段二百六十九歩、掌中曆亦同、伊呂波字類鈔云、七千六百五十八町、拾芥鈔古本、八町爲七町、○拾芥鈔印本作七萬六百五十七町、恐誤、長門四千六百三町四段二百三十一歩、掌中曆云、四千九百二町、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共云、四千七百六十九町、紀伊七千一百九十八町五段一百歩、掌中曆、伊呂波字類鈔亦竝同、拾芥鈔九十八爲十九、淡路二

千六百五十町九段一百六十步、掌中暦云、二千一百三十七町、拾芥鈔云、二千八百七十町、阿波三千四百十四町五段五十五步、掌中暦多二千町、伊呂波字類鈔亦同、拾芥鈔云、五千二百四十五町、○按本書三千疑五千之譌讚岐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七町五段二百六十六步、掌中暦云、一萬七千九百四十三町、拾芥鈔亦同、伊呂波字類鈔四十爲三十、伊豫一萬三千五百一町四段六步、掌中暦云、一萬五千一百二十一町、伊呂波字類鈔云、一萬五千五百一町、拾芥鈔云、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町、土佐六千四百五十一町八步、掌中暦多五町、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竝云、六千一百七十三町、筑前一萬八千五百餘町、掌中暦云、一萬八千八百三十二町、伊呂波字類鈔云、一萬九千七百五十町、拾芥鈔五十爲六十五、筑後一萬二千八百餘町、掌中暦云、二萬三千八百二十八町、伊呂波字類鈔三千爲二千、拾芥鈔云、一萬一千三百七十七町、○按掌中暦二萬、恐當作一萬、肥前一萬三千九百餘町、掌中暦云、三千四百六十二町、伊呂波字類鈔云、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二町、拾芥鈔云、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二町、○按掌中暦蓋脫萬字肥後二萬三千五百餘町、掌中暦多二百町餘、伊呂波字類鈔云、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八町、拾芥鈔印本云、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二町、又古本云、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町、豐前一萬三千二百餘町、

掌中暦云、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八町、伊呂波字類鈔亦同、拾芥鈔爲二百二十一町、字都宮氏文治中文書云、一萬五千町、豐後七千五百餘町、掌中暦餘町爲四町、伊呂波字類鈔亦同、弘安八年本國圖田帳云、六千八百七十三町、拾芥鈔餘町爲七十町、日向四千八百餘町、掌中暦云、八千二百九十八町、拾芥鈔亦同、建久八年圖田帳云、八千六十四町、伊呂波字類鈔云、七千二百三十六町、大隅四千八百餘町、掌中暦云、一千七百十七町、建久八年圖田帳云、三千十七町五段大、伊呂波字類鈔云、三千七百七十三町、拾芥鈔古本云、四千七百七十町、印本無十字、薩摩四千八百餘町、掌中暦云、五千五百二十一町、拾芥鈔亦同、建久八年圖田帳云、四千十町七段、伊呂波字類鈔云、四千六百四十町、壹岐六百二十町、掌中暦云、一百五十八町、○按掌中暦恐誤對馬四百二十八町、掌中暦闕、伊呂波字類鈔、拾芥鈔共云、六百二十町、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五

賦役上

太古天祖始興農桑之業、薦其新穀與神衣、以祀天神、其隱于天窟也、天太玉命帥諸部神、造鏡、玉、和幣、文布、和衣等物、進獻以慰神意、日本書紀、古語拾遺、皇孫治下土、使天兒屋命卜定悠基主機二國、置稻實公職、輸其新穀於齋庭、以享天神、台記別記所收天神壽詞田租調物之制、蓋權輿于茲、凡山海之國、各貢其方物、謂之大贄、其法亦起乎神代矣、古事記、日本書紀、太祖卽位、割國縣以創封建之制、蓋必有貢賦之法矣、日本書紀又詔天富命、令齋部諸氏貢鏡、玉、木綿、麻及織布之類、納之齋藏、以充祭幣與供御、古語拾遺崇神帝始定神地神戶及調役制、日本書紀令男輸大小刀、弓、矢、楯、鉾、鹿角皮、猪皮、齋甕、齋鋤類、謂之弓弭調、女輸麻桶、線柱、織具、荒衣、和衣等、謂之手末調、參取古語拾遺、鎮座本紀、役法亦定先後之敍、日本書紀先是神物官物、未有分別、至此供神之物、蓋使神地神戶貢納焉、古語拾遺其神幣有五色絁、常陸風土記垂仁帝定屯田屯倉之制、日本書紀景行帝置役民之長、續日本後紀及神功定三韓、則外蕃調貢、大關國家經費、故稱三韓曰彌夜氣國、彌夜氣卽御庫也、御庫據釋日本紀仁德帝以後、始有絹帛之調、至雄略帝時、貢絹增盛、乃創建大藏、定其官員、仁德以下、參取古語拾遺、姓氏錄、安閑帝大設屯倉、使櫻井田部連等掌其稅務、欽明帝始徵船賦、又有市司要路津濟渡子之調、不詳其起、推古朝、皇太子廐戶制憲法、禁國司國造與公同賦斂百姓、蓋上世之制、國造縣主竝受封土、世修其職貢、臣連伴造各掌諸部、以底調賦、國有大役、

亦帥部民以供其事、男女充丁役者、有直丁、有仕丁、仕丁據古事記有采女丁、槩皆臣連二造等所貢、然歷世之久、其間必有沿革、而其詳不可考也、凡舊制量稻以把、十把爲束、其熟田五十代、獲稻五十束、徵租一束五把、其取仕丁、每三十戶一人、以一人充厮、以給諸司、其法亦竝不知始於何時、而把束之制、後因之、凡以下、參取令集解、政事要略、大化改新、悉革舊法、創租調庸制、初行田調、凡田一段獲稻七十二束、租稻二束二把、獲稻據令集解、政事要略、絹絁絲綿、從鄉土所出、田一町絹一丈、四町成匹、廣二尺半、絁二丈、二町成匹、廣同上、布四丈、一町成端、又有戶別之調、每戶貲布一丈二尺、如調副物鹽贄、亦隨鄉土所出、凡仕丁每五十戶一人、充厮丁、如舊、以五十戶充仕丁一人粮、一戶庸布一丈二尺、庸米五斗、采女取郡少領已上姉妹及子女、從丁一人、從女二人、以一百戶充一采女粮、庸布米竝準仕丁、又有輸馬

及兵器法、見于兵志、尋制調賦收男身調、仕丁五十戶一人、後復改田租法、皆仍舊制焉、○按本書白雉三年正月條云、自正月至是月、班田既訖云云、注云云、段租稻一束半、文義不明、且改租之事宜大書、而今係于注、亦可疑、故說者或以爲後人所加、然令集解、政事要略、竝有今前租稻一町十五束之文、則自大化迄大寶、其閒有改租之制明矣、今姑從原文書之、但不係年、以待後考、天武帝五年、制浮浪民送還本土者、重來客地、則彼此竝科課役、九年先是詔、歸化韓人、復調稅十年、至此又詔、其俱來歸者、子孫竝免課役、十二年敕、伊賀伊勢美濃尾張四國、調年免役、役年免調、日本書紀大寶定令、田租從大化法、民部省總掌賦役、凡輸租準國土收穫早晚、起于九月中旬、終于十二月內、其舂米運京、充諸司常食者、起于明年正月、終于八月、充常食、據令集解、凡官稻出於田租、卽分而爲三、曰大稅、又大租、或正稅、曰粈穀、曰郡稻、凡剩徵田租、過收地子等、罪準非法、贓斂入官、坐贓論、入私者準犯法論、剩徵以下、政事要略引倉庫令、凡調正丁一人、輸絹絁八尺五寸、六丁

成匹、廣二尺二寸、美濃絁六尺五寸、八丁成匹、廣同絹絁、絲八兩、綿一斤、布長二丈六尺、廣二尺四寸、並二丁成絢屯端、望陀布四丁成端、長五丈二尺、廣二尺八寸、絹絁以下、皆隨鄉土所出、若輸雜物者、鐵、鍬、鹽、鰒、堅魚、烏賊、螺、熬海鼠、雜魚楚割、雜腊、雜海藻、雜海菜、雜腊、澤蒜、島蒜、鰒鮓、貽貝鮓、白貝葅、辛螺頭打、貽貝後折、海細螺、棘甲蠃、甲蠃、雜鮨、近江鮒、煮鹽年魚、煮堅魚、堅魚煎汁等各有定數、

次丁二人、中男四人、並準一正丁、其調副物正丁所輸紫、紅、茜、黃連、東木綿、安藝木綿、麻、熟麻、枲、黃檗、黑葛朮賊、胡麻油、麻子油、荏油、蔓椒油、猪油、腦油、漆、金漆、鹽、雜腊、堅魚煎汁、山薑、青土、橡、紙、筵、柳席、苫、鹿角、鳥羽、砥、簀、薦、箕、亦各有數、其簀、薦、箕等、有二三丁出一張者、有十四丁若三十五丁出一枚者、京及畿內、皆正丁一人、調布一丈三尺、次丁中男、並準上法、凡調皆隨近合成、絹絁布兩頭及絲綿囊、具注國郡里戶主姓名年月日、各以國印印之、凡調庸物、每年八月中旬起輸、近國十月、中國十一月、遠國十二月、並三十日以前納訖、其調絲七月三十日以前輸訖、若調庸未發本國間、有身死者、其物卻還、其運脚均出庸調之家、皆國司領送、不得僦句隨便糴輸、凡調庸等物、應送京者、皆依見送物數色目、各造簿一通、國明注載進物色數、附綱丁等各送所司、此號門文、須任門文全進納、國明

以下、類聚三代格引倉庫令、凡正丁歲役十日、若須收庸者、布二丈六尺、一日二尺六寸、須留役者、滿三十日、租調俱免、役日少者、計見役日折免、通正役並不得過四十日、次丁二人同一正丁、中男及京畿內不在收庸之例、其丁赴役之日、長官親自點檢、並閱衣粮、周備然後發遣、若欲雇當國郡人及遣家人代役者聽之、劣弱者不合、卽於送簿名下、具注代人貫屬姓名、其匠欲當色雇巧人代役者、亦聽之、凡

每年主計據計帳、計庸多少、充衛士仕丁采女女丁等食、以外皆支配役民雇直及食、凡仕丁者每五十戶二人、以一人充廝丁、三年一替、若本司藉其才用、仍自不願替者聽、其女丁者大國四人、上中下國遞減一人、凡斐陀庸調俱免、每里點匠丁十人、每四丁給廝丁一人、一年一替、餘丁輸米、充匠丁食、正丁六斗、次丁半之、中男又半之、凡雇役丁者、本司預計當年所作色目多少申官、錄付主計、

覆審支配、七月三十日以前奏訖、自十月一日、至二月三十日內、均分上役、一番不得過五十日、若要月者不得過三十日、其人限外上役、欲取直者聽、國司皆須親知貧富強弱、因對戶口、卽作九等定簿、預為次第、依次赴役、凡差科先富強後貧弱、先多丁後少丁、其分番上役、家有兼丁者要月、家貧單身者閑月、凡役丁匠、皆斟量功力、均課輕重、日滿卽放、其主當官司、不加檢校、致失功程者、節級

推科、仍附考殿、凡令條外雜徭者、每人均使、總不得過六十日、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之所應輸調役者、隨事斟量、不必同華夏、凡調物及地租雜稅、皆明寫應輸物數、立牌坊里、使衆庶同知、凡田有水旱蟲霜不熟之處、國司檢實、具錄申官、十分損五以上免租、損七免租調、損八以上、課役俱免、若桑麻損盡者、各免調、其已役已輸者、聽折來年、凡人在狹鄉、樂遷就寬、去本居路程十日以上、復三年、

五日以上二年、二日以上一年、一遷之後、不得更移、凡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四年、三年以上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其家人奴被放附戶貫者、復三年、凡以公使外蕃還者、免一年課役、其唐國者三年、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國郡者、申太政官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凡皇親及八位已上、男年十六已下幷耆、癈疾、篤疾、妻妾、女、家人、奴婢等、悉皆為不

課、凡三位以上父祖兄弟子孫、及五位以上父子、竝免課役、凡舍人、史生、伴部、使部、兵衞、衞士、仕丁、防人、帳内、資人、事力、驛長、烽長、及内外初位長上、勳位八等以上、雜戶、陵戶、品部、徒人在役、竝免課役、其主政、主帳、大毅以下兵士以上、牧長帳、驛子、烽子、牧子、國學博士、醫師、諸學生、侍丁、里長、貢人得第未敍、勳位九等以下、初位及殘疾、竝免徭役、其坊長價長、免雜徭、凡除名未敍人、免役輸庸、願役

身者聽之、其應收庸者、亦不在雜徭及點防之限、凡遭父母喪、竝免朞年徭役、凡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位記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凡春季附者、課役竝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以後附者、課役俱免、其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發年課役、逃亡者附亦同、令義解 是歲敕、國宰郡司、貯積大稅、必當如法、如有闕怠、隨

事科罪、因遣使七道、告依新令爲政、及給大租之狀、二年令諸國送大租文簿於辨官、慶雲三年制、準令、京及畿内、人身輸調、視諸國減半、宜罷人身之布、輸戶別之調、以分内外優京畿、其輸調之式、據一戶之丁、制四等之戶、議定調數、以爲餘例、又正丁歲役、收庸布二丈六尺、今欲輕庸息民、宜減其半、太宰所部皆免收庸、續日本紀 又制凡百姓身役十日以上免庸、二十日以上、庸調俱免、役日不得過

四十日、○按令集解、政事要略、四十作三十、恐非、其役二十日給公粮、筑紫役十九日、卽二十日以上皆同、若役匠丁、國司點定、以十丁爲一火、給廝丁一人、上役給公粮、還國酬功直、一番役日不得過五十日、類聚三代格 尋遣使天下、定田租法、續日本紀 凡田租、令前熟田五十代、租稻一束五把、以方六尺爲步、步内得米一升、是爲大升、二百五十步爲五十代、令制以方五尺爲步、步内得米一升、是爲減大升、三百六十步爲段、

步積束數、雖有多少、輸實無異、但令前方六尺、升漸差地實、逐其差升、亦差束實、計算其積、令內十四把三分之二、當令前一束、故令條段租、其實猶益、至此改爲段租稻一束五把、令集解、政事要略、又制、凡田遭水旱蟲霜、應免調庸者、四十九戶以下、國司檢實處分、五十戶以上申官、三百戶以上奏聞、其申官者、限九月三十日、類聚三代格、元明帝和銅五年制、諸國調庸諸物、令以錢換之、以錢五文準布一常、以是時漸貴錢故也、六年定調庸格、其庸布二丁成段、長二丈六尺、其庸以下、令集解、先此相模武藏常陸上野下野、皆輸布調、至此令絁布竝進、但請輸布者聽之、明年制、絹絁六丈成匹、調布四丈二尺爲端、庸布二丈八尺、絹絁以下、拾芥鈔、○按拾芥鈔、端段互誤、今據延喜式訂之、商布二丈六尺爲段、○拾芥鈔商布二丈五尺爲段、據此後又減一尺也、不得用常布、如有蓄常布爲生業者、今年十二月以前、皆悉斥賣、但其多積貯、出賣不盡者、宜納官和賣、

若限外賣買、沒爲官物、其糺告者賞之、帶關國司宜檢勘商旅、附使上聞、上總言、去京遼遠、貢調極重、請代以細布、以省其勞、長六丈、廣二尺二寸、每丁輸二丈、三丁成端、許之、尋制、諸國庸綿、丁五兩、唯安藝絲、丁二兩、遠江三兩、竝以二丁成屯、絇、續日本紀、八年制、諸國百姓、浮浪他鄉、逗留經三月已上者、爾後即輸調庸、仍錄國郡姓名、附調使申送、類聚三代格、是歲制、太宰府官人家口、皆免課役、元正帝即位、詔勸課陸種、有百姓請輸粟轉稻者聽焉、養老元年、以太政官議、定調庸斤兩長短之法、使諸國織綾、以六丁成匹、上總信濃二國貢絁調、尋頒青苗簿輸租帳式於天下、續日本紀、因制、自後納租、宜據青苗簿、以進手實、類聚三代格、又制、高麗百濟士卒、避亂投化者、特免課役終身、自餘依令、續日本紀、令集解、又遣唐使水手以上、免其房徭役、續日本紀、尋敕、諸國輸絹絁、貴賤長短不等、或輸絹一丈九尺、或納絁一丈

一尺、長者直貴、短者價賤、事須穩當、理應均輸、絲有精麤、賦無貴賤、不可以一槩強貴賤之理、布雖有端、稍有不便、當隨便更定、所司宜量一丁輸物、定愜當條例、自後百姓人身副物及中男正調、咸從蠲免、其應供官主用料者、所司宜料年別用度、從鄉土所出、課之中男、中男不足、卽折役雜徭、續日本紀、類聚三代格、太政官乃議奏精麤絹絁長短廣闊之法、續日本紀其調布長四丈二尺、闊二尺四寸、二丁輸二

丈八尺、庸布一丈四尺、竝四丈二尺爲端、常陸曝布以三丁爲兩端、上總細布長二丈一尺、以二丁爲端、望多布長一丈四尺、以三丁爲端、其輸絁鄉、及上總常陸、以二丁之庸成段、二年制、衞士仕丁向京者、免其房雜徭、以給當身資養、令集解又制、主政主帳、以理解官、更從白丁、前勞徒廢、爾後宜依出身之法、上國府令續其勞、內外散位、仍免雜徭、是歲使太宰所部之國、仍舊輸庸、三年太政官議定

短絹狹絁麤狹絹、美濃狹絁法、各長六丈、闊一尺九寸、又以穀經年不腐、使諸國稅及雜稻、皆爲穀收之、尋賜天下民戶陸田二十町已下一町已上、輸地子段粟三升、續日本紀四年制、仕丁衞士匠丁及廝在役之日、竝免當房雜徭、但女丁否、令集解太政官奏、無知百姓、不習條章、規避徭役、多致逃亡、或有悔過欲歸者、以家業散失、不能存活、請逃亡經六年以上、復歸本貫者給復一年、以繼家業、六年又

奏、聖王建制、務實邊方、欲以安中國也、陸奥按察使管內庸調、寖從蠲免、勸課農桑、教習騎射、別輸助邊之稅、以擬賜夷之祿、其稅每年輸布長一丈三尺、闊一尺八寸、三丁成端、卽他境之民、經年居住、準例徵收、其新占地者、給復一年、然後依例竝奏可、尋使伊賀伊勢尾張近江越前丹波播磨紀伊諸國、始輸錢調、是歲減仕丁役年、限三歲爲一番、續日本紀八年制田租以七分已上爲定、不得以六分

大半、令集解聖武帝神龜三年、敕停安房安房郡出雲意宇郡采女、令貢兵衛、續日本紀又敕、勳九等以下任長上官者、蠲其課役、立爲永制、續日本紀、令集解五年美作以部内大庭眞島二郡所輸庸米八百六十餘斛、山川險遠、運輸太艱、請代納綿鐵、以省人馬之勞、尋使諸國運調程遠、百姓勞弊者、割留入京物、充當土外位位祿、天平元年、太政官奏、令諸國停四丈廣絁、皆作六丈狹絁、六年令諸國雜色官稻、除驛起稻外、悉混之正稅、尋免諸道健兒儲士選士田租幷雜徭之半、太政官奏、左右京民、以夏輸徭錢、力不能辦、請是後使正丁次丁、以九月始輸、其少丁勿徵、奏可、七年制、諸國所貢力婦、自後準仕丁例、免其房徭、立爲永制、永制據延喜式八年定諸國調布長二丈八尺、廣一尺九寸、庸布一丈四尺、廣一尺九寸爲端、常陸曝布、上總望陀細貲、安房細布、及出絁鄉庸布諸貢、皆依舊、是歲制、太宰官人及

所管國司家人、竝免徭役、是歲以下令集解、九年使左右京職停收徭錢、十年制、仕丁役畢還鄉者、始給程粮、十一年令諸國驛起稻、皆混正稅、十四年令諸國每郡貢采女一人、是歲以廢太宰府、令西海道諸國進仕丁各三人於京師、十五年、以造紫香樂宮、收甲賀郡調庸、準畿内、又令東海東山北陸三道二十五國調庸物、皆貢於紫香樂宮、十七年令諸國停仕丁之厮、明年復舊、孝謙帝天平勝寶四年、先是陸奧始貢黄金、至此改其調庸制、使多賀以北諸郡輸黄金、每正丁四人、以一兩爲準、其以南諸郡輸布如故、六年敕、如聞諸國司等、貪求利潤、輸租不實、百姓漸弊、正倉頗空、宜使内外諸國田租、不論得否、悉皆全輸、若其不稔、至蠲免限、準令處分、七歲令太宰管内諸國貢采女各一人、天平寶字元年敕、準令、雜徭六十日、頃歲國司不詳法意、必滿役使、平民之苦、大率由此、今後皆宜減半、廢

帝寶字三年、播磨大掾山田連古麻呂奏、正丁所生五男以上、年過二十、卽輸庸調、父子竝從課役、臣謂宜有優矜、請五男以上、得賜蠲免、因制、民生五男成正丁者、免父課役、雖一人闕、猶從免除、立爲永例、（因制以下、延喜式、）乾政官議、百姓輸調、其價不同、理須折衷、以均賦役、允之、稱德帝重阼初、勅停中男作物魚肉蒜等、代以他物、但神戶不在此限、神護景雲二年、東海道巡察使紀廣名言、運舂米者、從

前差徭人別給粮、而今徭分輸馬、獨給牽丁粮、貧民無馬可輸、請依舊人別給粮、許之、諸道亦準焉、山陽道使藤原朝臣雄田麻呂言、長門豐浦厚狹諸郡、地宜養蠶、請停調銅、以綿代之、陸奧言、邊地寒冽、積雪難消、調庸運輸、至夏上道、梯山航海、辛艱萬狀、迨及秋季、始得還鄉、妨害民產、莫此爲甚、請調庸物收貯國內、每十年一進京庫、竝許之、三年、敕太宰府、每歲貢綿二十萬屯、限三月以後七月

以前進於京庫、後至延曆初、減爲十萬屯、（三月以下、類聚三代格、）四年、陸奧黑川賀美等一十郡俘囚三千九百餘人訴曰、己等父祖、本是王民、爲夷所略、遂成賤隸、請除俘囚名、以輸調庸、允之、（續日本紀、）光仁帝卽位、制、諸國進舂米者、掾領已上、專當其事、史生已上、充綱領送、（類聚三代格、）寶龜二年、始免陸奧國司戶內雜徭、（續日本紀、）五年、神祇官言、伊勢多氣度會二郡、逃亡百姓口分田地子、國司從來混之正稅、請今後

收爲神稅、許之、（類聚三代格、）十年、敕、差使雜徭、事須均平、是以神護中定格、外居之人、聽取徭錢、而今職令京師多輸徭錢、百姓窮弊、遂竄他鄉、蠹害莫甚於斯、爾後嚴加禁斷、十一年以太政官奏、勅諸國兵士羸弱者、皆令赴農、又以諸司仕丁駕輿丁等廝丁、及三衞府火頭等、徒免調庸、無益公家、遠離本鄉、多破私產、各從本色、以赴農畝、桓武帝延曆元年、山背言、諸國兵士、免庸輸調、至左右京、亦免其

調、唯畿內無所優、勞逸不同、請準京職免其調、許之、四年、敕、貢進調庸、具見法式、今遠江所進調庸、濫惡不堪用、凡諸國貢物、率多麤惡、不中用度、今後若有此類、國司解任、永不敍用、自餘以等定罪、郡司決罰、且停譜第、適土佐貢調愆期、加以物品麤惡、敕國司目以上、竝解見任、續日本紀先是太宰管民、浮浪部內者、不輸調庸、唯係他管人者、卽徵之、故日向民逃入大隅薩摩、規避課役、至此敕令管內

浮浪、皆輸調庸、精加督察、如有疏脫、府官國司竝科罪、五年、以攝津職言、免畿內驛子調、以爲永制、類聚三代格、永制據延喜式十一年八月、定隼人調、初隼人叛服不常、至天平中、薩摩大隅等隼人、相踵貢調物、初以下續日本紀其後或輸、或不輸、至此敕令偏輸、又敕永免出羽平鹿最上置賜三郡狄田租、類聚國史先是制、諸國正稅、除公廨雜用外、殘穎滿三十萬束者、返附正稅帳、若其不滿數者、畱帳勘申、而諸國不務

爲糙、多貯古稻、不但交替多煩、及爲糙更陳耗損、至是令諸國除出舉雜用外、悉皆爲糙、延曆交替式十四年、敕、依令、雜徭每人均役、不得過六十日、而京官國司、偏執斯法、差科必滿其限、是以富豪輸直、貧弱赴役、貪吏圖利、中外受弊、自後宜限三十日、如其無事、不必滿限、十五年、敕、諸國所舂年料白米、或充以古稻、或便納舂米、民之承弊、率皆由此、爾後宜收納之日、令舂其所進正稅、假令戶舉百束

者、舂利十束、庶百姓有息、物亦無遺、類聚三代格尋以備前貢鐵、非鄉土所產、常爲民憂、敕停之、絲若絹、令隨便輸納、日本後紀又定陸奧屯田地子、町別準稻二十束輸納、類聚三代格十六年、敕、租稅之本、實備水旱、錢帛之財、飢不可食、如聞京畿多收錢幣、宜責本賤末、槩停收錢、但民有貧富、不能必蓄穀、宜許貧民進錢、通計全數、不得過四分之一、日本後紀又以諸國調钁薄惡不中用、下令使制作堅全、所司檢納、

違者科違敕罪、尋以百濟王等、其祖世貢方物、又獻學士、有功於國家、敕永免其族課役雜徭、(類聚三代格) 又詔、國家薄稅利農、勤恤民隱、故方制令、田一町租定二十二束、其後有敕、減爲一十五束、比之三代什一、輕重多少、相距懸隔、而今民部勘租例、通計國中、以七分以上爲定、其餘三分、任國司處分、聞諸國司偏執此例、雖豐歲全徵、而納官不過七分、截留贏餘、以擅私利、貪饕如此、大乖善政、今後

收租法、宜計每丁所營町段爲十分、收八免二、如其八分中損四分、及闔門被災、產業蕩盡者、具錄上聞、庶乎使生民知法、免橫征之苦、官吏無私、杜姦貪之途、(類聚國史) 又敕、浮宕之徒、聚王臣莊、規避課役者、宜使所司勘計見口、每歲附浮浪帳、全徵調庸、其莊長等、若有抗拒脫漏戶口者、禁身科違敕罪、其阿容者、罪亦如此、(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 大和言、依延曆十一年格、差健兒守國庫、五人爲一番、俱二十四

番、一人上直六十日、其後雜徭減半、因以五人爲二番、人數減少、不足分衞、將簡點加一倍、恐徭丁闕少、不堪充員、請準承前兵士免調、從之、畿內皆準此、十七年、太宰府言、管下俘囚、舊俗未改、漁獵爲業、不知養蠶、無有定居、至徵調庸、逃散山野、請免其調庸、待家口蕃息、始從課役、許之、諸國準此、(類聚三代格) 是歲敕、禁檢收糒穀、定例外更加耗分、(類聚國史) 十八年、免信濃阿智驛子調庸、以爲永例、(日本後紀、永例)

(據延喜式) 十九年、美濃言、賀茂可兒土岐惠奈四郡土地墝埆、常多荒耗、通計彼此、纔爲得七、今據收八法全徵、不用通計、四郡罷民、實不堪命、請賀茂惠奈二郡收六、餘郡收七、以爲恒例、公卿議奏、地有腴瘠、歲有豐凶、賦稅不可一槩、依令、損田五分者免租、而今不勘五分已下損、計每丁所營、一槩收八、民人愁訴、不獨美濃、宜改新制而收七、依舊法而免三、其不用通計、一從新制、又損田七分以上四

十九戶、國司檢實處分、自慶雲至今、行之已久、請竝仍舊施行、詔可、且勅、天下田租、十分免三收七、更張舊制、實爲濟民、國郡司或不須行、使恩渙空施、姦弊無絶、宜戒飭諸國、遵奉命令、其貢調集民之日、遣使精加訪問、若有違犯、刑之無赦、類聚國史 二十一年詔、益國利人、古今通典、而前例後格、共乖適中、仍取舍彼此、更立新制、今須天下田租、戶別立率、免二分輸八分、其有損七分以上戶者、大國四十九戶以下、上國三十九戶以下、中國二十九戶以下、下國十九戶以下、以爲制限、若損七分以上者、國中皆準此制、及損五分、多少通計不過一分者、令國司檢實處分、通計爲三分已下者、納官之數、必收七分以上、若損害過此法、卽申官聽裁、類聚三代格 二十三年、筑前志摩郡請停調綿輸錢、日本後紀 明年備後以神石奴可三上等八郡山產鐵、不便養蠶、請停絹絲、轉進鍫鐵、竝許之、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 先是

神護中、始制令七道諸國、采女養物、不論存亡、竝納采女司、續日本紀 至此以國司怠慢不輸進、下勅切責、爾後宜準未進數、奪國司料、隨色辦備、立爲恆例、類聚三代格 是歲以公卿奏、停點加仕丁一千二百八十一人、矜恤民弊、又以諸國貢調脚夫、或五日或三日、役限不同、制限役二日、以均勞逸、日本後紀 平城帝卽位初、畿內東海北陸山陰南海五道觀察使奏、損田之法、據延曆二十一年格、準量五分已上、明有其限、而四分以下、未見所由、縱令甲田一町見損四段、又有乙田損三段、覆損使確執格旨、不問三四分、百姓之患、莫過於斯、望請收租之法、復依不三得七之例、但四十九戶之差、準延曆格、從之、類聚三代格 尋勅、伊賀紀伊淡路備後安藝周防六國、凋弊殊甚、其田租起自今歲六年間、宜免四收六、後又勅令每戶立率、不用通計之法、但安藝以土地墝薄、百姓尤窮、至弘仁十年、更延四年、是歲禁

諸國所貢絹絁等、六丈之外、更加二尺、以爲裹料、大同二年、山陽道觀察使藤原園人、以播磨封戸居多、不動少儲、奏請從春宮坊及諸寺封於東國、收其租以供不動、尋敕改調庸雜物輸法、一丁輸絹若絁長一丈廣二尺、四丁成匹、其餘準此、折中商量、勤從輕減、待百姓富給、以復恆典、類聚國史又嚴調庸麤惡違期未進之禁、類聚三代格是歲停諸國貢采女、至弘仁復舊、類聚國史三年敕大藏省細勘諸國調

庸精麤、及見進未進、合期過期等、具錄上奏、隨事黜陟、以勵將來、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尋以諸國弊習難遽懲革、敕過期七月者、特無致罪、但不得以此爲合期、園人又言、本道播磨備中等五國、頻年不稔、人民凋弊、自延曆四年以降、二十四年以往、庸及雜穀、逋負不少、今將追徵、難遽支辨、請更收穎稻混和正稅、庶公私俱便、但任觀察使以來、一依舊辨進、許之、是歲以雜徭差役不齊、徵諸國徭帳、日本後紀四

年右京職言、雜徭之中、兵士尤苦、雖簡點已定、厭正身赴役、僅輸役料、賂雇他人、加以兵士一年所輸錢一貫六百五十文、正丁一人調徭錢一百文、彼此懸隔、事乖均平、請加取徭分雇役兵士、從之、乃敕徭錢先所定五十文、今更加三十文、人別令輸八十文、左京準此、類聚三代格、令集解嵯峨帝弘仁元年、東山道觀察使藤原緒嗣奏、陸奥調庸、皆輸狹布、唯浮浪人特進廣布、彼此不同、難易迴別、請準土人

進狹布、但黑川以北奥郡浮浪、不在差科之限、奏可、類聚三代格二年公卿奏、大同二年制、諸國調物、權從輕減、支用漸乏、買求有勞、請復恆典、以足國用、許之、尋敕、大同三四兩歲、諸國遭旱、所負舂米庸米、宜貿易調物進濟、輕貨、但畿內混正稅、日本後紀藤原園人言、法家所勘浮浪調庸、雖遭水旱、一無所免、夫百姓失業、浮宕他鄉、實由吏人不務撫綏、理合矜恤、請其遭災者、亦準平民、免其調庸、敕浮浪各

有其主、宜勘主戶之損、然後蠲免、（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四年令伊勢壹志、尾張愛智、常陸志太、但馬養父四郡司、貢采女各一人、（日本後紀）以太宰府每歲貢綿、海路動致損失、敕令隔年一進、但庸綿留府、全進調物、（類聚三代格）六年改京畿百姓調錢五十文、爲八百四十文、（日本後紀）七年敕、延曆二十年格云、荒服之民、猶未狎馴、徵收田租、須待後詔、今夷俘歸化年久、漸染華風、宜授口分田、經六年以上、始收田租、（類聚國史）

又敕、定損之法、格文甚明、而國司妄起疑議、損四分已下者、每煩聽裁、宜演格旨、令人易知、仍須檢損之法、先檢見損、通計國內、不過三分、令國宰處量、如超此法、乃以申官、（類聚三代格）八年常陸言、夷俘雖霑恩澤、未免貧乏、請暫免田租、以加優恤、許之、九年令畿內諸國京戶田租、停錢收稻、（類聚國史）十年敕、勘田租者、先由苗簿、而今諸國怠緩、不造其簿、至于勘租、事多疎漏、假令甲之戶田、沽與於乙、乙田若損、卽得免調、甲既得直、於己無損、苗簿之法、令甲輸調、令無其簿、適會勘損、不得徵調、徒損官物、宜使諸國必造苗簿、若有使至無帳者、科罪貶考、一任法律、（類聚三代格）修理職言、凡役丁匠、事具令條、而頃年木工寮例、匠丁百三十人、內充厮丁五人、工長之外、悉以從役、總計一歲內、三百五十日已下、三百三十三日已上、乃爲滿役、此其所據、未見法式、人非木石、何暇有堪、請依令、疾病者給役日直

放免、厮丁不入役限、卽三百日以下、二百五十日已上、爲一年役限、許之、（類聚國史）十一年詔、藤原氏祖孫、世有勳勞于、朝家、其子孫自貫白丁、及于五世、宜蠲除課役、立爲永例、（類聚三代格）是歲定主稅勘稅帳、先據去年帳、勘會今年帳、次計會出舉、租、地子、驛傳馬、池溝、救急、公廨、夷俘在路飢病及倉附等帳、若當年勘出物、大國滿一萬束、上國八千束、中國六千束、下國四千束、卽返其帳、其未納及交替闕、

去年勘出物未塡者、雖見束把、亦猶返帳、唯當年勘出、不滿差數、卽顯勘出、不須返帳、（政事要略引弘仁式、延喜式、）又定公田穫稻地子法、上田一町穫稻五百束、中田四百束、下田三百束、下下田一百五十束、地子各依田品、令輸五分一、（參取拾芥鈔引弘仁式、延喜式、○按口遊、伊呂波字類鈔云、上田三十六步、中田四十五步、下田六十步、下下田一百二十步、各納一束、謂之地子、卽是、）十四年、參議小野岑守請佃大宰公營田一萬二千九十五町、其穫稻五百五萬四千一百二十束、

除佃功、租料、調庸料、傜丁食料、修理溝池官舍料、合三百九十七萬三千六百九十九束外、納官凡一百八萬四百二十一束、建小院以納穫稻、朝議許試行三年、淳和帝天長二年、山城言、王臣家及諸司人、接近部內耕營雜田、及徵其租、不肯辦備、租稅逋負、職此之由、請此輩田租、十一月三十日以前未進者、錄數上聞、其所賜俸祿、準員數留庫、從之、且敕嚴加勘徵、猶有未進者、錄名以聞、畿內諸國皆準之、三年、和泉言、進官雜物、入京如期、及計返鈔、卻多逋負、蓋綱領或欠錙銖、本司必拘返鈔、若綱領死亡、本司轉遷、檢據失方、終爲逋負、室家勞於重輸、國郡苦於再貢、吏民之弊、莫斯爲甚、請使檢納諸司、錄數捺印、且與返鈔、許之、諸國皆同此例、（類聚三代格、）備中言、據格、年料舂米、以本年所舂者、至明春進納、卽名今年料、而國偏據春年、注去年料、據天長元年符、山陽南海以頻年不登、始自本

年、暫停舂米、混正稅、而本國元年舂米、全進京庫、但不注元年料、今主計勘出、稱爲未進、請依實原免、許之、諸國有此類、竝準焉、（貞觀交替式、）五年、以災異故、詔永蠲老丁之傜、（類聚國史、）九年、詔、王號止于五世、資蔭不過六世、今推恩惠、特加優恤、宜七世已下計數、至于五世、蠲除課役、其既賜姓者、不論先後、一依王蔭、其計世數、亦同此例、（三代實錄、）又制、承前當諸國有損之年、免除調庸雜物者、使比國交易進其

代、故未進猥積、用度難支、自今以後、宜預令當國依朝集使勘定帳、交易辨備、後至承和中、以待朝集使勘定交易後時、更制令當國推量損戶、預爲交易、類聚三代格 仁明帝卽位歲、因幡言民徭限三十日、事力終年驅使、比之平民受弊殊重、請停調丁、驅使徭民、許之、承和二年、令伊賀尾張出雲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紀伊阿波諸國年料貢練絲者減其色進上絲、續日本後紀 五年敕、雜徭均使、明定法

令、今聞諸國差科太乖均平、富強賂入輕徭、貧弱反苦重役、或前年未役、後日更科、或不役其身、徵斂徭分、犯法蠹民、爲弊實深、爾後宜勘計帳日、察其貧富、均平差科、無有偏頗、若有後犯、國司科違敕罪、貞觀交替式、政事要略、又敕禁絕畿內諸國代雜官稻收錢、八年民部省言、越前越中能登讚岐四國貢調之期、皆限十一月、越前自承和三年、越中自天長八年、能登自天長十年、讚岐自天長七年、皆奉官符、以明年二月爲限、長門本限正月、自天長四年、以四月爲限、今五國不據令條、貢期逾滯、請復前制、以贍國用、從之、又改土佐貢期爲正月、續日本後紀 九年制、苗簿之起、所以激揚國郡之清濁、沙汰田畝之損得也、今聞或詐寫田籍、或損而不存、檢校乖實、收納多欠、宜令諸道據式造備、附大帳使進官、若不進者、不聽申損、但太宰管國使進本府、府使檢校、不得疏漏、至十二年、以相模請、唯令有損之

歲、造簿以備勘會、自外皆停之、十年伊勢言、本國調庸稅帳返鈔、有經年未給者、但主稅寮例、若稅帳有勘出不給返鈔者、寮每歲錄勘出色目、副官符以下於國、故塡物請裁、並得考據、至于調庸、卽主計寮例、納畢之日、郡司綱領、取諸司諸家返鈔收文、令雜掌向寮請返鈔、與寮官共勘會鈔帳、若有少闕失、卽不與返鈔、今欲知未進之數、搜勘前年返鈔收文、卽以雜掌在京身死、或國吏不全繕收、

紛失亦多、無由勘知、然諸司收文、須就其司
寫取爲證、至若封家、則不得然、何者方輸納
日、揀取絹匹、勘返麤品、不付返鈔、唯綱領私
記其數、若封家有薨卒、卽返鈔終不可得、據
天長三年符、進官雜物、雖有闕失、令檢納諸
司、錄數捺印、且給返鈔、而諸封家未諳其制、
故因準舊例、請爾後令封家隨其所納之數、
便與遞鈔、卽主計每色勘會、具錄未進色目、
每歲下於國、如此則國無營收文之煩、而未

進之數、經年易知、可之、倂下諸國以爲例、十
一年敕、諸國貢調郡司、先經民部省、待其移
文、至大藏省、辨進雜賦物、又以廩院大炊米、
支用多闕、令本院緊量收納、十三年敕、往年
外吏怠慢、多陷法憲、承和九年、特施恩赦、今
聞後人反苦負累、其赦前未進調庸、宜立率
法、年徵十分一、若其堪徵者、莫拘此率、自餘
雜物亦準此、文德帝齊衡二年、伊勢言、例進
雜米、其數甚多、民皆如法貢進、吏亦依數辨

納、而及檢納貪猾之徒、掌其量納、眩惑多端、
鍾石之外、增加不少、闕負所積、反倍本數、綱
領之輩、闔門弊亡、規避之徒、舉族逃遁、吏民
之憂、莫甚于此、請爾後以斗斛檢納者、令綱
丁親自量進、許之、諸國亦準此例、（類聚三代格）清
和帝貞觀四年、詔改畿內納租法、京戶土人
口分田、段別加一束五把、雜色田、段別五把、
停出舉官稻、又京戶悉免徭分、土人復徭二
十日、但土人例役之內、所不足者、以租稻充

功食、試之三年、儻有利便、將施于天下、（三代實錄）
先是定式、諸國春米運京者、伊勢近江丹波
播磨紀伊限二月、尾張參河美濃若狹越前
丹後限四月、但馬因幡美作備前讚岐限六
月、若有未進者、準調庸例、割公廨令辨備、著
爲永制、（永制據延喜式）至此、太宰府言、諸國春米進
京者已有格制、今府庫所納雜米、修理官舍
器仗、及選士衞士衞卒糧、廚司染所五使料
等凡三千七百八十餘斛、正稅府儲、年粮春

運色別有數、而國郡懈怠、逋負猥積、實繇格制未建、人不畏法之所致也、請自今後、筑前筑後肥前以六月、豐前肥後以八月、豐後以十月爲限、若其違期未進者、先以郡司職田辦濟、至其多數、乃奪公廨許之、（類聚三代格）五年以下野準大國例、免四十九戶損、定爲永例、（永例據延喜式）六年詔復天下百姓徭十日、因制徭役專委國司、非考覈之限、而牧宰等稱徭役不足、好用功粮、論之政途、事乖公平、爾後宜

務運方略、令百姓息肩、國家少費、尋以紀今守言除畿內新法、盡仍舊制、復徭十日、先是以諸國調貢絹布麤惡短狹、依大同二年格、下符七道、戒飭國司、至此猶不懲肅、因制爾後猶有麤惡、論之如格、曾不寬恕、（三代實錄）又制、飛驛匠丁、役畢還國者、免當年徭役、立爲永例、（政事要略、永例據延喜式）七年以衞士仕丁等養丁輸物、因復徭減三分一、資用窮乏、較東海東山北陸山陰南海諸道、加增養丁輸物、依舊充

給、八年詔天下百姓、復徭十日、而諸國造兵司雜工戶、猶役三十日、司徵其科、爾後宜同復、又制、飛驛年貢匠丁一百人、自今限三年、宜減四十人、十一年令左右京及五畿百姓、輸調徭各新錢十文、十二年制太宰府所進穀倉院地子交易物、停專當人、令府司交易貢進、又制越後隱岐二國調庸未進、當年未究者、限明年十二月內爲究進期、又諸國朝集雜掌二人、舊免其調庸、今停一人、免稅帳

雜掌一人調庸、其不免調庸者、給以食料、（三代實錄）十三年定太宰府貢物麤惡、絹及一百匹、綿及一萬屯、藏司句當監典使解任之制、初承和中以府貢麤惡違期、定府司國宰奪公廨四分之一、郡司決杖八十之制、而其弊不悛、至此滋甚、故有此制、（類聚三代格○按三代實錄、以此係明年、恐有錯誤、今姑從本書、）是歲以大和因幡逢災、詔減田租、從免四收六例、十五年左京職言、檢承和三年格、京民調錢、準外丁絁三分之一、每人

輸調錢百文、徭錢八十文、準折十二丁成匹、則應輸絁五尺、以此準當今沽法、饒益錢百八十三文、而去年來一正丁所輸、饒益錢十四文、卽饒益貴時之法也、今貞觀新出饒益漸賤、三丁所輸、不給一人功食、宜以五尺絁直爲調法、然遽爾增加、恐弊民難堪、請定輸貞觀錢十文、敕令別輸新錢三文、畿內諸國皆準此、明年更敕左右京職收調徭錢、每人十五文、紀伊言、據式、雜稻率分、納正稅之半、

而去歲所輸正稅率分二千六百餘束、卽其雜稻率分一千三百餘束、充國分二寺救急池溝公廨地子五帳、塡納已訖、而主稅寮不勘玄蕃寮帳、稱雜稻率分違格未塡沒署帳國司公廨夫國司所塡、不失格旨、所司勘出太涉苛酷、請令玄蕃每歲移送主稅、明知納否之狀、允之、十八年太宰權帥在原行平奏、管下六國、一歲所漕、對馬防人年粮穀二千斛、運費及雜用料穀穎三萬四千五十束、就中筑前筑後肥前豐前豐後、各三百二十斛、肥後四百斛、運費料一萬七十餘束、綱丁柁工水手百六十五人、徭稻三千二百八十束、〇按前後束數、蓋有誤、其所費大略如此、而自古來舟航艱難、歲中漂沒十之六七、故運輸之國、人民太減、檢領之島粮儲常空、謹按古典、延曆以前、六國遞輸年粮於壹岐、壹岐轉漕於對馬、而大同以來遂廢、夫壹岐課丁二千餘人、實係半輸、千人貢御油、千人進府儲油雜穀、

而島中除口分外、有水田一百餘町、今役課丁營水田、停其所進雜油雜穀、使六國輸之、停六國所運年粮、以壹岐營田穀充之、以其所返稻二萬九千六百四十餘束、供其費用、廷議謂宜試許二年、詔可、陽成帝元慶二年敕、京畿百姓調庸輸貞觀錢十五文者、宜更加十五文、三年讚岐言、本國課丁一萬三千人、管田一萬八千町、貢賦實踰他國、請準大國及下野例、免例損四十九戶、許之、永以爲

例、四字據延喜式太宰府以壹岐營田少利、轉漕亦難、請停營田、運六國正稅如舊、其年粮田地子、令島司依例勘納、藤原冬緒奏、近代用不動穀、歲或三十五六萬斛、新委絶乏、不支百分之一、況有損之年、總費近國不動、請割置官田於畿內、以穫稻若地子、量其便宜、以支公用、從之、四年先是播磨守橘朝臣信蔭委納官倉穀準穎四十萬束、臨沒遺命子經仁、請官注帳、至此經仁奏之、乃敕國司檢領附

帳、五年以前淡路守伴連貞宗請、附本國剩田穀穎四萬六千四百餘束於稅帳、三代實錄尋敕畿內曰、嚮所割置田四千町、令使佃其半、其餘田地子價直、從民所欲、地子自有式文、價直宜遵國例、凡細民好利而無智、牧宰宜用心教諭、令知公私共利之義、其穫稻地子帳、勘造別卷、附稅帳使、每年進官、凡其施行法、宜不論田品、每町給營料稻一百二十束、春發正稅、秋輸本倉、其獲稻自有常數、欲使

農民爭勵、宜減定上田三百二十束、中田三百束、或有營田去倉稍遠者、國司宜隨便建置小院、使易出納、以省民勞、太宰府言、日向自弘仁十三年、至貞觀十四年、正稅返却帳所載、應徵穀穎三百七十四萬八千四百餘束、自十五年至今年、未得勘帳、府國傳達、千里待報、任滿交代、常爲煩苦、請準筑後肥後肥前豐後例、不請府解、差國司上聞、許之、類聚國史又以讚岐申損田、其數過多、勘返二千町、

先是令飛驛貢匠丁百人、修朝堂院等、至是竣功、因減四十人、尋禁斷諸司諸院諸家諸寺徵物使等、究勘諸國貢調綱領、郡司雜任、六年太政官定紀伊浪民調庸、準土人輸絹綿、又但馬限二年、準伊勢尾張、代綾一匹、貢進生絹二匹、民部省言、式云、職田爲輸租田、方其未授、爲輸地子田、今檢畿內無主職田、納穀倉院、雖格式不載、既爲恆例、而至外國不問存亡、永爲租田、不唯違式、實爲公損、然

以無證驗、無由勘徵、請大納言已下諸博士有闕、令式部移送以備勘會、但其地子混正税、以存公益、又郡司遭喪、解任、或身故未補、空經年序、而所進租帳、不注其由、故不得勘出、實爲遺漏、請郡司有闕、每年三月内、令式部移送、其地子亦混正税、從之、至明年、太政官厨以地子減少、厨用闕乏、奏請追收前符、因敕令厨家檢納地子如故、八年以前遠江守藤原朝臣清保請注載其任中所積穀頴

三十二萬一千三百餘束於税帳、光孝帝仁和元年、以和泉請定官稻率頴十五束糙穀一斛尋遣使沽山城大和河内攝津官田、其和泉官田、聽二歳中納地子、紀伊言、貞觀中交替、有惡稻五萬七千九百餘束、既爲稟芥、不更出計、請準未納率、回成全物、許之、三年長門言、民部式曰、凡貢調庸者、長門限明年四月、伊豫限二月、但宇和喜多二郡三月、越後佐渡隱岐七月、自餘如令、又曰、未進調庸

物、宇和喜多二郡明年六月、越後佐渡隱岐十二月、竝晦日以前進訖、又齊衡二年格曰、當年未進、明年不究者、主計寮錄其數、三月以前移主税寮、即沒國司公廨、今案宇和喜多以三月爲貢調期、其究進猶在六月、本國以四月爲貢期、則究進之期宜有其程、而未有別制、但格文立沒公廨之限、是爲當年貢調諸國所設也、而今所司準諸國例沒收公廨、甚爲國宰之愁、請延究進之期、以免沒收

之責、因敕準越後佐渡等例、（準以下、據延喜式、）先是以太宰府年貢常違期、詔斷其罪、徵少貳以下少典以上贖銅、是歳以大藏省檢納調絹多麤惡、降貶少輔已下官各有差、又以伊賀伊勢等十餘國貢絹麤惡、敕責國司、每國賜正倉舊絹、依樣改作、（三代實錄、）宇多帝即位初、定國司任中有逋負者、返卻解由之制、至寛平二年、以諸國凋弊、不能遽徵收、更制、令後人辨濟、三年河内言、本國調錢逋負猥積、實繇

百姓諂詐不用命之故案戸令造計帳每年六月晦前京國官司責所部手實故左右京職準此法方進手實使貢調錢其不進者沒戸田號爲職寫以充公用本國例造計帳不進手實無備調物唯使郡書生勘造勘會多誤貢輸違期請方行計帳務令進手實且貢調物其不進者沒戸田爲國寫田詔可四畿皆準此例民部省言年中出舉雜用餘稻前司分付古稻後司相承立率爲穀如不遵行

者返卻稅帳從之先是太宰大貳藤原保則言調庸租稅國之大務逋負未納皆宜辨濟而租稅實有徵率至調庸則否請準租稅以立徵率奏可後據符旨執議縱橫或云以公廨本穎爲例或云計未進物數爲率至此民部省請立一定之制較準承和十三年格計未進數每歲徵十分之一後或以未進猥多率分殆過歲輸不堪徵納爲請至五年制自定格日每歲徵本年應輸十分之一封家未

進亦準此八年讚岐言調庸及例進雜物各造門文付綱丁送所司而頃年綱丁不出門文私自作解折留物數或望官職充贖勞之料或買雜物求貿易之利請令所司據門文檢納以絕其姦但有非常漂失者令進公驗隨狀審定從之餘國皆準焉醍醐帝昌泰元年備中言年料稅舂米以本年所舂爲明年料須年中辨濟至大炊寮大膳職雜穀諸司租舂大粮等亦皆載雜米鈔帳而雜穀以本

年正稅交易租舂大粮待官符到然後充行事自參差不能年中究濟故國司秩滿去任者無力辨濟加以鈔帳勘合稅帳而稅帳進官期在明年二月然則句勘之吏又年中不能勘鈔帳放返鈔請前司任滿者進納本年雜米雜穀令後司辨請返鈔許之諸國亦依其例延喜元年播磨言本國百姓過半補六衞舍人便稱宿衞不供課役領作田地不受正稅其所得穫稻皆納私倉稱本府物及徵

租賦、卽招羣凶陵辱國司、租稅專當、調綱郡司畏憚暴威、不徵實物、僅責契狀、因斯調庸違期未進、正稅乖法返擧、前後遷替之吏、以未進返擧等色、勘負前司、遂爲無實請張制科罪、以懲將來從之、諸國準此、二年制式云、國內官稻數少、出擧雜用不足者、預先申官、聽本年租收穎、封戶亦準之、而今偏依式文、妄稱徵穎、不行大粮、無充封租、其尤甚者、不復申官、事不得已、開不動以行大粮、割正稅

以充封租、公損之甚、莫過於此、宜使參河遠江近江美濃若狹越前加賀丹波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伊豫讚岐土佐等國、特加制過、若尚稱徵穎、不行二色者、處以重科、四年以民部請錄國郡貢調違期者、移大藏以便檢納、類聚三代格 七年令伊賀伊勢等二十七國輸年料別納租穀、充位祿季祿衣服等料、每國各有定數、參取延喜式、政事要略、江家次第、 十一年先是立諸國別納租穀之限、改定田租舂米法、如年料交易雜物、亦著之于式、而國司等乖格式、不割置別納之數、不勤備租舂之色、位祿主祿、經年不行、諸衛大粮、逐日難給、若交易物、稱正稅已盡、曾不貢進、恣充國中雜用、不顧公用闕乏、至此敕諸國稅帳、不立用別納穀租舂料及交易物直者、返却其帳、以懲將來、十九年勘解由使言、諸國所上不與前司解由狀、及檢交替使任用分付實錄等帳、注載田租穀穎、及租舂米等未納、其數巨多、並

皆當時國郡司所應徵納也、重審事情、懈怠之責、雖在前司、徵納之勤、宜屬後任、況前吏適會赦免、後人專務辦塡、但徵納多少、未立章程、或云令見任吏、徵塡率分、或云後司相承、依數徵塡、古今勘判、終無一定之例、今欲令守率塡納、而格式亦無準的、請田租未納、新定率法、準正稅率、每年塡納、永爲判例、從之、延長三年、主計寮言、謹檢案內、疫死百姓、課丁一分、不課二分、依符除帳、不補其替、以

其口分田地子混正税、而及班田日、即又給口分、非有戸口増益、徒加男女過給口分、況言疫死者、近歳増多、納貢減耗、莫不由此、又流疫二死、異名同實、而疫死分法、已載式條、至于流死、未見其例、請準疫死分法、同被免除、若其二死口分田地子、停混正税、便充價直、令交易進調庸及中男作物、然則本丁雖損、輸物自備、從之、著爲永式、但輸庸米者、其料舂米進之、著以下延喜式四年以諸國徭人雜散

有限、而立用之數、彼此不同、至于差充、或乖均平、較國宰造徭散帳、依實注進、主税寮奏、檢諸國損田目錄帳、或注八分損戸二千六百九十八烟、七分戸一千七十六烟、五分已上戸三百二十七烟、或注八分戸一千四百九十一烟、七分戸四百八十九烟、五分戸百七十一烟、或注七分戸、不注五分戸、如是而不止、調庸減少、國用闕乏、此實由損戸奏無準的也、請諸國損戸、三分論之、七分已上一

分、五分以上二分、以爲定例、若過此法、返却其帳、從之、政事要略明年定式、凡主税勘税帳、仍弘仁制、凡非有官符、輒減正税數者、返却其帳、令更改正、然後勘之、但除耗之分、不在此限、凡勘租帳、皆據當年帳、通計國内、十分以得七分已上爲定、若有不堪佃者、聽除十分之一、如過此限者、各申官聽裁、凡租帳注過分損并過分不堪佃者、返帳令改正、然後勘之、凡諸國申過分不堪佃田年租者、納官封

家、一同割充之、凡公田地子、仍弘仁制、若總計國内、不滿十分之九者、勘出令塡、但不堪佃聽除十分之二、其租一段穀一斗五升、町別一斛五斗、皆令營人輸之、凡畿内伊賀等地子、混合正税、其陸奥充儲糒及鎭兵粮、出羽狄祿、太宰管國充對馬島司公廨、外、交易輕貨、送太政官厨、餘國交易亦同之、但隨近及緣海國、舂米漕運、凡左右馬寮牧田地子、除例用遺國司交易輕物所送、以本寮返鈔、

勘會鈔帳。凡畿內官田地子。合耕種人依數糙納。每年附帳言上。凡無主品位田地子。納穀倉院。畿外諸國無主職田式部移主稅。納其地子。混合正稅。具錄田上中下及損益。若不塡去年勘出物者。拘留稅帳返鈔。凡諸國年料舂米。伊勢近江丹波播磨紀伊等。合四千七百九十斛。二月三十日以前運京。尾張參河美濃若狹越前加賀丹後。合五千一百二十九斛。四月三十日以前。但馬因幡美作

備前讚岐。合四千六百三十斛。六月三十日以前。備中備後安藝伊豫土佐。合三千七百四十一斛有奇。八月三十日以前。各以正稅舂運送納訖。其白米送大炊寮。黑米送民部省及內藏寮。若有未進者。準數奪專當郡司職田直。若不足者。亦沒國司公廨。凡年料租舂米尾張參河等十八國。合二萬四千五百斛。各以租穀內舂收。隨官符到進之。其有未進者。雖會恩赦。不可原免。凡年料別納租穀。

伊賀伊勢等二十五國。合十三萬三千七百二十九斛。隨官符到貢進。凡左右京五畿內調。一丁輸錢。隨時增減。其畿內貢雜物者。笠席薦櫃筥筍及陶器等。各有定數。外國百姓逃在畿內者。一丁輸錢二百五十文。庸一百二十五文。凡諸國調。兩面十一丁成疋。雜羅三丁成疋。二色綾十丁成疋。一窠二窠三窠。七窠。小花。小鸚鵡。薔薇。二花。菜花等綾。並上絲國七丁成疋。中絲國六丁成疋。但讚岐五

丁成疋。麤絲國五丁成疋。但相模三窠綾七窠綾。四丁成疋。續花綾。苽核綾。中絲國。野艸綾。麤絲國並三丁成疋。大結花。連水。小車牙。散花。單小蓮花。小結花等綾。上絲國。吳服綾。中絲國並三丁半成疋。各長六丈。廣一尺九寸。絹絁各長廣同上。廣絹長四丈五尺六寸。廣二尺五寸。並四丁成疋。長絹長七丈五尺。廣一尺九寸。長幡部絁長七丈。廣同上。並五丁成疋。綿紬三丁成疋。長四丈五寸。廣一尺

九寸、但西海道諸國長三丈九寸、貲布長四丈、廣二尺、望陁貲布長八丈、廣一尺八寸、竝皆四丁成端、細貲布長六丈五尺、薄貲布長八丈、廣各一尺九寸、小堅貲布長八丈、廣二尺、望陁布長四丈二尺、廣二尺八寸、廣布竝三丁成端、細布二丁成端、倭文調布竝三丁成端、各長四丈二尺、廣二尺四寸、但大隅薩摩調布四丁成端、狹布二丁成端、長三丈七尺、廣一尺八寸、絲一丁成絇、上絲四兩、中五

兩、麤七兩、各爲絇、疊綿二帖、細屯綿二屯、各三兩一分二銖爲帖、屯綿二屯、四兩爲屯、銀一分、鐵二廷、三斤五兩爲廷、米六斗、鹽三斗、其餘器物魚菜等、亦各有定數、其輸庸、一丁布一丈四尺、二丁成段、三丁成端、絲上二兩、中二兩二分、麤三兩二分、竝二丁成絇、綿五兩二分、但西海道五兩成屯、米三斗、鹽一斗五升、乾藍、橡、鮭、韓櫃等、各有數、但薩摩二丁席三枚、一丁紙七十五張、自餘雜物準此輸

二分調之一、壹岐對馬竝不輸庸、凡中男作物、一人輸絹三尺七寸五分、紙四十張、紅花二兩、東木綿苧各一斤、但備後安藝木綿八兩、斐紙麻三斤、穀皮三斤二兩、茜、熟麻、枲各二斤、麻、黃蘗皮、黑葛各五斤、其餘魚菜雜物等、各有定數、但飛驒陸奧出羽壹岐對馬等不輸、例調外又有夏調、皆貢絲、上絲十二國、中絲二十五國、麤絲十一國、絲外又有輸絹絁者、合三十九國、凡諸國調絹絁六丈之外、

令足褁匹、不限尺寸、凡練絲調絲、國使傜夫簡去疎惡、合四絲爲一縷、練染訖、更絡爲絇、凡京戶課丁、年傜六日爲限、凡點仕丁者、每五十戶二人、不點廝丁、其大替、前年四月、省預勘錄應點人數、申官下簿、國司計帳之日點定、十二月下旬以前、附綱送省、月內相替、令得給粮、但志摩飛驒陸奧出羽佐渡隱岐長門及太宰管內、竝不在點限、近國十月中旬、中國十一月、遠國十二月下旬以前進貢、

凡點女丁者、總計諸國、不得過九十人、但志摩飛驒陸奥出羽佐渡隱岐及太宰管内、並不在點限、凡神寺封丁、不得點衞士仕丁事力、凡飛驒每年貢匠丁一百人、其返鈔準諸國調庸例、凡衞士仕丁養物者、隨鄕所出、正丁七人半、總所輸徭分稻一百五十束、準當土估價、交易輕物及舂米所得之數、專入正身、女丁亦同、其檢納之事、委各本司本家、皆附貢調使申送省、但衞士各送本府、其逃人資物、各給替人、若無替人者入官、諸家封戶仕丁、不論逃否、皆給主家、凡衞士仕丁日功養物未進者、主計寮待本司本家移文、與調庸未進、移之主稅寮、即準未進數、沒國司史生已上公廨、混合正稅、凡諸國貢調庸者、越後佐渡隱岐長門伊豫等、並仍前式、土佐亦準伊豫、自餘如令、其陸奥出羽、便納當國、西海道納太宰府、凡未進調庸物、究進之限、伊豫宇和喜多兩郡越後佐渡隱岐等、亦並仍前式、長門依仁和例、凡諸國調庸米鹽者、令條期後七月内納訖、凡諸國調庸專當、差目以上并郡司少領已上強幹于事者、每年相換、但小郡二年差領、一年差主帳、其歷名附大帳使申送官、凡畿内調物、專當國司部領納京庫、其郡司不當入京、凡調庸及中男作物送京、差正丁充運腳、餘出腳直以資、凡貢調庸使、物之與帳、同領入京、不得先後零疊、腳夫苦久、凡調庸專當郡司到京者、使國司引見省、若有私還者、省錄歷名、九月三十日以前申官、凡去年勘出調庸物、令當年使、咸皆塡納、即收返鈔、凡違期貢調庸郡司、應決罪者、徒罪止杖一百、杖罪以下各減一等科決、但期月後十日、教喻不坐、凡吉野國栖、永勿課役、凡美濃坂本土岐大井驛子、並免課役、凡飛驒金山河渡子二人、免徭役、凡太宰及陸奥漏刻守辰丁各六人、俱免課役、凡諸國朝集稅帳雜掌各一人、上日百二十以上、

免其調庸、凡諸國國別置鼓生大角生小角生共十人、竝免徭役、凡諸國健兒、皆免徭役、唯志摩駿河武藏飛驒上野下野佐渡播磨長門阿波讃岐等國免徭、畿内免課役、凡伊勢齋宮、差神戸百姓一百三十二人守衞、仍免其庸、凡諸國容作兒、役畢歸國者、免當年徭、凡攝津堀江寺、充土人二人浪人十人、令護佛經、竝免課徭、凡太宰府鼓吹丁、筑前肥後各七十二人、筑後肥前各五十四人、豐前

豐後各三十六人、竝免徭役、凡每年所載蠲符雜色人數、大國五十人、上中下國遞減十人、凡春季破除者全免、夏季破除者徵調、秋季以後破除者全徵、延喜式 其法制詳備如此、然當時紀綱漸弛、國郡多事、日本紀略 扶桑略記 諸國調庸多過其期、使者不參、空送歲月、調綱郡司、進退任意、調物麤惡、逐日彌倍、或以甲年之物、稱乙年之料、或闕納官之數、成顧私之計、積習之漸、多致公損、舊制修理職所須年

料物、令諸國以正稅交易備進、此時諸國或稱省物煩、不立用直物、或雖用直物、不進正物、闕負重疊、無能究濟者、朱雀帝天慶二年、敕以職移文、令勘會稅帳、以矯其弊、四年主計寮言、諸國大帳所注年死丁、昌泰以往、國或二三百人以上、或七八百人以下、延喜以後、或五六百人以上、或三四千人以下、即以中男進正丁、隱首括出等、以勘其代、考檢大帳、似無公損、至勘調帳、多致減耗、其故何者、

準式條、率年中死數、免死丁年輸貢進調庸、追年多損、是不立率法之所致也、請準調庸丁數、以十分之一、爲年中死、造進大帳、若過此法、勘返其帳、不置勘出、加見輸丁、但國不及十分之一者、據前例勘定、若過例本數、一準上件、又方今諸國申逃亡者、國或一二百人、或五六千人、每至七年、咸除帳免調、由是課丁減折、貢物耗損、且除帳之日、依式移主稅寮收口分田、故所損調物、多闕年輸、請依

疫死等例、以口分田地子稻、交易其所當調物、但浪人無口分田者、須準除數令塡、竝可之、至明年頒下諸國、政事要略六年長門守橘奉胤言、去年到任、初行交替之政、前守任中、不勘四度公文、紕繆雜怠、觸事多端、自天慶元年至于四年、其所勘出、採銅鉛料、兵粮、修理國分寺料、過分不堪佃田三分一租穀、雜稻等穀穎二十萬九千八百三十餘束、糒三百斛、前守物部宿禰本與陳云、前前守任終承

平六年以來、國弊民疲、不能勤農、申不堪佃異損者、歲或三千七八百町、或異損一千八百町、租稅減耗、例用不給、然而殊施方略、年料銅鉛合四千三十餘斤、依數進納、已受返抄、至天慶二年、凶賊扇亂、專務警備、調庸公文、不遑勘濟、若不動糒穀、不待官符、充給兵食、言上待裁、而得替解任、已成闕怠、凡其雜怠、具載不與解由狀、言上已訖、夫前司雜怠如此、非後任所能辨、檢傍國例、雖無賊害、而

有雜怠者、皆請宣旨、置其勘出、令濟往年公文、況本國實遭掠奪、色目分明、請準諸國例、置勘出物、勘濟前年公文、以省員累、至八年許之、類聚符宣鈔時諸國凋弊、加以流賊之亂、東南諸國多被其害、日本紀略、扶桑略記、類聚符宣鈔是歲使大外記三統公忠、以上中麤無品不貢五等、勘諸國調庸、伊勢參河近江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紀伊阿波爲上、伊賀尾張遠江駿河美濃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丹波

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出雲播磨讃岐伊豫土佐爲中、伊豆甲斐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常陸信濃上野下野爲麤、安房飛驒長門爲無品、佐渡石見隱岐周防爲不貢、其參期改飛驒越前備中爲十月、餘同前制、拾芥抄村上帝天曆元年敕、調庸使者、物之與帳、同領入京、式條已存、而頃年諸國私置辨濟使、委托官物、巧成私計、調使空帶其號、奔競多失公物、或合謀於在下史生、以請返抄、或托事於暗愚

綱丁、不補欠物、府庫爲之空虚、公用依其闕乏、爾後宜停辨濟使、一依式條、合期入京、又因幡但馬等國、纔貢土產、不用蠶絲、織以草皮、徒有貢進之名、不中公私之用、是皆牧宰不加督察之所致也、爾後宜嚴加下知、令貢物必精好、凡其麤惡違期科責之法、一依延長五年符、四年敕大藏省曰、諸國調庸雜物、宜各守參期、全令貢進、而不勤見納、巧成返抄、公用闕乏、莫不由斯、卿已下知諸國、精好

合期、必令進納、然陵遲之漸、積習不悛、今須見進未進、合期過期等事、細錄上奏、一如大同三年格、隨其進納多少、以定功過褒貶、縱有他功、不勤見納者、抑其慶賞、以示懲誡、省宜始自今年、依宣行之、若有違越、處之重科、應和三年、大藏省奏曰、者承符見納未納、合期過期等、理須每國勘錄上奏、而本省所掌繁多、勘奏之事、懈緩不行、加之定行國司功過、專據二寮及勘解由使勘文、請自今以後、

成調庸日收之日、定三等法、注其面書、令所司勘申、依其勤惰、以正褒貶、仍須合期見納爲第一功、違期見納亦爲次功、自餘之吏、皆以爲劣、然則國宰自勵見納之勤、公用將免闕乏之患、又太宰府所貢絹綿、頃年空奉解文、不塡物實、或出代物、巧請返抄、因茲節祿希給、諸官多愁、今須解文下省之日、先納物實、奏其勘文、置之在下、暗致用盡、勞成日收、一切禁遏、長絕違濫、因制調庸交易雜物等、

必令合期進納、先格後符、嚴制稠疊、而頃年不守參期、多致違越、僅濟率分之數、都忘全納之期、倉廩已空、職此之由、爰至于神寺有限、國用無已、仰充在下、暗成日收、論之政途、尤多公損、非加懲肅、何改其弊、重下知諸國、始自明年、各守參期、全令進納、兼仰諸司、日收之面、明注見納、隨其勤情、以加褒貶、一如天曆格、其年料舂米雜穀、亦準此例、（政事要略）帝勞意於民事、勉務至夜、（古今著聞集）然承累世寬

弛之餘、積弊不能革、初自寬平以後、院宮司家、專張勢威、恣發徵物使、闌入國郡部內、妨奪官物、京戶子弟、及諸司雜任以上、王臣僕從等、移住外國、對捍宰吏、不輸租賦、加之諸國奸民、或託仕王臣家、妄稱家人、或補六衞舍人、偏稱宿衞、憑籍其威、爭遁課役、朝廷屢下令禁之、而不能止、(類聚三代格)至承平中、定太宰管內國司子弟、妨調庸租稅者、禁身言上之制、然無賴之徒、猶相結聚、畜養兵馬、橫行

管內、輕蔑官吏、掠奪官物、而無所憚、及帝時、畿內近江・丹波等百姓、亦猶巧遁課役、不輸調庸、因令檢非違使隨國移文、任法斷決、而奸猾侮法、譎詐增甚、拒捍租稅者、紛然而起矣、(政事要略)前制大藏省所納調庸雜物、割十分之二、貯之別庫、以供非常用、號曰率分、(參取西宮記、江家次第、二中曆、拾芥鈔)及此時調庸歲減、(政事要略)故有率分堂生草之譏矣、(古今著聞集)先是諸國有言損田不堪佃田者、發使檢覆、議定蠲免之方、

有欺妄者、峻法以罰之、然諸國率不以實奏、詐增其數、爭求減租、延喜中定諸國所言損不堪佃等田數、爲十分論、而所勘返者、一分以下除入已外、宥罪令塡納、過限者依法科決、而國司等猶無所懲革、帝卽位初、諸國申不堪佃過十分一者十餘國、皆勘返之、赦令明法博士議其罪、然亦下恩詔、終不寘於法、(政事要略)故是後諸國損田不堪佃田任意上奏、歲或至二十餘國、(日本紀略)國或及二萬餘町、朝

廷厭煩、不復遣使、準諸國所言之數、過分不堪免三分二、異損二分一、或三分一、若二分及一分大半、於是免租之法增濫矣、(北山鈔)華山帝永觀二年、主計寮奏、謹案事情、諸國大帳所立用不課八位蔭子、三宮舍人、諸司史生、事業、近衞兵衞門部、主政帳、帶刀、帳內、資人、神主、禰宜、祝部、陵戶、半輸初位子、學生、典藥生等、皆依省符免調庸、爲符損、符損之人、依符還本爲符益、然則損益相補、可無增減、

故式言、諸國大帳、課丁之數、有損者隨卽返帳、而啻勞勘籍之符、不顧還本之旨、諸國經年積漸之舊、課丁減少、不課甚多、況乎頃歲、諸國不待官省符、以往年例數注帳、寮須勘出徵其調庸、然而已爲勘例、不經申奏、事難準行、且二院四宮御封、諸公卿封戶、課所不足、民部常煩點充、請下宣旨、勘出往古不課半輸等所除之色、增益課丁、令進調庸、然則諸國有限辦濟、所司無煩充行、敕從之、一條

帝永延元年、制諸國牧宰得替之後、所濟勘文、皆注合期見進、諸司納物勘申之日、輸貢雜物悉稱未納虛耗、是則出納所司與進納國司、無心勤公、偏好謟詐之所致也、自今以後、年料率分調庸雜物、每至參期、必進解文、先經奏聞、卽下所司、仝以正色進納、若有難濟之色、國宰申請、聽其裁定、猶慣舊習、無改流弊、出納所司、科處無宥、但當日所納調物、辦官造目錄、別以奏聞、又年來調庸雜物、國

司動關進納、只益私門、永損公府、因下勘所司、上總能登兩國守介、不勤納物、解卻見任、自後諸國須一一糾彈、但積習之漸、流弊未改、宜下知諸國、令知此意、又頃年太宰府所進調庸貢物、藏人所例進雜物、并臨時召物春米、或纔進半額、或默不進納、而管內諸國牧宰、去任入京之日、所濟功績、併載府解、正稅不動、悉申擧塡新委之由、調庸雜物、皆載合期見進之勤、懈怠之責、獨在府司、論之法

條、罪科不輕、爾後尚有如此之類、重加科責、不曾寬宥、大貳以下、永停敍用、其奉使府司入京之日、多致欠失者、下刑官彈罪、長保五年、穀倉院言、耕織內无主品位田者、好托權勢、動成拒捍、不輸地子、春時稱舊作、以充他人爲愁、秋收致姧計、以遁徵使爲事、適示懲誡、還及鬪亂、前例畿內國司幷左右京職、申請官使、勘徵未進、請準其例、下宣旨於檢非違使廳、永定置使官人、勘徵拒捍未進者、以

令知皇憲之重、許之、政事要略 一條帝寬弘九年敕、年料舂米、進納立期、遲速之責嚴制頻下、勤王之吏、何忘章條、宜仰諸國新守參期限月以前、必令進納、依合期返抄、以定功過、三條帝長和五年、復申其制、若有違越、解卸見任、不敢敍用、後一條帝長元元年、制諸國得替年、大炊寮料米雜穀、令前司辨申物實、以日收分付後司、朝野羣載 後冷泉帝治曆二年、駿河守源成任言、坂東諸國調庸濟例、皆以絹一疋充準米三斛、而頃歲東大寺背法、以一疋充一斛、因茲前代國司、不濟公事、今成任殊勵微力、將進濟納官封家調庸、而本寺稱有前例減定其數、殆難致勘畢之勤、望請因準前前司藤原實範任中濟例、令致進濟、以勵奉公之節、明年敕東大寺、令注進子細、東大寺雜錄 當時莊園新立歲增、天下租田大半爲其所占奪、百姓亦供其使役、調庸課丁益減、若後朱雀後三條二帝、雖力矯其弊、竟不能回復焉、參取勘仲記、愚管鈔、神皇正統記、 及白河鳥羽間、莊園遂遍滿天下、國司所治、不過百中之一、神皇正統記 其莊園加納出作等田、雖不蠲課役者、姧猾或多不從國務、或私減率法、故租入無幾、國用日窮、壬生官務古文書 是後王制彌壞、租調庸舊法、無復存者、朝廷乃設棟別、有造社造寺造橋郎位等棟別 段米、有大嘗會造寺寧段米 段錢、有大嘗會造宮造社等段錢 夫役、有造宮役夫防河夫役 夫錢等目、以徵收焉、於是雜賦繁興矣、參取東寺文書、醍醐寺雜事記、尺素往來、園大曆、沙石集、東大寺要錄、東鑑、太平記、取於民者益煩、而入於官者益少矣、及覇府執政、依國衙莊園之舊、定其課法、事見于下、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六

賦役中　出舉

賦役之法、上世有調役、有租賦、有貢獻、其詳不可考焉、自大化以後、租調庸之制始定矣、

租取之口分田、調庸取之丁男、而貢獻蓋亦有損益、其田租經貯者、謂之大稅、又稱正稅、賦役之所最重、而更設出舉法、取利足用、其制頗有沿革、又有財物出舉法、今併錄其本末及稻數、次之以調庸貢獻、以見賦額槩數焉、持統帝元年、救免負債者自乙酉年以前利、（日本書紀）蓋此時已有出舉之法也、大寶制、凡公私出舉稻粟者、以一年爲斷、取利不得過一倍、其官稻半倍、並不得因舊本更令生利、及回利爲本、家資盡者、役身折酬、凡公私以財物出舉者、每六十日取利、不得過八分之一、雖過四百八十日、不得過一倍、及回利爲本、家資盡者準上、凡出舉者、任依私契、官不爲理、若違法責利、契外掣奪、及非出息之債者、官爲理、其質者非對物主、不得輒賣、若計利過本不贖、聽告所司對賣、即有剩還之、如負債者逃避、保人代償、凡出舉兩情和同、私契取利、過正條者、任人糺告、利物並給糺人、

（令義解）元明帝和銅四年詔、出舉私稻者、今後不得過半利、餘如令、明年以諸國郡稻乏少、用度廢闕、從太政官議、準國大小、割截大稅、轉爲郡稻、通出舉所息之利、以供費用、其割配本數、不得減損、立爲恆例、元正帝養老四年、太政官奏、除租稅外、公稻供國用者、槩皆無利、恐其頓絕、請命諸國、每歲出舉、十束收利三束、使歲中本利俱進、又檢和銅敕、出舉私稻、不得過半利、比來多違法制、臨時徵索、

不能償者、使其子姪易名重舉、姦詐如此、收利過本、積習成俗、極悖正理、請定其法、雖經年歲、不得過半倍、奏可、六年官又奏、定公私出舉利十分收三、（續日本紀）聖武帝神龜元年、令天下準國大小、割稅稻四萬束已下一萬束已上、每歲出舉收利、名曰國儲、供朝集使及非時差使、籍帳繕寫、除運調庸外向京擔夫等粮食、（續日本紀、延暦交替式、○按續日本紀作四萬束以上二十萬束以下、其數大異、未知孰是、）天平三年制、出舉收納國司長官

已下、以次出納、不得長頭一人專當、各緣事故不預出納者、不須連署、其有犯失者、署官準法徵科、（延暦交替式）六年太政官言、大和十四郡公私舉稻、愚民競借、及責徵不能辦、遂償田宅、而每歲回舉、取利過本、其父所負、徵之妻子、不知情者、其子所負責之父母、不解事者、凡如此類、一切禁斷、奏可、諸國皆準此、（五字據類聚三代格、法曹至要鈔、○至要鈔作七年、）九年以臣家私稻、貯蓄諸國、出舉百姓、求利交關、愚民等不顧後

害、乞貸求活、遂致流亡、下詔禁斷、犯者以違敕論、沒入其物、官人解任、十六年以紫香樂宮百官曹司未就、命給諸司公廨錢各一千貫、交關取利、以供公用、不得虧損其本、每歲具錄本利用數、申太政官、又詔諸國各割正稅四萬束、入之國分二寺、每歲出舉取利、以供造寺用、但志摩國分充尾張、壹岐島分充肥前、多褹對馬不在此限、（但以下、類聚三代格、）國分寺料始于此、十七年論定諸國出舉正稅、每國

有數、但多褹對馬並不入限、尋制停國儲、置出舉公廨稻、凡大國四十萬束、上中下國遞減十萬束、就中大隅薩摩各四萬束、飛驒隱岐淡路各三萬束、志摩壹岐各一萬束、若有正稅稀少、及民不肯舉者、不必滿數、其官物欠負未納類、以此填納、不許重請、（續日本紀、停國儲據延暦交替式、）孝謙帝天平勝寶三年制、出舉私稻、已有嚴禁、今聞京畿百姓、出舉穎稻、名曰錢財、償以正稅、姦詐如此、是國郡司不加教喻

之所致也、自後若有犯者、以違敕論、物皆沒官、國郡司解任、又富人出舉錢財、貧民以宅地爲質、其不能償者失業流亡、爲害實深、宜一切禁斷、（類聚三代格）六年敕、如聞諸國司等貪求利潤、舉稅多欺、宜正稅之利、舉十取三、廢帝天平寶字五年、越前加賀郡少領道公勝石出舉私稻六萬束、以違敕沒其利稻三萬束、是時私稻出舉、方爲嚴禁、藤原仲麻呂被上皇寵遇、故特聽舉稻、稱德帝神護景雲元

年、以淡路亢旱乏種稻、轉播磨加古印南二郡稻四萬束、出舉以救其急、光仁帝寶龜十年敕、頃年百姓競求利潤、或舉少錢貪厚利、或執重契責質財、未經數月、忽致一倍、窮民酬償、遂失其産、今後宜據令條、不得收過倍之利、若有背命者、科違敕罪、奪贓以賜告者、非對物主、責質亦同、又敕、出舉官稻、每國有數、其違犯者、罪之無赦、比年國司圖利、廣舉隱截愚民爭貸、不能報償、鬻田賣宅、奔竄他

鄉、民之受弊、莫此爲甚、今後隱截官稻者、從數科斷、永還里巷、以懲贓汙、桓武帝延曆二年、以京中諸寺貪求利潤、以宅爲質、回利爲本、綱維越法、官司阿容、下敕嚴責、自後雖經多年、不許利過一倍、犯者科違敕罪、官人解任、財貨沒官、七年制諸國進役夫者今年出舉、不論正稅公廨、減其息利、十束收三、其敕前過徵者、亦皆還給、八年以美濃尾張等大飢、遣使糴穀、始置救急稻、及後諸國皆置之、

出舉充用、（及後以下、延喜式、）九年敕、公廨之設、實補欠負未納、諸國明立舉式、聞國司既有欠物、猶得公廨、理須依法科罪、沒入官庫、但以國司有仕官之勞、無還家之資、故今立法制、有舊歲欠負未納者、宜每歲塡補、大國三萬束以下、下國五千束以上、附稅帳申官、若不循此制、返帳科罪、其本年逋負、據天平十七年式塡之、（續日本紀）十四年詔、出舉正稅、收半倍利、民不能償、多破産業、自後宜減省公廨雜稻

出舉息、率十束收利三束、以濟生民之弊、又
敕、準令、百姓負官物、身死者免徵、（準令以下政事要略）
今諸國百姓、出舉多受正稅、收納競報死亡、
由是課口隱沒、正稅損減、自非釐革、安絕姦
源、今後死者所負官稻、不合蠲免、尋以公卿
奏、權減諸國七大寺稻出舉之數、以息民勞、
（類聚國史）十六年敕、寶龜制、舉錢收利者、一據令
條、不得貪厚利、今聞公私違制、責利過多、爾
後宜限一年、收半倍利、雖積年紀、不得過責、

犯者罪準違敕、告者賞以贓物、（類聚三代格）又敕、
出舉息利、一從減少、塡納舊物、理須改張、宜
令大國一萬八千束已下、下國三千束已上、
每年徵納、其本年未納、一依前符、（延曆交替式）十
七年停出舉、公廨皆混正稅、無何復舊、（類聚國史）
十八年春、以不稔故、開出舉私稻之禁、其利
率十收三、過限者有罪、至六月復禁之、（日本後紀）
又敕、去歲制出舉正稅、給穀收穀、立爲恆例、
是在絕租稅耗損之源、改吏民塡備之弊、今

聞稻有早晚、各任土宜、而盡穎爲穀、種子難
辨、宜本稻收穎、利稻收穀、不絕本穎、同充種
子、凡承前之例、總納穎稻、計帳之日、更出爲
糙、甲乙所進、丙丁代糙、至有欠損、令其補塡、
富強拱手無勞、貧弱闔門受弊、自今以後、自
糙自進、本稻之外、不得收穎、其用盡舊稻者、
一依前符、若過限收穎、及遺舊稻者、國郡司
科違敕罪、損耗贓重者、計贓科之、後任國司、
阿容受領、亦與同罪、尋敕諸國違符旨、混糙

舊稻、甲乙相換、塡其欠分、當年租稅、猶未塡
納、舊歲欠損、亦已切徵、民之彫弊、職此之由、
宜加嚴制、不得更然、但所欠損者、各徵時官、
（延曆交替式）二十五年敕、從前出舉雜稻、收半倍
利、曩已改制、率十收三、意欲饒裕財用、阜安
黎元也、今聞富民貪得、貧民辛苦、闇愚之吏、
政乖公平、遂使閭閻凋弊、倉廩空虛、加以納
官稻、不蠲死者、思念孤獨、深可憫恤、宜論定
公廨雜色稻、收半倍利、死者所負、依舊蠲除、

勿徵、日本後紀帝世以隆平永寶錢、附左右京職、出舉收息、以充大學寮、三代實錄平城帝即位初、東海道觀察使藤原葛野麻呂言、延曆十八年制、出舉正稅、本稻收穎、利稻收穀、本稻之外、不得收穎、今國司等據此制、公廨利稻、年中雜用悉皆收穀、徒有民弊、曾無國益、請依延曆十一年符、雜用公廨、皆納穎稻、以省民勞、從之、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大同二年、東山道觀察使安倍朝臣兄雄奏、本道諸國正稅、請準戶

口數、增減爲舉、許之、類聚國史至明年、太政官議定、出舉正稅、使計國內課丁、量其貧富、出舉百束已下十束已上、以春夏二時、對檢班給、類聚三代格嵯峨帝弘仁元年、以大納言藤原園人請、出舉公廨雜稻利、復延曆十四年制、十束收三、但陸奧出羽不在此限、至後二國公廨稻、亦改爲小利、著爲永式、永式據延喜交替式二年常陸言、本國去京遼遠、貢調腳夫、資粮多費、靈龜中前守石川朝臣難波麻呂始置郡發

稻五萬束、每歲出舉、以利充粮、而大同中主稅寮以不被官符停之、請復舊以濟飢乏、許之、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是歲置修理國分寺料出舉稻、又給錢山城攝津河內、出舉以充隄防費、三年敕、伊勢多氣度會及飯高飯野等七郡神戶、以刑罰妨齋、故曩停出舉、自後借富民之財、至于報償、加利數倍、舉者有罪、償者受弊、自明年後、宜舉神稅外正稅十三萬三千束、以供齋宮用、日本後紀五年陸奧出羽按察使

文室朝臣綿麻呂奏、依延曆符、出羽宜割置剩田、以其地子充健兒粮料、而國無田可割、請準陸奧、出舉剩稻三萬七千餘束、以其息利充粮、從之、七年停多氣度會二神郡出舉正稅、十年禁錢利過半倍、及非理沽質、令一遵令條及寶龜延曆制、類聚三代格十一年制、諸司官舍置修理料、每歲出舉、以利修繕、三年之後、積利爲本、本即返庫、貞觀交替式十三年中納言良峯安世言、河內多諸家莊園、京戶之

數、過於土人、請不論彼此、營田一町者、出舉正稅三十束、允之、類聚國史淳和帝初年、越前加賀言、修理官舍料、既發十萬束、據格、前司輸料後司當修、適遭恩詔、悉從蠲免、請更發正稅各二萬束、以供修造、許之、其正稅之代、更出舉以填之、今後有請修理料稻者、出舉填納、亦皆準此、類聚三代格天長二年制、分割正稅、大國四萬束以下、下國一萬束已上、充修理池溝料、貞觀交替式池溝料始此、七年以大和費用繁夥、例舉不足、轉山城伊賀紀伊正稅五萬束、爲出舉料、尋加置出羽出舉論定稻六萬束、公廨稻十四萬束、明年增陸奧出舉公廨稻十三萬束、類聚國史仁明帝承和二年、班舉正稅十六萬束於備後安藝等五國、充鑄錢司俸料、續日本後紀五年安藝言、管內驛路多險、送迎之勞、實倍他國、請減公廨穎、加舉三萬一千二百束、以充驛子食、許之、類聚國史七年先是天長中、敕割諸國救急稻利三分之一、以

充文殊會料、至此更制、大上國各二千束、中下國各一千束、出舉取利、以加前數、續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八年太政官議、置右坊城出舉錢所於西市、續日本後紀至清和帝時、出舉法漸弊、返舉虛納、無國無之、未進未納、諸國皆是、貞觀四年、詔停畿內出舉、增倍田租、量要否給貸借、唯其國田少租乏、難支例用者、及燈分料稻、特仍舊出舉、因先使施行三歲、試其便否、已而國司有論新法不便者、乃敕復故、出舉正稅、十八年以太宰府請、運肥後正稅五萬束、加筑後出舉稻、以其例舉數不足也、陽成帝元慶三年、加賀請限二年割救急料稻一萬束、出舉以供修理官舍用、許之、五年敕割伊勢正稅一萬束、附太神宮司出舉、充修理齋宮雜舍費、六年但馬言、本國出舉正稅雜稻七十四萬束、頻經減省、見舉少數、請賜隣國穀、填舉足用、敕以丹後因幡不動穀一萬斛給之、先是伯耆言、本國仍遭凶歉、出舉減少、

請給隣國穀、勸勉農業、至此敕賜因幡出雲正稅三千斛、班給百姓、七年敕令備前割國司公廨稻十萬束、○本書作二萬束、今據類聚國史、別出舉收利、以充禦賊兵士二百二十餘人粮、光孝帝卽位、以大學頭藤原朝臣佐世言、分給新錢三十三貫於兩京職、出舉送子錢於大學寮、以充學生料、以舊舉錢天長以降已絕也、三代實錄宇多帝寬平六年、紀伊言、百姓不堪躬耕沽口分田、膏腴多歸富豪、出舉徒給貧困、

收納難濟、未進猥積、故前國吏量田疇之數、舉買耕之人、而諸司官人雜任、良家子弟、內外散位、院宮王臣勢家人等、多居部內、領作田地、至班舉日、負恃權勢、對捍國司、大妨政事、請不論土浪貴賤、準耕田數、段別五束以上、班舉正稅、若有對捍者、罰責收其穫稻、以補官物、從之、七年申禁王臣家出舉私稻求利者、又敕、出舉官物、正稅爲本、至雜稻猶枝葉、而今國宰意要剩物、方交替日、塡無實之雜稻、闕出舉之正稅、官物損耗、莫不由此、今後宜先割置正稅定數、以其餘辦各色雜稻、類聚三代格是時諸國凋衰、國司往往行權略、以濟時務、如其出舉法、國或有百十萬之官稻、其見所勘收者五十萬、其遺五十萬、卽爲返舉、畱在民身、唯納利稻、而其十萬爲剩物、返舉之民、不給見稻者貸借剩物、以辦公事、貸借無利正稅有利、給無利之實稻、充有利之虛物、官民僅以此相濟、出舉之弊極矣、菅家文草

醍醐帝延喜五年、以諸國因水旱若交替等欠、請減正稅者、後竟不舉塡、國用漸匱、制、當年例用所遺、明歲必令加舉、逐年塡納、令如式數、違者卻解由、以懲將來、類聚三代格其後定式、著出舉法、凡諸國所貯正稅穀、自非申官不得出舉、凡出舉官稻、皆據人多少、若可加減者、正稅公廨各須同數、凡伊勢三神郡及諸國神戶等、不出舉正稅、凡雜官稻雖請減省、不可減施藥院藥分稻、凡常陸近江越中

備前伊豫丹後等大學寮稻、舂米竝交易輕物送寮家、凡諸司公廨、限三年出擧、其本依數返納、仍以利爲本取息、凡太宰府修理館舍料稻利滿一萬束者停擧、（延喜式）凡官稻息利、十分之二、許納雜穀、大麥三斗當稻三束、餘各有差、及出擧依數返給、（延喜式、交替式）當時出擧稻、除正稅公廨外、雜稻色目甚多、而其供佛事者尤盛、（延喜式、參取和名鈔、）槩皆自前世所置、今錄其色目稻數于下、以見槩略、然如大學寮

料先已廢絕、（本朝文粹）卽諸國本稻、蓋不必若式所載也、及莊家興、則姦民皆借權勢、以拒班擧、（類聚三代格）故此後出擧本利、日以減少、（伊呂波字類鈔）而寺家猶有請以私稻混正稅、出擧以充佛事者、（朝野羣載）若權門勢家、恣擧私物、使神民惡僧等責徵、國郡病之、而朝廷不能禁遏、（勘仲記）至後世民閒出擧盛行、官但立法制、以禁姦利耳、其耗息不復關國家經費云、（東鑑、壬生官務古文書、）凡諸國出擧本稻、分爲正稅公廨雜色稻、修理驛家等料、及供佛事者、竝爲雜色稻、

山城正稅公廨各十五萬束、修理驛家、池溝、救急、交易蔛直及國分、嘉祥、海印、元慶、圓覺、東光六寺、幷文殊會等料、俱十二萬四千六十九束有奇、○（按和名鈔、正稅公廨與本書合、而雜稻作二十一萬四千七十九束三把、與本書大異、意和名鈔稻數、蓋據式文者、而往往有異同、豈二書傳寫之久、互有誤脫乎、將鈔本別有所據乎、今不可考、其有大差者、姑注于下、以供參考、餘從闕略、）

大和正稅公廨各二十萬束、修理官舍、池溝、救急及國分、豐山、壺坂、松尾、靈安、八島、子島

七寺、幷文殊會等料、俱十五萬四千六百束、

河內正稅公廨各十四萬九千四百七十七束、修理池溝、隄防、救急及國分寺、文殊會等料、俱十萬二千束、

和泉正稅公廨各八萬束、敕旨莊御稅、修理官舍、池溝、救急及國分寺、文殊會、卷尾寺觀音堂等料、俱六萬七千五百束、

攝津正稅公廨各十八萬五千束、修理池溝、救急及國分、大日二寺等料、俱十一萬束、

伊賀正稅公廨各十三萬五千束、修理池

溝、堰、河防、救急及國分寺、文殊會等料、倶四萬七千束、伊勢正税、公廨各三十萬束、修理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寺、修理志摩國分寺、文殊會等料、倶十二萬六千束、○和名鈔云、正公各四十萬束、雜稻八萬一千束、志摩正税穀一千二百斛、救急料五百斛、尾張正税、公廨各二十萬束、修理池溝、救急及國分寺、文殊會等料、倶七萬二千束、參河正税、公廨束數竝同尾張、雜稻不置俘囚料、餘同伊勢、倶七萬七千束、遠江正

税、公廨各二十八萬束、修理池溝、救急、夷俘、白羽官牧馬直、藥分及國分、大安二寺、幷文殊會等料、倶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束、○和名鈔、雜稻作三萬三千二百六十束、駿河正税二十三萬束、公廨二十五萬束、修理池溝、救急、俘囚、官牧牛直及國分、大安、藥師三寺、幷文殊會等料、倶十六萬二千五百三十四束、○和名鈔云、正公各二十八萬束、雜稻三萬三千二百六十束、伊豆正税、公廨各六萬五千束、○和名鈔公廨作六萬束修理池溝、救急及三島神、國

分、大安、禪院、國分二寺供養、三神寺、文殊會等料、倶四萬九千束、甲斐正税、公廨各二十四萬束、隄防、救急、俘囚及國分、大安二寺、文殊會等料、倶十萬四千八百束、○和名鈔云、雜稻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八束、相模正税、公廨各三十萬束、藥分、鎭守府公廨、修理池溝、救急、俘囚、官牧馬牛直及國分、大安二寺、文殊會等料、倶二十六萬八千一百二十束、武藏正税、公廨各四十萬束、藥分、修理池溝、救急、悲田、俘囚、敎旨繫

飼御馬秣、神崎牧牛直及國分、藥師、梵釋四王三寺、文殊會等料、倶三十一萬三千七百五十餘束、安房正税、公廨各十五萬束、修理池溝及藥師寺、文殊會、安居僧供等料、倶四萬二千束、○和名鈔云、雜稻五千束、上總正税、公廨各四十萬束、藥分、修理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藥師二寺、文殊會等料、倶二十七萬一千束、下總正税、公廨束數竝同上總、雜稻色目亦同、倶二十二萬七千束、常陸正税、公廨各五十

萬束、藥分、交易、大學寮、修理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大安、藥師三寺、文殊會等、料、倶八十四萬六千束、○按和名鈔、雜稻少五萬束、近江正税公廨各四十萬束、○和名鈔、正税作三十八萬五千束、大學寮、修理國府、勢多橋、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寺、崇福寺修理幷傳法會、梵釋寺、國興寺修理、淨福寺、延曆寺定心院西塔院、文殊會、造院等料、倶四十萬七千三百七十六束、美濃正税公廨各三十萬束、藥分、修理官舍、池溝救急、俘

囚及國分、藥師二寺、延曆寺總持院幷四王堂、文殊會等料、倶二十八萬束、飛驒正税公廨各四萬束、救急及國分寺、文殊會等料、倶二萬六千束、信濃正税公廨各三十五萬束、修理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興福二寺、文殊會等料、倶十九萬五千束、上野正税公廨各三十萬束、藥分、學生、修理池溝、救急、俘囚、敕旨御馬、敕旨繫飼御馬秣、占市牧牛直及國分、興福二寺、文殊會等料、倶二十八萬六千九百三十餘束、○和名鈔、雜稻少二千九百三十餘束、下野正税公廨束數竝同上野、雜稻色目同信濃、倶二十七萬四千束、○和名鈔云、雜稻三十八萬六千九百三十五束、陸奧正税六十萬三千束、公廨八十萬三千七百十五束、國司料六十四萬一千二百束、鎭官料十六萬二千五百十五束、學生、救急及祭鹽竈神、國分寺、文殊會等料、倶十七萬六千束、○和名鈔、正税闕、雜稻作九十七萬九千七百十五束餘、蓋誤、出羽正税二十萬束、公廨三十四萬束、○和名鈔云、正二十四萬四千三百二十束、公四十萬束、健兒粮、修理

官舍、池溝救急、國學生食料及月山大物忌神祭、文殊會、神宮寺、五大尊常燈節供、四天王修法僧供養幷法服等料、倶二十八萬三千三百九十二束、若狹正税公廨各九萬束、修理池溝救急及國分、京法華二寺、文殊會等料、倶六萬一千束、○和名鈔云、雜稻四萬束、越前正税公廨各四十萬束、藥分、修理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京法華二寺、文殊會等料、倶二十二萬八千束、加賀正税公廨各三十萬束、雜稻

色目同越前、俱八萬六千束、能登正税公廨各十五萬束、雜稻色目同若狹、俱八萬六千束、越中正税公廨各三十萬束、大學寮、修理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京法華二寺、文殊會等料、俱二十四萬四百三十餘束、越後正税公廨各三十三萬束、修理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京法華、西隆三寺、神宮寺觀音院、文殊會等料、俱十七萬三千四百五十五束、佐渡正税三萬八千束、公廨八萬束、修理池溝、救

急、俘囚及國分寺、幷本寺新造藥師佛燈分、文殊會等料、俱五萬三千五百束、○和名鈔云、雜稻十三萬三千五百束、丹波正税二十三萬束、公廨二十五萬束、修理池溝、救急、修理驛家、官舍及國分、圓成、鷄園三寺、文殊會、造院等料、俱十八萬四千束、丹後正税公廨各十七萬束、大學寮、修理池溝、救急及國分寺、文殊會等料、俱九萬一千八百束、但馬正税公廨各三十四萬束、修理池溝、救急及國分寺、文殊會等料、

俱六萬束、因幡正税公廨各三十萬束、雜稻色目同但馬、又置俘囚料、俱十一萬八百七十八束、伯耆正税公廨各二十五萬束、雜稻有藥分料、餘同因幡、俱十五萬五千束、○和名鈔云、雜稻十七萬二千束、出雲正税二十六萬束、公廨三十萬束、雜稻色目同伯耆、俱十三萬五千束、石見正税公廨各十五萬五千束、雜稻色目同但馬、俱八萬一千束、隱岐正税二萬束、公廨四萬束、雜稻色目又同但馬、俱一萬束、播

磨正税公廨各四十四萬束、施藥院、藥分、學生、修理驛家、池溝、道橋、救急、俘囚及國分、平等二寺、文殊會等料、俱三十六萬八千束、○和名鈔云、雜稻三十四萬束、美作正税公廨各三十萬束、修理池溝、道橋、救急、俘囚、施藥院及國分寺、文殊會等料、俱十六萬四千束、備前正税公廨各三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束、大學寮、修理池溝、救急、俘囚、修理驛家及國分、淨福二寺、文殊會、造院等料、俱十九萬四千三百四十

束、備中正税公廨各三十萬束、修造堰溝、驛家、救急、俘囚及國分、蓮嚴二寺、文殊會等料、倶十四萬三千束、備後正税公廨各二十四萬束、鑄錢司俸、修理池溝、救急及國分寺、文殊會等料倶十四萬五千束、安藝正税二十三萬束、公廨二十二萬八千八百束、雜稻色目同備後、唯無鑄錢司俸料、置驛子料、倶十七萬三千二百束、周防正税公廨各二十一萬束、雜稻色目同備後、倶十四萬束、長門正

税公廨各十一萬束、修理官舍池溝、救急、兵粮及國分寺、文殊會等料倶十四萬一千束、紀伊正税公廨各十七萬五千束、修理池溝、救急及國分、枯河金剛峯三寺、金剛峯寺燈分幷佛聖、文殊會等料倶十二萬八百十六束、淡路正税三萬五千束、公廨四萬五千束、修理池溝救急料及大和大國魂神祭料、國分寺、文殊會二料、倶四萬六千八百束、阿波正税公廨各二十萬束、修理池溝、道橋救急

及國分寺文殊會等料倶十萬六千五百束、讚岐正税公廨各三十五萬束、藥分、修理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寺、彌勒歸敬寺燈分、五大菩薩供養文殊會造院等料倶十八萬四千五百束、伊豫正税公廨各三十萬束、大學寮鑄錢司俸、修理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寺、文殊會等料倶二十一萬束、○和名鈔、雜稻多一萬束、土佐正税公廨各二十萬束、修理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寺、文殊會、修理安祥寺寶塔等料、

倶十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八束、○和名鈔、雜稻少四千九百五十束、筑前正税公廨各二十萬束、府官公廨、衞卒、隨日數有增減、下皆同、修理府官舍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寺、修理觀世音寺、文殊會等料倶三十九萬六十三束、筑後正税公廨束數竝同筑前、雜稻唯無池溝料、餘同上、倶二十二萬三千五百八十餘束、肥前正税公廨束數竝同筑前府官公廨衞卒、修理府官舍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寺、本國及壹岐島料、文殊會等料、

俱二十九萬二千五百八十九束、肥後正税公廨各四十萬束、雜稻色目同肥前、但無壹岐島料、俱七十七萬九千一百十七束、豐前豐後正税公廨束數竝同筑前、而豐前雜稻唯無俘囚料、餘同肥後、俱二十萬九千八百二十八束、豐後雜稻亦同肥後、俱三十四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束、筑前已下六國府官公廨總一百萬束、若不堪出舉、隨減之、日向正税公廨各十五萬束、修理池溝救急俘囚及國分寺文殊會等料、俱七萬三千一百餘束、大隅正税八萬六千四十束、公廨八萬五千束、雜稻唯無俘囚料、餘同日向、俱七萬一千束、薩摩正税公廨各八萬五千束、修理官舍救急及國分寺幷本寺十一面觀世音菩薩燈分、文殊會等料、俱七萬二千五百束、壹岐正税一萬五千束、公廨五萬束、修理池溝救急二料、俱二萬五千束、對馬正税三千九百二十束、延喜式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七

賦役下 調庸地子雜物貢獻物

調庸、大化制、始行田調、又有戶別之調、有調副物、庸收布米、後改田調、取男身調、廢戶別之調、大寶仍之、其庸槩收布、至養老、蠲副物及中男正調、更徵中男作物、其西海道諸國皆輸太宰府、而府進京庫、歲有定數、凡調庸作物等數、時有增損、其實不一、定今略擧延喜式所載物數、以備稽考焉、又有地子雜物、同時所定、併錄于此、山城調、廣席、狹席、折薦、葉薦、食薦、合三千六百三十四枚、損益隨時、餘國準此、大和調、箕一百四十枚、鍋、玉手、土師坏、閇坏、贄土師竈、竈子、甑、瓫、片坏、合八百七十八口、河內調、黑山席、折薦、葉薦、合一千六百三十三枚、柳筥、藺笥、俱十一合、贄土師鋺形、片盤、手洗盤、手湯瓫、鍋、大高盤、酒盞、汁漬坏、中片坏、吐盤、合二千四百七十八口、水椀、粥盤、俱一百二合、坏作土師酒盞七十六合、小高盤、中片坏、合七百三十口、攝津調、葉薦、折薦、合一千五百二十枚、明櫃、大小明櫃、折櫃、板笥、圓笥、大笥、脚短坏、筥坏、水椀、甗坏、俱三千三百二十九合、麻笥、陶爐、瓫、合七口、和泉調、藺笠四十六枚、藺笥、缶、俱一百四十二合、陶、池由加、瓺、𤭯、由加、脚短坏、酒壺、筥坏、多志羅加、大山罌、卬瓫、水瓫、大中小瓔、洗盤、平瓶、酒壺、○按酒壺兩出可疑等呂須伎、缶、蓋、高盤、山瓔、臼、水瓶、酒垂、祭壺、短女坏、小坏、𤭯、片盤、燈盞、合二千一百三十二口、五國自餘竝輸錢、伊賀調、一窠綾、二窠綾、絹、合二百四匹、數內輸白絹十匹、凡輸絹國竝準此、色絲、掾絲、練絲、練染役徭夫、餘國皆準此、俱四百二十絇、自餘輸絲布、庸白木韓櫃九合、

自餘輸米、中男作物、紅花七斤八兩、紙、茜、胡麻油、蜀椒、伊勢調、兩面、一窠二窠三窠薔薇等綾、帛、白絹俱三百五十二匹、白絲、及赤引、神服、御調等絲、合一千一百十絇、自餘輸絹鹽、庸、塗漆白木韓櫃俱二十三合、自餘輸米鹽、中男作物、紙、木綿、麻、紅花、茜、胡麻油、蔓椒油、雜魚腊、煮鹽年魚、雜魚鮨、滑海藻、地子雜物、米一百二斛、絹六十匹、地子雜物據政事要略、下皆倣此、志摩調、御取鰒、雜鰒、堅魚、熬海鼠、雜魚楚割、雜魚脯、雜腊、鮨、漬鹽雜魚、紫菜、海松、鹿角菜、海藻、海藻根、小凝菜、角股菜、於期菜、滑海藻、庸鮑、堅魚、鯛楚割、中男作物、雜魚腊、尾張調、兩面、冠羅、鼠跡羅、二窠三窠七窠薔薇等綾、帛、俱二百四十三匹、緋縹綠皁練等絲、合三百八十二絇七兩有奇、生道鹽一斛六斗、自餘輸絹絲鹽、庸、塗漆白木韓櫃俱十五合、自餘輸米鹽、中男作物、麻、黃蘗俱三百斤、紙、紅花、胡麻油、雉腊、雜魚腊、煮鹽年魚、雜魚鮨、地

子雜物、米油合一百五十二斛、參河調、襷羅、藻羅、一窠二窠等綾、俱二十二匹、犬頭白絲二千絇、雜魚楚割、鯛脯、鯛楚割、合二千七百四十一斤、貽貝鮨三斛六斗、自餘輸白絹、庸、塗漆白木韓櫃俱十合、自餘輸米鹽、中男作物、麻、黃蘗合四百斤、紙、紅花、席、胡麻油、蔓椒油、雉腊、雜魚腊、海藻、地子雜物、米油合三百二斛、遠江調、一窠二窠三窠七窠小鸚鵡薔薇、苽核、白赤、吳服、白赤等綾、御襪料白絹、緋縹橡等帛、合二百七十四匹、貲布十二端、自餘輸絹、但山香郡調庸輸布、庸、塗漆白木韓櫃俱二十合、自餘輸絲、中男作物、木綿、胡麻油、與理等魚腊、地子雜物、米、甘葛煎、種薑、合三百七十四斛六斗七升餘、駿河調、一窠二窠三窠小鸚鵡薔薇等綾、帛及橡縹皁等帛、合一百七十匹、倭文三十一端、堅魚、煮堅魚合四千五百四十二斤十三兩、自餘輸絁、庸、白木韓櫃二十合、自餘輸布、中男作物、手綱

鮨三十九斤十三兩餘、紙、紅花、火乾年魚、煮鹽年魚、堅魚煎汁、堅魚、地子雜物、甘葛煎二斗、堅魚六百斤、商布五百段、伊豆調、一窠二窠等綾、冠羅、緋帛皁帛合三十一匹、自餘輸絁、堅魚、庸布、中男作物、朮綿、胡麻油、堅魚煎汁、地子雜物、堅魚三百三十二斤、堅魚煎甘葛煎合三斗、絁十一匹、中紙五十帖、甲斐調、緋紺皁橡等帛合一百二十五匹、自餘輸絁、庸布、中男作物、紙、熟麻、紅花、芥子、胡桃油、鹿

脯、猪脂、地子雜物、絹四十五匹五丈、商布四百五十九段有奇、相模調、一窠二窠三窠七窠等綾、橡帛、黃帛、俱一百十一匹、紺布縹布俱一百端、自餘輸絁布、庸綿布、中男作物、紙、熟麻、紅花、茜、短鰒、堅魚、海藻、地子雜物、綿五百斤、武藏調、緋紺黃橡等帛俱二百四十五匹、紺縹黃等布合一百八十端、自餘輸絁布、庸布、中男作物、麻五百斤、紙、朮綿、紅花、茜、地子雜物、調布九百二十六端、細貫筵三十張、

豉一斛、安房調、緋細布、縹細布、細貲布、薄貲布、合二百八十九端、長鰒及鳥子、都都伎放耳、著耳等鰒、俱二百五十八斤有奇、自餘輸細布、調布、丸鰒、(○丸一作凡)庸海松四百斤、自餘輸布、中男作物、紙、熟麻、枲、紅花、堅魚、鰒、地子雜物、調布一百六十六端二丈有奇、東鰒二百斤、上總調、絁二百匹、緋縹等細布、貲布及薄細、小堅、望陀等貲布、紺縹等望陀布合九百九十九端、自餘輸望陀布、細布、調布、鰒、庸

布、中男作物、麻二百斤、紙、熟麻、白暴熟麻、枲、紅花、漆、芥子、雜腊、鰒、凝海藻、地子雜物、細布二十端、東鰒一百二十斤、商布二千八百段、下總調、絁二百匹、紺縹黃等布合一百三十端、自餘輸布、庸布、中男作物、麻四百斤、紙、熟麻、紅花、地子雜物、調布一千五十段、常陸調、緋紺黃等帛、絁及緋纐、長幡部等絁、合一千八百六十二匹、倭文三十一端、自餘輸絁暴布、庸布、中男作物、麻四百斤、苧、紙、熟麻、白暴

熟麻、紅花、茜、麻子、腊、鰒、地子雜物、商布二千五百段、近江調、二色綾九點羅、白絹帛及綠帛合一百九十二匹、柳筥、酒壺、水椀俱四百八十九合、缶、爐、瓮大小筥坏、深坏、麻笥盤合一千六百六十八口、自餘輸絹庸塗漆白木韓櫃俱三十三合、自餘輸米中男作物、黃檗三百斤、紙、胡麻油、醬鮒、阿米魚鮨、煮鹽年魚、地子雜物、米九百九十四斛一斗三升餘美濃調、白絹長絹帛及綠帛廣絁合四百四十

匹、絲二十二絇長席三百七十五枚、瓺、甖、由加、缶、酢瓶、深坏、箸壺麻笥盤、片盤、洗盤、手白髮瓶、水鉢、甖瓶、瓱油瓶、大瓶、高盤、雜坏、甘壺、酒壺、臼、清坏、足下坏、油坏、斐坏、乳戶、爐瓮、○爐一作爐筥瓶、後盤、酒坏比太爲瓶、大盤、池由加、小坏、叩瓮合七百三十六口、水椀、有蓋椀俱六十合、自餘輸絁庸塗漆白木韓櫃俱三十四合、自餘輸米中男作物、紙、金漆、胡麻油、荏油、煮鹽年魚、鮨年魚、鯉鮒鮨、地子雜物、米五

百九十一斛一斗、飛驒調不輸、但浮浪人輸商布、庸商布、地子雜物、商布五百段、信濃調、紺布、縹布合九十端、緋革五張、自餘輸布、庸布、中男作物、紙、紅花、麻子、芥子、猪膏、脯、雉腊、鮭、楚割、冰頭、背腸、鮭子、但浮浪人調庸輸商布、地子雜物、商布一千一百二段有奇、細貫筵二百張、上野調、緋紺黃橡等帛及絁合五百三匹、紺縹黃榛等布俱一百三十端、緋革十五張、自餘輸布、庸布、中男作物、麻一百五

斤、細町席、漆、紙、紅花、地子雜物、商布九百八十段、細貫筵、小町筵、食筵合七百九十枚、下野調、緋紺黃橡等帛及絁合三百八十五匹、紺縹榛等布合一百五端、自餘輸布、庸布、中男作物、麻一百五斤、紙、紅花、麻子、芥子、地子雜物、商布一千段、陸奧調、廣布二十三端、自餘輸狹布米穀、庸廣布十端、自餘輸狹布、米、出羽調庸輸狹布米穀、若狹調、絹、薄鰒、烏賊、熬海鼠、雜腊、鰒甘鮨、雜鮨、貽貝保夜交鮨、甲

鸁、凝菜、鹽、庸米、中男作物、紙、蜀椒子、海藻、鯛楚割、雜鮨、雜腊、地子雜物、絹二十匹、越前調、兩面、九點羅、一窠二窠等綾、白絹、帛及緋橡緑黃等帛合三百五匹、絲一百絇、自餘輸絹、庸塗漆白木韓櫃俱二十一合、自餘輸綿米、中男作物、紙、熟麻、麻、紅花、茜、黃蘗皮、黑葛、漆、胡麻荏吳桃子等油、吳桃子、山薑、海藻、雜魚腊、地子雜物、米四百二十斛、加賀調、小鸚鵡薔薇等綾、帛及緋黃橡等帛、白絹、合一百三

十八匹三丈、自餘輸絹、庸白木韓櫃八合、自餘輸綿米、中男作物、紙、茜、紅花、熟麻、吳桃子、荏油、海藻、雜魚腊、地子雜物、鮭三十隻、鮭子、米、合五十斛三斗、能登調、一窠綾、吳服綾、白絹、俱十三匹、熬海鼠海鼠腸合四百七斤八兩、自餘輸絹、庸白木韓櫃十七合、自餘輸綿、中男作物、席、韓薦、折薦、菅薦、漆、胡麻油、雜魚腊、鯖、地子雜物、米六十九斛六斗餘、越中調、白疊綿二百帖、自餘輸白細屯綿、庸塗漆白

木韓櫃俱四十六合、自餘輸綿、浮浪人各輸商布二段、中男作物、紙、紅花、茜、漆、胡麻油、鮭楚割冰頭背腸、鮭鮨、鮭子、雜腊、地子雜物、黑葛筥二合、納兒鮭楚割鮭俱一百五十隻、米六十三斛、越後調、白絹十匹及絹、布、鮭、庸白木韓櫃十合、自餘輸狹布鮭、中男作物、黃蘗三百斤、布、紙、漆、鮭內子并子冰頭背腸地子雜物、絹三十四匹、佐渡調庸竝輸布、中男作物、布、鰒、地子雜物、調布八十段、丹波調、兩面、

小許春羅、一窠二窠七窠等綾、白絹、帛及緑帛、合二百六十三匹、自餘輸絹綿、庸塗漆白木韓櫃俱四十二合、自餘輸米、中男作物、黃蘗四百斤、紙、黑葛、漆、胡麻油、蜀椒、平栗子、搗栗子、地子雜物、米油合二百二十一斛、絹九匹、黑十匹、丹後調、兩面、二窠三窠七窠薔薇小鸚鵡等綾、白絹、緋帛、縹帛、合七十匹、自餘輸絹綿、庸白木韓櫃二十合、自餘輸綿米、中男作物、紙、黑葛、漆、胡麻油、椎子、烏賊、雜魚腊、

海藻、地子雜物、絹五十匹、但馬調、九點羅、一窠二窠三窠薔薇等綾、白絹、帛及緋縹阜等帛、合四百二十一匹、自餘輸絹、庸塗漆白木韓櫃俱十合、自餘輸絹中男作物、黃檗二百斤、紙、漆、胡麻油、蔓椒油、搗栗子、煮鹽年魚、雜腊、鮨皮、海藻、地子雜物、絹四十匹、海藻大五十斤、因幡調、白絹、帛及緋縹黃橡阜等帛、合二百九十七匹、自餘輸絹、庸白木韓櫃八合、自餘輸綿中男作物、紙、席、紅花、胡麻油、黑葛、漆、海石榴油、平栗子、火乾年魚、鮨皮、雜腊、海藻、地子雜物、鮨年魚六斗、雜魚腊一百二十斤、絹四十三匹、伯耆調、白絹、帛及緋縹橡阜等帛、合三百五十二匹三丈、自餘輸絹綿鍪鐵、庸白木韓櫃九合、自餘輸綿鍪、中男作物紙、紅花、席、椎子、鮨皮、煮乾年魚、雜腊、地子雜物、鐵六百六挺、出雲調、白絹、帛及緋縹纁橡等帛、合二百三十二匹三丈、緋縹綠橡阜等絲俱三十五絇、烏賊鰒合四十四斤、自餘輸

絹絲、庸白木韓櫃十二合、自餘輸綿中男作物、紙、海石榴荏胡麻等油、薄鰒、雜腊、紫菜、海藻、地子雜物海藻一百十斤、鍪一千二百口、石見調庸竝輸綿中男作物、紙、紅花、薄鰒、雜腊、紫菜、地子雜物、綿二百五十四斤、隱岐調、御取鰒、短鰒、烏賊、熬海鼠、鮨腊、雜腊、紫菜、海藻、島蒜、庸布中男作物、雜腊、紫菜、播磨調、兩面、九點羅、一窠二窠三窠小鸚鵡薔薇吳服等綾、白絹、帛及緋縹阜綠等帛、合二百八十三匹、池由加、中由加、小由加、瓺、𤭖、缶、洗盤、有柄大中瓶、員瓶、大高盤、叩瓫、麻笥盤、臼、鉢、有柄酢瓶、無柄酢瓶、筥坏、樣筥坏、凡坏、片椀、小甖、無蓋椀、片盤、椀下盤、深坏、大小筥坏、菜坏、燈盞、合一千八百七十七口、酒壺、著乳瓫、大中壺、大盤、椀、小盤有蓋、齏坏、俱八百二十三合、赤土五斛一斗、自餘輸絹布鹽、庸塗漆白木韓櫃俱三十二合、自餘輸米、中男作物、紙、薄紙、簀、黑葛、蜀椒、胡麻油、雜腊、煑鹽年魚、鮨

年魚、地子雜物、米油合二百五十七斛、上紙二千張、美作調、白絹緋帛合三十五匹、緋綠縹皁黃橡練等絲合二百八十五絇、自餘輸絹鍪鐵、庸白木韓櫃九合、自餘輸綿米、中男作物、紙、茜、苫、黑葛、搗栗子、胡麻油、蔓椒油、地子雜物、絹三十匹、油六斛、備前調、白絹十匹、橡絲二十絇、瓺、甖、由加、瓮、水瓮、爐瓮、陶瓮、御埦、小甖、𤭯、臼、貟瓶、水瓶、大酒瓶、平瓶、筥瓶、醅瓶、麻笥盤、洗盤、片盤、脚短坏、樣足短坏、筥坏、

凡片坏合三千一百九十二口、猨膝研、大中小壺、埦、片埦、俱六百三十四合、自餘輸絹絲鹽、庸白木韓櫃十三合、自餘輸米鹽、中男作物、絹、苫、胡麻油、許都魚皮、押年魚、煮鹽年魚、雜魚鮨、地子雜物、米油合五百九十八斛、備中調、縹帛十五匹、緋綠縹黃皁練等絲俱一百七十五絇、自餘輸絹鍪鐵鹽、庸白木韓櫃六合、自餘輸米鐵、中男作物、黃蘗三百斤、茜、胡麻油、蔓椒油、漆、搗栗子、許都魚皮、押年魚、

煮鹽年魚、大鰯、比志古鰯、地子雜物、米油合一百三十二斛、鍪四百口、鐵二百九十挺、備後調、白絹帛合一百十匹、絲及縹絲合一百十絇、自餘輸絹鍪鐵鹽、庸白木韓櫃三合、自餘輸米鹽鐵鍪、中男作物、紙、朮、綿、紅花、黃蘗皮、黑葛、漆、胡麻油、押年魚、煮鹽年魚、許都魚皮、大鰯、雜腊、地子雜物、米一百三十斛、鍪五百口、鐵二百五十挺、安藝調、兩面、一窠二窠三窠薔薇等綾、白絹、帛合四百四十三匹、絲

及緋綠縹橡練等絲俱八百五十絇、自餘輸絹絲鹽、庸白木韓櫃十合、自餘輸絲鹽、中男作物、紙、朮、綿、紅花、茜、黑葛、胡麻油、脯、比志古鰯、地子雜物、絹二十匹、米油合三十六斛三斗、周防調、短席六百三十枚、自餘輸綿鹽、庸綿米、中男作物、紙、茜、黃蘗皮、海石榴油、胡麻油、煮鹽年魚、鯖、比志古鰯、地子雜物、白米六十斛、長門調、綿絲雜鰒、其大津阿武兩郡浮浪人調、充採銅鉛料、庸綿米、中男作物、紙、胡

麻油、薄鰒、雜腊、海藻、地子雜物、綿三百九十八斤、米三百斛、紀伊調、兩面、鼠跡羅、白綾及一窠二窠薔薇等綾、纁帛、緑帛、俱七十九匹、緋縹緑橡皁等絲一百絇、自餘輸絹絲綿鹽、鮨鰒、堅魚、久惠腊、滑海藻、浮浪人調庸輸錢、庸白木韓櫃五合、自餘輸綿米、中男作物、黃檗三百斤、龜甲十七枚、絹、綿、紅花、胡麻油、鹿脯、猪鹿鮨、堅魚、押年魚、煮鹽年魚、鯛楚割、大鰯、海藻、滑海藻、地子雜物、米油合六十一斛

五斗、淡路調、肉雜魚合二千三百斤、自餘輸鹽、庸米、中男作物、雜鮨、阿波調、兩面、四點羅、白絹、一窠二窠七窠薔薇等綾、合六十九匹、緋緑縹皁練等絲合一千八百五十絇、御取、細割、横串等鰒、堅魚、俱一千一百七斤餘、自餘輸絹絲、庸白木韓櫃十二合、自餘輸米、中男作物、黃檗三百斤、龜甲十三枚、紙、苫、麻子、閉彌蔓椒胡麻等油、短鰒、猪脯、久惠鱐、鰒腸漬、鮨鰒、鮨年魚、煮鹽年魚、雜魚、鮨、海藻、鹿角

菜、凝海菜、地子雜物、堅鹽、小麥、大小豆、油、合三十五斛、讚岐調、兩面、二窠三窠七窠小鸚鵡薔薇等綾、白絹、緋帛、縹帛、合一百十二匹、陶瓮、水瓮、瓮、大瓶、有柄大中小瓶、鉢、麻笥盤、大高盤、椀下盤、椀、齎坏、大小筥坏、合三千八十七口、壺、埦、大盤、俱六十四合、自餘輸絹鹽、庸白木韓櫃二十合、自餘輸米、中男作物、黃檗一百五十斤、紙、胡麻油、乾鮹、鯛楚割、大鰯鮨、鯖、海藻、地子雜物、米煎鹽合五百四十二

斛六斗餘、見絹一斛、○按見絹恐貝鮨之誤、今姑因舊文、鯖一百隻、伊豫調、兩面、九點羅、白絹、二窠三窠七窠小鸚鵡薔薇等綾、緋縹皁等帛、合一百三匹、長鰒短鰒俱三百六十六斤、自餘輸帛絹鹽、庸白木韓櫃二十八合、自餘輸米、中男作物、黃檗一百五十斤、紙、胡麻油、砥、短鱁、鮨鰒、煮鹽年魚、貽貝鮨、鯖、海藻根、海藻、雜海菜、地子雜物、米油合二百十三斛、絹十四匹、綿四千屯、土佐調、緋帛縹帛合四十五匹、堅魚八

百五十五斤、自餘輸絹、庸白木韓櫃十四合、自餘輸綿米、中男作物、龜甲十枚、紙、胡麻油、堅魚、雜魚鱐、煮鹽年魚、鯖、地子雜物、白米、煮鹽鮎、腸漬鰒、合一百八斛六斗、押鮎一百隻、薄鰒四十斤、筑前調、絲三十九約、貲布三十五端、綿紬五匹、席三百六十三枚、大小甕、瓮、麻笥盤、水椀、合七百七十五口、海石榴油一斛四斗餘、御取、羽割、葛貫蔭、鞭、腐耳等鰒、醬鮒、鮨鮒、海藻、俱一千四百十九斤餘、自餘輸

絹布鍫鐵鹽及短、薄、鮨、火燒等鰒、庸熬海鼠八百二十八斤、鹽三斛九斗餘、自餘輸綿布鐵米鹽、薄鰒、火燒鰒、雜魚腊、中男作物、木綿、穀皮、麻席、防壁、蒲薦、韓薦、苫、簀、漆、胡麻海石榴荏等油、鹿脯、鹿脂、押年魚、烏賊、鯛腊、雜魚楚割、腐耳、鮨、腸漬等鰒、鮨鮒、醬鮒、鹽漬年魚、海藻、筑後調、綿紬十八匹、貲布三十二端、自餘輸絹絲綿布、庸綿布、中男作物、穀皮、席、防壁、苫、薦、蒲薦、簀、漆、胡麻海石榴荏蔓椒等油、

酋鮒、雜魚楚割、雜腊、押、鮨、煮鹽、漬鹽等年魚、鮨鮒、地子雜物、絹四十三匹、肥前調、綿紬十八匹、貲布二十六端、御取、短、長、羽割等鰒、熬海鼠、合一千二百四十七斤餘、鹽四十五斛、自餘輸絹絲綿席、薄鰒、庸綿米、薄鰒、中男作物、斐皮、葉薦、苫、防壁、韓薦、蒲薦、折薦、簀、閉彌油、荏油、鮨鰒、腸漬鰒、地子雜物、絹二十匹、綿五百屯、肥後調、絹、綿紬、合二千六百十八匹、布、貲布、合一百五十七端、耽羅鰒、熬海鼠、鯛

腊、乾鮹、雜魚腊、俱一千一百七十四斤餘、自餘輸綿絲、庸布八十端、自餘輸綿米、中男作物、木綿、麻、熟麻、席、韓薦、蒲薦、防壁、折薦、苫、簀、黑葛、胡麻海石榴荏等油、鹿脯、押年魚、鮫楚割、蠣腊、煮鹽、鮨、漬鹽等年魚、破鹽、豐前調、綿紬十七匹、自餘輸絹綿貲布、烏賊、雜魚楚割、庸綿米、中男作物、防壁、韓薦、折薦、黑葛、黃檗皮、海石榴胡麻荏等油、烏賊、雜魚楚割、鹿猪鮨、漬鹽及鮨年魚、地子雜物、絹二十一匹、豐

後調絲四十八絇、綿紬十七匹、貲布二十端、御取、短、蔭羽、割、葛貫、耽羅等鰒、堅魚、合二百三十斤餘、小町席二十張、自餘輸絹、綿、布、薄鰒、庸綿、布、米、薄鰒、中男作物、熟麻、穀皮、黑葛、漆、蔓椒、海石榴、胡麻、荏等油、鹿脯、押年魚、堅魚、雜魚腊、鹿鮨、鮨年魚、煑鹽年魚、地子雜物、絹三十匹、綿十屯、日向調、絲十八絇、自餘輸綿、布、薄鰒、堅魚、庸綿、布、薄鰒、中男作物、斐紙、麻、熟麻、茜、胡麻子、大隅調庸並輸綿、布、中男

作物紙、薩摩調鹽三斛三斗、自餘輸綿、布、庸綿、紙、席、中男作物紙、壹岐調、大小豆、小麥、合五十四斛二斗、自餘輸海石榴油、薄鰒、對馬調輸銀、太宰府調銀八百九十兩、深紫、淺紫等。帛、深緋、淺緋、緋等綿紬、及紺紬、合二百五十匹、白貲布、及深紫、淺紫、深緋、淺緋等貲布、合一百五十端、紫、緋、纈、畫洗、白等革、合二百六十張、海石榴油十斛、席二千枚、其他調絹三千匹、調絲及隼人調布、地子雜物、絹五百匹、綿四千屯、除府儲雜用外、並輸京庫、（延喜式）

貢獻、凡諸國所産、禽獸艸木、魚介、金石、器用之屬、任土作貢、以供國用、其法權輿乎神代、而歷朝立爲常制、若其蕃國貢物、雖有非常貢者、藏諸御府、以助經費、在上世爲尤盛、事已見紀傳、而今復略擧其本末、以見古今沿革焉、其馬牛及金銀銅鐵等、並見下、太古皇孫御下土、志摩始獻御贄、諸國苞苴之貢、實始于此、（日本書紀、古事記、）而志摩歲貢、至後世尚爲

恆例、（三代實錄）太祖卽位、詔齋部諸氏、貢進神寶、此後齋部之裔、在出雲者貢玉、在阿波者貢木綿麻布、在讚岐者貢矛竿、在東國總結城等地者貢麻穀、皆常調外所貢、以供祭祀、世世無絶矣、（古語拾遺）垂仁帝遣田道閒守於常世國、求非時香果、（日本書紀）其後有橘守氏、蓋掌貢橘子、（姓氏錄）景行帝幸筑紫、有獻魚狀類鱒者、（釋日本紀引肥後風土記）謂之腹赤魚、腹赤之贄本于此、（年中行事秘鈔、公事根源、）吉野國樔之獻醴酒及栗菌年

魚、始於應神帝、貢氷起於仁德帝、此時有獻鷹者、始置鷹甘部、諸國御鷹之貢、蓋亦起此、諸國以下、續日本後紀、而歷朝又有犬馬器翫之獻、清寧帝嘗詔停焉、若夫蠻夷之貢獻、其來亦尚矣、崇神帝時、任那始朝貢、垂仁朝、新羅王子天日槍歸化、獻其寶物、及三韓內附、厥常貢有金銀彩色綾羅縑絹、而雜寶藥物珍禽奇獸之類、累世來貢、不遑枚舉、應神朝、東蝦夷始朝貢、是後世底昆布之貢、是後以下、續日本紀、仁德朝、吳人始入貢、日本書紀、孝德帝時、耽羅人來貢、扶桑略記、齊明帝時、耽羅始朝貢、日本書紀、文武帝三年、多褹夜久奄美度感等人來獻方物、此後多褹島貢鹿皮、以爲恆例、此後以下、三代實錄、先是土左下總獻牛黃、近江白礬石、金青、伊勢朱沙、雄黃、常陸備前伊豫日向並朱沙、安藝長門金青、綠青、豐後眞珠、下野雌黃、以爲土貢、續日本紀、及大寶立制、凡諸國貢獻、納諸大藏省、諸蕃貢物、納諸內藏寮、諸方口味、掌諸宮內省、

藥物、掌諸典藥寮、凡諸國貢物、皆盡當土所出、其金銀珠玉、皮革羽毛、錦罽羅縠紬綾、香藥彩色、服食器用、及諸珍寶之類、皆準布爲價、以官物市充、不得過五十端、其所送之物、但令無損壞穢惡、不得過事修理以致勞費、凡土毛臨時應用者、並準當國時估價用郡稻、令義解、凡諸國輸藥之處、置採藥師、令以時採取、其人功取當處隨近配支、令集解、政事要略、並引醫疾令、慶雲元年、越後貢兎毛布一張、金鋪二枚、扶桑略記、元明帝和銅六年、令大和參河獻雲母、伊勢水銀、相模石硫黃、白礬石、黃礬石、近江慈石、美濃青礬石、飛驒若狹並礬石、信濃石硫黃、上野金青、陸奧白石英、雲母、石硫黃、出雲黃礬石、讚岐白礬石、是歲、右京人支半于刀、河內人刀母離余叡色奈、俱染作暈襇色進、獻、續日本紀、初文武朝、遣使諸國造酥、至此使七道諸國貢酥、政事要略、後爲定例、類聚三代格、延喜式、聖武帝神龜五年、先是孝德朝、罷任那之調、中

宗時、百濟高麗相踵而亡、朝貢遂絶、日本書紀新羅雖時入貢、比前世亦太衰、至是渤海始朝貢、其貢獻有大蟲皮、羆皮、豹皮、貂皮、人參、蜜等物、天平二年制、諸國所出珍奇口味等物、國郡司蔽匿不進、或有因乏少而不進者、自後不限驛傳、任便進貢、是歲始令諸國以職封及大臣封戶庸物價、歲買進草藥、以充皇后宮職施藥院、是後例貢存廢不一、稱德帝復位初、停諸國御贄雜肉魚等類、續日本紀桓武

帝延曆十一年、以路程遠隔、停相摸獻橘、伊豫獻瓜、十七年停伊勢美作等早栗之貢、類聚國史平城帝大同元年、停諸國雜贄腹赤魚、朮蓮子等、以省民勞、嵯峨帝弘仁六年、令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等始貢茶、歲以爲例、日本後紀又敕定貢酥期、皆以十一月以前進納、若有物實不好及後期者、國司及使者五位以上、處違敕罪、六位已下、不論蔭贖、決杖六十、類聚三代格淳和帝天長八年、廢太宰府例進鹿尾

脯等御贄、類聚國史仁明帝卽位、歲飛驛貢松實御贄、續日本後紀承和五年制、諸國年料雜藥違期未進者、拘留醫師公廨、待返鈔了、然後充行、以爲恆例、若國司寄言醫師、怠惰闕貢者、量情科決、續日本後紀、貞觀交替式、尋制、太宰府例進緋綿紬一百端、今定紺紬十端、黑緋紬四十端、緋紬五十端、畫革五十枚、今定白革三十枚、畫革二十枚、七年令太宰府停止例進朴消、十二年定東山道諸國貢御鷹熊膏昆布藥

草等使者之制、續日本後紀又以諸國貢酥違期、或進麤品、申弘仁制、類聚三代格清和帝貞觀元年敕、停諸國歲貢御鷹、七年制、貢酥違期者、五位已上、全奪位祿、六位已下、折取公廨五分一、以前制太重改之也、前制已下、類聚三代格、十八年以肥前松浦郡庇羅值嘉二鄉、地居海中、多產奇石香藥、立爲一島二郡、置島司郡領、令任土賦貢、陽成帝元慶六年、敕近江伊賀伊勢諸國、驛送志摩歲貢御贄、光孝帝仁和

二年、定太宰府例貢小柑子期限十一月、三年制、信濃例貢梨子大棗吳桃子雉腊、別貢梨子大棗等、以十月爲期、先是太宰府歲貢鸕鷀、以陸路多煩、令從海路、至此以託言風浪、動致違期、復令由陸路、是歲以美濃下野等十一國、貢酥違期、依法處分、三代實錄 至延喜凡貢獻物數、皆著之式、其目有例貢、有別貢、有交易雜物、皆以正稅若地子買進、諸國例貢御贄、有旬料節料年料、旬料節料、詳見供御條、其年料進大膳職者、山城郁子四擔、葍子一擔、覆盆子一棒、楊梅子三擔、平栗子十斛、大和葍子一擔、楊梅子二擔及榛子、河内葍子、楊梅子、椎子、花橘子各一擔、覆盆子一棒、蓮根五百六十節及木蓮子、攝津葍子花橘子各二擔、覆盆子楊梅子各四擔、和泉楊梅子一擔、伊賀甘葛煎一斗、伊勢椎子二擔、遠江甘葛煎二斗、甘子四擔、駿河甘葛煎二斗、甘子七擔、伊豆甘葛煎二斗、甲斐青梨子

五擔、相模橘子十擔及甘子、近江郁子二輿籠、出羽甘葛煎二斗、越前甘葛煎一斗、薯蕷二擔、薯蕷子二棒及椎子、越中越後甘葛煎各一斗、丹波甘葛煎六升、甘栗子菱子各二棒、擣栗二斛一斗及平栗子、椎子、丹後甘葛煎一斗、但馬擣栗子七斗及甘葛煎、因幡甘葛煎一斗、平栗子五斗、椎子一擔、梨子二擔及柑子、乾棗、出雲甘葛煎二斗、播磨椎子一擔及擣栗子、美作擣栗子七斗及甘葛煎、備中甘葛煎一斗及諸成、○按和名鈔、諸成作諸生、即胡頹子也、紀伊甘葛煎七升、阿波柑子四百顆、甘葛煎一斗五升、其他加賀能登備前並輸甘葛煎、太宰府甘葛煎七斗及木蓮子、木蓮子、採於筑前及壹岐島、貢其上好者、職皆檢收付内膳司、但甘葛煎進藏人所、其貢内膳司者、山城冰魚鱸魚及山蘭二斗、大和乾鼈四擔、攝津擁劍、皮蘭、和泉鯛鰺、伊賀鮓年魚鹽塗年魚各二擔、伊勢鯛春酢、鮨年魚、各四擔及蠣礒蠣、志摩深海松、尾

張爲伊、白貝、蠏蜷、各二擔、雉腊十八籠、參河稚海藻一擔、遠江稚海藻、下總亦貢六籠、常陸雜海藻二擔、近江煑鹽年魚二斛及鮒鱒、阿米魚、冰魚、美濃鮨鮒十八缶、火乾年魚一擔、鮨年魚四擔、信濃例貢梨子三擔、乾棗、姫胡桃子、楚割鮭、各一擔、別貢梨子三擔、大棗一擔、陸奧索昆布、細昆布、廣昆布、合一百八十二斤、若狹生鮭三十九隻、山薑四斗五升、稱海藻十二斤及毛都久、於己、越前稱海藻

二擔、生鮭三十六隻、山薑四斗五升及鮭兒冰頭背腸、能登稱海藻一輿、越中稱海藻雉腊各一輿、越後楚割鮭八十隻、鮭兒冰頭背腸各四斗、佐渡稱海藻一擔、丹波生鮭十八隻、鮨年魚鹽塗年魚各二擔、丹後生鮭三十六隻、冰頭背腸各一壺、山薑同若狹、小鯛腊一斛二斗、但馬稱海藻四擔、生鮭三十六隻、鮨年魚二缶、山薑同丹後、因幡稱海藻十二籠、生鮭三十六隻、山薑同但馬、伯耆稱海藻

海藻根各一擔、播磨鮨年魚二擔、美作鮓鮎、備前冰頭二十缶、備中煑鹽年魚八缶、長門稱海藻一百四籠、紀伊鮨年魚二擔、讚岐鯛鹽作二十隻、白乾十二籠、土佐押年魚一千隻、煑鹽年魚五缶、太宰府調、御取鰒、短鰒、薄鰒、陰鰒、羽割鰒、火燒鰒、合二千二百九十二斤餘、中男作物、鮒鮨、鮨鰒及腸漬甘腐等鰒、合六百八十斤、別貢鮨年魚、煑鹽年魚、内子鮨年魚、合一千九十八斤、鯛醬、肉醢、蒜房漬、

俱二斛二斗八升、雉腊一百八十翼及腹赤魚、腹赤魚、筑後肥後所進、其數隨得、皆收贄殿、充供御、但腹赤魚收本司、其別貢雜物輸民部省者、紙麻則伊賀備前各五十斤、伊勢近江各一百十斤、尾張備中各九十斤、參河十斤、美濃六百斤、出羽若狹越前各一百斤、丹波但馬因幡伯耆美作紀伊阿波各七十斤、播磨二百十斤、讚岐一百五十斤、斐紙麻則丹波阿波讚岐伊豫各一百斤、備後周防各二百斤、筆則

伊勢尾張駿河相模武藏上總下總上野下野陸奧備前伊豫各一百管、參河美濃各一百五十管、遠江一千管、甲斐三十管、常陸三百管、近江二百管、信濃播磨各一百三十管、越前出雲各五十管、但馬因幡伯耆阿波各八十管、美作六十管、墨則丹波二百挺、播磨三百五十挺、青木香則尾張一百六十斤、相模八十斤、美濃三十斤、馬革則尾張六張、近江十七張、美濃二十四張、但馬十一張、播磨三十二張、阿波十張、黃楊則參河土佐各六枚、零羊角則遠江駿河伊豆相模近江陸奧安藝土佐各四具、甲斐美濃信濃上野越後各六具、出羽若狹越前各十具、越中二具、美濃又輸支子二斛、甘葛汁則伊豆二斗、越前一斗、胡桃子則甲斐一斛五斗、牧牛皮則上總下總備前各六張、長門八張、讃岐十張、伊豫三張、相模亦貢之、下總又輸牛角十二具、伊豫輸檳榔櫛二百枚、膠則武藏五十斤、上野十二斤、麻子則武藏六斗、下總常陸各七斗、下野三斗、武藏又輸麻黃五斤、下野麻紙一百張、樺皮則信濃二圍、上野四圍、信濃又輸木賊二圍、上野杏仁三斗、栢則丹波一百二十俵、播磨一百俵、掃墨則丹波一斛、播磨二斛、丹波又輸漆二斗七升、長海松則安房貢六籠、鎌垣船紀伊貢九隻、太宰府所輸則兔毛筆鹿毛筆各五百六十管、墨四百五十挺、斐紙麻紙各二百張、斐麻二百斤、麥門冬二斛二斗、紫草則日向八百斤、犬隅一千八百斤、犬隅又貢青砥二百顆及赤木、(赤木出南島、隨得貢上、)例貢酥亦進民部、諸國各依番次輸轉進貢、皆以十一月以前爲限、但出雲限十二月、其製酥肥牛取乳、日大八合、瘦牛減半、乳大一斗煎爲酥大一升、每壺各一升、有大升、有小升、其以丑未年貢者、伊勢大七壺、小十一壺、尾張大五壺、小十壺、參河遠江並大四壺、小十壺、駿河大四壺、小八壺、伊豆小七壺、

甲斐小十壺、相模大六壺、小十壺、以寅申年貢者、伊賀小七壺、武藏大七壺、小十三壺、安房小十壺、上總大七壺、小十壺、下總大八壺、小十二壺、常陸大小各十壺、以卯酉年進者、近江大七壺、小十一壺、美濃大七壺、小十壺、信濃上野各大五壺、小八壺、下野大五壺、小九壺、若狹小八壺、越前加賀各大六壺、小九壺、以辰戌年進者、能登大三壺、小六壺、越中大四壺、小六壺、越後大四壺、小七壺、丹波但

馬因幡伯耆出雲竝大三壺、小八壺、丹後石見竝大二壺、小六壺、以巳亥年進者、太宰府大十五壺、小二十壺、及大五合者三十五壺、以子午年貢者、播磨大六壺、小九壺、美作大三壺、小八壺、備前備中竝大二壺、小八壺、備後紀伊竝大二壺、小五壺、安藝大二壺、小六壺、周防小六壺、長門小八壺、淡路阿波土佐竝大四壺、小六壺、讚岐大五壺、小八壺、伊豫大四壺、小八壺、但志摩飛驒陸奥出羽隱岐

佐渡、不預貢例、貢氷、主水司掌焉、氷室在山城大和河内近江丹波、其充供御、起四月一日、盡九月三十日、四九月日別一駄、以八顆爲駄五八月二駄四顆、六七月三駄、中宮五八月日別四顆、六七月六顆、其進物所所須者、日別又有定數、東宮五六〇六蓋八之訛月日別四顆、六七月六顆、齋内親王妃夫人尚侍、起五月盡八月、日別一顆、其雜給起五月五日、盡八月三十日、日別各有定數、交易雜物、山城大

小麥、大角豆、胡麻子、荏子、合四十七斛、大和大小麥、萱子、大角豆、合十八斛六斗七升有奇、河内大小麥萱子合三十八斛五斗、薦二千五百枚、和泉小麥二十五斛、攝津大小麥萱子合三十九斛、薦一千五百枚、伊賀白絹十二匹、鹿皮二十張、尊二合、伊勢白絹及絹合三百十二匹、水銀四百斤、尊二合、鹿角菜二斛、青苔、海松、凝菜、於胡菜、鳥坂苔、海藻根、那乃利曾、合二百二十五斤、志摩大凝菜三

十四斤、白玉一千顆、尾張絹白絹合一百六十二匹、油及稗子、胡麻子、荏子、鹿角菜、合十九斛、尊二合、苧及凝菜、於胡菜合二百十斤、鹿皮革合三十張、鹿角十枚、參河白絹一百二十匹、鹿革六十張、尊二合、苧及海松、凝菜、海藻根、青苔、鳥坂苔、於胡菜、那乃利曾、合三百六十斤、黍子、胡麻子、鹿角菜、合二十五斛、遠江絹六十八匹、鹿皮革合四十張、苧、木綿及凝菜、海藻根、乾薑、合七百四十斤、尊二合、胡麻子種薑合十二斛、大匏三十口、駿河絹二百匹、商布二千一百段、鹿革四十張、尊二合、伊豆猪鹿皮合四十張、堅魚煎汁一斛四斗六升、又輸檑子四合、以下七國並同、甲斐商布四千一百段、牛皮鹿革皮合四十三張、紫草八百斤、猪脂一斗、相模商布六千五百段、布一千五百端、鹿皮革各二十張、鍬十具、鹿角十枚、牛皮十二枚、豉二斛五斗、紫草三千七百斤、武藏絁五十匹、布一千五百端、商

布一萬一千一百段、豉六斛五斗、席及龍鬢細貫等席合五百六十枚、鍬二十具、牛皮二枚、鹿革皮合七十五張、紫草木綿倶三千六百七十斤、安房商布二千二百八十段、鹿革二十張、上總絁五十匹、商布一萬一千四百二十段、布一千五百九十端、鑣二十具、腐革洗革鹿皮合一百五十八張、鹿角十枚、木綿四百七十斤、下總布一千五百九十端、商布一萬一千五十段、鹿革皺文革合三十張、紫草二千六百斤、常陸絁一百匹、布四千端、商布一萬三千段、庸布七百段、鞍橋及鍬合三十具、牛皮鹿皮洗革合一百二十九張、鹿角十枚、席六百枚、紫草三千八百斤、大瓢十口、近江白絹十二匹、暴黑葛三十斤、刈安草五百圍、暴皮十張、油及大豆、醬大豆、胡麻子、合八十七斛、尊二合、隔三年又進大豆醬大豆合二十四斛、美濃絹白絹倶二百十二匹、油及胡麻子荏子合十八斛、鹿革三十張、尊二

合、隔三年進金漆二斗、信濃商布六千四百五十段、布一千五百端、熟麻紫草合二千八百十斤、牛鹿皮洗皮合一百八張、細貫筵五十枚、圓長猪脂一斗、又進榲子四合、已下至下野竝同、上野絁五十匹、布一千五百九端、商布七千七百三十一段有奇、苧及紫草合二千三百八十斤、席及細貫席合九百六十枚、鹿革牛皮合八十張、下野布一千四百三十六端、商布七千三段、牛皮洗革及氈合一

百十七張、鹿角十枚、席八百枚、砂金錬金合二百三十四兩、紫草一千斤、陸奧葦鹿獨犴等皮、其數隨得、砂金三百五十兩、昆布、索昆布、細昆布、合二千二百斤、出羽熊皮二十張、葦鹿皮、獨犴皮、準陸奧、若狹烏賊三百斤、小鰯腊一斛一斗、尊二合、越前絹二百六十二匹、牛皮六張、漆一斛五斗、暴黑葛三十斤、加賀絹一百六十二匹、牛皮二張、荏油二斛、漆一斛五斗、尊二合、能登絹十二匹、鹿牛皮合

十四張、海鼠腸一斛、榲子四合、越中絹一百匹、商布一千二百段、牛皮四張、暴黑葛二十斤、編筥織筥俱三百四十七合、漆一斛三斗、越後商布一千段、漆五斗、牛皮八枚、榲子四合、丹波白絹赤絹合五百六十二匹、絲七百五十約、鹿革十張、油及栗大豆胡麻子栗子合七十八斛、暴黑葛二十斤、刈安草五百圍、隔三年進醬大豆五斛、丹後絹及白絹俱二百六十二匹、鹿角十張、小鰯腊十二籠、尊二

合、但馬絹七百三十七匹、絲一千斤、鮐皮一百五十斤、醬大豆三十一斛、其五斛隔三年進、因幡絹及白絹合二百十二匹、席三百五十枚、鮐皮八百二十五斤、荒筥榲子俱二十九合、醬大豆二十六斛、隔三年又進醬大豆五斛及鹿皮十張、出雲絹二百三十七匹有奇、鹿革皮各二十張、席三百枚、青苔、海松、海藻根、烏坂苔、紫草、俱二百四十五斤、榲子四合、石見綿六百八十七斤八兩、鹿革三十張、

青苔、海松、海藻根、鳥坂苔、紫草、櫑子、俱準出雲、播磨絹白絹合三百六十三匹、油及大小豆、胡麻子、鹿角菜、合三十六斛、鹿革五十張、青苔、於胡菜、那乃利曾、俱八十斤、尊二合、美作絹四百七十五匹、鹿革皮俱三十張、鹿角十枚、猪脂一斗、櫑子四合、油及大小豆、醬大豆、合三十九斛、隔三年又進醬大豆十五斛、備前絹白絹合三百十二匹、櫑子四合、苫十五枚、鹿革皮俱三十張、鹿角十枚、油及胡麻

子、大小豆、醬大豆、秣料、俱百七十八斛四斗有奇、隔三年又進醬大豆十斛、備中白絹十二匹、朴消一百斤、苫二十五枚、鹿皮五十張、櫑子四合、油及大小豆、醬大豆、合七十四斛六斗有奇、隔三年又進醬大豆及小豆合二十三斛、備後白絹十二匹、鹿角十枚、櫑子四合、油及大小豆、醬大豆、胡麻子、合八十二斛四斗、隔三年又進醬大豆十斛、安藝白絹十二匹、絲八百絇、木綿二百五十斤、鹿皮革各

二十張、苫二十五枚、油三斛餘、櫑子四合、周防鹿革四十張、席苫俱三百七十五枚、櫑子同上、長門鹿革二十張、胡粉、綠青、丹及海藻合二百五十斤、苫二十五枚、櫑子同上、紀伊絹白絹俱二百十二匹、鹿革十張、青苔、海松、海藻根、鳥坂苔、那乃利曾、大凝菜、於胡菜、合二百七十五斤、鹿角菜、大小豆、胡麻子、醬大豆、合六十七斛、尊二合、隔三年又進醬大豆三斛、阿波絹白絹俱三百十二匹、龜甲六枚、

鹿皮十張、油、粟、小豆、醬大豆、胡麻子、小麥、秣料大豆、及鹿角菜、於期菜、合二百十七斛六斗有奇、凝菜青苔合二十七斤、海藻根、○數闕苫二十五枚、尊同上、隔三年又進醬大豆五斛、讚岐白絹十匹、鹿革鹿子皮合三十五張、苫及菅圓座合六十五枚、櫑子四合、金漆一斗五升、醬大豆四十七斛、其五斛及大豆十八斛、隔三年進、伊豫鹿革皮俱六十張、砥一百八十顆、海藻根、那乃利曾合六十斤、苫五

十枚、尊二合、大豆、醬大豆、胡麻子、合五十五斛、隔三年又進醬大豆五斛、土佐龜甲四枚、煑鹽年魚五缶、紫菜一百五十斤、苫二十五枚、楄子四合、太宰府絹四千匹、牛皮狸皮合三十四張、銀三百兩、金漆五缶、朱砂一千兩、茜及紫草合七千六百斤、豬膏二斛、雜油三十斛、檳榔馬蓑及螻簑俱一百八十領、藺帖笠一百三十蓋、黑漆鞍十具、鐵鎧二十隻、其畿內貢雜器者、山城槽八口、酒槽圓槽共三

十八隻、臼十腰、杵十五枚、置簀十三枚、匏三百三十柄、輦籠五十四脚、大和酒槽圓槽共九隻、槽二口、臼三腰、杵六枚、輿籠二十口、匏三百二十五柄、置簀四枚、河內酒槽三十四隻、臼六腰、杵六枚、輿籠三十口、匏二百二十五柄、置簀四十枚、和泉酒槽圓槽俱九隻、槽二口、臼三腰、杵六枚、輿籠十一口、匏一百五柄、置簀二十枚、攝津酒槽圓槽共二十一隻、槽六口、輿籠五十口、臼八腰、杵十四枚、匏一

百七十五柄、置簀五十四枚、其雜藥進典藥寮者、畿內、王不留行、獨活、白朮、地榆、黃耆、牛膝、苦參、桔梗、香薷、夜干、菖蒲、枳實、漏蘆、藁本、薺苨、茵艸、小蘗、龍膽、通艸、紫菀、商陸、芍藥、厚朴、白蘞、葛根、鼠尾艸、前胡、升麻、大青、黃蘗、澤蘭、大戟、菝葜、桑根白皮、澤瀉、當歸、薏苡仁、白芷、橘皮、茵芋、白花木瓜實、知母、松脂、薔薇根、烏賊骨、玄參、人參、茯苓、杜仲、松蘿、萆薢、桑螵蛸、桃花、茜根、蜂房、枸杞、蒲黃、合八百三斤、桃

仁、杏仁、赤小豆、蜀椒、榧子、薯蕷、車前子、茺蔚子、鬼箭、吳茱萸、菟絲子、葶藶子、蓼子、荏子、胡麻子、白粟、葵子、黑大豆、合五斛二斗、鼈甲五枚、鹿角四具、東海道、前胡、王不留行、玄參、升麻、獨活、苦參、連翹、瞿麥、桔梗、菖蒲、木斛、夜干、大青、茯苓、栝樓、當歸、蛇脫皮、藜蘆、知母、牛膝、高梁薑、○梁本艸和名作涼恆山、藍漆、龍膽、人參、五加、躑躅花、杜仲、白芷、細辛、白薇、松脂、大戟、地榆、榆皮、厚朴、蜂房、黃耆、葛根、秦皮、橘皮、牡丹、桑

螵蛸、白殭蠶、藺艸、馬刀、兔絲子、水銀、雄黃、黃芩、芎藭、白蘞、枸杞、茈胡、蛇銜、大黃、白朮、五加皮、茯神、茵蔯蒿、青木香、甘遂、薺苨、黃蘗、乾薑、防風、防已、商陸、白石脂、石斛、瓜蔕、木防已、赤石脂、黃礬石、黃菊花、芍藥、紫菀、菴藺子、款冬花、白頭公、麻黃、丹參、土瓜、葛花、旋覆花、貝子、龍骨、白鮮、蒲黃、黃精、藁本、續斷、甘艸、狼牙、合二千四百九十三斤十二兩有奇、薯蕷、桃仁、麥門冬、車前子、半夏、蜀椒子、蘇子、胡麻子、胡

桃子、牡蠣、乾地黃、榧子、海蛤、蛇牀子、兔絲子、葶藶子、蜀椒、柏子仁、附子、決明子、莨菪子、牡荊子、杏仁、荏子、石硫黃、烏頭、地膚子、豆蔻子、山茱萸、半夏、支子、豉、合二十一斛一斗一升有奇、羚羊角、猪蹄、獺肝、合七具、東山道、青木香、黃芩、芎藭、香薷、茵蔯蒿、黃連、前胡、王不留行、蛇銜、知母、枸杞、黃菊花、桔梗、槀梁香、○槀梁香、蓋高梁薑、音通、下傚此、萆薢、白朮、狼牙、枳實、澤漆、藍漆、菖蒲、石韋、漏蘆、黃蘗、薺苨、龍膽、玄參、苦參、藁本、五加、紫參、躑躅花、杜仲、澤蕮、薏苡仁、細辛、僕柰、○僕、本艸和名作撲、白芷、白前、商陸、木斛、芍藥、白薇、松蘿、松脂、大青、土瓜、瞿麥、括樓、大戟、地榆、葛根、桑螵蛸、白殭蠶、蛇脫皮、白花、木瓜實、茈胡、大黃、榆皮、升麻、牛膝、紫菀、白蘞、石南艸、白頭公、藺艸、續斷、茯苓、獨活、丹參、卷柏、石斛、厚朴、巴戟天、貝母、當歸、菴藺子、藜蘆、杜衡、女青、藺茹、黃耆、防風、銅牙、秦膠、○按秦膠恐有誤、據本草和名、膠或樛之訛、甘艸、人參、附子、合二千四十一斤五兩

有奇、乾地黃、榧子、薯蕷、桃仁、麥門冬、天雄、烏頭、牡荊子、決明子、蛇牀子、莨菪子、葵子、車前子、吳茱萸、蜀椒、山茱萸、半夏、秦椒、五味子、兔絲子、葶藶子、柏子仁、青礬石、白礬石、附子、蕪荑、石硫黃、杏仁、胡麻、猪脂、大棗、合十五斛五斗七合、獺肝、熊膽、猪蹄、鹿茸、熊掌、羚羊角、合一百二十一具、北陸道、人參、黃菊花、茯苓、桔梗、漏蘆、杜仲、芍藥、枳實、龍膽、白薇、澤蕮、續斷、狗脊、秦皮、紫參、葛花、黃連、獨活、牛膝、白朮、菖

蒲僕柰、細辛、犬黄、升麻、夜干、黄精、枳殼、芎藭、藍漆、乾地黄、白芷、苦參、黄耆、黄蘗、合四百七十九斤十五兩、榧子、麥門冬、車前子、呉茱萸、蜀椒、桃仁、蔓荊子、黄礬石、薯蕷、兎絲子、附子、甘葛煎、合四斛二升有奇、獺肝、熊膽、羚羊角、合四十具、山陰道、芎藭、石韋、栝樓、石南艸、升麻、夜干、黄連、前胡、藁本、秦皮、茈胡、王不畱行、獨活、知母、萆薢、白朮、藍漆、漏蘆、人參、龍膽、商陸、玄參、黄蘗、白芷、地楡、石斛、厚朴、芍藥、恆山、

連翹、蛇脫皮、白殭蠶、菖蒲、苦參、木斛、茯苓、細辛、杜仲、滑石、當歸、續斷、牛膝、藁梁香、僕柰、桑螵蛸、桑根白皮、薺苨、紫菀、松蘿、楡皮、枸杞、菝葜、桑耳、狼牙、松脂、卷柏、女葳、躑躅花、澤蔦、瞿麥、白頭公、白薟、黄精、蒲黄、合八百四十三斤有奇、榧子、薯蕷、麥門冬、桃仁、車前子、兎絲子、麻子、鬼箭、呉茱萸、蜀椒、龍膽、葶藶子、乾棗、甘葛煎、柏子仁、牡荊子、百合、百部根、赤箭、決明子、蒺藜子、合十斛五斗、鹿角一具、山陽道、青

木香、芎藭、白薇、前胡、藍漆、茯苓、鬼箭、桔梗、細辛、茈胡、栝樓、當歸、王不畱行、獨活、知母、躑躅花、芍藥、桑根白皮、菖蒲、香薷、烏賊骨、龍膽、石韋、連翹、苦參、白朮、玄參、商陸、杜仲、松脂、厚朴、貫衆、升麻、白薟、白芷、地楡、黄耆、天門冬、茵芋、銅牙、薯蕷、白殭蠶、黄連、人參、漏蘆、黄蘗、薺苨、五加、藺茹、大戟、厚朴、紫菀、澤蔦、黄精、桑耳、秦椒、蜀椒、瞿麥、蛇銜、馬刀、白頭公、茵艸、牡丹、桑螵蛸、女萎、藁本、枸杞、狼牙、續斷、卷柏、蒲黄、石

膏、鍾乳牀、秦皮、石斛、术斛、夜干、赤石脂、牛膝、茜根、巴戟天、防已、滑石、白礬石、合一千八百九十一斤九兩、桃仁、秦椒、蔓荊子、呉茱萸、蒺藜子、蜀椒、車前子、榧子、麥門冬、乾棗、商陸、薯蕷、牡荊子、葶藶子、決明子、麻子、五味子、蛇牀子、朴消、合七斛六斗九合、獺肝、鹿茸、鹿角、猪蹄、合二十具、南海道、獨活、松脂、牛膝、楡皮、厚朴、萆薢、白朮、藍漆、五加、地楡、菖蒲、玄參、葛花、苦參、白芷、躑躅花、木斛、石斛、犬青、茯苓、栝樓、

升麻、葛根、天門冬、夜干、滑石、茈胡、黃菊花、澤蕮、橘皮、菵艸、薺苨、芎藭、土瓜、牡丹、細辛、大戟、狼牙、茯苓、連翹、女萎、蒲黃、寄生、黃芩、茵蔯、藁本、白蘞、蛇銜、桔梗、王不留行、白頭公、麻黃、枸杞、漏蘆、杜仲、人參、石南艸、續斷、瓜蔕、合八百三十六斤十兩、薯蕷、桃仁、牡荊子、車前子、蜀椒、兔絲子、麻子、葶藶子、秦椒、榧子、麥門冬、蛇牀子、葵子、蒺蔾子、雞頭子、胡桃子、乾棗、胡麻子、紫蘇子、決明子、莨菪子、半夏、朴消、蕪菁子、

附子、支子、吳茱萸、合五斛二斗五升有奇、鹿茸、鹿角、合十具、西海道大宰府、木蘭皮、土瓜、石膏、龍骨、皁莢、檳榔子、人參、石斛、合三百二十斤、代赭、禹餘糧、鬼臼、合二斗四升、狸骨二具、其諸國年料器仗、收兵庫寮者、見于兵志、其他貢進又有數、今不具記、延喜式 然當時國司怠慢、若年料交易物、稱正稅不足、曾不貢進、政事要略 則諸國貢獻、益不必如式數也、此時渤海亦滅、扶桑略記、本朝文粹、外蕃朝貢、無復至者矣、

冷泉帝安和元年、吉野國櫟貢果子、日本紀略 及後鳥羽帝以後、則貢獻廢闕、唯陸奧金暨馬、伊豆甘苔、駿河綿等、僅存舊制、皆經關東貢進、關東亦時獻馬及黃金絹布等云、東鑑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blackened]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八

倉庫（義倉常平倉附）　簿帳

倉庫、太祖卽位始置齋藏於宮內、納神物官物、令齋部氏掌之、（古語拾遺）垂仁帝始設屯倉、以貯屯田之穀、置屯倉首掌焉、此後歷朝置屯

倉甚多、略見于上、（日本書紀）自神功平韓後、外蕃貢獻無絕、至履中朝、更建內藏於齋藏側、分貯官物、始定藏部、雄略帝大興蠶業、貢絹盈溢、爲構大藏於宮側、置大藏官員掌焉、使蘇我滿智宿禰檢校三藏、秦氏掌出納、東西文氏主簿錄、以秦漢二氏爲大藏內藏主鑰、（古語拾遺、參取姓氏錄、）於是天下經費、皆管于大藏、至大化悉廢屯倉、而民部則有藏庸舍屋、國郡則有秋稅倉、皆大化以後所置也、（日本書紀）大寶定令、其制亦備、凡倉庫在京師者曰京庫、置於國郡者曰國庫、置於太宰府者曰府庫、（凡以下、續日本紀、類聚三代格、延喜式、）京庫則大藏內藏、別爲正倉別庫、有民部廩、有大炊廩、凡倉廩皆呼其所在曰院、（謂之以下、參取延喜式、日本紀略、類聚符宣鈔、）大藏貯諸國調及錢金銀珠玉銅鐵骨角齒羽毛漆帳幕錦綾紬羅諸方貢獻雜物、而諸祿賜等皆取給焉、（祿賜據延喜式）內藏貯金銀珠玉寶器錦綾雜

綵氈褥諸蕃貢獻奇瑋之物、竝割大藏所收以充供御、其他年料供進御服及別敕用物皆貯焉、民部廩貯諸國庸物、（庸物據日本書紀、續日本紀、）大炊廩貯諸國舂米及雜穀、（令義解、大炊以下、參取類聚符宣鈔、）其餘省寮司府、亦各以其所掌設庫、（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延喜式、日本紀略、）國庫有穀倉穎倉糒倉粟倉、竝貯大稅、有郡稻倉、納郡稻、通謂之正倉、（東大寺正倉院文書、）府庫貯太宰管國調庸及雜米等、（類聚三代格、延喜式、）其貯儀仗兵器者曰兵庫、諸國亦置

焉、（諸國據三代實錄）事見于兵志、凡置倉皆於高燥處、側開池渠、去倉五十丈内、不得置館舍、（凡置以下、政事要略引倉庫令、）凡兵庫大藏院内、不得將火入、其守當人須造食者於外造、餘庫藏準此、凡庫藏門及院外四面、恆持仗防、不得輒入、夜即分時檢校、（令義解）凡在京倉藏、竝令彈正巡檢、在外倉庫、巡察使出日、即令按行、（令集解引倉庫令）凡倉受地租、以次收牓、同時者先遠、京國官司共輸人執籌對受、在京倉者、共主稅按檢、國郡則長官監檢、（令集解、政事要略、竝引倉庫令、）凡倉貯積者、稻穀粟皆支九年、雜種二年、糒二十年、其經貯三年已上、一斛聽耗一升、五年已上二升、凡倉藏貯積雜物、應出給者、先盡遠年、其有不任久貯及故弊者、申官斟量處分、（延曆交替式、類聚三代格、竝引倉庫令、）凡倉出給者、每一倉盡、剩者附帳、欠者隨事徵罰、藏亦準此、（延曆交替式、政事要略、竝引倉庫令、）凡倉藏給用、皆承官符、其供奉所須、及要速須給、竝諸國依式合給用、先用後申、

其器物之屬、以新易故者、若新物到、故物送還所司、年終兩司各以新故物計會、非理闕損者、徵所由人、（政事要略引倉庫令）凡大藏準一季應須物數、量出別貯、隨用出給、其内藏者、即納一年須物、每月別貯出用、竝剩者附帳、闕者隨事徵罰、（令集解、政事要略、竝引倉庫令、）凡倉藏及文案孔目、專當官人交替之日、竝相分付、然後放還、若數多不可移動者、據帳分付、（續日本紀、延曆交替式、竝引倉庫令、）凡倉藏受納於後出給有闕者、均徵給納人、已經分付、徵後人、有剩附帳申官、（延曆交替式、政事要略、竝引倉庫令、）凡闕負官倉應徵者、若分付闕損之徒、未離任者、納本倉、已去任者、聽於後任及本貫便納、其隱截及貸用、不限在任去任、皆納於京、（延曆交替式引倉庫令）凡置公文庫鎖鑰者、長官自掌、無長官者、次官掌之、（令集解、政事要略、竝引倉庫令、）因敕國宰郡司、貯置大稅、必須如法、違者有罰、初中宗修倭高安城、收畿内田稅、（初以下、日本書紀、）是歲廢城、移貯雜儲物于大和河内、

二年先是有税司主鑰至此始給鑰國司慶雲三年敕諸國調收貯大藏者令諸司每色檢校相知其諸國庸輕物絁絲綿等收貯民部者爾後收於大藏支度年料分充民部（續日本紀）元明帝和銅元年敕每郡設不動倉割置大税以爲國貯郡別具鑰一句國郡司各注名於税文及倉案若檢校有闕徵之連署人（延曆交替式）不動倉始此七年太政官議諸國租倉大小并蓄積之數比校文案無所錯失故國司交替據帳承付絕不勘撿然用多闕少徒張虛數是繇國郡司不務檢校之所致也今後諸國築倉率爲三等大受四千斛中三千斛小二千斛一定之後勿虛文簿聖武帝天平二年制收納大税不得輕忽進税帳日不問穎穀倉別署主當官名（續日本紀）六年定七道檢税使算計法東海山陽二道以二千七百寸爲斛法東山北陸南海三道二千八百寸山陰西海二道三千二百寸（延曆交替式）十二

年制官用不動穀者先用遠年物（類聚三代格）孝謙帝天平勝寶元年敕諸國正倉多有破壞朽損税穀或就村里借用他倉今後勤加修葺若有怠慢國郡司依法科罪七年制撿不動物者校正税帳因丈尺積高錯誤致闕者徵當時專當人其丈尺積高俱合而後因事撿量有闕者塡以公廨（延曆交替式）廢帝天平寶字七年以國司因不動物交替多煩使諸國進其鉤匙於官但修理倉屋及穀有須用并疑有濕損者臨時請鉤（續日本紀、延曆交替式、類聚三代格）稱德帝天平神護二年敕募運近江近郡稻穀五萬斛於松原倉以爲蓄貯因設酬敍法白丁運五百斛敍一階每加三百五十斛進一階有位每三百斛加一階並勿過正六位上然民無應者乃又下令增其賞格運滿一萬斛者超授外從五位下（續日本紀）光仁帝寶龜四年依明法曹司請定貯官鹽聽耗之法三年已上一斛聽耗二升五年已上四升（延曆交替式）

是歲、上野下野等正倉火、燒穀糒二萬三千四百餘斛、穀穎三十三萬四千餘束、因制、諸國郡司燒官物者、主帳已上、皆解見任、其從政入京、及獲放火賊、功効可稱者、量事處分、又譜第之徒、情挾覬覦、事涉故燒者、一切勿得銓擬、當團軍毅、不救火者、亦同解卻、續日本紀 七年、改定檢稅使算計法、天下同率、委穀經十年已上者、以二千七百寸爲斛法、糒及新委不經年者、二千八百寸、粟穀二千九百寸、以爲永制、延曆交替式 至延喜、其有底敷稻倉者、除高五寸、爲委穀積、延喜交替式 桓武帝延曆五年、敕、國郡功過、官司同一、而有燒正倉者、獨罪郡司、不坐國守、事稍乖理、豈合法意、自後宜奪國司公廨、塡補官物、郡司不在會赦之限、續日本紀 先是、以諸國正倉每有燒燬、詐稱神災、損耗官物、敕令諸國每郡作土屋一間、以藏稅穀、如有遺者、隨其多少、每歲加作、而國司怠慢、災猶不絕、至此、又制、諸國造土屋、宜期來年築訖、屋上葺板、以蔽風雨、儻遭火災、便易壞撤、仍至限日、遣使巡檢、如有緩怠未作者、專當國郡司、必解見任、貞觀交替式 又正倉被燒、未必由災、譜第之徒、圖害傍人、監主之司、欲避虛納、放火故燒、往往有之、今後不問天災人火、宜令當時國郡司及稅長等、依數塡納、勿解見任、絕譜第、其被充雜使、不遭火災者、不在塡限、續日本紀、參取貞觀交替式、 九年、停造土倉、貞觀交替式 明年、敕、諸國倉庫、犬牙相接、一倉失火、闔院焚蕩、自後新造倉庫、相去十丈以上、隨地闊狹、量便創置、其舊倉迨修理之日、亦宜改築、續日本紀、類聚三代格 十一年、制使諸國差健兒守國庫、類聚三代格 十二年、敕、向制燒亡官物者、奪其公廨、事乖公恕、宜從停止、但今後有如此類、據法推決、以懲將來、俾監臨之官、勤肅所部、守掌之人、愼其防衛、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 十四年、敕、諸國建郡倉、元置一所、僻遠百姓、跋涉有勞、加以倉舍相接、動遭延燒、宜每鄉

置一院、以濟百姓、兼絶火災、爾後所輸租稅、皆納新院、但前所納郡家不動物者、依舊莫移、其倉用盡者、漸遷新院、置倉之法、一依前符、尋定鄕地相接者、宜於其中央、同設一院、其遠隔者、每鄕置之、十九年東海道問民苦使紀朝臣廣濱奏上、總諸郡、修理正倉、男女老少、皆悉赴役、而時當六月、百姓匱食、請給公粮、以濟憂苦、因敕、破壞尤甚、須功數多者、宜先申用度、依請給粮、但少破寡功、及除夏月外、竝不在給限、諸國皆準焉、類聚三代格 平城帝大同二年敕、據令、倉藏給用、皆承官符、而今官符下中務省、省移諸司、然後出納、大乖令意、宜改此例、一依令條、類聚國史 三年制、據令格、稻穀貯支、旣立年限、雖曰不動、必有可用、而今國司等所行、事乖公平、令遠年舊穀、徒損倉中、救急之儲、誠非其資、自今以後、年中雜用、除進官舂米外、宜皆用舊穀、當年新輸、委爲不動、類聚三代格 先是置穀倉院於京師、貯

畿內諸國調錢、諸國無主位職田、及沒官田地子、太宰稻等、以充歲中饗費、西宮記○按三代實錄、貞觀十二年、太宰府言、穀倉院地子交易物、令監一人句當其事、每年交易輕物輸進、太宰稻蓋此物也、至此以招提荒陵妙見神通諸寺封合二百二十戶納本倉、日本後紀 嵯峨帝弘仁二年敕、修理正倉、旣立條例、而諸國或不修少損、終致大破、至于修造、多費正稅、或繕一屋、莫不用粮、如此之弊、不可勝言、自今而後、宜停給粮、其有損壞、隨且修治、不得怠致大破、更用公粮、但有非常損、言上聽裁、類聚三代格 三年制、頃者諸國司等不勤肅清、屢燒正倉、動稱神火、以避其責、官物之損、不可勝數、救弊之道、事資改張、自今以後、宜依延曆五年格、燒亡官物、令國郡司及稅長塡備、其不遭火災者、不在塡限、但國司以任中公廨塡之、若當遷替年、有失火者、奪其年料塡焉、五年右大臣藤原園人言、諸國所收官物、本倉色目、具注稅帳、而國司或以便郡稻、卽充公廨給

百姓者、必於遠郡、故遠郡物數、常有贏餘、至于交替、通計彼此、名無欠失、實與帳違、出雲尤多斯弊、請爾後令諸國依帳收納、不許通計、違者科處、庶官家少損、百姓蒙濟、從之、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十年公卿奏、據令、欠損官倉、應徵者、其人去任、聽於後任便納、今畿內國司、偏據此令、欠損之物、於外國塡之、夫畿內接近京華、公用浩繁、加以穀價貴賤、內外縣隔、而損此塡彼、爲弊良深、伏望爾後畿內欠損停

塡外國、從之、類聚國史、十三年以公卿奏、據神護二年格、運近江穀十萬斛於穀倉院、以爲儲積、其運賃給一萬斛、更漕越前官物、以塡其代、類聚三代格、淳和帝天長四年、先是賻物料商布等、皆收施藥院、至此改納穀倉院、以爲永例、類聚三代格、永例據日本紀略、延喜式、仁明帝承和八年、以河內丹比郡驛家院倉八宇屋二宇、遷建郡之日根野、以爲正倉、續日本後紀、十一年以廩院大炊納米之日、曾不槩量、下用之日、欠損稍

多、使本司覆量檢納、其諸司納米、不更槩量、只用權衡、若有行濫及量欠、必令本司備償、十三年初大藏省置動用倉、以貯雜物、以新者居上、及出用、多遺故物、至此請以本年貢物、檢納別倉、先盡舊貯、後用新物、類聚三代格、當時大藏省內、又有納藥倉、又曰野倉、有神態庫、有出舉倉、有長殿、參取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延喜式、日本紀略、扶桑略記、及裏書、有率分藏、○藏又曰堂、或稱所、率分藏割正倉所收調庸十分二、以爲別貯、二中歷、江家次第、內藏寮

內有御服倉、三代實錄、西宮記、有不動倉、小右記、侍中羣要、大炊寮有供御院、納畿內官稻、充上供及中宮東宮料、西宮記、拾芥鈔、清和帝卽位初、紀夏井爲讚岐守、政化大行、百姓殷富、乃益務貯蓄、多設倉廩、三代實錄、凡諸國倉數、今不能詳、其僅存于舊記者、天平中大和有正倉一百四十一閒、和泉六十一閒、尾張一百五十一閒、駿河二百八閒、伊豆八十五閒、越前二百八十四閒、隱岐五十五閒、周防一百四十七閒、長門

一百八十七間、紀伊九十間、東大寺正倉院文書出雲一十四所、出雲風土記其他莫所考、先是和銅中、播磨大目樂浪河內以多立正倉、進位賜物、四十宇、皆糙納以爲不動儲、蓋其富實前後續日本紀若夏井則舊倉外更築大藏於諸郡、凡罕比云、三代實錄貞觀八年、制不動之穀、國家儲蓄、非有官符、不得開用、而頃歲國司托言公事、不得報符、從奏開宜加科責、以懲將來、其不悛者、科違敕罪、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十二年以太宰大貳藤原冬緒請定管內諸國庸米雜米、除五使料之外、皆納稅庫、非有符宣、不輒下用、陽成帝元慶五年、遠江言、前司任中、燒亡倉屋一百餘宇、放還之後、始經言上、適會恩赦、已被放免、請加修遺倉、餘從除棄、以脫後累、許之、七年大藏省言、民部式云、凡勘納調庸物者、郡司見參之日、省錄率史生等向正倉院、與大藏錄共勘會見物、然後移狀大藏、令納調物、而頃年彼省郡司見參後、或踰

月不勘見物、或勘會後、經旬不送移文、郡司等且守調物、且乞移文、人疲粮絕、官物遇盜、雖云人民之愁、抑亦國家之費、又式云、凡受納調庸雜物、期月之後、二十日以前、隨次收納、然則勘納之期、雖有其限、而遲速之程、只由移文、非立章程、何絕物煩、望請依式勘會訖、五日內令送移文、從之、若有違失、依法科罪、及帝時倉儲漸匱、衣服月粮等、京庫未行、必給外國、正稅既竭、終用不動、開用綦多、新委絕少、天下不動之儲、除陸奥出羽及西海道外、約計一千三十七萬餘斛、就中緣海近國不過二三百萬、而一歲所用、不下三十五六萬云、三代實錄宇多帝寬平三年、民部省言、不動穀者、非常之備、不可輒用、而諸國司稱例用不足、申請開用、用千斛之穀者、必開萬斛之倉、餘穀皆爲動用、不動減少、職此之由、請自今後、餘穀猶爲不動、其所用者、必令委塡、又用不動穀、宜先盡舊儲、而國司或托言納

倉破損、好用新穀、其倉宜加修理、如舊委塡、而開用之後、秩限已滿、不加修理、亦無塡納、九年之貯、一時永絕、請施嚴制、一切禁斷、從之、但開用遺穀、率於本數、不足五分之一、不必勞委塡、七年制交替式云、國司交替、以因不動物多煩、進鉤匙于官、但修理其倉、及疑有雨損者、臨時請鉤、新案云、不動之物、理合算勘、自非開見、何知積高、須每交替、請其鉤匙、牧宰偏守新案、好開不動、或亦任意不請鉤匙、事乖政理、爾後一準先式、九年山城官、算勘不動、必據丈尺積高、高廣丈尺、在外易知、積高塞基在內、難辨、自非開檢、不能算勘、請依新案準行、允之、諸國亦準此、類聚三代格延喜制、凡應出納官物者、本司當日申辨官、辨官及中務監物民部主計等、與本司共檢出納、其大藏物者少辨已上、中務民部大藏三省輔監物主計助已上、竝各一人、共赴立正藏前、主鑰受鑰、令藏部發藏、諸司檢校出納

訖、監物加封、但鐵鍫類、及自餘諸司物者、官史三省錄若丞監物主計屬若允、竝各一人、俱會出納、凡奉口敕、出大藏物、本司受敕、經中務省、省輔監物各一人、與本司輔已上一人、相共出之、奉進訖、卽錄物數、三司同署、便付本司申送辨官、其鍫鐵等物者、省錄已上監物各一人、與本司錄已上二人、共出奉進、申送辨官亦同上例、凡檢出納絹絲綿布、辨大夫每旬登庫檢校、若所納物有狼藉者、勘責出納諸司、凡受納調庸雜物者、國帳至大藏省、省先申狀於官、期月之後、二十日以前、納正倉、若印書到後、一月不進者、具錄色目、隨次收納、凡諸司返上雜物者、竝待符到檢每月申官、不勤催納、致有亡失、交替之日、勘解由、凡應出給者、皆隨符到、其出給總目、每明日朝進結政所、凡出納庫物者、諸司各作出納帳共署、卽明受人姓名、凡內藏寮庫雜物者、種別自正倉移納別庫、而後下用、開正

倉者、助以上一人、與允屬共開之、凡蕃客資具雜物者、納大藏省庫、待客徒入朝之時出用、凡民部大藏二省、大膳職、圖書掃部大炊主殿四寮、藏庫鑰匙、每日典鑰與監物、旦請夕進、凡諸國所進不動倉鑰者、官副國解、下中務省、省卽勘收庫、若應下出者、待官符出充、凡大藏正倉院、令衞府等巡檢、省每日召御倉守、問巡否之狀、若不巡檢、卽申官、凡穀倉院救旨所正倉、令左右京兵士一人守之、

凡穀倉院所納穀者、載京職稅帳申之、其匙二枚、民部省收掌、糒庫匙亦同、延喜式其法制委曲如此、然自元慶後、政綱漸弛、盜賊公行、屢破京庫奪官物、三代實錄加之貢賦闕乏、倉廩虛耗、大炊廩米、不能支官用、類聚符宣鈔位祿王祿、亦皆經年不能行、政事要略則式條殆爲虛設矣、村上帝天曆十一年、運近江不動穀、納穀倉院、令木工治部等官人掌之、西宮記一條後一條間、兵庫大藏內藏掃部圖書等倉庫、相

繼燒亡、累代寶物名器亦多燬、百錬鈔時外戚甚盛、而王室漸衰、後一條帝嘗欲施絹僧綱等、御府不能給、乃取之攝政道長家、小右記及道長薨、庫中猶餘絹一萬五六千匹、綾羅絲綿類、不可稱計云、榮華物語當時之制、凡國司交替、必先擇吉日、付領官鑰鉤匙、新司巡檢諸郡官倉、若有不動穀者、依丈尺積高勘之、其動用穀者、斂棄土石、以實受領、其條例頗備矣、朝野羣載然自村上帝後、如國司請鉤匙開不

動倉之類、謂之吉書奏、不過乎著爲儀節、以供故事、小右記、中右記、公事根源則受領之式、益亦文具焉耳、及莊園盛興、則不輸之地歲增、租入無幾、神皇正統記、壬生官務古文書、勘仲記官倉庫之制、無復可記者、義倉始于大寶、常平倉起于廢帝時、義倉以備凶歲、常平以平穀價、皆利民之良法也、令義解、續日本紀、義倉、凡一位已下及百姓雜色人等、皆取戶粟以爲之、戶分九等、上上戶二斛、至上下戶、遞減四斗、中上戶一斛、至下中戶、

遞減二斗、下下戶一斗、若稻二斗、○斗一作東大麥一斗五升、小麥大豆竝二斗、小豆一斗、各當粟一斗、皆與田租同時收之、令義解大寶二、年、令諸國送義倉文簿於辨官、慶雲三年敕、義倉之設、預備賙給、然取于貧戶、以給窮民、於理不安、今後取中中戶以上之粟、以爲貯蓄、必給窮乏、不得他用、若官人犯一斗以上、卽日解官、隨贓決罰、續日本紀元明帝和銅六年、制定戶品、資財準錢爲九等、百貫以上爲上

上、六十貫以上爲上中、四十貫以上爲上下、二十貫以上至十二貫以上、爲中三等、八貫以上至二貫以上、爲下三等、令集解至八年以義倉輸納數少、制、三十貫以上至二十貫以上、爲上三等、十五貫以上至六貫以上、爲中三等、三貫已上至一貫已上、爲下三等、類聚三代格、令集解、元正帝養老三年、置按察使、因敕、以義倉穀賑飢者、五百斛已下二百斛已上聽之、若數外應給者、且給且申、聖武帝天平六年

制、輸義倉者、以粟二斗當稻三束、大豆三斗、小豆二斗、竝亦準此、迨八年更以稻一斗當粟一斗、輸雜穀者、任情聽之、令集解孝謙帝天平寶字二年、以諸國義倉、輸納不齊、給用之法、亦有升斗之差、敕復慶雲制、取中中戶以上粟、準和銅八年格、使資財十貫以上之戶、依實輸納其賑給之法、以斗爲基、令窮民得存濟、類聚三代格○按東大寺正倉院文書、載越前安房天平二年義倉帳殘簡、逸其郡名、越前見戶一千一十九烟、自上上戶一至下下戶四十五、凡九十九戶、自餘九百

二十烟、不在輸粟之例、安房見戶四百一十五、自中中戶二至下下戶六十九、凡八十戶、見輸義倉粟、其三百二十七戶、不在輸限、據此、和銅改慶雲法、取下下戶粟、而天平猶遵其制、至此復用慶雲制、下至延喜、終遵其法也、光仁帝寶龜五年制、諸國義倉無官符而賑給過本年輸數者、今後皆令返卻、雖無官符、不過年輸者勿返、令集解平城帝大同中、以五位已上進義倉者、狎法不輸、或進代物、逋負多數、京職常苦解由、敕從其請、拘留封祿、以懲將來、其交名具錄移送式部民部等省、嵯峨帝時、以封祿義

倉其率縣隔以少奪多事乖寛恕敕倍其輸額截留祿物其所留者依當時估價清和帝貞觀六年京職言檢案內輸納義倉始自六月而其未進交名至十月移送三省其後輸物卻而不收此則本年仲冬京庫給位祿時之制也頃年之例停給京庫以本年春給外國物故齊衡四年二月格云不進去年義倉返鈔者不得給當年位祿至天安元年三月乃敕以今年檢納負物是齊衡立遠永之法

天安制一時之宜也今準齊衡格始自去年不曾許納則習舊之輩愁吟彌深請本年未進交名至明年三月移送三省自今以後立爲恆例許之九年又言義倉未進名簿移送三省其後輸納卻而不受人多愁苦物致欠少請準諸國調庸未進之例隨進勘納以支用度制可陽成帝元慶五年又言義倉未進交名頃歲曾不移送徒延年月空待輸納而逋負甚多常煩交替因制去年輸物至本年七月不進者三位已上移式部留家司季祿四位已下仍舊（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延喜制輸義倉穀一位五斛已下至四位各減一斛內五位一斛外五位半之五等戶法仍慶雲制輸數準令其應賑給者國司量給人別一斛以下一斗已上不得過一年輸數若過此數言上聽裁其京職義倉民部與主計共知出納（延喜式）此後相門專權民政大衰然至堀河鳥羽朝諸國尚有進義倉帳者（朝野羣載）蓋宰吏苟得

大日本史　卷　志

其人則舊法未遽至乎廢滅也常平倉天平寶字三年敕隨國大小割截公廨稻以置焉逐時貴賤糶糴取利賙救飢民且平京中穀價使左右平準署掌之光仁帝寶龜二年廢平準署四年諸國飢於是準國大小以正稅賤價糶民其價物全納國庫至秋收貿成穎稻亦常平之法也（續日本紀）此後每有凶歉多用此法（續日本後紀、類聚國史）清和帝貞觀九年穀貴民飢始置常平所於東西京以糶官米陽成帝

元慶二年、京師及畿内飢、河内和泉殊甚、公卿議置常平司、出賣官米、尋發遣賣常平所米使、三代實錄醍醐帝延喜九年又飢、運近江穀于常平所糴之、扶桑略記裏書、西宮記至村上帝時、猶有常平所行事之式、蓋不過爲儀注、以存故事也、新儀式

簿帳之法、所以審天下虛實、以要會國計也、凡自民丁息耗、田畝損益、賦役增減、以至經費出入之數、皆莫不統于此、其於財政最爲

緊要矣、履中帝詔令阿智王仁記内藏出納、蓋始有簿籍之制、雄略帝使秦氏主三藏出納、東西文氏勘錄其簿、古語拾遺欽明帝置船史、令錄船賦、大化改制、始造戶籍計帳、定朝集使、日本書紀○按國司郡司朝集、見於雄略紀、然其制不詳、後世朝集帳之法、蓋始于大化也、姑書待後考、大寶制、民部省掌天下戶口課役等簿帳、主計寮掌計納調庸雜物、支度國用、主稅寮掌勘計租稅、中務省又掌戶籍及租調等帳、以擬奏覽、令義解二年始令諸國進大租驛起稻及義倉兵器等數文於辨官、元明帝和銅二年、又令諸國上驛起稻帳、元正帝養老元年、班大計帳、四季帳、六年見丁帳、青苗簿、輸租帳等式於七道諸國、四年始令諸國申官公文、乘驛言上、續日本紀是後簿書益備、所司各依式解申、謂之公文、其諸國上計者、曰大帳、曰正稅帳、曰調帳、曰朝集帳、謂之四度公文、○按政事要略一說、以大帳調帳朝集帳義倉帳爲主計四度公文、稅帳租帳出舉帳朝集帳、爲主稅四度公文、是蓋係寮中所稱、而非通名也、姑附備考、各

有支帳副焉、稱之枝文、參取延喜式、政事要略、今著其梗槩、以見賦稅所繫焉、其佗文簿甚多、然大抵枝文之類、不遑具舉、唯格式等所載者、粗加採錄、若其戶籍田帳及租簿稅文勘會法、各見于其條、大帳卽大計帳也、大計帳據續日本紀○按令集解云、大帳者計帳別名、政事要略云、大帳益取大簿帳之義、據此、續日本紀稱大計帳、卽其正名、或略稱大帳、亦稱計帳也、故今定爲一矣、其進官之期見上、但後世志摩佐渡太宰府、以明年五月內、政事要略其帳式、首題某國司解申預計某年大

帳、末署以前某年大帳依例勘造、佗帳亦大抵倣此、凡其國所管郡鄉戶口、及不課戶課戶、不課口課口、見不輸見輸、半輸全輸、幷本年所進調庸雜物匹端段斤等數、悉具于此帳、（延喜式）其枝文有目錄、鄉戶、（○延喜式鄉戶課丁帳、蓋此、）浮浪、（即浮浪大帳）中男、隱首、雜色人、學生、高年、老丁、多男父、中男、殘老、殘逃亡、癈疾、殘疾、死亡、遭喪、神戶、禰宜祝、陵戶等帳、以供本帳計會、（政事要略、陵戶據延喜式、）正稅帳、二月三十日以前進官、

唯飛驛信濃上野陸奧越前能登越中越後以四月、太宰府及出羽五月、（延喜式、政事要略、）凡本帳明注其國定穀穎、出舉幷借貸、塡納勘出、田租穀穎及例用、臨時用、幷某年殘定穀穎、正倉等數、（延喜式）以周知國內官物與去年雜費、（類聚三代格）其枝文有目錄、公廨處分、救急倉附、四度使、神封租、神稅、文殊會、燈分、三寶布施稻、國分寺雜稻幷修理料稻造物等帳、（政事要略）調帳、其進官之期、頗有沿革、後定近國以

十月、中國以十二月、伊豫土佐明年二月、但伊豫宇和喜多二郡三月、越後佐渡隱岐七月、稱之參期、以庸帳、（又曰庸帳）輸租帳、（即輸租帳、又曰田租帳、）及中男作物、租稅交名、損田七分以上、浮浪、仕丁資養、大帳後死、神戶調庸等帳、爲枝文、（政事要略）凡國內不輸租、輸租、輸地子、不堪佃、堪佃、損得戶等田額、及輸租穀穎、地子稻等數、皆具于租帳、其別有鄉帳、有郡帳、鄉成於郡、郡成於國、（延喜式）其枝文又有租交名、品位

田、不堪坪附沒官田、地子等帳、朝集帳乃謂應會計、殖木、（○延喜式桑漆帳、蓋此、）麥畠、池溝、官舍、諸郡鋪設、國器仗、郡司器仗、公私船、驛馬、傳馬、百姓牛馬、及神社、禰宜稅、國分寺資財幷讀經、僧尼、放生等帳、其進官、畿內十月、七道十一月、竝以一日、（政事要略）凡四度公文、差使進太政官、稱之四度使、官下所司勘會、其無乖舛者、卽與返鈔、若有違犯、拘畱返鈔、或返卻其帳、（延喜式）青苗簿帳、又曰苗簿、校勘田租、以此

爲據、類聚三代格凡不輸租田、輸租田、輸地子田、及戶主姓名戶田浪人姓名營田等數、皆詳載焉、附大帳使進之、又有不堪佃田、損田等帳、凡田有水旱風災不堪營種者、郡司申國、國司卽巡檢得實具簿申官、亦各有式例、延喜式舊制、凡公文皆作眞書、其有數者爲大字、凡財物婚田良賤市估等文案常留、以外年別檢簡、三年一除、具錄事目爲記、其須爲年限者、量事留納、限滿準除、凡勘簿帳中事十

日程、青苗簿之類大事二十日程、大帳稅帳之類皆著于令、令義解聖武帝天平二年、以諸國桑漆等帳、或因舊案、但改年紀、或注增減、與實不同、敕譴責國郡司、令依實注進、桓武帝延曆八年、令太宰府造進馬牛帳別簿、類聚三代格十六年、制、參議已上大辨省卿委任既高、羣寮所仰、而所帶之國、遙附公文、參對諸司、事不穩便、爾後宜停遙附焉、日本後紀十七年、先是、令諸國定額寺資財等帳、附朝集使、每年進之、至此

敕停焉、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又敕、準令、諸司每歲應進計會帳、勘會人物、檢察遺漏、而頃年曾不遵行、自後宜依法進帳、類聚三代格平城帝大同三年、令諸國進徭帳、以均徭役、日本後紀嵯峨帝弘仁六年、以四度使外、臨時諸使亦衆、民疲送迎、制、諸國正稅計帳二使、公文便附朝集使、不聽別差使、以省民弊、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至九年、以朝集稅帳四月以前、勘會已訖、而待計帳、延至八月、國務多闕、使者絕粮、更敕令諸

國專使進計帳、自餘一同前符、類聚三代格十年、民部省言、主稅公文、自大寶元年、至大同三年、八千餘卷、今皆紛失、請自其四年至弘仁七年、八十餘卷、前司出料、後任寫塡、自三年以往、一從免除、許之、類聚國史十一年、民部省言、諸國官舍池溝等帳、或載修理之色、不顯總目、或不見修理之由、只注總目、請自後令具載色目、進官之日、卽下二寮、召朝集使、爲例勘合、從之、十三年、制、令太宰府計帳、便附稅

帳使、類聚三代格淳和帝天長二年、以勘解由使奏、令定額寺資財帳、六年一進、以擬勘據、至貞觀、更令四年一進、以爲永例、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永例據延喜式、仁明帝承和九年、先此國司多不進苗簿、或轉寫舊帳、疎漏乖實、至此勅責其怠慢、令依式造備、附大帳使進官、但太宰管內進府、類聚三代格三尋制民部省每年五月所勘申諸國大未進小未進二帳、著國司功過、至行褒貶、可爲證驗、爾後宜令辨官付外記、立爲永例、類聚符宣鈔十年制國司未得解由、而遇恩赦者、宜先署名於會赦帳進官、然後放解由、續日本後紀十一年令陸奧計帳附朝集使、唯正稅帳專使進官、至嘉祥中、出羽亦準之、十二年相模言、苗簿之法、雖格所載、而無損之年、未見其用、唯至有損、可備勘會、自後除有損年外、請停造進、從之、餘國亦準焉、十四年主計主稅二寮言、檢舊例、大帳調庸及正稅等損益、或申總省、或申辨官、事不一定、動致淹

滯、請自今後、寮勘定畢、卽申返鈔、其損益帳、勘鈔總目、大帳稅帳明年正月、調帳七月申省、省卽押署進官、勅依請、立爲永例、永例據延喜式文德帝卽位歲、太宰府言、準例管內諸國調庸、留府充用、卽修用度帳、副調帳進官、所司勘會兩帳、知無未進、乃放返鈔、而今雖有未進、猶注全數、不顧後累、只期事成、夫未進之責、具存格條、府司雖苦催勘、弊民猶致欠逋、然則依實言上、允應穩便、請事不獲已、致未進者、卽注用度帳濟事、國且給返鈔、許之、齊衡三年、主計寮言、舊例陸奧出羽調帳幷用度帳、付朝集使進之、兩帳勘訖、乃從放還、至有勘出、具載返鈔、而自天長以降、唯勘兩帳、不勞返鈔、所用調庸、理非難辨、因茲雖有勘發、而使等偏稱前例、無意勘營、是請朝集返鈔、卽得歸去之故也、嘉祥二年、寮嘗申請、雖濟朝集事、無兩帳返鈔者、勘留不許放還、而未蒙裁下、今檢仁壽以往、頻經恩蕩、不可復

勘、請自齊衡元年、因例勘會、以申返鈔、從之、又言、太宰府所進調庸用度帳、自承和四年、違例始注未進、爾後返卻不勘者十九年、今依省符、須據嘉祥三年格、每年勘其帳、申送返鈔、而仁壽已往、仍經恩蕩、雖勞勘出、而無公益、請始自齊衡元年、準例句勘、但不會赦之色、總載後年返鈔、敕依請、但其用度帳、雖注未進、尚復勘會、同載返鈔、若明年不究納、猶注帳者、乃移主稅、依格處分、（類聚三代格）清和

帝貞觀四年、令諸國進會赦帳、其程準不與解由狀之期、五年令諸國神社帳準官舍帳、具注色目、依例上進、（具注以下、參取類聚三代格、）十三年制、諸司年終帳、宜留弘仁十三年、天長四年帳、以爲證驗、自餘三年一除、立爲永例、（永例據延喜式）又以市司估價帳不實、敕令據時價造進、（又以以下、類聚三代格、）陽成帝元慶五年、以主稅寮言、令太宰府進公廨處分帳、以備勘會、又命織內送調帳一通於穀倉院、（三代實錄）宇多帝寬平

六年、先是諸國不進稅帳、遠者二十年、近者亦五年以上、或進而不勘、至此以民部請、制、任中不進帳、及進而不勘者、遷替之日、雖進解由、一從返卻、以懲將來、唯依舊年欠、猶未塡納、且請取返卻帳者、論其實是勘濟公文也、雖無返鈔、理非可責、假令未勘當任公文、而勘濟前司公文八年以上者、從政匪解、勤公可稱、若有辨濟塡納、請取返鈔四年以上者、擢於等倫、特加褒賞、八年又制、四度使違

期不上道者、國司勘定、不待所司勘申、解卻見任、九年參議右大辨源朝臣希奏、太宰府用度帳、所以總計管內調庸、勘注用度多少也、進官留府之色、以之分明、見納未進之數、由其易辨、而頃年府司緩怠、不進件帳、請下符本府、暫停勘前年舊帳、令勘當任公文、其不進公文、不勤勘辨者、隨加科責、但舊帳非可默弃、若以舊帳、猶付後吏、恐勞前事、反成後怠、請令所司長官專當其事、不待使雜掌、

直令勘申、每至勘畢、令當時之使、加其署名、至于未到之帳、不更差使雜掌、別付單使、急速進官、管國調帳、亦同準此、又檢案內、本府納管內公文之後、更差使雜掌進官、卽使國宰辨申六國公文、自餘三國二島及朝集公文、總令府雜掌辨申、而今諸國或勘齊衡帳、不及天安、或勘貞觀帳、未至元慶、勘出不明、辨濟無期、謹按寬平六年符、前司公文、唯令勘濟八年以上、今遠者五六十年、近者二三

年、○三下疑脫十字 勘畢之後、僅及當任之帳、經年之久、勘出之物、或會赦免徵、或亡沒不償、加以四度公文、共是要須、而皆懈怠、不勤勘濟、科責之法、謹侯處分、乃敕用度勘濟、具齊衡格、而未立懲責之科、今須府司不勘任中帳者、返卻官長解由、其勘舊帳、雖長官專當、而猶差雜掌勘申、勘濟調帳、亦準焉、但諸國帳依例進府、而府司稽延不上官者、獨罪府官、稅帳大帳朝集帳、亦準上勘濟、若有不勘者、

抑留府國官長解由、但不勘朝集公文者、奪公廨四分之一、自餘依奏、醍醐帝延喜五年、主稅寮上言、四度公文、進官有期、違闕之科、自有恒典、而今或經年不上、或過期裁進、機務擁滯、無不由此、因敕令諸國合期進官、若致違闕、依法科處、類聚三代格 十一年、制諸國稅帳、有不立用別納穀幷租舂料及交易雜物直者、返卻其帳、十五年、重敕畿內諸國、催進調帳一通、檢勘調錢進否、延長四年、令諸國

上傜散帳、依實注載色目、政事要略 明年定式、備著簿書之制、凡大帳以死亡篤癈殘疾服侍、隱首括出幷中男鄉戶課丁等帳、稅帳以出舉、租地子、驛傳馬池溝救急公廨夷俘在路飢病及倉附等帳、竝供其計會、凡義倉官田、地子及品位田等帳、竝附正稅帳使、出舉鄉戶課丁等帳、附大帳使、田租帳附貢調使、但明年貢調國者、附正稅帳使、正倉官舍溝池、桑漆等帳、附朝集使、凡志摩四度使、總附一

使、凡佐渡大帳、聽便附前年貢調使、凡對馬朝集計帳、竝附一使、凡諸王計帳、令造二通、正親司加押署、京職判畢、一通留司、以備勘會、凡隼人計帳、畿內及近江丹波紀伊等、每年一通、附大帳使進官、凡陵戶守戶計帳、諸陵寮差專當官、注名申治部省、分遣本鄉、與國司共勘造、凡飼戶計帳、國司每年勘造、進左右馬寮、凡諸國地子帳造三帳、一送主稅、一主計、一官廚、具錄田品及損益、附正稅帳

使、若不塡去年勘出物、拘留稅帳返鈔、凡神稅帳造二通、一送神祇官、一送民部省、凡陸奧出羽西海道調庸出納帳、竝附正稅帳使申送、凡京職義倉用度帳、每年三月進之、經民部省下主計寮、凡京職調徭錢用帳、每年起正月朔、盡六月晦、七月十二月亦同、兩度進官、凡京職職寫田帳十二月上旬進官、月內下諸國、其沽田帳副直錢明年五月內、不沽田地子帳十一月內進之、絕戶田準此、凡

近江修理勢多橋用度帳、附朝集使進官、備勘會、凡省營田收納帳、自官下宮內省、卽令大炊寮支度年中供御稻糯粟等數、凡國營田收納帳、附稅帳使進官、使至內藏寮勘之、卽取返鈔、就主稅寮、勘會鈔帳、凡諸國雜色人死亡帳、每年附朝集使、送式部省、凡市司估價帳、每月勘造三通、送京職、職押署捺印、一進官、一留職、一附司、凡四季徵免課役帳、式兵二省每季勘造、四孟月十六日進官、凡

諸司年終帳、正月下旬進之、但被管二月、其年號下注十二月晦、竝加外題、下勘解由使、凡官牧馬帳、甲斐信濃上野附牧監、武藏附別當、進左右馬寮、寮勘損益移主計、凡典藥寮味原牛牧帳、年終進宮內省、凡四度公文進官之日、比校目錄、若有遺者、卽從返卻、凡調庸等帳進太政官、官卽總計數國造目、令少納言進奏、凡大帳朝集稅帳進官後、外題下文殿、使幷雜掌、經二月不參、直下所司、凡

太宰管內六國大帳調帳準稅帳、令當國雜掌勘申、卽附雜掌收大帳返鈔、幷調帳損益等、朝集帳及自餘國島四度公文、勘例竝仍舊法、凡貢調使、公文下民部、卽直主計寮、若不直者、始自外題日、責其不上、凡大帳正稅帳損益、主計主稅勘定畢、卽申狀本省給返鈔、省修解申官、但調帳待收物訖乃送、凡大帳朝集稅帳、從官下後、依無使及雜掌、不得勘會及遲怠違期、具錄其由載結解帳申官、

凡調帳損益帳、先令貢調使進納調庸雜物十分之九、然後待主稅寮租帳勘畢移、署印下國、以爲憑準、凡諸國例進圖籍戶籍、幷鄉戶課丁位田等帳、若有未進者、拘留庸及稅帳返鈔、凡雜公文結解正稅帳大帳出擧帳明年正月、田租帳四月、調庸帳七月、竝用一日、主計主稅俱申送省、卽其月上旬申官、但出擧帳留省、凡班田簿帳目錄進官、外題下民部省、省依色數勘合訖、卽錄白返鈔、凡朝集使終事還國、令主計主稅勘合官舍、溝池、桑漆、種麥、陸田、雞、鋪設等帳、然後送式部、凡桑漆帳、率戶數有闕者、皆令補殖、凡勘諸司年終帳、據去年帳及證帳、計會今年帳、若有勘出、召本司告知其由、卽錄後年可更正之狀、長官已下主典已上、共署進之、凡職國陵戶帳、諸陵寮勘訖後、待寮移收大帳返鈔、凡器仗帳、兵部省句勘訖錄狀、三月內移送式部、凡造酒司年中用度帳、先令進官、卽加外

題、下勘於主計寮、凡京職調徭錢用度帳、待從官下、勘會已訖、乃申返鈔、凡諸國使公文下民部後、省非理拘留、致使累者、尋其所由科處、凡驛家舍屋及鋪設等帳、與去年帳計會、若有欠損者、隨卽返帳、凡稅帳返卻帳、雖倂數帳卻下、而年別造進、不得合爲一卷、凡調庸正稅倉附租目錄幷損益、死亡、俘囚、隱首季帳及諸司返上等帳、三年一除、犬帳六年一除、○按二中曆、出擧帳亦六年一除、而式不載、今附此、官舍池溝

等帳、十年一除、延喜式 其他有檢交替使帳、令任用分付實錄帳等、令準不與解由狀、限內言上、其官舍公廨等、令年終作帳申官、自餘雜官物可預解由色者、亦皆準此、延喜交替式 然自貞觀季、諸國多不勘濟公文、吏替時移、裁勘舊帳、雖勘出有數、而謂爲既往、不肯塡納、主稅徒勞句勘、國司巧事規辟、類聚三代格 帝雖修式文、蓋不能矯其弊也、朱雀帝承平四年、先是延長六年、太宰府言、本府總攝九國二島、檢納調庸雜物、管國島司、差使雜掌、勘濟四度公文、調帳勘出、依式塡納、勘定鈔帳、放總返鈔、稅帳公文、或塡率分、放返卻帳、專守通法、曾無差違、即國司功課、依府勘定公文、事可無疑、而府國更差雜掌、乞二寮勘定、令年所當四度使雜掌等粮米、合十六萬九千餘束、皆前分料也、不但再勘之煩、兼費兩般之料、請改定法制、以省其費、因制停六國雜掌入京、令府雜掌、總勘公文、至此府又言、前司申請之旨、在乎停二寮勘定、以府勘定帳、勘合用度帳、以省再勘之費也、而今據官符、大違申請之意、彌倍府司之煩、何者本國雜掌、各務勘濟、猶多停滯、況令府雜掌總勘、何暇蚤濟、且延喜十三年來、不勘公文、已二十年、今將進其帳、差何人以爲雜掌、充何物以爲其料、事之難耐、不可勝言、請停延長新制、仍舊令各國雜掌勘濟、以省物累、但管國勘帳已訖者、府用度帳雖有未勘、得免其責、許之、七年、先是民部省奏、寬平六年格、勘濟前司公文八年以上者、特加褒賞、令國司偏依此文、不勘任中公文、任意注載、不舉欠失、或稱正稅無遺、減省出擧、除交易雜物、是則不勘當任帳之所致、後司勘帳之日、下符徵物、然前司以往、誰能辨納、又九年格、令太宰府先勘當任公文、次勘前司舊帳、然其法制未及諸國、請準此例、令諸國勘八年閒稅帳者、其四年依舊勘濟、更算前司任終年與當任

三年、以爲四年、又舊例國司未進公文、雖有所申請、而不受理者、是不進公文、則不能勘會之故也、抑公文之中、税帳爲本、自餘之帳、皆其枝條、勘濟之務、宜先其本、而今諸國請調返鈔、下勘出擧租兩帳、不勘税帳、至于省減出擧、除交易物、以未勘之帳、備其勘會、未勘之帳、非無錯繆、故所司雖陳其由、而官省不許執申、至勘帳日、乃知欠失、請爾後不勘任中去年税帳者、句勘今年出擧租兩帳、至此許之、○按本書此條、脱誤極多、文義不明、今取其大意可通者、書以俟後考、

一條帝長保元年、以主計主税二寮官人、勘諸國公文者、稱前分勘料、貪求賂遺、抑雷公文、教讓責寮官、若猶不悛者、解卻見任、國司和同、爲他所告、雖有成功、不預勸賞、政事要略時國司如有不勘公文者、後司申請、勘濟爲功、謂之越勘、類聚符宣鈔降至堀河鳥羽時、勘帳之法、尚存寬平承平格、以定功過、朝野羣載、江家次第、然莊園已盛、正租調庸、日以闕乏、則簿帳之用益亦殆乎廢矣、○按東大寺正倉院文書、有遺服人帳、麥帳、寺財物帳、匠丁帳、括出帳、走還帳、逃亡滿六年帳、爭戸帳、九等戸帳、奴婢帳、大日會帳、乾菜帳、繫飼馬帳、烽守道守津守等帳、修理舊兵帳、新造兵器帳、郡稻帳、過期限帳、歲竟帳等三十餘種、遺服人益遺喪帳、麥帳、益麥田種麥等帳、寺財物益定額寺資財帳、歲竟益年終帳也、姑附于此、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九

供御

供御、太古天祖在天原也、以天狹田長田爲御田、定天邑君治焉、（日本書紀）天太玉命帥諸部神、造文布和衣瓊玉等物、以供服御、（古語拾遺）及皇孫主中國也、天祖賜以其所御齋庭之穗、及諸服御物、以擬供御、（日本書紀、古語拾遺）天鈿女命悉檢海物、以定供進之品、所謂島之速贄也、（古事記）太祖卽位、天富命帥諸齋部、以奉幣物、猶天上之儀、方此時、神物官物、未有分別也、（古語拾遺）自垂仁帝後、御食用屯田之稻、置屯田司屯倉首掌之、（日本書紀、參取釋日本紀）景行帝詔以磐鹿六雁命爲膳職長、置膳大伴部於諸國、貢進山海珍羞之物、令六雁總掌焉、其子孫高橋氏世掌內膳之事、（本朝月令引高橋氏文）成務帝時、以小長田命爲御田職、掌大炊之政、其後裔世供其職、（政事要略引姓氏錄、多米氏本系帳）應神帝命安曇連祖大濱爲海人宰、掌貢鮮魚、（日本書紀）子孫世與高橋氏共管御膳之事、（本朝月令）當時諸國又獻苞苴、謂之大贄、（大贄據古事記）豬鹿類皆充供御、（日本書紀）仁德帝時、秦氏祖普洞率秦民織絹進獻、帝嘉其輕煖適體膚、賜姓波陀公、（姓氏錄）子孫相繼貢絹、以充御服、（古語拾遺、姓氏錄）履中帝始置內藏、以貯官物、此後御服取之內藏、秦氏世任藏部之官、（古語拾遺）雄略帝置宍人部、掌作肉膾、又定鳥養部、令貢禽鳥、（日本書紀）其貢魚菜果蓏者、有江氏、有網引氏、有園部氏、其他服御物、皆有其職分掌焉、（姓氏錄、令義解大意）后妃皇太子又各有屯倉入部、以供湯沐焉、（日本書紀、姓氏錄）大化改制、停屯田屯倉入部、而供奉之官、亦有沿革、先是以大倭高市葛木十市志貴山

邊曾布六縣爲公邑、縣名據延喜式至此檢校其田畝戶口、日本書紀蓋定爲官田、置田領掌之、續日本紀大意大寶斟酌舊制、各定職員、以莞掌供御、其官田園池供天廚者、掌之宮內省、而內膳司屬焉、御服掌之內藏縫殿二寮、而中務省總莞焉、其後宮東宮、亦各置司署以供給焉、凡官田在大和攝津者各三十町、河內山背各二十町、停田領停田領據續日本紀差管內雜任爲田司、每二町配牛一頭、令中中戶以上、各養一頭、凡官田應役丁者、每年本省預準來年所種色目及町段多少、料功申官支配、其上役之日、國司準役月閒要、量事配遣、田司年別相替、其供中宮、有湯沐邑二千戶、東宮則有雜用年料絁三百匹、綿五百屯、絲五百絇、布一千端、鍫一千口、鐵五百挺、令義解聖武帝天平十年制、中宮供奉、一準供御、類聚三代格三十三年始班給赤幡于大藏內藏大膳大炊造酒主醬等司、爲供御物標識、續日本紀凡貢大贄、志

摩尤上矣、古事記稱之御食國、萬葉集大寶以後、內膳高橋氏世管其國、職原鈔後定其歲貢、爲四百三十餘荷、三代實錄又置御廚於諸國、以貢御贄、大膳職掌之、類聚三代格孝謙帝天平勝寶八歲、以太上皇崩、敕大膳職江人并近江若狹紀伊淡路志摩等國、每月常貢供御異味、自今以後、無更令貢、東大寺要錄天平寶字二年制、猪鹿之類、永停進御、續日本紀帝重祚神護景雲二年制、營種官田、當時長官一人主當其事、町別定稻五百束、令集解桓武帝延曆中敕、大膳所管筑摩御廚、及網曳江等長各一人、改隸內膳司、類聚三代格帝置御園於山城、貢早瓜以充供御、內膳司又掌之、年中行事秘鈔平城帝時、有敕旨田、日本後紀蓋以敕旨開田、以充供御也、嵯峨帝弘仁三年、以停三月三日節、更使五畿內及志摩若狹紀伊淡路等國、進九月九日節御贄、一準三月節、政事要略引天長格鈔十一年制、前例供御并春宮御料、諸司每月申於

辨官、官卽下符、依例充行、自後宜令宮內省、每月收所司解移、勘會充行、若事有增減、卽乞官裁、類聚三代格 淳和帝天長元年制、山城攝津河內獻納御稻、宜國司一人、專當其事、年中供料、冬初皆進、類聚三代格、政事要略 八年停河內供御堤外赤江、堤內赤江二處、定竹門江、賀沼絕間江、大治江三處、又停攝津供御江四處、類聚國史 以供御冰闕乏、令山城河內各加置冰室三宇、日本紀略 帝益廣敕旨田制、其置於諸

國者、凡三千三百十餘町、又發官稻、開墾攝津備前等田、其數不詳、類聚國史 帝世始奉御封於兩宮、太上皇一千五百戶、皇太后一千戶、日本紀略 仁明帝承和二年、攝津言、年料御稻、冬季皆進、而大炊寮以倉廩不足、經日不收、擔夫將領徒致辛苦、請每國定四箇月、以次進納、許之、類聚三代格、政事要略 六年制、伊勢近江御贄、令國司定專當官、檢校貢上、其路次令郡司一人主當、若有稽怠者、科國司以闕供御之罪、類聚三代格 帝亦遵天長故事、奉御封二千戶於後太上皇、一千戶於皇太后、若有損田、以公租補進、又置敕旨田於諸國、凡一千七十四町、以其一百七十四町奉後院、又置以下、類聚國史 又別以荒廢田空閒地、奉先後太上皇及大皇太后皇太后者、一千五十二町、續日本後紀 文德帝齊衡二年制、志摩國司檢校御贄者、宜進專當官名簿、若有事故、令傍官檢察、其致稽緩者、必處罪科、類聚三代格 天安元年、以御稻

貢進後期、敕令先期一月貢上、若致闕怠罪以闕供御之科、清和帝貞觀二年制、供御及中宮東宮年料稻粟糯等、並用省營田、又每國官田、令長官主當其事、定年料稻數、期內貢進、事並著于格式、而猶多逋負、常闕供御、仍勘責長官、今聞長官或罰責郡司百姓、收其私稻、以充貢物、不翅致民憂、已冒觸汚穢、夫御膳之物、尤要清潔、而疎略如此、法禁不輕、特宥前過、欲視來效、爾後宜長官自加檢

察其獲稻收之別庫、專務蠲潔、期內辦進、四年定貢進御稻數及期限、山城八月、攝津十二月、河內明年四月、並限二十日、稻數各二千二百五十四束餘、差掾已上一人、定期貢上、不得違失、(類聚三代格、政事要略)時宮內省有奏御田稻數之儀、凡四畿內國本年所營御田合若干町、獲稻并古稻總若干束、每歲以十一月奏聞以爲例、(貞觀儀式)帝又進田及山岡三十八町七段餘於淳和院、荒田一百八町六段餘於冷然院、三十七町五段於中宮職、陽成帝受禪、奉御封二千戶及白綾二百匹、綾三百匹、白絹五百匹、絹二千匹、帛五百匹、白絲三百絇、絲七百絇、細屯綿一千屯、石見綿四百屯、調綿一萬屯、庸綿五千屯、綿細布一千端、調布二千端、新錢二百貫文於太上皇、(三代實錄)是後太上皇御封、定爲二千戶、又奉敕旨田一千町、(簾中鈔、拾芥鈔)御飯用敕旨田地子、御菜用御封物、其中宮東宮內膳供御飯、(西宮記)元

慶三年、停攝津蟹胥陸奧鹿腊之贄、四年奉山城愛宕郡百姓口分田四町二段九十餘步於中宮職、六年制、志摩年貢贄、令近江伊賀伊勢等國、驛傳貢進、七年以近江請、停內膳司進物所等置員外贄人、(三代實錄)八年先是孝德朝、始置乳長上職、令獻牛乳、(姓氏錄、類聚三代格)元明帝令山背點定乳牛戶五十、(續日本紀)後更置乳牛院、令典藥寮管之、納山城丹後芻及大炊雜穀、養飼味原牧牛、置別當乳師預等職、取乳以供奉御及三宮、(西宮記)至此寮言、本寮勘味原牧乳牛課、始自四歲終十二歲、而自元慶五年勘發十九歲課、令乳牛院所養母牛七頭、輪轉取乳、以充供御、故官牛蕃息、不同他牧、牧夫多逃散者、望請從勘發年、免件課以復舊法、許之、(類聚三代格)光孝帝仁和元年、敕減御服絹千匹、定二千五百匹、減綿千屯、定七千四百二屯、尋敕廢山城河內和泉攝津等江長及贄戶、充徭丁各三十人、但和

泉五十人、又停近江筑摩御厨長及調丁充徭丁、又遣使於畿内五國、輸送春宮田利稻及地子直於京師、二年敕令大藏省每月送錢四千文于内膳司、以充供御菜料、三年以供御多闕、敕復筑摩御厨長及調丁、帝嘗置敕旨田於畿内外國、又以丹後二郡熟田一百四十三町餘、荒田十二町七段餘奉後院、三代實錄宇多帝寬平二年制、正月十五日七種粥、三月三日桃花餅、五月五日五色粽、七月

七日索麪、十月初亥餅等、俗間以為歲事者、自後宜定為節供、寬平遺誡諸院宮亦準之、公事根源其七種粥料、主水司進之、米一斗五升、粟黍子稗子葟子胡麻子小豆各五升、鹽四升、中宮亦同、延喜式醍醐帝延喜二年制、畿内及志摩近江若狹等十一國、貢旬料節料御贄、又畿内及伊賀等貢年料、志摩筑摩網曳江等置御厨、○按本書、又畿内以下有闕文、今姑參考延喜式以補之、且竢後考、其諸國所貢、足以供奉、而頃年畿内及近畿諸

國、增置御厨、加以院宮王臣家、每國立厨、侵奪民業、爾後除内膳司所管御厨、及有禁山河池沼外、不論公私、宜從停廢、違者科違敕罪、又敕停止當代以後敕旨開田、類聚三代格修式、供御之制、著為永例、凡畿内官田、比令制、大和減十四町、河内減二町、更置和泉二町、宮内管掌如舊、分為省營國營、山城省營八町、國營十二町、大和省營九町、國營七町、河内省營八町、國營十町、和泉國營二町、攝

津省營國營各十五町、其營種料稻、每町一百五十束、但和泉減三十束、穫稻同景雲制、但和泉四百束、凡官田有遺損者、宮内省遣丞已下及史生各一人、巡檢、其收穫多少及用殘數、並省奏聞、凡供御及中宮東宮季料稻粟糯等、並用省營田所穫、其收納帳、自官下宮内省、省即令大炊寮支度年中供御用數申官、官下符民部省、仰畿内令進、但粟山城進之、皆大炊寮舂備、日別送内膳司、但東宮

送主膳監、凡省營田稻、踰年之後、不任供御、皆悉爲糙、收納別倉、莫混正税、凡造酒司御酒料米二百十二斛九斗餘、國司各割省營田穫稻之内、充功賃舂運、若有不足、充用正税、但有省營田稻用殘者、不在此限、凡國營田稻、除營料外、每年舂米、輸内藏寮、凡國營田地子米有未進者、拘調返抄、凡園地在山城大和者七所、京北園十八町餘、柰良園六町八段餘、山科園九段、柰癸園五町五段餘、

羽東志園四町九段、泉園一町、平城園二町、竝殖供御雜菜及雜果樹四百六十株、又有覆盆子園二段、芹水葱田六段餘、凡作園以左右馬寮牛十一頭充之、仕丁十四人營之、置船一隻於與等津、以漕雜菜、凡諸國貢進旬料御贄、大和吉野御廚進鳩、從九月至明年四月、年魚鮨、火乾年魚、從四月至八月、每月上下旬各三擔、但蜷及伊具比魚煮凝等、隨獲加進、志摩御廚鮮鰒螺、起九月盡明年

三月、上下旬各二擔、味漬腸漬蒸鰒玉貫御取夏鰒等、每月合五擔、雜魚十三擔、若狹雜魚、上下旬各七擔、紀伊雜魚、上中下旬各三擔半、淡路雜魚、一旬料二擔半、節料貢雜鮮味物、畿内及近江每節各七荷、但近江正月元日副貢猪鹿、志摩元日及新嘗會各八擔、餘節各三擔、參河正月三節各三擔、若狹各十擔、紀伊淡路竝各五擔、但參河進雉、皆收内膳司、其年料諸國貢蔬菜肴果等、各有數、

見上、凡諸國御廚御贄、結番貢進、和泉以子巳日、紀伊丑午日、淡路寅未戌日、近江卯日、若狹辰申亥日、依次送致、凡山城江御贄、國司率預人、漁獲進之、凡山城近江冰魚網代各一處、其貢冰魚、始九月終十二月、凡山城河内攝津和泉等江網曳御廚、差充傜丁、江三十人、網曳五十人、凡左右衞門兵衞、各隔三日、進鮮鮒御贄、凡諸國年料所進糯米、大炊寮檢校、勿令他粒雜糅、又雜穀隨到量收、

訖卽申省、凡山城所進供御葛野餠料稻、每年二百束、以正稅充之、凡供御乳、日別大三升有奇、典藥寮上之、凡供御笋藕及雜菜楡皮等、令畿內貢入、凡山城所進靑槲每日一荷、始五月終十一月、丹波乾槲同上、始十一月終五月、中宮亦皆準此、凡新嘗祭夜供御料、東鰒、堅魚、海松、海藻、合二十五斤、甘鹽鯛四隻、鮨鰒、煮鹽年魚、醬鮒、各二升、乾生搗等栗子、乾棗子、椎子、菱子、俱二斗六升、橘子四蔭、油、醬、鹽、俱一斗二升、解齋料米、糯米、糯糒、栗子糒、小麥、大小豆、胡麻子、荏子、俱五斗七升六合、糯稻十束、東鰒、薄鰒、隱岐鰒、煮堅魚、螺、烏賊、合十九斤十兩餘、紫菜、海松、海藻、乾薑、合十四斤三兩、乾羊蹄一籠、乾柹子二連、橘子二十四蔭、桲橘子十枝、搗乾生等栗子、乾棗、椎子、菱子、蓮子、俱四斗八合、清濁酒、酢、醬、鹽、腊、俱三斗七升、豐樂料米、糯米、栗子糒、小麥、胡麻子、荏子、俱四斗一升八合、東鰒、堅

魚、合十一斤十兩餘、鮨鰒、煮鹽年魚、醬鮒、各二升、海松海藻合七斤六兩、乾羊蹄一籠、乾搗生等栗子、乾棗、椎子、菱子、俱二斗六升、乾柹子二連、橘子四蔭、桲橘子十枝、鹽二升、中宮豐樂亦供東鰒、堅魚、海松、海藻、鮨鰒、醬鮒、煮鹽年魚、乾羊蹄、椎子、菱子、橘子、搗生等栗子、其數大抵準上、凡諸節供御、正月三節料、米、糯米、糯栗子等糒、小麥、荏子、胡麻子、大小豆、俱一斛二斗六合、糯稻十五束、東鰒、隱岐鰒、煮堅魚、螺、合二十七斤十兩、紫菜乾薑各一斤、搗生等栗子、乾棗子、椎子、菱子、掇橘子、俱九斗五升有奇、乾柹子六連、橘子三十六蔭、桲橘子十五枝、清濁酒、酢、油、醬、鹽、俱九斗六升、五月五日、米、糯米、糯栗糒、大豆、小麥、胡麻子、荏子、俱四斗八升、糯稻五束、烏腊、東鰒、長門阿波出雲隱岐等鰒、烏賊、煮堅魚、螺、合十七斤十三兩、鮭二隻、紫菜海藻合一斤十兩、乾生等栗子俱二斗七升有奇、酒、酢、醬、鹽、

腊、油、倶三斗七升、七月七日、米、糯米、糯粟糒、黍子、小麥、小豆、倶一斛八升、東鰒、隱岐鰒、烏賊、螺、煮堅魚、合七斤六兩、紫菜、海藻、合一斤四兩、酒、酢、油、醬、鹽、腊、倶四斗六升、九月九日、米、糯粟子糒、大小豆、小麥、胡麻子、荏子、倶六斗一升、糯稻五束、東鰒、隱岐鰒、烏賊、煮堅魚、螺、押年魚、烏腊、合七斤、酒、醋、油、鹽、腊、醬、倶三斗七升、紫菜、海藻、如五月節、中宮節料亦皆準焉、凡供御月料、米、糯米、糯糒、粟、粟糒、秫米、

黍子、小麥、堇子、大小豆、胡麻子、荏子、大角豆、倶三斛八斗六升六合有奇、脯、烏腊、押年魚、東鰒、薄鰒、醬鰒、隱岐鰒、安房雜鰒、堅魚、煮堅魚、熬海鼠、蛸、烏賊、乞魚皮、久恵脯、鮐皮、合五百三十一斤九兩、鮭及能登鯖倶一百八十七隻、堅魚煎、海鼠腸、腸漬鰒、腊、雜鮨、倶一斛有奇、紫菜、海松、海藻、滑海藻、犬凝菜、於期、鹿角菜、伊祇須、合六十九斤十二兩、生乾搗等栗子、乾棗子、椎子、吳桃子、掇橘子、菱子、蓮子、

倶四斛六斗四升有奇、醬瓜二十三顆、乾柹子二十九連、橘子四十五蔭、酒、搗糟、汁糟、醬、未醬、滓醬、糖、酢、鹽、豉、胡麻油、芥子、倶五斛二升有奇、御粥醬料日米一斗、御澡豆料小豆二升五合、中宮亦準焉、其東宮稍有減殺、凡年料、御幷中宮索餅料小麥三十斛、粉米九斛、紀伊鹽七斗、從十一月迄明年十月、手束索餅料小麥十七斛七斗、粉米五斛三斗一升、紀伊鹽、醬、味醬、酢、倶四斛四斗五升餘、起

三月盡八月、其九月至明年二月、亦準此稍有減縮、糖三斛三斗六升有奇、糯糒粟糒合四斛一斗二升有奇、醬添醬合一百四十斛、醬鰒一百九十斤、但中宮三十斤三兩、東宮糖糯粟糒合三斛五斗一升有奇、凡御服春冬月料、各袍十領料、絹十五匹四丈八尺、襖子十領料、絹十三匹四丈、半臂十領料、絹八匹、汗衫十領料、絹六匹五丈、袷褟單褟各十領料、絹十三匹一丈五尺、表袴中袴各十腰

料絹十六匹四丈、袷褌單褌各十腰料、絹十
一匹二丈、被衣八領料、絹十二匹、但三月十
月減二領、被十二條料、絹二十四匹、但三月
十月減四條、褥四條料、絹六匹五丈六尺、襪
料絁一匹、靴揷鞋各一兩、夏秋著襴縠衫六
領料、縠七匹二丈六尺、半臂十領料、縑四匹
一丈、汗衫十領料、縑六匹五丈、袷褠單褠準
前、但六七月省袷褠、表袴中袴袷褌單褌竝
準前、被衣四領、但五八月減二領、六七月省

之被八條、但五月至八月減四條、六七月又
減二條、褥六條、四月九月減二條、襪靴準前、
中宮御服、春冬月料、袍背子單衣各十領絹
十一匹一丈五尺、領巾四條、紗三丈六尺、表
袷裙下裙各二腰、袴十五腰單袴二十腰絹
二十五匹四丈、袿衣單袿衣各三領、絹五匹
三丈七尺五寸、被六條、絹十一匹二尺有奇、
但三月十月減二條、褥三條絹五匹、御匣殿
料、絹十匹、綿三十屯、錦鞋三兩、夏秋袍準前、

袷袍六領、絹五匹、單衣準前、但五月至八月、
省袍加單衣三十領、領巾準前、羅裙二腰、羅
一匹五尺、絹一丈、紗裙二腰、紗絹丈尺同上、
下裙四腰、絹二匹三丈、袴單袴竝準前、袿衣
單袿衣各二領、被四條、五月至八月減二條、
褥錦鞋準前、御匣殿料同上、其袷褠袿衣被
衣及被褥等皆加綿、隨時有差、凡四季御服、
每年依數取於內藏、準例染裁、每月一日十
六日、兩般均分供進、凡奉行大藏御服物、出

納諸司與內藏寮官人、入庫撰進、凡六月神
今食、六月十二月晦日御贖、新嘗會御服、各
有色數、中宮東宮亦有定數、竝縫殿寮進之、
凡供御例用幷臨時所須者、下符之後、若無
物實、準其價直、以錢行之、凡東宮湯沐二千
戶、凡中宮東宮封租、舂進白米、舂功運賃、亦
用本租、若有損田、令當國以正稅交易辦進、
凡東宮初立頓料、絹一百五十匹、調布五百
端、調綿五百屯、錢一百五十貫文、白黑米各

一百斛、鹽二十斛、油八斗、凡八月二日御被料、長絹二十匹、白綿二百屯、年中雜用料絹三百匹、綿七百屯、絲五百絇、布一千端、鍫一千口、錢五百匹、履革四張、其日料米七升九合有奇、粟子二升五合、大炊寮進之、（延喜式）初貞觀中、三宮皆有年料給分、每年任主典史生等、以收其課、（三代實錄）至後太上皇及諸院諸宮、亦竝任三分二分各一人、一分三人、若任內舍人謂二分代、其內官除助允若兵衞尉

近衞將監一人、及從五位一員、謂之年官年爵、皆充年料御給也、（參取除目鈔、除目大成鈔、簾中鈔、職原鈔、拾芥鈔、○簾中鈔、拾芥鈔院宮條云、封千五百戶、據此中宮東宮封、延喜以後、或有減定乎、附以備考、）三條帝長和初、處分故院敕旨田、供中宮東宮各八十町、（小右記）後三條帝崇尚節儉、（古事談）停內膳司饌、罷諸國御廚子及御贄、後院等御贄、廢筑摩御廚、又停高砂御廚進魚、令御廚子領御廚子等、竝供素菜、（扶桑略記、百鍊鈔、）白河帝立、奉陽明門院及大皇太后月料白

米各五十斛、皇太后皇后各三十斛、（朝野群載）時有良峯季高者、獻其莊於陽明門院、爲敕旨田、又奉進院御領、號後三條院敕旨田、（良峯家譜）帝既遜位、決政院中、廣置莊園以自奉焉、鳥羽帝亦倣之、（百鍊鈔、中右記、東大寺文書、醍醐寺雜事記、）此後諸院宮亦競置莊園、或相傳領、以自資給焉、（東鑑、）（壬生官務古文書、東寺文書、龜山院凶事記、）朝廷亦點定莊園、以爲御廚領、（山槐記）後白河帝嘗建長講堂、（宣胤記）有良峯高光者、獻尾張稲木莊、以爲堂領、（良峯家譜）

其後堂領增至一百八十所、天子遜位後、常取給于此、（梅松論）二條帝時、河內大江御廚訴云、本田二百三十町、多歸荒廢、請更割熟田充之、且新加一百三十町、以辨進供御、若不得增加、請割充十八日料田九町八段、何者每月十八日、舊不準齋日、至後白河上皇、敕準齋日、不供魚味、後復仍舊貢進、而本田荒廢、其數減少、不給料田、何以辨進、又僧寺濫妨、不隨進止、百姓假威權門、不進供御、請

竝禁斷之、國中池沼、依延喜五年牒、平岡恩智二莊、亦仍舊制、竝皆爲御廚領、朝議謂、事係新法者、不可不熟議、若其復舊者、宜依其請、因先停禁僧寺百姓等奸濫、山槐記安德帝受禪、依例奉敕旨、田一千町於上皇、又使內膳司大炊寮、仍舊供奉、玉海自後鳥羽帝後、朝廷增衰、供御之制、蓋有變革、源賴朝嘗興立長講堂領七所、又時以砂金絹綿等物、供進御及院宮、東鑑伏見帝正應六年、先是攝津國

司常兼大江吹田御廚檢校職、後遂廢絕、故莊園寄人等、恣爲非法、妨奪供御、至此國司訴之、請仍舊兼補、勘仲記初後嵯峨上皇欲使龜山帝後、永承皇統、乃以長講堂領、授後深草帝、以爲子孫資、約謂、不得令其襲天位、自關東援立伏見帝後、遂策定兩宗迭立、故後深草皇胤登阼、則併有堂領、極其豐富、而龜山帝胤潛邸、無一奉邑、後醍醐帝大不能平、元弘之亂起于此、梅松論建武中興、首收北條

高時邑、以充供御、太平記而光嚴院以後深草曾孫、世傳長講堂領、其他有法金剛院領、尾張熱田社領、播磨國衙等地、皆後深草遺邑、光嚴併領之、以爲奉邑、及北主光明院立、光嚴悉授其邑、因約俾其傳之崇光院、以及後光嚴院後、遂致之崇光子孫、及後光嚴遜位、崇光將立其子榮仁、以傳奉邑、而後光嚴更立其子後圓融院、兩宗遂相惡、崇光殂、後小松帝悉收其遺邑、及稱光帝崩無嗣、上皇乃

立崇光曾孫彥仁王、是爲後花園帝、於是光嚴遺地、復皆歸于帝、世爲朝廷御邑云、椿葉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十

封祿上

封祿古者王臣有封地、有粮地、有部曲、有田莊、世世傳領、非有大罪過、則不削奪焉、大化改新、創食封俸祿之制、給以租調庸、至乎大

寶、其法大定、凡其賜王臣者、有品封、有職封、有位封、有功封、謂之食封、有位祿、有季祿、有皇親時服料、有節祿、有位田、有職分田、有功田、其別敕所賜者、曰賜田、給諸司者、有公廨料、又因品位給以帳內資人事力、皆令之所載也、有國封、有馬料、有年給、有諸使祿、時服又有賜臣下者、有節料、有蕃客夷俘祿、其給諸司諸吏者、有廚料、有學料、有要劇料、有番上料、有月料、有大粮、有交替料、有賜田、皆令後所定也、格式雖闕其制、猶可考、及後世莊園滋興、則租賦闕乏、封祿之制亦壞云、

食封、孝德帝初年、賜內臣中臣連鎌足封二千戶、（二千戶據大織冠傳）封戶始見于此、大化二年、詔廢封建、停諸氏部曲田莊、賜食封於大夫以上、各有差、降、封戶之制始定、後又頗有沿革、（日本書紀）大寶制、品封、一品八百戶、二品六百戶、三品四百戶、四品三百戶、內親王減半、職封、

太政大臣三千戶、左右大臣二千戶、大納言八百戶、若以理解官及致仕者減半、位封、正一位三百戶、從一位二百六十戶、正二位二百戶、從二位一百七十戶、正三位一百三十戶、從三位一百戶、女減半、但嬪以上全給、無故不上二年者則停給、位祿亦皆準之、五位以上、不在食封之例、○按（續日本紀、慶雲二年制、代五位食封以位祿、據此、二年以前、五位以上、實有食封、而令不列食封者、蓋二年以後、所刪定也、）功封、五位以上、以功食封者、大功減半傳三世、

上功減三分之二、傳二世、中功減四分之三、傳子、下功不傳、○按本書、五位已上、不在食封之例、而其有功封者可疑、是或大寶舊文、未經刪定者、附待後考、無子者不得傳封、但養兄弟子爲子者聽傳、其傳封之人亦無子、聽更立養子轉授、其計世一同正子、但以嫡孫爲嗣者、不許傳、無子以下、續日本紀、凡封戶皆以課戶充、調庸全給、其田租爲二分、一分入官、一分給主、凡令條外、有特封及增者、竝依別敕、令義解、慶雲二年、新定中納言封二百戶、三年以

四位五位有飛蓋有無之別、四位入食封之限、又以正一位至從三位、位高封薄、詔改定正一位六百戶、從一位五百戶、正二位三百五十戶、以下至從三位、遞減五十戶、正四位一百戶、從四位八十戶、其封戶者、授位之時、卽與處分、詔改以下、參取令集解、元明帝和銅七年、增給長親王等封、始全給田租、但運送傭食、用其租內、至聖武帝天平十一年、詔封戶悉從全給之例、十九年以封戶口數有多寡、輸物

亦不均、制每一戶以正丁五六人、中男一人爲率、鄉別課口二百八十人、中男五十人、擬爲定數、其田租每一戶以四十束爲限、不許增減、廢帝天平寶字四年、詔追封贈太政大臣不比等爲淡海公、此後藤原氏大臣、如良房基經等、薨後皆封一國、謂之國封、此後以下、三代實錄、公卿補任、葢非實封也、尋敕、尚侍尚藏爲女官要職、宜改減半例給以全封、續日本紀、○按類聚國史、尚侍準從五位、大同二年、陞準從三位、當時五位不在食封例、然同書和銅八年制、尚侍從四

位者、賜祿準典藏、據此、尚侍亦有準四位者也、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敕、頃歲封戶、或因損田、應免調庸者、以餘鄉充給、爾後有損田戶者、宜依令條除免、不得通計滿數、令集解、光仁帝寶龜二年、定內臣食封一千戶、桓武帝延曆八年、參議佐伯宿禰今毛人致仕、詔減參議封戶半賜之、爾後立爲恆例、續日本紀○按參議令外官、封戶數不詳、延喜式云、八十戶、亦不知何時所定、附待後考、二十四年以公卿奏、令諸家封租、姑停春米、交易輕貨、日本後紀、平城帝卽位初、置

六道觀察使、以參議爲之、賜封各二百戸、至嵯峨帝停封、令兼外任、給以公廨、上皇尋敕罷使、復參議號、封戸亦仍舊數、（日本紀略）大同二年、太政官奏、按令、王臣食封、各有等次、但五位以上、不在此例、慶雲中改定法制、延及四位、大同初、大納言已上職封皆復舊、○（按令集解、蓋先是大納言以上減封、至此復舊、然以舊史殘闕、今不能考也、）是雖有加給、未見減省、彼此行事、理合同軌、請自今後、一品以下食封、及四位位祿、竝據令條、但先經

恩賜、不須收還、待加階進級、方始回給、詔可、○（太政官以下一條、三年、）三年定無品親王封二百戸、内親王亦準此、及敍品則停之、嵯峨帝初年、官又議奏、無品内親王封二百戸、及敍四品、則賜一百五十戸、敍品封戸、減於無品、極爲怫稱、請準令減半、從之、（類聚三代格）是時藤原氏漸盛、一門食封至一萬五千戸、淳和帝時、右大臣藤原緒嗣及左大臣冬嗣等、上表請減封、以支國用、（日本紀略）文德帝時、以封戸甚衆、國用闕乏、故如右大臣藤原朝臣良相、大納言安倍朝臣安仁、亦上疏請減食封、（文德實錄、三代實錄、）初嵯峨帝以飢歉故、權設減祿之制、（日本紀略）自淳和帝後、任大臣者、雖非歉歲、例必上表請減封、（日本紀略、菅家文草、）然當時公卿、率皆有賜田莊園、厚自封殖、（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續日本後紀、）減封之表、亦幾乎虛設矣、延喜制、無品親王仍舊、中納言倍慶雲制、參議八十戸、凡職封、解官及身薨、即還收、若解薨在納調物限月以後、聽給、別敕

封物亦準此、品位封者、薨年之料、全給其家、無品封亦準此、凡別敕賜封、若其人授位任官、便即回充、凡封戸以正丁四人中男一人爲一戸、其戸租從天平制、每鄕課口二百人、中男五十人、租稻二千束、若不滿數者、通計國内塡之、但有損之年、即否、凡封租當不三得七之年、戸別所輸、不滿率數者、塡以他鄕、其損過三分、及神寺封租、不在此限、凡封租、交易輕貨及舂米送運、其舂運功賃、亦用本

租、若家有請受者聽充、凡封戶爲三分、一分充以輸絁國、二分輸布國、但伊賀伊勢參河近江美濃越中石見備前周防長門紀伊阿波等國、不得充封、（延喜式）謂之禁國、（拾芥鈔）但封戶之數、此後亦有沿革、然記載闕略、不能詳其何時所改定也、（簾中鈔、拾芥鈔、○簾中鈔云、一品六百戶、二品三品竝一百五十戶、四品無品各七十五戶、太政大臣二千二百五十戶、左右大臣一千五百戶、內大臣八百戶、大納言六百戶、中納言三百戶、參議六十戶、正一位二百二十五戶、從一位一百九十五戶、正二位一百五十戶、從二位一百二十八戶、正三位九十八戶、從三

位七十五戶、拾芥鈔云、二品四百五十戶、三品三百戶、四品二百二十五戶、無品一百五十戶、太政大臣一千五百戶、餘同上、竝不知其改定在何時、附待後考、）初內大臣鎌足加封至萬五千戶、（日本後紀）高市皇子亦賜五千戶、（日本書紀）其後歷朝王臣、益封者頗衆、（續日本紀）所謂別勅特增者也、及藤原氏得勢、則兼家道長等、皆增至五千戶、（日本紀略、一代要記）若夫神封寺封、其數亦夥矣、至大同中、伊勢大神宮以下、天下有封之神、凡一百七十餘社、封戶合四千八百七十餘戶、然除伊勢及宇佐

宮外、多者不過二三百戶、少者一二戶耳、後又有新封加封、至如寺封、則非神社之比、若東大寺、孝謙帝時、充封五千戶、其他山階飛鳥大安等諸寺、亦各一千餘戶、而百戶以上者、亦有數十寺、（新鈔格勅符）其僧尼亦有賜封戶者、（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故僧寺之封最盛、（元亨釋書）初大寶制、神戶調庸及田租、竝充造神宮及供神調度、佛寺不在食封之例、若以別勅權封者、不拘此令、（令義解）光仁帝嘗以封一百戶永施秋

篠寺、因勅、權賜食封、限見令條、比年所行、極違先典、天長地久、帝者代襲、天下財物、非一人所得專、唯有所念、永施此封、其謂永者、止一代耳、今後立爲恆例、前後所施、一皆準此、（續日本紀）然至後世、此制不復行、施封太濫、（元亨釋書）事詳於佛事志、一條帝正曆四年、定諸封家租代升別十文、（外記日記）凡舊制封戶一烟、正丁四人、一匹二斛二斗、中男一人、租穀四斛、每二十五戶、封丁一人、及後世則不問課丁有

無充爲封戸、又出納所司、不顧納物增減、妄放定數返鈔、蓋國司不知子細、所司不知出入也、其禁國除伊豫出雲長門紀伊外、悉皆充給、只近江不封諸臣、特充院宮親王、（拾芥鈔○按延喜式、禁國無伊豫出雲、而本書載之、豈延喜以後、禁國亦有沿革歟、又考本書此條、誤字極多、文義不明、今姑取其大意稍通者、錄以待後考、）然其諸封家、皆有名無實云、（續本朝文粹）

位祿、大寶制給五位已上、正四位絁十疋、綿十屯、布五十端、庸布三百六十常、從四位絁八疋、綿八屯、布四十三端、庸布三百常、正五位絁六疋、綿六屯、布三十六端、庸布二百四十常、從五位絁四疋、綿四屯、布二十九端、庸布一百八十常、（令義解）慶雲三年制、除四位位祿、入食封之例、元正帝養老元年制、始授五位者、會賜祿日、仍入給例、（續日本紀）聖武帝神龜五年、敕定外五位位祿、給內位半、女減三分之一、無故不上一年、停給、（續日本紀、類聚三代格、）尋制、諸國運調、行程遙遠、百姓多勞者、割留入京

物、給外位位祿、於是諸國郡司及隼人等、授外五位者、皆給當土、（續日本紀）稱德帝天平神護三年制、太宰陸奧出羽官人位祿、宜改前格、準諸國例、於本土給之、畿內準內官、給以京庫物、桓武帝延曆十一年制、賜位祿者、五位已上、自造大藏省受之、若不造者、彈正糾之、至後令式部省送五位已上歷名於臺、以便糾彈、立爲永例、平城帝大同二年制、收四位食封、依令條、給以位祿、三年先是加內外五位位祿、正五位絁八疋、綿八屯、絲二十六絇、布四十八端、庸布五十四段、從五位絁六疋、綿六屯、絲二十絇、布三十六端、庸布四十段、外正五位絁四疋、綿四屯、絲一十三絇、布二十四端、（○端本書作段、今據令集解、政事要略訂之、）庸布二十七段、外從五位絁三疋、綿三屯、絲一十絇、布一十八端、庸布二十段、（○本書此條係大寶元年格、令集解、政事要略亦同、然是年始頒令、不宜有制格之事、且定外位祿、實在神龜五年、即其加祿非大寶制亦明矣、又按本書、大同元年、有大納言以上食封復舊加畢等事、意當時又加五位位祿

歟、大寶恐大同之訛、然無他明證、故今闕疑以待後考、至此太政官奏、去歲制一品已下食封及四位位祿、竝依令條、唯內外五位、未有所定、請折中令格、以定祿法、因敕改定正從五位絁綿布、竝依令條、庸布正位一百一十段、從位八十段、外位絁綿、俱依前制、布正位仍舊、從位二十端、庸布正位六十段、從位四十段、竝皆停給絲、女祿準此減半、類聚三代格 嵯峨帝弘仁十一年制、諸祿竝依日給、京官據詔書出日、外官據符到日充給、續日本後紀 是歲定式、凡給位祿者、中務式部兵部三省、錄應給人物數、十一月十日、申太政官、官造總目、令少納言進奏、下符大藏、二十二日出給、其身在外國及國司、以當國正稅給之、立爲恆例、延喜式 淳和帝天長二年、賜借敍五位郡領位祿、絹三匹、綿三屯、調布二十端、庸布四十段、類聚三代格 仁明帝承和八年敕、延暦二十三年格、權任之官、不異正任、年分全給、理合一同、弘仁制、諸祿竝依日給、今賞之所行、理無偏頗、獨給全給、事乖通融、宜不論正權、據符到日給之、其閒公廨、徧共給與、續日本後紀 清和帝貞觀八年、先是定陸奧位祿物價、至此制、出羽位祿、亦準陸奧、三代實錄 十三年修式、凡五位以上位祿、給諸國者、東海道駿河以東、東山道信濃以東、北陸道能登以北、山陰道伯耆以西、皆給運賃、自餘諸國及在國司者、不在此限、延喜式、年中行事秘鈔、 醍醐帝延喜七年、先是位祿停給京庫、以明春自外國給之、類聚三代格 至此定二十七國、令輸年料別納租穀、以充位祿、謂之禁國、其季祿衣服等亦資焉、但兼外任者、以其國正稅給之、延喜式、政事要略、江家次第、 尋修式、更定爲二十五國、凡給位祿者、皆躬自參而受、但參議及散位年七十以上、不在此例、若當日不參者、總錄歷名、移大藏省、凡賜位祿日、彈正向大藏省、檢察非違、若有不參者、臺卽勘錄、移刑部省、季祿亦同之、但左右近衞、不在此限、凡命婦

位祿、縫殿寮請受頒給、凡身亡者、聽給當年位祿、其十二月卒者、不給明年之祿、凡在外官位祿者、準當土估、便給正稅、凡畿內郡司位祿準國司、以京庫物給之、凡散位位祿、上日不滿二十、不在給限、但未得解由者、下解由後、上日及三分之二、給之、若無可役之日、雖上日不足、未申目錄之前、猶預給例、新敍者亦同、但七十以上、不計上日、預給例、凡位祿價法、畿內絹一疋直稻三十束、絲一絇六

束、綿一屯三束、調布一端十五束、庸布一段九束、鍫一口三束、鐵一挺五束、是其價最廉者、其諸國價直低昂不一、如出羽絹一疋稻一百五十束、綿一屯絲一絇竝十五束、調布一端五十束、庸布一段三十束、鐵一挺十四束、是其價最貴者也、季祿等直亦準之、(延喜式)然此時諸祿皆有定國充行、不給京庫、則式亦唯舉前制耳、朱雀帝承平七年、神祇官言、年中給物、位祿最重、而頃歲國司只事申返、

無意充行、窮困甚者或致飢餓、謹檢案內、諸家封租等、以勘會稅帳、無申返之例、至位祿物、不預勘會、唯係國司進退、故常致緩怠、請始自本年、令備勘會、以斷申返之累、因敕所司、宜以本主請牒及使者請文、副官符勘會稅帳、一條帝正曆元年、參議及近衛中少將等兼外官者、以國司臨時申請不行位祿、爭言、雖有遙授之名、不得霑恩澤、伏請位祿亦準封戶、以返鈔勘會公帳、停國司越訴、以全

俸給、允之、其季祿公廨亦準焉、四年四道博士等亦上言、諸道儒士、無有給俸、唯以遙授之恩、聊爲奉公之資、而近代國宰輕易儒者、空送任限、不行俸料、請準近衛等例、下官符於所司、以位祿及季祿公廨請文、勘會公文、許之、(政事要略)五年不行位祿、至明年以參河正稅充之、(外記日記)長保三年、定伊賀信濃丹後但馬紀伊淡路六國、充殿上十三人祿料、又加能登越中越後爲禁國九國、充女御更衣、及

諸衞佐、馬寮助、諸道博士、二寮頭助史等二十五人料、江家次第○按本書、一爲十國、然不擧國名、年中行事秘鈔引本朝月令云、殿上分五國、禁國十國、豈時有變更乎、凡給位祿、二月中旬卜吉日、上卿就陳座行事、號曰位祿定、以爲儀式、公事根源然往往延至季冬云、年中行事

季祿、大寶制、在京文武職事、及太宰壹岐對馬、皆準官位給之、正從一位絁三十匹、綿三十屯、布一百端、鍫一百四十口、正從二位絁二十匹、綿二十屯、布六十端、鍫一百口、正三

位絁十四匹、綿十四屯、布四十二端、鍫八十口、從三位絁十二匹、綿十二屯、布三十六端、鍫六十口、正四位絁八匹、綿八屯、布二十二端、鍫三十口、從四位絁七匹、綿七屯、布十八端、鍫三十口、正五位絁五匹、綿五屯、布十二端、鍫二十口、從五位絁四匹、綿四屯、布鍫準正位、正六位絁三匹、綿三屯、布五端、鍫十五口、從六位絁綿鍫準正位、布減一端、正七位絁二匹、綿二屯、布四端、鍫十五口、從七位布三端、餘準正位、八位絁一匹、綿一屯、布三端、鍫十五口、從位減五口、初位布二端、餘準從七位、但少位減鍫五口、春夏以絲一絇、代綿一屯、秋冬以鐵二挺、代鍫五口、家令降一級、唯文學不在降例、其內舍人及以別敕才伎長上諸司者、皆準當司判官已下祿、其位主典以上者、準少判官、以外竝準大主典、行守者、竝依行守給、若一人帶數官者、祿從多給、後宮給春夏祿、妃絁二十匹、絲四十絇、布六

十端、夫人絁十八匹、絲三十六絇、布五十四端、嬪絁十二匹、絲二十四絇、布三十六端、若帶官者累給、秋冬亦如之、以綿代絲、女官尚藏已下、各準位階給焉、自餘散事有位準少初位、無位減布一端、其給法凡文武官自八月至正月、上日一百二十日以上、給春夏祿、秋冬亦如之、給以二月八月上旬、初任官者、雖不滿日、皆給初任之祿、兵衞六月內上日夜各八十以上者、皆給祿、有位準大初位、無

位準少初位、授刀舍人亦準此、凡應給祿之官、若有負犯、應除免官當、被推劾科斷未畢、其祿停給、待斷訖校定、然後給之、其私罪下上、公罪下中奪半年之祿、私罪下中、公罪下下、奪一年之祿、凡奪祿者、徵半年限六十日內、一年限百二十日內、輸畢、若限內遇恩及別敕復任者、竝免徵、卽應給者、從復任日爲始計、令義解 其五位已下、賜祿之日、自造大藏受之、若有不造者、彈正糺察焉、續日本紀 元明帝

和銅三年制、凡無祿人、始預祿例者、爲初任、其有祿人、轉他司者、不在此限、立爲永例、令集解、永例據延喜式 四年依品位定祿法、職事二品二位各絁三十匹、絲一百約、錢二千文、王三位絁二十匹、錢一千文、臣三位絁減半、錢同上、王四位絁六匹、錢三百文、五位絁四匹、錢二百文、已下至初位、各有差、番上大舍人、帶劍舍人已下、至門部主帥等、竝絲二約錢一十文、女亦準此、蓋當時以稍貴錢故、一時設此

制也、七年制、散事五位賜祿、自後準職事正六位、八年制、尚侍從四位者、祿準典藏、元正帝養老元年制、令外諸司史生等一季祿、降當司主典一等、準少初位給之、自非才伎別敕、一同此例、又制、從外任遷京官者、會賜祿日、仍入賜例、以爲永式、永式據延喜式 五年定按察使祿、使準正五位、記事正七位、聖武帝神龜三年、定內命婦身帶五位、任六位以下官者、今後給正六位官祿、天平四年、先是薩摩國

司停給季祿衣服乏少、至此依請給之、十六年定鎭西府官季祿、將軍準從五位、判官從六位、主典從七位、倍給二季祿及月料、竝割入京調庸物、相折通融、隨時充給、續日本紀 孝謙帝天平勝寶九年、定諸司長上祿法、諸縣墮羅等舞師準雅樂諸師從八位官、木畫、造伎樂面、截押金薄、炙造丹胡粉、金畫等長上、造錢形師準畫師大初位官、造墨、造紙、大藏作革、典藥取乳、大膳造餠等及諸司雜色長上、

準染師少初位官、餘竝依令、類聚三代格廢帝初
年制、正八位釐減五口、授刀舍人兵衛等、有
位無位、各減定有差、令集解寶字五年、敕賜親
王預議政者季祿、一品二品準御史大夫、三
品四品準中納言、月料馬料亦如之、光仁帝
寶龜四年、敕、宮人職事季祿、高官卑位依官、
高位卑官依位、散事五位以上、給正六位祿、
十年制、內侍司給祿比他司懸劣、自今後宜
準藏司、續日本紀桓武帝延曆十二年、改攝津職

爲國、停其季祿及月料、十七年制、左右京職
坊令準少初位下官給祿、二十一年、舊例賜
季祿日、五位不參者、處以違敕、至是改制科
違式罪、○類聚國史、係大同二年平城帝大同二年、以尚
侍典侍掌侍職重祿薄、制尚侍準從三位、典
侍從四位、掌侍從五位、三年敕、前制初任官
雖上日不滿、皆預給祿之例、今後改張此例、
自初任至限月、上日不滿三分之二者、不許
給祿、二月八月上旬新任者、雖祿文未奏、旣

在限外、宜及後季計日給之、馬料亦準此例、
嵯峨帝弘仁九年制、修理職季祿、準廢造宮
職、馬料亦同、類聚三代格十一年制、諸司季祿、中
務式部兵部錄人物數、春秋仲月十日、辨官
三省申太政官、其太政官祿、其月一日、錄送
辨官、官卽錄總目、令少納言進奏訖、下符大
藏、以二十二日出給、但女官以二十五日、後
因之、延喜式宇多帝制、凡季祿及大粮衣服月
粮等、不得用不動物、唯正稅隨狀處分、寛平遺誡

延喜制、凡親王知太政官事者、其季祿準右
大臣、預議政者仍舊制、凡以別敕才伎長上
諸司者、與主典見階相當以下、準大主典、以
上準少判官、其木工算師準二寮算師、鉦鼓
師準雅樂師任職事官者、與初任同、馬料亦
準此、諸司雜色長上仍前制、凡按察使及記
事季祿、以陸奥正稅交易充之、衣服亦準焉、
但遙授官不在給限、凡一人帶數官者、若高
官上日不足、而卑官上日滿限者、祿從多給、

馬料亦準此、但公卿兼諸司者、以太政官上日爲定、太政官辨官及中務式部民部主計主稅等官人兼他司者、依本官見任上日給之、凡六位諸王任職事者、王祿官祿、從一高給、凡內記監物主鈴典鑰等四局官人季祿、別祿令申、不得混雜官省、馬料亦同、凡奪情復任者、雖上日滿祿限、而任日在奏祿文之後、不得更給、凡諸司官人奉使在外者、還日給季祿、馬料亦同、若有功過者、隨狀與奪、凡

太宰及對馬官人季祿者、於太宰府給之、其唐通事祿準大初位官、凡宮人職事季祿、縫殿寮請受頒給、馬料亦同、延喜式 然至帝世、以官庫乏物、不能偏賜季祿、唯公卿及出納諸司每年充給、自餘庶官五六年閒僅給一季料、本朝文粹 若位祿王祿、亦經年不能行、政事要略 至崇德帝時、列位之臣、皆不預月俸、續本朝文粹 及後世、諸祿法蓋皆絕矣、○按簾中鈔、拾芥鈔、竝載封戶年給等制、而不舉祿法、蓋其絕已久矣、

時服、大寶制、凡皇親年十三以上、皆給時服料、春絁二匹、絲二絇、布四端、鍫十口、秋絁二匹、綿二屯、布六端、鐵四挺、其給乳母者、絁四匹、絲八絇、布十二端、令義解 ○一本作二十二端 其後諸司亦給時服、故特稱給皇親者曰王祿、三代實錄 類聚三代格、令集解大意 聖武帝天平三年制、阿波備前備中等戶座、各給時服、冬橡絁一匹、綿六屯、夏橡布三丈、類聚三代格 十七年制、無位皇親、上日不滿一百四十者、不許給時服、但給乳母

者不在此限、又承嫡王者、直得王名、據格不在給限、續日本紀 桓武帝延曆六年制、六位諸王任六位官者、依官祿、七位官依王祿、立爲恆例、令集解 十七年制、給大藏省藏部二十人夏冬衣服、類聚國史 二十年敕、準例諸王給祿、不勘上日、而今任官後、計日入祿、上日不滿、一無預祿、是得官反失祿也、今後職事諸王、上日不滿者、宜給王祿、但不直本司、二年以上、乃解其任、類聚三代格 平城帝大同三年、以併省諸

司故、救革前制、普給時服於衆司、日本後紀四年先是諸司給時服者、自十二月至五月、爲夏時服、自六月至十一月、爲冬時服、長上番上竝上日百二十以上、諸衞番上八十日以上、侍從次侍從夜四十以上、中務丞内舍人夜五十已上、竝皆充給、初任不計上日、同預給例、至此敕改其制、文官番上、一同諸衞、初任自任日至限月、其上日長上不滿三分二、番上不滿二分一者、及十二月六月上旬新任者、雖時服文未奏、既在限外、竝皆不給、永爲恆例、又敕、前例諸司番上及雜色人、除劇官外、不給衣食、苟備其員、何無給祿、今後史生四人、其二人賜時服、二人給粮米、笛工笛生歌人等五十四人、其二十人給粮米、餘給時服、嵯峨帝弘仁三年制、女官職事五位已上、大同中停給時服者、宜依舊給焉、明年給後宮御火炬御井守各二人時服、○按火炬井守、竝稱今良六年造皇后宮供御器手六人隷内膳司、及今良八人直縫殿寮者、竝給時服、類聚三代格十一年定式、凡皇親時服、中務省錄人物數、春秋仲月十日申官、其給諸司者、夏冬季月七日申官、竝經奏聞、官符下大藏、二十二日出給、無品親王及乳母、夏冬季月十五日、後宮及女官、孟月二十二日出給、立爲定例、凡給時服者、神祇官卜部二十人、太政官外記及史生五人、左右辨官辨史及史生各八人、中務省卿輔丞錄侍從次侍從内記監物主鈴、典鑰及内舍人四十人、史生十五人、中宮職大夫亮進屬及史生四人、舍人一百五十人、大舍人寮頭助允屬及舍人一百人、圖書寮、頭助允屬及造紙長上二人、造墨長上一人、内藏寮頭助允屬及典履一人、史生四人、藏部十人、舍人三十人、作手三十二人、縫殿寮、頭助允屬及史生二人、縫部四人、染手六人、陰陽寮頭助允屬、陰陽師、陰陽曆天文漏刻諸博士、内匠寮頭助允屬及史生六人、才長

上二十人、番上工一百人、隼人司、正佑令史及隼人二十人、大藏省、藏部二十人、價長二人、織部司、正佑令史及挑文師二人、織手四十人、絡絲女三人、宮內省、卿輔丞錄、大膳職屬一人、膳部十四人、作器手二人、木工寮、頭助允屬及史生十人、算師四人、工二人、長上十三人、將領十人、工部五十人、飛驒工三十七人、大炊寮、炊部、主殿寮、頭助允屬及史生四人、殿部二十人、今良男一百四十一人、女

二百二十六人、典藥寮、乳長上一人、得業生四人、掃部寮、頭助允屬及史生四人、掃部作手各八人、內膳司、奉膳、典膳、令史、膳部、及作器手十七人、造酒司、正佑令史及酒部九人、采女司、正及采部一人、主水司、正佑令史及水部二十四人、守御井六人、左右近衛府、將、將監、將曹、府生、醫師、番長、近衛、駕輿長、左右衛門府、督佐尉志、府生、醫師、門部、衛士、左右兵衛府、督佐尉志、府生、醫師、番長及兵衛各

二百人、駕輿丁各五十人、左右馬寮、頭助允屬、馬醫及史生四人、騎士各一人、馬部各十五人、兵庫寮、頭助允屬、春宮坊、傅學士大夫亮進屬、舍人監、正佑令史及舍人一百人、主膳主藏二監、正佑令史、主殿主馬二署、首令史、修理職、史生八人、長上十人、將領二十二人、工部六十人、仕丁二百二十七人、飛驒工六十三人、其給法依大同制、但木工寮修理職飛驒工、以春秋季月爲限、翌月給之、其計

夜者、侍從已下至內舍人、仍舊制、六衛府官人以下舍人以上、八十以上、兵庫左右馬寮五十以上、皆給焉、親王及參議已上、不在給限、其服色、五位以上、春秋纁絁三丈七尺、綿四屯、帛春一丈五尺、秋加二尺、中務丞及內舍人、絹五丈二尺、秋絁一匹四丈四尺、綿四屯、諸司官人已下、絹四丈五尺、秋絁一匹三丈、綿同上、今良男女各絁三丈、調布一端、秋絁一匹、布一端、綿三屯、但女二屯、其他隊正

火長衞士駕輿丁等、給庸布商布及綿、各有差、無品親王絹五十匹、細布四十七端二丈一尺、冬加綿二百屯、後宮妃絹六十匹、細布四十端曝布五十端、冬加綿三百屯、夫人絹五十五匹、細布三十端曝布五十端、冬加綿二百五十屯、嬪絹四十匹、細布二十端、曝布三十端、冬加綿二百屯、女御絹二十匹、曝布三十端、冬加綿一百屯、宮人內侍司一百十人、藏司十七人、書司九人、藥司七人、兵司九人、闈司十五人、殿司九人、掃司十三人、水司九人、膳司四十八人、酒司三人、縫司一百七人、中宮女孺九十人、其服色五位已上絹一匹、女孺已上絹三丈、冬倍之、內教坊未選女孺五十人絹三丈、貲布一端、冬加絹三丈、以調布二端易貲布、女丁絹三丈、縹調布二丈一尺、庸布一段、冬加絹三丈、宮人以下冬服、竝加綿二屯、本朝月令引弘仁式、延喜式 清和帝貞觀十二年、以府帑漸匱、用豐前王議、王氏賜祿者、

以四百二十九人爲定員、後世年滿、隨闕補之、其情願賜姓者、不在闕限、三代實錄 延喜制、凡賜祿諸王之數、仍貞觀例、女王亦定二百六十二人、預給祿、其補闕賜姓等法、竝準上、凡皇親時服、與季祿共給之、其諸王年滿十二、每年十二月、京職移宮內省、附正親司、勘會名簿、送本省、明年正月、待官符到、始入賜例、凡諸王給春夏時服者、二世王絹六匹、絲十二絇、調布十八端、鍫三十口、四世王以上竝如令、正月二十日錄送省、秋冬準此、但以綿代絲、以鐵二挺代鍫五口、皆向大藏受之、不得遣人代請、凡諸王有出家、停給時服、凡大學寮得業生、賜時服者、俱八人、人別夏絁一匹、布一端、各倍給焉、加綿四屯、陰陽典藥二寮得業生亦準此、漢語師幷生、人別夏絁四丈五尺、冬絁一匹三丈、綿四屯、勘解由使長官次官、春夏各絹五丈二尺、秋冬各一匹四丈四尺、綿五屯、判官已下使掌已上、春夏絹

各四丈五尺、秋冬一匹三丈、綿四屯、延喜式至後世、女王給祿、僅存其式、公事根源然以府庫乏物、不能常給云、年中行事鈔

節祿節會賜祿、見于史者、十一月新嘗會及九月大射賜物、竝始于清寧朝、正月七日、十六日、九月九日節祿、始于天武朝、七月七日、起于持統朝、日本書紀、類聚國史、至乎大寶、定節日著于令、其賜祿臨時聽敕、令義解慶雲三年定大射祿、一箭中外院者、親王二品諸王臣二位

布二十端、三品四品三位十五端、四位十端、中院內院、竝各遞加五端、五位六端、中院倍焉、內院又加四端、中皮者一箭一端、若外中內院及皮重中者倍之、六位七位外院四端、中院內院各遞加二端、八位初位三端、各遞加一端、中皮竝半端、外中內及皮重中準上、此後節祿始見者、及祿法可考者、略採錄焉、其節日沿革、詳于禮樂志、聖武帝神龜元年五月五日觀獵騎、賜祿於士已上、五年三月

三日節祿、內親王已下百官使部已上皆預焉、文人賦詩者、各賚絁十匹布十端、天平元年正月元日、羣臣及內外命婦賜絁、五月五日、賜錢於奉騎者、不問品位、人別一千文、二年正月十六日蹈歌、宴百官主典已上於皇后宮、書仁義禮智信五字於短籍、令各探取、隨所獲之字、賜絁絲綿布段常布等物、六年七月七日、命文人賦詩賜祿、光仁帝寶龜四年元會、賜被於五位以上、續日本紀嵯峨帝弘仁

五年、先是大同中、廢正月二節及三月節、以省官費、帝復正月二節、更置花宴節、祿賜增加、庫貯漸罄、至此以藤原園人議、停九月節會、以減大藏之費、十三年制、五位以上高年者、不預朝會、但賜節祿、類聚國史淳和帝天長十年制、非參議二位諸節祿法、準三位參議、著爲永例、政事要略宇多帝寬平八年制、凡節會雖免雜役者、不預謝座謝酒之禮、不給當日之祿、立爲恆例、西宮記延喜制、正月七日給絁綿、

皇太子八十匹五百屯、一品四十五匹三百五十屯、二品至四品、遞減五匹五十屯、無品二十匹一百屯、太政大臣七十匹五百屯、左右大臣各五十匹四百屯、大納言三十匹二百屯、中納言二十五匹一百五十屯、三位參議二十匹一百屯、四位參議十五匹六十屯、一位三十匹二百屯、二位二十五匹一百五十屯、三位十五匹六十屯、四位六匹三十屯、五位四匹二十屯、外五位三匹十屯、內外命

婦準此、六位女王二匹四屯、新嘗節亦如此、十六日給綿皇太子三百屯、一品一百七十屯、已下至四品、遞減二十屯、無品七十屯、未冠減二十屯、太政大臣二百五十屯、左右大臣減五十屯、大納言一百三十屯、中納言三位參議遞減三十屯、四位參議又減二十屯、一位一百三十屯、二位減三十屯、三位五十屯、四位減二十屯、五位二十屯、內命婦準此、十七日大射、一箭著外規者、一品調布二十

五端、中規內規遞加五端、二品至四品、如慶雲之法、無品準四品、諸王臣三位已上、各準當品、四位至八位以下、亦並如慶雲之數、著皮者五位已上一端、六位以下庸布一段、二箭重著倍給、五月五日騎射、給近衞兵衞布、每中一的一端、九月九日頒綿皇太子三百屯、一品一百九十屯、以下至四品、遞減二十屯、無品七十屯、太政大臣以下至四位參議、一位至五位、並如正月十六日之數、外五位

十五屯、其預文人者、皇太子加一百屯、一品七十屯、二品六十屯、三品五十屯、四品無品並三十屯、太政大臣以下至中納言、並準一品至四品之數、三位參議至三位、俱準無品、四位二十屯、五位外五位十屯、六位已下唯預文人者、給十屯、凡次侍從已上、年七十以上、雖身不參、給節會祿、凡中務輔雖非侍從、預節祿、凡親王已下、次侍從已上、闕追儺陳者、不得預元日節祿、凡諸節會、五位已上預

參之後、離本列任意左右者、莫給當日祿、但參議已上、及當日有職掌者、不在此限、凡新嘗會日、諸司六位以下、及施藥院司、竝皆給祿、延喜式初朝廷盛時、除節祿外、行幸朝覲遊獵遊宴等、臨時賜祿亦甚多、而其數不詳、日本書紀以下國史及延喜、神事佛事等祿爲定例者、又皆著給法于式、其數亦夥矣、延喜式然當時國用日乏、蓋不能悉給也、迨白河堀河間、元會及七日、十六日、十七日、新嘗等、猶有給祿之

制、但賜布數尺、或代以紙、僅存其式耳、江家次第建武中興、七日十六日等節祿、一時復舊儀云、建武年中行事

諸使祿、大寶以後、奉使外蕃者、或授爵位、或賜祿物、征東、征狄、造志波城、鎭東按察、諸道巡察等使、亦各賜祿、續日本紀、日本紀略然未聞有定例也、仁明帝承和三年正月、御紫宸殿、引見遣唐使、令參議宣詔賜祿、大使采帛一百匹、貲布二十端、副使采帛八十匹、貲布十端、判官準判官各采帛十五匹、貲布六端、錄事采帛十匹、貲布四端、知乘船事譯語各采帛五匹、貲布二端、還學僧采帛十匹、續日本後紀○還一作遣、下倣此及延喜修式、詳載諸使祿法、蓋自前朝所定、今併錄焉、畿內校田使、長官絁六匹、綿十四屯、布八端、次官絁五匹、綿十屯、布五端、判官絁三匹、綿六屯、布三端、主典絁二匹、綿四屯、布二端、班田使、長官絁十匹、綿二十屯、布二十端、次官判官主典、絁綿準校田使、但

布倍給焉、征夷使、大將軍絁五十匹、綿一百五十屯、細布十端、布三十端、副將軍絁二十匹、綿六十屯、布二十端、軍監絁八匹、綿三十屯、布十五端、軍曹絁四匹、綿十二屯、布六端、明法師醫師陰陽師中臣忌部各絁三匹、綿八屯、布四端、大將軍已下忌部已上傔從、各絁二匹、綿四屯、布四端、遣諸蕃使、唐國大使絁六十匹、綿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絁四十匹、綿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絁十

匹、綿六十屯、布四十端、錄事絁六匹、綿四十屯、布二十端、知乘船事、譯語、請益生、主神、醫師、陰陽師、畫師各絁五匹、綿三十屯、布十六端、史生、射手、船師、音聲長、新羅奄美等譯語、卜部、留學生、學問僧、傔從各絁四匹、綿二十屯、布十三端、雜使、音聲生、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船匠、柂師各絁三匹、綿十五屯、布八端、傔人、挾抄各絁二匹、綿十二屯、布四端、留學生學問僧各絁四十匹、綿一百屯、布八十端、

還學僧絁二十匹、綿六十屯、布四十端、已上布各三分之一給上總布、水手長絁一匹、綿四屯、布二端、水手綿四屯、布二端、柂師、挾抄、水手長及水手各給帷頭巾巾子腰帶貲布黃衫著綿帛襖子袴及汗衫褌貲布半臂、其渤海新羅水手等、時當熱序者、停綿襖子袴、給細布袴、並使收掌、臨入京給、其別賜、大使采帛一百十七匹、副使七十八匹、貲布並如承和例、判官以下至還學僧、帛布皆準承和、

渤海使絁二十匹、綿六十屯、布四十端、判官絁十匹、綿五十屯、布三十端、錄事絁六匹、綿四十屯、布二十端、譯語、主神、醫師、陰陽師各絁五匹、綿三十屯、布十六端、史生、船師、射手、卜部、各絁四匹、綿二十屯、布十三端、雜使、船工、柂師各絁三匹、綿二十屯、布十端、傔人、挾抄各絁二匹、綿十屯、布六端、水手絁一匹、綿四屯、布二端、新羅使絁六匹、綿十八屯、布十八端、判官絁四匹、綿八屯、布八端、錄事大通

事絁各三匹、綿六屯、布六端、史生、知乘船事、船師、醫師、少通事、雜使、各絁二匹、綿四屯、布四端、傔人、鎌工、卜部、柂師、水手長、挾抄、各絁一匹、綿二屯、布二端、水手綿二屯、布二端、延喜式

蕃客夷俘祿、古者朝廷待西蕃、隋唐則以敵國之禮、三韓則置內官家、徵其貢賦、每使者至、厚加饗賜、若一闕貢、則立加誅責、其不憚勞費、力施恩威、以撫馭之者、蓋亦有資乎寶

國也自中世來事勢一變而若新羅渤海以禮來朝則賜祿使人并及國王亦所以懷遠人也然而郵驛送迎館待享賜國費亦夥矣延喜以後蕃客無復至者亦國家之幸也若夫蝦夷壤地相接叛服無常歷朝經略屢勞師徒其歸降內屬者授位賜祿悉心撫恤竟能化獷俗以爲王民可謂盛矣凡遇蕃客夷俘事詳于紀傳今略舉其撫夷始末及祿法

元正帝養老六年敕使陸奧按察使管內百

姓輸布以擬夷祿七年以出羽請量加賞爵於蝦夷功效已顯者五十二人(續日本紀)桓武帝延曆十一年授陸奧夷俘爾散南公阿波蘇等爵第一等夷俘授等級始見十七年制歸降夷俘居相模武藏常陸上野下野出雲等國者時服祿物每年給之務加撫恤令無歸望(類聚國史)此後諸國多割正稅置俘囚料出舉以充其費(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延喜式)十八年停出羽山夷祿不論山夷田夷簡有功者賜焉(日本後紀)十九年出雲介石川朝臣清主上言依例俘囚冬服須絹布并給今改其法皆給以絹又每人給剩田一町使富民佃之其新到俘囚六十餘人各給絹一匹綿一屯隔五六日給饗賜祿每至朔日常加存問且召百姓令耘其園圃朝議謂撫慰俘囚先既立例而今任意妄費皆非朝旨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宜依例撫恤莫令生怨心陸奧言歸降夷俘各集城塞朝參相繼出入寔繁夫馴荒之道在威與

德儻不優賞恐失天威今夷俘食料充用不足請佃田三十町以充雜用許之平城帝大同二年制夷俘之位必加有功而陸奧國司猥授位階或補村長其費無極自後宜簡功効者按察使處分敘補不得國司輒行(類聚國史)嵯峨帝弘仁元年陸奧奏渡島狄二百餘人來著氣仙郡乃敕國司撫恤給衣粮放還二年敕諸國夷俘男女宜悉給公粮但不得及孫(日本後紀)四年命播磨介藤原朝臣藤成備前

介高階眞人眞仲等、存恤諸國夷俘、因敕、夷俘之性、異於平民、雖從朝化、未忘野心、而諸國司多乖朝旨、不事撫恤、動致叛亂、宜厚加敎喩、若有所請、速與處分、其事旣重、不可輒決者、上奏聽裁、脫撫慰乖方、令致叛逆、及入京越訴者、專當人準狀科罪、（類聚國史）仁明帝承和十四年、以日向夷俘多亡、存者無幾、減其祿料稻十萬七千六百束、（續日本後紀）清和帝貞觀十七年、出羽言、貞觀六年以後正稅帳、過

給狄祿、狄布二萬五千六百端、餘具錄進官、其後國吏依例、給饗行祿、而狄徒來屬、每年數千、過給凡一萬三千六百端、請準此數、以定年料、敕、宜以一萬端爲定、若狹布不足、以正稅買充、但其過給、以國司公廨塡納、以爲恆例、（類聚三代格）陽成帝元慶四年、出羽又奏、夷俘貪冒、多以他死亡位記、來預賜祿、因責取死亡位記一百餘枚、五年又言、元慶元年已降、兵饑相踵、國內騷擾、義從俘囚及諸郡囚

夷渡島狄徒、或疲於儆戒、或慕化來歸、因用不動穀三千二百三十餘斛、以充大饗、不先奏上、罪在牧宰、乃敕免除焉、近江言、夷俘祿料正稅穀五千斛、每年言上、待符充給、若過時不給、卽致愁怨、請爾後不經上奏、及時給與、以爲永例、聽之、（三代實錄）凡蕃客夷俘祿法、當時制不可詳、而延喜式所存、蓋亦舊制也、因錄于此、凡賜唐主者、銀大五百兩、水織絁、美濃絁各二百匹、細絁黃絁各三百匹、黃絲五

百絇、細屯綿一千屯、別送采帛二百匹、疊綿二百帖、屯綿二百屯、紵布三十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綿一百帖、出火水精瑪瑙各十顆、出火鐵十具、海石榴油甘葛汁各六斗、金漆四斗、判官采帛二十匹、細布四十端、（○四一作三）行官采帛五匹、細布十端、使丁幷水手各采帛三匹、細布六端、但大使副使、臨時準量給之、渤海王絹絁各三十匹、絲二百絇、綿三百屯、大使絹十匹、絁二十匹、絲五十絇、綿一百屯、

副使絁二十匹、絲四十絇、綿七十屯、判官絁十五匹、絲二十絇、綿五十屯、錄事絁十匹、綿三十屯、譯語、史生及首領、各絁五匹、綿二十屯、新羅王絁二十五匹、絲一百絇、綿一百五十屯、大使絁八匹、綿九十屯、副使絁準上、綿減十屯、大通事錄事各絁五匹、綿三十屯、醫師、船頭通事、小通事、大海師、學語生、各絁二匹、綿六屯、傔人海師各絁一匹、綿五屯、水手綿一屯、布一端、王子入朝、其賜準王、大監準

大使、第監絁六匹、綿六十屯、大通事、唐通事、小監、錄事、各絁五匹、綿三十屯、詳文師、卜師、醫師、渤海通事、百濟通事、船頭通事、小通事、治馬師、大海師各絁二匹、綿六屯、傔人、海師、神典、及水手同上、若有階品高下、職事優劣者、並臨時商量加減、凡賜夷俘者、蝦夷第一等布十六端、第二等十五端、第三等十三端、第四等十端、第五第六等各八端、俘囚外五位絹三匹、綿十屯、外六位準第二等、外七位準第三等、外八位準第四等、外初位準第五等、譯語人有位準當位、無位布一端、六位以下細屯綿七屯、凡諸夷入朝給祿者、第一等絁六匹、綿十二屯、布十二端、第二等以下、等別減絁一匹綿二屯布二端、即參向皇朝準此法給、自餘不用此式、延喜式

馬料、元正帝養老三年、始給防閤於京官文武職事五位以上、聖武帝神龜五年、以給防閤者、公私同費、彼此共損、敕有官者特給馬

料、其給式有差、續日本紀馬料始此、桓武帝延曆十五年、給造宮職少屬以上馬料、類聚三代格平城帝大同三年、內舍人二十人、以出納官物、準少監物給馬料、日本後紀尋定馬料給法、見上、類聚三代格嵯峨帝弘仁十一年制、諸司馬料、起正月盡六月、計上日一百二十五以上、給春夏料、秋冬亦如之、但春夏七月、秋冬正月、並以二十二日出給、延喜式、年中行事秘鈔淳和帝天長四年、以彈正臺請、給巡察大屬馬料、類聚三代格

清和帝貞觀十一年、加典藥寮五位一人馬料、三代實錄延喜制、諸司馬料出給之法、仍弘仁制、其有上日共等、勞劇亦同者、依官位次第、作差分給、縱滿限日、貪濁有狀者、不須給與、如帶二官者、從一高給、若有大學陰陽二頭不解經術者、隨便停給、凡馬料錢、神祇伯六貫文、大副四貫文、少副二貫五百文、若敍五位者四貫文、大少祐亦各同少副、大少史各二貫二百文、宮主同少副、卜長上同史、皆以

神稅給之、一位五十貫文、二位三十貫文、正三位二十貫文、從三位十五貫文、正四位七貫文、已下至從五位、各減一貫文、六位二貫五百文、七位二貫三百五十文、八位二貫二百文、初位二貫五十文、太政官自一位一人至七位六人、俱二十九人、中務省自正四位一人至八位三人、及內記、監物、主鈴、典鑰、俱三十二人、中宮職自從四位一人至八位三人、俱八人、大舍人、圖書、縫殿三寮、各四人、竝

自從五位一人至八位一人、內藏寮八人、自從五位至八位、陰陽寮自從五位至初位、俱十一人、內匠寮自從五位至八位、俱六人、式部省自正四位至八位、俱七人、大學寮自從五位三人至八位一人、俱十九人、治部省自正四位至八位、俱六人、雅樂寮八人、玄蕃寮四人、竝自從五位至八位、諸陵寮三人、自六位已上至八位、民部省自正四位至八位、俱十一人、主計寮十人、主稅寮八人、竝自從五

位至八位、兵部省六人、自正四位至八位、刑部省自正四位至八位、俱十四人、大藏省六人、自正四位至八位、織部司六位已下、初位已上一人、宮內省自正四位至八位、俱七人、大膳職三人、自從五位至八位、木工寮自從五位至八位、俱十人、大炊寮三人、主殿寮四人、竝自從五位至初位、典藥寮自從五位至初位、俱十五人、掃部寮四人、自從五位至初位、內膳司五人、自六位至初位、造酒、采女、主

水三司、並六位已下初位已上一人、彈正臺自從三位至八位、俱七人、春宮坊左右京職修理職各八人、並自從四位至八位、勘解由使九人、自從四位至七位、齋宮寮自從五位至初位、俱二十四人、以神税給之、齋院司自從五位至八位、俱四人、其權官準正員、女官尚藏一人、給八貫文、尚侍二人、各七貫五百文、尚膳尚縫各一人、各三貫五百文、典侍四人、典藏二人、各三貫文、掌侍四人、典膳典縫

各二人、各二貫文、尚書尚殿各一人、各一貫二百五十文、尚酒一人、一貫一百七十文、掌藏四人、尚兵尚闈尚掃尚水各一人、每人一貫一百七十五文、典書二人、各一貫一百文、尚藥一人、一貫二百五十文、掌膳掌縫典闈各四人、典藥典兵典殿典掃典水典酒各二人、每人一貫一百文、亦計上日一百二十五以上給之、其員外官亦準正員、兵官與文官稍異、自正月至六月、上日夜一百二十五以

上、給春夏料、秋冬準此、從三位二十五貫文、從四位九貫文、正五位七貫文、從五位六貫文、六位二貫八百文、七位二貫六百五十文、八位二貫五百文、左右近衛府自從三位至八位、各十三人、左右衛門府自從四位至八位、各十一人、左右兵衛府位階準上、各九人、左右馬寮自從五位至八位、各六人、齋宮寮門部司六位初位二人、給以神税馬部司七位一人、（延喜式）

位田、大寶制凡親王及王臣五位以上、因品位賜之、一品八十町、二品六十町、三品四品遞減十町、正一位準一品、從一位七十四町、正二位準二品、從二位五十四町、正三位準四品、從三位三十四町、正四位二十四町、從四位二十町、正五位十二町、從五位八町、女減三分之一、但嬪以上不減、無故不上二年以上者停給、（無故以下、令集解、）凡應給位職田、其人官若位有解免、從所解免追、除名者依口分

例若有賜田者亦追、其家有官位者、聽回授、凡應給位田、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令義解）聖武帝神龜三年制、五位已上身沒後、限六年勿收位田、（續日本紀）五年制、外五位位田減内位半、女減三分一、無故不上一年者停給、著爲恒式、（類聚三代格、恒式據延喜式、○簾中鈔、拾芥鈔並云、外從五位、位田六町、蓋後有沿革也、附以供考、）天平元年、太政官議定、位田及功田賜田等、雖屬校班、不須改易、便給本地、但位田欲以同等地相換者、計

數允請、以中換上者、官不爲理、先入賜例、無其地者、所司處分、廢帝時敕、尚侍尚藏、入全給之例、光仁帝寶龜九年制、給位田者、沒後一年不收、但無子者否、桓武帝延曆十年敕、不論有無子、同給一年、立爲永制、（續日本紀、永制據延喜式）平城帝卽位敕、頃者諸國校進位田、依帳班給、或有崩壞成川者、或有荒穢不易者、夫位田之設、爲優其主、爾後宜精密校定、勿有不實、（類聚國史）延喜制、凡位田分爲二分、一分畿

内、一分外國、一處所置、不得過十町、授給之後、有非常損沒者、依實許相換、荒田不在此限、凡剩田可充品位田者、以全町給之、凡授品田者、親王内親王、其數一同、（延喜式）

職分田、又稱職田、大寶制、大納言以上、及在外諸司皆給之、其給外官者、或稱公廨田、（公廨田據令集解）太政大臣四十町、左右大臣各三十町、大納言二十町、其在外者、太宰帥十町、大貳六町、少貳四町、大監少監大判事各二町、

大工少判事大典防人正主神博士各一町六段、少典陰陽師醫師少工算師主船主廚防人佑各一町四段、諸令史一町、史生六段、大國守二町六段、上國守大國介各二町二段、中國守上國介各二町、下國守大上國掾各一町六段、中國掾大上國目各一町二段、中下國目一町、史生如上、郡司大領六町、少領四町、主政主帳各二町、若狹鄉者、郡司已下不須要滿此數、（令義解）元明帝和銅元年、給

太宰帥以下傔仗公廨田、竝準史生、元正帝養老五年、賜按察使公廨田六町、記事二町、聖武帝天平元年、以太政官奏定給職田者、隨地寬狹、取中上田、一分畿内、一分外國、隨闕收授、不聽競求膏壤、十六年賜鎭西府將軍公廨田十町、副將八町、判官六町、主典四町、稱德帝天平神護二年制、諸國兼任博士醫師給職田者、皆給正國、不給兼國、事力公廨亦準此、續日本紀 桓武帝延曆九年、以大納言

以上職田錯雜、敕選定中品以上土田、二分置畿内、一分外國、太政大臣大和山背近江播磨四國、左大臣河内攝津山背播磨四國、右大臣攝津山背播磨三國、大納言大和河内山背近江播磨五國、以爲永制、十年先是定明經文章天文陰陽醫針諸博士職田各四町、助敎直講及明法音書算曆諸博士各三町、至此更定明經明法二博士助敎直講各增一町、針博士減一町、竝擇定山城大和

河内攝津近江五國中品以上田給之、以爲永例、十六年以墾原牧田六町給信濃牧監、爲公廨田、但以當土人任者、不在給限、類聚三代格 是歲停畿内國司職田、日本後紀 明年定國司傔悉停公廨田、賜京師坊令職田二町、類聚國史 十九年復舊置國司公廨田、日本紀略 平城帝大同三年、敕給紀傳博士料田、依直講例、四年、陸奧四團軍毅十二人、準郡司給職田、嵯峨帝弘仁五年、給出羽軍毅職田準上、類聚三代格

仁明帝時、停給内外權任郡司職田、唯視民有方、公勤不懈者、特給之、續日本後紀 文德帝仁壽元年、加算博士職田、準明法、類聚三代格 清和帝貞觀元年、加文章博士職田二町、通前六町、及延喜則減爲五町、蓋後來所定也、及以下延喜式 七年以筑前水田三十町、爲對馬上縣下縣二郡司統領職田、八年制、甲斐能登丹後石見周防長門土佐日向八國介、給公廨田一町六段、飛驒掾一町二段、十一年賜鎭守

府府掌二人職田各二町、立爲永例、永例據延喜式又給新置美作苫東苫西二郡司職田十町、十二年制、諸國司已下到任之後、留京者停公廨田、但被徵召未經一年歸任者、不在此限、事力亦準此、光孝帝仁和二年、給長門軍毅主帳各一人職田、三代實錄其佗如志摩國司職田五町、以伊勢田給之、甲斐上野牧監職田各六町、太宰府府掌二人職田各二町、佐渡雜太團軍毅職田二町、主帳一町、太宰府書生帶郡司者、雖權任給職田、遙授國司不給公廨田、延喜式是其載在式條者、然皆不能審其起自何時也、

功田、大寶制、大功世世不絕、上功傳三世、中功傳二世、下功傳子、大功非謀叛以上、以外非八虐除名、竝不收、其應給功田、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給子孫、令義解初持統帝四年、筑紫人大伴部博麻呂以陷外蕃效誠節故、賜水田四町、許傳三世、日本書紀功田蓋始此、孝謙帝天平寶字元年、太政官議定乙巳以來功、大織藤原朝臣鎌足乙巳功田一百町、爲大功、贈小紫村國連小依壬申功田十町、贈正四位上文忌寸禰麻呂、贈直大壹丸部臣君手功田各八町、贈直大壹文忌寸智德功田四町、贈小錦上置始連菟功田五町、五人竝中功、正四位下下毛野古麻呂、贈正五位上調忌寸老人、從五位上伊吉連博德、從五位下伊余部連馬養、竝大寶中修律令、功田各十町、竝下功、〇原註云、以上十條、先朝所定、贈大錦上佐伯連古麻呂乙巳功田四十町六段、〇四十一作三十一贈從五位上尾治宿禰大隅壬申功田四十町、〇四十作三十一據令竝爲上功、贈大紫星川臣麻呂壬申功田四町、〇本書大紫作大雲、今姑據日本書紀、贈大錦下坂上直熊毛功田六町、贈正四位下黃文連大伴功田八町、贈小錦下文直成覺功田四町、據令竝爲中功、大錦下笠臣垂告古人皇子密功田二十町、據令爲中

功、從四位下上道朝臣斐太都告橘柰良麻呂事功田二十町、據令爲上功、小錦下坂合部宿禰石布奉使死事功田六町、據令爲下功、正五位上大和宿禰長岡從五位下陽胡史眞身、竝養老中修律令功田各四町、外從五位下矢集宿禰蟲麻呂、鹽屋連吉麻呂、竝功田各五町、正六位上百濟人成功田四町、五人竝據令爲下功、○原註云、以上十四條、當今所定、帝世藤原仲麻呂請以鎌足功田施山階寺、廢帝

更給仲麻呂功田一百町、實因私寵也、天平神護中、賜從三位山村王功田五十町、從四位上日下部宿禰子麻呂、從四位下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呂、道島宿禰島足、佐伯宿禰伊多知、正五位上淡海眞人三船、從五位上佐伯宿禰三野五人各二十町、從五位下紀朝臣船守、外從五位下民忌寸總麻呂二人各八町、竝傳其子、後特以島足準大功、桓武帝延曆中、復故、續日本紀、島足據日本後紀、帝又以和氣朝臣清麻呂有殊勳、賜功田二十町、傳子孫、日本後紀至朱雀帝時、藤原秀鄕以斬平將門功、賜功田傳子孫、扶桑略記、帝王編年紀、古事談、後鳥羽帝建久元年、賜源賴朝大功田一百町、玉海、愚管鈔、然天下已歸其掌握、則雖特典、亦不足爲輕重也、

賜田、卽別敕賜田者、令義解、若其人授職位、或便充職位田之數、延喜式、又有賜林野者、續日本紀、日本後紀、其制始于持統帝、六年賜音博士續守言薩弘恪水田各四町、十年伊豫人物部藥、

肥後人壬生諸石、以勞苦唐國賜水田各四町、日本書紀、文武帝時、僧法蓮以善醫術、賜豐前野四十町、元明帝和銅中、伊勢守大宅朝臣金弓、尾張守佐伯宿禰大麻呂、美濃守笠朝臣麻呂等、竝以治民有績、賜本國田各十町、從六位上伊福部君荒當以開吉蘇道、賜田二町、元正帝時、壬申功臣子十人、賜田各有差、聖武帝神龜中、陸奧大掾佐伯宿禰兒屋麻呂以死事故、賜田四町、從七位下後部王

等十人、以預征夷功、賜田各二町、（續日本紀）桓武帝以後、賜地於親王及諸臣頗衆、至仁明帝甚盛、今舉紀傳不備載者、延暦中、賜越前坂井郡公田二町、荒田八十四町、長岡京地二町於大伴親王、長岡京地一町於大田親王、越後田二百五十町於三品朝原内親王、（越後以下、日本紀略、）安藝牧地三百町、山城乙訓郡白田六町於甘南美内親王、播磨荒田八十二町於某親王、（○本書闕名）近江蒲生郡荒田五十三

町於式部卿伊豫親王、山城相樂郡白田十三町於葛井親王、又賜山城地四十町於大納言紀朝臣船守、（又賜以下、日本紀略、）紀伊郡地一町於典侍葛井宿禰廣岐、陸田二町於典侍和氣朝臣廣蟲、葛野郡公田二町於弟清麻呂、乙訓郡白田一町於大判事讚岐公千繼、長岡京地五町於多治比眞人邑刀自、各一町於從五位下藤原朝臣柰良子、民部少輔菅野朝臣池成、一町及信濃地一百町於同族

左大辨眞道、河内志紀郡荒田一町於正七位下秋篠朝臣清野、大和十市郡荒田一町於從四位下三島眞人名繼、能登羽咋能登二郡沒官田野七十七町於尚侍百濟王明信、尾張智多郡地十三町於中納言藤原朝臣内麻呂、相模大住郡田二町於百濟王教法、又藤原朝臣不比等及房前清河賜野、凡二百三十餘町、或載寺帳、或稱私地、帝皆定賜之其家、（又以下、類聚國史、）大同中、賜山城乙訓郡

地六町、葛野郡八町於大原内親王、弘仁中、賜攝津河邊郡空地四十町、大和平羣郡田三十二町於大伴親王、山城乙訓郡地二町、田十町、栗林一町、池一所於甘南美内親王、地一町、陸田一町九段於春日内親王、白田一町於從四位下百濟教法、地四町於左衛士督藤原冬嗣、荒地各一町於大外記上毛野朝臣穎人、左大史朝原宿禰諸坂、左少史佐太忌寸豐長、紀伊郡田二町於從四位下

伊勢朝臣繼子、大和添下郡白田一町於從五位下三國眞人氏人、攝津住吉郡地十町於參議右大辨紀廣濱、（日本後紀）承和中、賜美濃荒廢田空閒地五十町、攝津西成郡閒地一百町、山城愛宕郡空閒地二町、上野山田郡空閒地八十町、丹波桑田郡空閒地三十町於道康親王、讃岐三野郡空閒地一百餘町、河內荒廢田一百十八町、山城綴喜郡剩田二町、攝津島上郡古荒田十八町八段於時

子內親王、河內古市郡空閒地四町、山城紀伊郡空閒地二町八段於繁子內親王、久世郡空閒地三町於時康親王、同郡空閒地二町及公田一町餘於高子內親王、近江野洲郡公田荒廢田二百八十五町、丹波氷上郡空閒地二十町於親子內親王、山城愛宕郡閒地六町於從四位下滋野朝臣貞主、一町八段於正六位上讃岐朝臣永成、綴喜郡空閒地四町於掌侍大和宿禰館子、宇治郡公

田一町五段餘於左大臣藤原緒嗣、白田一町五段於大中臣朝臣東子、相樂郡剩陸田三町於橘朝臣清子、左京釆女町地四分一於右衞門權佐橘朝臣海雄、攝津島下郡荒田五十二町於從五位下大中臣朝臣岑子、嘉祥中、又以近江淺井郡荒田九町賜橘清子、（續日本後紀）文德帝時、賜遠江剩田七町於尼妙長、（文德實錄）清和帝貞觀中、賜山城宇治郡荒廢地一町有奇於源朝臣能有地二十五町

於左大臣源朝臣信、愛宕郡地四町於典藏笠朝臣西子、返賜平城京中敕旨田三十町於高岳親王、紀朝臣種子、大原眞人全子、藤原朝臣乙名子、十六町餘於在原朝臣善淵、又賜攝津河邊郡爲奈野於二品時康親王、（三代實錄）

年給有內給、有給院宮者、有給親王公卿及女官者、（江家次第、除目執筆秘鈔、除目鈔、）養老中、褒舍人新田部二親王、輔翼殊勳、給大舍人內舍人衞

士、各有數。續日本紀 年給蓋源乎此。貞觀七年、先是自延暦至仁壽六代親王、年料給分主典史生等、毎代各一人、互稱一代、不用通計、或隔年給之、或數年方給、若内親王、或不預給例、當時三宮諸司、亦皆有給、常苦給分不足、至此以公卿議制、總計親王、不論世次、輪轉給之、其有勅別給者、不在此限、三代實録 後世之制、凡諸國司因公廨差法、介號四分、掾三分、目二分、史生一分、江家次第、除目鈔、拾芥鈔、 毎年除目申

請任之、江家次第、職原鈔、 蓋給官以充俸料也、職原鈔、職原愚管鈔、 其給内女房者爲内給、簾中鈔、拾芥鈔、 三分二人、二分三人、一分二十人、奉上皇及三宮者、別見親王二分一分各一人、太政大臣、二分一人、一分三人、左右大臣内大臣、各二分一人、一分二人、納言參議及女御尚侍、竝二分一分各一人、典侍掌侍、各一分一人、其配合二分一人一分二人、準介一人、謂之三合、二分一分各一人、準掾一人、謂之二合、三合、永觀中關白賴忠始請之、其後無所聞、二合、内給隨意任之、親王因其世次、逐年遞給、稱之巡給、但當代皇后所生親王、巡給之外、隨兄弟序、逐年遞給、稱別巡給、如其親王一人、則毎年給之、稱之別給、大臣隔年、納言隔三年、竝亦給二合、○按諸書、三年或作四年、又五年、除目鈔云、四年五年、其說似異、然是唯因計年之法、殊其數耳、其實皆同、附以供考、 但參議否、女御尚侍無定年、因別勅給焉、參取江家次第、除目執筆秘鈔、除目鈔、除目申文鈔、 其大臣以下參議已上、獻五節舞姬

者、明年必給二合、自安和中始矣、政事要略、江家次第、 又定給外有臨時申請任之者、稱臨時給、除目執筆秘鈔、

帳内資人事力、上世給事諸王者曰帳内、諸臣曰資人、其制不詳、至持統朝、自正廣參至直廣貳、俱五人、假賜資人、一百二十人以下五十人以上、日本書紀 大寶制、帳内資人之稱仍舊、其給在外官者曰事力、皆因品位職、作差充給、其帳内資人、竝式部判補、凡帳内一品

一百六十人、二品三品四品遞減二十人、資人一位一百人、以下至正四位、遞減二十人、從四位三十五人、正五位減十人、從五位二十人、女減半、減數不等、從多給、但嬪以上不減、是爲位分、太政大臣三百人、左右大臣各二百人、大納言一百人、是爲職分、致仕減半、凡帳内取六位以下子及庶人、資人不得取内八位以上子、唯充職分者聽、竝不得取三關及太宰部内陸奧石城石背越中越後國人、○按續日本紀、和銅五年、禁取三關人爲帳内資人、與此全同、又置石城石背二國、在養老二年、即此條亦當時所刪定、而非令之舊文也、凡帳内資人、癃疾應免仕者、皆申式部、勘驗知實聽替、凡帳内資人、雖有蔭位、不稱本主者、杖罪以下、本主任決、四位以下、唯得決笞、凡事力太宰帥二十人、大貳減六人、少貳十人、大少監大判事各六人、大工少判事大典防人正主神博士各五人、少典陰陽醫算等師少工主船主廚防人佑各四人、諸令史各三人、史生二人、

大國守八人、上國守大國介各七人、中國守上國介各六人、下國守大上國掾各五人、中國掾大上國目各四人、中下國目各三人、史生準上、皆一年一替、取上等戸内丁、竝不得收庸、令義解凡耕職分田、皆用事力、令集解慶雲二年、新定中納言資人三十人、元明帝和銅元年、太宰帥以下傔仗準史生給事力、二年制太宰帥以下至品官、事力減半給綿、唯薩摩多褹兩國司、不在減例、三年禁不待官處分、輒取畿外人、充帳内資人、至明年解禁、七年制職分資人、若本主亡及以理去官者、不限年數、竝留省焉、有復任者、即充舊人、定爲永例、永例據延喜式元正帝靈龜二年、以太宰府請、停給綿、復給丁以資驅役、養老三年、始聽取外六位、内外初位、及勳七等子年二十以上、爲位分資人、八年一替、四年敕給授刀資人三十人於右大臣藤原不比等、授刀資人始見、五年給右大臣長屋王帶刀資人十人、中

納言巨勢朝臣邑治等各四人、〇按帶刀資人、蓋卽授刀資人、扶桑略記天平十六年、有帶仗資人、恐亦同、先是京及諸國、竝收輕賦、充官人月俸、至此勅停之、依令給事力、但不得遠役苦使、若有收課、一月三十錢、六年以太政官奏、放還陸奥百姓爲帳内資人者、各從本色、續日本紀 聖武帝神龜五年、定外位位分資人、正五位五人、從五位減一人、女亦準之、類聚三代格 又制内外位分資人、聽通取散位勳位子及庶人、其三關筑紫飛驛陸奥出羽國人、不得補充、餘依令、續日本紀 廢帝天平寶字三年、給鎭守府事力、將軍準守、將監準掾、將曹準目、但帶國者不兼給、類聚三代格 四年制、尚侍尚藏資人、竝從全給、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禁王臣取伊勢美濃越前等關國百姓、及餘國有力者充資人、違者國司資人同科違勅之罪、續日本紀 桓武帝延曆十六年、停畿内國司事力、日本後紀 至二十年復故、二十一年、先此實龜中制、遣唐使兼國者、雖賜職田、不給事力、至此優給準見任、類聚三代格 又制、親王内親王、竝年滿四歲、始充帳内、日本後紀 平城帝大同三年、以觀察使奏、復停畿内事力、類聚三代格 嵯峨帝弘仁十年、定諸國事力副丁四人、政事要略 淳和帝天長二年、復畿内事力、但以徭均使、不得損貢賦、類聚三代格 仁明帝卽位歲、以因幡請國司事力、停差調丁、驅使徭人、續日本後紀 清和帝貞觀八年制、伊勢二宮禰宜帶五位者、聽以神郡人補資人、立爲永例、尋定新置介掾事力、甲斐能登丹後石見周防長門土佐日向介各五人、飛驒掾四人、加賀言居國内者、便任國司及土民補醫師博士者、二年閒不給事力、但得試人者、不在此限、從之、三代實錄 十年出雲言、據格、百姓之徭限二十日、唯事力正丁、〇正本書作立、蓋誤、今姑考事實訂之、且待後考、下文引三代實錄亦做之、調分二十日、庸分十日、徭分二十日、副丁四人徭分八十日、年役凡百三十日、而總責正丁一人、驅使三百六十日、則加役二

百三十日、百姓之患、孰此爲甚、請增加副丁、以省民弊、因敕加二人爲六人、諸國皆準之、以爲永制、政事要略 光孝帝仁和元年、先是陸奥言、國司事力、須依國例載大帳、正丁見不輸色、而此徭丁充給例用之外、猶有畱郡之丁稱不輸者、即此公損也、事力正丁、爲民之重役、不勝其苦、流離他鄉、雖加撫育、逃亡少復、請準畿内例差充丁徭、以慰窮弊、至此許之、三代實錄 延喜制、凡親王已下、五位已上、出家入

道、其帳内資人、考滿六年、畱式部省、若還俗及敍位、以舊人充之、舊人若遷他色、以新人充給、凡外散位六位勳七等以下情願者、聽充帳内及職分資人、七位以下、聽充位分資人、凡太宰管内及陸奥出羽飛驛國人、竝仍舊制、不得補帳内資人、凡志摩國司及遙授國司、竝不給事力、延喜式 然及此時、紀綱稍弛、補帳内資人者、蠲符猥濫、徒減課丁、本朝文粹 加之諸國豪民遁課役者、奔入京師、託仕王臣家、號稱家人、假其勢威、侮慢宰吏、朝廷不能禁遏、類聚三代格 使役之制、蓋亦壞矣、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十一

封祿下

公廨料、大寶制、凡內外諸司皆給公廨、其數待式處分、令本司句錄、其費用見在帳、年終一申太政官、令義解慶雲元年、賜公廨祿於式部省大學散位等寮、聖武帝天平八年、敕、嚮制諸國司等除公廨田事力借貸之外、不得運送、太宰管國、已蒙處分、但府官任在邊要、祿同京官、因特給仕丁公廨稻、此亦漕送之物、宜色數立限、十四年、敕筑前國司、以便國稻、給大隅薩摩壹岐對馬多褹等官人公廨、十七年、制割正稅、置公廨稻、準國大小立差、每歲出舉、以其息利、塡補官物欠負未納等、續日本紀若其有餘、令國司處分、諸國司有公廨料始此、事又見出舉條、孝謙帝天平勝寶七年、以新舊國司、互私公廨稻、制定官物償塡之法、若有剩物、依例處分、延曆交替式至天平寶字元年、又以國司交替、各貪公廨、競起爭論、太政官議設法式、令國司先塡官物、割國儲、後以剩物、作差處分、其法長官六分、次官四分、判官三分、主典二分、史生一分、其博士醫師準史生、員外官各準當色、尋制諸學生新任諸國博士醫師者、本年所給公廨、皆送本授業師、以致尊師之義、續日本紀後至承和改其制、不論在國兼任、大國二百束已上、下國五十束已上、每年拘留、交易輕物、各送大學典藥二寮、類聚國史貞觀又改令割公廨十分一送納、三代實錄二年、太宰府言、承前公廨稻一百萬束、中間官人任意費用、所存止十餘萬束、官人多而公廨少、離家既遠、生活極艱、請以其遺稻悉合正稅、更割管國正稅、每歲出舉、以

其息利依式班給、(續日本紀)廢帝寶字三年制處分公廨應須剩物、未知欠負理難分得、今國司任中稱未檢官物、不進稅帳、且用公廨、不塡欠倉、托事前人、規避後怠、自後此類、不給公廨沒爲官物、(延曆交替式)尋給陸奥鎭守府公廨將軍準守、將監準掾、將曹準目、若帶國者、不兼給、(類聚三代格)四年以大隅薩摩壹岐對馬多褹等吏居邊要苦飢寒、出擧少稻、曾不得利、特敕割太宰管内地子、資給守一萬束、掾目史生遞減二千五百束、但大隅薩摩壹岐別有公廨、不給地子、(但以下、類聚三代格)光仁帝寶龜六年、割諸國公廨四分一、益京官俸祿、至十年停之、桓武帝延曆元年、戒敕國司不補欠負、不割國儲、而糜費公廨、詐注稅帳者、五年初寶龜三年、定公廨處分法、前人出擧、後人收納彼此有勞、不合無料、使前後司彼此平分、至此敕、出擧收納、其勞不同、宜革前例、一據寶字元年式、收納前公廨入後人、收納後

入前人、九年敕立以公廨塡補舊欠負之法、準國大小、各定束數、以其剩物、充國司還家之資、(續日本紀)十二年定和泉伊豆甲斐安房能登石見周防淡路阿波土佐等國司公廨差分法、守五分、掾三分、十六年敕給畿内國司俸料、停公廨事力、(類聚三代格)十七年停公廨皆混正稅、割正稅利、置國司俸、(類聚國史)明年敕、前停公廨、以省民煩、而諸國稱任中未納、徵其息利、大爲百姓艱苦、爾後宜停徵焉、違者罪之、(日本後紀)至十九年、令諸國論定公廨依舊出擧、(類聚國史)明年停畿内國司俸料、公廨事力竝仍舊、(類聚三代格)二十二年太政官議奏、處分公廨據延曆五年格、前人在任、方勞徵收、後人晩到、纔逢限月、卽公廨全歸後人、今量勞逸、實乖穩便、或有收納未畢、前司身亡、遺孤艱苦不忍言者、爾後宜七月以後遷代者、彼此均分、六月以前全入後人、制可、(延曆交替式 類聚三代格)平城帝大同三年、以併省諸司故、敕革前制、

普給公廨於衆司、日本後紀嵯峨帝卽位初、敕停觀察使兼外任者封戶、代以公廨、但陸奥官多料少、其按察使公廨自便近國給之、太宰帥公廨二萬束、自因幡備前備中讚岐伊豫五國給之、若帥不帶觀察使者、一依前例、類聚國史弘仁二年、聽太宰府官及管內國島司、漕公廨舂米四分一、供在京父母資養、但兼官減半、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四年、以陸奥出羽粮儲欠罄、非常可慮、敕以二國公廨混合正稅、以爲

貯蓄、其公廨每年相換、給於信濃越後二國、類聚國史十年、造式所奏、公廨處分之法、屢經改張、未得公平、今按唐永徽祿令、諸祿竝依日給、京官據詔出日、外官據符到日給之、今總計一年公廨、各準任日數班給、則新舊之吏、彼此甘心、從之、十四年、太宰府言、管內出擧府國公廨、各別有數、據延曆格、公廨本爲補欠、若管國有未納、須以兩色公廨補之、而府官千里離家、一方從事、不給公廨、何能存活、

且府所掌雜物、觸類繁積、若有欠失、何以補之、望請雖有未納、全給公廨、因敕、論定并公廨、計見納數、每色相率、先令割置、不得以府公廨、補當國欠失、其府官差分公廨、帥十分、大貳六分半、少貳五分、監三分、典二分、主神主工博士各一分大半、主城陰陽師算師主船主廚一分半、唐通事一分少半、史生弩師新羅譯語傔仗已下一分、差第充給、府官以下、延喜式淳和帝天長元年、以中納言良岑安世請、

定一良守兼數國之制、其公廨就攝國中、擇殷阜者給以二守分、類聚三代格七年、以出羽人民蕃息、邊吏乏資、增其出擧稻六萬束、公廨稻十四萬束、明年又增陸奥出擧公廨稻十三萬束、以優邊吏、類聚國史仁明帝承和元年、敕太宰府司公廨舊班給六國、至天長中、以民部請、混給肥後一國、今聞轉運多勞、民受其弊、宜復舊制、令府班給六國、二年、鑄錢司言、本司俸薄、一分唯一千束、僅支衣食、至遷替、

莫有路資、官乃處分、班擧正税十六萬束、於備後安藝豐前等五國、各三萬二千束、以其息利、每人倍給、四年先是鎭守府置弩師、其公廨準史生、（先是以下、類聚三代格、延喜式、）是歲陸奥亦請置弩師、給公廨如上、（續日本後紀）是後諸國置弩師者、皆準之、（類聚三代格）五年、太宰府言、府官公廨、依弘仁格處分、而今筑前肥前等言、頃年不稔、見納數少、論定之外、割置雜稻本穎、不得行府公廨、國司所執、雖非格旨、至於雜稻

絕本、須請處分、但府司失俸、何以得存、請雖有未納、以正税全給公廨、其正税之闕、令國司徵塡、許之、若當國少税者、管内相通行之、（續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十一年、陸奥言、公廨本稻七十五萬三千二百七十八束、充國司鎭官二料、今以小利收納、利稻二十二萬五千九百八十三束有奇、比之前日大利、減十五萬六百五十五束有奇、夫邊城之吏、事在勤王、遠辭鄕國、專仰公俸、而所給公廨、以大利算之、一

分之吏、率五千三百餘束、而今已減折、難以卒歲、長吏究竭、何以待吏、本國歲中所收息利、調庸地子等、積貯最多、歲增屋倉、徒有民弊、請以彼稻加賜公廨、但例用外、特有公用、先支其料、後充公廨、奏可、（類聚三代格）清和帝貞觀二年、陸奥出羽按察使平朝臣高棟奏、據承和格、太宰府公廨、雖有未納、全給正税、邊備之務、東西是一、請鎭守府亦準此例、全給公廨、允之、（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六年、若狹言、調庸逋

負、國司史生以上、皆奪公廨、博士醫師、除受業練道外、宜同此科、奏可、諸國亦準此、後至十七年、以讚岐請、受業練道亦準國司科、七年、以上野請、聽加擧權任國司公廨料稻七萬束、八年、太政官定新置介掾公廨、甲斐能登丹後石見周防長門土佐日向等介四分、飛驒掾三分、（三代實錄）十年、撰格所奏、舊例一良守兼二國者、同給其俸、按祿令、一人帶數官者、祿從多給、至于國宰、獨給二守分、事乖公

平、請準令制、一從多給、其公廨混正税、但陸奧國司兼任中國者、特優其身、不在此限、從之、類聚三代格十八年山城丹波竝申請、割國司公廨、準一分給檢非違使、但有調庸未進、欠負未納者、準國司例勘補、從之、陽成帝元慶二年、丹後亦請如上、允之、五年前此民部省言、按式、太宰公廨百萬束、管內諸國、各有舉數、而府司據承和格、管內相通、減彼增此、國無定數、所司須總勘税帳、辨知通行之數、然

管國税帳、有勘有未勘、減加之數、未能辨知、且依格、府貢物有麤惡未進等、應奪府官公廨、而不進其帳、無由勘沒、請使府進公廨處分帳、至是許之、三代實錄延喜制、凡公廨差分法、仍前制、唯中國無介、則長官五分、下國無掾、則長官四分、但陸奧博士醫師陰陽師竝準目、鎭守府醫師準史生、其按察使者、準當國守、記事準掾、凡諸國一分已上、遙授兼任者、遷他國幷京官者、不得受用公廨、若停任官

符未到之前、處分已畢、有妨改張者、便加國儲、凡鎭守府公廨、給當國幷相模、志摩公廨用尾張正税、給守三百斛、目百五十斛、史生七十五斛、其諸司公廨差分法、長官五分、已下準國司、若無次官或判官者、止準見官爲差、延喜式初大寶制、外官皆給職分田事力以優之、令義解及天平置公廨、其法本爲補闕、然已立差分法、則國司等得祿亦厚、故京官皆望外任、寶龜中敕割國司公廨、以增內官之

俸、未幾以諸國多欠正税停焉、續日本紀藤原緒嗣嘗奏平城帝曰、前世未有公廨、特給事力、以優國司、及置公廨、則利潤已給、延曆中停公廨事力、更賜俸料、尋又停俸、而公廨事力竝仍舊、可謂優厚倍重、類聚三代格朝廷待國司如此、而貪濁之吏、求利無厭、加舉隱截、流弊不已、百姓恆苦於徵責、逋負猥積、續日本紀、類聚國史姦猾之民、往往逃入莊家、不受班舉、自延喜後、其弊滋甚、類聚三代格、勘仲記公廨出舉、至此蓋亦

衰矣、

廚料、亦公廨之屬也、大寶制、諸國公田、皆國司賃租、送價於太政官、以充雜用、本紀、○按續日本紀、天平八年、定賃租田制、全與本文同、唯雜用作公廨、據此、令條蓋係天平後改定也、太政官廚料始此、太政以下、三代實錄、延喜式、政事要略、太宰府亦置廚、令義解以管內地子、充其料、續日本紀至後中務式部民部主計主稅侍從彈正京職近衛兵衛及女官等、各皆置廚、參取類聚國史、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錄、三代實錄、延喜式、拾芥鈔、京城古圖、諸國亦置國廚、類聚三代格、三

代實錄、而太政官廚最盛、通稱廚家、三代實錄、政事要略、孝謙帝天平寶字二年、太宰府以公廨乏少、請更割諸國正稅、以爲出舉、其諸國地子稻、一依前符爲公廨、以充府中雜事、續日本紀嵯峨帝弘仁三年制、廚家用料地子、既有定制、而至雜用料細布、更請官物、爾後宜支度年中用料、令其所出國、交易備進、永以爲例、十三年令史生堪勘句者、勘侍從廚家公文、類聚符宣鈔淳和帝天長七年、以宮城內御井町南

地方半町、充中務省廚地、類聚國史八年制、侍從廚別當、舊無交替、縱有欠損、無由拘稽、自後宜限四年遷替、付領官物、即責解由、類聚三代格仁明帝即位歲、主計以寮中置廚、苦於愼火、請賜散位寮東面地廣七丈、更立廚家、許之、續日本後紀承和四年、彈正大弼和氣朝臣仲世、私買近江高島郡田五町、以充廚家之費、文德實錄九年敕、女官廚別當、廚據延喜式雖非職員、所掌之物、不異諸司、宜準侍從廚、四年爲限、遷

代之日、責解由狀、續日本後紀清和帝即位初、以太政官廚家綿各二屯、賜五位已上公卿八十餘人、貞觀二年、詔準承和仁壽例、以新錢三萬賜侍從廚、是歲又敕免官廚所借太藏省錢七百四十四貫、絹六十九匹、綿八萬四千三百三十屯、絲一千八百斤、調布一萬三千六百端、商布一萬九千八百二十六段、鐵一百挺、八年又除免借用官米四百七十斛、三代實錄十八年先是以薩摩請、置國廚田十町、

至此更加二十一町餘、類聚三代格陽成帝元慶五年、初以職寫田充左右京職廚料、是歲以無職寫救限一年、分給山城河内攝津官田、合一百九十二町餘於兩職、三代實錄六年制、大納言以上、并諸道博士職外無主職田、及闕郡司職田地子、皆混合正税、至明年廚家言、闕郡司職田地子無主之間、注地子帳、檢納廚家、而嚮下官符、混之正税、加以頃年任權官者、每國過半、賜榮爵者每年兼倍、其公廨田位田、必給剩田、是以諸國地子、頻稱減少、廚家用度、常以闕乏、月俸日資、何以支之、請返收前符、依舊檢納地子、官乃令民部下符諸國、追收前年官符、三代實錄、政事要略、八年制、少納言已下召使已上、病料葬料、二親喪料、廚家式例已有等差、而前例須外記執申、事有稽滯、既乖救急、自今以後、料主自出請文於廚家、廚家從作宣旨、依式充給、立爲恆例、類聚符宣鈔光孝帝仁和元年、聽信濃以剩田三十町

營國廚田、但其地子、任例進納太政官、以爲永例、信濃營田始此、三代實錄醍醐帝延喜十年、先是例進地子納官廚者、國各有定數、而廚家費用甚多、例用不給、至是廚家請加參河遠江等十一國例納剩鹽代米九十三斛九斗、例進外地子稻一千三百三十八斛餘、以補闕乏、從之、十二年廚家奏、廚家年中所納、每色有限、例用之數、何無色目、延曆十八年、只定大辨以下季料米數、并兩雜事、未立條例、履行多疑、請定式例、永以遵行、又年中所充、列見定考祿、并夏冬頓給料、商布三萬八百三十段、晦料油雜穀等、直稻二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餘束、因以例進外稻、相準彼料、所遺稻數十萬九千餘束、而舊例不論其多少、下符徵收、過用之煩、諸國難免、請爾後先勘稻多少、卽無遺數、然後下符催進、抑前件雜用之遺、猶有其數、況田數增加、應輸地子、有增無減、加之度者逃亡除帳等田、亦在

此外、但隨時增減、無有定數、請勘申用度、隨郎加充、又例進地子雜物等、天安元慶官符、具定色數、其後屢下符、頗有改定、因今據勘前後官符、量定色數、請下民部省、令諸國依定數進納、若有未進、依式拘朝集調庸税帳等返勘、又列見定考祿、已載式條、而晦料油幷雜穀等、未有所據、然而充行之例、年序尚矣、請因準舊例、得定件數、但夏冬頓給料、依延暦十八年符、又執行公事、文簿爲本、擬勘故實、宜有其備、而舊無公文、執行有疑、是則句當之官、不愼簿錄、遷替之人、無身累之所致也、請永置式例及例進雜物、剩田、地子交易直等勘文八卷、以備勘據、遷替之日、若致紛失、必處重責、不更寛宥、後人不勘領、科責亦同之、尋又奏、元慶中奏請闕郡司職田、依舊檢納地子、而民部誤以大納言以上及諸博士職田地子、幷給廚家、請其地子依元慶符、混合正税、且廚家例用、充以剩田地子、頗

有餘裕、請返進采女國造俘囚等雜田二千三百六十六町餘、以其地子、混合正税、又凡剩田上中下品、各有等差、國司宜均注田品、而少置上田、多注下田、至其甚者、偏載中下、全脫上田、因玆動減地子、殆闕例進、請定田品七分法、又諸國地子帳、其例各異、未有定法、請立其式例、依式造進、又諸國地子田、每國有限、一班之後、豈有增減、而國司好以其田混於租田、雖所司勘出、而塡納無期、時遷吏替、遂從免除、地子減少、莫不因斯、請令諸國停混合、又諸國物價、各有差別、何依一例、請地子交易物、因年來所進地子帳價數、便爲定法、至十四年、敕皆從其所請、（政事要略）延喜制、凡廚家雜物、別當外記史與監物主計共出納之、凡廚家別當、一年爲限、二月列見之後相替、凡諸國地子、除畿內伊賀及陸奧儲備鎭兵粮、出羽狄祿、太宰管國充對馬島司公廨外、交易輕貨、送納官廚、但隨近及緣海

國、舂米運漕、其功賃便用數內、凡諸國例進地子、令所司每年七月以前、申見進未進數、隨即下符催進、凡諸國例進地子米、并交易雜物、有未進者、拘畱朝集調庸稅帳等返鈔、凡列見定考祿、太政大臣交易商布七百段、左右大臣各五百段、大納言四百段、中納言三百段、三位參議二百五十段、四位參議并左右大辨各二百段、少納言中少辨各一百段、內記外記史各一百段、史生三十段、官掌二十端、內記史生十五段、召使十段、使部二段、直丁一段、凡女官廚年料雜物、隔三年一充、凡京職廚料、每年以職寫田一百町直充之、凡五畿內職寫戶田價、令當國司收地子、(延喜式)蓋自相家專權後、官廚糜費增甚、(三代實錄、政事要略、)然及莊園大興、地子減少、廚家亦隨衰、列見定考、或以乏物、不能定期行之、(日本紀略)其料米初課之近江細江莊、(壬生官務所藏斷簡)自崇德帝後、近江亦往往不勤辦濟、(中右記、台記、吉記、玉

海、)後更課列見料于大隅、定考料于豐後、各米十三斛、其祿乃終絕、(壬生官務所藏斷簡)如侍從廚、至後一條帝時、殆廢云、(左經記)

學料、凡大學雅樂陰陽典藥等寮、皆置學田以給生徒、兵士習射者、又充射田、國家獎勵文武、其法亦備、今蒐錄其關經費者、而臨時給物、及特敕賜田者不與焉、聖武帝天平二年、以太政官奏、撰大學生徒、性識聰慧、藝業優長者、十人已下五人已上、賜夏冬服及食料、令專精學問、又陰陽醫術生徒各三人、曜曆各二人、竝準大學生、孝謙帝天平勝寶六年、置射田於五畿七道諸國、天平寶字元年、敕、禮樂所興、惟在二寮、門徒所苦、但衣與食、又天文陰陽曆算醫針等學、國家所要、宜竝置公廨田、以給諸生、大學寮三十町、○(類聚國史作二十町)雅樂陰陽典藥三寮各十町、內藥司八町、(典藥內藥、據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尋又敕置六衞射騎田、每歲季冬、試其優劣、以給超羣者、中衞府三

十町、衛門府及左右衛士兵衛府各十町、續日本紀○按類聚三代格、衛門衛士二府田數、與本書小異、未知孰是、光仁帝天應元年、太宰府言、管内諸國、所有射田、每郡一町、兵士選士、其數稍多、請更加一町、總置二町、一町以充步射、一町以充騎射、竝賜優等者、以勸武藝、又府學校六國學生醫生算生二百餘人、雖免徭役、無由勸奬、請每國置田四町、以其半賜明經秀才、其半賜醫算優長者、敕許之、類聚三代格 桓武帝延曆四年、帝念

故遠江介菅原宿禰古人侍讀之勞、給衣粮於其四子、令勸學業、續日本紀 儒家特給學料、始于此、公卿補任、本朝文粹 十三年敕加置越前水田一百二町餘於大學寮、通前一百三十餘町、名曰勸學田、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 十七年收大學寮勸學田十三町、以其八町賜典藥寮、爲勸學田、類聚三代格 三帝世大學別當和氣廣世以墾田二十町入大學寮、爲勸學料、日本後紀 仁明帝承和元年、以兵部省請給國造田二十町地税、永

充親王及五位已上習射之資、續日本後紀 文德帝仁壽二年、以薩摩請置國學生勸學料田十町、充給學生藥生、類聚三代格 陽成帝元慶五年、先是延曆中和氣廣世建弘文院、以墾田四十町、永充學料、日本後紀 以養和氣氏諸生、西宮記、拾芥鈔、 其後菅江兩氏、設文章院、分東西曹司、各教其子弟、本朝文粹、本朝野羣載、 弘仁中藤原冬嗣亦設勸學院、析封戶及買置田業於諸國、充學料、以教藤氏子弟、續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 嘉祥中大皇

太后橘氏與弟氏公議、創學館院、文德實錄、西宮記、 至此在原行平亦奏置奬學院、分給封戶田園、本朝文粹、西宮記、 竝教其一門諸生、西宮記、拾芥鈔、 光孝帝卽位、先是大學頭藤原佐世言、據式左右京職出擧錢貨、以其息利充學生菜料、其所擧卽延曆新貨、而天長以降絶而不納、夫隆平永寶以後、錢文五改、兩職須每改舊貫、請換新錢、而忽略其事、全失本物、今給諸司公廨錢者、爲修官舍也、然新錢初滿、十倍本源、

況大學育材之用、豈官舍之比哉、請準據式文、充給新錢、每年出舉、依例令送、若致未進、拘職考祿、至此敕從之、給新錢三十三貫於兩職、三代實錄○按、今下野足利學校所置孔子像座下書曰、元慶元年冬至日、學徒侍講筵者八百人、此像蓋初在京師、後移于此者、當時生徒之衆如此、然恐非皆大學所養者、附供後考、延喜制、凡常陸稱稻五萬四千束、近江越中備前伊豫各一萬束、預國司出舉、以其息利舂米、并交易輕物、每年附貢調使送納充寮家雜用、若有未進、移主計寮、拘使

返抄、凡丹後稻八百束、預國司每年出舉、以其息利交易味物、送寮充學生等菜料、凡越中礪波郡墾田地熟田十三町餘未開地五町餘、播磨印南郡墾田地熟田五町餘未開地九町七段餘、荒田一町九段餘、山城久世郡田七町、準鄉價賃租、以充學生食、白田一町、永爲菜園、其在京中園地者、任令得業生等居住、若有餘地者、種殖雜菜、以充食料、學生等年中食料鹽、令備前國司、每年出舉正

稅一千束、以其息利交關上進、凡諸博士學生等、計宿給燈油料錢、明經博士夜別各二十文、餘博士十五文、先生十文、後生五文、充以越後墾田五十町地子物、凡陰陽寮勸學田、河內攝津各五町、依當土估賃租、以充諸生等食料、凡典藥寮勸學田十八町、以大和九町近江四町地子加月料、共充醫針生食、以大和五町地子、充藥生等食、凡大學陰陽典藥三寮得業生、皆給時服月料、各見其條、

其陰陽寮觀天文生一人、不立年限、衣服食米、準諸得業生給之、凡左右近衞兵衞射田、竝各十町、以其地子、充教習騎射步射用、凡左右衞門府射田、各十四町二段餘、凡太宰府管內諸國射田仍舊制、自餘有兵士國、每郡置田一町、其地子交易輕貨、國司簡試上番兵士、不限騎步、人別令射十箭、每日所試、勿過二十人、斟量能不、隨狀給之、其能射人、及所給物數、附朝集使申送兵部省、延喜式然

當時制度解弛、學料等制、蓋不如式文也、三善清行嘗上書、略曰、往世大學置生徒四百人、給以越前加賀郡沒官田一百餘町、山城久世郡公田三十餘町、河內茨田澀川兩郡田五十五町、以充其食料、號曰勸學田、又每日給大炊寮百度飯一斛五斗、人別三升、且令常陸每年舉稻九萬四千束、以其利稻充寮中雜用料、丹後舉稻八百束、其利稻充學生口味料、而至承和中、有故返給加賀郡沒

官田、又四分久世郡田、其三分給典藥左右馬三寮、纔留一分、充學生料、若河內兩郡皆成廢田、又常陸丹後出舉、本稻皆失、無有利稻、當今所遺者、唯大炊寮飯料米六斗、久世郡遺田七町而已、七町據政事要略 以此小儲、充數百生徒、雖作薄粥、猶亦不周、請常陸丹後兩國利稻二萬八千四百三十束之代、遍以諸國田租穀充給、以供學生等食、又加賀郡田、重亦沒官給穀倉院者、依舊返給、以爲勸學田、本朝文粹 此後大學漸衰、而學生等歎訴、請學問料者甚多、本朝文粹、類聚符宣鈔、朝野羣載、朝廷乃設課試法、撰拔以給之、累世相因爲例、日本紀略、古今著聞集、其取給於穀倉院者、謂穀倉院月料、或稱燈燭料、本朝文粹、朝野羣載、藤氏學生則受於勸學院、比給穀倉院料者、待遇稍優云、朝野羣載 村上帝應和三年、大納言源高明請以獎學院源氏學生、準勸學院藤氏賜年俸、許之、日本紀略 一條帝長保四年、先是大江匡衡子舉周賜學問

料、江吏部集 至此匡衡又爲其孫能公請賜學問料謂菅江兩家傳門葉、不論才否、不拘年齒、例必蒙鴻慈、以繼先業、請早賜燈燭料、本朝文粹 朝野羣載 近衞帝時、崇德上皇令左大臣藤原賴長、行菅藤兩氏學問料試於其第、古今著聞集 高倉帝安元元年、以明經博士清原賴業兼穀倉院別當、治承四年、諸家學生數人、競望學問料、右大臣藤原兼實判云、當依才幹之優劣、玉海 至後世唯菅氏猶給學料云、和長記

要劇料、番上料、元正帝養老三年、簡劇官給以錢貨、準其官位、多少有差、要劇料始此、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平城帝大同三年、併省諸司、因制、諸司百寮、本有閒劇、故資俸賞賜、亦有厚薄、今官量宜併省、則賞何仍舊法、其要劇馬料等、宜普給衆司、詳爲條例、明年以米價歲倍、定職事四位已下初位已上要劇料、停錢給米、一人日二升、但觀察使不預此例、其坊令不在給限、其坊以下、類聚三代格、因令細勘上日、依實申送、尋又給史生笛工笛生歌人等二十二人番上粮米、各日別一升、尋以下、類聚三代格、嵯峨帝弘仁三年、敕停諸司要劇米、復給錢、日本後紀、十一年定式、凡諸司要劇錄前月應給官人及物數、每月四日申官、即加官要劇、造總目申太政官、官下宮內省、十三日出給、延喜式、初要劇料給以錢貨、後賜粮米、平均無別、爾後相分二物、普給百官、至陽成帝時、國用多費、倉廩闕乏、月俸日粮、殆不能給、因賜以外庫物、

而諸國皆申正稅不足、不動亦盡、元慶五年制官田之設、爲利朝家、然文官武職、要劇資粮、年少見行、月多不給、宜分割官田、永充其料、於是給山城官田十九町八段、餘於圖書寮、十二町八段餘於散位寮、二十一町餘於治部省、二十四町六段餘於刑部省、四十三町餘於判事、各九町餘於囚獄正親二司、八町餘於采女司、三十町餘於彈正臺、各十二町九段餘於左右兵庫、大和二十三町餘於大皇太后宮職、二十二町七段餘於皇太后宮職、六十町餘於內藏寮、三十二町餘於大藏省、二十四町五段餘於主殿寮、三十三町七段餘於左近衛府、三十一町餘於右近衛府、各二十六町五段餘於左右衛門府、各三十三町七段餘於左右兵衛府、六十一町六段餘於左馬寮、五十九町餘於右馬寮、河內三十四町餘於式部省、十六町五段餘於玄蕃寮、三十二町餘於兵部省、四十二町七段

於大膳職、二十町七段餘於木工寮、三十五町五段餘於掃部寮、二十四町餘於內膳司、各二十六町八段餘於左右京職、攝津十六町餘於大舍人寮、十三町九段餘於縫殿寮、二十三町餘於內匠寮、二十一町九段餘於內藥司、四十七町六段餘於雅樂寮、二十町五段餘於諸陵寮、十町餘於造兵司、十九町六段餘於鼓吹司、十二町六段於隼人司、三十町餘於大藏省、十二町六段於織部司、三

十四町六段於木工寮、九町餘於造酒司、六町九段餘於園池司、九町餘於主水司、七町九段餘於主油司、各七町九段餘於東西市司、竝爲要劇及番上料、明年改定其法、太政官、中務省、監物、大學寮、民部省、宮內省、大炊寮七司、皆給以米、其他大舍人、內藏、圖書、縫殿、內匠寮、式部、治部省、雅樂、玄蕃、諸陵寮、兵部省、隼人司、刑部省、判事、囚獄司、大藏省、織部司、大膳職、木工、主殿、掃部寮、正親、內膳、造

酒、主水、采女司、彈正臺、左右京職、東西市司左右近衛、衞門、兵衞、馬寮三十九司、竝充官田、因敕、太政官幷出納諸司、及諸給月料者、猶給京庫、其番上資粮、充給外國者、分留京庫之色、依例行之、又八省卿、彈正尹、二府大將、四府督、及皇子在官、公卿兼職者、竝不在給限、八年以山城官田十二町九段、河內十町四段、攝津十町五段、爲主稅寮要劇番上料、停給京庫、類聚三代格 光孝帝仁和元年、以山

城乙訓紀伊綴喜三郡官田五町餘、給彈正臺番上料、攝津菟原郡二町餘、給造墨長上要劇料、二年以山城官田四町七段餘、河內一町、給史生等、山城七町五段、河內四町有奇、攝津十三町有奇、給左右史生等、竝爲番上料、二年以下、類聚三代格、以河內大縣澀河二郡十町餘充內記、攝津八郡四十七町餘、充主計寮、山城乙訓愛宕紀伊三郡三十五町餘、充勘解由使、竝爲要劇番上料、內記番上料、據類聚三代格、

停給京庫、三年勘解由使言、史生等繕寫公文、終日勤勞、非諸司分番從事之例、請準民部主計主税等史生、給長上粮米、聽之、（三代實錄）四年以山城官田一町餘、給内膳司番上料、停給京庫、宇多帝寛平元年、定山城官田十六町八段餘、爲主鈴典鑰等要劇料、停給京庫、八年收散位寮判事巡察彈正左右兵庫内藥造兵鼓吹園池主油司要劇番上料、在山城者七十一町餘、攝津六十六町七段餘、

爲官田、先是定諸司給番上粮者、前月五日、錄應給物數、移宮内省、省即總計申官下符、其要劇幷番上料、具載年終帳、而自元慶中割官田充番上料、諸司不進粮文、見仕不仕、無知其由、至此制、長上番上、職掌雖異、從事勤公、給稟惟一、自後宜宮内依例進粮文、隨即下符勘解由使、令勘會年終帳、明知用殘、若有勘出、一如要劇、九年以大和官田二十五町六段餘、攝津三十三町餘、爲内匠寮長上要劇料、收木工寮闕官料河内二町八段餘、攝津十九町餘、充其長上要劇料、以攝津十一町五段餘、充典藥寮侍醫等要劇料、山城一町、攝津二十一町八段、充兵庫寮要劇番上料、並皆停給京庫、醍醐帝昌泰元年、以山城官田七町餘、大和十五町九段餘、河内五段有奇、給中宮職、山城四十餘町、大和十四町六段餘、給修理職官人幷長上要劇料、停給京庫、（類聚三代格）延喜制、正親司闕官及不

仕官人已下要劇番上料者、充修理司中小破幷雜用、彈正臺闕官不仕要劇者、充臺中雜用、左右京職闕官料要劇田地子者、充職家公用、東西市司要劇料、充司中修理雜用、（延喜式）

月料、大粮、大寶制、諸國租春米輸納大炊寮、充諸司常食、其庸米送民部省、充衞士仕丁采女女丁等食、（令義解、令集解、）其月給米者稱月粮、大膳職又給諸司菜料、（令集解、）後稱其春米雜

味月賜親王已下者曰月料、庸米給衞士仕丁等者曰大粮、延喜式聖武帝天平三年、阿波備前備中等戶座、各給月料、每人三斗六升、類聚三代格平城帝大同三年、停有品親王月料、四年減諸司官人已下月料、尋定史生已下雜色人已上月料之法、日本後紀帝置左右近衞、日本紀略簡其武藝優長者各十二人、長上十三日、番上十日以上、月別特給白米一斛、鹽一斗、延喜式嵯峨帝弘仁三年、異能兵衞每府四

人、亦準近衞給月粮、日本後紀四年後宮御火炬御井守各二人、竝預月粮、九年大學寮官人已下學生以上、停要劇本粮、竝預月粮、類聚三代格十一年定式、親王以下月料物、錄來月應給數、每月十日申太政官、官下宮內省、三十五日出給、大粮每月十六日申官、下民部省、二十二日出給、延喜式尋制、親王已下月料、諸司每月申辨官、官卽下符、依例令充、其事亦煩、今後宜令宮內每月收所司解移、勘會充

行、若事有增減、卽乞官裁、是歲置針生五人、給月料、是歲以下、日本紀略文德帝齊衡三年、以宮內言制、親王已下新預月料者、不更請裁、直以省符行之、其滿限及薨卒之類、竝待官符除焉、類聚三代格清和帝貞觀十二年、松尾社物忌一人、永充月粮、本朝月令陽成帝元慶七年、以山城官田九町四段百餘步、充御及大皇太后皇太后宮主戶座六人月料、類聚三代格光孝帝仁和元年、以山城官田七町餘、給平野社預

及御炊女等五人月粮、停給見米、二年以山城和泉攝津官田九十二町餘、賜典藥寮、爲月料田、停給京庫米、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宇多帝立、定山城河內攝津官田合五十七町餘、給陰陽寮官人已下諸生已上二十八人月料、山城二十一町餘、給主殿寮殿部二十人粮料、竝停給京庫、寬平三年、定山城官田三町七段餘、爲中宮職宮主戶座等月料、類聚三代格當時定尾張越前播磨伊豫土佐等十八國、貢

租春米、延喜式、類聚三代格、充給諸司諸衞、槩稱曰大粮、類聚三代格、政事要略、而諸國往往稱徵穎、不行大粮、朝廷不獲已開用不動倉、類聚三代格帝誡嗣主、令禁諸司大粮費不動物、寛平遺誡醍醐帝延喜二年、下敎諸定國禁止徵穎、依格貢進舂米、類聚三代格然國司闕貢、不能常給大粮、政事要略六年播磨明石郡大領赤石貞根進私穀五千斛、因充諸司大粮、授貞根外從五位下、扶桑略記裏書尋修式、備著其給法、雖事涉煩碎、略加

採錄、以見其梗槩焉、凡月料大粮、申官出給之法、依弘仁制、凡月料無品親王、內親王、及妃、夫人、女御、各米一斛五斗、醬一斗二升、女御醬減半、末醬六升、鹽一斗五升、女御鹽減九升、其他給東鰒、隱岐鰒、堅魚、煮堅魚、堅魚煎汁、烏賊、鮭、腊、鮨、紫菜、海藻、海松等、各有差、親王乳母、米六斗、及鹽海藻、加茂齋內親王、米三斛、稷二斗四升、醬鹽末醬各一斗五升、及東鰒、堅魚、堅魚煎汁、紫菜、海藻、齋院雜色

人料、米二十二斛六斗八升、鹽二斗二升六合、平野古開久度松尾四社物忌、各米三斗六升、采女四十七人、各四斗五升、采部三人九斗、女孺二百七十五人、一百五十六斛、中宮女孺二十七斛六斗、內敎坊命婦已下一百人、二十斛、內豎二百人、三十六斛、采女已下、皆給鹽若醬滓醬、但中宮女孺否、凡以日給者、大藏縫女三十人、總米四升、其二十六人給鹽、長人米五升、侍從三十人、其一人米

二升、自餘各一升六合、醬、酢、鹽、東鰒、隱岐鰒、鮭、堅魚、煮堅魚、堅魚煎汁、烏賊、雜鮨、海藻、末滑海藻等、各有數、內舍人二十五人、各米一升六合、及鹽鮨雜腊、大舍人四人、各八合、春宮坊帶刀三十人、各二升、諸講書博士、諸得業生、竝各二升、及鹽、雜魚鮨、海藻、博士又給鰒、雜魚腊、大學生五十人、漢語師、竝各一升二合、觀天文生二升、藥生十人、各八合、漢語師及生、特給鹽、滓醬、雜魚腊、海藻、中務史生

省掌、民部宮內監物史生、春宮坊史生舍人、共九十七人、竝各一升、大學寮官人六人、左右近衞府生、番長、近衞左右兵衞府生、番長、兵衞左右衞門府生、門部、俱八百三十人、竝各二升、大學史生四人、各一升二合、圖書寮紙工一人、二升、御火炬童一人、一升二合、三人各八合、御廚子所膳部六人、俱四升八合、女孺四人、三升二合、宮主一人八合、候內裏侍醫一人、一升五合、出納官物諸司五位已下主典已上、各六合、史生減二合、出納諸司又給鹽、滓醬、鮭、雜鮨、勘解由使長官已下、書生已上、俱三斗二升二合、及滓醬、魚、鹽、檢納薪諸司、五位四人、各八合、六位已下七人、史生十七人、各六合及醬、鹽、薄鰒、烏賊、雜腊、鮨、但五位已下、減醬烏賊、史生又減薄鰒、鮨、內膳膳部三十人、各一升、仕丁十七人、作手十一人、各黑米二升、竝給鹽、主水司守御井二人、各黑米一升、中宮東宮亦同、圖書寮驅使

丁、各米二升、雅樂寮歌女三十人、各黑米八合、凡併給諸司者、監物、主鈴、典鑰、圖書寮、內膳司、內裏殿上侍所、校書殿、進物所、贄殿、御書所、作物所、畫所、藏人所、女藏人、及雅樂寮蕃樂人、御膳宿釆女等、日米三斗已下一二升已上、藏人所又給腊、魚、滓醬、鮭、海藻等、主鈴典鑰畫所給鹽或滓醬其他給粮者、主殿寮今良男一百四十一人、女二百二十六人、竝給月粮、男日黑米二升及鹽、女米減五合、掃部寮作手八人、各黑米一升六合、圖書寮造墨長上及造手共五人、各米一升六合及鹽、滓醬、海藻、木工寮工部、內匠寮番上工、織部司織手、共造機工、俱一百三十三人、竝各黑米二升、織部司三十五人、又各給閒食四合、薄機織手五人、各白米一升六合、絡絲女三人、減一合、內藏寮番上史生、藏部、斂旨舍人、共三十九人、各一升、其雜作手仕丁及縫殿寮染手、俱九十二人、各黑米二升已下、白

米一升五合已上、今來隼人、男日黑米三升及鹽、女米減一升、取畿內隼人者、限二十人、日各黑米二升及鹽、采女樵丁一人、每月黑米六斗及鹽、凡囚獄物部丁八人、給粮準諸司直丁、凡諸國女丁粮、每月準仕丁、所司移民部、凡近衞駕輿丁直丁等米鹽、每月請受、餘府亦準焉、凡大學寮月料米、不更待口宣受之、凡衞士仕丁、自正月至六月、割大粮內給商布、自七月至十二月給綿、木工寮工部

準之、凡木工寮史生將領等月粮、便以寮庫物充之、凡縫殿寮女孺七十人月粮、不經女官廚、直受大炊寮、寮直今良二十四人粮米、不經主殿、寮家直受充、凡內藏御藏并門守火長等月粮、寮請班給、凡諸司諸家月料粮料停給京庫、可給外國者、槩充以黑米、凡應給諸司月料魚肉者、宮內省司、每月臨勘廚庫、量物多少、申官充用、凡諸司仕丁掃除宮中者、若有闕怠、民部省留其月粮一斗、申官

返上、凡門衞火長等守諸門廄亭者、若致非理損、京職卽移民部、并本府奪其月粮、（延喜式）此後親王已下月料無所見、而大粮尚有定國以給之、其院宮隨時有出入、（江家次第）朝廷因使在京國司處分焉、至圓融帝天延三年、國司無復行大粮者、六衞官人乃各執弓箭、詣陽明門訴之、（日本紀略）會越前守藤原爲盛在京師、衆迺往其第、爲盛杜門不納、衆設幄於門外守而責之、久而爲盛具薄饌、密置利藥於

酒中、延衆饗之、因陳謝曰、僕素非有所吝惜、適會旱災、妻孥且不能贍、此所以負公等、公等請恕焉、言訖號哭、衆亦不敢責、時方盛暑、衆皆飢渴、恣意飲啖、俄而皆腹瀉汙穢、委頓而去、京師傳笑之、而朝廷竟不問也、（今昔物語）至後世、大粮分給益少、臺隷之輩、衣食不支、（續本朝文粹）院宮諸司、或不待官符、自作移牒、恣催收諸國料物、猥濫極矣、（江家次第）

節料、卽節日饗王臣者、大膳職大炊寮掌之、

其食法始見於弘仁之式、凡新嘗會、親王已下、三位已上、并四位參議、各給米并餅料粳米、糯米、糯糒、小麥、大小豆、胡麻子、糖、油、齏、酒、酢、醬、鹽、豉、堅魚煎、及生栗子、搗栗子、椎子、一升二合已下一勺已上、倶七升、餘東鰒、隱岐鰒、繩貫鰒、堅魚、烏賊、熬海鼠、押年魚、與理刀魚、雜魚䐹楚割、雜腊、鮨、及紫菜、海藻、二斤已下二分已上、合六斤、餘鮭二分隻之一、橘子十顆、鮮物充直、四位五位并命婦庶品準上

有殺、以升給者八合已下、倶三升七合、餘以斤者、一斤已下、合二斤十一兩、餘鮭六分隻之一、橘子減半、不給堅魚煎鮮物、大歌立歌、各給米、鹽、東鰒、大鯖、雜鮨、海藻、正月七日、諸司主典以上給法準此、國栖笛工、給米、鹽、雜鮨、鮭、海藻、延喜仍之、諸節皆準新嘗會、但五月七月九月三節、省雜餅及蒜、其五月加粽料糯米八合、及大角豆、甘葛汁、枇杷、倶四合、五位已上、糯米枇杷等減半、餘節亦降殺、大抵如之、七月加索餅二藁及未醬四勺、生大豆大角豆各二把、李子四合、熟瓜、桃子合九顆、蓮子五房、九月加生大豆二把、桃子、梨子、蓄子、合十八顆、菱子八合、其文人料五位一人特給醬、齏、酒、酢、鹽、及生栗子、菱子、倶一升六合、餘東鰒、隱岐鰒、堅魚、烏賊、熬海鼠、雜魚䐹楚割、押年魚、與理刀魚、腊、鮨、海藻、合三斤、鮭五分隻之一、青大豆二把、桃子、梨子、熟柿子、蓄子、合十六顆、六位已下、滓醬、鹽、腊、鮨、及鮭六分隻之一、凡正月十七日七月、並除命婦大歌立歌國栖笛工、五月九月、乃省大歌立歌、凡齋院元日節料、給白米二十斛、糯米四斛、大小豆各二斛、胡麻、粟各一斛、油六斗、鹽二斛、其他神事佛會等雜給、色目甚多、不遑枚擧焉、延喜式

交替料、凡國司遷代者、皆給夫馬、謂之交替料、其向國不乘驛傳者、亦給馬、元明帝和銅五年制、國司不乘驛傳而赴任者、長官給馬

七匹、判官已下五匹、史生二匹、其遷代者、長官給夫三十人、馬二十匹、六位已下官長幷次官夫二十人、馬十二匹、判官夫十五人、馬九匹、主典夫十二人、馬七匹、史生夫六人、馬四匹、郡司以公事向京者、並給夫馬、其取海路、水手之數、準陸道夫、但依犯解任者、不在給限、（參取續日本紀、令集解、政事要略引交替式）至聖武帝天平五年、以太政官言制、遷替國司歸京者、亦給馬、四位守六匹、五位五匹、六位已下四匹、介

掾各三匹、目史生並減一匹、若歷國者、依多給之、不給兩處、緣犯解卻、不入給例、（續日本紀）八年制、遷替官人給夫馬者、雖在任一二年而得替、若爲處分者、不論年數、皆給之、（延曆交替式）光仁帝寶龜十一年、敕增太宰府官歷任爲五年、停給交替料、以省民弊、（貞觀交替式）平城帝大同三年、改太宰管國官人歷、準府官、停交替料、（日本後紀）觀察使奏、和銅以來、國司遷替、充給夫馬、令送故鄉、因循爲例、于今未停、但太

宰府則增其歷限、停給馬、而今諸國司秩限、六歲爲期、交替之料、事須一例、請準府停給、但限內遷替、非依犯解任、及在任身死家口、仍舊給之、又按新格、博士醫師八年爲限、史生獨因舊制、請博士等料、亦從停止、但史生仍舊許之、淳和帝天長元年、上野言、按弘仁六年格、國司遷替、依慶雲制、其博士醫師六考爲限、然則慶雲之格、旣有交替料、而至于弘仁、唯立年限、不具給料事、遷代之官、愁訴

不少、遵行有疑、輒難聽許、謹請官裁、乃敕宜仍舊給之、五年、敕、太宰府及管國史生已上、歷任五年者、不給交替料、而餘國博士醫師、六年遷替、仍舊猶給、普天之法、彼此枝梧、自今以後、守介及博士醫師、歷任五年得替者、停給交替料、（貞觀交替式、政事要略）清和帝貞觀五年、先是陸奧國司給交替料、至此出羽國司、亦準陸奧例給之、（三代實錄）尋著爲永式、但延任之輩、不在此限、（政事要略引貞觀式）八年越中言、本國浪

人任史生以上、及土人補博士醫師者、遷代之日、據和銅格、給交替丁、其來尚矣、夫給夫馬者、實爲送歸之資、固非輸物之備、而不熟格旨、歷世充給、貪吏徼求、苛勘功物、彫弊之民、擧門逃亡、國之蠹害、莫甚於此、請國司幷博士醫師、不歸故鄕者、皆停給丁、以濟窮民、從之、諸國皆準焉、（政事要略）十三年定式、鎭守府官人已下、非延任之輩者、給遷替料、（政事要略引貞觀式）立爲永例、延喜制國司遷代、皆給夫馬、其

數竝同和銅制、其水手、太宰帥七十人以下、少貳以上五十人以下、判官以下三十人、史以下史生十人以下、竝量事給之、不必滿數、但依犯解任者不給、鑄錢司官人已下、亦準國司、（延喜式）

諸司賜田、有充公廨者、有供雜用者、又有不言其充用之色者、今倂錄于此、元正帝時、以土佐水田一百町、充施藥悲田二院、（扶桑略記）孝謙帝時、賜越前墾田一百町於施藥院、（續日本紀）桓武帝延曆十七年、收大學寮勸學田大和二町近江三町、充主馬寮公廨田、（類聚三代格）二十年、賜平城京地一町於式部省、（類聚國史）平城帝時、賜大和攝津越前播磨信濃水田二百四十七町五段餘、大和山城陸田十七町餘於左馬寮、大和信濃越前播磨水田二百四十五町五段餘、大和山城陸田十七町餘於右馬寮、（類聚三代格）三寮每年營種、自餘收其地子、以充秣料及雜用、其遠國交易輕物送寮、但

信濃馬冬芻幷貢馬籠頭料、亦用地子、山城大和陸田、充年料芻闕乏及寮雜用、（延喜式）嵯峨帝卽位初、賜內藏寮河內田十一町於正五位下伊勢朝臣繼子、沒後收爲寮田、（類聚國史）尋賜右京地一町於右近衞府、（日本紀略）近江剩田二十八町於中務省、大和添上郡地二町於左近衞府、（日本後紀）淳和帝時、賜山城地五町九段、河內荒閑地五十町於大學寮、攝津垂水莊公田一町八段於齋院司、河內澀河郡

荒廢閒地二十町、近江空荒地幷五十七町
餘於典藥寮、河内若江澀河二郡地二十町
於陰陽寮、近江高島郡荒廢地一百五十餘
町於彈正臺、山城愛宕郡地五段於内藏寮、
水田五段陸田一段餘於春宮坊、尾張空地
三十餘町於刑部省、又割大學寮河内澀河
郡田六段畠四町餘、給内教坊、類聚國史仁明帝
承和中、賜園池司荒地二町、東鴻臚地二町
於典藥寮、其鴻臚地爲御藥園、續日本後紀清和

帝時賜土佐幡多郡地十町於施藥院、河内
若江郡空地四町於陰陽寮、山城葛野郡民
地六段餘於鑄錢所、其民地轉剩陸田給本
主、光孝帝又賜山城官田三十二町五段餘
攝津五十二町八段餘、和泉七町於典藥寮、
山城愛宕郡地五町於施藥院、三代實錄其他園
池司有公廨田四町、類聚三代格左右馬寮公廨
田各五町、在大和山城、充官人料、若有不仕
輩者、充寮中雜用、雅樂寮公廨田、在近江者

二十町、收其地子米、充年中用度、延喜式竝見
格式、不詳其何世賜之、園池司公廨、宇多帝
時、收爲官田、類聚三代格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十二

賑恤 恩給附

賑恤、其法非一、有賑給、有給復、有蠲免、有賑貸、賑給有以内帑給者、有以正稅者、給復有復傜役者、有復租調者、其年限多少、臨時議定、蠲免有減免租調庸者、有免雜傜者、皆限當年、有蠲稅利借貸者、有免逋負者、若以年限者、其久近亦臨時定之、賑貸給以正稅、春出秋納、或有延及數年者、皆不課息利、凡賑恤有因救災者、有出濟患者、又有恩給、多因即位改元災祥行幸不豫等行之、有義倉、有常平倉、有不動倉、有救急稻、有惸獨賙急等田、有施藥悲田等院、皆歷朝所設置、以供賑

貧恤患、而良吏隨便設救濟法者、即著于格式、以爲永制、民出私蓄助賑濟者、酬以爵秩、其恤民之法、可謂周備矣、參取日本書紀以下正史令式諸書大意、但上古記載不詳、崇神帝時、天下大飢疫、飢據延喜式民多死亡、帝大懼、請罪神祇、齋戒虔禱、以禳災沴、神祇應感、民始蘇息、而賑恤之事無聞焉、蓋上世封建之制、國造縣主、各任字民之責、而朝廷又置屯倉於諸國、務蓄積以備凶歉、救荒之政、亦莫不舉焉、仁德帝憫百姓窮乏、詔除天下課役、蠲免始見、唯帝行之六年、實古今之所無也、欽明帝二十八年、郡國大飢、詔轉傍郡穀以救恤焉、賑給始見、孝德帝白雉元年、以祥瑞改元、復出瑞國調役三年、給復始見、而祥瑞恩免亦昉此、中宗丙寅歲、諸國大水、詔復租調、災免之制、起于此、天武帝三年、詔簡定百姓貧富、設中戶以下貸稅法、賑貸剏見、○按本書大化二年、罷吉備島皇祖母處處貸稻、據此、自是以前、已有貸稻法、然蓋非朝廷所行者也、七年春大賑貧

民、明年冬賑給京中僧尼百姓貧困者絁綿布、臨時恩給是爲始、朱鳥元年、帝不豫、詔免天下調半、悉蠲徭役、不豫恩免昉此、又敕、天下貧民貸稻及貸財者、自乙酉年以前不問公私、皆從原免、免負財始見、持統帝二年、詔免天下調賦半、臨時恩免始見、四年行卽位禮、詔賑恤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賜稻、蠲復調役、卽位恩恤是爲始、帝屢行幸、卽免京師租賦及所過國郡調役、行幸恩免亦

始此、日本書紀 文武帝大寶制、凡田有水旱蟲霜不熟之處、國司檢實、具申太政官、因其輕重、減免租調庸、凡遭災少粮、應須賑給者、國郡檢實、預申太政官奏聞、凡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親收養、若無近親、附坊里安恤、如在路病患不能自勝者、當界郡司、收附村里安養、仍加醫療、并勘問所由、具注貫屬、患損之日、移送前處、著爲永制、令義解 帝初卽位、詔免天下田租雜徭及庸半、又始自

其年三歲、除大稅利、高年老人、皆加恩恤、行幸則免所抵國郡租調稅利、賜高年稻、祥瑞則復出瑞國一年、若三年、或免其郡中調、若租役、獲瑞者或給復三年、或蠲天下田租及庸半、改元則賑恤高年老疾、免天下負稅、災變則或減免調庸、或蠲天下課役并田租、若擧稅利、或恤老病孤寡、飢饉則遣使賑給、疾疫則給以醫藥、在位十一年間、三免天下田租、三賑恤諸道飢疫、其餘疫給醫藥者四十

餘國、賙飢者六十餘國、是後卽位、立太子、改元、元服、帝后不豫、大嘗祭、朔旦冬至、遷都、遊幸、祥瑞、災異、及水旱風蝗飢疫兵禍類、皆有非常恩澤、率爲恆典、而臨時所施、亦不遑枚擧、賑恤與恩給並行、而深仁厚澤浹洽乎海內矣、是以下、參取日本後紀以下正史、凡其所施行、具見于本紀、故今著其槩略、若其恆例恩給、但擧原始、義倉常平倉等法、旣見于上、元明帝卽位、賜給侍高年百歲以上穀二斛、九十以上一

斛五斗、八十以上一斛、賑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亦各一斛、此後恩給米穀、大抵以之爲準、和銅元年、改元恩給、始優復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後以爲例、二年、遠江駿河陸奥等十國兵、從役五十日已上、給復一年、兵役恩免始見、又以遷都、免除租調、遷都恩免始此、四年、免諸國大稅利三年、尋戒飭國郡司里長等、如有貪緣爲奸利者、寘之重典、七年、以皇太子加元服、詔降恩澤、準卽位改元例、元服恩典始見、帝再免天下田租、三賜京畿高年惸獨衣食、以風災蠲租調庸及飢疫加賑給者、四十餘國、元正帝養老元年、改元、給高年粟、幷賜百歲以上絁三匹、綿三屯、布四端、九十八十、互有減殺、八十以上、幷授位一階、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終身勿事、改元恩典、最爲優給、三年、始置諸道按察使、若諸國飢、聽以義倉及正稅賑贍焉、（若諸以下、令集解、）四年、太政官言、比來百姓窮乏、公私不辨、若不量矜家

道難存、請比年之間、令諸國春初貸稅、不收息利、至秋全徵、又百姓負稻、不能償還、若致切徵、卽必逃散、請限養老二年以前、不論公私、皆從放免、許之、（續日本紀、）七年、初推古朝皇太子廄戶、置施藥療病悲田敬田四院於四天王寺、蓋屬寺僧經管、收養孤老貧病、（元亨釋書、）至此更設施藥悲田二院於興福寺、施封五千戶、及伊豫水田一百町、越前稻十三萬束、（扶桑略記、一代要記、元亨釋書、濫觴鈔、）資養病者孤兒、（續日本紀、延喜式、西宮記、）帝以旱災、一免天下田租、又以兵役、減免東海東山諸國租調庸、免征卒等調庸及房戶租、（減免以下、類聚國史、）有功及死亡者、復一年或二年、若日向大隅薩摩、特復全國三年、聖武帝神龜二年、以常陸百姓被俘賊害、斂其燒損財物九分以上、復三年、四分二分、遞減一年、三年、以太上皇不豫、給湯藥於病者、上皇不豫恩恤始見、天平二年、置施藥院於皇后宮職、令諸國以職封及大臣封戶庸物價、每年

買進草藥、是歲又置悲田院、是歲以下、扶桑略記、一代要記、元亨釋書、濫觴鈔、八年以太上皇弗豫、賜京畿七道百姓僧尼有病者藥粮、給高年鰥寡惸獨貧病者、不豫恩恤、視前有加焉、十一年以皇后違豫、賑賙癈病者、皇后不豫恩恤、亦是爲始、帝在位間、仍下恩詔、賑給老病孤寡、○按東大寺正倉院文書、載天平九年和泉正税帳云、四月二十一日、賑給二百八十餘人、稻八十九斛八斗、五月十九日、恩勅賑給高年鰥寡惸獨等、凡一千六百餘人、稻六百五十餘斛、九月二十八日、恩恤高年一百二十餘人、稻一百五十餘斛、又十年周防正税

帳云、正月十三日、恩勅賑給高年及鰥寡等、三千二百七十餘人、穀八百三十餘斛、其年淡路正税帳亦云、正月二十日、恩給七百十餘人、穀二百二十斛餘、此可以考當時給穀之法也、故附焉、每遭災異、必施恩恤、諸國飢疫、則給湯藥、行賑貸、免租調、三復天下田租、遷都亦除左右京調租、四畿內田租、如感寶改元、以黃金始出陸奧、降恩澤免本國調庸三年、出金之郡、永從原免、其年限令待後勅、諸道則每國免二郡調庸一年、每年相替、周盡諸郡、又咸免天下今年田租、續日本紀、然屢營宮室、大興寺塔、糜財不貲、民力始屈矣、續日本紀、本朝文粹、時有僧行基者、設布施屋於畿內諸郡、行基年譜、又置惸獨田以賑孤寡、日本後紀、僧徒施私恩以攬民心、往往有類此者、元亨釋書、孝謙帝天平勝寶三年、勅免勝寶元年以前公私負債未納者、其借貸不在此例、但身亡者準前、天平寶字元年、祥瑞恩給、并免東大寺匠丁、造山陵司役夫、及京畿并伊賀尾張等十國兵士、防人、鎭兵、衞士、火頭、仕丁、鼓吹戶、人輸車戶頭田

租、尋改元、除勝寶八歲以前舉物之利、其諸國調庸每郡遞免者、令所遺諸郡今年俱免、是歲以越前墾田一百町、充興福寺施藥院、廢帝即位、免諸國兵士鎭兵傳驛戶田租、寶字八年、京師多饑民、糾政臺少疏土師宿禰島村、出私財資養十餘口、因褒授位一階、且勅是雖小善、其義可嘉、爾後有此類、所司檢察、錄實申官、若一歲及二十人以上、加位一階、五十人以上二階、但正六位上、不在此限、

帝在位間、賑京畿及六十餘國飢疫、以地震加賙恤者三國、再免天下田租、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兵旱飢、京師米貴、糶左右京穀各二千斛於東西市、又以各一千斛及鹽一百斛、糶與貧民、且救諸國郡司六位以下及白丁、糶米二百斛、敘位二階、每加二百斛進一階、其絁六百疋、商綿一千六百斤、調庸綿六千屯、調布一千二百端、商布三千五百段、亦各敘階準上、諸司六位已下雜任已上、糶二

百斛敘一階、每增一百五十斛加一階、他物亦準此、皆限七月、糶于東西市、唯五位已上、及正六位上、特奏其名、二年丹波人家部人足、以私財資給飢民五十餘人、賜爵二級、神護景雲二年、信濃人倉橋部廣人、出私稻六萬束、償百姓負稻、因免其田租終身、帝初尚儉約、頗務賑恤、或免租稅調庸、以周救窮乏、及晚年、淫佛供僧費糜不可稱計、民政大弊矣、光仁帝寶龜二年、遠江磐田郡主帳若湯坐部龍麻呂、讚岐人丸部臣豐抹等五人、各以私物養窮民二十人已上、並賜爵二級、四年諸國穀貴民飢、以太政官議、行常平法、遣使七道、賤價糶正稅、兼賑飢民、若五位已下百姓、賤糶私稻滿一萬束、敘位一階、每加五千束進一階、事又見上、明年賜糶私稻者十一人爵各一級、十一年伊豫人越智直靜養女、以私物資養窮民一百五十餘人、賜爵二級、帝三免天下田租、再賑京師飢、以兵禍三

國陸奧田租課役、以飢疫災變加賑恤、免調庸者四十餘國、桓武帝卽位、尊所生母爲皇太夫人、賑恤高年窮乏孝義人、免天下田租、延曆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詔免京畿田租、進號及朔旦冬至恩免始見、四年以立皇太子、賑恤高年孝義及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立太子恩給亦始見、八年美濃尾張等飢饉、雖施賑恤、不堪自存、因準寶龜法、賤價糶民、始置救急稻、事已見上、九年授下總常陸播

磨等郡領主帳、以私稻救民者位、續日本紀十八年先是和氣清麻呂墾私田一百町於備前、名曰賑給田、以其地子擬本國八郡之賑恤、然以混置一處、班給不便、將待班田與口分田相易、隨便量置、未及以聞而薨、至此其子式部少輔廣世上陳先志、敕聽其請、日本後紀二十二年敕、去歲不登、民業乏絕、富贍之徒、貴糶貪利、是以富者倍富、貧者愈貧、均濟之道、豈當如此、宜遣使大和、割有餘之財、貸不足之徒、至收納先申官、若遭年凶、有未納者、賜以正稅、後徵負者、類聚國史二十四年、常陸人生部連廣成以出私物屢救貧民授位、日本後紀帝屢賑恤京畿、賜高年及鰥寡孤獨穀、賑太宰管內及諸道飢疫、前後六十餘國、以損田免減租稅調庸、又七十餘國、其他糶穀賑貸、免逋負、恤火災、拯濟之政、不一而足、即位初、恤兵禍、給復陸奥與郡及出羽二郡三年、後又免陸奥軍人田租、兼復二年、其與賊接境十

一郡、更延復年、坂東諸國屬軍役者、亦皆蠲田租、又以建都、一免山背田租、一除畿內租半及諸道租、諸國進役夫者、亦免減其租及稅利、當時遷都斥邊、雖多費民力、而恤救亦至、大功遂成矣、參取續日本紀、日本後紀、類聚國史、日本紀略、平城帝即位、以民間私相乞貸、富者倍息、貧民益困、敕遣使實錄貧民、結保貸稅、若有亡者、令保內填納、待民稍給止之、若情涉愛憎、退弱進強、及填補未納、兼收私債者、必處重科、尋以水災免畿內調徭、其正稅聽明年納之、大同三年制、諸國飢疫免調者、雖未病之徒、亦皆免除、其浪人調及中男作物亦準焉、日本後紀帝又屢優恤京畿、以太宰管國窮弊、復租一年或二年、以伊賀紀伊等六國、民弊殊甚、其田租限六年免四收六、又以災沴蠲諸國逋負及調、仍令國司親巡鄉邑給醫藥、以療病民、百姓在路饑病、及致死者、令所司巡檢看養、且埋瘞露骸、參取日本後紀、類聚國史、嵯峨帝弘仁元

年、以參河美作二國、供奉大嘗、免其田租、大嘗恩免始見、二年賜山城乙訓郡藥園一町於施藥院、三年以僧行基所置攝津惸獨田、委國司耕種、其獲稻每年申官處分、四年制、俘囚被災者、爾後準平民預賑給、但勳位村長及給粮者、不在此例、日本後紀 先是僕隷罹病、其主或有放棄之者、是年敕嚴禁之、違者決杖一百、時諸國有飢荒、國司言上、朝廷隨加賑給、而國司或狃恩、詐增飢民數、欺上以圖

奸利、賑恤之法漸弊矣、至十年下敕戒飭、爾後若有此類、奪公廨寘憲典、十一年制、百姓在路飢病、國郡司必加收養、不得違法、其料聽用正稅、大國五百束以下、下國一百束以上、官司親加訪察、若不務醫養、爲他所告、依法科罪、其專當吏名及存活人數、附朝集使、費用正稅、附稅帳使、每年言上、十三年太宰管內大疫、民多畏避、無看養者、死亡日衆、因敕府吏、重加約束、務令醫療、且定酬勞法、其

養活三十人以上者、白丁入內考、自入色至初位、每加十人、進一階、初位至八位以上、每加二十人、加一階、外考入內考者減半、但養二等親者、不在此限、又白丁輸稻一千束者、入內考入色至初位、每增二百束、初位至八位以上、每加四百束、並進一階、外考入內考者準上、若費養踰此法者、並授五位、以仲秋爲限、類聚三代格 帝世以京畿荐饑、或糶官米、或除田租逋負、或遣使錄富家財貸借悉意賑

贍焉、其諸國飢疫、卽加賑給、如太宰管國、給復三年、若倉庫已罄、不能賙給、卽貸正稅、遭地震災者免租調、恤以正稅、或助修屋宇、前後免逋負者、不知幾十萬束、嘗一豁天下負稅、其遭災變減省服御常膳、後宮用度、及權絕馬寮秣穀、以帝爲始、然國司撫字失方、令民致饑餓者、不許輒請賑給、參取日本後紀、類聚國史、日本紀略 淳和帝天長二年、先是京師置施藥院及東西悲田院、西宮記、拾芥鈔 至此定施藥院使及吏

員醫師等、（類聚國史）併掌悲田院事、（類聚代格）三帝亦善用意給濟、八賑京師、一免天下調庸未進、一膶給京畿及諸國、其餘飢疫十餘國、竝加賑救、京民罹災者、頒給錢貨、（參取類聚國史、日本紀略）皇后亦以濟物爲務、收拾京中棄兒孤孩、給乳母育養、割封物充費、後又建濟治院、療養僧尼病者、（三代實錄）仁明帝卽位初、肥後葦北郡少領池田繼道、白丁眞髮部福益、各以私物濟飢民、授繼道位三階、賜福益出身、武藏介當

宗宿禰家主以管內曠遠、行旅多艱、與諸吏議、置悲田所於多麻入間二郡界、設屋五宇、各割公廨、以養飢困者、因請附帳出舉、以息利充用、令後任相承不絕、許之、大和請準弘仁例、借國中富民穀、以賑飢乏、從之、且敕、承前所行、吏非其人、唯事借用、無意返給、貧富同弊、周急鄰絕、宜至秋收、必令返償、是歲以天下飢疫、詔量加賙恤、太政官乃議定其料稻、大國十萬束、上中下國、遞減二萬束、其頒

給法、大男三束、中男大女、小男小女、遞減一束、若口少稻剩者、錄實言上、其口多者、只盡數內、（太政官以下、類聚三代格）承和元年、先此、太宰大貳小野朝臣岑守、憫管民來府下者、莫所寄寓、露臥罹病、建續命院、附墾田一百餘町、以濟飢病、將申請令府監若典、及觀音寺講師、句當其事、疏未上而卒、至此家人上其事、敕襃獎之、因制、句當遷替、與奪解由、一準國司、四年以小野朝臣宗成請、置濟苦院於出羽最

上郡、七年陸奧宮城郡權大領物部已波美、輸私稻一萬一千束、賑公民、明年相模高座郡大領壬生直里成、代貧民塡進調庸布七百餘端、正稅一萬一千一百七十餘束、給飢民稻五千五百餘束、竝褒賞授位、（續日本後紀）嘉祥元年、前相模介橘朝臣永範言、日者在任、以俸料稻一萬束、造救急院、設屋及布施屋等各三宇、附地五十町、納其地子、賙給調庸運夫貧困者、二年間存活一千一百餘人、非

唯濟公事、兼復救民急、請永載公帳、以傳後代、許之、(類聚三代格)帝好奢靡、糜費國用、(本朝文粹)然亦善遵祖宗法、屢下恩詔、矜恤鰥寡孤獨、國有凶災、必加賑救、(續日本後紀)文德帝卽位恩恤、并免嘉祥二年以往逋負、因敕官長廉實負租在民身者、卽從免除、若所司徵取已訖、佯爲未進、及稱不言上、欺責頑民者、必處嚴科、尋以伊豫力田物部連道吉、鴨部首福主等、傾私產賑窮萌、各敍位一級、帝前後二免諸國調庸未進、一蠲京畿調、及加賑給、六優恤京民、賙飢八國、給復二國、賜穀於太宰管民、陸奧民夷、及美濃石見等饑病者、多者三萬八千餘斛、少者亦三萬餘束、其祥瑞恩給、及老人年七十以上者、(文德實錄)清和帝貞觀元年、右大臣藤原良相請以私第一區、爲崇親院、屬施藥院、安置藤原氏無居宅者、又設延命院、隸勸學院、收養同族病者、許之、帝以飢疫加賑給、行賑貸、及減免田租者、前後三十餘

國、復課役調庸、四年以下四十餘郡、賙京師者十五度、一贍太宰管內飢疫、其災甚者、遣使檢察、有死亡者、官爲收埋、又以徽號故、恤老病孤寡、永復天下徭十日、以災異再免逋負、然此時京畿諸道、被災者頗衆、朝廷率事祈禳、而恤災之政、蓋不能普覃也、陽成帝元慶三年、上總言、頻年災疫、百姓多死、調庸租稅、逋負猥積、請二年間停止出擧、佃公營田、正稅本穎、依式借貸、穫稻殘穎、附帳言上、許之、帝世諸國風雨地震、變災相踵、而加賑給止七國、其施六國者、穀一萬九千斛、稻十二萬束、糒一百斛、出羽久被兵禍、而亂後僅復其三郡調庸二年、資給狄俘穀六千二百餘斛、其他五賑京民而已、蓋自貞觀後、外戚益盛、國用日屈、皇親尚難乎周恤、及帝時、諸國正稅不動、往往告匱、官祿亦不能給、其窮迫如此、故此後賑給大抵止於京師、而祖宗恤民之政始衰矣、(三代實錄)宇多帝卽位歲、地震風

災遭害者三十餘國至明年分遣使者詳加覆實被災尤甚者免租調開倉賑貸尸骸不斂者官爲埋葬恩恤普及蓋貞觀以後所無也（政事要略）寛平八年施藥院奏院及東西悲田三所收養病民孤兒其數不少令預及雜使乳母等視養院司常加巡檢然預已下或多懈怠恐徒費衣食存活者寡請使看督近衞等分番巡案脫有闕怠重加勘當且錄病民孤兒之數報知院司其寒温失宜衣食無給者譴責院司從之且敕看督近衞等巡察京中病人孤孩在路傍者收拾送院大藏宮內二省所充綿及弊幔等與院司檢校頒給勿致疏略（類聚三代格）帝用意恤民如此然自帝後恆例恩典史多闕而不詳（日本紀略扶桑略記）但如祥瑞帝深斥之恐懼修省痛自節約以體貧民之心焉耳（菅家文草）醍醐帝延長二年制前定賑給法且遣使畿內及近江丹波等國班給其用稻最多者近江二萬束爾後大國宜準此

數上中下國降殺法據天長格（政事要略）尋修式凡諸國申應賑給者具注歷名言上不得直申其狀凡遣賑給使奏國解訖卽仰式部二日內進擬使文同日官修符請印訖五日內發遣若致闕怠尋情勘當凡京中病者孤子在路邊者仰條令必令拾送施藥悲田二院其他收養往還飢民及出棄病人者決杖等制皆仍舊法（延喜式）八年出米粟合五百斛賑京中飢病其危急者爲飯資養又命檢非違使及京職安置窮氓於施藥悲田二院及便宜所發義倉穀令大膳大藏掃部出鹽醬幔筵等物以資給焉時稱爲特恩（政事要略扶桑略記裏書）帝哀憐百姓（大鏡續古事談）風水疾疫屢加恩恤（扶桑略記及裏書日本紀略西宮記北山鈔）一蠲天下逋負復半徭以法皇御賀施廩院米五百斛於京中高年及飢病者（日本紀略）然當時天下申損田者歲或二十餘國或三十餘國而賑給無聞焉（北山鈔）蓋以國用不給也唯京師發賑給施米等使

以時賑恤焉、西宮記 凡賑給、大臣就陳、令藏人奏例文、訖、以諸司諸衞官人爲使、須給米鹽於高年及貧病者、施米、上卿就陳、奏人數勘文、訖、施米鹽於貧困僧徒、賑給施米、歲以爲例、世謂爲盛典、西宮記、江家次第、朱雀帝天慶五年、大飢疫、以內給所錢一百貫文、頒給京中飢民、時國用闕乏尤甚、舊例賑給用廩院穀、廷議嘗定賑給使、其所須穀六百餘斛、適以廩院無穀、命發常平所穀、亦不足、遂至乎遷延

踰月、外記日記 村上帝天曆七年、定賑給稻降穀法、一據延長格、立爲恆例、初天長末、定賑給料稻、其後以諸國申請臨時增減、延長中又定其束數、然國或申請多少任意、無有準的、故有此制也、政事要略 帝以旱災一免天下調庸未進、復大中路驛戶田租三年、本朝文粹 又以災異緩天下半徭、及京畿調庸、日本紀略 屢賑恤京民、日本紀略、扶桑略記、西宮記、年中行事祕鈔 圓融帝天祿元年、下永宣旨、定京師賑給施米法、初京師人物

所輻湊、故歷朝加意賑贍、然亦臨時施行、物無定數、初以下、續日本紀以下正史、 至此賑給每歲以五月爲期、其所施以米三百斛、鹽二十六斛、爲限、令讃岐土佐美作貢庸米、大膳職出鹽、以充其料、施米以六月爲期、令備前尾張等進米三百斛、大膳職鹽九十餘斛、以充資用、後定朝使發遣儀、其發賑給使、據陰陽家說、避寅申及坎日、於是賑恤之政、徒爲儀注矣、西宮記、江家次第、坎日據年中行事鈔、年中行事祕鈔、 然帝猶以改元朔

旦冬至皇太子元服造宮等、賜天下老人穀、或免調庸未進、或復半租半徭、若一條後一條二帝、亦能奉行故事、日本紀略 當時廷臣議賑給法云、諸國請賑給者、至秋言上、則不奏聞、恩赦賑給、亦宜準此、或非之云、臨時賑給、雖有其例、至于恩給、則符到奉行、何有秋後之制、又給復之例、若有極弊之國、宜許一年、不可輒許二年、或分郡許之、宜令國司先注上最弊之郡、北山鈔 朝廷蓋用其議、然以史多闕、

其所施行、不能詳考、堀河帝寬治元年、賑恤右京隱居高年及貧病者、凡五百人、米十餘斛鹽一斛餘、（朝野群載）嘉保二年、上野國司言、曩者常陸上總下總安房相模諸國、以兵災優復二年、頃者武藏守菅原是綱以國郡衰弊、蒙重任宣旨復二年調庸、今本國凋喪殊甚、請準彼例給復調庸雜物、敕許一年、（東大寺雜錄）鳥羽帝元永元年、京師飢、白河法皇在院中聽政、親發御廩、賑濟貧民、崇德帝保延元年、

春夏飢饉、鳥羽上皇以米一千斛施飢民、又令播磨特貢米三千斛、以賑京師、世以爲無遮大會、（百鍊鈔）是頗與朝廷定例賑給異也、源平搆兵以後、連年飢荒、百姓流離、而朝廷不遑問焉、後鳥羽帝初年、源賴朝始定東北諸國、上疏陳施德惠撫流氓之意、及文治初、平氏已滅、而民久困兵役、賴朝乃上疏請蠲免天下去歲以往負稅、與民休息、又賑給相模飢民、人別米一斛、賴朝頗用意民事、行節儉、

務撫恤、自此人民肥瘠、朝廷不復與焉、實朝始襲職、免關東諸國租、休復民庶、時北條泰時未預政務、而悉心民瘼、施恩惠於其私邑、力收民心、嘗聞邑民貸米者、不能賠將逃亡、自抵其地、悉會負者、面焚棄券契、給酒食遣之、民皆感泣曰、願使公子孫昌矣、後堀河帝寬喜三年、天下大飢、（東鑑）泰時已爲執權、自印券書、借富家穀、以貸飢民、約曰、待明年豐熟還本、其利吾當代償、至期有至貧不能還者、

泰時皆併子本代償、（太平記）時貧民有鬻身若妻孥於富家、終沒爲奴婢者、泰時以其爲濟窮一助、不之禁、若準當時估直糺返者、亦固不禁、至後遂申人身賣買之禁、（島津家本東鑑）尋又大飢、美濃尤甚、泰時加意賙恤、免高城郡賦稅、浮浪過其地者、量日給粮、願留住者、命莊園安置、時朝廷唯令諸國佛寺讀經、以禳災異耳、無實惠及民者、故天下益服北條氏矣、（東鑑）及時宗爲執權、欲建療病悲田等院、時有

僧忍性者、力贊成之、設院數所、若桑谷療病院、時宗以土佐大忍莊充其費、二十年間所存濟者、四萬六千餘人云、元亨釋書後醍醐帝元亨二年、大旱飢、帝大懼、謂是由君德闕也、乃徹御膳以賜餓者、敕檢非違使、檢富人穀、定價出賣、令民免餓莩、商賈亦不失利、時人嘖嘖稱其仁政、惜夫其弗克有終也、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十三

山野河海　池溝堤防
道路橋梁

山野河海之利、關財源最大、而歷代立法、弛張制宜、其事亦略可考也、太古五十猛命大殖山林、普滿八洲、故稱爲有功之神、皇孫興山海之利、漁具有釣鉤、佃具有弓矢、獲於山曰山幸、獲於海曰海幸、又有羂網屬、以捕鳥魚、而採銅煮鹽之業、亦皆始乎神代矣、（採銅以下、古語拾遺、）及太祖時、民有作梁捕河魚爲業者、因定養鸕部、以角作鉤、釣堅魚者、始景行帝時、（以角以下、高橋氏文、）仲哀帝八年、幸筑紫、岡縣主祖熊鰐獻魚鹽地、又以逆見海爲鹽地、應神帝三年、以大濱宿禰爲海人宰、統帥諸國海人、五年定海部、海人部、山部、山守部、（海部山部、據古事記、）四十年令大山守皇子掌山川林野、帝嘗幸播磨、國造豐忍別命獻鹽田二十千代、（帝嘗以下、播磨風土記、）清寧帝卽位、吉備上道臣等有罪、乃奪其所領山部、顯宗帝賞來目部小楯奉迎功、拜山官、賜姓山部連、領山守部、以吉備臣爲副、狹狹城山君韓帒亦有罪、赦減死削籍爲山守、隸山部連、大化改制、園池水陸與民共其利、禁臣連伴造國造割山海林野以爲私財、天武帝三年、詔除前朝所賜親王諸王及諸臣諸寺山澤島浦林野陂池、凡山川林野、皆官領之、又禁諸漁獵者造檻穽、施機槍、及自四月至九月、設比滿沙伎理梁、四年敕禁蒭薪於南淵細川二山、及燒折畿內有禁山野、持統帝三年、攝津武庫海一千步、紀伊那耆野伊賀身野各二萬頃、並禁漁獵、準河內高脚海置守者、六年大水、弛山林池澤禁、以

賑百姓、（日本書紀）大寶制、山川藪澤、管之民部省、凡國內有出銅鐵處、官未採者、聽百姓私採、自餘非禁處者、山川藪澤之利、公私共之、凡知山澤有異寶異木及金玉銀彩色雜物處、堪供國用者、皆申太政官奏聞、凡諸國出銅鐵及魚鹽貝藻等者、取以備調庸、凡作檻穽及施機槍者、不得妨徑及害人、（令義解）慶雲三年詔曰、頃者王臣爭占山澤、不事耕種、空妨地利、加以賜地實有一二畝、由是冒占、踰越

山谷、私立境界、今後宜禁絕之、但諸氏祖墓及百姓廬側栽樹爲林、周二三十步、不在制限、元明帝和銅三年、初充守山戶、禁伐諸山木、四年禁親王已下豪强、多占山野妨害民業者、聖武帝天平十四年、令近江禁斷有勢家獨專鐵穴、貧民不得採用、帝篤信佛法、屢敕禁殺生、田漁之禁、自是而煩矣、孝謙帝天平勝寶四年敕、自正月至十二月、禁絕天下殺生、以漁爲業者、給籾每人日二升、給粮是

爲始、（續日本紀）又制禁殺生於東大寺四面二里內、至後天下諸寺、皆準此禁止焉、（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桓武帝延曆三年敕、依令、山川藪澤、公私共利、今聞王臣及諸司寺家、兼幷擅利、宜加禁斷、其犯法及阿縱者、必科其罪、但諸氏冢墓、一依舊界、不得斫損、十年遣使山背、檢勘公私山野、各立界限、使百姓不失利、若有犯者、科違敕罪、（續日本紀）十二年禁於京下諸山伐樹木、（類聚國史）十七年敕、諸寺及王臣豪民、不畏

憲法、廣占山野藪澤、使民不得樵蘇、自後不論賜地買地、皆悉還收、公私共利、其田地未墾、所有草木、亦令共採、若加功成林、非民要地者、因主貴賤、五町已下、作差許之、但墓地牧地、不在制限、其牧無馬者、亦從收還、若以島爲牧者、除草之外、勿妨民業、其京城側近山野、令衞府守、及行幸所望山岡、仍舊莫令伐損、竝具錄四至、分明牓示、但不得因之濫及遠處、違者決罰、以懲將來、（類聚三代格）十八年

備前言、兒島郡百姓等、燒鹽爲業、因備調庸、而勢家豪民、違戾格旨、競爭妨奪、强豪彌榮、貧民日弊、乃敕加禁制、(日本後紀)十九年敕、嚴禁諸國猾民決池捕魚、令失水利者、(類聚三代格)又以伊賀縱王臣豪民、廣占山林、不許人民伐採、敕準前格收公、使百姓共利、但東西二寺、方構堂宇、特聽其取材、(類聚國史)二十四年敕、大和畝火香山耳梨等山、百姓任意伐損、國吏寬容、不加禁制、今後莫令更然、(日本後紀)平城帝

卽位敕、山河海島濱野林原、禁斷兼占、立制已久、今聞勢家專利、妨害百姓、愚吏阿容、不敢諫止、宜依慶雲詔旨、一切收公、官民共之、若有犯者、依延曆格、一無所宥、立爲恆例、但山岳須令蕃茂、不許伐損、又山城大井河、水勢暴漲、則堰堤淪沒、採材遠處、還失灌漑、因茲國司商量立禁、不許伐河邊林木、諸國若有此類者、不論公私、不在收限、(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嵯峨帝弘仁五年、使山城大和河內攝津近江等國、禁斷四月以前捕年魚、(類聚國史)九年初朝廷以近江便于漕運、多採材于其國、持統帝營藤原宮、用田上山木、(萬葉集)廢帝時、東大寺亦採甲加高島等木、以充其用、(東大寺正倉院文書)至此禁伐滋賀郡比良山林木、以備官用、(類聚國史)十二年、大和言、產業之務、非但堰池、浸潤之本、水木相生、故大河之源、其山鬱然、小川之流、其岳童焉、然則水邊山林、必須鬱茂、據大同元年敕、大堰已有禁制、而小流之源、不

在禁限、因茲百姓貪近、所有山林、任意伐採、故旱年乏水、動遭損害、望請山林藪澤在川谿泉源溝池側者、不問公私、悉加禁制、從之、幷禁伐路旁垂蔭樹木、(類聚三代格)初桓武及帝最好游獵、廣置禁野、嚴其制、(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及淳和帝時、用僧道昌言、省游虞、弛山澤之禁、(三代實錄)仁明帝卽位歲、禁山城近江丹波等近都之山、施作坑穽機槍、(類聚國史)承和五年敕、敕旨幷親王以下寺家所占墾田地、求開之閒、

所有草木、公私共之、若不隨憲法、令民愁苦者、科違敕罪、續日本後紀 類聚三代格 至明年以愚民不達敕意加功山林墓地樹木、任意伐損、敕禁斷之、類聚三代格 八年敕禁狩獵於大和春日神山幷伐木、十一年淡路言、隣國斂人三千餘齋王臣家牒、雲集海濱、侵凌土民、伐損山林、請加禁斷、從之、續日本後紀 文德帝卽位、敕省山野之禁、使百姓無失樵蘇之利、又敕禁豪貴之家、非有官符、妄占山野、多妨民業、其江河

池沼之類、亦同準此、文德實錄 清和帝貞觀二年敕、禁野之制、其來久矣、而頃者鷹鷂滿野、畋獵無度、州吏寬容、曾不禁制、爲吏之道、何其如此、宜加捉搦、不得重然、違者科違敕罪、但無賴之輩、寄事守野、奪取百姓鎌斧、以妨樵蘇之類、國司量意決罰、五年敕、頃者罷殺生之游、弛禁野之制、而今聞輕狡無賴之輩、私自縱獵、鳥窮民苦、更倍昔日、國司糺察、宜嚴加制、但百姓樵蘇、任意莫禁、類聚三代格 尋令大和禁斫伐添上郡般若寺十町以內山林、八年以常陸鹿島神宮司請、栽栗樹五千七百株、楫四萬株於宮側閑地、令宮司加殖監守、以充造宮之用、十三年制禁求利之輩、恣就河壖近郊之地、占爲私田、使京邑及輸貢之徒、失芻牧之便、又制山城葛野紀伊二郡原野、有百姓放牧之地、今聞愚民相爭占營、失人便宜、國司宜巡檢加禁、但其加功爲熟田、及百姓居宅、人別二段以下、不在禁限、但其以下、

類聚三代格 陽成帝元慶六年、以僧遍照請、禁流毒捕魚、尋制山城葛野郡嵯峨野、除樵牧外、禁縱獵、其同郡北野、愛宕郡栗栖、紀伊郡芹川、木幡、乙訓郡大原、長岡、久世郡栗前、美豆、奈良、宇治郡下田、綴喜郡田原等原野、天長中禁從禽者、今重制斷、其藪澤之利、與民共之、但北野不在此限、大和山邊郡都介野、依天長承和制、禁停縱獵、只許採樵、其餘美濃播磨備前等獵野、或依舊禁斷、或許採樵、七

年制、山城野○本書野上有脱字自故賀陽親王石原家以南至赤江埼、承和以降、停百姓漁獵者、重加禁斷、又敕令能登禁斫損羽咋郡福良泊山木、以充渤海貢使修船、但禁伐大木、勿妨民業、尋令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攝津伊勢近江美濃丹波播磨備前紀伊等、聽百姓樵蘇於禁野、三代實錄因敕、禁野之興、非妨民業、至於草樹、素不拘制、而今預人等假託威勢、矯行非法、或驅略牛馬、妨放牧之便、或奪取鎌斧、失樵蘇之利、百姓愁苦、莫大於斯、宜重禁過之、違者必處違敕、曾不寬宥、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宇多帝寬平四年、以内膳司進物所及諸官人等、或寄事供御、或假名點地、點領江河池沼、使百姓失灌漑之便、下敕禁止、令莫妨民業、初朝廷多賜山林於諸寺、充修理料、至此時、若東大元興大安興福諸寺、其所有山林、在山城者、或五六百町、或一千餘町、餘不可詳、醍醐帝延喜二年、敕申延曆三年制、禁諸院及王臣諸司寺家、占領山川藪澤、類聚三代格當時以北野交野宇陀野爲禁野、置別當檢校等職、以掌之、埴河葛野河爲禁河、令衞門府守焉、其數無幾、西宮記但此後多用僧徒言、專以放生爲事、漁獵之禁益甚、日本紀略若白河帝、厲禁天下殺生、中右記、百鍊鈔、古事談、放鷹犬鸕鷀、收諸國漁網燒之、百鍊鈔、歷代皇紀、續本朝文粹、然國郡武人、皆以狩獵爲樂、動犯法禁、而朝廷不能制、古事談後鳥羽帝文治四年、源賴朝奏請禁諸國火獵搒魚、東鑑後深草帝正元元年、鎌倉令凡山野河海、設折中法、使領家國司與地頭各領其半、舊有貢物者、如法輸納、又禁諸國地頭等妨飢民採山草海物者、新編追加

池溝堤防、水利之起尚矣、太古天祖營御田、治溝洫設渠槽、以資灌漑、及崇神垂仁二朝、益開池溝、以寬民業、景行帝五十七年、造坂手池、植竹堤上、神功征韓之役、將先有事於神祇、命穿溝鑿迹驚岡、引儺河水、以漑神田、

謂之裂田溝、應神帝七年、命武内宿禰役三韓人、作池、因號韓人池、（○古事記作百濟池）十一年作劒、輕、鹿垣、廏坂四池、仁德帝遷都難波、其地郊澤曠渺、河水縱橫、每霖雨海潮逆上、大爲民害、帝患之、詔掘宮北郊原、決南水以入西海、號曰掘江、又築茨田堤、以防北河、旣成輒決、帝因夢兆祭河伯、堤竟就、而田宅始全矣、適新羅人朝貢、驅役從事、又掘大溝於山背栗隈縣、以漑田、十三年造和珥池、築橫野堤、

十四年掘大溝於感玖、引石河水潤上鈴鹿、下鈴鹿、上豐浦、下豐浦四處郊原、得墾田四萬餘頃、自是居民豐饒、免饑荒患、履中帝四年、掘石上溝、推古帝十五年、以皇太子廏戸奏、作倭高市、藤原、肩岡、菅原、三立、山田、劒、河内、戸苅、依網、大津、安宿諸池、掘栗隈大溝、二十一年又作掖上、畝傍、和珥三池、（○按栗隈溝、依網和珥劒池、竝前朝所創、蓋至此年代久遠、池溝或有壞廢者、因復修之、史不詳其事也、）遣使諸國、隨大小、築池有數、田畝始免旱災、百

姓富饒、（推古以下、參取聖德太子傳曆、）孝德帝卽位、政從維新、厚意民事、詔諸國、有可築堤穿溝處、皆均役使從興造、適工人大山位倭漢直荒田井比羅夫建議、穿溝瀆達之難波、數疲勞百姓、或上疏諫之、帝歸過於已、卽日罷役、（日本書紀）時常陸茨城國造壬生連麻呂、命築椎井池、灌行方郡田、池邊舊有異蛇、土人呼爲夜刀神、謂見者必有禍、適出集池上樹、役夫畏不肯近、麻呂叱曰、吾將利民、何神敢爾、命擊殺之、

蛇遁匿不復出、終得成功、中宗時、遣使常陸、檢藤原鎌足封戸、造堤成池、（常陸風土記）大寶制、渠池皆爲民部省所掌、凡近大水有堤防之處、國郡司以時檢行、若須修理、每秋收訖、量功多少、自近及遠、差人夫修理、若暴水汎溢、毀壞堤防、交爲人患者、先卽修營、不拘時限、應役五百人以上者、且役且申、若要急者、軍團兵士、亦得通役、所役不得過五日、又堤内外及堤上、多殖楡柳雜樹、以充堤堰用、凡取

水漑田、皆從下始、依次而用、其欲緣渠造碾磑、經國郡司、公私無妨者聽之、卽須修治渠堰者、先役用水之家、〔令義解〕元明帝末年、道君首名爲筑後守、兼治肥後、大興水利、以資灌漑、肥後味生池、及筑後所在陂池、皆其所造築、民永蒙其利、元正帝養老七年、鑿矢田池、聖武帝天平四年、築河內丹比郡狹山下池、十三年河內攝津相爭河堤、遣使檢其事、廢帝天平寶字五年、遣使巡見畿內陂池堰堤

溝洫、是秋遠江荒玉河堤決三百餘丈、役單功三十萬三千七百餘人、充粮修築、六年河內狹山池堤、及長瀨堤決、發單功十萬五千二百餘人修造、時國郡司使民失時、不修堤堰、百姓多喪業、因敕如此類、目以上悉解見官、八年遣使大和近江播磨讚岐等七國築池、稱德帝神護景雲二年、先是寶字中、東海道問民苦使藤原淨弁言、下總毛野川頻年暴溢、居民被害、請鑿水道於常陸、以殺水勢、

許之、已而常陸以其水道當一神社地、加多損民屋、請罷之、至此下總言、水害益甚、若棄而不理、一郡口分二千餘田、長爲荒廢、乃令兩國鑿開、自下總結城郡小塩鄉小島村、達於常陸新治郡川曲鄉受津村、長一千餘丈、三年尾張言、本國與美濃界、有鵜沼川、今年大水、河道變遷、日侵損葉栗中島海部三郡百姓田宅、且國府及國分二寺、皆當下流、恐被損壞、請令開掘復舊道、許之、光仁帝寶龜

元年、發單功三萬餘人、修河內志紀澀川茨田等堤、〔國名據和名鈔○三萬一作三百〕五年使諸國修造溝池、其五畿內每國差三位以上一人檢校、六年遣使於伊勢、繕修渡會郡堰溝、又修造畿內溝池、十年駿河大雨水、決二郡堤防、壞百姓廬舍、多損口田、發單功六萬三千二百餘人、給粮修築、桓武帝延曆二年、贊田物部首年足以築越智池授位、三年河內茨田堤決一十五處、發單功六萬四千餘人、給粮修

築、四年遣使、鑿攝津神下梓江鯵生野、通于三國川、七年攝津大夫和氣清麻呂建議、將導河内川於河内攝津之界、以墾闢沃壤、用單功二十三萬餘人、給粮從役、續日本紀 然功遂不就、日本後紀 十七年以大和廣瀨郡田疇多數、灌漑乏水、從右京人許曾部朝臣帶麻呂等議、損公田七町、築堤爲池、同利公私、類聚國史 十九年敕、池溝之設、本備灌漑、而猾民或竭池取魚、遂致秋冬池涸、春夏水絕、田疇由此荒

損、自後宜嚴禁斷、如有違犯、隨事科決、又以諸國溝池不修、田疇荒廢、敕總計池堰、載朝集帳、每年申官、國司交替、據帳檢實、有闕怠者、停解由、類聚三代格 是歲發山城大和河内攝津近江丹波等民一萬人、修葛野川堤、日本紀略 葛野堰、又稱大堰、秦造等率其部民所造、其制擬秦之鄭國渠云、政事要略引秦氏本系帳○本書不記年月、姑係于此、 平城帝卽位歲、以有托言供御、決灌田之水、以漑蓮池、妨害農業者、遣使檢察、又令

衞門衞士二府、專當京中堤溝、勤加修補、日本後紀 又定河内攝津堤、日本紀略 大同三年、令有品親王及諸司把笏者、進防葛野河役夫、各有差、尋又令内親王及命婦、進掘葛野河役夫、嵯峨帝弘仁二年、敕以河内稅分錢三百貫充本國、限三年出擧收利、爲造堤料、又割公廨息利、充堤所食料、令便國囘給其代、三年以後復舊焉、先是大伴宿禰今人爲備守、○備下字闕、前中後莫所考、 與掾河原連廣法議、穿山鑿石、

以開大渠、民初苦之、既成、皆蒙其利、呼曰伴渠、時人比之西門豹、三年賜山城攝津河内三國新錢各二百三十貫、出擧取利、充堤防用、日本後紀 八年伊勢言、修鍾池溝、必用民徭、而國司不得役神郡民、且行刑罰、故無修造之便、請多氣度會二郡池溝十九處、令大神宮司掌之、以爲永例、許之、類聚三代格 十一年遣使大和、作高市郡泉池、又修讃岐滿農池、○滿一作萬 滿農池、大寶中國守道守朝臣某所創築、

歲久頽破、（大寶以下、滿農池後碑文、）至此修之、久之不就、（日本紀略）初養老天平間、有僧行基者、行道之餘、以濟民爲事、巡遊諸國、指點某地可墾辟、某水可瀦灌、穿渠池築堤塘、指授計畫、不日成功、（元亨釋書）如河內狹山、和泉土室、長土、薦江、檜尾、茨城、鶴田、久米多、物部田、攝津崐陽上下、院前、中布施尾、長江、有部等十五池、河內古林、崐陽上下、長江、物部田、久米多等七溝、及河內高瀨、韓室、茨田等堤樋、皆其所修造、民賴其利、（行基年譜）故衆庶歸仰益甚、（元亨釋書）爾後僧徒有名者、亦往往以水利爲濟度、（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本朝文粹、元亨釋書、）及興此役、讚岐以僧空海爲衆所欽仰、請使空海幹其事、因賜以新錢二萬、（日本紀略）及功成、郡民永免旱災、（今昔物語）十三年制、引水漑田、皆從下始、灌漑之事、先貧後富、明載令條、而人情怠慢、漑用偏頗、爭訴寔繁、宜重加禁制、（類聚國史）是歲以大和請、築益田池、（性靈集、帝王編年記、○按二書、爲大和監察藤納言紀大守末等所請、藤納言蓋藤原緒嗣、若

三守也、末等莫所考、時有大和守紀末成、豈此人歟、附供後考、）明年賜新錢一百貫充築池費、（日本紀略）後使參議伴朝臣國道國守藤原某檢校其事、已而功成、大和六郡皆被其潤澤、（性靈集）淳和帝天長元年和泉言、按延曆符、國司不修溝池者、停其解由、此唯罰國吏、而不責農民、今用水之家、不力修理、或恃位蔭、狎慢國郡、或挾姧僞、不事營作、田穀焦萎、職此之由、請如此類、不論蔭贖、決杖八十、乃敕令諸國同一行之、但位蔭聽贖者代銅以稻、國司檢收、便充修溝池料、（類聚三代格）二年以諸國溝池損壞、修造無絕、敕令出舉正稅、以充其料、國各有數、其少破者、先盡用水之家、若多費用、不堪修造、支度勘錄、先申後用、（貞觀交替式）三年以和泉請、令築池五處、廢備前田原池、鑿神埼池、（日本紀略）別當良峯安世奏、往年堤防壞決、農民失業、今修築漸完、宜設保全法、請隨田畝多少、令加修理、其給地一町者、修堤一丈、則不加公勞、堤防自全、

詔可、後至元慶中、以河内請定神寺王臣諸家給閒地者、皆從此法、每年修理、違者決杖八十、位蔭收田、稱宜祝解卻見任、類聚三代格 武藏言、修理溝池者、宜依去年符旨行事、然往反待報、空費時日、少損者反爲大破、百功之勞、更及千功、請爾後國司檢實、且加修造、即載朝集帳、每年申官、其作物用度帳、遷替之日、勘付後任、許之、餘國亦準焉、貞觀交替式 六年敕、水田之患、尤在旱災、聞唐國不便堰渠處、

必設水車、以資灌溉、宜令諸國傚造此器、其以手運足蹈牛曳類、皆從其宜、貧民不能備者、國司給之、隨破修理、其料用救急稻、類聚三代格 時藤原朝臣高房爲美濃介、修安八郡廢渠、土人云、修是渠者、必有神祟、高房奮曰、苟利於民、死不悔、遂驅民從役、堤已成、灌溉流通、民永賴之、文德實錄 八年、鑿山城綴喜郡香達池、日本紀略 仁明帝承和七年、陸奥磐城郡大領磐城臣雄公、居職以來、修溝池堰二十六處、

宮城郡大領物部已波美、鑿私池、溉公田八十餘町、竝假外從五位下、續日本後紀 十三年、山田宿禰古嗣爲阿波介、以阿波美馬二郡乏水、築陂蓄水、以備灌溉、民因是得濟、文德實錄 時大井河堰決、詔令僧道昌監其修築、道昌出力率先、衆爭就工、不日成功、故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行基菩薩也、三代實錄 嘉祥元年、修茨田堤、續日本後紀 文德帝即位、歲遠江言、國有大湖、而湖口開塞無常、塞則民被水害、開則

舉土溉灌、皆賴其利、湖上有角避比古神社、俗謂開塞實因神意、請崇其祀典、列于官社、爲民祈利、許之、文德實錄 仁壽二年、先是讚岐大水、滿農池又壞、至此敕權守弘宗王修理、後二年功成、以砂石填深處、增築堤防、高凡八丈、單功一萬九千八百餘人、費用一十二萬束、滿農池後碑文 清和帝貞觀三年、停防加茂河葛野河二使、令山城國司掌其事、七年、尾張言、昔時廣野河流向美濃、不作患害、頃年河口

擁塞、流侵本國、每有雨水、動罹巨害、請浚開河口、使就舊道、許之、已而美濃各務郡大領各務吉雄厚見郡大領各務吉宗等、發兵七百餘、毆傷尾張郡司、射殺役徒、尾張乃上其事、廷議下官符于美濃、詰責國司、令禁吉雄等身、吉雄又率數百人、運積砂石、埋塞河口、幷殺役夫、尾張又上言、因令尾張權停其役、使美濃國司推糾吉雄等、十二年、以河內水害壞堤、遣使檢察、以右中辨藤原朝臣良近爲使築堤、恐功未畢、而有水害、奉幣大和諸神祈之、以河內水源在大和也、十三年、先是許京民墾闢空閒荒廢地、民遂竊就加茂河堤下、逐膏腴穿渠灌漑、於是河決難防、京師屢罹害、至此敕禁堤邊除公田外耕營水陸田、其爲堤害者、雖公田禁耕作、陽成帝元慶元年大旱、決神泉苑池水、漑京南田、三代實錄初朝廷營神泉苑、以爲遊賞之地、西宮記、拾芥鈔天長中炎旱、適祈雨苑池有驗、元亨釋書、歷代皇紀裏書是後每有旱災、或決水漑田、或召僧祈雨、以爲常云、日本紀略、扶桑略記及裏書、百錬鈔光孝帝仁和三年、任修理大井堰使、以山城正稅七千四百餘束充費、三代實錄宇多帝寬平四年、敕、江河池沼、有便灌漑者、尤爲農務之要、今聞內膳司進物所、或寄言供御、壞堤決水、令民失利、自後宜不論公私、悉從禁止、類聚三代格醍醐帝延喜八年、敕諸國修築池溝堤防、令長官專當其事、農月以前修了言上、遣使實檢、若致怠緩、科長官以違敕罪、政事要略尋頒延喜式、凡廢池者、雖不中用、不得輒開爲田、凡私墾田不得用公水、但水饒無妨處、不在禁限、延喜式村上帝天曆元年、復任防加茂河使、應和元年、以山城請給大井堰料鋪設三百枚、日本紀略一條帝永延中、尾張民訴守藤原元命不充行池溝料三年、堤堰壞破、百姓失業之狀、尾張國解文時定國務條事、國司到任、拜神訖、擇吉日時初行政、以池溝堰堤等修理爲先、朝野羣載蓋亦唯著

爲儀式耳、後一條帝萬壽二年、河內國司請延任限二年、修築尺度狹山北二池、許之、類聚符宣鈔 此時若滿農池、以國司貪暴、決水捕魚、堤大崩壞、不復修造、百姓遂失業云、今昔物語 初貞觀中、制禁墾開崇親院地在加茂河堤西者、至延喜初、以其不爲堤害、更許耕營、類聚三代格 此後水害稍甚、屢遣公卿大臣、巡檢堤防、而壞決不止、動漂沒人物、日本紀略、扶桑略記裏書、 應和以後、私墾歲增、或堰河以便灌漑、故漲溢加

暴、京師無歲不被災、時人或歎謂、防河之官、昨日稱其功、今日任其破、不久而洛陽人殆爲魚矣、本朝文粹 若白河帝、徒發三不如意之歎、而不復講治水之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至近衞帝初年、復置防加茂河使、使諸國進役夫、然是時貴賤多占宅河東、築堤防於東岸、故京中水患益劇、外記日記 高倉帝治承二年、下官符于山陰諸國、令修築河堤、壬生官務古文書 後鳥羽帝建久五年、鎌倉令修武藏大田莊堤、限明年

三月以前畢功、順德帝時、北條氏以賀茂河堤防課諸國、時上皇欲收北條氏權、故以除權門勢家神社佛寺莊領堤役爲辭、以試其情、後堀河帝貞永元年、武藏榑沼堤破、鎌倉令便近地頭修之、課本國民家別俵二、以充其料、四條帝仁治二年、鎌倉遣使築多磨河堰、漑武藏野墾闢水田、東鑑、仁治以下、據島津家本、

道路橋梁修造道路橋梁、以便行旅運輸者、所以通貨財興民利、而設之關剗過所之法、

以識出入者、亦所以防過姦濫、令民安其業也、太古二神探地於滄溟、由天浮橋、以通下土、大已貴命經營天下、摧伏磐石草木、以開道路、及其歸順也、天祖爲設高橋浮橋打橋、以便往來、大已貴亦薦岐神、以主道路、主道路據日本紀纂疏 皇孫降于中國也、經天八達之衢、以衢神猨田彥大神爲先導、抵高千穗峯、天忍日命帥猛卒、跋涉山河、啓行以略旁國、天忍日以下、參取萬葉集、 凡橋梁之製、有石橋、如播磨八十橋、

已見于神代、石橋以下、播磨風土記、有編解爲橋者、蓋所謂浮橋也、編解據常陸風土記、太祖東征、將入中州、鴨建津身命化爲大烏、翺翔前導、鴨建津身以下、姓氏錄、太祖日臣命從之、穿山踰險、始開菟田路、太祖嘉日臣之功、賜名道臣、崇神帝通北陸東海西道丹波四道、以撫安民夷、景行帝詔日本武尊西伐、開水陸之路、尋又征東夷、前代所不通、道路大開、始經理東山道、成務帝定國縣阡陌、隨山河形勢、衡縱相通、以達中區、忍熊王之亂、神功置關於針閒吉備界以禦之、謂之和氣關、置關蓋是爲始、忍熊以下、姓氏錄、應神帝三年、蝦夷朝貢、卽役作廐坂道、時百濟屢來聘、太后敕賜多沙城、定驛路往還之地、此後置官家於筑紫那津口、以待蕃國、而西海最爲使驛之要路、仁德帝都于難波、開大道於京中、自南門直達丹比邑、架橋于猪甘津、推古帝都于小墾田、鑿大路通於難波、時命百濟人路子工、造橋于南庭、曰吳橋、孝德帝

大化二年、始設關塞之法、是歲僧道登道昭等、始造山背宇治橋、是歲以下、續日本紀、日本靈異記、扶桑略紀、帝王編年記、宇治川橋寺緣起、白雉四年、百濟新羅入貢、因役其人、修治諸大道、中宗奠都于近江志賀、蓋始架瀨田橋、志賀據一代要記、天武帝元年、初置不破關、元年以下、一代要記、七年設關於龍田大江二山、○令集解江作坂、帝始遣使巡行東海東山山陽山陰南海筑紫諸道、日本書紀、大寶定令、民部省掌道橋之事、凡諸道分爲三等、山陽爲大路、東海東山爲中路、自餘竝爲小路、凡道橋每年起九月半、當界修理、十月使訖、其要路陷壞停水、交廢行旅者、不拘時月、量差人夫修理、非當司能辨者申請、凡置關應守固者、竝配置兵士、分番上下、凡伊勢鈴鹿、美濃不破、越前愛發爲三關、設鼓吹軍器、國司分當守固、所配兵士之數、依別式、凡關門竝日出開日入閉、凡欲度關者、皆經本部本司請過所、官司檢勘、然後判給、還者連來文申牒還給、

若於來文外、更須付者、驗實聽之、若已得過所有故三十日不去者、將舊過所申牒改給、若在路有故、申隨近國司、具狀送關、雖非所部、有來文者亦給、凡度入關津者、皆依過所所載關名勘過、若不依所請、別向餘關者、關司不得隨便聽其入出、凡齎過所出入關者、關司勘過、錄白案記、其正過所付行人自隨、凡丁匠上役、及庸調脚度關者、皆據本國歷名、共所送使勘度、其役納畢還者、勘元來姓

名年紀放還、凡蕃客初入關日、所有一物已上、關司共掌客官人、具錄申所司、入一關以後、更不須撿、凡出入關津者、皆以人到爲先後、不得停擁、凡過所具錄度其關往其國、其官位姓、資人位姓名年齒、從人國郡里姓名年齒及物數、馬牛牡牝頭數毛色、凡京內大橋及宮城門橋、竝木工寮修營、自餘役京內人夫、凡宮牆四面道內、不得積物、其近宮闕、不得燒臭惡物、凡京路衞府持時行夜、禁行人犯夜、若公使及有婚嫁喪病、須相告赴、求訪醫藥者、勘問明知有實放過、令義解二年始開美濃岐蘇山道、元明帝和銅元年、敕修造京城橋路、二年遣從五位下藤原朝臣房前于東海東山二道、檢察關剗、六年以美濃國司等修通吉蘇險路、進守以下有功者位階、及賜田、元正帝卽位、敕朝集使等、令諸國百姓往來過所、用當國印、是歲開大倭都介山道、靈龜二年、太宰府言、豐後伊豫二國界、從

來置戍、不許往還、但高下尊卑、不須無別、五位已上差使往反、宜在禁外、養老二年、土佐言、公私往來道經伊豫、行程迂遠、山谷險難、但阿波境土相接、往還甚易、請由其地、以爲通路、許之、七年架危村橋、續日本紀聖武帝神龜三年、僧行基始造山埼橋、扶桑略記、帝王編年記、濫觴鈔行基常以通道橋爲濟度、元亨釋書又修造山城泉攝津高瀨長柄中河堀江等橋、開自高瀨登生馬山直道、行基年譜天平九年、遣陸奥持節大

使藤原朝臣麻呂等、經略夷地、新開山道、自賀美郡至出羽最上郡玉野八十里、從玉野至比羅保許山八十里、直達賊地、因奏上之、十一年開恭仁京東北道、通近江甲賀郡、十三年造駕世山東河橋、召畿内及諸國優婆塞七百五十人從役、隨成令得度、明年架大橋於宮城南大路西甕原宮東、令諸國司隨國大小、輸錢十貫以下一貫以上、以充用度、廢帝天平寶字三年、先是遣使伊勢、限大神

宮界、置剗於尾垂、至此以伊勢志摩相爭地界、遷剗於葦淵、光仁帝寶龜二年、太政官奏、武藏雖屬山道、兼承海道、公使繁多、祇供難堪、其山驛從上野新田、達下野足利、此使道也、而從上野邑樂郡、經五驛到武藏、歸途又取其道向下野、今海道自相模夷參驛達下總、其間四驛、往反便近、而去此就彼、損害極多、請改東山道、隸東海道、令公私得所、人馬有息、制可、桓武帝延曆三年、令阿波讚岐伊

豫、修造山埼橋、以越後蒲原郡富民三宅連笠雄麻呂以私財修道橋、濟艱有年、褒授位階、八年敕三關國曰、置關之設、本備非常、今正朔所施、區宇無外、徒設關險、勿用防禦、遂使內外隔絕、既失通利之便、公私往來、每致稽留之苦、無益時務、有切民憂、思革前弊、以適變通、宜其三關一切停廢、所有兵器粮糒、運收於國府、自外館舍、移建於便郡矣、又停攝津職勘過公私之使、續日本紀十四年遣使檢

近江若狹兩國驛路、尋廢置諸驛路、又停近江相坂剗、日本紀略此後唯每國有大事、遣使於伊勢近江美濃、固守關門、以爲例、續日本後紀○按日本後遊、拾芥鈔、竝以近江勢多爲三關之一、而不載愛發、名目鈔、又以相坂爲其一、不舉勢多、蓋此後有沿革也、附以備考、十五年以南海道驛路不便、更闢新道、日本紀略是歲架佐比川橋、日本後紀明年改造宇治橋、帝量四方往來之便、營都於平安、日本紀略街路橋梁、秩然悉備、延喜式、京城圖、外設宇治大原大枝山埼淀五道、續日本後紀而宇治在

東、山埼在西南、二路實當天下諸道之衝要、（三代實錄）故修造二橋、（續日本紀、日本紀略）增其制、與勢多橋竝稱曰三大橋、（拾芥鈔）二十一年廢相模足柄路、開筥荷途、以富士山燒石塞道也、二十二年停筥荷路、復足柄舊路、（日本紀略）尋禁京中騎乘之輩、不由道路、好就垣下、壞基地妨徒步者、（類聚國史）嵯峨帝弘仁三年、修長柄橋、（日本後紀）六年以京中諸家、或穿垣引水、或壅水浸途、命所司咸加修營、且禁露汙穢於牆外、若不

從制者、各科其罪、十年定京路淨掃之制、違者科罪、十二年初寶字中、以東大寺僧普照請、敕五畿七道諸國、驛路兩側、徧殖果樹、使行旅夏則就蔭辟暑、秋則噉實救飢、至此以愚民多斫損其樹、下敕嚴禁、後立爲永制、且其無水處、量便掘井、（後以下延喜式）淳和帝天長五年、京職言、前制京中不掃清當路者、諸司諸家幷內外主典已上、貶考奪祿、職吏不遵行者亦準此、今檢案內、京中凡五百八十餘町、

橋梁三百七十餘處、雖勤修理、不免損壞、彈正糺察、每遭貶奪、職吏之憂、無過于此、請停貶奪、依法贖銅、許之、（類聚三代格）七年以越前百姓上毛野陸奧公山、造本國鹿保險道、賜正稅三百束、鐵一千挺、○（按本書國上有闕字、今因下文例補之、保上又似有闕字、然延喜式、本國有鹿蒜驛、據此保或蒜之譌、實無闕也、附待後考、）九年越前坂井郡人秦乙麻呂開本國荒道山路、因給正稅三百束、（類聚國史）仁明帝承和二年制、駿河富士河、相模鮎河、流水迅急、渡船多艱、

宜造浮橋、以救急、稻充料、陸奧言、檢舊記、本國白河菊多、置剗以來、歷年已久、至有越度、重以決罰、謹檢格律、無見此剗、然則雖有所犯、不可輒勘、而本國俘囚多數、出入任意、若不勘過、何用爲固、加以進官雜物、觸色有數、商旅之輩、竊買將去、請準長門國關勘過、從之、（類聚三代格）七年陸奧磐城郡大領磐城雄公勤修大橋二十四處、褒稱授位、八年初右京人衣縫造金繼女、居河內志紀郡、每至冬節、

買雜材構橋惠賀河、以便行旅、凡十五年、至是褒授位階、嘉祥元年、大水毀河陽橋、損宇治橋、續日本後紀文德帝卽位歲、洪水壞山埼橋、詔遣中納言安倍安仁等巡視、更相便地置橋、仁壽三年、以長柄三國橋梁久絕、遂廢之、文德實錄齊衡二年、敕、京城之固、溝渠爲本、來往之便、橋梁是資、勤加疏通、令無壅塞、頃年水潦頻至、溝流失路、緣渠之家、屢被侵害、行道之人、常苦泥塗、京中之煩、莫大於斯、宜鄭重下知、速令修作、仍須仰當司當家、務令掘作、其闊狹一遵舊制、大路多功者、職家勠力、相共補作、當處無人者、職司修作、勿致物累、但朱雀邊溝、非當家修作之限、天安元年、以造山埼橋使請、令山城河內置守橋者於兩側、又令近旁有勢人、共加檢校、類聚三代格是歲以諸國多盜、復近江相坂關、新置大石龍華二關、從守紀今守請也、文德實錄清和帝貞觀四年、京職言、朱雀者兩京通道、左右帶垣、人居相隔、東西分坊、門衞無置、故晝爲馬牛闌閬、夜爲盜賊淵府、請每坊門置兵士十二人、上下分番、互令護掌、便令行夜兵衞、巡檢其直否、從之、尋定京中結保之制、視守道橋、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是年修遠江濱名橋、長五十六丈、廣一丈三尺、高一丈六尺、○按扶桑略記、作廣二丈三尺、十二年任造山埼橋使、三代實錄橋舊有禁、不得騎過、後禁稍弛、至十五年、以使請復申其禁、類聚三代格十七年、敕以庶人伴善男沒官田山林莊家稻鹽濱鹽釜等在諸國者、充造京城道橋料、十八年右京職返上出擧修理道橋等料貞觀錢六十貫文、更以剩物買米二百斛收利以充其料、三代實錄尋差浪人二人、監護泉橋寺假橋、令往還無擁滯、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陽成帝元慶四年、陸奧言、關門有禁、其來久矣、頃年遊蕩之輩、往還任情、煩擾吏民、雖加嚴制、習俗難革、望請官裁內外官人及諸司諸家雜色等、非因公事、犯法濫入者、禁固其身、卽將言

上、但每月結番、差一分一人、令守關門、若致漏脱者、解卻見任、以懲將來、從之、（類聚三代格）八年以山城正税稲一千三百八十餘束、充造左京北邊溝橋料、是歲改造濱名橋、敕給本國正税稲一萬二千六百餘束、光孝帝仁和二年、遣使檢近江新通阿須波道之利害、三年令山城差傜丁二人、守鴨河韓橋、（三代實錄）醍醐帝昌泰二年、上野言、本國頃年強盜蜂起、侵害尤甚、靜尋其由、出僦馬之黨也、何者坂

東富豪、以駄運物、而凶類結黨、鈔略駄物、盜山道之駄、以就海道、掠海道之馬、以赴山道、國與隣國戮力追捕、則解散之徒、皆赴碓冰足柄界、國乃權置遉邏於碓冰、令加勘過、兼移送相模、既畢、然而非蒙官符、難可據行、請碓冰足柄二坂、特設關門、詳勘公驗、審加勘過、許之、因敕、務拘奸類、勿妨行旅、明年相模言、置關以來、奸濫稍絶、然以無本司過所、勘過人物、更致稽緩、請下知諸司諸國、令請過

所、以供勘據、其本國以東、諸國過所、先令進國、國司判署、下關令勘、然則奸濫永遏、人心自肅、從之、上野亦準此、因下其法於諸司幷東海東山諸國、延喜二年、以西寺別當命攜請復充守韓橋丁、如仁和制、（類聚三代格）延長五年、山埼橋壞、任造橋使、（扶桑略記裏書）是歲修式、定京畿道橋制、凡京中造橋、付錢京職、每歲出舉取利、以充其用、凡宇治橋板、課近江丹波、山埼橋課攝津伊賀播磨安藝阿波、竝以正

税充料、凡山城泉河樺井渡瀨、官長率東大寺工、每年九月上旬造假橋、來年三月下旬撤收、以除帳得度田地子稲一百束、充其用度、凡路側樹、令當司當家栽之、凡居市町者、除京籍人、令進地子、卽以充道橋等造料、凡京城邊朱雀路溝、皆令雇夫掃除、凡京路、皆令當司當家、每月掃除、凡彈正弼以下、每月巡察京中、勘彈路橋等破穢、若其不掃清當路者、貶考奪祿、若決笞、（延喜式）堀河帝康和元

年、近江守藤原隆宗因遷任國功、造進勢多橋、外記日記、姓據尊卑分脈、延喜制、近江出舉稻、有修理橋料、延喜式此時蓋絕、故有是舉也、帝世藤原清衡管領陸奥、從白河關至外濱、行程二十餘日、每一町建率都婆、當中央設佛塔於山上、開路以通行旅、東鑑崇德帝長承三年、以檢非違使別當藤原顯頼議、京中條里、決水夷路、百錬鈔、顯頼官姓據公卿補任、保延五年、少僧都覺譽募京中知識物、造清水寺橋於鴨河、近衞帝仁平四年、僧妙勸勸誘京民、造祇園橋、濫觴鈔六條帝仁安三年、申京路掃除泥塗之制、禁穿渠侵路者、兵範記後鳥羽帝文治三年、齋宮群行、源頼朝以勢多橋壞、命佐佐木定綱具船供給、建久五年、鎌倉命梶原景時修府下道路、九年又命稻毛重成、新架橋于相模川、東鑑順德帝建曆二年、令京職檢監道橋、諸家洒掃當路、玉蘂是歲相模川橋破、議者以頼朝落橋而獲病、重成亦罹殃、謂爲不吉、欲停再造、

源實朝曰、故將軍之薨、重成之禍、豈由造橋之故邪、宜速修之、勿令上下失往反之便、建保三年、令諸國地頭開通關津、除行旅之煩、四條帝延應元年、鎌倉以僧興實有罪、罰作花河戶橋、延應以下、據島津家本、龜山帝弘長元年、鎌倉定修橋梁掃道路之法、東鑑後宇多帝弘安中、平等院僧請西大寺僧叡尊、再修宇治橋、宇治川橋寺緣起叡尊之徒有忍性者、亦事利濟、修營諸國河橋一百八十九所、元亨釋書後醍醐帝元亨元年、以諸國設新關、妨商旅運送、詔除大津葛葉之外、悉停廢焉、時朝廷以葛葉屬東大寺、賜其關稅、太平記後村上帝正平元年、北主光明院敕嚴禁諸國設新關、或號津料、征水陸行客者、守護有違犯、改易其職、若係代官私設者、奪其領邑、無邑者處遠流、六年崇光院又禁止新置關、建武以來追加其後後光嚴院創南禪寺、南禪寺記爲設新關、令寺僧掌關務、以充造營費、初元弘以後、海內沸亂、道路橋

梁之制無聞焉、守關亦非其人、盜賊橫行、莫所防遏、適置新關、則厚征貪利、行旅太苦云、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十四

驛傳馬牛　津濟船舶

驛傳馬牛、驛傳之設、不止征行大事、而馬牛之資國用亦大矣、太古保食神始殖牛馬、天祖制生剝駒馬者、居天罪之一、(天祖以下、參取延喜式)大巳貴命用意畜產、定其療病之方、大地主神營田、以牛肉食田夫、御歲神怒、放蝗於其田、(大地主以下、古語拾遺)蓋以牛能代人勞、故惡殺之者也、其後至應神帝時、百濟貢馬、其種遂蕃衍於諸國、(其種以下、政事要略引百濟王本系)顯宗帝憂勞天下、百姓殷富、牛馬被野、安閒帝敕放牛於難波大隅島媛島、以遺後世、牛牧始見、大化改新、創驛傳給馬之制、(日本書紀)文武帝四年、定諸

國牛馬牧地、(續日本紀)至大寶、驛傳牧畜法益備、凡牧及郵驛公私馬牛、掌之兵馬司、其諸國則守管之、西海道則太宰府管之、凡諸道分爲大中小路、置驛馬各有數、若使稀之處、國司量置、不必須足、每馬各令中中戶養飼、若有闕失、卽以驛稻市替、乘具各準馬數備之、置傳馬者、一郡限五匹、凡驛傳馬、每年國司檢簡、不堪乘用者、隨便貨賣、得直若少、驛馬添驛稻、傳馬以官物市替、凡給驛傳馬、皆依鈴傳符剋數、親王以下各有數、其諸國給鈴、亦各有定數、凡公使須乘驛及傳馬、若不足者、卽以私馬充、其私馬因公使致死者、官爲酬替、凡因公事乘官私馬牛、以理致死、證見分明者、竝免徵、若非理致死者徵倍、凡官人乘傳馬出使者、所至之處、皆用官物準位供給、其驛使者、每三驛給、若山險闊遠之處、每驛供之、凡乘驛及傳馬、應至前所替換者、竝不得騰過、但無馬處、不用此令、凡國有急速

大事、遣使馳驛、向諸處相報告者、每年朝集使具錄使人位姓名、并注發時日月、給馬疋數、告事由狀、送太政官、承告之處亦準此、太政官勘當、有不應發驛者、隨事推科、凡在京諸司、有事須乘驛馬者、皆本司申太政官奏給、凡驛使在路、遇患不堪乘馬者、所有文書、令同行人送前所、若無同行人、令驛長送前所國司差使遞送、凡朝集使、東海道坂東、東山道山東、北陸道神濟以北、山陰道出雲以

北、山陽道安藝以西、南海道土佐等國、及西海道皆乘驛馬、自餘各乘當國馬、凡應乘官馬牛、私馱物不得過十斤、其乘車者、不得過三十斤、違者科罪、應乘以下、法曹至要鈔引廄庫律、凡行程馬日七十里、步五十里、車三十里、凡私行人、五位以上、欲投驛止宿者聽之、若邊遠及無村里之處、初位以上及勳位亦聽之、並不得輒受供給、凡驛皆給田、大路四町、中小路遞減一町、其鈴符剋數、及馳驛緩速之制、略見于禮樂志、置驛里程驛傳馬數、及馬牧等法、亦並具于兵志、牛牧皆準馬政、但牧牛三歲遊牝、四歲責課、剩犢三頭、賞牧子長帳、犢印烙右髀上、令義解大寶二年、置紀伊賀陀驛家、慶雲二年、給太宰府飛驛鈴八口、傳符十枚、長門鈴二口、四年給鐵印于攝津伊勢等二十餘國、令印牧駒犢、元明帝和銅四年、定山背相樂郡岡田、綴喜郡山本、河內交野郡楠葉、攝津島上郡大原、島下郡殖村、伊賀阿閉

郡新家六驛、爲都亭驛、○都一作郵、六年、先是防人赴戍、常差專使、至此以驛路多煩、停之、令迭送發遣、以省人馬之勞、元正帝靈龜二年、廢攝津大隅媛島二牧、養老三年、置十一驛於石城、四年定按察使向京及巡行屬國之日、乘傳給食、因給常陸遠江伊豆駿河伯耆出雲鈴各一、常陸十剋、遠江七剋、伊豆駿河伯耆各三剋、○出雲剋數闕始令諸國公文申官者、乘驛言上、續日本紀六年太政官奏、據令、伊勢志

摩尾張參河遠江美濃飛彈若狹越前丹後但馬因幡播磨美作備前備中淡路阿波讚岐等諸國司、奉使入京、不聽乘驛、皆用當國馬、且齎粮食、不但延時日、實擾百姓、請自後以公事向京者、皆聽乘驛、唯伊賀近江丹波紀伊、不在此限、許之、（續日本紀、類聚三代格、）七年加置因幡四驛、聖武帝神龜三年制、新任國司向任者、伊賀伊勢近江丹波播磨紀伊六國、不給食馬、志摩尾張若狹美濃參河越前丹後但馬美作備前備中淡路十二國、竝給食、自外諸國及太宰府幷管國五位以上、皆給傳符、自餘隨便駕船、緣路諸國、依例供給、史生亦準焉、（續日本紀）五年制、外五位因公使、應給驛傳者、驛馬四匹、傳馬六匹、（類聚三代格）天平元年、以造山陽道諸國驛家、充驛起稻五萬束、四年依諸道節度使請、給驛鈴各二口、十一年令諸國驛起稻、皆混正稅、十六年給鎭西府驛鈴二口、孝謙帝天平寶字元年敕、頃者上下諸使、皆附驛家、太苦驛子、今後宜遵令制、（續日本紀）二年制、上下諸使、準剋給馬、如有違犯、據法科罪、而諸使違式乘用、國司知而不禁、爾後如有此類、國司宜錄名申官科罪、若不申者、與同罪、（類聚三代格○一條三年）廢帝寶字二年、頒越前越中佐渡出雲石見伊豫等六國飛驛鈴各一口、三年置出羽玉野避翼平戈橫河雄勝助河及陸奥嶺基等驛家、（續日本紀）稱德帝重祚初制、國司赴任、皆給傳剋、今聞或預放游牒、過期不赴、或多用人馬、剋外差發、路次諸國、公私多煩、自今以後、不得更然、若國郡司及使人、有違制者、解卻見任、永不敍用、又聞諸國驛馬、不能牧飼、有瘡爛疲瘦、不堪乘用者、加以國司驛長等、任意騎用、令使者往來延滯、爾後宜禁斷、（類聚三代格）天平神護二年、備前言、藤野郡地薄民貧、而承山陽驛路、帶西海達道、差科忩劇、馬疲人苦、請割邑久赤坂上道三郡鄉六、隸屬本郡、以得存濟、許之、

神護景雲二年、先是東海道巡察使紀廣名等言、下總井上浮島河曲三驛、武藏乘潴豐島二驛、承山海兩路、使命繁多、乞準中路置馬十匹、山陽道使藤原雄田麻呂言、本道郡傳路遠、多致民苦、乞復隸驛、以令迎送、南海道使高向朝臣家主言、淡路神本驛家、行程殊近、乞從停卻、至此竝許之、光仁帝實錄元年、聽諸國國師乘驛朝集、四年播磨言、飾磨郡草上驛戶便田、今依官符捨四天王寺、更以比郡田遙授、不便耕佃、受弊彌甚、因敕依舊班給、七年以美濃菅田驛與飛驒大野郡伴有驛相去七十四里、巖谷險深、行程殊遠、中間置一驛、名曰下留、續日本紀桓武帝延曆元年、以使者憑勢、國司和牒、剋外乘用傳驛疲弊、申明寶字二年制、每國委次官已上、嚴加禁遏、榜示郡家及驛門、若阿容不糾者、解卻見任、類聚三代格三年以備前小豆島官牛害民產、從之長島、五年攝津職言、諸國驛戶免庸

輸調、而畿內本無庸比於外民、勞逸不同、逋逃不禁、實由于此、請免驛子之調、許之、畿內皆準焉、七年美作備前二國國造和氣清麻呂言、備前和氣郡治在藤野鄉、中有大河、每遭雨水、公私難通、河西百姓屢闕公務、請割河西地、更建磐梨郡、其藤野驛家、遷置河西、以避水難、兼均勞逸、從之、續日本紀八年以太宰管內馬牛、徒載公文、曾無生益、或經年不進帳、或進帳多誤脫、敕譴責府官、爾後令必如法、類聚三代格十年敕禁伊勢尾張近江美濃若狹越前紀伊等百姓、殺牛用祭漢神、犯者科罪、續日本紀、犯者科罪據類聚三代格十一年以國司等恣乘用傳馬、徒勞人民、致公損、敕停京畿及七道諸國傳馬、後復舊、復舊據日本後紀十五年上野言、部內百姓、用私馬牛印、大過官印、奸民盜取官馬、燒亂其印、請下嚴制、以斷奸僞、因敕定私印制、長二寸廣一寸五分以下、令諸國皆依其法、又制諸國貢牛、老羸不中用、宜以四

五歲爲限、合期貢進、類聚三代格 又以陸奧伊治城與玉造塞相去三十五里、機急可虞、置一驛於其閒、十六年廢阿波驛家、○闕數 伊豫十一、土佐十二、新建土佐吾椅舟川二驛、十八年以大和宇陀肥伊牧畜害民產、停之、又以信濃伊那郡阿智驛道路險難、永免驛子調庸、日本後紀 十九年先是制、太宰府雜使無鈴者、爾後還鄉取海路、令攝津給其路粮、至此府言、使人待船、官粮或盡、更就陸路、飢寒幷至、

或取海路、風波多阻、海中食竭、不免辛苦、夫府年中進使、無鈴者不過十使、各乘一馬、何病諸驛、請依舊往還、乃敕除進相撲人使外、皆依請、類聚三代格 又制諸國驛家、國司加意修理、若有損壞、交替之日、使前司修了、然後放還、延曆交替式、類聚三代格 二十三年、太宰府言、大隅桒原郡蒲生驛與薩摩薩摩郡田尻驛、相距遼遠、民苦遞送、請更置一驛於薩摩郡櫟野村、以息民勞、陸奧言、斯波城與膽澤郡、相去一百六十二里、山谷嶮阻、往還多艱、不置郵驛、恐闕機急、請準小路例置一驛、竝許之、尋停山城山科驛、加近江勢多驛馬數、又以牛之爲用、在國切要、敕禁驕奢之徒、殺犢取皮、爲鞍韉胡簶等飾者、使陸奧栗原郡、新置三驛、二十四年以土佐驛路多阻、加置傳馬五匹、廢下總印播郡鳥取、埴生郡山方、香取郡眞敷荒海四驛、停陸奧海道諸郡傳馬、平城帝卽位初敕、備後安藝周防長門諸國驛館、瓦

屋粉壁、以待蕃客、頃年百姓疲弊、修造難堪、而蕃客入朝、便從海路、卽其破損者、農隙修理、宜減前制、但長門近臨海岸、宜仍舊修造、山陽道觀察使藤原園人言、西海道入京雜使、其數繁多、本道以迎送無息、疲弊殊甚、伏望西海道府國五位已上、自今以後、自非秩滿解任者、不聽輒入京、許之、日本後紀 又言、本道驛戶百姓、遞送使命、山谷嶮深、人馬罷困、請自後新任國司準西海道、一由海路赴任、大

同二年紀伊言、本國去京四日半程、而正税大帳朝集等使、皆乘私馬、辛苦不少、請準伊勢用驛馬、並允之、太宰府言、筑前九驛、豐前二驛、是自府向京之大路、各置馬二十匹、而今貢物減半、請每驛減省、以十五匹爲定、從之、路次諸國亦準此、於是減山城一驛十匹、攝津五驛各十五匹、播磨九驛、備前四驛、備中備後並五驛、安藝十三驛、周防十驛、長門五驛並各五匹、每驛以二十匹爲定、（類聚三代格）三年廢但馬三驛、省因幡八上郡莫男、智頭郡道股二驛馬各二匹、廢能登能登郡越蘇穴水、鳳至郡三井大市待野珠洲等六驛、嵯峨帝弘仁二年、廢陸奥海道十驛、更置長有高野二驛、以通常陸、（日本後紀）尋敕、夫馬者國家之資、機急之用、不致蕃息、安得良駒、今聞主當人等、方遊牝之時、競繫父馬、私事乘用、生育減少、課欠多數、今後宜令國司不論公私、嚴加禁斷、犯者置違敕科、郡司百姓見知不

告、亦與同罪、（類聚三代格）是歲廢紀伊萩原名草賀太三驛、三年更置萩原驛、伊勢言、傳馬之設、唯送新任之司、自外莫所乘用、今自桑名郡榎撫驛達于尾張、既是水路、而置傳馬、徒成民勞、請停之以息煩苦、許之、尋廢常陸安侯、河内、石橋、助川、藻島、棚島六驛、更建小田雄薩、田後等三驛、（日本後紀）先是景雲中制、課欠駒者、依律科罪、不徵價、準行年久、姦僞日生、及延暦中、以其弊稍甚、更制、科罪徵馬、一莫所免、尋又制、使諸國停徵馬、每駒一匹、徵稻四百束、至是以徵價已重、貧民不堪、逋負年積、公私共損、敕減其半、（類聚三代格）至天長初、改爲百束、（貞觀交替式、政事要略、）延喜復減爲七十束、（延喜式）六年廢常陸板來驛、（日本後紀）八年制、伊勢度會郡驛家、令大神宮司加修理、以爲永例、（類聚三代格）九年敕、長門驛家十一所、馬五十五匹、實非要路、徒有公費、宜每驛置三匹、自餘充鑄錢料鉛馱、（類聚國史○本書匹上有十三脫字、今考延喜式補之、）

年以大納言藤原緒嗣言制、諸國驛子準書生例量給借貸稻、有驛馬十匹以上、戶別二百束、以下百束、其口分田、除百姓要地之外、擇驛下好田、隨驛子請、授於一處、以優恤焉、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仁明帝承和五年、以諸使不顧憲法、剋外乘用驛馬、或違令騰過、或乖法馱重、下敕嚴禁、仍每驛令郡司主當、國司次官已上一人、依格專當、至貞觀中、復申此令、定國司不督察者解任之制、類聚三代格、是歲安藝

言、管内驛家十一、每驛驛子百二十人、山路險阻、送迎多煩、比之他國、勞逸不等、請始自今年、減公廨穎、加舉三萬一千二百束、以其息利、充驛子粮、許之、類聚國史、六年令播磨復印南郡佐突驛家、七年先是美濃言、管惠奈郡、郡司無人、是以大井驛家、人馬共疲、官倉顛仆、坂本驛子、逃散略盡、諸使擁塞、國司遣席田郡人國造眞祖父、令加教喻、逃民稍復、各有本土、請褒其善、停史生一員、特任驛吏、預

于把笏、至得其人、爲終身任、其公廨給史生料、至此敕不許減省史生、眞祖父一身、特聽任用、此後不得更補、其俸料分析公廨、給史生半、事力公廨田、不在給限、尋以駿河駿河郡帶三驛、民苦重役、移永藏驛○永本書作水、今據三代實錄、於伊豆田方郡、後復舊、復舊據三代實錄、十年遠江請復濱名郡猪鼻古驛、因遣使檢其利害、更令興復、十二年美濃言、上下諸使、隨其位階、乘用人馬、灼立條章、而今貢御鷹馬、熊膏

昆布沙金藥草等使、或以遷替國司充綱領、或差浮遊之徒、令得公乘、公物之外、多齎私貨、偏假勢威、不顧憲法、運送山谷、人馬斃亡、望請除貢御鷹馬及四度使外、令初位已下子弟充使、敕從之、併告知東山道諸國、駿河言、官牧養牛多煩、請悉賣卻、以其價直混正稅、出舉收利、買牛貢上、許之、續日本後紀、嘉祥三年、美濃言、土岐坂本二驛、程遠路險、驛戶艱苦、雖加存恤、逃亡不止、請依律科罪、且準飛

驛工例、令容止主人、日別輸稻一束、從之、文德帝齊衡二年、美濃又言、坂本驛與信濃阿智驛、相距七十四里、山路險遠、驛子奔走道死者衆、朝廷憫之、特免租調、承和中、又復全郡三年、恩澤屢施、而民瘼未息、今檢郡帳、課丁凡二百九十六人、就中驛子二百十五人、輸調庸者八十一人、比之諸郡、衰弊尤甚、請擇諸郡司中富豪恪勤者、募以五位、定期三年、令管治本郡、許之、類聚三代格 清和帝貞觀二

年、以大隅吉田野神二牧、牧馬蕃息害稼穡廢焉、○據和名鈔、神蓋裏之訛 六年駿河言、駿河郡橫走永倉柏原三驛二傳、差點驛子四百人、傳子六十人、而今旱疫荐臻、課丁減少、不能盈數、彫殘尤甚、請廢柏原驛、移富士郡蒲原驛於富士河東、與永倉相通、以省民勞、許之、八年制、伊勢度會郡驛馬、割國內驛馬直、令大神宮司買充之、立爲永例、三代實錄 十二年參河言、甲斐武藏等牧監主當、各依位階、乘用人馬、

已有恆例、而御馬長、馬醫、書生、占部、匠工、騎士等、身是白丁、曾無官符、乘用爲常、且牧監主當已下、各有定數、而今多率雜色、濫用公乘、請下令禁斷、從之、違者使人錄名言上、雜色人決杖六十、路次諸國亦準此、明年美濃亦言、信濃上野牧監等、不遵朝章、多用公乘、請準甲斐武藏、明被科懲、允之、先是制、修諸牧格、停請料稻、以牧內浪人徭、隨破繕治、而牧長等不加檢校、或爲火燒損、或被盜取、至

十八年、以信濃勅旨牧御馬二千二百七十餘匹、放出格外、踐害民產、且致亡失、勅令國司依格修造牧格、牧監長帳牧子等、勤加檢察、若有燒損盜失者、拘以解由、必令造備、立爲恆例、上野甲斐武藏等國亦準此、太宰權帥在原行平奏、筑前島門驛家在遠賀郡、東去太宰府二日程、去肥後七日程、前例令肥後加修理、筑前供驛具、故肥後工夫、常苦長途、筑前主守、不憂破損、請以本驛附筑前、令

加修理、許之、類聚三代格三伊豫言、風早郡忽那島馬牛、歲貢馬四匹、牛二頭、其遺馬牛各三百餘匹、島中水草既乏、生育滋息、損傷田畝、大爲民害、請除例貢外、皆悉沽卻、以其價混正稅、許之、陽成帝元慶七年、上總俘囚四十許人作亂、國司等乃飛驛奏上、官以其小寇不足慮、停給敕契、下官符令追捕、已而事平、因又下符國司曰、事非機急者、宜據律令、發腳夫申官、爾後不得輒用飛驛、三代實錄光孝帝仁

和三年制、下總鹿取神宮司赴任、或給傳符、然式無明文、今後宜停給傳符、只充食馬、諸神宮司亦準此、類聚符宣鈔宇多帝寬平五年、先是官牧失馬牛者、徵牧子長帳、而國司牧監、其法未立、至此以御牧使右馬助源悅言制、牧監準牧子徵之、國司以雜務繁多、事不專一、唯須責其怠勿徵物、醍醐帝延喜六年、備後言、頃年相撲人等寄事供節、上下之間、三五爲羣、貪求路糧、奪乘驛馬、若不應其求、則罵詈國吏、縛執驛子、濫惡尤甚、請速制止、乃敕嚴加禁遏、若有犯者、錄名言上、依法科罪、諸國準此、類聚三代格三其後定式、凡驛傳馬牛牧、皆屬兵部省、凡置驛傳馬、畿內四國、九驛九十三匹、東海道十三國、五十五驛四百六十五匹、傳馬一百七十匹、東山道八國、八十六驛八百三十一匹、傳馬二百二十一匹、北陸道七國、三十九驛一百九十餘匹、傳馬六十六匹、山陰道七國、三十六驛二百二十二匹、

傳馬七十五匹、山陽道七國、五十七驛九百七十四匹、南海道六國、二十二驛一百十匹、西海道九國一島、九十七驛六百五匹、傳馬一百六十五匹、○按宋史日本傳云、五畿七道四百一十四驛、此當圓融帝時、驛數與本書小異、蓋後亦有改定也、附以備考、凡驛馬分爲上中下三等、其價法諸國各異、陸奧最貴、上馬直稻六百束、中馬減百束、下馬又減二百束、佐渡最賤、上馬二百束、中馬減五十束、下馬又減三十束、傳馬準此減五十束、凡驛馬死損、

十分許損二分、但志摩武藏下總常陸陸奥若狹能登越中佐渡淡路讃岐筑後壹岐等十三國、許損一分、凡諸國驛傳馬率四匹除、不用馬一匹死馬三、凡驛馬皆買充百姓馬堪騎用者、不得買用國司私馬、凡諸國驛馬飼秣者、國司量路遠近嶮夷幷使往還閒繁、十月以後三月以前、爲例飼養、其給法匹別十七束已下六束已上、但美濃坂本信濃阿智兩驛、竝匹、別四十五束、凡諸國驛家、令國

郡司專當、其舍屋及鋪設等帳、與前年帳計會、若有欠損者、返其帳、凡美濃互差掾若目一人、令檢校土岐惠奈兩郡驛家遞送事、凡廢置驛家者、兵部省造符、副內案進官、請印施行、凡國司不得乘驛傳馬、但正稅大帳朝集等使乘驛馬、新任向國用傳馬、其太宰管內諸國司向府準此、凡齋宮寮官人幷女、緣公事入京者、聽乘驛馬、五位四匹、八位以上三匹、初位以下二匹、凡遣和泉使、準外國給

驛鈴、凡神祇官每歲差神服社神主一人於參河、給驛鈴一口、馬牧見兵志、牛牧在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備前周防長門伊豫筑前肥前日向諸國者、凡十五所、凡牧牛四五歲、每年進左右馬寮、西海道送太宰府、牝牛二十歲已上、不在貢課之例、凡運輸之法、陸運向京者、皆給功賃、行程一日、大抵以馱別稻三束爲定、其路粮、人別日米二升鹽二勺、歸路減半、凡諸國運送須夫、以近及遠、均通差充、

其發遣之日、及綱典幷初給運處、先定車馬人夫數、幷發處時日、預定行程、先與前所國郡相知、明爲期會、不得預集妨廢生業、及致飢寒、（延喜式）駄負車載人擔法、天平中改定諸國馱率、一匹負重大二百斤、以百五十斤爲限、（續日本紀）其運米以五斗爲一俵、三俵爲一馱、馱賃大抵匹別米一斗六升、若錢五十文、乃至八十文、車載法不詳、一兩賃五十五文、乃至九十文、（東大寺古文書、五斗一俵、據帝王編年記、明應本事始、○按此法散）

見于神龜以後寶字以前、今併于此、延曆中定榑步板簀子等長短厚薄制、後又定其車載法、以榲榑二十材、步板七枚、簀子九枚、柱一丈二尺者九根爲限、弘仁中制、以米二斛爲一馱、率、類聚三代格貞觀中以榑步板簀子等、制作短狹不如法、敕禁之、符到之後、百二十日內、悉令賣卻、復舊之閒、改運載法、以榲榑三十二材、步板八枚、簀子十枚爲定、至後更復恆例、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元慶中命京職及山城國司、減定車賃人功等數、三代實錄延喜制、凡一馱率以絹七十匹、絁五十匹、絲三百絇、綿三百屯、調布三十端、庸布四十段、商布五十段、銅一百斤、鐵三十挺、鍫七十口爲定、其公私運米、從三俵一馱之法、餘物準此、遠國斟量減之、凡車載一兩、以舊材積三萬材、雜材積二萬七千材、榲榑十六材、瓪瓦一百二十枚、筒瓦一百四十枚、鐙瓦八十枚、宇瓦六十枚、大坂石積七千、九百二十材、小石九千材、讚岐石積六千三百材、小石七千二百材、白土三斛三斗、藁五十圍、檜皮四尺十二圍、三尺十八圍爲定、馱減三分之二、其車賃、自山城大井津至木工寮、五十文、又自小野栗栖野等至宮中、四十文、凡人擔一擔、以巨材積一千四百材以上一千六百材以下、雜材積三千二百材以下二千六百材以上、瓪瓦十二枚、筒瓦十六枚、鐙瓦九枚、宇瓦七枚、白赤土各三斗、沙二斗五升爲限、若應準積者、大六十斤爲一擔、延喜式至後世蓋遵此制也、後一條帝寬仁元年、發幣使於七道三十餘社、皆給驛鈴、左經記時國司及太宰府官赴任者、自作帖注進發月日、牒送路次郡司驛長等、預戒供給雜事、謂之準擬狀、朝野羣載此後驛馬等制、莫所考、及源賴朝治于鎌倉、更定海道宿驛之法、宿卽郵舍也、後鳥羽帝文治元年令、鎌倉使者雜色等上京者、伊豆駿河以西至近江、雖權門莊領、皆課傳馬、到處給其粮食、當時稱馳驛傳命

者曰飛脚、其自鎌倉至京師、大抵以七日爲定、其報急者、或有四日而達者、最爲神速、若慮行人往反有妨、則下書於沿道家人、令行路無擁滯、謂之過書、或令守護人等出夫馬若兵士、接遞衞送、謂之宿繼、三年美濃守護大内惟義請置新宿於本國、賴朝令伊勢在廳官曰、敕使公卿、每至驛家、地頭家人等、有致對捍者、宜嚴加戒飭、五年賴朝賞手越家綱戰功、賜駿河麻利子邑、家綱乃招聚浪人、

請立爲驛家、建久五年令、乘駟上下及運官物者、每驛給夫、太宿八人、小宿二人、順德帝建曆元年、先是源實朝屢令建立海道新宿、而守護地頭尚有不遵行者、至此重下令督促焉、四條帝嘉禎元年、鎌倉以驛使告急者、奪路次之馬、恣意乘用、大爲民憂、令禁止之、每驛置馬二匹、以充其用、後深草帝建長四年、定盜馬牛之法、三犯法者、罪及妻子、龜山帝弘長元年、以上下使者及運物夫等、乘駟違法、動發數匹、屢苦人民、令六波羅禁遏之、今後自非急報、皆依常法、若雜掌運送官物、申請人夫者、量物多少、定役夫數、錄之長帳、役人夫運私物者、一切禁斷、先是以驛長煩百姓廢之、至此以家人等往來闕便、命復之、給以日食、以供使用、當時諸國武士供大番役者、皆許每五町該催馬一匹夫二人、東鑑及中興初、制停其課百姓、皆課之領主、以救民弊、建武記無幾天下大亂、驛法皆壞矣、太平記

津濟船舶、設津濟以便水路、藉船舶以通漕運、實富國要務也、太古伊弉諾尊經營下土、有葦船磐櫲樟船、以濟其用、素戔嗚尊往來韓地、謂舟檝之利、不可闕焉、乃大殖諸木、以供其用、其後有諸手船天鳥船天磐船等制、皆創于神代、凡朝廷每歲祈年祭、特禱于天祖、以舟航所通、舳艫相接、方貢無絕、亦可以見神聖遺意之所在也、凡朝廷以下、延喜式、太祖東征、實藉舟檝、以國神珍彥熟知海路、命爲先導、

熟知海路、據古事記、其所經由、有速吸之門、筑紫岡水門、河内白肩津、茅渟山城水門、熊野荒坂津等、蓋皆當時通津也、崇神帝詔使沿海諸國、多造船舶、以省人民步運之勞、此後海路益開、其舟船所往來、西至筑紫、有難波津、務古水門、播磨鹿子水門、宇須伎津、周防佐婆津、穴門豐浦津、東達蝦夷境、有淡水門、竹水門、南海有紀伊德勒津、北海有高志和那美之水門、角鹿津、宇須伎據播磨風土記、佐婆豐後風土記、和那美古事記、淡水門、即景行帝所定也、景行以下、古事記、其他沿海之國、多定津濟、以便行旅、至于神功、大興舟師、發自和珥津、直達韓地、奄有三韓、而對馬最爲航海之要津、故號曰津島、自是舟船往反無絕、外蕃皆輻湊於筑紫、其要地曰那津、是爲筑紫大津、自應神帝後、置官家于此、常漕穀粟、以待蕃客、帝嘗使伊豆製船、長一十丈、輕疾如馳、名曰枯野、後朽廢、即以其材爲薪燒鹽、賜諸國、令造船、諸國貢船五百隻、集

于武庫水門、適新羅館失火、船多延燒、乃詰責新羅使、國王懼、獻船匠、以謝其罪、當時外蕃朝貢、由筑紫東取海路、達于武庫難波、難波實爲上國大津、故稱津國、大津據古事記、置津守氏、以掌其事、津守以下、姓氏錄、同國雜記、仁德帝奠都于此、定墨江津、定津據古事記、遣使遠江造船、自南海運致、以充御船、蓋此後增備舟船、與筑紫相聯絡、以控制三韓、舟檝之用增盛矣、繼體帝二十三年、百濟請賜加羅多沙津、以爲朝貢津路、朝廷乃遣使以津屬百濟、加羅王謂敕使曰、自置官家來、以此津爲臣朝貢津路、今何故賜之隣國、敕使不聽、加羅怨之、遂黨新羅、欽明帝十四年、使王辰爾錄船賦、即以辰爾爲船長、賜姓曰船史、推古帝二十六年、遣使安藝造船舶、皇極帝元年、課諸國造船舫、時要路津濟渡子、又皆有調賦、至大化改制、悉廢之、○按津濟渡子調、不詳所起、本書敍達帝三年、辰爾弟牛賜姓津史、而不言其賜姓之故、然據其兄掌船賦、賜姓船史考之、即牛亦或掌津濟賦、因賜此姓、然則津濟賦

始于此也、唯大化改制、不言停船賦之事、然大寶令不載船賦、即先是已停廢也、故今併書于此、以竢後考、白雉元年、遣倭漢直縣等於安藝、造百濟船二艘、齊明帝時、敕駿河造船貢上、中宗元年、賜輸調船一隻於新羅王、（日本書紀）帝嘗命播磨造官船、（播磨風土記）又使陸奧岩城船匠製巨艦、長一十五丈、闊一丈餘、將探求海外之地、適艦觸岸破壞而止、蓋帝既罷西征之役、故欲斥地東海也、（常陸風土記、罷西征據日本書紀、）是後海外往來漸少、唯太宰府漕運之役、尤爲

要務矣、（日本書紀、續日本紀、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大意、）天武帝置攝津職、（日本書紀）以管難波津務、文武帝四年、遣使周防造舶、（文武以下、續日本紀、）大寶制、攝津職仍舊、凡津濟、民部省掌之、公私舟檝、主船司掌之、屬兵部省、太宰府亦置主船、凡津者、當界修理、每年起九月半終十月、凡水驛不配馬處、量閒繁、驛別置船四隻以下二隻以上、隨船配丁、驛長準陸路置、凡要路津濟、不堪涉渡處、皆置船運渡、依至津先後爲次、國郡官司檢校、及差人夫充其度子、二人已上十人以下、每二人船各一艘、凡船筏經關、皆請過所、國司監之、凡有官船之處、皆遂便安置、竝加覆蓋、量遣兵士看守、隨壞修理、不堪料理者、附帳申上、其主船司所掌者、令船戶分番看守、凡官私船、每年具其色目勝受斛斗破除見在任不、附朝集使申省、凡官船有破損者、隨事修理、若須改作者、預料人功調度申官、（令義解）元明帝和銅八年、敕諸國海路漕庸、有

濕損漂失、科罪國司、徵收其物、元正帝養老三年、以舶二隻獨底船十隻充太宰府、帝世經略東北、置渡島津輕津司、以通靺鞨、聖武帝神龜四年、渤海始朝貢、此後聘使來往、多取路北海、而能登越前越後佐渡出羽等、爲其通津、天平四年、遣使于近江丹波播磨備中、造遣唐舶四艘、此後遣唐常以四船爲度、其航路所由、曰值嘉島、屬肥前、島西有二港、一曰相子田泊、（○續日本紀、相子作合蠶、）容船二十餘艘、

一曰川原浦、容十餘艘、使船先發難波津、經博多津、而會于此、乃自川原西抵旻樂埼、解纜西馳、（航路以下、參取肥前風土記、○旻樂風土記作美彌良久、今據續日本後紀、）當時官船航遠洋者、唯有此四隻、而往往不免漂溺、故使人或有取路韓地者、七年太宰大貳小野朝臣老、遣高橋連牛養於南島樹牌、每牌書島名及津泊路程、令漂船知所向、八年制、漕運漂損、以五分論、三分徵綱、二分徵運夫、（續日本紀）後因此法、但差綱領者、米三

百斛以上、差充國司史生已上勝任者、不滿此數、差郡司及子弟、若殷富百姓、自餘雜物、亦準此數、（延喜式）十八年敕禁官人百姓商旅、自豐前草野、豐後國埼、坂門等津、往還漕物者、但豐後日向兵衞采女資物等、由國埼津者、不在禁限、（類聚三代格）帝世僧行基、築攝津大輪田泊、和泉神前泊、（行基年譜）又定山陽西海南海三道舟程、自檉生泊至韓泊一日行、自韓泊至魚住泊一日行、自魚住至大輪田泊一

日行、自大輪田至河尻一日行、舟行爲之得便云、（本朝文粹）孝謙帝天平勝寶六年、敕太宰府、修南島樹牌、後著爲永制、（後以下、延喜式、○延喜式南作雨、蓋轉寫之誤也、）八歲太政官定山陽南海諸國舂米漕運法、今後宜從海路、若有漂損、依天平格徵納、但美作紀伊不在此限、廢帝天平寶字四年制、海運漂失之物、以部領使公廨塡納、當時每有興作、以其便漕運、多採材於近江、自小川津達於宇治津、榅榑六百材、漕功錢

三貫文、自宇治至泉津一貫八百文、又從勢多迄泉津三貫三百文、並給食米、其他柱桁等諸材、皆準榑給功食、（當時以下、東大寺正倉院文書）稱德帝神護景雲元年、以筑前宗形郡大領宗形朝臣深津夫妻、造金埼船瀨、共褒稱授位、光仁帝寶龜三年、太宰府言、壹岐掾上村主墨繩、送年粮於對馬、遇風漂失、宜依格令塡納、而墨繩款、漕運不違常期、風波之災、非人力所能制、所言有理、請今後覈虛實免徵、許之、

四年、先是朝廷禁渤海使船取路北海、令向太宰府、至此使者犯禁入朝、敕責其違約、爾後令更從舊例、然此後使者常貪便自北路、而朝廷不復禁絕也、然以下、日本後紀、日本紀略、天應元年、播磨人佐伯直諸成、進稻於造船瀨所、因褒授位階、桓武帝延曆四年、以大初位下日下連國益、獻稻船瀨、授外從五位下、八年、停攝津職勘過公私之使、尋以播磨美囊郡大領韓鍛首廣富、獻稻六萬束於水兒船瀨、授外從五位下、十年、播磨人出雲臣人麻呂、又進稻于水兒、因授外從五位下、續日本紀、十二年、廢攝津職爲國、十五年、太宰府奏、官民商旅、自草野國埼坂門等津、往還漕物、舊有嚴禁、而三津奸民、多違法令、不得禁斷、又雖有過所、不經豐前門司、咸集難波、請使攝津國司、勘檢過所、若無過所及門司勘過者、科罪、敕自後三津宜許公私往來、府仍舊給其過所、當處勘過、不須更經門司、但承前所禁、不在

聽限、長門伊豫亦宜承知、類聚三代格、十八年、敕、山城葛野川、近在都下、每有洪水、不得徒涉、大寒之節、人馬共凍、來往之徒、公私同苦、宜楓佐比二渡、各置度子、以省民苦、日本後紀、二十年、制、諸國輸送調庸、而或川津無舟梁、多爲民憂、貢調之時、令路次國郡、設舟楫浮橋、永爲恆例、日本紀略、平城帝即位、敕、關津之制、在察衆違、今聞長門國司、勘過失理、衆庶怨訴、自後不得更然、違者特寘重科、日本後紀、先此太宰府歲運島司防人等糧穀於對馬、凡二千斛、使管內六國送之壹岐、壹岐受而轉漕于對馬、至帝世停之、令六國直漕于對馬、其所費運賃雜用、三萬四千五十束云、三代實錄、其他採銀料米二千二百餘斛、亦分支於六國及壹岐、漕運極艱、其費亦夥矣、對馬貢銀記、勘仲記、初僧行基所築魚住泊、最爲入京要路、而風濤險惡、行舟多艱、類聚三代格、本朝文粹、至嵯峨帝時、與大輪田泊竝破壞、日本後紀、本朝文粹、弘仁三年、修大輪田

泊、（日本後紀）七年制、大輪田船瀨、造作訖功、宜廢造船瀨使、附屬國司、永預交替、相續令作、若致損壞、拘以解由、其收官私船米及役水脚等事、隨損多少、勘錄支度、先申後行、（類聚三代格）十二年越後國分寺尼法光、置船二隻於古志郡渡戶濱、幷建布施屋、附墾田、以資行旅、（河海鈔引國史）淳和帝天長元年制、諸國渡船、以二十年已上爲期改造、立爲永制、（三代實錄、永制據延喜式、）九年先是太納言清原夏野出私物修魚住

泊、至此奏言、鬻私以封物、修造魚住泊、加功已半、停泊稍便、請藉公力、以終其功、因敕使播磨國司次官以下一員、專當其事、以正稅充料、每季進功帳、既而功成、始得復舊、（既而以下、本朝文粹、）仁明帝承和二年制、尾張美濃界墨股河渡船二艘、尾張草津渡一艘、參河飽海矢作兩河各二艘、遠江駿河界大井河二艘、駿河阿倍河一艘、下總太日河二艘、武藏石瀨河一艘、武藏下總界住田河二艘、宜各加增

二艘、以正稅買備、五年制、造大輪田船瀨使所收勝載料雜物、及所役水脚等、每年四季造帳進官、其來尚矣、今檢彼帳、唯錄物色人數、無記其國船、覆勘不明、宜下符諸國、每年上申與彼使帳相共計會、錄向京公私船數勝載、及挾抄姓名、附告朔郡司年終總計造帳、附稅帳使言上、不得疏略、（類聚三代格）七年對馬言、本島海路危險、貢調公文、屢致漂沒、聞新羅船能凌風浪、請給一艘、許之、（續日本後紀）太

宰府言、按警固式、簡練舟楫主船之職、而今廢其官、不但闕警備、實關於漕運、請授新羅船於府衙、依樣製造、更置主船、令唐通事兼之、卽差傜丁、監護其船、許之、（類聚三代格）十二年始置船幷渡子于淡路及明石濱、以備往還、（續日本後紀）十三年制、諸司諸府粮給漕米者、例輸勝載料米斛別五合、有限之粮、因茲而闕、爾後宜免輸焉、嘉祥二年、先是造大輪田船瀨使、罷公私船水脚例役三日、至此讃岐綱

丁等、請免其役、官以其從停免、則船瀨難修、因制令南海山陽二道水脚、停身役輸役料、一人日米一升五合、至有造作、雇役當土、若其乖法強役者、罪以重科、文德帝仁壽三年、攝津言、大輪田船瀨石椋、動被風波破壞、其功程二十人以下、須支度申官修造、而待報之間、反致大損、請每歲以船瀨莊田稻二百束已下、國司檢校修理、若致大破、則申官營造、許之、（類聚三代格）是歲廢長柄三國兩河橋、準

堀江川、置舟二艘、通濟渡、遠江廣瀨河、舊備郵船二艘、而以水闊流急、行旅擁滯、更加置二艘、（文德實錄）清和帝貞觀九年、先是魚住泊、復壞、至此元興寺僧賢和、賢養等、請戮力營造、即下敕播磨、令助成功、賢和又言、近江和邇泊、承和中僧靜安所造、逐年漸頹、舟船遭難、公私運物、常致漂失、賢和自去春修繕、適得成功、但恐累年之後、重復頹壞、請令國司檢校修理、因制、永附國司續作、若致損壞者、拘

其解由、（類聚三代格）十一年詔、置半輸渡子二十五人於加賀比樂河、十二年制、北陸山陽南海西海等諸道、運官物於京、人物損失者、總計所乘之人、半分已上、乃從原免、後遵其制、但告隨近官司、令請證驗、若官司不加勘知、輒與公驗者、科處如法、（後遵以下、延喜式、）十五年太宰府奏、筑前言、諸國渡船、改替有期、而島門渡船二艘、不知何時始置、今既朽損、利涉失便、請以正稅買充、許之、當時紀綱稍弛、海賊

嘯聚、漕路多梗、備前官米為賊所奪、因敕山陽南海諸道捕賊、是後諸國數言獲賊狀、而其實國司欲消一境咎、不慮天下憂、終不窮討、故漕運數艱、（三代實錄）十八年泉橋寺言、本寺故大僧正行基為泉河假橋所建、而每逢洪水、行旅擁滯、仍置馬船二艘小船一艘、附屬本寺、至天長承和、充徭夫二人、而國吏稱非永例、不復充行、監護無人、屢致流失、請給浪人二人、免雜役、守寺及船橋、因令山城差充

之、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是年以太宰府請停管内六國漕對馬年粮、使壹岐營田運穀、陽成帝元慶三年復舊令六國作番、以次運送、以爲永例、三代實錄、令六國以下、延喜式、四年初弘仁中尼法光所置越後渡戸渡船布施屋等年久將廢絶、因令國司差徭五人、永以監守、河海鈔引國史、宇多帝寛平六年、上總越後等言、進貢調物、同漕官米、以船馬爲本、而上道之日、院宮司家使等、聚結徒類、強雇船馬、妨害漕運、官物爲之欠

失、綱領因茲逃竄、國之弊害、莫過於斯、請諭路次諸國、永息民憂、因敕、如此之事、已有禁制、曾無懲肅、責在國宰、宜戒飭路次諸國、特加厲禁、若有強雇者、準強盜科罪、醍醐帝卽位歳、先是修大輪田船瀬、至此功成、因制、船瀬修營既畢、然毎有風波、動被損害、加以暗愚之民、不顧公損、侵盜材木、以致頽壞、不加檢校、何絶煩費、宜令國司專一檢校、若有疏略、以致損破、遷替之日、拘其解由、昌泰元年、

以河内攝津公私牧野在河畔者、牧子寄事禁制、妨諸國漕船、好致掠奪、下敕使國司加糾察、近河五丈内、莫令妨制、犯者以強盜論、國司不糾、亦量科罪、類聚三代格、延喜十四年、初僧賢和修魚住泊、其後損壞、朝廷不復修造、長廢其泊、由是公私舟船、無詳遠近、落帆棄檝、覆溺相繼、官物損失、不可勝數、至是三善清行上疏、請修造此泊、不報、本朝文粹、延長五年修式、凡太宰貢綿穀船者、擇買勝載二百五

十斛以上三百斛以下、不著柁進上、便卽令習用柁、其用度充正税、凡山陽南海西海道等府國新任官人赴任者、皆取海路、仍令緣海國依例給食、其大貳已上、乃取陸路、凡難波津頭海中立澪標、凡太宰貢雜官物、到緣海國澪引、令知泊處、凡王臣家及諸商人船、許出入太宰部内、但不得由此擾勞百姓、及糴米買馬、若有違者、依法科罪、凡諸國海運向京者、北陸道越前自比樂湊、○本書加賀但載挾抄水

手等法、不擧津名、按兵部式及三代實錄、加賀有比樂驛比樂河、據此、比樂湊蓋加賀發津、本書恐有錯誤、然今莫所詳考、姑從舊文、以待後考、能登自加島津、越中自亘理湊、越後自蒲原津湊、佐渡自國津、皆漕敦賀津、自敦賀津運鹽津、自鹽津漕大津、若狹自勝津漕大津、並自大津運京、山陽南海諸道、皆自國漕與等津、自與等津車運至京、但美作自國運備前方上津、餘同上、太宰府自博多津漕難波津、餘準山陽等國、參河遠江因幡、又有用海運者、凡舟賃及挾

抄水手給稻、隨遠近有差、其路粮亦依上下有增減、凡桴擔、榲榑五十材、各長一丈二尺、廣六寸、厚四寸、積一十二萬材、實子三十五枚、各長二丈一寸、方四寸、積一十一萬七千六百材、七八寸桁八枚、各長二丈二尺、積九萬八千四百材、各爲一桴、自餘雜材、大者準桁、小者準實子、凡榑一材桴功、自近江大津至山城宇治津、自宇治至前瀧津、並一文半、自丹波瀧額津至山城大井津亦同、延喜式 村上帝天曆元年、任造輪田使、日本紀略

一條帝永延中、尾張郡司等訴云、本國馬津渡、海道要津、官使上下之所由、水路頗艱、宜買置渡船、而守藤原元命雖立用於官帳、而不置一艘、令津邊居人、以小舟濟渡、不免覆溺、大爲百姓之患、望請官裁置舟航、以供往還、尾張國解文 後冷泉帝治曆元年、以越中請敕禁近江鹽津大浦木津若狹氣山越前敦賀等津吏、稱勝載料、割取調物、勘仲記 近衛帝康治元年、先是船舶經門司關者、皆納勘過料、

是歲、廳宣太宰在廳官、令免三宅寺運上年貢船二隻勘過料、醍醐寺雜事記 勘過卽勝載料也、勘仲記 高倉帝時、平清盛以輪田埼地勢險惡、巨浪侵齧、公私久艱於轉漕、覆沒相繼、欲築一島泊、以便行旅、然風濤衝激、成而復壞、淸盛憂之、使阿波重能督役、命集大小石、每石寫一切經一字、塡之以鎭、又請官令河內和泉攝津及山陽南海二道諸國、每田一町、畠二町、各充人夫一人、東海西海二道雜物運

上船到此者、留役其梶取水手三日、既而功成、名曰經島、是後行旅免患、漕運永賴其利、參取山槐記、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長門本平家物語。順德帝建曆二年、先是諸國地頭課津料河手等税、以爲得分、至此鎌倉議將停之、以地頭等愁訴而罷、建保三年、命諸國地頭、無令旅客苦津濟、船賃用度、充以料田、後堀河帝寬喜三年、北條泰時以海船遭難、漂到他境者、地頭等皆掠奪貨物、下令禁之、若有損物、使糾返之、犯法

者注進交名、若有以下、貞永式目追加。貞永元年、僧往阿彌陀佛申請、築和賀江島、便泊舟、泰時嘉之爲給資、諸人又助之、既成、號曰和賀江津、後深草帝建長六年、鎌倉定遣宋船數、以五艘爲限、東鑑。龜山帝弘長二年、禁諸國承久以後新收河手者、後宇多帝弘安四年、又令津料河手等、既經許可者、宜仍舊徵納其私課之者皆從停止、以祛百姓之煩、至七年、更令河手津泊市津等料、一切停禁焉、新編追加。後二條帝乾元元年、安東爲條者、自出資財、築播磨福泊、當賀古河口、造石塘海中二町餘、停泊之便、與經島相比、商估輻湊、後四十餘年、塘內淤塞、無復修治者、終至衰頽、峯相記。後醍醐帝嘉曆二年、敕攝津兵庫渡邊神崎三津、自今後八年間、雖諸社神人供祭人及供御人等船、皆徵商錢、以充修大佛殿料、鎌倉極樂寺所藏文書。至元弘建武之間、四海搶攘、糧運尤爲急務、而諸道梗塞、士卒難轉漕、足利氏雖據京

師、然上下窮困、漕事無能得其要領者、太平記。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十五

市肆交易　貨幣　度量權衡

市肆交易、太古神聖經營天下、有穀粟布帛銅鐵珠玉之用、則必有通有無之法矣、自雄略帝後、京畿有餌香市、海石榴市、阿斗桑市、

有市司以管之、商賈來往交易、官從加之征、〔日本書紀〕崇峻帝遣上毛野久比于吳、得吳權、始定物輕重交易、其子宗麻呂、舒明帝時、賜姓商長首、蓋掌交易估價之事、〔姓氏錄〕大化改制、罷市司征、從是市肆之征無聞矣、〔日本書紀〕大寶制、置東西市司、以掌市政、凡市恆以午時集、日入前擊鼓三度散、凡市每肆立標題行名、市司準貨物時價爲三等、十日爲一簿、在市案記、季別各申本司、凡官與私交關、以物爲價者、準中估價、即懸評贓物者亦如之、凡出賣者、勿爲行濫、其橫刀槍鞍漆器之屬、各令題鑿造者姓名、凡以行濫之物交易者沒官、短狹不如法者還主、凡除官市買者、皆就市交易、不得坐召物主、乖違時價、不論官私、交付其價、不得懸違、凡在市興販、男女別坐、凡賣馬牛、責保證立私契、凡皇親及五位以上、不得遣帳內資人及家人奴婢等、定市肆興販、其於市沽賣、及遣人於外處、貿易往來者、

不在此例、凡官司未交易之前、不得私共諸蕃交易、爲人糾獲者、二分其物、一分賞糾人、一分沒官、若官司於其所部捉獲者、皆沒官、凡弓箭兵器、並不得與諸蕃市易、〔令義解〕元明帝和銅二年、制交關雜物、因價輕重、用銀錢銅錢、四年定錢穀貿易之法、令百姓交關、各得其利、元正帝養老六年詔曰、市頭交易、元來定價、比日以後、多不如法、本源欲斷、則有

廢業之家、末流無禁、則有姦非之徒、更量用錢之便宜、欲得百姓之利潤、宜用錢二百、當銀一兩、其物價貴賤、隨時平章、永爲恆式、如有違者、職事官主典已上、除卻當年考勞、自餘不論蔭贖、決杖六十、廢帝朝、美作介縣犬養宿禰沙彌麻呂以不據時價、抑買民物等罪免官、稱德帝神護景雲二年、賜左右大臣等太宰綿、令其私買新羅交關物、光仁帝寶龜元年、以民使毗登日理、權任會賀市司、餌

香市至此尚存也、續日本紀○會賀餌香音訓通 桓武帝延曆六年、以王臣國司等、爭買狄馬俘奴婢、規利之徒、因行剽竊、百姓亦與夷俘交易、賣與綿鐵等、敕禁之、十年以公私交易榑材、多有違法、不中支用、下令諸國、以長一丈二尺、廣六寸、厚四寸爲度、十五年制、賣買步板厚二寸五分已上、簀子方四寸、檜皮短者三尺、長者四尺爲定、類聚三代格、檜皮以下、參取明文鈔引弘仁格 十七年以諸國交易、姦吏私立估價、貴時彊與賤價、賤時詐注貴直、遂事割截、枉規利潤、尤爲民害、敕令其改前過、候物賤之時、充和市之價、依實言上、類聚國史 十八年敕禁皇親預以祿物、賤價賣與豪民、二十一年敕、渡島狄來朝、例貢雜皮、而王臣諸家、競買好皮、以所殘惡物擬進官、先既下符禁制、而出羽國司等、猶寬縱不遵奉、宜嚴加禁斷、類聚三代格 平城帝大同元年、以水旱穀貴、遣使封左右京及山埼難波二津酒家甕、日本後紀 淳和帝天長五年制、私

與蕃客交關者、法有恆科、而人愛遠物、爭以貿易、宜加禁遏、違者決杖一百、王臣禁使者奏上、國司阿容及自買、殊處重科、八年又制、愚民傾資、競買新羅交關物、耽外土之聲聞、蔑境內之貴物、宜使太宰府嚴施禁制、勿令輒市外商雜物、一色已上、簡定適用物、附驛上進、不適之色、府官撿察、遍令交易、其直貴賤、一依時價、若有違犯、必處重科、仁明帝承和初、衞府人等往市、強買不止、又主殿主鷹

織部等寮司雜色驅使、及犬飼餌取等、惡行亦甚、市廛爲之荒廢、左右京職上言、請衞府令本府解卻、自餘雜色、京職決罰、從焉、類聚三代格六年陳唐貨於建禮門前、令内藏寮官人及内侍等交易、名曰宮市、九年前此弘仁十一年班式、錦綾絹調布絲綿紵染物縫衣續麻鐵櫛染革帶幡油土器、絹冠牛等物、令東西二市得興販、至承和二年制格、折衷彼此、諸物皆興販於西市、七年定式、復依弘仁制、

於是百姓咸聚東市、而西廛自空、公事亦闕、至此西市司奏之、乃敕宜依前格、勿據新式、嘉祥二年、初承和七年定諸國穀直、至此穀價踊貴、錢幣差賤、而諸國猶守舊程、不隨時宜、因敕改前令、一從今日、因陸海之輸、準京師之法、定其估價、立爲恒例、續日本後紀清和帝貞觀十三年制、頃年市司所進估價帳、不據時價、浪陳憑虛、加以一物之價、東西不同、賣買之輩、彼此相疑、非唯民迷惑、還多致公損、

宜令加譴責、依實造進、類聚三代格十四年渤海來朝、令内藏寮與蕃客回易貨物、又聽京師人及諸市人、與之私相市易、以官錢四十萬、賜其國使等、喚集市廛人、以中土物品、賣與客徒、陽成帝元慶三年、先是太宰府請、每唐人來、募貨物直、借用庫物、交關畢後、以砂金充官綿、總計返納其砂金一兩、充綿十六屯、絹一匹充十四屯、而府司不能勘、及至交替、新司以實違官帳、不敢受領、但去年官符、免

從前交易負金三百六十餘兩、請準彼例被處分、至是敕、庫物之代、砂金六百六十三兩、水銀一百七十五斤、注附官帳、五年敕左右京職、減定材木直、七年渤海使來聘、内藏頭和氣朝臣彝範率掌客使、向鴻臚館交關、光孝帝仁和元年、唐商到太宰府、乃敕府司、禁王臣家使及管内吏民、私以貴直、競買唐物、三代實錄醍醐帝延喜三年敕、頃歲唐船初來、官使未到、而諸院宮王臣家、遣使爭買、豪民又

愛遠物、踊直貿易、因茲貨物價直、定準不平、是因關司不審勘過、府吏不務檢察也、自今後府司宜據法條交易、嚴禁橫濫、違者沒物科罪、（類聚三代格）其後頒式、定東西市交易法、凡東市五十一廛、西市三十三廛、每月十五日以前集東市、十六日以後集西市、每廛立榜題號、凡東絁羅巾子帶布苧木綿韜筆墨丹藥珠玉香兵器鞍具金鐵木器漆醬蒜麥海菜馬等廛、設于東市、綾紗橡帛裙帶幡調布綿麻續麻簑笠未醬糖牛等廛、設于西市、錦絹幞頭縫衣紵染草櫛鍼菲油米鹽索餠果子心太魚藻雜染物土器等、皆聽兩市販賣、各依其廛、隨色交關、不得彼此就便違越、凡衞府舍人等、不得帶劍入市、凡市人集時、彈正入市、召市司、令市廛靜定、每肆巡行、糾彈布帛短狹、造物濫惡、兵器不題鑿造者姓名、及皇親五位以上、遣帳內資人、若家人奴婢等興販、與百姓俱爭利者、凡市司每月勘造估價帳三通、送京職、職押署捺印、一通進官、一通留職、一通付司、凡賣買不和較固者、市司追捉勘當、凡商賣之輩、估價之外、若有妄增物直者、不論蔭贖、登時見決、（延喜式）此後市政闕而不詳、若夫物價之法、隨時低昂、以適其宜、固無一定之制、唯穀粟布帛鹽鐵等價直可考者、略加採錄焉、和銅制、穀六升直錢一文、布一常五文、聖武帝天平元年、定諸國

兵衞資物輸法、令本郡郡司進所司、其輸以上絁一匹充銀二兩、上絲小二斤、庸綿小八斤、庸布四段、米一斛、竝充銀一兩、依當土所出、準銀二十兩、（續日本紀）當時諸國市價、大和小麥一斛直稻二十束、和泉大小麥價直亦同、尾張胡麻子一斗三束、荏莨子竝一斗二束、稗一斗一束、絹一丈綿一屯竝十三束、絲一斤六十束、鐵一斤六束、駿河大豆一斛十束、絁一匹一百一二十束、布一段十束若十二束、絲準尾張、綿一斤可二十二束、鹽三升一

束、鐵一斤四束五把、伊豆大豆一斗可二束、鹽一斗可三束四把、生絁一匹一百束、絲一絇十二束、布一端二十束、庸布一段十束、越前莨子一斛二十束、絲一斤二十五束、鹽一升半束、但馬緋絁一匹六十八束、絁減八束、絲一斤十束、綿一斤五束、布一段二十五束、鹽一升一束、周防絁一尺一束、布一丈四尺十束、綿一屯六束、絲一兩二束、鹽六升一束、鐵十斤三束或二束半、寶字中、米一俵準錢

二百八十文、大小豆一斛各二百八十文、綺一丈二十文、東大寺正倉院文書、小豆綺據東大寺古文書、及末年兵旱饑饉、至米一斛直千錢、續日本紀 寶龜時、布一端二百文、東大寺古文書○按東大寺要錄、載駿河上總等十餘國封物直錢直米等法頗多、然年代不詳、故不錄、承和五年、定太宰管内地子交易法、綿一屯直稻八束、續日本後紀 貞觀八年、先是左右京白米一升直錢二十六文、黑米十八文、至此穀價騰踊、東西津頭白米一斛七貫二百文、黑米四貫四百文、太政官

更議、增京邑估價、定白米一升四十文、黑米三十文、九年京邑飢、米價騰躍、一斛新錢一千四百文、因糶官米、每一升新錢八文、買者雲集、十二年定交易商布直稻十束、凡商布直六束、元慶三年、令常陸折年料調布直端別十束、例進商布直段別三束、交易進上、仁和初、稻一千束直新錢二十貫文、三代實錄 至延喜九年、定常平所穀直、每升寬平錢三文、西宮記、扶桑略記裏書、時以諸國物價、固有差別、而徵地

子交易物、不問國法貴賤、槩納絹一匹直稻五十束、綿一屯一百束、調布商布鍫鐵等、皆無準的、十四年敕定絹布等價直、國各有差、伊勢伊豆甲斐若狹丹後但馬安藝絹各一匹直稻六十束、丹波因幡美作伊豫各五十五束、筑後豐前豐後肥前各八十束、越後七十束、下總調布一端二十束、武藏安房佐渡各三十束、上總四十束、下野商布一段二十束、甲斐上總常陸信濃下野各十束、駿河飛

驛原各十束、今定各六束、相模石見綿各一斤八束、長門六束、伊豫肥前豐後各十束、備中備後鍪各一口三束、伯耆備後鐵各一挺六束、出雲備中各五束、以爲定法、但有麤惡者、隨減其價、(政事要略)及修式、更定祿物價法、國各有高下、與前所定物價、大同小異、又定驛傳馬及皮革直法馱賃船賃等、(延喜式)並略見于上、朱雀帝天慶二年以後、米價騰貴、一升直錢十七八文、(外記日記)村上帝天曆元年、廷議

減雜物價直、(日本紀略)三年定調布一端直一百三十文已下、至應和、改爲新錢六十文以下、(法曹類林)圓融帝天延二年、高麗交易使藏人所出納國雅(闕○姓)獻交易貨物、華山帝卽位初、米貴物價大增、鹽一籠一貫六七百文、每升五六十文、(日本紀略)寬和二年、定京師估價法、(日本紀略、外記日記)調布一端直錢一百文、餘不能考、(西宮記)一條帝正曆元年、遣式部大丞藤原伊祐於太宰府、市易宋貨、(外記日記)長德二年、米價踊

貴、(日本紀略)是時贓物直法、米一斛直錢一貫文、稻二束一百文、麥五斗二百五十文、其他絹一匹一二貫文、綾一匹四貫文、麻布一段七十五文、手作布三四百文、綿一屯一百五十文、(西宮記)長保二年、太宰府與宋商互市、金一兩擬直米一斛、宋商不肯、乞充三斛、府奏之、廷議因以二斛爲定、(權記)後朱雀帝寬德中、周防綿一屯準米六升許、後冷泉帝永承康平間、上總調細布一端直錢八十文許、望陀布

七十文、庸布五十文許、近江絹一匹直米一斛、美濃調絹一匹三斛、若狹絹一匹及手作布一段並一斛、細美布一段一斛至三斛、八丈絹一匹五斛至十斛、鹽五合一升、讚岐絹一匹三斛、手作布一端一斛、鹽一斛二斛、鐵一挺二斗、伊豫綿一兩五斗、後三條帝延久元年、紀伊調絹一匹直米一斛二斗、庸綿一屯一斗二升許、鹽與米同稱、(東大寺古文書)二年定絹兩數、匹別三兩二分、(扶桑略記)四年定估價法、

百錬鈔其明年絹一匹直米一斛、細布一段五斛、餘無所見、白河帝承保中、綿一兩直米五斗、東大寺古文書堀河帝寬治六年、廷議商客往來契丹事、嘉保元年、前太宰帥藤原伊房坐私遣人于契丹、交易貨物、貶奪官位、百錬鈔、嘉保以下、參取尊卑分脈、康和中直法、遠江調絁一匹米九斗一升許、庸絲一絇六斗五升有奇、鳥羽帝保安中、駿河調絁一匹二斛、庸布一段三斗有奇、崇德帝大治中、美濃調絹一匹直米二斛、

調綿一屯三斗、調鐵一挺二斗、調鍫一口一斗、東大寺古文書至保延四年、定估價法、依延久例、及高倉朝、物價不齊、爭訟競起、治承三年、帝使藏人頭藤原通親傳旨廷臣曰、當今估價之弊日甚、商賈背法、人民愁訴、其猶用保延之法乎、然驪翰已移、時俗難隨、將更定新制乎、就中錢貨直法、實違皇憲、雖宜停止、而古今非無其例、除私鑄錢外、交易之事、且從寬宥、而其估直之法、準寬和之制乎、將依諸國

當時濟例乎、其議定之、明法博士藤原基廣曰、近時民間恣買用宋國錢貨、雖事異於私鑄、理當停止、而今議者不禁其行用、甚無謂也、右大臣藤原兼實曰、估價之濫、國家衰弊之所由、宜先令法家勘申本條、使廳注進前例、然後校勘色代檢納之制、與諸國濟例、以定其法、今考天曆應和寬和延久等制、唯延久制詳悉、尤適今日、當行中估法、凡賣人高直、買者減直、折中裁斷、謂之中估法、玉海不審

其議行乎否也、四年宋船來輪田泊互市、京官或遣人交易藥物、山槐記此時遠江調絹一匹直米一斛、庸絲一百絇十一斛云、神宮雜例集及源賴朝開府于鎌倉、天下財賦之權、亦歸于關東、後鳥羽帝文治五年、賴朝命葛西清重綏撫陸奥、清重乃開市以通貿易、賴朝賞之、建久中、上品八丈絹一匹、及染衣一裁、價竝二十文、紺布及藍揩準布一段竝二文、東鑑時朝廷更定錢直法、米一斛直錢一貫、法曹至要

鈔順德帝建保三年、鎌倉令定市中商賈員、東鑑後堀河帝寛喜二年、議定米價、準建久法、百錬鈔貞永元年、京師姧民橫行、妨害和市賣買、北條泰時下令懲肅、四條帝仁治元年、鎌倉定賣買法、禁止強買、後深草帝寶治二年、又定市中商戸色數、東鑑建長元年、朝廷議定估價法於記錄所、明年下其法於商人、百錬鈔四年鎌倉以旱禁府下及諸國沽酒、毀封府下酒壺三萬七千二百七十餘口、五年鎌倉

以薪炭等雜物價漸騰貴、加之材木寸尺不如法、北條時賴命奉行人、定其寸法及估價、炭一駄薪三把、竝價一百文、萱木及藁糠各一駄五十文、且禁強買賤價、六年定遣宋交易船數、以五艘爲限、又定炭薪萱等物價、令依舊交易、東鑑後宇多帝弘安七年、又禁沽酒及強買、新編追加後二條帝嘉元中、京師白米六升價一百文、糯米一升十七文有奇、布一段三百文、加茂神社舊記後醍醐帝元亨二年、大旱飢、

粟一斗至錢三百、乃敕定穀價糶之、及元弘建武之亂、京中商賈皆廢、人民流亡、足利尊氏據京師、遣人蒙古、齎珍奇互市、太平記至後小松帝時、足利義滿以筑紫商人肥富爲使與明通信、自是以勘合印爲信、往來交易、以辦國用、康富記、善鄰國寶記明人最貴中國刀扇及硫黃、一刀直八百或一貫者、在彼定價不下五貫、餘物亦準之、獲利尤夥云、臥雲日件錄貨幣、太古金有銅鐵二品、用以製器物耳、日本

書紀、古事記、古語拾遺素戔嗚尊往來韓地、視其多產金銀、欲採運以供國用、乃造船舶、號曰浮寶、然貨財之用無聞也、仲哀帝西征、神憑皇后曰、海外有寶國、曰新羅、地多金銀、我將授之帝、會帝崩、皇后遂越海取三韓、於是韓人朝貢、首獻金銀、故稱三韓曰銀鄉、又曰金銀蕃國、貨幣之興、蓋始于此、顯宗帝時、銀錢始見、皇極帝元年、遣使難波津、檢高麗所貢金銀、天武帝二年、對馬守忍海造大國貢白金、中

國出白金始此、故當時獻之神祇、頒之羣臣、授大國位小錦下、七年新羅貢金銀、併獻皇后太子、九年又貢金銀銅鐵、其獻金銀於皇后太子如前、十一年敕、用銅錢勿用銀錢、尋開其禁、銅錢始見、○按伊呂波字類鈔云、天武帝五年、始置鑄錢司、據此、銅錢蓋當時所鑄也、朱鳥元年、新羅貢金銀、持統帝二年、又貢金銀銅鐵、五年伊豫守田中朝臣法麻呂獻宇和郡御馬山所出白金三斤八兩、鉚一籠、八年以直廣肆大宅朝臣麻呂、勤大貳臺忌寸八島等任鑄錢司、鑄錢司始見、日本書紀文武帝二年、因幡周芳獻銅鑛、伊豫伊勢獻白鑞、伊豫又獻鑞鑛、是歲令對馬冶金鑛、三年置鑄錢長官、四年丹波獻錫、續日本紀大寶元年定令、凡錢及金銀銅鐵、大藏省掌之、凡國內有銅鐵、官未採者、聽百姓私採、凡山澤有金銀等、堪供國用者、皆申太政官奏聞、令義解是歲遣使陸奧冶金、已而對馬貢黃金、○水鏡、扶桑略記、竝爲白金、因以建元、先是右大臣大伴

宿禰御行建議、遣大倭人三田首五瀨於對馬冶金、至此五瀨獲黃金獻之、以爲島地所出、因賜五瀨封五十戶田十町、及絁綿布鍬、島司郡司、及獲金者家部宮道等、進位賜物、以御行旣薨、賜其子御依封百戶田四十町、後五瀨姦詐漸露、世言御行爲五瀨所紿也、後以下、本書注引年代曆、○按對馬出銀、天武以後、至後世無絕、而出金唯此一次、後莫復所見、蓋島本不產金、五瀨或取之韓地獻貢、以欺朝廷、而史不書其首末、或有所諱也、年代曆說、蓋得其實、故今取之、三年使紀伊阿提飯高牟漏三郡貢銀、元明帝和銅元年、武藏秩父郡獻和銅、帝以爲神祇所佑、因詔改元大赦、普宣恩澤、始置催鑄錢司、使多治比眞人三宅麻呂掌其事、始行銀錢代舊錢、又命近江鑄銅錢行之、其文竝曰和同開珎、錢形正圓、中開方孔、周緣孔邊肉起、亦作方圓、其一面孔之上下左右、書字記錢名、凡歷代造錢、皆仍其制、或配紀元、或命美號、唯大小輕重、隨時有異耳、其文以下、據見存品、○按和同銀錢、以今稱稱之、徑八分、重二錢一分強、銅錢

徑同上、重一錢、或八分、又津逮秘書所收泉志載此錢云、徑寸重五銖、其文隸書、蓋謂銅錢也、二年詔曰、國家爲政、兼濟爲先、舍虚取實、物理當然、曩頒銀錢代前錢、復行銅錢、聞姦盜逐利、私鑄紛然、混亂官貨、今後私鑄銀錢者、其身沒官、財賜告者、姦濫尤甚者、加杖二百及徒罪、知情不告者、與同罪、又制、凡交關雜物、價錢四文以上、宜用銀錢、三文以下用銅錢、尋廢銀錢、專用銅錢、時鑄錢司在河内、太政官議定其官屬考祿、三年太宰府播磨

獻銅錢、是歲又禁天下用銀錢、四年詔曰、夫錢所以通財貨易有無也、今百姓狃習舊俗、未覈其理、稍辨賣買、絕無蓄積、宜從貯錢多少、分等授位、其從六位以下、貯錢十貫以上、進位一階、二十貫以上進二階、初位以下、每五貫進一階、初位進入從八位下、以十貫爲入限、其正六位以上、貯十餘貫者、臨時聽敕、或借他錢得官者、其錢沒官、身徒一年、與者同罪、又敕、今許貯錢者進位、恐百姓趨利、或多私鑄、而私鑄之律猶輕、宜權立重法禁未然、凡私鑄錢者斬、從者沒官、家口皆流、五保知而不告者、與同罪、不知情者減五等、其錢雖用、悔過自首者、減一等、未用自首免罪、若容隱知而不告者、與同罪、告者同自首法、尋復制貯錢敍位法、無位七貫、白丁十貫、並爲入限、其餘並如前、明年以役民運腳、還鄉之糧、無由得達、敕諸國割郡稻、以貯便地、使行旅齎錢爲資、到處交易、以息重擔、且知用錢

之便、是時朝廷太貴錢幣矣、六年詔、任郡領者、雖其材識堪用、而貯錢不滿六貫者、自今後不得遷任、又諸國行役之民、多齎資粮、常苦重負、宜各持一囊錢、以自資給、令國郡司募富民、置米路側、任其賣買、年中賣米一百斛以上者、以名奏聞、又賣買田以錢爲價、不得以他物代之、若有犯者、田貨並沒官、且科違敕皐、國司郡司、不加檢校者、計違降第解任、當時給祿或交錢貨、調庸亦時收錢、而市

易則與穀帛兼用。至後世常因其法。後世以下、三代實錄、東大寺正倉院文書、東大寺古文書。是歲敕諸國所產銀銅等具錄言上。七年制、自後不許擇官錢、違者杖一百、若其濫錢、主客相對破之、卽送市司、元正帝靈龜二年敕、太宰府民家藏白鑞者、加禁不止、隱藏賣買、故鑄錢姦民、多逞巧詐、連及陷辜、其數不尠、宜嚴禁之、其捜獲者、宜納之官司。養老五年、復行銀錢、定其價、以銀錢一當銅錢二十五、銀一兩當一百錢、明年

又改二百錢當銀一兩。聖武帝天平二年、先是鑄錢於長門、令周防採冶熊毛吉敷二郡銅、充鑄錢料。七年更置鑄錢司。天平感寶元年、陸奧小田郡始貢黃金。帝酷信佛法、謂開闢來黃金皆係外蕃貢獻、今中國始出、是繇盧舍那佛所貺、乃率皇后太子羣臣、幸東大寺拜佛、免小田郡調庸、沛恩遂被及於天下矣。是歲陸奧所貢黃金凡九百兩。是後令多賀以北諸郡、調庸皆輸黃金。孝謙帝天平勝

寶二年、駿河守楢原造東人獻廬原郡多胡浦所出鍊金沙金各一分、東人以下皆有賞。廢帝卽位、以特恩聽藤原仲麻呂鑄錢。天平寶字四年敕、錢之爲用、尤爲利便、頃者私鑄漸多、姦濫殆半、今遽禁斷、恐致騷擾、宜鑄新錢、與舊竝行、以益上下、其新錢曰萬年通寶、〇按徑八分強、重一錢二分、或一錢、泉志載此錢云、徑寸重五銖、其文隸書、一當舊錢之十、銀錢曰太平元寶、〇銀錢今不見存者一當新錢之十、金錢曰開基勝寶、〇按徑八分、重三錢一分強、

一當銀錢之十、金錢始見、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鑄新錢曰神功開寶、一〇按徑八分強、重一錢五釐、又八分強、或七分五釐、泉志載神功開珍、徑量書法、竝與萬年錢同、蓋此錢也、與前新錢竝行、明年私鑄者甚衆、命配鑄錢司驅役、帝時又鑄錢於田原、置田原鑄錢長官。光仁帝寶龜三年、太政官奏、寶字中鑄新錢、與舊竝行、今年序已遷、新錢漸賤、限以格時、事極不妥、百姓償債者、以新錢一貫當舊錢十貫、據法似愜、價實懸隔、是以人情擾亂、多致喧

訴、請新舊兩錢同價施行、奏可、是後停舊錢行新錢、百姓蓄舊錢者、皆憂無用、至十年敕聽新舊同價竝行、十一年改定私鑄錢之律、先是勝寶中制、首降一等處遠流、從及家口仍舊、至此制、從徒三年、家口二年半、桓武帝延曆初、以錢價既平、詔廢鑄錢司、至九年復置、（續日本紀）十五年木工允上道廣成採進備前銀、褒授外從五位下、（日本紀略）尋鑄新錢、詔曰、頃者私鑄滋起、姦僞紛然、交關輕賤、不堪實用、思欲禁止、何能懲肅、應須平量以救流弊、故改鑄新錢、文曰隆平永寶、（〇按經八分強、重九分九甃、又七分五甃、）一當舊錢十、新舊兩種竝行、但舊錢自來歲限四年停廢、（日本後紀）是歲使對馬以例舉大豆遺及租地子穀、充採銀料、（三代實錄）初自和銅中下蓄錢敍位之令、人民知貨幣之利、爭蓄錢貨、進奉以求爵位、其弊漸滋矣、（參酌續日本紀、類聚三代格大意、）至十七年敕曰、外國吏民多貯錢、京畿匱乏、今後宜降嚴制、其所有錢悉皆納官、

以正稅準價給之、若隱匿不進、被人告訐者、科違敕辠、告者賜五分之一、但伊賀近江若狹丹波紀伊、不在禁限、（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十九年遂降敕禁百姓納錢求爵位、（類聚三代格）平城帝大同三年、以民閒新錢未多、敕令新舊竝行、以濟匱乏、嵯峨帝弘仁元年、鑄錢司用剩銅、鑄新錢一千四十貫進之、鑄錢長官至容作兒、授位賜物有差、（日本後紀）七年廢司、九年改長門國司爲鑄錢使、定長官以下鑄錢師造錢型師等員、（類聚國史）是後司頗有沿革、見于職官志、時改鑄新錢、文曰富壽神寶、（日本紀略〇按徑七分五甃強、重一錢、或八分五甃、）十一年制、大藏省檢納新錢、雖文字不鮮明、而不失體勢、及有小疵者、竝不妨通行、（三代實錄）定爲永例、（延喜式〇按類聚國史、弘仁七年、左右馬寮奉獻開錢四百貫、開錢不審爲何錢也、或云蓋開元錢、當時兼用唐錢也、然未得其證、附竢後考、）當時鑄錢、每歲以五千六百七十貫爲定額、十二年鑄錢使以採銅乏少、請減定三千貫、若銅物豐盛、亦從倍鑄、不必限數、敕以

三千五百貫爲額、其年料用銅一萬六千三百三十三斤餘、鉛八千一百六十六斤餘、令長門採送、然國司掘採、常不能給、類聚三代格淳和帝初年、以長門鑄錢勞異他國、加旱疫民飢、特免本年庸、類聚國史天長三年、以轉舊錢鑄新錢、命停鑄錢料銅、令進年料熟銅一千斤、至六年命以一萬一千貫爲定額、其用銅五萬一千三百三十三斤、鉛二萬五千六百六十六斤餘、帝世移鑄錢司於周防、仁明帝承

和元年、司以舊錢既竭、無銅可鑄、申請依舊充給、因令長門準一萬一千貫用料、採送銅鉛、類聚三代格二年以錢貨漸賤、詔鑄新錢、曰承和昌寶、○按徑六分五釐、重七分強、或六分、一當舊錢十、許新舊竝行、以下野武茂山出沙金、授其山神從五位下、三年以陸奧八溝山多出沙金、助遣唐使之資、充封戶於黃金神、令石見百姓四人習採銅術、免其雜傜、續日本後紀八年長門言、自承和元年以來、鑄錢司準一萬一千貫用度、令採送銅鉛七萬七千斤、今覆舊例、七萬七千斤、是鑄送古錢之用度、而非新採之所能辦、請自後銅鉛各萬斤、定爲年料、乃敕宜準三千五百貫用度採送、初鑄錢司所用雜物、使備後周防長門伊豫筑前豐前肥後七國輸送其料、至十四年司奏、諸國所輸料物、或冬月始送、或逾年方達、故鑄造不成、四季闕貢、請令諸國料物、每年二月二十日以前運訖、若有逋員、準數奪公廨、奏可、類聚三代格司

又請遷司家於瀉上山、許之、續日本後紀嘉祥元年、長門言、鑄錢料物、須隨符旨依數採送、而物在土中、掘採無定、請雖有未進、停沒公廨、許之、類聚三代格尋以祥瑞故、改鑄銅錢、曰長年大寶、○按徑六分強、重五分強、或四分、一當舊錢之十、新舊竝行、二年使周防守丹墀眞人弟梶兼鑄錢使長官、續日本後紀自是周防守往往兼鑄錢之職、清和帝貞觀元年、以長門醫師海部男種麻呂爲採銅使、敕三歲中所進銅鉛、各滿三

千斤者、借授五位、後三歲其數不減、卽爲眞
是年以錢稍賤、鑄新錢、曰饒益神寶、○按徑六分強、重六分、或四分五釐、新舊通行、一以當十者、竝如前、七
年以京畿及近江商民、任意擇棄惡錢、率十
墊二三、貧民苦於賣買、申弘仁制、嚴加禁止、
違者決笞、太宰府言、對馬銀穴在下縣郡、自
高山底鑿巖窟四十許丈、白晝執炬以入、頃
歲處處崩壞、大費功力、且去夏雨水、穴中皆
盈、司輒私穿開、費用難辨、請準延曆十五年

例、以本島大豆租地子等合二百斛充之、使
其開鑿、許之、對馬採銀、地極險艱、穿壙漸深、
穴中暗黑、三人爲一番、一人執炬、二人從進、
所採壙物、置之山頂受風之處、以火燒水洗、
灰爲鉛錫、得銀滿一千二百兩、以爲年輸、其
來於太宰府、特發專使、進藏人所、水陸遞送、
疲勞官民、且採掘歲久、壙深及二三許里、若
雨潦盈穴、卽三四百人連坐壙內、汲水傳出、
用功尤夥、凡人夫所須年糧米二千二百餘

斛、支分於太宰管內諸國、漕運亦艱、其費民
力不可稱計云、對馬採銀以下、朝野羣載、尋命木工寮、採
銅於山城相樂郡岡田鄕、卽舊鑄錢司地也、
因定二十餘町、爲採銅之地、至九年返賜其
地於左大臣源朝臣信、但公家採銅如舊、是
歲敕、延曆中禁畿外國民貯錢、而今諸國富
豪、猶事貯積、邊鄙已欠通用、朝家永勞鑄作、
宜令伊勢志摩美濃越前丹後但馬等諸國、
及山陽南海太宰管內、更施嚴制、禁斷貯錢、

違者科罪、一如先格、唯告者給三分之一、敕
到之後、三十日內、國司勘錄鏹數上聞、搜勘
無私、言上合期者、不論多少、特加褒擢、其伊
賀近江等五國、前不在禁限者、宜聽貯用、仍
禁貯蓄、三代實錄十年檢非違使言、私鑄錢者沒
入其田宅資財、雖法條不載、而使等行來成
例、請編之朝章、嚴遏奸慝、從之、類聚三代格十一
年停遣採長門銅使、委國宰採貢、置採山城
岡田山銅使、十二年以交易多弊、改鑄新錢、

曰貞觀永寶、○按徑六分強、重七分弱、又五分五釐、或五分、當十通行、竝如前、令備中備後採進鑄錢料銅、是年鑄錢司進新錢一千一百十貫、時以司在周防、道遠不便、別令山城葛野郡鑄錢、獻其新錢於宗像櫟谷等五神、謂爲早穗、猶傚五穀例也、後以新錢制太濫、民人厭棄、譴責鑄錢司、十七年命大和國司、追捕私鑄錢者、三代實錄十八年採長門銅使鑄錢司判官弓削秋佐奏、國須採部內銅、全輸鑄錢司、而檢校疏略、無勤送納、故百姓任意私採、鑄造雜器、例進闕少、實由此也、請下嚴制停止之、若有犯者、國司注名言上、郡司以下隨其輕重、決杖以下罪、又採銅料物、常自他郡充給、故功食欠乏、百姓爭遁、不赴役所、作事難濟、請採銅之郡、除例用之外、不行國司公廨雜用、悉充掘採之料、竝許之、類聚三代格陽成帝元慶元年、先是伴宿禰吉備麻呂言、美作眞島郡加夫良和利、大庭郡比智奈井、備前津高郡佐佐女

等山皆產銅、因採進其樣銅、至此敕遣內匠大允布勢朝臣安峯與國宰臨視採掘、美作獻銅十兩、備前銅二斤九兩、太宰府言、資財、蕃客、遣唐使、畱置進上等四帳、貢綿一千一百五十餘屯、積在庫中、恐致腐損、請相轉沙金五百七十餘兩、以爲永貯、許之、二年敕太宰府、採豐前規矩郡銅、以本郡徭夫百人爲採銅客作兒、五年陽侯忌寸永岑言、石見美濃郡都茂鄉丸山產銅、遣使檢察、廢採山城岡田銅使、光孝帝仁和元年、以豐前未慣採銅術、令長門送銅手鑿工各一人、又令鑄錢司修造錢機百餘具、三代實錄宇多帝寬平二年、鑄寬平大寶、拾芥鈔○按徑六分強、重七分五釐、又五分、或四分、八年參議源朝臣希言、鑄錢料雜物、令備後周防等七國交易輸送者、天長承和間、準年料錢一萬一千貫所賦課也、其後銅鉛漸乏、減省年料、爲三千五百貫、而不減料物、今諸國牧宰、動致闕怠、不納料物、年料甚減、不過五六

百貫、是僅以周防一國輸物所鑄造也、伏望自後七國交易直稻、除銅鉛料之外、悉從停止、分割周防納官租穀六千九百九斛九斗餘內、以準穎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九束有奇、充鑄錢雜物直、從之、類聚三代格　醍醐帝延喜七年、鑄延喜通寶、○按徑六分、重一錢、又七分、或五分五釐、一以當舊之十、新舊竝行、日本紀略○按延喜通寶、亦見于泉志、此時諸國惡僧等盜鑄紛然、朝廷不能禁、本朝文粹　其後修式、著鑄錢貢金等制、凡備中長門豐前等國、送鑄錢司銅鉛返抄者、副稅帳進之、凡對馬島銀、任聽百姓私採、但馬國司不在此例、○但馬之馬、恐衍、凡鑄錢年料銅鉛、備中長門豐前等國、每年採送鑄錢司、即以司返抄、勘會調庸抄帳、凡備中銅八百斤、長門銅二千五百十六斤餘、鉛減一千斤、豐前銅準長門、鉛一千四百斤、其採料稻、每斤充三束九把餘、凡遣鑄錢司舊錢、路次國差加勇幹健兒遞送、若致亡失者、令當國司塡納、凡鑄錢司所進年料錢、隨所進數、且附綱丁收收文、至十年終、令進總帳、勘會已訖、乃與返抄、凡私鑄錢、其作具幷錢銅等物、皆沒官、凡太宰府調銀八百九十兩、凡交易所貢府銀三百兩、下野沙金鍊金合二百三十四兩、陸奥沙金三百五十兩、延喜式　蓋皆自前世所定也、○按今昔物語載佐渡產金之事、然不聞官令採掘之、又宇治拾遺物語云、大和金御嶽產金、有禁不許採、源平盛衰記云、金嶽亦稱金峯山、以多產金得名、壒囊鈔云、金峯出金、聖武帝造大佛、將採以為箔、山神不許而止、併附備考、朱雀帝承平七年、初長門年料銅鉛、各有定數、至是歲貢進相繼、此後以百姓罷弊、且被賊害、多不採進、類聚符宣鈔　天慶三年、周防鑄錢司、又為賊所燒、村上帝天德二年、改鑄乾元大寶錢、○按徑六分、重七分、又五分、又按宋史日本傳云、其國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文蓋元之誤、泉志、三才圖會、亦收此錢、作乾文寶、脫大字、亦承其誤也、幷鑄鉛錢、日本紀略、鉛錢據九曆、新舊俱行、應和三年、公卿議奏、停舊錢、專用新錢、及康保二年許之、禁祕鈔　是後朝廷永行此錢、三鈷寺文書○按拾芥鈔云、本錢通用限應和三年七月、其說與禁祕鈔等不合、可

疑、故不取、今而鑄錢遂廢矣、建武記華山帝寬和二年、廷議以錢貨不通、人民嗟歎、發臨時奉幣使於諸社諸陵、以祈通流、外記日記一條帝永延元年、賀茂上社禰宜穿社側地、獲和同開珍、萬年通寶、神功開寶等錢七百八十文餘獻之、廷議命神祇官陰陽寮、卜其可用與否、日本紀略是年以上下不用錢貨、敕檢非違使、嚴加禁止、又命十五大寺、限七日禱錢幣通行、日本紀略、百錬鈔、扶桑略記、後朱雀帝長曆元年、攝津貢銅、

百錬鈔後三條帝延久二年、遣使檢備前產銅、獻其樣銅、扶桑略記初陸奧產金尤多、其貢進歲有定額、皆役調庸傜丁、給食採進、故對馬調銀、時有蠲免、而陸奧金不在免限、其國司任終年貢金、令後司辦濟、以爲定例、小右記至後世、商賈恣相往來賣買、謂之金商、有以富豪顯名者、平治物語、有以下據一本、高倉帝時、平重盛食邑氣仙郡、得其貢金、多施佛寺、源平盛衰記及藤原秀衡爲鎮府、例貢猶不絕、玉海時有吉文字金

錢及南鐐、○南鐐諸書或作南廷、又煖廷、南寮、軟挺、皆一物也、行于世、吉文字錢、不知何時鑄之、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而民間又私行宋錢、明法博士藤原基廣謂、私鑄錢者、處之重科、今買用宋錢、其事雖異、旨趣略同、不可不禁絕也、玉海後鳥羽帝建久四年、以宋錢尚行、直法不得平、敕禁錢貨交關用宋錢、法曹至要鈔先是源賴朝既執政權、陸奧貢金、亦經鎌倉轉進、東鑑及帝鑄大佛、賴朝勸帝、令秀衡進金三萬兩、秀衡謂、舊貢不過千

金、今此多額、實非所堪、況頃年商賈競集、賣買沙金、掘採略盡、請務加採集、隨得上進、玉海已而賴朝取陸奧、猶貢金於朝廷、是時鎌倉貨寶盛行、凡獻納贈酬、用沙金或南廷、民貢租調、亦多納錢貨、然終不及鑄錢之議、北條氏亦依其法、專用外國錢、東鑑、專用以下建武記、後堀河帝嘉祿二年、先是以布準錢、定諸物直、謂之準布、行來尚矣、西宮記、東鑑、至此鎌倉令廢之、專用銅錢、東鑑脫漏龜山帝弘長三年、關東令禁

民間用切錢、東鑑○按近世有寬字榮字等銀、行于北陸、不知何時所造、厚二分許、長短不一、用之者大小任意、剪而行之、俗稱鉈切銀、後禁之、本書所謂切錢、或亦此類乎、姑附備考、後宇多帝時、對馬以太宰府不輸料米、不能採銀、訴之朝、勘仲記後醍醐帝中興、營建大內裏、以費用不足、始制楮幣、且鑄新錢、曰乾坤通寶、使銅楮竝用、交易無滯、且鑄以下、建武記、識者竊嘆謂、用中國未曾有之楮幣、必啓事端、其言果驗、太平記初後宇多帝時、北條時宗遣商人于元、齎金以易銅錢、元人許之、

善鄰國寶記、元史、至足利氏時、與明通信、復乞銅錢、以足國用、此後錢貨之用、常假之外國、而朝廷遂無鑄錢之舉云、善鄰國寶記

度量權衡、太古質樸、其度物以人體爲法、有以握者、○握讀爲都加、一作束、或掬、又拳、蓋捲手爲度也、八握鬚十握劍等類是也、有以咫者、○咫讀爲阿多、郎手之義也、蓋開大指中指度之、或云、布兩手爲度也、未詳、八咫鏡之類是也、有以尋者、○尋讀爲比呂、蓋伸兩肘度之也、八尋殿千尋栲繩等是也、日本書紀、古事記、手置帆負彥狹知二神、營天祖之宮、有天御量之法、古語拾遺、以定其度、舊事本紀、出雲風土記、延喜式、然其制不可考、至垂仁景行朝、有寸尺丈之制、日本書紀、古事記、及三韓內屬、蓋用其尺、謂之高麗尺、令集解引古記、顯宗帝以後、有斗斛之法、日本書紀、崇峻帝時、始獲吳權、懸定諸物、名曰波加里、從是有權衡之制、姓氏錄、舒明帝十二年、始定斗升斤兩法、扶桑略記、一代要記、太子傳玉林鈔引年代記、其制今不可詳焉、凡古者度地用高麗尺、以方六尺爲步、步內得米一升、是爲大升、五

步內穫稻一束、謂之成斤、又大斤、及大化改新、更以方五尺爲步、步內得米一升、是爲減大升、五步內穫稻一束、謂之不成斤、又小斤、後蓋復前制、參酌日本書紀、日本靈異記、令集解、政事要略大意、大寶制、凡度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量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三升爲大升一升、權衡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兩爲大兩一兩、凡度地量銀銅穀者用大、此外官私悉用小者、凡度量

衡、官司皆給樣、其樣皆銅爲之、大藏省司其法、凡官私度量衡、每年二月、詣省平校、不在京者、詣所在國司平校、官司題印、然後聽用、凡用稱者懸於格、用斛者皆以槩、（令義解）然其度用高麗尺爲大尺、故其小尺蓋以唐大尺代之、而其丈田從大化法、量穀用減大升、（參取令集解引古記、政事要略）至二年、始頒度量于天下諸國、（續日本紀○帝王編年記、頒斗升合、係慶雲二年、蓋誤、）慶雲三年、勅改祖法、復用古大升法、（續日本紀、令集解引古記、政事要略）元明

帝和銅六年、改定度量權衡、頒布其法於天下、（續日本紀）蓋自此度量衡皆從唐制、而官私悉用大、但測晷景、合湯藥、則用小者、（延喜式○按令義解、量制有十龠爲合之文、此蓋據唐令爲說、然舊唐書作二龠爲合、卽唐制後有改定、且云、量制公私不用龠、合內之分、有抄撮之細、本朝制亦合內有撮勺之分、而不見用龠法者、意義解雖有其說、實不用之也、又東大寺今傳天平尺及古銀壷、壷銘斤兩、法隆寺亦藏鏤牙尺及古沈水香木、香木亦刻斤兩、蓋皆當時所定者、其一尺丁今曲尺九寸七分強、卽古大尺、一斤丁今百八十錢、卽古大斤、是可以證古度衡之法也、又法隆寺天平十九年資財帳載衡名、有異量福量俵量等目、其制今無所考、附備後考、）度地亦以

其大方六尺爲步、而高麗尺遂廢矣、（令集解引古記）元明帝養老四年、更頒尺樣、（續日本紀）聖武帝天平六年、定檢稅斛法、立爲三等、自二千七百寸、至三千二百寸、至光仁帝寶龜七年改制、委穀經十年已上者、以二千七百寸爲定、其新委及糒增百寸、粟穀又加百寸、（延曆交替式）桓武帝延曆十七年勅、度量權衡已有定制、平校行用、具存令條、而所司怠慢、曾不遵行、大小任意、輕重由人、收納多濫、蠹害尤甚、自後

宜就大藏省、依法平校、永絕姦源、違者寘之嚴科、（類聚國史）當時秤穎稻、有大斤半斤等法、其稻重大一斤爲一把、得穀一升、十斤爲一束、是爲稻一斤、名曰大斤、又斤稅、以五把爲一束者、曰大半斤、又大稅、一把爲一束者、曰半斤、又稱細稅、或小稅、（參取大神宮儀式帳、延喜式、口遊、拾芥鈔、）其民間常用者、有重斤輕斤之稱、（日本靈異記）蓋謂大斤半斤等也、後世諸國除利稻用度外、大抵用輕斤、多者三升已下、少者一升已上、（菅家

文草其量制、至細爲撮、十撮爲勺、十勺爲合、口遊、拾芥鈔、而斗斛之閒、又有半斛之法、卽五斗也、和名鈔尺度又有曲尺竹量之別、曲尺又曰鐵尺、蓋本於和銅大尺、○按曲尺蓋矩之略制、和名鈔、壚囊鈔、竝訓麻加利加禰、台記作句金、卽此、今所用者、比天平尺、謫長二分強、工匠用之、竹量其制不詳、裁縫用之、和名鈔、園太曆、○竹量、和名鈔訓太加波加里、似別有其器、然考太子傳玉林鈔、東寺執行日記、大內家壁書、良訓補忘集等、則周尺唐尺和銅大尺鐵尺、竝皆訓太加波加里、是太加波加里、卽古度之總稱、非必指一器、和名鈔所言、亦或和銅大尺、只以與鐵尺異製、故稱竹量歟、但執行日記曰、錦一丈云云、

此一尺當鐵尺一尺三寸、是不知何度、其長與今鯨尺者相近、近時所用裁縫尺有二、一卽鯨尺、當鐵尺一尺二寸五分、一曰吳服尺、丁鐵尺一尺二寸、俱稱竹量、卽日記所言、丁鐵尺一尺三寸者、蓋鯨尺之屬、而鈔所謂竹量、亦或此類、裁縫用之歟、然鯨尺吳服尺、亦不詳所起、或云、二度傳明裁衣尺而訛長者、然明尺丁鐵尺一尺六分強、訛長亦甚、此說恐非、或云、吳服尺卽高麗尺之遺、古稱竹量者卽此、未知然否、附竢後考、權衡銖兩之閒、又有分數、一分卽六銖、四分爲一兩、蓋從簡也、口遊、薰集類鈔、拾芥鈔、又有用錢分等目者、其數起於忽、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氂、十氂爲分、十分爲錢、十錢當一兩、一百六十

錢當一斤、乃兼用宋稱者也、萬安方、頓醫鈔、參取文獻通考、○按錢字、乃錢刀之錢、非權之正名、唐書云、開元通寶錢、每文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後人因以一文之重爲一錢、遂爲權名、分與忽絲毫氂、本亦度之名、宋太宗更定權衡之式、崇儀使劉蒙正等、取樂尺積黍之法、移於權衡、於是始有忽絲毫氂分錢之目、詳見于文獻通考、而其斤兩之法、與唐制無異也、一條帝長保中、氂正量制、後三條帝延久四年、敎依其制定斗升法、扶桑略記斗方一尺六分、深三寸六分、伊呂波字類鈔帝以經濟爲事、嘗欲審量制、命新作器、自截簾竹爲之準、又造方櫃、容一斛、以石爲錘、衡

其輕重、於是斗量始正、世傳之爲法、所謂宣旨斗是也、參取愚管鈔、古事談、東齋隨筆、東鑑、東寺執行日記、廚事類記裏書、○按安東郡專當沙汰文、有郡倉升、宮中升、家用升、八合升等、郡倉升方鐵尺六寸、深二寸五分、以其一升一合七勺爲宮中升、以宮中升六合爲家用升、半家用升爲八合升、郡倉升宮中升、今竝見存、或云、宮中升有銘長和年號者、然不詳從何制、附竢後考、時萬乘久不干預政事、習以爲常、故帝之用心制度、議者或謂此有司之事、非人主所當躬親也、愚管鈔及堀河帝寬治中、又定量制、合方二寸、深八分、升方四寸、深二寸、斗方一尺、深

三寸二分、斛方二尺、深八寸、條條決疑○按本書、斛積一千二百寸、與天平斛法合、而斗法與延久制不合可疑、字類鈔所言、豈有譌謬歟、附待後考、然此後莊園寺家、率用私量、有莊斗、寺升山科升近江升二月堂十合升東大寺十合升等、所受各有差異、據好古小錄所收升名、莊斗東寺文書、權衡亦有京目田舍目唐目倭目等稱、輕重各有異、皆後來所定、或係民間私用也、若江氏所藏觀應年間文書、常陸藥王院文書、大內家壁書、和漢三才圖會、○按近時所用衡制、以百六十錢爲一斤者謂唐目、用權定唐貨、其加二十錢者稱倭目、權定國貨用之、倭目又有以二百三十錢或二百五十錢爲一斤者、其法不一、竝不詳所起也、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食貨十六

莊園 保名附

莊園蓋起於賜地、顧其始不過開拓荒蕪、以爲別業、故有莊園之稱也、及王綱漸弛、權門勢家、恣役公民、益力墾辟、以營其私、而以地不管于國衙賦稅、或略、故姦民遁課役者、爭聚其莊、假威藉勢、以捍國務、朝廷察知其弊、屢加禁遏、而權貴以其利己、不啻不究遏、而新立歲增、於是莊園遂爲逋逃淵藪、姦民益獲志、戶籍田制、因此破壞、租調庸役、爲之闕廢、朝廷之失土地人民、實基乎此、然後世記載不備、事難尋詳、今僅採蒐殘簡、略著其本末、凡莊園賦課及吏事民政、係覇府法制者、亦併錄焉、元正帝養老中、敕天下開墾田疇、其用力多者、不論廣狹、許傳三世、餘給一身、至聖武帝天平中、更敕許墾田皆爲私財、永年勿收、因定賜地法、一品一位五百町、已下差降至庶人十町、於是開墾甚盛、私田歲殖、帝又佞佛、屢施墾田於諸寺、王臣百姓、亦多寄附私田、權門寺家莊園、自是而興矣、王臣以下、參取東寺文書、大安法隆二寺資財帳、藥師寺緣起、東大寺古文書、○東寺文書、天平六年、水主內親王以大和廣湍郡水田墾田合三十六町餘、及莊家瓦山各一所、寄弘福寺、謂之廣湍莊、大安寺資財帳、有水田二百十六町餘、墾田一千九百二十六町、園地及莊共十八處、其莊散在大倭山背攝津近江伊賀等國、法隆寺資財帳、有水田三百九十六町餘、陸地一千九百二十九町餘、莊四十六處、竝散在大倭河內攝津近江播磨備後讃岐伊豫之間、藥師寺緣起、聖武帝寄豐浦莊一百町于本寺、東大寺古文書、寺莊在越前越中者、二十餘所、亦神護以前之事也、諸寺私領之多、已如此、稱德帝時、以王臣開田、驅役貧民、妨害農業、敕一切禁斷加墾、但許百姓占一二町、帝最寵僧徒、前後捨耕土於諸寺甚多、至光仁帝、更解開田之禁、續日本紀此後國司等、或營田園、以妨農業、或

占林野以奪民利、浮宕百姓入王臣莊、假威其主以逋調庸、莊長等又多營私田、憑藉權勢蠹害百姓、莊園之弊漸生矣、桓武帝立、下詔嚴禁國司莊長營田、令諸國郡司勘計莊民見口、全徵調庸、若有脫漏者、莊長科違敕罪、故其害未至太甚也、（參取續日本紀、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然帝多割田野以賜皇族及諸臣、（日本後紀、日本紀略、）而宰吏又貪私利、姦詐百端、或假他人名、多買墾田、或託言王臣、競占膏腴、（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寺家又欺罔朝廷、占奪田宅園地、（類聚國史、）至仁明帝賜地尤夥、（續日本後紀、）莊園日增、（類聚國史、續日本後紀、東寺文書、）自清和帝後、外戚弄權、紀綱稍弛、（三代實錄、大意、）至宇多帝世、莊園之害漸甚、權貴爭營私田、乘勢挾威、侵噬莊側民田、多者至三四十町、不輸賦稅、帝雖嚴禁之、而其患不息、醍醐帝延喜二年敕、頃年新立莊家多施苛法、課責尤繁、威脅難耐、且諸國奸民爲遁課役、動入京師、好屬豪家、或以田地詐稱寄進、或以宅舍、巧號賣與、乞使取牒、加封立牓、國吏雖知其奸詐、而憚權貴、不敢禁制、賂遺之田、遂爲豪家之莊、構陷良民、永失本業、今後百姓以田宅賣與權貴者、不論蔭贖、不問土浪、決杖六十、若有乖違符旨、受囑買取、及請占閒地荒田者、國須具錄科主及署牒人使者等姓名、急速言上、論以違敕、曾不寬宥、判許之吏、解卻見任、但舊傳爲莊家、券契明白、不妨國務者、不在此限、又敕、院宮王臣家、於諸國部內本有田地、自立莊家、新占山野、收其地利、因此等事、各求便宜、借民私宅、貯積穀物、遂號莊家、好妨官物、國吏不能制、公事終難濟、今後假稱莊家、爲國致妨者、宜科違敕罪、物皆沒官、其稱使及檢校專當、放縱忤命者、不論蔭贖、決杖六十、但實爲莊家、不妨國務者、不在制限、（類聚三代格、）是僅禁新立莊園而已、其宿弊竟不能剗革焉、造籍班田之政、自此而不行矣、（類聚三代格、本朝文粹、）凡莊園錯在諸郡、

與鄉村殊其區域、各立名號、請公驗、以相傳領、東寺文書、醍醐寺雜事記、或侵掠牧地、墾爲莊田、仍稱舊名、小右記、故往往竝稱曰莊牧、小右記、勘仲記、其領之者、公卿稱曰領家、豪民曰領主、院宮及攝籙等家、處領主上、受其租入者、號曰本家、參取良峯家譜、但馬大田文、東寺文書、醍醐寺雜事記、東鑑、園太暦、貞永式目鈔、凡莊園事務、一切爲本家領家所進退、國司不得問之、東鑑、神皇正統記、太平記、其管莊務者、初曰莊長、類聚國史、後有總檢校檢校、專當預別當等職、槩稱

曰莊司、又稱下司、類聚三代格、朝野羣載、有公文、案主、總追捕使、押領使等職、總稱曰莊官、最勝光院莊園下知狀、掌園務者曰園司、春記、皆本家領家所置、東寺文書、朝野羣載、或以在廳官吏及郡司等補之、壬生官務古文書、其以郡司者稱大莊司、十訓鈔、古事談、體源鈔、或有以一人統國中諸莊務者、曰總官、後至有以宣旨補之者、權記、玉海、其莊民有寄人、有住人、各占名田、以爲永業、朝野羣載、壬生官務古文書、東大寺古文書、醍醐寺雜事記、每莊皆有莊家、以行莊務、大安寺資財帳、

朝野羣載、其賦課之法、雖不可得考、而穀粟布帛綿鹽及漆金馬匹等、各任當土所產、或差發役夫、或課諸料物、或臨時加徵、蓋皆莊司等所斟酌量定、固非有畫一之制也、參取東寺文書、醍醐寺雜事記、東鑑、台記、租調庸役之法、自是而壞矣、勘仲記、壬生官務古文書、自朱雀帝後、朝政益衰、權門勢家橫恣彌甚、私納封戶於佛寺、以爲寺莊、所在豪民、亦私自封殖、莊園增滋、國郡凋弊矣、政事要略、朝野羣載、東寺文書、醍醐寺雜事記、華山帝卽位初、敕停格後

莊園、日本紀略○按格蓋指延喜二年制也、寬和二年、先是備前守藤原理兼與鹿田莊司等爭訟、莊係藤原氏長者所領、關白賴忠遣左京屬眞髮部久鑑推問焉、至此理兼赴京師、自訴事由、且奏、久鑑稱勢家使、橫行所部、大苦百姓、言皆有據、乃敕奪久鑑任、逮捕莊司等、理兼乃還國、催兵數百、入莊內、縛莊司拷掠之、幷捕久鑑、破莊倉收米三百餘斛、運之國府、毀寄人等宅二百餘區、火莊司家、悉沒財物、朝廷乃

遣檢非違使檢覈、使等又責莊民、收米二千餘斛、因更發官使、檢封其物、藤原氏舊以莊家輸物、充興福寺供佛等料、以理兼破毀之、故寺僧亦訴之、賴忠乃責理兼、以背祖先崇佛之意、命削其屬籍、（參取朝野羣載、外記日記、日本紀略、）蓋莊家暴横、不從國務、因及于此、故賴忠姑息處事也、初自佛法盛行、而王臣諸氏爭建寺塔、施捨田園、（日本書紀）號檀越以管寺務、至其子孫、更私其田、專養妻子、不供寺用、若王臣勢家往往逐諸檀越、號爲已寺、略奪田宅畜產、如此者無國無之、平城帝大同初、屢敕禁之、其弊不已、（日本後紀）藤原氏嘗創興福寺、朝廷大施封戶墾田、至仲麻呂捨祖先功田一百町、以爲寺田、（續日本紀）後其莊園與末寺所領、併有五十餘所、（玉海）而藤原氏所施入者、雖曰寺莊、而其家世世傳領、以分其利、（朝野羣載、愚管鈔、）後復益事興建、（日本紀略、榮華物語、古事談）如割官田以爲寺地、法成寺平等院、寺田尤盛、亦皆其家所有也、

（愚管鈔）一條帝永延元年、敕禁王臣設置莊園、妨害國郡、（尾張國解文）然以所司慢令、事亦不行、長保二年、志摩守善通〇（姓闕）以敕旨有除供御所外、院宮莊園、皆可禁止之語、停勸學院莊領、左大臣藤原道長聞之、以謂此格前所置、何可禁止、況於本院之事、雖違符旨、亦當從權宜、乃責國司、令速免除、（權記）後一條帝時、紀伊掾良峯惟光、以其所領尾張莊園、賂遺攝政道長、爲攝籙家領、又以水田若干施東北院、號上東門院敕旨田、以爲攝籙家渡莊、惟光子孫世爲其領主職、（良峯家譜）渡莊又稱譜第莊園、卽藤原氏長者傳領之稱也、（扶桑略記、台記、〇按渡莊或曰渡領、又稱關白領、或殿下領、其實皆同、）道長驕侈、置莊園遍於天下、富過帝室、法成寺卽其所刱也、（參取大鏡、小右記、榮華物語、愚管鈔、）帝傅母子但馬守源章任、亦貪濁務貨殖、多置莊園於諸國、豪富罕比、（續往生傳）後朱雀帝長久初、公卿議謂、往者屢下令停格後莊

園而一無遵行者、爾後宜令國司停廢當任以往一二代以來新立者、然因循不決、春記至寬德二年、始發詔停止前司任中以後新置莊園若有不遵符旨者、國司解任、永不敍用、百姓科決、曾無寬宥、○按扶桑略記、是年正月、帝不豫、傳位後冷泉、尋崩、而本書此詔不係月、恐後冷泉即位後所下也、然諸書莫所考、然諸國違犯、尚猶不已、後冷泉帝天喜三年、又敕禁絕寬德以後莊園、若有犯者、令國司勘錄子細、拘致其身、致對捍者、注名言上、國司忽符旨者、一依前格處分、勘仲記初伊賀莊園尤衆、居國中三分之二、常妨國務、及帝即位後、國司依宣旨、停新置莊園、追徵永承六年以後田租、然領其地者、放縱不用命、已而東大寺僧率其徒數十人、入名張郡、恣立牓於黑田村、以爲寺莊、國司乃遣使檢察焉、僧徒突起射國使、奪鞍馬衣物、以辱之、國使逃還、訴于朝、朝廷乃喻僧徒曰、國司廢莊、若關寺家、宜先注進乞裁、今乃恣辱國使、罪在不赦、然適會

恩赦、殊戒將來、其莊家許仍舊設立、所奪雜物、須以糺返、東大寺古文書其姑息如此、故雖有停莊之詔、事終不行也、治曆元年、越中言、新立莊園禁制已久、國之蠹害、茲焉莫甚、本國古無莊園、至于近世、所部百姓、爲遁公役、爭屬權門以立莊園、不辦調庸、不勤課役、侮慢朝憲、拒捍國務、前司始據寬德符、停廢新置莊園、然及得替期、更復興立、臨任終年、反加新置、是以公役之民益減、應輸之田甚尠、恆例納貢殆難辦濟、權家犯法、奸民得勢、欲施治略、其可得乎、伏請官符禁遏莊園、不遵制旨者、國司拘致莊牧司、若致捍對、錄名言上、從之、勘仲記然若關白賴通、承父道長遺業、莊園增盛、諸國皆困乎施政、後三條帝夙稔聞其弊、愚管鈔即位初、首停寬德以後莊園、雖以前所抑、券契不明、妨害國務者、皆廢之、東大寺古文書、百錬鈔、扶桑略記、置記錄所莊園券契所、百錬鈔、八坂社文書、悉徵諸家券書、以糺覈焉、愚管鈔、東大寺古文書、若有

東寺文書、東大寺古文書、舊有本莊、更立新莊、已有上莊、又置下莊、東西相峙、南北相對、遂至乎有兼鄉里跨國郡者。東寺文書、醍醐寺雜事記、但馬大田文、豐後日向大隅薩摩圖田帳、於是莊園益盛、而國郡大衰矣。神皇正統記 當時諸國豪族大寺、皆資莊園之富、多蓄私兵、貪利爭權、動輒構鬪。諸豪則源平二氏爲之魁、諸寺則興福延曆二寺、兇暴尤甚。扶桑略記、百鍊鈔、今昔物語 諸國百姓爭以私田附豪家大寺、蓋以防他鈔奪。外記日記、百鍊鈔、至黠猾之徒、若寺家徵斂煩苛、乃又奪而寄之他寺、有因致鬪爭者。外記日記 加之羣盜屢起、屠殺宰吏、鹵掠貢調、國郡騷然、朝廷不能制。中右記 莊園之弊遂至于此。而每天下有事、常命源平武人以鎭遏之。扶桑略記、百鍊鈔、中右記、二氏聲威日盛、諸莊司住人等多服屬焉。保元物語、平治物語、東鑑、尊卑分脈 土地兵馬之權、漸歸于武人矣。帝頗抑權貴、而寵遇武人、武人益得勢、源氏最強盛矣。參取今鏡、愚管鈔、古今著聞集、十訓鈔、百鍊鈔、中右記、 堀河帝寬治五年、敕禁諸

不進公驗者、嚴加誅責。東大寺古文書 遂命賴通進其文書。賴通上言、臣輔贊大政五十餘年、故多受人之田地、不蓄文書。若有可疑者、請盡數沒入、何勞聖慮之有。帝不得已停徵焉。愚管鈔 賴通驕蹇踰父、榮華物語 嘗拟平等院、多割官田以爲寺莊。帝不能制。古事談 然亦憚帝之剛明、終屛居不預政務。榮華物語、今鏡 莊園之害蓋少息。是時諸國司不問神地寺領、悉課造宮料物。帝聞而停之、但本免之外、籠作公田者、不在免限。醍醐寺雜事記 至後國司儻臨時課造宮大嘗等雜役於莊園、則寺家動援前例、以求蠲免、爭訟遂無絕。醍醐寺雜事記、東大寺古文書、自白河帝後、莊園復興。神皇正統記 凡莊園田目、有免田、謂券契分明、課役共免、及特旨除雜役者、所謂本免也。有籠作、出作、加納等田、籠作蓋謂莊司等網籠公田、恣自佃作者。出作加納、謂莊民踰界出耕公田、逋避官物、附益私家者。巧傅名目、蠶食王土。莊田增廣。勘仲記、壬生官務古文書、條事定記、

國百姓、以私田公驗附源義家、百錬鈔義家二弟曰義綱義光、尊卑分脈嘉保二年、義綱爲美濃守、除毀國中新立莊、殺延暦寺久住僧、衆徒怒、大擧詣闕告訴、關白師通遣兵拒之、頗有殺傷、衆徒乃呪詛師通、師通懼、施其所領紀伊田中莊以謝焉、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義光嘗與藤原顯季爭陸奥菊田莊、顯季有理、白河法皇喩之曰、卿莊園甚多、一莊何足惜焉、義光武猛、脫不得其地、恐不利于卿、卿宜授地以結驩心也、顯季感謝、以莊與義光、十訓鈔、古事談、菊田莊據佐竹系圖鳥羽帝寵平忠盛、多賜莊園、平氏自此而興、源平盛衰記當此時、宰吏子孫、占居國郡、攘奪王土、以自封殖者、不可稱數、而其尤著者、如大和之宇野、攝津之多田、河内之石川、美濃之土岐、常陸之佐竹、信濃之村上、甲斐之武田等、皆源氏之族也、平氏本宗世居伊賀伊勢閒、平氏以下、源平盛衰記、而若常陸之多氣、伊豆之北條、相模之三浦、鎌倉、下總之千葉、武藏

之秩父、越後之城等、皆其族也、諸藤則有伊豆之狩野、武藏之兒玉、下野之小山、足利、那須、宇都宮、下總之下河邊、陸奥之亙理、加賀之林、富樫、越前之疋田、肥後之菊池等族、其他大姓若近江之佐佐木、武藏之横山、豬股、信濃之海野、望月、伊豫之河野等、皆以望族占領鄕莊、因地命族、世爲土豪、尊卑分脈、諸家系圖纂、諸豪峙立、各武斷乎鄕曲、隱然成封建之勢矣、事詳于氏族志、天永二年、初法皇患莊園繁興、有意于停斷焉、師通記及帝卽位初、從紀伊守平實親言、禁止權貴恣占本國海浦、爲莊領、侵奪例貢海物者、勘仲記至此敕依延久例設莊園記錄所、置上卿寄人等、以裁決其事、國司與本家爭地者、務加檢察、徵院宮諸家文券、分地界正四至、定爲莊園者、特賜院宣以爲公驗、定以下、壬生官務古文書、時關白忠實新置莊園於上野、殆五千町、國司上奏、莊地雖云占山野、而一國之中、其大及五千町、實爲國

累、且齋院禊祭所須紅花本產其地、今後何由辨進、法皇乃詰忠實、忠實謝曰、臣受之人以爲家領、宜令國司停之、中右記保安三年、伊賀在廳官言、東大寺所領黑田鞆田玉瀧三莊住人等出作公田三百五十町、不輸官物、且舊率法段米三斗、今莊民私減爲二斗、其貪暴不可勝言、法皇御莊、權勢無比、然猶輸三斗、請準此例、必令辨納、莊民假威輕法、大率如此、是後名張郡大野莊民等、踰越境界、

侵奪國領、連歲不止、東大寺古文書崇德帝大治二年、先是淡路請停國中新立莊園、中右記至此守平實親又奏、本國地狹民弊、而莊園新立甚多、租田無幾、例貢難濟、前吏雖曾止莊園、比任終則復免除、私與判許、國之衰亡、實繇于此、請新下官使、廢止新置莊園及加納田等、以爲興復之計、又權門勢家及社寺諸莊、皆占膏腴、不從國役、故調丁爭入其莊、鄉戶逐日減少、況復宰吏得替之日、莊司等誘略

公民、或假權勢、或託神威、強爲莊民、不許還住、故莊家日盛、郡鄉歲弊、請禁莊園挾左道者、追還公民、以從課役、允之、勘仲記陸奧押領使藤原清衡嘗私置保田七百町、充延曆寺千僧供、後復增其田、至此國司以其爲新立、禁停之、寺司等抗拒不聽、國司與之鬪、有殺傷、然朝廷以會赦故、不問其罪、時國司往往廢社寺莊園、而更媚權家、立爲其莊、中右記、清衡官姓據尊卑分脈、莊園之害自若也、至保延中、前關白

忠實新立大隅島津莊、占一國之半、大隅圖田帳其莊跨日向薩摩二國、日向田數、過國中三分之一、薩摩亦殆居一國四分之三、日向薩摩圖田帳○二國莊田、不詳何時置之、姑書于此、藤原氏一門莊園之夥、及租入之數、不知其幾何、初忠實莊園在陸奧者五所、使在國司藤原基衡主之、歲輸金三十兩、布五百餘段、馬十匹、漆一斗、鷲羽三束、後傳莊於次子賴長、嘗命加徵輸物、乃致金五十五兩、布一千段、馬十二匹、漆羽皆增

舊、台記五莊尚如此、餘可準知焉、近衞帝天養元年、敕以大和賜攝政忠通、忠通遣使檢國內田、先是興福寺多掠本國公田以爲寺領、每國司到任、動輒以兵威刦之、不得行檢注、至此又羣起拒之不納、因更賜石見、台記、參取中右記、僧徒橫暴如此、雖相家亦無如之何也、久安五年、忠實奪河內石川郡御稻田供御人名田以爲莊領、外記日記六年初忠實特愛賴長、多授莊園、忠通雖長子、常見忌惡、至是忠實

奪其所傳莊園獻之法皇、法皇不受、忠實強而進之、台記後又獻一莊、法皇俾執政處置莊務、忠實奏言、臣家自大織冠以來、世處攝籙之任、雖多領莊園、未嘗有補領家之職、行田舍之事者、臣不敢奉命、公家宜處分之、法皇嘿然、玉海後白河帝保元元年、沒諸黨上皇者莊園納之伊勢石清水加茂日吉等社、吉記帝始用藤原通憲、稍復舊制、愚管鈔、平治物語、神皇正統記、保元二年敕曰、頃歲院宮諸家、神社佛寺、或乞

取國判、或稱傳公驗、不經官奏、恣立莊園、論之朝章、理不可然、久壽二年以後、不帶宣旨、立莊園者、盡從停廢、國司隱容不上奏者、解卻見任、科違敕罪、至于子孫、永不敍用、凡莊園或載官省符、或爲敕免地、四至町段、券契分明、而世及澆季、人多貪戾、號加納稱出作、本免之外、橫領公田、私減率法、對捍官物、加以在廳官吏、郡司百姓、補莊官定寄人、恣占名田、遁避課役、國郡凋瘵、賦稅減耗、職是之

由、凡諸莊園宜注出加納、停止濫行、令從國務、若莊家託言左右、不辨決理非者、國司錄狀言上、隨其狀跡、且停莊號、且禁莊司、下檢非違使糾彈、但帶宣旨幷白河鳥羽兩院廳下文者、領家宜進其證文以待天裁、壬生官務古文書初白河鳥羽二皇、下院宣於諸莊園以爲公驗、遏國郡妨閡、免平均賦課、至帝又給宣旨、俗謂之三代起請地、莊園之權益重矣、參取東寺文書、常陸鹿島社及加茂社文書、勘仲記、長寬勘文、二條帝應保二

年、藤原忠重爲甲斐守、未赴任、遣目代中原清弘、與在廳官三枝守政等共視事、清弘請準寬德格、停廢新立莊園、遂及八代莊、莊卽熊野社所領、莊民拒之、清弘等發兵捕莊民、傷神人、奪其財物、社司訴之曰、本莊因鳥羽院廳宣所建置、已有證驗、國司不得妨之、今守忠重命目代等、橫加暴逆、請正其罪、忠重陳曰、舊例新任國守、必先申請官符、差官使於任國、檢定格前格後莊領公領、而後從政、臣未赴任、先遣官使、依據格旨、停新莊及加納等田、事遂及此、臣何與知焉、而社司訴以爲臣之所命、將與二人者同罪、豈非誣罔邪、請審問官使、然後議罪、乃附法官論讞、長寬勘文時平清盛累以戰功超進、終握大柄、源平盛衰記悉收源氏莊園、東鑑侵奪院宮諸家及社寺領地、玉海如其弟賴盛、嘗欺播磨國司、奪穀倉院領以爲已莊、壬生官務古文書其自所領、凡三十餘所、東鑑一門莊園至五百餘所、源平盛衰記清盛遂

持莊園與奪之權、以駕馭諸豪、東鑑初攝政基實、忠通長子、爲清盛女壻、早薨、子基通尚幼、弟基房攝政、當盡受攝籙莊園、藤原邦綱嘗爲忠通所眷遇、至此謂清盛曰、攝籙莊園、非必一上所皆受、往者各有所分割、忠實晚年始併諸莊、故忠通獨總領焉、今故攝政婦子在、則分領之、何爲不可、清盛喜、乃授基房以興福寺法成寺平等院勸學院及鹿田方上等數所莊領、自餘家領島津莊以下、皆屬基通、邦綱因攝家事、愚管鈔至高倉帝時、諸莊司等往往驕縱、輕蔑領家、不順命令、顯廣王記所在武人、亦事占奪、若源義重爲上野新田莊司、與伊勢神領園田御廚司爭地、御廚司訴之、而有司畏憚武人、不敢裁決、玉海承安三年、以南都僧徒暴橫、敕收十五大寺及末寺莊園在諸國者沒官、多武峯略記、玉海、關白基房憂嘆曰、僧徒暴戾、其罪固可責、然此非佛法之過也、夫東大興福諸寺、聖主賢相之所剏建、而今

一朝停其莊園、載之敕符、是貽羞後世也、右大臣藤原兼實以謂、朝家之衰、實由莊園、若果欲遵延久之制、復延喜之古、則不止十五大寺、諸社寺權貴之莊、亦皆可停廢、然恐不能決行也、蓋後皆還附莊園如故、治承元年、先是延曆寺比良野莊民與尾張目代爭訟、敕下莊民于獄、座主明雲發僧兵犯闕強訴、玉海至此以加賀守藤原師高停廢座主莊園在本國者、又復舉兵逼闕、請罪師高、源平盛衰記

廷議乃責明雲罷、沒其所掌諸寺領幷法親王家領、玉海尋又以其屢徵集末寺莊園兵士作亂、使諸國注進寺領莊園及近江美濃越前所在兵數、將廢絕諸莊、議蓋不決而罷、玉海參取山槐記、初後白河帝以堀河皇子最雲法親王、爲天台座主、僧官補任、帝王編年紀、所謂法親王家領、蓋其遺邑也、當時品封王祿等制、蓋既不行、而如醍醐仁和東大延曆園城諸大寺、多以皇族爲寺主、仁和寺御傳、東大寺別當次第、僧官補任、亦資其

莊園也、時諸國百姓以公田稱私領、寄與神人惡僧等、神人惡僧、衡行國郡、益逞暴威、而延曆興福熊野日吉等、常爲亂首、壬生官務古文書安德帝卽位初、清盛命諸國沒收園城東大興福三寺僧徒幷末寺莊園、玉海、百鍊鈔、源平盛衰記、蓋清盛疾諸寺黨以仁王、故一時洩私忿耳、已而諸源並起討平氏、平氏嘗橫奪神地寺領、及兵起、又課軍粮於伊勢神郡、源賴朝首聲其罪、更奉莊園於諸大社大寺、收攬神人惡

僧、以爲己援、玉海、東鑑、奪平氏諸莊在東國者、將士有功者、或賞以新地、或仍舊安堵、東鑑源義仲自北陸擊破平氏、先入京師、後白河法皇錄其功、賜以平氏沒官領一百四十所、或勸義仲賞與將士、不聽、義仲驕暴稍甚、縱兵侵掠社寺權貴諸莊、源平盛衰記時廷議將發遣使者、按檢諸家莊園在關東北陸者、適會賴朝上奏、檢勘東北諸道莊領、迺下宣旨於東海東山二道、復平氏所掠莊園、各還本主、令賴

朝糾治焉、唯北陸道憚義仲不下宣旨、玉海、百鍊鈔、義仲遂作亂、賴朝遣弟義經等誅之、而平氏方掠領南海山陽、漸逼中畿、東鑑、源平盛衰記、朝廷敕賴朝討之、賴朝乃移書西海南海諸豪、諭以歸順效力者、領邑仍舊、諸豪歸附、竟擊殲平氏、朝廷因以諸平莊園悉賜賴朝、而兵亂之際、諸國武人乘勢侵略國衙莊園、朝廷患之、賴朝乃乞院宣、遣使按檢近畿諸國、遂抵太宰府、悉復其侵地、分付國衙領家、東鑑初

法皇停廢攝津諸莊、其租入殆六萬餘斛、而藤原氏莊園被廢者亦多、及後鳥羽帝立、法皇以院宣號令天下、而其所施爲、大抵不過莊園廢置之事、廷臣亦區區以莊園爲意、不顧國難、玉海至軍國大事、一聽武人所爲、已而賴朝與義經生隙、叔父行家亦素與賴朝不協、二人皆在輦下、法皇補義經九國地頭、行家四國地頭、賴朝怒、舉兵西上、義經等亡匿、文治元年、賴朝奏請追捕義經等、大江廣元

獻策曰、東海道公自鎭之、可以保無虞、他道乃不然、每盜賊發、差遣東兵、則國必困弊、不如置守護地頭於諸國、隨發隨捕、則天下可不勞而治矣、賴朝悅、乃以朝旨反覆藉口、遂要請朝廷、莊園鄕保皆置地頭、自爲天下總地頭、三字據保曆間記、承久記、太平記、每國置守護以鎭諸道、東鑑自莊園之興也、王土分崩、莊田與公田竝立、併稱曰莊公、公田屬國衙者曰公領國領、莊田屬院宮王臣家者曰莊領家領、屬神社者曰神領社領、屬佛寺者曰寺領、其他又

有保名御廚御園等地、保名見下、廚園多屬神領、伊勢二宮所領尤多、加茂社次之、社司專管其地、置廚司園司等職、以責其課、於是保名廚園、又錯雜乎莊公閒、各有其主、相分領焉、各領殊政、雜亂無紀、參取東鑑、豐後日向大隅薩摩圖田帳、東寺文書、玉海、神鳳鈔、加茂注進雜記、賴朝又皆置地頭、前此亦有地頭者、皆國司領家所私置、蓋不異莊司、至賴朝以武略宰制天下、地頭皆以家人

有勳功者補之、割其地所出物班給焉、謂之得分、其舊所領者曰本領私領、特給新地者曰恩地、猶古功田、其莊鄉有全給有分給、全給者曰總地頭、凡所領號曰知行地、皆許傳子孫、國司領家稱曰本所、只納租稅、猶古封家、其地乃稱之下地、關東專領掌焉、莊園收公者曰闕所、以擬賞賜、守護皆以勳舊將帥任之、掌兵權以制過奸盜、守護地頭身在鎌倉者、遣吏視事、謂之代官、法制既定、乃嚴其

號令、審功罪、以行與奪、其舊以下、參取貞永式目於是土地人民、舉歸其掌握焉、此後地頭太盛、併掌稅務訴訟、掌訴訟據沙石集下司莊官漸失其職、而本所遂衰矣、蓋賴朝之興也、搢紳抱濟時之略而不得逞者、多往爲之用、故能因弊濟通、以成霸業也、二年賴朝奏請罷攝政基通、使其叔父兼實代之、將收基通家領以付兼實、基通聞之愬訴法皇、敕問賴朝、賴朝奏方平氏專政日、舉攝籙家領、悉屬基通、而付基房

者、纔止氏寺領已、私曲亦甚矣、攝政豈可無領邑也、請其累世家領、盡付兼實、更以高陽院莊五十餘所付基通、東鑑尋以諸國地頭凌侮本所、侵欺租稅、下令戒敕、除得分外貢租皆入本所、違者處罪、時朝廷以國郡凋瘵、屢敕鎌倉停守護地頭、唯誅反人遺地、許置地頭、然以勳功既補地頭者、終不廢也、五年賴朝平陸奧出羽、定其地頭、邊陲始寧、東鑑建久三年北面下臈等競建莊園、蓋以帝愛重武

士也、玉海土御門帝正治元年、鎌倉命東國地頭等、因水利墾開荒地、若有令田園荒蕪、租稅減耗者、改補其職、二年源賴家將檢治承以後將士恩地、以五百町爲限、收其贏餘以給新進近倖、老臣苦諫止之、元久元年、鎌倉以國司訴、令曰、山海佃漁、皆歸國役、鹽地利三分一入地頭、節料燒米、皆入國司、東鑑承元元年、鎌倉下令若狹國富莊曰、本莊爲公家贍用之地、地頭宜務除煩苛、令民安堵、其方

蠶時、地頭不得役使百姓於私家、前時有藍稅、領家已免除者、地頭不得更課之、百姓有逃亡者、地頭不得沒其田宅、爲已名田、宜與領家均分其地、勸誘浮浪、令就其業、壬生官務古文書時上皇聽政院中、多以莊園賜後庭陪從男女、嘗賜一寵倡以攝津二莊、地頭侮之、不侍以領主、寵倡訴之、先是上皇召信濃人仁科盛遠二子爲西面、盛遠亦共參院中、北條義時以其不告關東、削奪恩地、上皇敕還之、

義時不聽、至是又敕改補二莊地頭、義時謂、地頭以勳功得之、無罪過者不得廢、又不奉詔、上皇震怒、承久之變實起于茲、東鑑、承久記、義時廼收公卿武臣與謀者、籍其莊園三千餘所、頒給將士、東鑑、此後稱源氏所定地頭、曰本補地頭、北條氏所置者、曰新補地頭、其得分亦有差等、東鑑、將軍執權次第、貞永式目追加、北條記、後堀河帝踐阼初、武人跋扈、妄稱地頭、對捍領家守護、恣補地頭、武人帶兵粮充文者、亦便號地頭、

課責百姓、每段加徵米三升、朝廷病之、下敕禁制、賜武人以備前備中等三國、諭止加徵民粟者、東大寺要錄貞應二年敕、頃年以勳功新任地頭者、各踰涯分、恣占地利、國衙莊園、託言於彼、不輸年貢、神事佛會、空以陵替、故今定折中法、一以息公私愁訴、一以優地頭勳功、凡其地頭、不論公私田園、每十町給免田一町、每一段加徵米五升、今後宜守符旨、永令遵行、新編追加是爲新補率法、比本地頭得分、

蓋稍優矣、將軍執權次第、貞永式目追加、寬喜二年、敕停止新立莊、百鍊鈔時諸國守護、恣課公事於莊保、下司莊官等、假名鎌倉家人、對捍國司領家、地頭亦營私利、抑留本所年貢、百弊滋生、至貞永元年、北條泰時等議作式目五十一條、頒下諸國、後又頗有補修、其略曰、守護宜專掌右大將所定徵發追捕等事、而頃年分補代官於郡鄉、充課公事於莊保、非國司而妨國務、非地頭而貪地利、凡其所行、太乖公法、

爾後若違式條、致國司領家之訟、爲地頭土民之愁者、改補其職、其置代官、宜定一員守護捕捉犯人、不申事由、恣沒其田宅妻子資財者、必處罪科、若犯人已經裁斷者、其所領返付本所、地頭究濟年貢、近國以明年三月内、遠國七月以前爲限、若或抑留之、致本所訟者、取結解勘定、其有犯用者、令如數辦償、若數多不能登納者、許三年閒究濟、違者奪其職、國衙莊園神社佛寺、從來係本所進止

者、關東不干預其事、畿内近國及西國有地訟者、公領依國司處分、莊園令領家仰朝裁、不得地頭恣相論決、總地頭稱已領内、略取各名主領地者、須處其罪、其妨租入者更給別納下文於名主、但名主不顧先例、違背地頭者奪其職、家人所領、許授與妻妾及傳女子、雖其夫有罪、自非重科、不須沒收、無罪別離不他適者、不得追奪、若已寡而改嫁者、返付其地於亡夫之子、無子者臨時處分、但妻妾非家人女子、及傀儡子白拍子類、誘取其夫所領者、夫亡卽收、女子無子者、至老病許立義子傳所領、家人嫁女於搢紳者、不許讓與所領、承久沒收地、已經班給、後其本主訴無罪過、證據明白者、返給之、授別地於當給人、家人在京、亂後逋還者、一從寬宥、割所領五分一、返給餘地、國司所領得替時、其所當年貢、須依新司處分、至私物雜具及所從馬牛等、新司不須抑留、但依重科被沒收者、不

在此限、百姓逃散、領主稱逃毀、抑留妻子、奪取資財、甚乖政理、若有逋負者、須令辦償、不然者糺返損物、去留一任民意、貪暴之徒、越界爭地者、遣實檢使糺覈、若無證據者、準爭地多少、更割訴人領地、與被論者、稱已知行、掠他人所領、貪取所出物者、令速糺返、并沒其所領、無所領者處流、以不知行地文書、寄附他人者、逐斥其身、名主不告本所、以名田寄附權門者、奪其職、付地於地頭、無地頭者

付本所相傳私領、雖許沽卻、不得賣與凡下輩、雖侍已上、非家人者、不須知行、其特恩所給者、禁止賣買、違者彼此科罪、新補地頭不得混領本司遺地及新補率法、違者徵籌屋用度、每一町錢一貫、割取地頭得分、不得爲民煩、不傳所領於子孫、和與他人者、不論恩地私領、皆收公、但兄弟叔姪及義子、不在此限、博戲已有嚴禁、若以田地爲賭者、處重科沒其地、以恩地爲質、致訴訟者、其辨償過半

已上、令指日辨濟、糺返券契、不及其半者、與地於他人、地頭不許以僧侶商人等爲代官、貞永式目及追加、商人據東鑑、泰時頗節儉自守、務講治術、盡心民事、嘗徵諸國田文、檢定公私田畝、申明賴朝法制、守護地頭各守其職、上無枉法、下不犯禁、天下小康、參取東鑑、明慧傳、神皇正統記、太平記、貞永式目、至孫時賴、又能務察民瘼、增鏡、太平記、嘗戒西國地頭、不遵舊規、侵奪公私租賦者、令六波羅禁遏之、東鑑莊園之治、稍有可觀者、但當時

田租貢賦之法、莫所詳考、蓋亦無一定之制也、其田制、段内或有設大小半之目者、二百四十步爲大、一百二十步爲小、半卽一百八十步、東大寺要錄、藥王院文書、鹿島社文書、正木文書、租法、各莊多寡不等、大抵每段徵米八斗以下二斗以上、而更設加徵小加徵等目、段別增納五升又加三升、醍醐寺雜事記、陸田地子、槩每段一斗、若麥二斗、東寺文書、醍醐寺雜事記、其租穀稱曰分米、東大寺古文書此見于鎌倉以前者、其課程雖依田品、蓋皆

領家與莊司等便宜所定、而莊領多用私量、故其實不可詳、至鎌倉時、亦不聞有改定、唯設地頭加徵法、而家人供大番役者、又特許每段課錢三百文、每五町課馱馬一匹、丁二人、其貢賦有輸染絹八丈絹、納布、藍、指準布、紺布、長鮑、移花紙、染革等者、東鑑其他雜物、大抵準調庸作物之例、醍醐寺雜事記、東寺文書、蓋亦任土作貢、雖有定數、然課丁不詳、故其輕重莫由知也、其後田租或有停輸米、專課錢貨者、謂

之分錢、田額皆準錢爲定、稱曰幾貫幾百、因有貫高之稱、（太平記、東寺文書、正木文書、）又其收納之法、有地頭與領家約定其稅額、乞鎌倉證文、每歲依額包納者、號曰請所、不帶證文者、爲私請所、（東大寺雜録）蓋用撲買法也、四條帝嘉禎元年、興福寺大住莊與石清水薪莊爭水、興福寺發兵、火薪莊民家六十餘戶、殺神人、朝廷遣武士、捕大住莊官、奉伊賀大內莊於石清水、以慰神人、（百鍊鈔）時興福寺驕縱、專領大和

一國、不許置守護、寺家自行地頭事、至明年、僧徒構城修戰具、北條泰時乃收僧徒莊園、置守護地頭、嚴兵備以禁出入、僧徒懼解兵、泰時因罷守護、復付地頭職於寺家、仁治元年、鎌倉令、新補地頭、不論水陸田、出租一斗者、許加徵三分一爲得分、（東鑑、仁治以下、又據島津家本、）又定陸田春夏地子、皆入領家、地頭不得妨之、若有大營作課諸國者、以地頭得分辦進、不得課百姓、（新編追加）後嵯峨帝寬元二年、鎌倉定

隱田發覺者、隨其年限、追徵田租、若不辦濟、沒收其地、（新式目）後深草帝寶治二年、鎌倉以諸國地頭侵牟國司領家、下令禁約、本補一依舊例、新補必循率法、據國司領家檢注帳處分焉、不得爲奸濫、建長三年、又令地頭處分國司領家年貢、宜依實辦濟、若過稅期、本所訴之者、據其所訴論決、六年又諭西國地頭、本補新補、皆宜循舊規守率法、不得設新例爲奸濫、（東鑑）龜山帝文永元年、又令諸國百

姓穫稻後、種麥其田、領主等隨即課稅、理不當然、備前備後多有此例、爾後宜禁止、令百姓專其利、又農月不得私使百姓、但領主耕田養蠶等、雇役爲例者、不在此限、（新編追加）八年初景雲中、東大寺役單功一萬一千五百餘人、鑿池於大和櫟莊以灌寺田、其後他莊百姓恣用其水、遂發數萬人、築堤蓄水以便已田、櫟莊每苦旱損、因屢致忿訟、朝廷不能決、至是寺家搜舊記、得詳造池顛末、訴之朝、爭

訟始息、東大寺要錄 後宇多帝弘安七年、鎌倉令、地頭究濟年貢、既有定期、期日以前、不遂結解者、雖無未進、改補其職、貞永式目鈔引追加 伏見帝永仁元年、又令、領家與地頭、中分輸物、新補皆用折中法、本補則否、事乖公平、自後本補亦宜從折中法、北條記 後二條帝卽位初、鎌倉令、向有宣下、諸請所係寬元以前所立者、不宜停廢、今定承久以後請所不帶關東證文者、爾後一任本所進退、新式目 嘉元二年、興福

寺僧徒逐生馬莊地頭、北條貞時命捕其渠魁處流、悉沒其徒莊園置地頭、尋以衆僧哀訴罷之、興福寺略年代記 後醍醐帝元亨二年、鎌倉令、國領地頭辨濟年貢、以明年二月爲限、雖進京庫者、不得過六月、若有抑留者、令遂結解辨償、其不能遂結解、以實申請者、依請處分、若不以實者、改補其職、又前司之時有未進者、爾後宜納于前司、其有請所不帶證文者、宜皆停廢、但係康元以前者、雖私請所不得停廢、弘安七年以後、雖帶證文者、一任國司處分、貞永式目追加 凡院宮王臣及社寺莊園之多寡、今皆不能詳、其廑存于殘簡者、養和中、新熊野社領在畿內及遠江安房備中但馬安藝豐前等十六國者、二十八所、新熊野社文書 壽永中、加茂社領在參河若狹能登出雲伯耆美作阿波伊豫等二十餘國者、四十二所、加茂別雷社文書 建久中、藤原能保領平氏沒官莊二十所、其地在大和攝津尾張近江播磨備後

等十國、東鑑 後堀河帝時、東大寺領在近畿及越中越後紀伊筑前等十一國者、二十餘莊、東大寺要錄 其子院所領、亦合二十八莊、在畿內及伊賀伊勢備前周防等九國、東大寺續要錄 同時七條院領莊三十五所、在畿內及美濃越前丹波淡路肥後筑後等十五國、東寺文書 四條朝、攝政道家與關東連姻、尊卑分脈 權勢太熾、五代帝王物語 領莊園一百餘所、在畿內及諸道四十餘國、光明峯寺關白莊園處分記 然此裁存什一於千百、爾、

初建久以後、鎌倉屢令天下諸國、注進公私田額、東鑑、太平記、東寺文書、豐後大隅圖田帳、但馬大田文、其籍今罕傳者、唯建久則日向田額凡八千六十餘町、就中公領僅二十五町、沒官田六十八町、而權家社寺莊領、有七千九百七十餘町、日向圖田帳大隅凡三千十七町餘、國領僅二百五十餘町、其中一百四十九町餘、爲府社領及不輸田、而八幡神領一千二百九十六町餘、島津莊一千四百六十五町餘、大隅圖田帳薩摩凡

四千餘町、國領不過二百十餘町、而諸莊領、三千一百七十八町餘、其餘爲沒官田、薩摩圖田帳貞應則淡路凡一千四百五十餘町、國領鄉保、有四百餘町、而一千五十餘町、皆爲莊領、淡路田畠注文弘安則豐後凡六千八百七十餘町、就中八百五十餘町爲公田、九百五十餘町爲半不輸、府警固府濟物等田、而莊領至五千餘町、豐後圖田帳○本書莊田數有可疑者、今姑擧大數、其他常陸但馬等、亦大抵如此、税所文書、但馬大田文、又如播

磨則鄉保八十九、而莊園有一百三四十云、峯相記國郡割裂、王土日蹙、而所謂國領國衙者、亦或有寄附社寺者、或有爲院宮寺家所管者、其實不異乎莊園矣、玉葉、增鏡、椿葉記、太平記、醍醐三寶院文書、東寶記、初大同以後、歷朝多置敕旨田、又以奉院宮、其地遍滿諸國、日本後紀、類聚國史、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迨乎延喜、以其害民業敕禁新置、類聚三代格此後敕旨田罕見、及王土漸縮、則諸院諸宮、亦皆置莊園以自給焉、其最有關係者爲長

講堂領、梅松論、園太曆、宣胤記、長講堂後白河法皇所設、宣胤記時有富豪獻莊園以爲堂領者、良峯家譜後增至一百八十所、梅松論其地今可考者、但馬八所、可五百餘町、但馬大田文在遠江越前若狹丹後者各一所、參取宣胤記、勘仲記、東寺文書、其餘不詳、世爲上皇御莊、園太曆、梅松論、傳至後嵯峨法皇將使龜山帝胤永承大統、因以堂領授後深草帝、以爲子孫資給、勿使其襲天位、梅松論龜山帝亦多置莊園、及崩皆頒之院宮及偉

臣、龜山院凶事記及伏見帝立、與北條貞時謀、定兩宗迭立之議、神皇正統記、梅松論後醍醐帝以謂、持明院皇子有長講堂領、而復踐帝位、則置朕子孫於何地、若果立持明院皇子、則其在位間、宜以堂領付朕子孫、乃敕北條高時、令遵後嵯峨帝遺約、高時不聽、遂致元弘之亂、梅松論帝之討高時、頒下制條、禁侵略院宮權貴莊領、以莊園與奪、激勵朝士武人僧徒等、光明寺藏書殘篇、太平記初貞時稍好奢靡、將士皆窮、往往賣領邑以供費用、前此家人等所領、大抵不下

千町、及此時、有地多者四五十町、少者僅一二十町耳、政連諫狀至高時益極驕佚、國用不給、及其犯闕、嚴課軍餉於東國諸莊、新田義貞大怒、決意起義、遂滅高時、中興初、莊園闕所甚多、帝先收高時所領、以充供御、以大佛貞直邑、給寵姬藤原氏、其餘下內旨分給近倖寵臣及宮闈優倡之徒、而有功將士、或遺敍錄、憤怨觖望、天下復亂矣、太平記足利尊氏之反也、小山常犬丸助逆有功、尊氏首授之武藏大田莊、以敍戰功、將士聞之、皆爭効死力、梅松論尊氏已圖傾中興之業、故奪攘王土、以給宗族將士、欲務充其欲、以爲己用、割莊園而不足、遂授以大國、後至乎有以一姓踞數國者、地廣兵強、適足以速亂也、太平記於是鎌倉遺法亦壞、天下遂爲戰國矣、源親房嘗論莊園之害曰、上世之治、朝廷不敢專國郡、立國司郡領、委以庶務、雖有封戶職田之制、亦皆賜官符、給其賦租、土地常爲國司所管、朝

廷考其政績以黜陟之、故天下無不輸之地、國郡無犯法之民、唯大功田得傳之子孫、不受宰吏牽制、猶後世莊園、然累朝最重土地、故光仁永施寺封、尚諭謂永者止一代耳、至于後世、法制漸弛、莊園太盛、國郡多不輸之地、而天下始多事矣、雖延久首矯正斯弊、而自白河鳥羽後、莊園新立增多、國司所掌不過百中之一、甚之國司不赴任、委非才目代

視事、天下安得不亂哉、況乎自文治置守護地頭以來、時勢一變、朝廷不復得行政矣、適際一統之運、將有所爲、而不翅不能除宿弊、武人恃功、驕傲益甚、朝廷唯務撫慰、增給莊園、割與國郡、諸家采地亦擬勳功之賞、欲治愈亂、求安倍危、末俗之弊至此、哀哉、神皇正統記

保、卽鄕之屬、所起不詳、或云、本五保之稱、蓋其初百姓自墾常荒地以爲私田、與諸鄕共屬國衙、辦進官物、故倂稱曰鄕保、參取醍醐寺雜事記、

東鑑、太平記、東寺文書、紀伊栗栖氏文書、淡路田畠注文、又有屬諸司及社寺者、吉記、葉黃記、加茂別雷社文書、壬生官務古文書、一條帝時、有播磨小犬丸保、保已見于此、壬生官務古文書及後廢莊園附國領者、亦稱曰保、東寺文書有保司以掌其務、醍醐寺雜事記、東鑑、東寺文書、承安四年、紀伊名草郡直川保人紀實俊申請國裁曰、本保祖先以來、世所傳領、而保内有一島地、荒穢年久、前保司成實存心國利、墾爲田疇、不幾以課役煩重、小民廢業、復爲荒地、遂失其利、實俊在職、爲再墾之計、而以身不堪公務、讓職於弟範成、範成每嘆民避重役、不肯就耕、伏請少賜優恤、永免諸公事雜役、然則勸誘小民、益務開墾、辦濟租稅、令地無遺利、國司乃裁許、新立券契、紀伊栗栖氏文書建久五年、若狹遠敷郡國富保司吉原安富上解曰、本保田三十四町餘、安富家世所傳領也、永萬元年以後、殊加功力、墾開荒地、辦進造八省院太政官廚等料、及長日修法、圓宗寺法華會等四

所納物、至于今日、曾不懈怠、而比年土民恣入保内、任意耕作、或稱寺田、或號名田、不從保司、對捍官物、因茲去歲陳訴國司、下賜廳宣、凡保内之田、一切據公驗以處分焉、又大熊野浦本荒地無主、前司假定四至以屬本保、爾來亦補進四所納物、但未加檢注、田數不詳、請速賜官使、糾正四至、勘注田畝、令究濟納物、凡如此之地、例免課役、望請調庸雜徭、及伊勢遷宮役夫工、大嘗會、造内裏、御願

寺諸料乳牛役等、皆從蠲免、使安富子孫、永領其地、官使右史生安倍定宗更加檢覈、依實奏之、敕從其請、七年播磨上穀倉院領揖西郡布施鄉小犬丸保解云、本保建立以後、殆二百年、四至內田園林野、未有他人妨之者、應保中中原師元（姓據中原系圖）補長官之後、平賴盛欺罔國司、以布施鄉爲莊領、遂侵奪保地、師元訴之、終不能得、爾後保民失業、無由貢稅、且莊之與保、分在鄉之南北、地界夐別、

何得掠保地、以稱莊領、請速賜天裁、復舊境以屬國衙、得免敕院公事、造內裏、御願寺、公卿敕使、驛家等雜役、許之、其屬諸司者、以歲入補本司用度、稱曰便補保、本司或以其官人爲地主職、若地主加功開墾者、特賜宣旨、許子孫傳領、（壬生官務古文書）當時立保之制、亦可槩見焉、名、亦私田、蓋初開空荒地以爲私邑、特附名字、以別公田、故曰名田、亦不知其起、稱其主曰名主、（東寺文書、東鑑）及後在廳官人、郡司

百姓等、往往掠公地、以爲名田、（壬生官務古文書）自是名田增殖、遂錯雜於莊園鄉保之間、（東寺文書、豐後日向大隅薩摩圖田帳、）其占有名田、多者爲大名、少者爲小名、大名小名、卽所謂武士者、源賴朝時、如常陸豪族八田知家、多氣義幹等、稱曰大名、（東鑑）皆攘奪王土者也、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一

卽位　讓位
天皇冠禮　皇太子冠禮
皇子冠禮　冊立皇后皇太子
元正小朝拜　四方拜
朝覲　皇后受賀
皇太子受賀　告朔
冬至受賀

禮樂之起、其所由來尚矣、但邃古之世、風俗樸茂、人文未開、雖有其實、而其名未著、然攷諸舊史、伊弉諾伊弉冉二神、首明夫婦之倫、生我天祖、君臨寓內、天祖傳位於皇孫、以爲中國之主、而皇統始定、當時羣神翼天業者、亦咸祖孫相繼、各守天職、以事天孫、是神聖之所以篤父子之親、正君臣之義、以立經國之本、豈非禮之大者乎、若夫自宮室衣服宴饗朝會儀衛之制、以至聲歌絲竹之樂、亦皆起源於神代、而列聖相承、以統馭海內、然其文則固未備也、抑列聖所貴於禮者、莫重乎祭祀、祀禮之重者、莫大乎報天祖也、夫天祖之傳位、寓象於寶鏡、授諸皇孫、以見念祖之義、聖子神孫、奉承遺訓、同牀共殿、親祭匪懈、

敬神嚴父、無有二道、下至臣民、亦皆奉天祖戴天孫、以繼述乃祖乃父之所以事天祖皇孫者、致其誠信、以承祭祀、禮樂之本、實存乎此、故雖玉帛鐘鼓之不備、而神人和樂、災害不生、風俗淳素、君民親睦、四海之內、與一家無異、是益萬世之基、所以一定而不動搖焉、固不須苛儀煩禮、尊君抑臣、然後爲治也、然一質一文、經世之常道、人文漸開、則禮節器用、亦必隨時修飾、以順其宜、要在乎不失其

本焉耳自應神以降文教日興朝廷之儀輿服之制益必有沿革而古史莫能詳焉孝德朝皇太子輔翼定五禮興百度至文武朝制度典章大備矣然觀其所由則禮云樂云率皆隋唐之制所謂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者要亦非夫三代治教之具也唯其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雖有司之事其文固備資以飾改新之治亦可謂盛矣歷朝相因加修增飾文物益備而俗

習隨變其聲容之美雖有可觀者而上世簡直之風日以耗銷豈亦非文之弊哉然沿襲之久習而不察往而不反雖時有志於釐革者亦唯少損益舊文以合當世耳及其末失也公卿搢紳所奉以爲禮樂者不出於區區儀節與舞容曲調而至經國大體則不知其爲何物終之朝政不能以綱紀天下武人強梁武斷於國郡而所謂月卿雲客者端笏於殿陛之上撫絃於筵席之閒亦何補於政事

禮樂壞於上而征伐出於下天下大權盡歸於介胄之士敗亂極矣然而廟堂之上鐘簴無動龜鼎依然者蓋以神聖經國之餘烈尚存于民心也猗歟不亦偉哉故今推其本原徵之神代考其沿革詳其得失凡事係祀禮者具之神祇志而卽位元會以下大禮小儀及服飾儀物與夫樂制本末以次著于篇作禮樂志

泰古伊弉諾尊伊弉冉尊之經營國土也男

唱女和正夫婦之別以爲羣類之祖焉伊弉冉尊之崩也伊弉諾尊哭泣殯殮而死葬之禮起矣天祖之事天神也親織神衣供新穀而祭祀之禮起矣其御天原也羣神翼戴新築瑞殿備諸儀物天太玉命奉鏡玉和幣天兒屋命宣祝辭天鈿女命奏神樂天磐開戶奇磐閒戶二神護衞殿門於是制作始備而朝廷大禮皆原於此已而詔天稚彥征葦原中國賜以弓矢復還於羣神遣武御雷經津

主二神翦滅兇類命將之儀始于此天祖立皇孫爲中國之主授以寶鏡皇孫奉之以爲齋鏡同牀共殿猶事天祖羣神皆承天敕翼衛陪從各奉其職一如天上儀而君臣之分益嚴矣太祖元年正月朔卽位於橿原宮天富命率諸齋部奉天璽鏡劍天種子命奏天神壽詞可美眞手命帥內物部執矛楯設儀衛道臣命大久米命率大伴久目二部護衛宮門始受四方朝賀元正朝賀卽位之禮自

此而定矣參取日本書紀古語拾遺舊事本紀公事根源大久米命據古事記說見于兵志初帝廣求華胄納事代主命女爲正妃至此冊爲皇后後立其所生皇子爲皇太子立皇后皇太子之制亦定于茲○日本書紀按本書神武紀云年十五立爲太子卽神代已有立太子之制然神代紀不書故今以是爲始蓋神聖最重祀之與戎故如大嘗新嘗諸祭及以兵器祀神之類皆列聖之所尤致愼焉日本書紀古事記令義解大意事具神祇及兵志景行帝行幸肥後吉備人朝勝見獻腹赤魚腹赤奏原

于此釋日本紀引肥後風土記年中行事祕鈔引官曹事類公事根源應神帝時國栖人拜朝獻醴酒仁德帝始置氷室國栖奏氷樣奏起于此國栖奏以下年中行事祕鈔公事根源帝又饗蕃客於朝堂享禮亦是爲始顯宗帝二年始行禊飮推古帝十一年皇太子廏戶奏議作大楯及靫又始繪于旗幟用整儀衛明年又制憲法以爲治民之本其要在禮爲上無禮則下不齊爲下無禮則必有罪羣卿百寮宜以禮爲本日本書紀是歲改制朝禮日本書紀

懷風藻初太子輔政始通聘隋國其遺學生留學至唐不絕學生或奏唐國法式大備宜恆通使聘日本書紀蓋是後朝廷多採用唐禮而古俗漸變矣孝德帝詔齋部首作賀斯掌宮內禮儀古語拾遺天智帝卽位詔中臣連鎌足集諸學士制定禮儀懷風藻大織冠傳大凡卽位賀正諸禮皆著爲永制據續日本紀慶雲四年及歷世本紀卽位詔文賀正二字據古本日本紀引日本決釋四年正月百僚朝賀中臣連金奏壽詞日本書紀古本日本紀引日本決釋○按日本書紀載三年宣朝禮蓋以新制

領于諸司也、天武帝十年、詔定禮儀言語之法、如跪禮匍匐禮竝停之、行難波朝廷立禮、十二年詔百僚肆進退威儀、日本書紀文武帝二年、復改朝儀、大寶元年正月朔、御大極殿受朝、其儀於正門樹烏幢、左日像青龍朱雀幡、右月像玄武白虎幡、蕃夷使者、陳列左右、文物大備、續日本紀自是之後、卽位大嘗會、皆用其儀、內裏式、貞觀儀式、慶雲元年正月、始設榻於五位以上座、是月停百官跪伏之禮、初帝詔太政大臣藤原朝臣不比等等定令、續日本紀朝廷禮儀、皆領於式部、其婚姻生死祥瑞喪葬等事、治部領之、又置內禮司、掌宮內禮儀、凡稱至尊者、祭祀曰天子、詔書曰天皇、華夷曰皇帝、上表曰陛下、服御曰乘輿、行幸曰車駕、凡自天子至車駕、皆書記所用、至世俗所稱、別不依文字、曰皇御孫命、或須明樂美御德、讓位帝曰太上天皇、皇后皇太子以下率土之內於天皇太上天皇、上表同稱臣妾、皇后皇太子於太皇太后皇太后、率土之內於三后皇太子、

上啓稱殿下、自稱曰臣妾、凡大陽闕、皇帝不視事、百官各守本司不理事、凡祥瑞合大瑞者、隨卽奏表、上瑞以下、竝申所司、元日以聞、若雲氣及木連理類、不可送致者、畫圖上之、其應賞者、臨時聽敕、凡五等親者、父母、養父母、夫、子、養子爲一等、祖父母、嫡母、繼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夫之父母、妻妾、姪、孫、子婦爲二等、曾祖父母、伯叔婦、夫姪、從父兄弟姊妹、異父兄弟姊妹、夫之祖父母、夫之伯叔姑、姪婦、繼父同居、夫前妻妾子及今妻妾子爲三等、高祖父母、從祖祖父姑、從祖伯叔父姑、夫兄弟姊妹、兄弟妻妾、再從兄弟姊妹、外祖父母、舅姨、兄弟孫、從父兄弟子、外甥、曾孫、孫婦、妻妾前夫子爲四等、妻妾父母、姑子、舅子、姨子、玄孫、外孫、女婿爲五等、凡詔書以大事宣於蕃使、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旨云云咸聞、以次事宣者、曰明神御宇天皇詔旨、用於朝廷大事及立皇后皇太子、元日朝賀等者、

曰御大八洲天皇詔旨、用於中事任大臣等者、曰天皇詔旨、凡文字稱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先帝、天子、天皇、皇帝、陛下、至尊、太上天皇、天皇諡、太皇太后、太皇太妃、太皇太夫人、皇太后、皇太妃、皇太夫人、皇后者、皆平出、其大社、陵號、乘輿、車駕、詔書、勅旨、明詔、聖化、天恩、慈旨、中宮、御、及三后、闕廷、朝廷、東宮、皇太子、殿下之類、竝闕字、汎說古事、言及平闕之名、非指說者、皆不平闕、令義解 元明帝即位、詔

曰、爲政之道、以禮爲先、往年停跪伏之禮、今聞內外廳前皆不嚴肅、進退無禮、陳答失度、此則所在官司、不恪其次、自忽禮節之所致也、自今以後、嚴加糾彈、革其弊俗、使靡淳風、靈龜元年正月朔、御大極殿受朝、陳鼓吹騎兵於朱雀門左右、元會用鉦鼓自此始、聖武帝天平十四年正月朔、百官朝賀、時大極殿未成、權造四阿殿受朝、石上榎井二氏建矛楯、稱德帝神護景雲二年正月朔、御大極殿

受朝、舊制少納言侍立殿上、至是設座、桓武帝延曆四年正月朔、受朝、始停兵衞叫閤儀、續日本紀 嵯峨帝弘仁七年、式部省言、據延曆二十一年勅、賀正不參者、五位以上勿預三節、夫事君之道、高卑惟同、懲殿之罪、理須畫一、而今唯責五位以上、不責六位以下、因茲至日旰無人引進、伏請自今以後、奪春夏之祿、責不會之怠、則朝儀有序、憲章不墜、從之、九年正月勅、羣臣賀正者、不諳禮容、俛仰失節、

威儀有闕、積慣無改、宜令所司、每至季冬、豫加教習、俾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但參議及三位已上、不在此限、類聚國史 是歲詔式部少輔菅原朝臣清公等議朝會儀式、多用唐禮、令百官肄朝儀舞蹈、日本紀略、續日本後紀 初桓武帝留心典故、嘗勅修伊勢兩宮儀式、嘗勅以下、據延曆兩大神宮儀式帳 語在神祇志、又憂式文之未備、詔左大臣藤原朝臣內麻呂等、撰述格式、未成而崩、至是更詔大納言藤原朝臣冬嗣等、修式四十

卷、弘仁格式序、類聚國史、又採自元正至大儺、歲中常典及臨時軍國之儀、以類區分、勒成三卷、是爲内裏式、内裏式序、後又撰儀注、名曰弘仁儀式、法家文書目錄、淳和帝天長中、詔右大臣清原眞人夏野等、就内裏式更加損益、斟酌舊儀、頗有所改定、内裏式跋、清和帝貞觀中、詔右大臣藤原朝臣氏宗等、補正弘仁式、更錄爲二十卷、曰貞觀式、若朝會宴饗蕃客祭祀諸儀注、詳加討論、用從修正、爲儀式十卷、與式竝行、類聚國史、

爲儀式、以下、參取貞觀儀式、本朝書籍目錄、法家文書目錄、醍醐帝延喜五年、詔左大臣藤原朝臣時平等、撰集朝故曰延喜格、延喜格序、據延喜式序、五年十二年又詔大納言藤原朝臣忠平等、領撰集、延長中書成上之、曰延喜式、其祭祀宴饗之禮、朝會蕃客之儀、別集爲儀式、延喜式序、初弘仁制、諸儀分爲四、曰大儀、曰上儀、曰中儀、曰下儀、貞觀因之、内裏式、貞觀儀式、○按内裏式殘缺不詳、然元正朝賀爲大儀、宴會爲上儀、上卯日及踏歌等爲中儀、五月六日爲下儀、儀式同之、卽其定爲四等可知也、至是改爲三、

曰大儀、曰中儀、曰小儀、元正、卽位、受蕃國使表爲大儀、元日宴會、正月七日節、十七日大射、十一月新嘗、及饗賜蕃客爲中儀、告朔、正月上卯、臨軒授位任官、十六日踏歌、十八日賭射、五月五日騎射、七月二十五日相撲、九月九日節會、出雲國造奏壽詞、冊命皇后皇太子、百官賀表、遣唐使將軍賜節刀爲小儀、延喜式、村上帝時、以延喜式猶爲古也、改制儀禮、曰新儀式、帝又親撰儀注、曰清涼記、其後

源高明藤原公任私撰儀注、悉用新儀、自一條帝以降、朝典一變、洎白河堀河帝又一變、於是大江匡房撰次第、損益舊儀、隨時合宜、此朝禮因革之大概也、江家次第鈔、然自佛法盛行、而葬祭之禮先壞、讀經修法、重於朝儀、日本書紀、續日本紀、類聚國史、延喜式、加之雜儀繁興、自嵯峨帝設花宴節、後仁明帝設芳宜花宴、清和帝行童相撲、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醍醐帝作前栽合、小弓賭射、日本紀略、村上帝行子日遊、殘菊宴、作

菊合、詩合、歌合、參取日本紀略、古今著聞集、西宮記、天德三年鬪詩行事、天德歌合記、八雲御鈔、華山帝時、東宮設鬪雞戲、日本紀略、後冷泉帝行菖蒲根合、古今著聞集、凡分兩朋以角優劣、謂之合、率皆一時宴遊、雖不著爲永式、然如童相撲儀、準相撲節、詩合準臨時祭、三代實錄、天德三年鬪詩行事、西宮記、子日遊、殘菊宴、歷朝舉行、竟爲恆例、外一宴會、公事根源、往往窮極奢侈、古今著聞集、而舊儀寔漸衰替、其所謂儀式儀注者、大抵皆煩文末節、徒拘儀容、而公卿搢紳、專務虛飾、不知大體、其所常講、不過於拜揖步趨之間、西宮記、江家次第、朝野羣載、自烏羽帝後、公卿皆至去眉翦須、鐵漿染齒、以飾儀貌、海人藻芥、風俗偷薄、朝廷陵夷、歷保平之亂、而宮闕頹圮、典禮亦多不行、神皇正統記、壽永已後、亂離相踵、百度悉隳、每有大禮、臨時酌量、附比從事、亦皆一切苟且、無足論者、代始和鈔、後醍醐帝立、最留意古典、太平記、及其復位、採掇故事、親加删定、是爲建武年中行事、建武年中行事及奧書、然世屬

大亂、乘輿播遷、終于偏安、太平記、亦何議典禮之暇哉、蓋自朝廷已衰、政歸武人、禮樂幾乎熄矣、而武人亦知非禮儀不可以維持天下、故源賴朝定元日垸飯、入朝喪服等儀、東鑑、令武田小笠原諸氏因其家法、以定射禮、傳之後世、東鑑、武田系圖、小笠原系圖、又可以觀天下之變也、至足利氏、更令小笠原貞宗等、議定武家禮節、小笠原系圖、小笠原系傳、然當時最重茶會、宴會甚盛、而奢侈相競、驕淫無度、至義滿則諸事往往僭擬乘輿、議者所不忍言焉、故皆不論著云、太平記、足利家傳、臥雲日件錄、文祿清談、

即位之禮、前十日、大臣點定殿上侍從四人、少納言二人、前四日、式部丞錄帥史生省掌等、習儀注於八省院、前二日、所司宣攝內外、前一日、掃部寮設御座於大極殿、皇后座於御座東、貞觀儀式、掃部寮據延喜式、褰帳內親王座於御座東西二丈、當南頭、威儀命婦座於其左右一丈五尺、北折五尺、執翳座於東西戶前、竝

以南爲上侍從位氈於南廂以北爲上少納言位氈於南榮内匠兵庫二寮帥工部鼓吹戸等建銅烏幢於殿中階南十五丈四尺日像幢朱雀青龍二旗於其東月像幢白虎玄武二旗於其西相去各二許丈○按貞觀儀式云卽位儀如元會而元會有皇太子座北山鈔云卽位無太子參入儀今從之設内辨大臣幄於昭訓門南廊第一間壇西三丈五尺南去一丈三丈五尺據賴業記外記史座於幄東内記座於左右近衛陣側懸鉦鼓於大臣幄南北

與近仗接中務置典儀位於中階南十二丈西折三丈差西南少退置贊者位中階南十丈對設火鑪式部省置宣命版位於龍尾道南十七丈掃部寮設親王已下位記案於其南一丈東折一丈三尺置太政大臣位於宣命版南四丈東折二丈五尺又西折二丈五尺置親王位左大臣位於太政大臣位南右大臣位於親王位南大納言位於左大臣位南非參議一位二位位於右大臣位南中納

言位於大納言位南東少退置三位參議位諸王三位位於非參議二位位南諸臣三位諸王四位位少退在西四位參議位於中納言位南諸王五位位於諸王三位位南諸臣四位位分在東西五位已下亦同親王應叙位者位於大納言位西一丈五尺位記案南諸臣應叙位者準之參取内裏式貞觀儀式北山鈔當日未明諸衞服大儀各勒所部建大儀仗於殿庭左右及諸門門部四人陳於章德興禮二門

東西左右中將執仗陳於東西階下兵衞挾龍尾道而陳中務帥内舍人陳於近仗南内藏大舍人二寮各執儀物分立於殿庭東西主殿圖書二寮各服禮服列鑪東西寅一刻兵部丞錄帥史生省掌檢校兵庫所建諸幡及諸衞儀仗式部丞錄帥史生省掌入自長樂永嘉二門就應天門左右廊座錄二人帥史生省掌至朱雀門東西仗舍序列六位已下刀禰○按西宮記百官主典已上皆稱刀禰公事根源云凡小節稱五位已上

日刀禰、大節、六位亦稱刀禰、彈正忠以下至東西仗舍前、糾彈非仗非儀、巡察翔鸞栖鳳二樓竝如常儀、典儀一人、贊者二人、入自光範門就位、大臣以下入自含耀章義二門、就朝集堂座、式部丞錄降廊堂立于庭、史生二人執策唱計五位已上、大臣入自昭訓門就幄座、內記執位記筥進置大臣前机上、式兵二省輔丞取之、置位記案上、于時撾外辨鼓、諸門鼓皆應、乃開章德興禮二門、大伴佐伯二氏各一人

帥門部入據會昭門內左右廂胡牀、辰一刻、天皇御大極殿後房、二九女孺執翳三行、就戶前座褰帳內親王二人、威儀命婦四人、以次就座、侍從四人左右分立、少納言二人入自昭訓光範二門對立氈上、大伴佐伯二氏降壇而立、門部開門、兵庫寮撾召鼓、諸門鼓皆應、參議已上降堂就列、羣官以次入、諸仗皆興、羣官立定、親王入自顯親門就位、式兵二省帥應敍位者分入列立、天皇服冕服、出

自後房卽御座、命婦四人分在御前、內侍二人奉劍璽匣候左右、御座定、置匣御座左退、內侍已北山鈔、下、鼓吹司擊鉦三下、女孺前奉翳、天皇端笏南面、六字據北山鈔、內親王褰帳、執仗者稱警蹕、式部錄已下省掌已上稱俛伏、羣官磬折、諸仗皆坐、主殿圖書各二人、就鑪焚香、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王公百官再拜、宣命大夫就位、宣制曰有敕、羣官再拜、宣制、羣官再拜、宣訖、又稱唯再拜舞踏再拜、武官振旆稱

萬歲、宣命大夫復班而止、式部就案授敍者位記、兵部亦如之、所敍者立再拜舞踏、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再拜、殿上侍從膝行前、跪奏禮畢、殿下擊鉦三下、女孺奉翳、內親王垂帳、天皇入後房、撾退鼓、諸門鼓皆應、百官退出、諸衞解嚴、貞觀儀式、參取內裏式、大寶制、凡天皇卽位、總祭天神地祇、謂之大嘗祭、卽位後以十一月行之、令義解、儀具神祇志、廢帝卽位、遣使奉幣于伊勢神宮及諸道神社、續日本紀、桓

武帝以後因之、(續日本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錄、三代實錄、日本紀略、)其儀天皇御建禮門頒幣、(三代實錄、北山鈔、)以王及中臣齋部二氏、充伊勢使、(續日本紀、三代實錄、)淳和帝以後、遣使告卽位于山陵及宇佐神宮、(類聚國史、日本紀略、○按續日本紀、元明帝卽位、其月有事于大內山陵、告卽位于山陵、蓋昉于此、然無明文、今不可攷、)其宇佐使、遣和氣氏、(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和氣系圖、)初天祖之傳位皇孫、授以三種寶物、永爲天璽、因敕天兒屋命天太王命侍衞殿上、天忍日命備儀仗、(日本書紀、古語拾遺、)及神武帝卽位、

奉安三器於正殿、天富命天種子命治祭典、道臣命可美眞手命建儀仗、一如神代故事、(舊事本紀、古語拾遺、)自後天璽鏡劍爲歷世授受寶器、而四氏之後、皆世其職、如石上榎井建矛楯、大伴佐伯掌宮門、凡有大禮、皆奔走從事、而中臣氏奏天神壽詞、齋部氏奉天璽鏡劍、最爲國之重典、(參取日本書紀、續日本紀、古語拾遺大意、)文武帝著之于令、(令義解、)但此後朝禮多用唐制、(續日本後紀、代始和鈔、)上世諸儀、皆行之於大嘗祭、(令集解、貞觀儀式、)

踐阼之日、唯大臣以下奉劍璽進之、(西宮記、)讓位則內侍二人、置劍璽匣於御座、(江家次第、北山鈔、)後鳥羽帝立、將行卽位禮、時安德帝擁神器西狩、右大臣藤原兼實建言、國家之制、必受劍璽、以纘大統、無劍璽而卽位、上古已來未之有也、今劍璽在彼、宜上祈神明、下命將帥、竭其心力、以圖收復、國祚未衰、神器必還、儻不幸而不還、然後議之、計不出於此、而徒行大禮、是輕神器也、又言不傳劍璽而卽位、必

啓後世之亂、不聽、(玉海、)無神器而卽位、實古今之大變也、(玉海、增鏡、平家物語、)元弘建武之際、賊臣遂恣廢立、天子南狩、實擁大寶、而北主卽假用新神器、以爲天璽、甚至幷與新器而無之、猶行卽位、古儀悉廢、由是皇統分爲兩宗、南北戰爭、天下大亂、(太平記、神皇正統記、)及後龜山帝傳神器於後小松帝、始復古矣、(續神皇正統記、)凡卽位、元明帝以後、用太極殿、(續日本紀、日本紀略、)陽成帝以太極殿罹災、用豐樂殿、(三代實錄、)冷泉帝用紫宸殿、

百錬鈔、後三條帝用太政官廳、後三條帝即位記、一代要記、百錬鈔、安德帝用紫宸殿、後鳥羽帝已後、又用太政官廳、百錬鈔

讓位之禮、皇極帝四年、禪位於輕皇子、大伴長德連、犬上健部君帶金靫、立壇左右、百官臣連國造伴造百八十部、羅列匝拜、尊皇極帝曰皇祖母尊、日本書紀 文武帝立、尊先帝曰太上天皇、後因之、續日本紀、日本後紀 貞觀中修定其儀、前三日、遣使護衛諸關、當日平旦、太政官會

集刀禰、大臣令內記草詔、以草進之、書以黃紙、先是式部置親王以下行立版位、中務置宣命版於尋常版北、諸衛服中儀、主殿寮備御輿、式部序列百官於南門、參議以上在門內、天皇御紫宸殿、內侍喚大臣、大臣以宣命附內侍、立候階下、時皇太子出坊、入就殿上座、大臣亦升就座、左右近衛將曹各一人、率近衛二人、開南門、親王已下參入立定、大臣執宣命、授宣制者、宣制者受降階立、大臣亦降就位、宣制者進就版、皇太子降座而立、宣制者宣讓位事、親王已下再拜、大臣已下拜舞、宣制者復班、親王已下退出、中務撤版以退、近衛開門、今上降自南階、去階一丈、拜舞、步行還坊、所司奉御輿、辭而不駕、內侍執節劍、扈從、衛陣警蹕、少納言一人率大舍人等、舁傳國璽櫃、從、次少納言一人率大舍人闈司等、奉鈴印鑰物、今上御坊、諸衛警蹕如常儀、貞觀儀式

天皇加元服、自清和帝始、三代實錄、中右記、時大江朝臣音人參酌唐禮、修定其儀、中右記 前二十日、遣使告于伊勢神宮、當日天皇御紫宸殿、大納言執御冠筥、升自東階、置御座西、還當東階、西面立、太政大臣升自西階、東面立、少選太政大臣進取御冠、再拜膝行、跪加冠、大納言膝行進理髮、天皇興御後殿、太政大臣降自西階、大納言降自東階、天皇朝服出御御座、太政大臣升如初、大納言升就太政大

臣位南竝東面立、采女進盞、太政大臣執盞酌酒、膝行進奏壽詞、奠於御前、再拜復位、大納言亦如之、太政大臣大納言降如初、天皇興、御後殿、既再出、即御座、近衛開閤門、親王已下參議已上、入立宜陽殿西廂、四位五位分入、立春興安福兩殿前、羣臣拜舞退出、百官六位主典已上、於承明門外拜舞、明日天皇御紫宸殿、親王已下參議已上、入自閤門、立宜陽殿西廂、四位五位分入、竝如昨日、內

辨官降就列中、中納言升自東階、進當西階北面立、采女進盞、中納言跪執盞、受酒膝行進奏壽詞、采女執盞奠於御前、中納言再拜奏壽詞、降自東階、西面立、再拜奏壽詞、親王已下五位已上、稱唯再拜、中納言再拜唱萬歲、羣臣皆唱萬歲、再拜舞蹈、中納言升殿、親王已下參議已上升殿、四位已下侍坐賜宴、三代實錄、朝服據新儀式、後因之、中右記新儀、太政大臣進冠、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盛其容貌、式昭成德、神祇降福、寶祚無極、冠訖、大臣升自東階、執杯酌醴、加匕面葉東面、太政大臣升自西階、進受醴、面柄進御前、北面祝曰、醴酒惟厚、嘉殽惟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賜羣臣宴、奏賀者致詞云、今月吉日、天皇加元服、禮儀具備、臣等不勝大慶、謹上賀、其上壽則云、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新儀式

皇太子加元服、自元明帝和銅以來始行之、續日本紀仁明帝承和五年、皇太子冠於紫宸殿、

行三加之禮、續日本後紀、後拾遺往生傳、近制皇太子就休廬、天皇御紫宸殿帳南倚子、女藏人執冠、置席左案上、皇太子升就座、贊冠者理髮者、盥手升就南廂座、皇太子進就加冠座、理髮者進就皇太子前倚子、理髮與少東、西面立、贊冠者進就案下、跪執冠北面立、祝加冠、復南廂位、理髮者進結纓復位、皇太子興入北廂、贊冠者理髮者退出、女藏人二人持御笏御衣、賜皇太子、皇太子更服以出、傅贊引至

南階上東端北面立、皇太子進當御座北面拜舞退出、傳引降殿、內侍令近衞次將召贊冠者理髮者共升就南廂座賜祿、竝降階拜舞、天皇還宮、皇太子入內、拜謁皇后訖、天皇御紫宸殿、延親王已下五位已上、賜宴如前儀、延喜制依唐禮用三祝、醮和因之、近制用一祝、（北山鈔）

皇子冠禮、崇峻帝三年、廏戶皇子加元服、（扶桑略記、聖德太子傳曆）其儀不傳、醍醐帝昌泰元年、齊世

親王加元服、（日本紀略）其祝辭曰、惟朔且冬至、吉日良辰、敬酌禮典、加爾元服、宜改童稚之心、順成人之則、有孝于家、有忠于國、極壽命之遐涯、保福祚之嘉貺、欽哉戒之、不可失墜、（本朝文粹、朝野羣載）新儀、天皇出御、親王入就座、理髮者進理髮、加冠者起就親王座東加冠、理髮者進結纓、親王更自仙華門入、至東庭拜舞而出、賜羣臣宴如前儀、（新儀式）

冊立皇后皇太子、其制始于太祖、（日本書紀）而其儀無聞、今所傳者、定自貞觀、○按古事記、太祖已納妃、更求可爲太后者、納事代主女、太后卽嫡后也、此後若垂仁后比婆須比賣命、仲哀后息長帶比賣命、特稱太后、其他無稱太后者、蓋古制非皇族貴戚女、不得爲嫡后、唯仁德后石之日賣、實人臣女、而稱太后、是實特見、續日本紀、聖武帝立藤原皇后宣命、殊援之以爲例、蓋前此以人臣女、爲嫡后者、他無其例可知也、而日本書紀、每帝紀必書立某爲皇后、恐亦有潤色之文也、又古事記、景行皇子凡八十王、而若帶日子命與倭建命、五百木入日子命、三王稱太子、據此、古稱太子者、蓋擇嫡子若庶子賢者、以擬儲貳、不止一人、後定其一人、以傳位也、併附以備考、前一日、太政官命式部、戒會刀禰期當日早旦、中務置宣命版於尋常版

北、式部丞錄率史生省掌等、詣建禮門前序列、刀禰親王已下左右分入、式部錄稱容止如常儀、宣制者進就版宣制曰、天下之政、不可獨理、自古必立皇后、以寄內政、今以某位某爲皇后、翌明、外記令式部會集刀禰、親王已下入、內侍宣制、百官拜舞退出、皇太子則曰、玆率常典、立某親王爲皇太子、皇太子拜舞而出、訖各退出、（貞觀儀式）是日諸衞服小儀、（延喜式）新儀、冊畢任宮臣職司、遣使告山陵、（新儀式）

元正受羣臣朝賀、前月十三日、大臣點定殿上侍從四人、少納言二人、奏賀官、奏瑞官各一人、典儀一人、前四日、會所司習禮、前二日、宣攝内外各供其儀、貞觀儀式前一日、内匠寮裝飾大極殿、掃部寮鋪設高御座及所司座、貞觀儀式、延喜式敷御座以錦、其南及東西鋪以兩面、鋪六幅布單於軒廊、敷二幅兩面于其上、自後房屬御座、御座後及左右皆張斑幔、供攝殿庭、同卽位禮、貞觀儀式、北山鈔、但設皇后座於御

座東幔後、皇太子幄於昭訓門南廊第一閒壇西四丈、謁者座於幄東、中務省置皇太子版位於中階南十丈、奏賀官奏瑞官版位於其南二丈、謁者版位於奏賀官奏瑞官版位東二丈、奏賀官奏瑞官行立位於其南二丈東折一丈、奏賀官在西、奏瑞官在東、謁者位於中階南三丈東折二丈、詔使位於其南三丈、若有蕃客、則置治部玄蕃及蕃使位於左右五位閒、治部玄蕃在東、蕃使在西、竝北面、

當日時刻、春宮謁者引皇太子就位、天皇自太極殿後房出卽御座、皇后亦入、皇太子再拜、謁者進引皇太子、皇太子外自中階進當御座、北面跪賀、俛伏而興、降階四級、謁者進引皇太子復位、皇太子再拜、敕召侍從、侍從前受詔、降自東階、就詔使位、西面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宣制、又稱唯、再拜舞踏、再拜、王公百官再拜、奏瑞官進就行立位、奏賀官進就版位、北面立奏、羣官再拜、奏瑞官就位而奏、

奏賀官前受詔、退復行立位、奏瑞官復本列、奏賀官就宣命位、宣制、内裏式餘一同卽位禮、但無敘位、内裏式、北山鈔、舊制無祥瑞則奏瑞官就位而不奏、西宮記引延長七年御記貞觀以後、無奏則不置焉、西宮記引貞觀六年日記其諸國國司率僚屬郡司等、向廳朝拜、訖長官受賀設宴者聽、令義解延喜初有小朝拜儀、其制殿上王卿已下、六位已上、入自仙華門、班立於清涼殿東庭、拜舞而出、謂之小朝拜、西宮記、北山鈔、公事根源五年詔以其

屬私禮罷之、十九年因臣僚請復之、（西宮記、裏書、江家次第、）一條帝正曆以後、大朝之儀廢矣、止行小朝拜、（公事根源、年中行事歌合、）元正拜天地四方、自宇多帝寛平以來始行之、（江家次第鈔引宇多御記、公事根源、）至延喜遂爲定式、其日雞鳴、掃部寮設御座於清涼殿東庭、（延喜式、清涼殿據西宮記、）寅一刻、天皇朝服、卽座上香、再拜唱呪文、唯山陵行四拜禮、（西宮記、寅刻據江家次第、）凡拜跪之節、古者兩手據地、屈膝俯頭爲拜、謂之跪伏、

（日本書紀、萬葉集、三國志、）有拍手而後拜者、有拜而後拍手者、拍手八曰八開手、半之曰短手、八開手再曰二段、四曰四段、短手再曰短手二段、四曰短手四段、有四拜有八拜、四拜曰再拜兩段、八拜曰四拜二段、（參酌日本書紀、古事記、大神宮儀式帳、貞觀儀式、延喜式、江家次第大意、）文武帝以後、屢停跪伏之禮、（續日本紀、）然舊習尚存、桓武帝延曆十八年朝賀、以有蕃客、勅停羣臣四拜、止行再拜、不拍手、（日本後紀、）弘仁制朝禮一用再拜、（內裏式、）唯神事仍舊、

後世因之、（貞觀儀式、延喜式、）凡拜天地座、鋪短疊設褥、屬星座用短疊、山陵座用疊、（西宮記、）後世天子幼冲及諒闇、則設座而不拜焉、（北山鈔、諒闇據江家次第、）是日大臣已下、亦行四方拜、（公事根源、）朝覲、天皇省太上皇皇太后、自嵯峨帝卽位歲八月覲太上天皇始、其儀不傳、（類聚國史、公事根源、）仁明帝承和元年正月二日、天皇朝後太上皇、各逢迎中庭、拜舞共升殿、賜羣臣酒、奏樂舞、太上皇賜鷹犬於天皇、天皇還宮、太上皇

下殿、送至南屛下、此後多用正月二日若三四日、每賜從官祿、嘉祥三年正月四日、朝太皇太后、太后求觀天皇乘輦儀、天皇固辭不得、下殿至南階下、端笏而跪、召左右大臣問可否、皆奏禮敬而已、隨命而可、天皇乃升至御簾前北面而跪、所司進鳳輦於階下、天皇下殿、御輦而出、蓋特例也、（續日本後紀、）後世亦用正月二日、或擇吉日行之、（簾中鈔、柱史鈔、）其儀天皇御鳳輦、如行幸儀、供奉王卿已下、皆著魚袋、

距上皇宮一町停蹕、所司入門鋪緣道、立屛幔、天皇至門下輦、步入御憩所、進升正殿、內侍若次將執御劍、御璽、御劍在左、差先、御璽在右少後、內侍已下、參取世俗淺深祕鈔天皇拜舞、出御憩所、依旨復外、供御酒、獻樂奏舞、四字據中右記、後二條關白記、有贈物被物、天皇拜之、賜羣臣祿訖、還宮、舊儀、三皇宮皆有拜舞、新儀停舞、唯拜母后、或有舞踏儀、西宮記皇太子亦有朝覲之儀、多用三日、行啓如常、小右記、左經記、公事根源、

皇后受朝賀、淳和帝天長五年正月、皇太子已下、拜賀皇后宮、後遂爲定制、類聚國史貞觀儀凡中宮東宮受朝、例用正月二日、貞觀儀式延喜制、其日早旦、中宮職設皇太子版位於常寧殿西向、南差退設司賓位、又南差退設司贊位、掃部寮設座於玄暉門外西廊、親王已下諸王五位於廊上、諸臣五位於廊下、南向、式部置典儀位於門東、東北差退設贊者位、竝西向南上、設職大夫位於門西南向、時刻司賓引皇太子入、立定、司贊曰再拜、皇太子再拜、司賓引皇太子詣東階、皇太子升自東階、賀訖、俛伏興、引降復位、內侍進承令、降詣皇太子前東面稱有旨、皇太子再拜、宣命訖、又再拜、司贊唱再拜、皇太子又再拜、司賓引皇太子出、時刻、式部五位已上六位已下、列於玄暉門外南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皆再拜、職大夫出就位、班首進南面、跪致賀詞、羣官皆再拜、內侍進承令傳宣、大夫承令、

退就位、南面傳宣、羣官再拜退出、其日闈司置女官版位於殿上及殿庭、內親王以下、女官命婦以上、入立殿上、闈司引六位已下、入立於庭、班首詣皇后前跪賀、內侍進承令傳宣、內親王已下、皆再拜出、延喜式

皇太子受朝賀、始于淳和帝天長七年、類聚國史其儀前一日、大藏木工設幄幔於南門外、其日遲明、左右兵衞各陣門外、主殿署設東宮座於東廊西向、親王南向東上、參議以上北

面東上、四位於南榮北向東上、非外殿者座於西細殿東廂北上、樂官座於南庭差西、親王已下座、羣官賀訖設之、宮臣賀禮訖、式部入自西門立標、坊屬置位、時刻文武羣官會集門外、亮啓請中嚴、近仗就陣、式部列羣官於門外位、亮啓外辨、東宮朝服卽座、兵衞開門、式部入置羣官版位於殿庭、掌儀位於其東南、贊者位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亮外自西階差東北面立、羣官五位已上入就庭中位、六位已下、就門外位、班定、東宮降座而立、若大臣不在則不降、掌儀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皆再拜、班首升自西階、詣東宮前跪、致賀詞、降復位、羣官皆再拜、掌儀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再拜、東宮卽座、羣官退出、其日所司設宮臣版位於殿庭、宮臣進賀、同前儀、但宣令訖拜舞、延喜式、近儀、拜賀禮廢、止行大饗、北山鈔、

視告朔、天武帝以後有之、日本書紀、類聚國史、大寶制、文武官初位已上、每朔日、各注當司前月公

文、五位已上送置朝廷案上、大納言進奏、若遇雨失容及泥潦竝停、辨官取公文、納中務省、令義解、弘仁制、孟月臨軒視朔、其儀大臣預點侍從四人奏事者二人、所司各供其事、延喜制因之、前一日、式部省置版位於龍尾道南庭、告朔大夫預習儀注、其日質明、省掌設漆案於中庭、天皇御大極殿、近仗服小儀、諸司大夫執公文函、進置案上、奏者奏訖、復本列、內記二人外自東西階就版位、侍從宣制、內記稱唯、舉案退、降自東階、出蒼龍樓掖門、若天皇不御、則辨官告知式部、令進其函、辨官送中務省、進奏、四月朔、掃部寮設御座、如朝賀儀、但不設少納言位氈及執翳織女孺等座、而設皇太子及大臣座於東廊、延喜式、凡告朔、正月用三日、公事根源、○三日、本書一本作二日、延喜式作上卯日、寬平以後不復行、年中行事引清涼記

冬至受百官賀、聖武帝神龜二年十一月己丑、御大安殿、受冬至賀辭、宴文武百寮、續日本紀、

冬至受賀自此始、鈔濫觴　桓武帝延暦三年十一月戊戌朔旦冬至、詔賜王公已下物、續日本紀其後朔旦冬至則受賀其日天皇御紫宸殿、賜百官宴、公卿表賀、類聚國史近儀因之、謂之朔旦旬、天皇御南殿、陰陽寮奏暦、餘如舊儀、江家次第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二

宴會　青馬　踏歌　大射

禊飮　走馬　相撲　菊花宴

釋奠（鄉飮酒郊祀附）　大儺

宴會、神代有百机飮食之儀、（日本書紀、古事記、）其後享宴往往見于史、凡宴會上世謂之豐樂、又豐明、多因祭事行之、（古事記、續日本紀、內裏式、貞觀儀式、）景行帝始以正月七日宴羣卿、顯宗帝三月上巳幸後苑設曲水宴、天智帝五月五日宴於西小殿、天武帝正月八日宴於大殿之庭、十六日宴於島宮、九月九日宴於舊宮安殿、（日本書紀、）至文武帝、定正月一日、七日、十六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十一月新嘗爲節日、著于令、（令義解、）後世更加正月十七日、七月二十五日、九月九日、（延喜式、）凡正月元日、天皇受羣臣賀畢、宴於豐樂殿、謂之元會、其儀弘仁中定前一日、內匠寮裝飾豐樂殿高御座、當日昧旦、掃部寮（內匠以下、參取貞觀儀式、）鋪陳御座、設皇后座於其西第二閒、皇太子座於其東第二閒第三四閒差南設親王已下、參議已上座、設非升殿者座於顯陽承歡兩堂、有司陳天皇及皇后皇太子酒器、設升殿者酒器於東廊、非升殿者酒器於顯陽承歡兩堂、中務設宣命位於尋常版北一許丈、天皇出自清暑堂、卽御座、皇后出御、亦如常儀、近仗服上儀、陣於殿下、諸衞亦服上儀、（延喜制、改爲中儀、）內侍臨檻喚大臣、大臣至左近衞陣西頭謝座、升自東階就座、皇太子升詣座東西面、謝座謝酒就座、所司啓豐樂儀鸞兩門、闈司二人出自青綺門就逢春門左右座、中務省奉曆案、候逢春門外、將入、闈司版奏制曰可、闈司傳宣、

中務省率陰陽寮舉曆案、自逢春門入、安於中庭、輔已上一人奏聞訖出、闈司進舉案、升自東階、置於南榮、降立階下、內侍持函進御、闈司升撤案、宮內省奏氷樣及腹赤魚、儀見下、親王已下、參議非參議三位已上入自東扉、五位已上分入自東西扉、比入門諸仗皆興、親王已下、五位已上、班立中庭、異位重行、立定、大臣唱侍座、皆謝座、造酒正執虛盞跪授貫首、少退北面立、羣臣謝酒、造酒正受還、

參議已上、非參議三位已上以次就座、五位已上東西分班就座、諸仗皆坐、少選有司上饌、近仗皆興、皇太子及羣臣皆起座、主膳行皇太子案、大膳職行五位已上案、食畢行酒、酒一行、吉野國栖奏歌笛獻贄、若有蕃客則不奏、大歌別當率歌工、入奏大歌、治部雅樂率工人、入奏立歌、內藏縫殿二寮、入自延明門、安被櫃于庭、大臣以宣命及見參侍從交名、付內侍奏御訖、以宣命授宣制者、宣制者受復座、皇太子起座、親王已下皆降立、宣制者降自東階就版、稱有制、皇太子已下再拜、宣制、皇太子已下拜舞就座、賜被、禮畢還內、天應以往、縱雖廢朝、元日必會、延曆以來、受朝賀日賜宴、若經三日、風雨不止者、雖不受朝、猶有宴饗、凡宴會之儀、餘節皆準此、元日值卯、獻杖畢、然後延羣官、內裏式貞觀已後因之、貞觀儀式、延喜式、其中宮東宮宴饗、用正月二日、謂之二宮饗宴、後稱大饗、饗宴據類聚國史、大饗西宮記其東宮儀、親王已下、侍從已上、入就位再拜訖、奉觶

郎、以五位爲之執空盞、前授首者、羣官再拜訖、升自西階就座、但五位就西殿東廂座、座定、雅樂寮入自南門就座、主膳奉坊官行羣官饌、觴一行、樂作、坊官積祿於庭、主藏陳被櫃於其北、觴九行、樂止、雅樂寮退、亮唱四位五位名賜祿訖、女藏人執小袿衣、賜親王已下、三位參議已上、各有差、非參議三位及四位參議竝賜袿衣、羣官再拜而退、延喜式後世羣官拜禮訖、行饗於玄煇門東西廊、先中宮、次東

宮、並有三獻之儀、公事根源大臣亦行大饗、藤原
氏長者、例用朱器臺盤、西宮記其他大臣用赤
木黑柹机、江家次第村上帝天曆九年詔、以忌月
停正月節會、年中行事鈔引行成卿鈔太政官奏、正旦良
宴、得萬國之歡心、卽是孝也、七日勝遊、調三
陽之佳氣、豈非禮乎、伏望二節會依舊行之、
但存禮儀、不擧音樂、本朝文粹冷泉帝安和以後、
復擧音樂、年中行事鈔引行成卿鈔初天武帝宴於大極
殿、日本書紀其後設於內裏、續日本紀至嵯峨帝用豐

樂殿、類聚國史、內裏式淳和帝用紫宸殿、貞觀已後
因之、○按貞觀儀式、延喜式、曰用豐樂殿者、蓋仍舊文不改也、其內宴設
於仁壽殿、類聚國史凡宴會之制、有節宴、有旬宴、
有內宴、有曲宴、類聚國史、三代實錄曲宴於子日、曰子
日宴、類聚國史、公事根源其於旬初、謂之旬、續日本後紀於
四月十月朔曰二孟旬、類聚國史、江家次第近制、天子
卽位、初臨萬機、因宴羣臣、謂之萬機旬、公事根源
正月七日青馬節、類聚國史、公事根源景行帝始以此
日設宴、允恭帝時、國栖以七節獻贄、允恭以下、姓氏

錄、天智帝亦宴羣臣於內裏、天武帝又如之、
日本書紀後遂爲定制、日本書紀、令義解、聖武帝始行敍
位、光仁帝寶龜六年、御楊梅院、賜宴於五位
已上、內廏進青馬、兵部省進五位已上裝馬、
年中行事鈔、伊呂波字類鈔引本朝事始、因謂之青馬節、公事根源○師
遠年中行事云、始于嵯峨帝弘仁二年、江家次第鈔、公事根源、禁裏年中行事略鈔、以仁
明帝承和元年爲始、並誤、青馬、諸書或作白馬、義同、桓武帝延曆十八
年、以豐樂院未成、權造殿龍尾道上、葺以彩
帛、帝臨御宴五位已上、日本後紀弘仁制、前一日、

所司辨備豐樂殿、構舞臺於殿前、設樂人幄
於其東南隅、四位五位座於顯陽承觀兩堂、
六位已下座於明義觀德兩堂、中務置宣命
版於尋常版北一許丈、時刻天皇御輿以出、
近仗服上儀、延喜改爲中儀、兵部省奉弓矢入、闈司
版奏如儀、兵部錄以上及造兵司、置弓矢於
案上退出、內藏寮撤案、內記授宣命文於大
臣、大臣宣喚式兵二省、行敍位、左右馬寮引
青馬、入自延明門、從顯陽堂後北上、入自逢

春門、近仗皆興、經舞臺北度殿庭、左右近衛分配前後、出自萬秋門、訖、宴羣臣、儀同元會、但樂人奏舞樂、内裏式貞觀已後因之、貞觀儀式、延喜式、後世於紫宸殿行之、江家次第鈔

正月十六日踏歌節、内裏式、三代實錄、初天武帝以此日宴羣臣、日本書紀持統帝沿爲定制、日本書紀、類聚國史、始奏踏歌、日本書紀天平已後因之、續日本紀宮人踏歌訖、縫殿寮給榛揩衣、羣臣受之踏歌、内裏式名曰踏歌節、三代實錄大同中停此節、至弘仁復之、但給揩衣及羣臣踏歌、因舊不行、其制天皇御豐樂殿、賜宴次侍從已上、儀同元會、延喜改爲小儀宮人踏歌、出自青綺門、五位二人分頭前進、經左近仗東頭、西折當殿中階南進、踏歌者踏分、升堂就座、少選起座引還如初、羣臣拜舞、大藏省安祿於殿庭、辨官進奏宣命大夫宣制、羣臣拜舞中務輔已上、唱名給祿内侍令女史賜踏歌者有差、若有蕃客、令奏其國樂、内裏式貞觀制因之、貞觀儀式其後諒闇

及忌月停焉、三代實錄、忌月據日本紀略、百錬鈔、

大射、其節日及射手給祿等制、詳于兵志、歷朝多用正月十七日、日本書紀、續日本紀、内裏式、貞觀儀式、弘仁中定其儀、内裏式貞觀因之、前十日、兵部省簡定親王已下、五位已上、能射者二十人、諸衞又各定射手、諸衞以下、參取延喜式、前一日、書歷名一通進内侍、裝束使率諸司、供張豐樂殿、設皇太子及親王已下、參議已上及非參議三位座於殿上、四位五位座於顯陽堂、六位已下座於觀德堂、布射席於殿庭、當御前少東、去射席西行三十六步、設甲麋候、候邊設乏及獲者位、乏北五許丈設鉦鼓幄、右近仗南四許丈、當殿西階西端、設唱名者版位東向、觀德明義二堂閒、設乙麋候乏射席、鉦鼓與甲候齊行、其日早旦、兵部錄率史生省掌等、入自便門、設親王已下射人行立版位於射席東西、兵庫寮建烏羅阿禮幡各十二旒、花槍二十口、幢二十旒、大藏省陳賞物於射席、

時刻天皇御輿以出、諸衛服上儀、（延喜改爲中儀）警蹕侍衛如常儀、兵部省列五位已上六位已下羣官於豐樂門外位、各持弓矢、時兵部省撾外辨鼓、御座已定、所司開儀鸞豐樂兩門、鼓吹司撾召鼓、親王以下羣官、入自儀鸞門東扉、諸仗興、羣官立定、大臣唱侍坐、羣官謝座謝酒就座如常儀、諸仗坐、鼓吹司擊鉦三下、射人入自儀鸞門東扉、諸仗興、射人將進、奏亂聲、持鉦者在前、執幡者四人在左右、（二人執紫幡、在四位已上前、二人執緋幡、在五位已上前、）持鉦者不及行立位五許丈停立、鼓吹司擊鉦三下、亂聲止、諸仗皆坐、木工寮懸的、其制親王三尺、自餘二尺五寸、若有蕃客、則蕃客幷五位已上竝三尺、射人就行立位、執紫幡者、不及行立位一許丈停立、舉幡、四位已上射甲候、射訖、偃幡而退、次五位射、執緋幡者、舉偃竝同前儀、初射人就行立位、兵部省入自儀鸞門西扉、就兵庫寮幄、唱名者進就位、唱射人官位姓名、

蕃客同之、射人進就射位、中則獲者捧的、稱所中之規、隨矢疏密、叩鉦有數、中候示以白幡、其射中者賜以賞物、五位已上射訖、諸衛以次進、唱名者二人、俱進就位、唱射人名如前儀、其左右兵衛左右衛門射乙候、比一二人射、所司上食、兩候射訖、敕令侍會羣官五位已上射、但不唱名、次近衛兵衛後參者、入自顯陽堂南、本府監尉於近仗南頭、北向而立、唱射人名、左右近衛射甲候、左右兵衛射乙候、帶刀射人在左右近衛間、春宮坊進一人就位、唱名如前儀、皇太子以下再拜退出、是日賜五位已上饌、其諸蕃入朝、賜客等射、供設殿上如常儀、設候乏射席、班列之次、在諸衛前、但親王不射、侍會羣官五位已上及諸後參者、明日行之、蕃客射訖、治部玄蕃引入自儀鸞門、就庭中位拜舞、敕使進就位宣制、客等拜舞退、（貞觀儀式）是日諸衛不射盡者、詔以明日行之、（延喜式、西宮記）謂之射遺、（江家次第、公事根源、○按

射遺儀、公事根源以爲始于弘仁二年、然日本後紀、延暦十八年已載正月十八日觀射事、則根源誤、又有賭射禮、用正月十八日、文德實錄、三代實錄、延喜制諸衛服小儀、延喜式事見兵志、村上帝天暦九年、以忌月停大射禮、太政官奏、合射之儀、國家大禮、昔者東漢以三月行之、後世相承、或用此候、伏願易月改辰、以縱其壯觀、從之、本朝文粹冷泉帝安和元年、復用正月、政事要略後世諒闇停之、忌月則遷用三月十三日、近儀、十月御武德殿、行射場始、江家次第、十三日據公事根源、拾芥鈔、

三月三日禊飮、類聚國史起于顯宗帝時、日本書紀、公事根源、年中行事鈔、○按年中行事祕鈔引日本紀云、雄略帝元年三月上巳、幸後苑曲水宴、師元師緒年中行事、亦同此說、然今書紀無所見、故不取、文武帝五年、以此日宴羣臣、續日本紀遂著爲節日、令義解聖武帝已後、或用上巳、或用三日、召文人賦詩賜宴、續日本紀謂之禊飮、又曰曲水宴、平城帝大同三年、詔以先帝及皇太后忌月、停此節、類聚國史嵯峨帝弘仁三年二月、幸神泉苑觀花、自此置花宴節、日本後紀後因爲定制、新儀式宇多帝寬平二年三月三日、復設曲水宴、召侍臣賦詩、年中行事祕鈔、年中行事鈔引寬平御記、菅家文草、村上帝沿之、西宮記其後遂廢、

五月五日走馬節、又謂端午節、類聚國史推古帝十九年、以此日採藥於菟田野、日本書紀端午節是爲始、公事根源天智帝四年宴羣臣、日本書紀至文武帝著爲節日、令義解觀五位已上走馬、後以爲例、聖武帝天平十九年、太上皇詔、昔者五

日之節、用菖蒲縵、比來已停此事、從今而後、非著菖蒲縵者、勿入宮中、孝謙帝天平寶字二年、以聖武帝忌月、停五日節、至光仁帝復之、續日本紀事詳于兵志、弘仁中定其儀、前一日、所司供張武德殿、御座南一許丈、北向設皇太子座、又南五尺許、設親王已下、參議已上、非參議三位已上座、親王東向、諸臣西向、其日未明、中務省置尋常位於庭中、兵部省置奏事位於埒東門南掖、又東南二許丈置兵

部卿位、南一許丈置大輔位、又南一許丈置少輔位、所司設御饌及羣臣饌、如常節儀、平明車駕出御、諸衛服中儀、(延喜改爲小儀)警蹕侍衛如常儀、諸衛據胡牀、内侍臨檻喚大臣、大臣謝座、升自東階就座、皇太子亦升自東階、謝座謝酒就座、少選親王已下、五位已上、入自埒東門、西向北上、異位重行、六位已下入自南門、於幕東北向西上、立定、大臣唱侍坐、五位已上六位已下皆再拜、造酒正執虛盞、跪

授貫首、貫首跪受、親王已下皆再拜、羣臣皆就座、中務率内藥、宮内率典藥、進菖蒲草、兩近衛將曹率近衛、開埒西門、大臣召内藏寮、撤菖蒲案、女藏人執續命縷、(此間謂藥玉)賜皇太子已下參議已上、皆下而佩之、拜舞就座、午刻内膳上食、所司賜皇太子及羣臣饌、初内藏寮撤菖蒲案、奏事大夫二人騎馬入埒、出自東門、四位大夫就奏事位、五位大夫執牘、隨馬至奏之、左右馬寮五位已上一人、押御馬前後、左馬寮在前右馬寮在後、奏事大夫入埒、兵部輔進就行立位、卿進就奏事位、執牘奏云、五位已上所進走馬幾疋、大輔進就位、丞一人騎馬、率走馬而進、大輔執牘奏之、其五位諸臣、少輔奏之、訖皆入埒、丞錄率史生撤版位、兩近衛將曹率近衛、開東西埒門、左近衛懸的而射、諸衛以次射、奏事大夫、左右馬寮、以次引還、羣臣競馬、別遣兩近衛次將各一人、句當其事、兵部錄一人、史生一人、

内豎二人轉奏、兵部卿已下以次引還、雅樂寮奏樂、羣臣再拜退出、明日又御武德殿觀走馬、其儀參議已上於東廂西向北上、四位已下於南廂北向東上、諸衛服下儀、謝座謝酒同前儀、(内裏式)淳和帝天長元年、以皇太后忌月、廢五日節、詔曰、遏絕窺窬、理資武備、防閑姦宄、實屬戎昭、國之大事、不可姑闕、思欲依故事以閲人徒、宜議奏聞、公卿請騎射儀移行之重陽、從之、尋改用四月二十七日、(類聚)

國史仁明帝卽位、復舊、承和六年、兵部省言、頻年王臣幷非參議四位已上走馬、不依召計、越次競入、前後倒錯、奔逸難禁、望請走馬到埒南頭、令從者攝其馬銜、卽應召計、隨序使進、從之、九年、敕衞府六位已下甲冑、聽裝金銀薄泥、五位已上裝馬用金銀、但禁薄泥、續日本後紀延喜亦因之、凡進走馬、親王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四品四匹、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大納言、亦準上三等數、中納言及一位二位各三匹、三位四位參議各二匹、四位五位各一匹、延喜式初天長六年四月、御武德殿、觀馬寮及近畿諸國貢馬、其後爲定制、類聚國史凡五日節前七日、車駕御武德殿、蒐閲御馬、貞觀儀式、延喜式以供節會、類聚國史謂之駒牽、貞觀儀式、延喜式五日節後世遂廢、年中行事祕鈔、公事根源、

七月七日相撲節、內裏式、續日本後紀文武帝始以七日爲節日、令義解聖武帝天平六年、以是日觀相撲、續日本紀其後因之、名曰相撲節、內裏式、公事根源、弘仁制、前一月、大臣簡定中納言、參議、正次侍從、任相撲司、左右各十二人、延喜式○按貞觀儀式、以親王爲別當、前一日、所司供張神泉苑、御座東南八許尺、設皇太子座、西向、又東南差退、設親王及大臣已下、非參議三位座、張相撲司幕於閣庭東西、五位已上幕於閣東西一許丈、六位已下及大膳職幕於其後、奏名者各坐幕南、奏籌者坐其後、相撲人二十番、用近衞兵衞白丁等、當日乘輿御閣、諸衞服中儀、延喜改爲小儀警蹕侍衞如常儀、所司具饌、同五日節、大臣就座、召羣臣、羣臣入、謝座謝酒就座、左右司遞奏音樂、厭舞訖、奏相撲戲、至暮而罷、明日御紫宸殿、又觀相撲、一同前儀、凡相撲勝者奏亂聲及舞樂、內裏式其負者至八月獻輸物、淳和帝天長中、避忌日、更用十六日、類聚國史初聖武帝神龜中、詔諸國進相撲及膂力人、續日本紀嵯峨帝卽位、敕舊制進膂力人、每歲限六月二十日、自後隨得卽進、類聚國史弘仁四

年、以諸國相撲人後期、敕限五月下旬到京、尋禁其任意還鄉、闕節會及宿衞、(類聚三代格) 餘在兵志、清和帝貞觀初、詔復用七月上旬、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御紫宸殿觀相撲、十年六月制、相撲節準正月十七日、五月五日節、永隸兵部省、(十年以下、據類聚國史、類聚三代格、) 光孝帝以後、定用二十五日、(三代實錄) 後仍之、(延喜式) 陽成帝元慶八年、改相撲入京期、爲六月二十五日、(類聚三代格) 近儀用武德殿、(西宮記) 鳥羽帝以忌月廢此

節、後白河帝復置之、其後廢而不行、高倉帝承安四年復行焉、(百鍊鈔) 後遂廢、

九月九日菊花節、(類聚國史、內裏式) 天武帝八年、幸朝嬬觀騎射、十三年又以此日設宴、(日本書紀) 持統帝以後、以天武帝忌日廢此節、(日本書紀、續日本紀) 平城帝大同二年詔曰、故事大射禮、以正月行之、然正月既設三節會、雜事亦繁、今菊花節雖久廢矣、而佳辰不可虛過、乃御神泉苑、觀羣臣射、(類聚國史) 嵯峨帝弘仁三年詔、九日諸儀、一準三月三日節、令近畿諸國進御贄、(政事要略) 五年右大臣藤原朝臣園人奏、大同二年停正月二節、三年又廢三月節、今正月二節既復、九月節一準三月、又更置花宴、方之延曆、則花宴獨剩、比之大同、則四節更起、顧彼祿賜、府帑罄乏、伏望九日不入節會之數、須臨時撰定有文藻者、下知所司、庶絕他人之望、省大藏之費、從之、(類聚國史) 尋定其儀、前一日、所司設御座及參議已上、幷非參議三位已

上座於神泉苑乾臨閣、五位已上幄於庭東、文人幄於庭西、舞臺於閣南、女樂幄於其南、當日平旦、中務置宣命位於尋常位北一許丈、內藏寮設文臺於舞臺西北、時刻天皇御閣、諸衞服上儀、(延喜改爲小儀) 內侍召大臣、皇太子就座、及大臣召羣臣、竝如常儀、坐定式部率文人、班列幄前北面東上、謝座謝酒就座、內藏寮給紙筆、先是女樂候南瀧殿、觴一行、就幄奏樂訖、皇太子避座、次羣臣降自東階、左

近仗南二許丈、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不外閤者、各立幄前、拜訖復坐、大藏省積祿、辨官奏數、授宣命於大臣、外記進見參侍從及文人交名、大臣付內侍進御、以宣命授宣制者、羣臣避座、如初、宣制者下閤就位、宣曰有制、羣臣再拜、宣制、羣臣拜舞、賜祿有差、（內裏式）貞觀以後因之、（貞觀儀式、延喜式、）但自天長八年後、行于紫宸殿、（類聚國史）醍醐帝復設于神泉苑、（延喜式）朱雀帝以忌月停之、（西宮記、政事要略、）村上帝天曆四

年、以十月五日置殘菊節、儀準重陽、（政事要略、本朝文粹、）冷泉帝安和元年、復置九日節、（政事要略）其後遂廢、（柱史鈔、年中行事、）十一月新嘗節會、設於豐樂殿、（內裏式）儀具神祇志、

釋奠、天智帝始設庠序、（懷風藻）至大寶定大學國學之制、大學生取諸王臣五位已上子孫、及東西史部子爲之、若八位以上子、情願者聽、國學生取郡司子弟、竝用年十三以上、十六已下聰令者、凡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其授業、考試、貢舉、出身、放假及決罰、解退等、具有程式、凡學生公私有禮事處、令觀儀式、自非行禮以外、皆不得輒使、凡大學國學、每歲春秋二仲、釋奠於先聖孔宣父、日用上丁、（令義解）亦始于大寶、元正帝養老四年、令檢校造器二司造釋奠器、充大膳職大炊寮、聖武帝天平二十年、用吉備朝臣眞備議、改定釋奠服器及儀注、禮典初備、稱德帝神護景雲元年、幸大學釋奠、二

年大學助教膳臣大丘建議、請依唐開元制、用文宣王號、詔從之、（續日本紀）事在大丘傳、桓武帝延曆中、用伊與部連家守議、定先聖位南向、（日本紀略）貞觀制、加先師顏子先賢閔子、（貞觀儀式、閔子據類聚三代格、）上丁當國忌及祈年日蝕、改用中丁、諒闇雖從吉停焉、（小野宮年中行事引貞觀式）若享日在園韓神春日大原野祭前、及當其祭日、停用三牲及兔、以魚代之、（三代實錄、延喜式、）初桓武帝詔所司供三牲全體、（三代實錄、日本紀略、）至是定令六

衞府供三牲解體、各加五臟、光孝帝仁和元
年制、諸衞供三牲兔及代牲物、悉致鮮潔、三代
實錄延喜制、加八哲從祀、大學頭爲初獻、助亞
獻、博士終獻、先聖先師各籩豆皆十、簠簋皆
二、甑鉶俎皆三、犧尊象尊罍皆二、爵各三、有
坫、皆加勺羃、祝版一、木用楸、各長一尺二寸、
廣七寸、厚六分、幣帛一、各長一丈八尺、從祀
各籩豆皆二、簠簋甑鉶俎皆一、爵各三、犧尊
皆實明水醴酒、象尊皆實明水醠酒、罍皆實

玄酒、清酒、籩以堅鹽、乾魚、棗栗榛菱芡之實、
鹿脯、白餅、黑餅、豆以韭葅、醓醢、菁葅、鹿醢、芹
葅、菟醢、筍葅、魚醢、脯脾、析葅、豚胉、葵葅、簠以
黍稷、簋以稻粱、實甑以大羹、鉶肉羹、俎盛三
牲肉、凡預享之官、散齋三日于正寢、致齋二
日、其一日于本司、一日于享所、館官學官、及
諸學生雅樂工人、皆清齋一宿於學館、諸享
官致齋之日、習儀於齋所、獻官三、謁者三、大
祝二、廟司一、郊社令三、奉禮郎一、贊者二、贊
引五、協律郎一、齋郎五十、館官一、學官一、彈
正忠疏各一、大藏省一、掃部寮一、大膳職一、
木工寮一、工四、大炊寮一、主殿寮一、造酒司
一、主水司一、雅樂寮一、工人二十、左右京兵
士各四、前三日、掃部寮設獻官以下次於齋
坊、前二日、所司設樂懸於廟廷、灑掃內外、鋪
設廟內、木工寮爲瘞坎於院內堂之壬地、方
深足以容物、前一日、大膳職至大學寮、滌漑、
器物、辨備饌具、大炊寮取明火於陽燧、主水

司取明水於陰鑑、奉禮郎設三獻位於東門
之內道北、設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俱西
向北上、設望瘞位於堂之東北、當瘞坎之東、
西向、彈正忠位於廟堂之下西南、東向、疏陪
其後、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位在南少退、
俱西向、郊社令、廟司、大膳職位於奉禮東、西
向、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坎東北、南面東上、
大祝位於瘞坎西南、東面、忠疏贊引位於瘞
坎西、東面、疏陪其後、協律郎位於廟堂上前

楹之間近西、東向、館官位於懸東、執事西南、西向、學官位於懸西、當館官東向、學生位於館官學官之後、俱重行北上、觀者位於南門内道之左右、重行北向、相對爲首、先聖酒尊位於堂上前楹間北向東上、先師酒尊位於其東、洗位於東階東南、北向、罍水位在洗東、爵巾篚位在洗西南肆、幣篚位在尊坫之所、左右京兵士衞廟二門、郊社令率齋郎、以尊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大學頭助詣廚視滌

溉、彈正忠疏省饌具、享日未明五刻、郊社令率其屬及廟司、外設先聖神座於廟室内中楹間、南向、先師首座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冉有座於先聖東南、向西上、季路宰我子貢子游子夏座於先聖西南、向東上、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祭服、諸陪祭之官皆公服、學生服青衿、郊社令率所司、入實尊罍犬膳職大炊寮率其屬、實籩豆簠簋、未明二刻、奉禮率贊者入自南門就位、贊引忠疏大祝及執尊

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向東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忠以下皆再拜、執尊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忠大祝、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疏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謁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學生竝入自南門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謁者引助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還本位、初助行掃除訖、就門内位、未明一刻、協律郎雅樂寮率工人入南門、謁者贊引各引

享官以下、學官以上、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衆官學生皆再拜、謁者進頭之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擧麾、樂作三成、偃麾樂止、奉禮曰再拜、衆官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大祝跪取幣於篚、興各立於尊所、謁者引頭升自東階、詣先聖神座前、北向立、大祝執幣、入自中戶、東向授頭、頭受幣、登歌樂作、頭跪奠於先聖神座、興少退北向再拜、謁者引頭詣先師首座前、大祝執幣授

頭、頭受幣跪奠如前、登歌止、謁者引頭降復位、大膳職奉饌、大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先聖先師從祀座前、謁者引頭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先聖酒尊所、酌醴齊、樂作、引詣先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樂止、大祝持版、進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天子謹遣大學頭位姓名、敢昭告于先聖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

遺風、千歲是仰、俾茲末學、依仁遊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等配、尚饗、祝訖、樂作、大祝興、頭再拜、大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尊所、頭拜訖、樂止、謁者引頭、詣先師酒尊所、取爵酌醴齊、樂作、謁者引頭、進先師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面立、樂止、大祝持版、進先師首座前、跪奠如前、若從祀、齋郎助奠、大祝持版、進首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

天子謹遣大學頭位姓名、昭告于先師顏子等十賢、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于先聖文宣王、惟子等或服膺聖教、德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祝訖、樂作、祝興頭拜、並如前儀、謁者引頭詣東序、西向立、大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大祝持爵進頭之左、北向立、頭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大祝置胙肉於一俎、飯於一

籩、先以俎授頭、次授籩、頭每受以授齋郎、頭跪取爵遂飲、卒爵、大祝受爵復於坫、頭俛伏興再拜、謁者引頭降復位、樂作、立定樂止、謁者引助、升酌盎齊、亞獻如初獻、降復位、樂止、次博士終獻如亞獻、衆官及學生皆再拜、受胙、樂作、衆官學生皆再拜、樂一成止、謁者進頭之左曰、請就望瘞位、謁者引頭就望瘞位、西面立、奉禮贊者就瘞坎東北位、初在位者將拜訖、大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幣興、降

自西階、詣瘞坎、以幣置於坎、訖、奉禮曰可瘞、木工各二人實土半坎、謁者進頭之左、曰禮畢、遂引頭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已下以次出、奉禮率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忠疏大祝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忠疏已下皆再拜、贊引引出、諸學生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禮畢、所司設論義座於都堂、皇太子座於執經座東、南向、親王公卿座於其東、西向北上、五位已上座於其西、東向北上、重行、諸

司座於東夾舍、式部大學諸博士學生座於西夾舍、皇太子乘輦至東門外、降輦入拜先聖先師、即座、諸大夫已下入就座、贊者著緋衣裳皁緣引執經執讀、各著縫腋服從各八人、著青衿服入自南門、就庭中簀再拜、升堂就講座、執讀讀經、執經釋義、大學寮執如意授大臣已下侍講者、顧問疑者受詣論義座南、立稱官位姓名、再拜就座問難、執經講訖、置如意還座、若天子幸學、則皇太子亦受如意講論畢、皆退出、

所司更設座賜宴、文人獻詩、是日明經明法算諸博士、亦帥學生論義、仲秋釋奠明日、延座主博士等於紫宸殿論義、謂之内論義、延喜式後一條已後、釋奠之禮漸衰、務爲簡略、藤原齊信藤原賴長等相繼請復舊制、議遂不行、百錬鈔、藤原齊信據江家次第、後三條帝延久四年、因大學寮請、詔大江匡房紀成季等、修先聖先師及九哲像、江家次第、堀河帝承德三年修祭器、朝野羣載鳥羽帝保安三年廟堂倒、不得行禮、議用

南廳座、百錬鈔近衞帝仁平中、釋奠行本儀、其後復用略禮、壬生官務所藏斷簡高倉帝治承元年、大學寮災、用太政官廳、玉海、百錬鈔其後遂爲定制、山槐記、吉續記、唯内論義後朱雀已後廢焉、建武年中行事、北山鈔、後宇多帝弘安十年、修大學寮、新寫先聖先師九哲像、修飾廟堂器物、新鈔釋奠供物圖舊制、皇太子釋奠國學、自天平之後、廢而不行、至仁明帝時、皇太子請復之、後拾遺往生傳、恆定親王傳、延喜已後、其儀復廢、北山鈔、江家次第、諸

國名學、貞觀制、祀先聖先師、唯太宰府加閔子騫、延喜式、類聚三代格、先是、播磨博士和邇部臣宅繼建言、唐開元禮、諸國州縣、皆有釋奠式、今本朝唯有大學式、無諸國式、由是其禮遂無定準、若上丁當國忌祈年祭、改用中丁、此等事未有施行、或稱大學例、用風俗樂、或據州縣式、停止音樂、夫尊師之道、誠須嚴整、如在之禮、豈合參差、請頒賜以爲永式、至貞觀二年、敕依其請、頒式於七道諸國、三代實錄、其儀以

國守介博士三獻、祝稱守位姓名、敢昭告于先聖文宣王先師顏子、餘準大學、其器數職掌並有減、延喜式、鄉飲酒禮、大寶制、春時祭田之日、集鄉之老者行禮、其儀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三豆、至九十每加一豆、令鄉人親自執禮、國郡司唯監檢焉、令義解○按後拾遺往生傳、慈惠僧正傳並云、延喜十二年、越州司馬出雲貞則祭田之日、行鄉飲之禮、據此則其禮之行蓋久矣、今附于此、郊祀、古無郊天之禮、桓武帝延曆四年十一月、始祀天神於交野柏原、蓋效周漢之制也、六年十一月、復祀天神於交野、其祭文曰、維延曆六年歲次丁卯十一月庚戌朔甲寅、嗣天子臣謹遣從二位行大納言兼民部卿造東大寺司長官藤原朝臣繼繩、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恭膺睠命、嗣守鴻基、幸賴穹蒼降祚、覆燾騰徵、四海晏然、萬姓康樂、方今大明南至、長晷初昇、敬采燔祀之義、祗修報德之典、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兹禋燎、祗薦潔誠、高紹天皇配神作主、尚饗、其

告配主、乃曰、維云云孝子皇帝臣云云、敢昭告于高紹天皇、臣以庸虛、忝承天序、上玄錫祉、率土宅心、方今履長伊始、肅事郊禋、用致燔祀于昊天上帝、高紹天皇慶流長發、德冠思文、對越昭升、永言配命、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侑神作主、尚饗、續日本紀、文德帝齊衡三年十一月、將祀天於交野、遣權大納言安陪朝臣安仁等於後田原山陵告之、壬戌大祓新成殿前、諸衞警戒、帝進出庭中、

大納言藤原朝臣良相跪進郊天祝版、左京大夫菅原朝臣是善捧筆硯、帝自署御名訖、執珪北面拜天、乃遣良相及右大辨清原眞人岑成等於交野柏原、設薤習禮、祠官盡會、甲子有事於圓丘、夜漏上水一刻、良相等歸獻胙、(文德實錄)是後郊祀史無所見、

大儺、文武帝慶雲三年十二月、始作土牛大儺、(續日本紀)弘仁制、中務省預點親王及大臣已下、次侍從已上、分配諸門、中務丞錄、舍人、大

舍人等亦同之、(延喜式)定大舍人長大者一人爲方相、官奴爲侲子、晦日夜、諸衞依時刻勒所部屯諸門、近仗陳於階下、近衞將曹各一人、率左右近衞開承明門、闈司二人、各執桃弓葦矢、隨自南階授内侍、即頒給女官儺者將入、闈司就版奏、某官某率儺者入、制曰可、闈司傳宣、中務省率侍從、内舍人、大舍人等、各執桃弓葦矢、陰陽寮率齋郎執祭具、方相一人假面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侲子二十人、紺布衣、朱末額、俱入立於殿庭、陰陽寮率齋郎奠祭、跪唱呪文、方相先作儺聲、以戈擊楯三遍、羣臣相承和呼、遂逐惡鬼、各出四門、至宮城門外、京職接引鼓譟而出、至郭外而止、(内裏式)貞觀已後因之、(貞觀儀式)延喜制、大寒之日、陰陽寮立土牛及土偶人於諸門、各依方色、至立春乃徹、(延喜式)後世追儺令有司行事、天子不御、(北山鈔)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三

朝儀班序　朝參
任官 定考女敍位賜女王祿附　上表
進御薪　氷様奏 腹赤奏附

獻卯杖　百官相見
賜節刀　蕃使朝貢

朝儀班序、大寶制、凡文武職事散官、朝參行立、各依位次為序、位同者、五位已上、用授位先後、六位已下以齒、親王立前、諸王諸臣各依位次、令義解 元明帝和銅六年制、五位已上、同位階者、因年少長以為列次、稱德帝神護景雲三年制、勳六等已上身有七位、而帶職事者、服當階之色、班於六位之上、六位諸王許服纁者次之、續日本紀 延喜制、朝賀參議已上在左、若太政大臣就班、右大臣在西、親王諸王及餘官三位已上在右、自外五位已上、左右隨宜、四位參議列同色上、二世王諸王同色則先二世王、六位已下以位次、不依官秩、外位不得列內位上、諸節會親王及參議已上、并諸官三位已上在左、諸王左右行列在諸臣上、申政之時、序以官秩、五位已上、位色不同、雖官卑先高色、凡非執政二位、列中納

言之下、三位參議之上、三位列四位參議之上、凡前參議已上、召見及預朝參者、致仕者居本位見任之上、以理解者、居同位之下、延喜式 凡朝堂之座、貞觀中定、貞觀儀式 延喜制因之、昌福堂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含章堂大納言、中納言、參議、承光堂中務、圖書、陰陽、明禮堂治部、雅樂、玄蕃、諸陵、延休堂親王、含嘉堂彈正、顯章堂刑部、判事、延祿堂大藏、宮內、正親、竝以北為上、暉章堂少納言、左右辨官、以東

爲上、康樂堂民部、主計、以西爲上、主稅以東爲上、修式堂式部、以東爲上、兵部以西爲上、永寧堂大學、以東爲上、其長官次官前行、判官主典中行、史生後行、凡在京文官、皆就朝座、但神祇官及監物、中宮、大舍人、縫殿、內藏、內匠、隼人、囚獄、織部、太膳、木工、大炊、主殿、典藥、掃部、內膳、造酒、采女、主水、左右京職、東西市司、春宮坊、并管司、修理、勘解由使、及諸武官、皆無朝座、凡諸司先就朝座、然後就曹司、

諸司五位已上無座者、每朔日、就式部受點、凡設朝座、自三月至十一月、唯曹司常設云、延喜式

朝參之制、推古帝十二年、皇太子廄戶制憲法、以爲凡羣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盬、終日難盡、若遲朝早退、何以給之、是歲制、凡出入宮門者、兩手據地、跪而踰梱、卽立、舒明帝八年、大派王建議、羣卿百寮、朝參已懈、請自今而後、卯初朝已後退、因以鐘爲節、蘇我大臣蝦夷不從、孝德帝大化三年制、凡有位者、要於寅刻羅列南門外、候日初出、就庭再拜、乃就廳座、至午聽鐘而罷、天武帝十一年制、文武官及畿內有位者、以四孟月朝參、若有疾病不得朝者、本司具記其故、申送法官、持統帝卽位歲詔、公卿百寮、自今已後、開門前朝服而朝、日本書紀大寶制、凡京官皆開門前朝、閉門後退、外官則日出而朝、後午而退、凡文武官初位已上、每月朔朝會於殿庭、謂之朔

參、其常日則皆就廳座、令義解、朔參據延喜式桓武帝延曆二十三年敕、左右大辨、八省卿、彈正尹、準參議已上、聽開門後朝參、日本後紀貞觀制因之、自餘諸司、開門前就座、開門後各行常政、凡東堂升先右足、降先左足、西堂升先左足、降先右足、盡級聚足、不可歷階、至於牀下、進退皆揖、大臣初入門、式部錄稱唯、大納言已下皆起座、大臣就昌福堂座、大納言已下皆坐、少選大納言進就昌福堂座、中納言已下

從之、左右辨官五位已上、降立堂前、六位已下、降立堂西、少納言、左右辨官、進就前版、外記、左右史、退就後版、並北向東上、立定、大臣唱召、五位已上、隨色外階就座、六位已下、引就庇下、北向而立、辨官唱申諸司政、史依次讀之、每一事畢、大臣處分、少納言辨官稱唯訖、外記史稱唯、六位已下各以次退、參議已上、少納言辨官外記史、皆依次退出、(貞觀儀式)

任官儀、弘仁中定、(內裏式)貞觀制因之、其日中

務置宣命版於尋常版北一許丈、式部兵部二省丞、依大臣召入、受應任者名簿授錄、錄令省掌唱計、但參議已上不唱、應任者隨唱進列、候承明門外、參議已上、升殿列侍、近仗服中儀、(延喜改爲小儀)陣於階下、所司啓承明建禮二門、闈司分就承明門左右、大臣令所司引應任者、少納言辨、二省卿輔率五位已上入、丞錄率六位已下入、並就版位、丞持版者一人立南廊下、五位已上、異位重行、大臣喚式兵二省、卿輔趨立東廊、式部外自東階、大臣以除目簿授卿、卿受而降授輔、兵部亦如之、大臣稱唱之、執除目者稱唯、二省丞進置版位於尋常版南三許丈、式部卿就版唱之、親王稱唯就位、卿復本列退出、親王拜舞退、輔又就版唱之、被唱者進就位北向、東西爲上、辨官二省丞引出如入儀、任官者拜舞退出、丞進撤版、若敍位任官同日、則先行敍位、凡任大臣以宣命、其儀式部率刀禰入、其五位

已上、入自承明門列殿庭、六位已下、入自建禮門、列承明門外、班定、引應任者、宣命者外自東階就位、宣制、被任者拜舞退出、(貞觀儀式)凡諸司考選、弘仁制、其成選應敍位者、二月十一日、式部兵部二省、各率諸司主典已上、列見大臣、大臣親自點定、四月七日奏擬階、十五日就朝座行敍位、其太政官長上考文、少納言辨官外記成案、八月十一日申大臣、大臣已下、就曹司廳考選、(延喜式)謂之定考、後因

之、（貞觀儀式、延喜式、公事根源、）凡唱考選、三位稱卿、四位稱姓、五位先名後姓、六位已下稱名、（延喜式）敍内親王已下、持統帝五年正月、授内親王、女王、内命婦等位、（日本書紀）女敍位之儀、蓋起於此、（公事根源）弘仁制、掃部寮設漆案於紫宸殿南廂、當御座、天皇出御、大臣升殿就座、中務輔已上、入自日華門、升殿置位記筥於案、大臣退降、内侍率應敍者、列於南廂、東向北上、異位重行、内侍喚中務、卿升敍三位已上、次輔升

敍五位已上、其被敍者、隨敍北向東上、立肅拜、引還如入儀、掃部寮撤案、其任女官亦如之、但應任者、御筆點定、中務輔外當御座唱之、夫人已上不唱、典侍已上肅拜而退、（内裏式）凡女敍位用正月八日、（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延喜制間之、（延喜式）近儀、遞年行之、無復定日、（西宮鈔、江家次第、）賜女王祿、亦用八日、其儀天皇御紫宸殿、正親司引女王等、入自月華門、女王先入、就幄下座、別當已下入、唱名賜祿、（内裏式）

上表儀、延喜制爲小儀、凡五位已上有上表、則置表函於案中、務卿已下、就曹司廳、進表者及子弟四人、舉表案進安於版位、後退出、史生四人、降自西階、趨立案頭、搢笏對舉案、進置於廳上、復班、錄進執表筥、置於卿前、開筥、復班、輔已上覽畢、錄進執筥、置於案退出、丞入内裏、以狀申内侍、然後奏御、（延喜式）凡天皇元服、冊立皇后皇太子、及朔旦冬至、邦國大慶瑞、百官表賀、（西宮記）其儀一同元正、（北山鈔）

進御薪儀、用正月十五日、其制起於天武帝時、（日本書紀）大寶制、文武官所進薪長七尺、以二十株爲一擔、一位十擔、三位已上八擔、四位六擔、五位四擔、初位已上二擔、無位一擔、諸王準之、但皇親不在此例、（令義解）貞觀中定其儀、於宮内省行之、其日平旦、掃部寮設辨官及式兵宮内三省座、辨大夫入就座、史及史生三省輔、各以次入、式部省掌出於門外、唱計諸司及畿内國司、官掌省掌置版於中庭、

竝北向、省掌率諸司國司、入就版位、進御薪札、錄計其數唱之、輔令勘之、兵部率武官進札如初、式兵二省史生於西舍後、以諸司所進札、勘會御薪數、每司造移一通、就省請署、諸司受移、納之主殿寮、辨犬夫、三省輔已下、以次入廳、謝座謝酒如常、所司給饌及粥、退出、貞觀儀式後因之、延喜式、小野宮年中行事、公事根源、

氷樣奏、腹赤奏、其起原見上、凡氷室在山城大和等國者二十一、主水司掌之、每歲季冬

造氷、元日朝賀、宮內省奏氷之厚薄、謂之氷樣奏、其貢御氷、始于四月一日、終于九月三十日、頒給諸官司、延喜式 其奏儀定於弘仁、元日御曆奏訖、大舍人叫門、闈司就版奏、宮內官某進氷樣、敕曰令奏、闈司傳宣、省丞史生與主水官、共執氷樣、時太宰使同執腹赤御贄、輔率入自逢春門、倶安庭中退出、輔一人留就位、奏今年收氷若干室、厚若干寸、比去年增減幾何、腹赤乃曰若干尺、訖退、膳部水部入自承秋門、收氷樣腹赤退、內裏式

獻卯杖儀、故事正月上卯、東宮及大舍人兵衞府獻杖、謂之殺杖、文德實錄、公事根源、皆用槇樝桃梅椿等杖、長五尺三寸、貞觀儀式、延喜式、其儀起於持統帝時、日本書紀、公事根源、弘仁制、天皇御紫宸殿、近仗服中儀陣於階下、春宮坊大夫擧杖案、入自日華門、升自南階、置簀子數上出、內侍取奏之、大舍人寮左右兵衞府捧杖候建禮門外、左右近衞將曹率近衞開承明門、兵衞開建禮門、闈司二員出自紫宸殿西、分就門內座、大舍人寮將入、闈司就版奏大舍人寮

進御杖、掃部寮入安案於殿庭版位東西、大舍人寮入奏、置案上出、左右兵衞府入奏如儀、內藏寮撤杖案、內裏式 貞觀已後因之、貞觀儀式、延喜式 近儀作物所亦獻御杖、具案二脚、上置洲濱形、其上裝以巖石卉樹水沙之狀、作御生氣方獸形、以含御杖、生氣在離作馬、在兌作雞、餘準此、唯猿犬虎蛇不作之、若生氣在

坎、代鼠以馬、江家次第
百官相見禮、天智帝三年、詔定行路相避之禮、持統帝卽位詔、凡朝堂座上、見親王者如常、大臣與王、起立堂前、二王○二下疑脫世字、已上、下座而跪、尋詔、朝堂座上、見大臣、動座而跪、日本書紀文武帝定制、凡在廳座見親王及太政大臣下座、左右大臣、當司長官、卽動座、凡元日不得拜親王已下、唯親戚及家令已下、不在禁限、若非元日、有應致敬者、四位拜一位、

五位拜三位、六位拜四位、七位拜五位、凡三位已下、遇親王於路、皆下馬、餘準拜位、其不下者、皆斂馬側立、雖應下者、陪從不下、郡司遇本國司、皆下馬、唯五位非同位已上者不下、若官人就本國、見同位者、卽下、若應致敬者、竝準下馬禮、令義解元正帝養老五年制、諸司官人於本司、次官已上致敬、常所聽許、自今已後、不得更然、續日本紀嵯峨帝弘仁九年制、朝堂公朝、見親王及太政大臣者、左大臣動

座、自餘皆立牀子前、六位已下、磬折而立、十年六月制、諸司於朝堂見親王大臣、以磬折代跪伏、以起立代動座、太政官少辨已上、初就位者、外記左右史已下皆起、若大辨一人先就座者、見大辨已下不起、中辨已下先就座者、見大辨卽起、省臺長官初就座者、輔弼已下及所管寮司長官已下皆起、刑部大判事準此、輔弼初就座者、省臺寮司主典已下皆起、判事屬準此、若長官先在座者不起、寮

司長官就座者、主典以下不起、但於本司卽起、日本紀略仁明帝承和十年制、彈正京職巡撿之日、下馬之法、相爭日久、須當弼行事、大夫及亮揖馬、請勘當、至於進屬、竝依致敬、忠幷巡察撿校之日、進屬進退、一準弼亮相對之儀、史生坊令、不論位階下馬、續日本後紀清和帝貞觀十二年制、無位二世王遇三位下馬、七位已下、遇無位二世王不下馬、三代實錄延喜制、凡三位已下、拜親王大臣及一位、參議已上、

唯拜親王大臣、四位拜二位及三位參議已上、五位拜三位及四位參議、六位拜四位、七位拜五位、神祇官祐史拜次官已上、太政官外記拜少納言、左右史拜辨、省臺職坊使寮司判官主典諸衞府監曹尉志大宰監典拜次官已上、助教直講拜博士、東宮官人拜傳、六位已下拜學士、國介拜守、鎭守監曹拜將軍、官人見本國守、官卑者致敬、位同者不拜、若就國見猶拜、諸司諸國史生及諸衞府府

生已下二宮舍人等於判官已上、不論位高卑皆拜、自外任私禮、不拘此制、凡親王大臣及一位二位、於五位已上答拜、至六位已下不答拜、五位已上於六位已下答拜、凡三位已上在座、五位已上竝拜堂上、六位已下於堂下、若四位五位在座、判官已上竝拜堂上、主典已下於堂下、本司長官在座、次官拜堂上、判官已下於堂下、次官在座、判官已下拜竝準上、判官在座、主典拜堂上、史生於堂下、

凡諸門立仗、衞府人見皇太子及親王太政大臣、皆坐胡牀而揖、餘依舊、延喜式 近制、凡親王大臣車上相逢、各駐車、前驅下、大納言逢親王大臣停車、大臣前驅下、參議逢親王大臣及納言以下逢親王、脫牛立搨、二省丞逢大臣不下、執笏出見、彈正準此、四位以下逢公卿停車、五位逢大臣及外記史逢納言以上皆下、然不爲定制、其後禮制漸變、因循爲俗、無復一定之法、西宮記 高倉帝嘉應二年、中

將平資盛遇攝政基房於途、無禮、基房從者撲之墮馬、時資盛祖父清盛方擅權柄、聞之大怒曰、誰辱我孫者、命從兵六十人、要基房於路、撻其從者、傷牛車、自古大臣受辱、未有之過也、玉海、帝王編年記、平家物語 後宇多帝弘安中、公卿議定禮節、凡大臣就座、大納言已下候氣色就座、殿上人起座敬屈、中納言已下見大納言起座、參議於中納言、殿上人於參議散二位三位、竝準上、凡大臣乘車、途逢親王、共

停車、僮僕皆下馬、待親王車過、大臣僮僕上馬進行、大中納言又如之、參議散二位三位解駕立榻、置軛於榻上、藏人頭已下皆下、地下諸大夫四位蹲踞、五位平伏、其逢關白如逢親王禮、逢大臣者、參議已上如逢親王禮、藏人頭非參議大辨殿上四位解駕不下、五位已下皆下、參議已下殿上五位已上、逢大中納言停車不解駕、地下四位解駕、五位下車、藏人頭已下、地下四位已上、逢參議散二位三位並停車、五位解駕、凡騎馬大臣逢親王、斂馬側立、三位已下皆下、四位於一位、五位於三位、六位於四位、七位於五位皆下、弘安禮節至足利氏時、則禮節大壞、武人跋扈、馬上逢御幸亦不下拜、如土岐賴遠怒前驅呵之、遂至射乘輿、折軛破輻、自是公卿乘車、見騎馬者、乃逡下之、故武人益蔑視朝廷、唯知敬將軍耳、太平記

賜節刀、太古天祖命天稚彥征中國、賜以弓矢、太祖使天日別命平伊勢、賜以標劍、太祖以下、伊勢風土記崇神帝命四道將軍、授之印綬曰、若不奉命者、卽舉兵討之、日本書紀垂仁帝詔大若子命征越賊、亦賜標劍、豐受大神宮禰宜補任次第、二所大神宮例文景行帝命日本武尊征東夷、賜以八尋矛、古事記繼體帝二十一年、筑紫國造磐井反、命物部大連麤鹿火征之、帝親操斧鉞授之曰、專行賞罰、勿煩頻奏、日本書紀大寶制、大將出征、賜以節刀、令義解後因之、貞觀中定其儀、當日

大臣外殿喚舍人、少納言入自承明門就版、大臣宣召征某賊大將軍某、少納言稱唯退喚將軍入就版、大臣稱進將軍外殿、大臣宣制曰、賜某敕書節刀、征討某賊、凡犯令者罰之如法、訖授敕書、將軍前跪受、差退而竢、侍從授節刀、將軍跪受捧持退出、以節刀授副將、侍從持御被、內藏寮持御衣及采帛等物賜之、將軍拜舞而出、及班師進節刀、其儀如初、將軍就版、奏征某賊大將軍某進節刀、大

臣承制曰可、將軍前置於殿上退出、（貞觀儀式）凡大將出征、受節刀不得反宿於家、其家在京者、每月一遣內舍人存問、若有疾病給醫藥、（令義解）旋師之日、未至京一驛、先遣軍曹申事由、官命大藏省設幄於河邊、遣神祇官祓禊、然後遣使郊勞、（貞觀儀式）延喜制、諸衛服小儀、（延喜式）朱雀帝天慶三年、重定其儀、大略仍舊、但近仗服中儀、（北山鈔）其後及治承之亂、命平維盛討源賴朝、時此禮久廢、乃依平正盛討源

義親故事、唯給驛鈴云、（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自賴朝拜將軍、遂爲其家世職、專掌征伐、是儀亦廢、唯行入朝之儀、然亦非朝廷之所定也、（東鑑）遣唐使亦賜節刀、其日早旦、中務省置大使及副使版、大使在東、副使在西、餘同前儀、（貞觀儀式）使者將發、神祇官率神部等、祭神祇於郊野、大使陳祝詞、神部奠幣、大使已下各奠私幣、使還之日、亦祭如初、（延喜式）

蕃使朝貢、仁德帝十二年、高麗入貢、饗使者於朝堂、饗蕃使始見、雄略帝饗吳使、置共食者、欽明帝屢饗韓使、築蕃使館、置掌客、遣裝船迎使者、守衛其館、推古帝十六年、隋使裴世清至京、使裝騎七十五匹、迎之海石榴市、以阿倍臣烏等爲導者、世清陳幣物於庭、再拜致其國書、烏受之、大伴連咋承奏御前、畢退出、是日、諸王諸臣服飾皆用金髻華錦紫綾羅、尋宴世清於難波館、其後新羅任那使至、遣裝騎長迎之、使導者引使者、入自南門、

立于殿庭、蕃使再拜致使事、大伴咋等跪受之起啓大臣、畢退出、命共食者饗使者於朝堂、舒明帝時、唐使高表仁至、以裝船三十二艘迎之、陳鼓吹旗幟、就館給神酒、又饗新羅使、授爵一級、天武帝時、耽羅王子久麻藝來朝、詔授國主及使者爵大乙上、饗新羅使、奏雜樂、（日本書紀）至文武帝、始置玄蕃寮、以掌蕃使辭見讌饗送迎及鴻臚館事、凡蕃使出入、差所在兵士遞送、宴饗辭見皆設儀仗、（令義解）弘

仁中詔定其儀、前一日、所司設非升殿者座於顯陽堂、六位已下座於觀德明義二堂、敕使及使者座於承歡堂、搆舞臺於殿庭、設樂人幄於其東南、置尋常位於舞臺之北四丈、敕使宣命位於其南四丈、通事承宣位於其南二丈五尺西折二丈、承傳位於其南二丈、大使已下、錄事已上位於其南二丈、首領位於其南一丈、通事位於其南二丈、治部位於大使位東四丈、玄蕃位於其東二丈、其日天

皇御殿、諸衛服上儀、至延喜改制、受蕃國使表、爲大儀、饗賜蕃客、爲小儀、百官座定、治部玄蕃引使者入、諸仗皆興、各就位、使者拜舞、式部輔丞各一人、入自儀鸞門、立治部前、掃部寮入置案於宣命位後、式部錄執位記筥、入置於案上退出、承敕者進當敕使位、西折就位、喚通事、通事進就承宣位、承敕者宣曰、天皇嘉某國王遣某等拜朝、進某位、通事就承傳位、稱有敕、使者再拜、通事傳宣、使者拜舞、通事復位、承敕者還本

所、式部輔進敍大使、丞進敍副使已下、使者拜舞、輔丞等退出、式部掃部撤筥案、賜朝服於使者、治部玄蕃引使者出、更服所賜、入拜舞、共食敕使就位宣曰、使者安坐、通事傳宣如儀、使者拜舞、酒部執盞至大使前跪授、大使已下謝酒、酒部執盞還尊所、敕使進當承歡堂第二階北折、進當第一階北向立、通事引使者進當第四階北折、進當第二階立、首領當第三階立、敕使升就座、首領亦升就座、

治部玄蕃東折、就羣官座、少選、所司上饌、舞妓就肆樂作、羣臣降座、共食敕使降自第一階、通事引錄事已上、降自第二階首領降自第三階、竝東向立拜舞、羣臣皆拜舞、掃部寮設祿臺、所司陳祿物、宣制拜舞如常儀、羣臣就座、敕使通事引使者列庭中位、羣臣賜祿訖、賜使者祿、治部玄蕃引使者出、內裏式、延喜制、任存問使、掌客使、領歸鄉客使各二人、隨使通事各一人、又定郊勞使、慰勞使、勞問使、

賜衣服使各一人、宣命使、共食使各二人、賜勅書使、賜太政官牒使各二人、凡諸蕃使所經路、國司一人、部領人夫、防援過境、所在官人不得無故與蕃使相見、蕃使亦不得與外人接、其停泊所禁縱出入及無故停畱、若從海路、攝津國司遣迎船、其王子聘國司自往、餘遣郡司、如唐使迎船有數、將到難波、國使朝服乘裝船、候於海上、及既近、國使立船上喚通事、通事稱唯、國使宣曰、天皇聞某蕃王遣某修使事、攝津國守敢使人出迎、蕃使再拜兩段、引蕃使還泊、既入京、就鴻臚館、左右京進屬史生率兵士等、禁衞館門、朝見之日、式部設使者版位於龍尾道南庭、設庭實位於其前、諸衞建儀仗、其賜宴參議已上、就延英堂座、式部率四位已下刀禰、列立堂前、餘依舊、其或會賀正、賜祿以七日、若從筑紫還者、便給酒肴、凡新羅使朝貢、豫使攝津諸社釀神酒、差中臣氏一人、爲給酒使賜之、延喜式

延長已後、其禮廢、日本紀略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四

山陵之制　歷代山陵　荷前幣

山陵之制、起於神代、瓊瓊杵尊已下三陵、竝在日向、今尚見存、而其制無聞也、自太祖至孝元帝、槩就丘隴而起墳焉、自開化帝後、寖有制度、及垂仁帝始備、下至敏達帝、其制略同、皆依山築造、從其形勢、所向無方、大小高卑長短不一、大抵前方後圓、爲壇三成、環以池溝、其圓而高者、頂爲一封、構槨安棺、方而平者、漸次長高、隆起成峯、前後相接、其閒稍卑、而左右有圓丘、倚其下壇、○按陵上有列置土壺者、有覆砂礫者、皆以防陵土崩壞也、但開化以前、用明以後諸陵、無置土壺者、自用明帝以下、特變是制、築成圓丘、不設方山、有平原構壇築冢者、有就山平成者、有壇三成者、內造玄室、築之以墍、覆以巨石、石棺在內、南面、而累石以爲羨道、可往來于室內、其嚴密如此、故不復設池溝、是其槩略可考者也、山陵志、陵墓乃佐太、凡諸陵皆置陵守、至持統帝五年、詔定充五戶以上、若陵戶不足、以百姓充之、免其傜役、三年一替、日本書紀○按陵戶之制、延喜亦仍此、唯非陵墓戶而差點令守者、先取近陵墓戶充之、及太寶定令、置諸陵司、掌陵祭及陵戶名籍等事、凡兆域內、不得葬埋及耕牧樵蘇、令義解其盜陵內草木亦有罰、律疏凡陵前皆設鳥居、猶神宮制、中右記元明帝臨崩遺詔厚葬破業、朕所不取、朕崩後、宜於大和添上郡雍良岑造竈火葬、謚號稱某國某郡朝廷馭宇天皇、其陵地依山無鑿、芟棘開埸、植常葉之樹、立刻字之碑、續日本紀陵制卑小之原始于此、扶桑略記○按稱德帝崩、發山陵役夫六千三百人、桓武帝役五千人、及淳和帝纔一千五百人、亦可以見陵制之隆殺也、及嵯峨淳和二帝、皆遺制薄葬、如淳和帝欲不起山陵、中

納言藤原朝臣吉野奏言、自古未有不起山陵者、山陵猶宗廟、若無宗廟、臣子何仰、不從、續日本後紀清和帝貞觀十年、田邑陵火、詔下公卿及諸儒議、博士大春日朝臣雄繼議以爲、禮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宜據禮而行焉、文章博士巨勢朝臣文雄議曰、漢書武帝建元六年、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昭帝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火、帝及羣臣皆素服、山陵之災、未見典故、至於宗廟、所聞如此、遂依

文雄議、輟朝五日、帝避正殿、服錫紵、撤常膳、公卿皆去綵衣、一準凶儀、遣使祭之、三代實錄延喜制、凡神代三陵已下、帝后陵七十三、○按本書陵數如此、而除帝大友、又不載嵯峨淳和清和三陵、大友乃以當時不列帝系、三帝竝以無陵地也、如其草壁施基早良及施基妃紀氏四陵、皆係追崇、仁明女御藤原氏、亦以特恩祔葬者、竝列陵數、而如仁德安閑繼體欽明敏達五后、皆列諸墓、其故不詳、今除追崇等五陵、而加大友已下四陵、如諸皇后、據前後例、皆列諸陵、則其數爲七十七也、其他如垂仁景行應神宣化孝德五后陵、散見諸書、而本書所不收者、今皆採錄列于下、皆領於諸陵寮、凡兆域皆定四至、置陵戶及守

戶、但神代三陵否、凡陵側有原野者、寮仰守戶、并移所在國司、使焚除焉、每歲仲春、寮遣官人巡檢、其兆域垣溝有損壞者、令守戶修補、專當官人巡加檢校焉、延喜式然自大喪火化爲例、而古制漸廢、歷朝皆以薄葬爲美事、以置陵享祭爲累、續日本紀、續日本後紀、因循沿襲、至朱雀帝已後、不復置山陵、扶桑略記、日本紀略、遂至藏遺骨於一塔、以擬山陵、百錬鈔、帝王編年記、山槐記、中右記、明月記、皆因信佛說、而祖宗孝敬之意荒矣、故歷

世山陵、亦猶有荒壞不修者、至堀河帝康和二年、諸陵頭藤原清俊等上言、凡陵墓在山城者三十四所、大和五十七所、河內一十五所、和泉四所、攝津一所、及要劇田二十町五段二百八十步、紀伊一所、近江一所、謹檢案內、兆域四至及要劇田之制、具見格式、而近代之吏、皆悉收公、戶田之丁、日益稀少、因是兆域垣溝、無復修治、就中和泉四所、仁德履中反正三陵、及垂仁第三皇子墓、○按本書、爲右大臣

船守墓、可疑、延喜式云、垂仁皇子五十瓊敷入彥命墓、在和泉日根郡、恐是也、然據日本書紀、古事記、五十瓊敷入彥爲垂仁第二子、亦不合、附待後考、前古已來無收公、近代國吏率皆收公、論之政途、理豈當然、夫山陵之事、其制嚴重、伐採草木、闌入兆域、尚有其罪、況置陵戶田守之、若有損壞、令守戶修理、專當官人月加巡檢、著在式條、而國宰不遵憲法、是則制令虛設而不行、人莫知畏敬、望請誡敕五國吏、俾知陵墓之可重、朝野羣載然亦不聞有懲肅之政也、凡列聖祭祖

宗之禮、除大神宮外、蓋皆行之山陵、唯上世莫考焉、日本書紀、續日本紀、令義解、天武帝稱兵、遣使於太祖陵、獻馬及兵器、即位七年、幸越智、拜後岡本天皇陵、九年復祭其陵靈、日本書紀文武帝二年、遣直廣參土師宿禰馬手獻新羅調于大內山陵、續日本紀爾後每天下有事、及外蕃入朝、遣使諸陵告之、獻弓劍幣物祭之、續日本紀、日本後紀、其每歲季冬進幣諸陵者、謂之荷前幣、著爲永制、令義解、延喜式、日本後紀、詳見于下、元明帝將即位、有事於大內山陵、聖武帝神龜五年、以皇太子病、遣官奉幣諸陵、明年改元天平、奉幣諸大陵、陞諸陵司爲寮、增加秩員、六年以地震之故、詔遣諸王眞人、副土師宿禰一人、檢視山陵八所、十五年五月、奉幣帛諸陵、孝謙帝天平勝寶四年閏三月、遣使於惠我山科、大內直山等陵、告新羅王子來朝、六年三月、奉唐信物於山科陵、七歲十月、以太上皇弗念、遣使於山科大內東西安古眞弓、○按延喜式、眞

弓即岡宮天皇草壁陵也、柰保山東西等七陵、奉幣禱焉、續日本紀○按自是已前、無書陵數者、至此始書山科已下七陵、則知當時之制、定爲七陵也、淳和帝立、告即位於山陵、後以爲例、日本紀略仁明帝承和六年十二月、御建禮門、分遣使者、奉唐信物於後田原、八島、楊梅、柏原等陵、續日本後紀宇多帝始以正旦遙拜山陵、行四拜禮、後爲恆典、西宮記初貞觀制定近陵遠陵、頒季冬幣、凡十陵爲近、餘皆爲遠、參取貞觀儀式、三代實錄、○按遠陵近陵之制、蓋由世數遠近而定之者、然所起不詳、古有大陵之稱、其制亦不可

考、孝謙以後、有七陵八陵之制、皆由近者而敍之、大抵以中宗爲首、至清和始定十陵、爲近、此時天武之統已絕、故由文德而上、推其統、以迄中宗、凡七世、皆列近陵、唯施基乃係追尊、而嵯峨乃不置山陵、故敍平城、其餘后陵二所、合爲九陵、其特加早良爲十陵者、實非常例、故江家次第云、國忌卽九陵、是也、此後大抵準此加除焉、至村上以後、則中宗以下、除施基加醍醐、凡七陵、定爲永世不除之制、亦不詳其故也、意者當時諸帝槩不置山陵、故不復用加除、唯母后陵、時有廢置、故特設此制、以存十陵之稱乎、附以備考、延喜因之、其遠陵幣物、視近陵有殺、延喜式其儀又見于下、然自嵯峨淳和二帝遺制、永停陵祭、而清和宇多諸帝皆遺詔、停國忌荷前、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日本紀略、此後古禮益衰矣、初奉幣山陵、皆以土師氏爲使、至桓武帝延暦十六年、勅停之、簡取諸司充使、類聚三代格嵯峨帝弘仁四年制、闕山陵使者、五位已上、不得預節會、十三年又制、闕荷前使者、侍從解任、非侍從奪位祿、至仁明帝時、以使者多闕怠、申弘仁制、自後闕事者、不論侍從非侍從、一切不得預正月七日節會、村上帝天暦元年勅、闕使解任、式條已存、而近年侍從等多稱疾病、積

習爲常、國家大事、豈合如此、宜重張嚴制、實檢使者事涉虛誕者、依式從解却、然其弊竟不能革、類聚符宣鈔鳥羽帝卽位、遣官告九陵、中右記、朝野羣載、後鳥羽帝將冠、命廷僚議奏告山陵之禮、舊例告三陵或四陵、時後白河上皇存、言者以爲當告三陵、衆議紛然、莫能決、攝政兼實言、檢討故事、天祿以前皆告四陵、永祚時上皇存、當告三陵、而始加高祖以爲四陵、寬治時上皇存、止告三陵、至大治則二上皇存、遂告二陵、久安依寬治、嘉應依永祚、今依永嘉例、宜加高祖、又言告神宮及諸陵、所以尊祖宗、義當從厚、不宜從減也、玉海終從其議、心記

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可愛山陵、在日向、○可愛二字、式作埃、訓通、按日向古大隅薩摩等總名、後分爲三國、故諸陵地亦各分屬焉、而書紀及式、猶書曰日向者、蓋依古書成文也、又按土人說、陵今在薩摩高城郡水引鄉宮內村、俗稱龜山、又八幡山、地有長流、經陵西入海、古謂之大江、其對岸之地曰高江、江可愛、訓讀相通、卽古地名之遺云、

彥火火出見尊高屋山上陵、在日向高千穗山之西、山西據古事記○按土人說、今在大隅始羅郡溝邊鄉麓村神割岡、岡南六許町、有舊祠、曰鷹屋神社、即祀陵靈之所、鷹高訓通、社號亦因陵名、其地在高千穗之直西、與古事記所言合、且此地盖古鷹屋鄉、後失其名、而陵邊今有高屋谷、高野等地、即古之遺名、而和名鈔鷹谷鄉、係之肝屬郡者、必錯簡也、此說盖得之矣、餘又具于地理志、

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吾平山上陵、在日向、日本書紀、延喜式、○按土人說、今在大隅肝屬郡始良鄉上名村中嶽之巓、中嶽、即古吾平山云、始良吾平、音訓相通、以上謂之神代三陵、延喜制、不置陵戶、於山城田邑陵南原致祭、其兆域方一町、延喜式○按神代之陵、年紀綿邈、兆域或不明、故不置陵戶、且祭之於此、非但以其遼遠之故乎、附以備考、

太祖畝傍山東北陵、日本書紀、延喜式、在大和高市郡、○按前王廟陵記、諸陵考等、今在郡之山本村、但年久荒壞、鞏爲土田、土人猶呼其地曰美贊佐伊、又曰神武田、美贊佐伊即御陵之訛、其地東西三百七十餘丈、南北三百二十餘丈、中有小圓丘、即此、多武峯略記引舊記云、國源寺在畝火山東北、天延二年僧泰善託言帝靈、講經于此、守藤原國光爲創本寺云云、今寺已廢、而礎石尚存、其西北即美贊佐伊之地、是亦可以證陵地也、延喜制、兆域東西一町、南北二町、置守戶五烟、延喜式

綏靖桃花鳥田丘上陵、日本書紀、延喜式、○古事記作衝田崗在高市郡、○諸陵考云、今在郡之四條村、稱冢根山、其北田呼都幾田、其西又有東根都幾田、西根都幾田等之地名、盖皆桃花鳥田之遺也、兆域方一町、守戶五烟、延喜式

安寧畝傍山西南御陰井上陵、日本書紀、延喜式、○古事記作畝火山美富登、又書紀無西字、盖脫文也、在高市郡、○按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之吉田村、曰阿彌山、阿彌盖安寧之訛、陵南今有清水井、即古御陰井也、前方後圓、兆域東西三町、南北二町、守戶五烟、延喜式、陵制據諸陵考、○諸陵考云、高四丈許、周百三十二丈許、

懿德畝傍山南纖沙谿上陵、日本書紀、古事記、延喜式、○古事記無南字在高市郡、○按諸陵考、今在郡之池尻村纖沙山之東谷丸山、即畝火山南麓也、兆域方一町、守戶五烟、延喜式○諸陵考云、高五丈許、周百十丈許、

孝昭掖上博多山上陵、日本書紀、古事記、延喜式在大和葛上郡、○按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中三室村、稱天皇山、陵西地呼曰波多多、疑博多之轉、兆域方六町、守戶五烟、延喜式○諸陵考云、高可五丈、圍七十三丈、

孝安玉手丘上陵、日本書紀、古事記、延喜式、在葛上郡、○按

前王廟陵記、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之玉手村北隅、曰宮山、兆域方六町、守戸五烟、延喜式○諸陵考云、高一丈許、圍十三丈許、

孝靈片丘馬坂上陵、日本書紀、古事記、延喜式、在大和葛下郡、○按前王廟陵記、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之王寺門前村西馬背坂上、曰御廟所、陵形不存、唯有角形小隍、兆域方五町、守戸五烟、延喜式

孝元劒池島上陵、日本書紀、延喜式○按史、劒池成於應神帝時、非爲陵而作者、陵號蓋後取于池名也、在高市郡、○按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之石川村劒池中岡上、曰中山冢、西面前方後圓、兆域東西二町、南北一町、守戸五烟、延喜式、陵制據諸陵考、○諸陵考云、高可二丈、圍可五十六丈、

開化春日率川坂上陵、日本書紀、延喜式○書紀上作本、恐非、但註曰、一云坂上陵、與今地理合、可從、古事記無春日二字、在大和添上郡、○諸陵考云、今在郡中奈良油坂町南百萬辻子北坂上山、前王廟陵記云、在奈良念佛寺域內、亦同地也、今陵南二許町有率川北爲油坂、其地西低東高、卽古率川坂上之遺形也、南面、前方後圓、環以池溝、兆域方五段、差京戸十烟爲守戸、延喜式、陵制據諸陵考、○諸陵考云、陵高三丈許、圍九十六丈許、據此、陵地大於兆域、本書五段上、疑脫一町字、山陵設池溝、葢始于此、

崇神山邊道句岡上陵、古事記○日本書紀、延喜式、作山邊道上、曆錄作道句上、在大和城上郡、○諸陵考云、今在郡之柳本村爾佐牟佐伊山、爾佐牟佐伊卽御陵之譌訓也、西面、前方後圓、壇三成、環以池、池北設小墳、兆域方二町、守戸一烟、延喜式、陵制據諸陵考、○諸陵考云、高可十丈、周可二百二十五丈、

垂仁菅原伏見東陵、日本書紀、延喜式、○按書紀、無東字、葢與安康伏見陵東西相對、故後設此稱也、菅家傳記作御立野中陵、在大和添下郡、○按山陵志、諸陵考、今在本郡齊音寺村蓮萊山、陵西北猶有菅原村菅原寺、南面、制同句岡陵、池中東南有小圓墳、兆域方

二町、延喜式、陵制據諸陵考、景行朝、以土師氏充陵戸、菅家傳記元正帝充守陵三戸、續日本紀延喜制、置陵戸二烟、守戸三烟、延喜式○諸陵考云、高六丈許、周二百十三丈許、

日葉酢媛皇后狹木寺間陵、古事記○菅家傳記作狹城盾列池前陵、在添下郡、大和志○本書云、今在郡中超昇寺村御陵山、陵上皆以埴壷築焉、諸陵考陵制用土物、葢昉于此、

景行山邊道上陵、日本書紀、古事記、延喜式、在城上郡、○按正治二年諸陵雜事注文、載大和澀谷陵供米布之事、卽此陵也、諸陵考云、今在郡中澀谷村南向山、制同句岡陵、兆域方二町、陵戸一烟、

延喜式、陵制、據諸陵考、○諸陵考云、高十一丈許、周可二百五十三丈、稻日大郎姬皇后日岡陵、在播磨賀古郡賀古驛、播磨風土記、○按今在中大野村日向山上西南向、前方後圓、築以細石、據見今陵形、○按今所存高三丈許、圍百二十丈云、皇后崩於驛西有手之地、將葬、度印南川、適有飆風捲遺骸墮水中、求之不得、唯得匣褶、卽葬之、號曰褶墓、播磨風土記

成務狹城盾列池後陵、日本書紀、古事記、延喜式、○書紀古事記、無池後二字、在添下郡、○按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中御陵村東石冢山、

山西猶有盾列池遺跡、南面、前方後圓、環以池溝兆域東西一町、南北三町、守戶五烟、延喜式、陵制、據諸陵考、○諸陵考云、高八丈許、周二百二十丈許、後冷泉帝康平六年、興福寺僧靜範發陵竊寶物、因遣使檢之、處靜範流、扶桑略記尋修陵納物如舊、百鍊鈔

仲哀惠我長野西陵、日本書紀、延喜式、○書紀無西字、古事記作惠我長江、在河內志紀郡、○按河內志、山陵志等、今在丹南郡岡村美佐牟邪伊之地、西南面、前方後圓、壇三成、中開左右有小冢、周圍有隍、兆域方二町、陵戶一烟、守戶四烟、延喜式、陵制、據見今陵形、

神功皇后狹城盾列池上陵、日本書紀、延喜式、○本書紀無池上二字、在池後陵北、西大寺所藏寶龜五年班田圖○按諸陵考、今在超昇寺村五社神之地、南面、前方後圓、左壇三成、右壇四成、四周有溝、諸陵考○本書云、高十一丈許、圍二百五十七丈許、仁明帝承和十年四月、以陵鳴有赤氣之異、遣參議正躬王檢察、有斬伐陵木者、不可勝計、初楯列陵有二、北爲神功、南爲成務、後誤以南爲神功、先是遣參議滋野朝臣貞主獻神寶

弓劍、祈國家平安、誤進南陵、至是使參議藤原朝臣助等謝二陵、改奉弓劍於北陵、續日本後紀清和帝貞觀八年、大和奏陵守等伐樹木、是歲旱、神祇官卜之云、災由伐木、因遣使申謝、十七年秋、遣從四位上潔世王等謝百姓伐陵樹、兼祈甘雨、陽成帝元慶元年秋炎旱、卜云、神功陵成祟、遣使檢之、守義倉者喫鹿肉、百姓多伐陵樹、乃科罪守倉守陵者、遣使申謝、三代實錄延喜制兆域方二町、守戶五烟、延喜

式白河帝永保二年、山陵火、廷議廢朝三日、扶桑略記、百錬鈔、

應神惠我藻伏崗陵、古事記、延喜式、又曰蓬蔂丘譽田陵、日本書紀○本書云、雄略帝時、河内飛鳥戸郡人田邊史伯孫赴古市郡、月夜乘馬過蓬蔂丘譽田陵下、遇騎赤駿者、竝轡而馳、遂易馬而別、還家、明旦入廏視之、乃土馬也、按譽田實帝御名、卽蓬蔂丘之爲帝陵可知、而後世亦尚稱譽田山、卽古之遺也、所謂土馬、蓋埴輪之類、今陵上古松蕃茂、尚多埋赤土壺等物云、在志紀郡、○按河内志、山陵志等、今在志紀古市二郡界譽田村、曰譽田八幡山、其地屬古市郡、西北向、高五丈、壇三成、前方後圓、環以池溝、兆

域方五町、陵戸二烟、守戸三烟、延喜式、陵制據見今陵形、高扶桑略記、

仁德百舌鳥耳原中陵、古事記、延喜式、○古事記無中字、日本書紀作百舌鳥野、在和泉大鳥郡、○按和泉志、泉州志等、今在郡之舳松村東、西南面、前方後圓、壇四成、池溝二重、兆域方八町、陵戸五烟、延喜式、陵制據見今陵形、○泉州志云、兆域今所存、外堤七百六十九丈餘、內堤五百七十三丈、陵基圍四百五十七丈餘、南峯高八丈餘、北峯十丈、四畔有小冢九、而扶桑略記云、高五丈、其說可疑、故今不取、初帝幸石津原卜陵地、有百舌鳥咋野鹿耳斃之、因名其地曰百舌鳥耳原、又以爲陵號、日本書紀壽藏蓋始此、其制於諸陵中最爲高大、故世稱大山陵、前王廟陵記、山陵志○廟陵記引天王寺舊記云、四天王寺西南有荒陵、相傳帝嘗築以爲陵、後更定今陵、因此前陵荒廢、故有此名、史所不載、附以備考、

磐之媛皇后平城坂上陵、○日本書紀作那羅山、卽此、在添下郡、○按今在郡中常福寺村前方後圓、周設二重溝、中有堤築以土壺、兆域方一町、不置守戸、令盾列池上陵戸兼守之、延喜式、陵制據見今陵形、○按今所存陵基圍二百二十八丈許

履中百舌鳥耳原南陵、日本書紀、南據延喜式、○古事記作毛受陵在中陵南、前王廟陵記、和泉志、山陵志、○諸書竝云、今在上石津村美贊邪幾山、前方後圓、四周有隍、兆域方五町、陵戸五烟、陵制據見今形狀○按今所存高九丈六尺、圍三百八十二丈、隍周五百三十丈、而扶桑略記云、高五丈、可疑、故今不書、

反正百舌鳥耳原北陵、延喜式○日本書紀作耳原、古事記作毛受野、在中陵北、前王廟陵記、和泉志、山陵志、○按諸書、今在本鄉中筋村、稱楯井原陵、西南面、前方、壇二成、後圓、壇四成、高五丈、四圍有隍、兆域東西三町、南北二町、陵戸

五烟、陵制據見今陵形、高扶桑略記、○略記作廣三町、按今所存隍周三百三十餘丈、又有外隍、形僅存、

允恭惠我長野北陵、○日本書紀作長野原在志紀郡、○按前王廟陵記、山陵志、今在郡之國府村市野山、高四丈東北面、前方後圓壇三成、繞以隍、兆域東西三町、南北二町、陵戶一烟、守戶四烟、延喜式、陵制據見在陵形、高扶桑略記、○略記云、兆域方三町、

安康菅原伏見西陵、○日本書紀、西據延喜式、古事記作菅原伏見岡、與義鈔引書紀、作菅原伏見野中陵、蓋誤、據古事記、菅原御立野中、卽垂仁陵也、在

伏見東陵之西、大和志、山陵志、諸陵考、○按諸書、今在添下郡寶來村、曰古城山、又呼爲保天堂、高三丈、環以池溝、兆域東西二町、南北三町、延喜式、陵制據山陵志、高扶桑略記、○略記作方二町元正帝允守陵四戶、續日本紀延喜定守戶三烟、延喜式

雄略丹比高鷲原陵、日本書紀、古事記、延喜式、○古事記無原字、在河內丹比郡、○按前王廟陵記、河內志、山陵志等、今在丹北郡島泉村、與丹南郡接界、呼爲丸山、陵南有佛寺、號高鷲山、卽古名之遺也、高二丈、前方後圓壇三成、東南向、繞以池溝、○河內志云、陵北有隼人墓、事見日本書紀、兆域方三町、陵戶四烟、延喜式、陵制據見存陵形、高扶桑略記、○略記作方二町

清寧坂門原陵、日本書紀、延喜式、○帝王編年記爲河內高安郡椎田原陵、與諸書不合、恐誤、在河內古市郡、○按河內志、山陵志等、今在郡中西浦村白髮山、白髮卽御名也、西南向、前方後圓壇三成、高二丈、有池繞焉、兆域方二町、陵戶四烟、延喜式、陵制據見存陵形、高扶桑略記、

顯宗傍丘磐坏丘南陵、日本書紀、南據延喜式、○古事記作石坏岡上在葛下郡、高三丈、兆域東西二町、南北三

町、陵戶一烟、守戶三烟、延喜式、高據扶桑略記、○按所在今不詳、

仁賢埴生坂本陵、日本書紀延喜式、在丹比郡、○按河內名所圖會、山陵志等、今在丹南郡野中村、曰牡計山、西南面、前方後圓、壇三成、高二丈、四周有隍、兆域方二町、守戶五烟、延喜式、陵制據見存陵形、高扶桑略記、

武烈傍丘磐坏丘北陵、日本書紀、古事記、北據延喜式、在葛下郡、兆域東西二町、南北三町、守戶五烟、延喜式、○扶桑略記作方二町、按所在今不詳、

繼體三島藍野陵、日本書紀、三島據延喜式、○古事記無野字、在

攝津島上郡、○按前王廟陵記、攝陽羣談、山陵志等、今在島下郡大田村茶臼山、島上島下二郡界、今有安威村安威山、與大田村隣、安威藍音訓通、即古名之遺也、西南面、前方後圓、壇四成、高三丈、中間左右設小冢、帶以池溝、兆域方三町、守戸五烟、陵制據見存陵形、高扶桑略記、

手白香媛皇后衾田陵、在大和山邊郡、距句岡陵東北十許町、○大和志云、今在郡中中山村、南面、前方後圓、以細石築造、兆域方二町、不置守戸、令句岡陵戸兼守、延喜式、所在及陵制並據見今所存在、○按今陵基圍二百十六、許丈

安閑古市高屋丘陵、日本書紀、延喜式、○古事記作古市高屋村、在古市郡、○按前王廟陵記、大和志、山陵志等、今在本郡古市村、曰城山、高國記云、大永中畠山氏築城之、號曰高屋城、即此地也、據前方後圓、高三丈、四周有隍、兆域東西一町、南北一町五段、陵戸一烟、守戸二烟、陵制據見存陵形、高扶桑略記、○略記作方二町、按僧寶靜山陵記云、中世陵崩、出玉梚一枚、徑四寸、深二寸八分、周圍著玉、聯綴如星、今藏西琳寺、蓋當時葬儀所用也、附供參考、

春日山田皇后古市高屋陵、在高屋丘陵南、兆域方二町、守戸二烟、延喜式、所在據河內志、河內名所圖會、○按日本書紀云、合葬高屋丘陵、然據式、兆域自別、且今現有二陵、書紀恐誤、故不取、

宣化身狹桃花鳥坂上陵、日本書紀、延喜式、橘仲媛皇后祔焉、日本書紀、在高市郡、○按前王廟陵記、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之鳥屋村、僧空海益田池碑云、左龍寺、右鳥陵、鳥陵即謂此陵也、陵之東南、今有益田池故址、北面、前方後圓、壇三成、帶以池溝、兆域方二町、守戸五烟、○延喜式、陵制據諸陵考、扶桑略記作方三町、諸陵考云、高可五丈、圍可百九丈、

欽明檜隈坂合陵、日本書紀、延喜式、在高市郡、延喜式、○

按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之平田村、曰石山、又梅山、西面、前方後圓、壇三成、高四丈、周圍環溝、諸陵考、高據扶桑略記、○諸陵考云、高五丈許、圍百三十二許丈、推古帝敕以砂礫鋪陵上、域外築土山、使諸氏樹大柱、日本書紀、兆域方四町、陵戸五烟、○按今昔物語云、元明檜前陵以石造鬼形、列立池邊、元明恐欽明之誤、近時有獲石像四軀於本陵側者、形狀奇古、一軀二面或三面、面別異狀、如笑者、如啼者、是物語所謂鬼形者、亦埴輪之類也、後又穿陵下田、獲一大柱徑十圍者、蓋推古時物也、併附備考、

石姬皇后磯長原陵、在河內石川郡中尾陵

域内守戶三烟、延喜式

敏達磯長中尾陵、日本書紀、古事記、中尾據延喜式、在石川郡、○按河內志、山陵志等、今在郡中葉室村西、初帝崩殯于廣瀨、崇峻帝四年葬今陵、卽皇太后陵所在也、初已下、日本書紀、高三丈、西北向前方後圓、壇二成周圍設隍兆域方三町守戶五烟、陵制據見存陵形、高扶桑略記、○略記作方二町

廣姬皇后息長陵、在近江坂田郡、○按今在郡中村居田村兆域方一町、守戶三烟、延喜式

用明磯長原陵、日本書紀、延喜式、○書紀無原字又稱科長中陵、古事記○聖德太子傳曆、中下有尾山二字、按山陵志、此陵西南則中尾、東南則山田、東北則大坂磯長、西北又有聖德磯長墓、屹乎相望、故曰中陵、在石川郡、○按前王廟陵記、河內志、山陵志等、今在郡之春日村、南面、形圓、高三丈五尺、周有方隍、兆域東西二町、南北三町、陵戶三烟、延喜式、陵制據見存陵形、高扶桑略記、○略記作方三町、按山陵築圓丘始此、而聖德之墓亦如此、其改舊制、蓋出于太子之意也、

崇峻倉梯岡上陵、日本書紀、古事記、延喜式、○書紀、延喜式、無上字、在大和十市郡、○按史、帝暴崩、卽日葬之、蓋不成葬也、本書亦不載兆域陵戶、蓋爲此也、今按本郡有金福寺、其北有倉橋川、川北山路七八町有一丘、呼曰須受賣冢、又須受美墓、古石暴露、蓋古墳也、所謂倉梯岡地形稍近、須受美疑崇峻之譌音、此蓋陵地也、附以備考、

推古磯長山田陵、在石川郡、延喜式○按河內志、山陵志等、今在郡中山田村、以其制高大、又曰科長大陵、古事記、山陵志、初帝遺詔禁起陵厚葬、合葬于竹田皇子大野岡上墓、後改葬焉、日本書紀、參取古事記、南面、方形、壇三成、高三丈、陵上築以砂礫、兆域方二町、陵戶一烟、守戶四烟、延喜式、陵制據見存陵形、高扶桑略記、

後冷泉帝康平三年、爲盜所發、扶桑略記、

舒明押坂內陵、日本書紀、延喜式、○書紀無內字、扶桑略記內作山、在城上郡、○按大和志、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中忍坂村東、曰壇壇冢、倚高崖築之、南面、壇三成、上圓下方、高四丈、兆域東西九町、南北六町、陵戶三烟、延喜式、陵制據諸陵考、高扶桑略記、○略記作方九町、諸陵考云、昔年陵土自崩、隧道顯露、有窺室內者、有二石棺、一縱一衡、狀如丁字、據延喜式、田村皇女押坂墓、在舒明帝陵內、皇女實帝母、故祔葬也、式有書在陵內者、有書在域內者、陵內蓋言祔葬、域內言在兆域內也、附以備考、

齊明越智岡上陵、日本書紀、延喜式、○扶桑略記作越智大握間陵、一

代要記、握作屋、水鏡作大間陵、略記又云、葬朝倉山、陵高三丈、方五町、在高市郡、○按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中車木村、曰天王山、形圓、兆域方五町、陵戶五烟、延喜式、形圓、據諸陵考、○諸陵考云、高一丈許、周二十二丈許、陵南三十許步有古墳、曰谷口山、據日本書紀、同時葬皇孫大田皇女於陵前墓者、蓋此也、文武帝三年、遣使修造焉、聖武帝天平十四年、陵崩長一十一丈、廣五丈餘、敕遣知太政官事鈴鹿王等修理奉幣、又遣采女女孺等供奉其事、續日本紀

孝德大坂磯長陵、日本書紀、延喜式、在石川郡、○按河內

志、山陵志等、今在郡之山田村、或云山田村旁近、總稱曰大坂、今按大和界有逢坂村、逢坂卽大坂也、又枕草紙有鶯陵、今山田嶺曰鶯關、關西五町、卽陵地、據此、鶯陵蓋謂此也、高二丈、南面、形圓、兆域方五町、守戶三烟、延喜式、陵制據見存陵形、高扶桑略記、

間人姬皇后、祔越智岡上陵、日本書紀

中宗山科陵、萬葉集、延喜式、○科亦作階、扶桑略記作山科鄉北山、在山城宇治郡、延喜式、○按前王廟陵記、山城志、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山科鄉御陵村鏡山南御廟野、萬葉集載額田王山科陵歌、有鏡山之語、今考地理、鏡山前卽陵地、其四邊號御廟野、東南有御陵村御陵川、隣大津、大津卽帝所都也、文武帝三年、遣使修造、續日本紀南面、壇三成、上中圓、下方、皆覆以砂礫、兆域方十四町、陵戶六烟、延喜式、陵制據諸陵考、○諸陵考云、高三丈許、壇圍六十五丈許、扶桑略記作高二丈、可疑、今不取、

帝大友山前陵、在近江滋賀郡、參酌日本書紀、扶桑略記、水鏡、古今著聞集、伊呂波字類鈔引本朝文集、濫觴鈔、古今集目錄引皇代記大意、○按略記以下諸書、園城寺本帝之故墟、帝崩後、大友與多因遺詔勅建本寺、考前王廟陵記、淡海地志、日本書紀通證等、此地有山曰長等、寺在其山麓、卽古山前之地也、蓋帝崩于此、卽葬、因建伽藍也、今寺中有古冢曰龜塚、卽其陵地云、

天武檜隈大內陵、延喜式、○日本書紀無檜隈二字、持統祔焉、續日本紀、延喜式、○諸陵雜事注文作青木陵、御陵日記作阿不幾、卽青木訛音、永仁六年西大寺三寶料田畠目錄云、高市郡三十一條二坪內、御廟東邊二段名青木、蓋指此陵也、附以備考、在高市郡野口里、延喜式、野口里據御陵日記、○按諸陵考、今在野口村、稱王墓山、南面、八角形、壇五成、以石築焉、高五丈、繞以池溝、正面設石門、前架石橋、御陵日記、高據扶桑略記、池溝據諸陵考、持統帝元年冬、皇太子帥公卿百寮及諸國司國造百姓等始築焉、日本書紀延喜制兆域東西五町、南北四町、陵

戶五烟、延喜式、○扶桑略記作方五町、四條帝嘉禎元年、盜發之、奪金銀異寶、朝廷將遣使檢之、以參議闕、延至明年、始遣使檢視焉、明月記、帝王編年記、百錬鈔、御陵日記、○日記云、此時盜穿石門、陵內可窺、有二室、外室方一許丈、高七尺、皆築以碼磁、內室南北一丈四五尺、東西一許丈、上下三面、皆碼磁朱漆、前有戶扉、左右各廣三尺五寸、高六尺五寸、厚一寸五分、柱廣四寸五分、厚四寸、皆以金銅爲之、扉裝金蓮花及獅子、形大小六、大徑四寸許、小三寸五分許、御棺長七尺、深廣皆二尺五寸許、包以布、塗以朱漆、棺牀金銅、厚五分、玉帶、玉枕、虎珀念珠等、依然猶存、當時之制如此、故附于此、諸陵考云、今陵土崩壞、變爲圓丘、高二丈許、圍五十七丈許、

文武檜前安古岡上陵、○本書古作占誤、今據續日本紀訂之、又續日本紀前作隈、無岡上二字、在高市郡、高三丈、兆域方三町、陵戶五烟、高據扶桑略記、○略記作方一町、按所在今不詳、諸陵考云、郡中今有檜前村、其東北栗原平田二村界、有呼安牟杼久地、古圖帳作安牟古宇、其東北有小丘、呼曰冢穴、丘之南面、昔時有石窟、今皆發掘、其形不存、然其爲古冢無疑、安牟古宇與安古岡、稱呼相近、此蓋陵地也、附以備考、

藤原皇后佐保山西陵、在添上郡、兆域方十二町、守戶五烟、○按今所在不詳

元明奈保山東陵、在添上郡、○續日本紀作椎山陵、又藏寶山、雍良岑、皆同地也、新撰字鏡、椎訓奈良乃木、椎山卽奈良山也、諸陵考云、今在郡中奈良坂村西雍良岑、高三丈、兆域東西三町、南北五町、守戶五烟、高據扶桑略記、○東大寺要錄載、迺奈保山陵碑文曰、大倭國添上郡平城之宮馭宇八洲太上天皇之陵、是其所也、養老五年歲次辛酉冬十二月癸酉朔十三日乙酉葬、按奈保山御陵碑考、諸陵考等云、今奈良善城寺有古碑、寺西可三町有山、嘗崩卽得之、而移立于此、此碑初在雍良岑、後埋在南谷也、其碑高三尺一寸餘、廣二尺一寸餘、厚一尺四寸餘、與要錄所載寸尺符合、卽其爲奈保山東陵碑明矣、姑附于此、

元正奈保山西陵、在距東陵三許町、兆域東西三町、南北五町、守戶四烟、所在據諸陵考

聖武佐保山南陵、在添上郡、○按前王廟陵記、大和志等、今在郡中法蓮村御陵森、南面、前方後圓、繞以池溝、兆域東四段、西七町、南北七町、守戶五烟、延喜式、陵制據山陵志、諸陵考、○諸陵考云、高八丈許、圍可百四十一丈、醍醐帝延喜十年、以陵災遣參議藤原朝臣宣方謝之、東大寺要錄引新記、近衛帝久安五年、先是東大寺奏、興福寺僧信實發掘陵地、竊運大石以供寺用、信實訴謂、此地稱奈保山、則非陵地、採石何罪、東大寺謂佐保奈保名異而地同、至是遣使

檢之、事終不決而止、外記日記

藤原皇后佐保山東陵、延喜式在南陵東北、大和志、諸陵考、天平寶字四年敕、改墓稱山陵、續日本紀兆域東三町、西四段、南北七町、守戶五烟、延喜式

稱德高野陵、在添下郡佐貴鄉、續日本紀○皇胤紹運錄、西大寺鋪地古圖竝云、在西大寺東北、按大和志、諸陵考、今在郡中山陵村、稱高冢、東北有佐貴山、西有佐貴川、即本書所謂佐貴鄉也、西面、前方後圓、兆域東西五町、南北三町、守戶五烟、延喜式、陵制據諸陵考、○諸陵考云、高六丈許、圍百四十四丈許、

廢帝淡路陵、續日本紀、延喜式、在淡路三原郡、延喜式、帝王編年記、○按淡路常磐草、今在郡中賀集中村、東西倚山設溝、兆域方六町、延喜式、陵形據淡路常磐草、山陵考略、○常磐草、山陵考略倶云、周二百二十二丈、初帝崩、葢不能備葬儀、續日本紀、水鏡大意、至光仁帝寶龜三年、遣從五位下三方王等改葬、九年敕墓稱山陵、充守戶一、續日本紀延喜制、守戶仍舊、延喜式、

光仁田原東陵、又曰後田原陵、續日本紀、東據延喜式、後田原續日本後紀、○按諸書、皇考春日宮天皇陵曰田原西陵、故此稱東陵、又稱後田原

也、在添上郡、○按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之東田原日笠村、曰王墓、圓形、兆域東西八町、南北九町、守戶五烟、陵形據諸陵考○諸陵考云、高二丈許、周四十九丈許、

皇后宇智陵、在大和宇智郡、延喜式○大和志云、今在郡中御山村、曰御陵冢、后寶龜初坐巫蠱事、廢而終焉、續日本紀桓武帝延曆十九年、詔復本位、墓稱山陵、類聚國史、日本紀略、兆域東西十町、南北七町、守戶一烟、延喜式○按今所存陵圍十五丈、隍周圍二十二丈八尺、

高野皇后大枝陵、在山城乙訓郡、三代實錄、延喜式、○

按山城志、今在郡中沓掛村、兆域東一町一段、西九段、南二町、北三町、守戶五烟、延喜式

桓武柏原陵、在山城紀伊郡、日本後紀、延喜式、平城帝大同二年、定兆域四至、淳和帝天長四年、遣參議直世王等伐除陵上雜樹、類聚國史、兆域東八町、西三町、南五町、北六町、加東北隅二岑一谷、守戶五烟、延喜式龜山帝文永十一年、盜穿山陵、遣諸陵頭賀茂朝臣在爲等檢之、復奏陵上所毀東西一丈三尺、南北一丈六

尺餘、假以土塡塞、其陵高十許丈、壇圍八十餘丈、未遑檢陵中云、仁部記○按山槐記云、柏原陵在伏見山松原中、中右記云、自深草南路、東向柏原陵、拾芥鈔云、陵在伏見山、卽稻荷山南之野也、西宮記、江家次第、兵範記亦竝同、前王廟陵記云、陵在藤森東霞谷南伏見山、今據式文兆域、山槐記、及古地圖考之、伏見城山、古御香、大龜谷、卽其陵地也、蓋築伏見城時所毀壞、而後世城山古御香等小地名滋興、遂失柏原大名、此當時不能識其處所也、諸陵考云、今試量伏見城地、與式文四至考之、城山內有稱三人屋鋪地、其北地勢隱然隆起、北對稻荷山、徵諸西宮記等諸書、此必陵𡍼也、其說似可信、故今附于此、以備後考、

藤原皇后高畠陵、延喜式又曰長岡陵、續日本紀○按延喜諸陵式作高畠、而中務式作長岡、蓋互稱也、在乙訓郡、○按山城志、今在郡中寺戶村、圓形周圍設隍、兆域東三町、西五町、南三町、北六町、守戶五烟、延喜式、陵制據見存陵形、○按今所存、高一丈五尺許、周三十六丈許、嵯峨帝弘仁七年、神祇官言、伐高畠陵樹、龜兆示祟、勅曰、朕情所敬、唯在山陵、而有司不勤督察、致斯咎徵、求之國典、其刑非輕、自今以後、嚴加禁斷、類聚國史

藤原皇后○諱旅子宇波多陵、在乙訓郡、延喜式○宇疑當作茡、說見下、按土人說、陵今在郡中冢原村、又曰後大枝陵、類聚符宣

鈔○本書不言爲何氏陵、然天長元年預領幣、卽其爲淳和皇妣似無疑、延喜式高野皇后陵曰大枝、而此陵亦在同地、故稱後大枝也、按山州名跡志、山城名勝志、山城志等、大枝卽和名鈔乙訓郡大江鄉、今其鄉已絕、而有大江坂大江山等之名、其麓堅木原、大原野、沓掛、冢原等諸村、蓋皆其鄉中也、又自堅木原至大原野中間、有稱茡波多地、側有一水、出自沓掛冢原間南行、曰小畑川、小畑卽茡波多、蓋亦古鄉中之舊地名也、以茡宇音近故訛耳、大枝陵今在沓掛村、而此陵在冢原村、相距不遠、乃此陵稱後大枝、又曰宇波多、亦可證也、故今定之、兆域東西四町、南一町、北三町、守戶五烟、延喜式

平城楊梅陵、在添上郡、三代實錄、延喜式、○諸陵考云、今在添下郡常福寺村、稱治山、今稱治山南六町、有楊梅天神社、楊梅卽此地古大名、而今絕、圓形、兆域東西二町、南北四町、延喜式、陵制據諸陵考、○諸陵考云、高三丈、圍七十四丈、淳和帝天長元年、置陵戶五烟、類聚國史延喜制守戶五烟、

藤原皇后○諱帶子河上陵、在添下郡、○和州舊跡幽考云、今郡中小和田村富緒川上有古冢、蓋此大和志以此爲藤原旅子陵誤、考日本紀略、旅子卽淳和贈皇太后、而非皇后、贈皇后卽平城妃藤原帶子也、兆域方四町、置守戶五烟、延喜式

嵯峨嵯峨山上陵、在山城葛野郡、文德實錄、郡名據延

喜式、○按山城志、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之上嵯峨村御廟山頂、後鳥羽帝卽位、遣山陵使、道路荒廢、訪之邑老、僅得識其處云、山槐記

橘皇后嵯峨陵、在葛野郡深谷山、延喜式、深谷山據文德實錄、○按山城名勝志、今在郡中愛宕山西水尾路南北域東西六町、南二町、北五町、守戶三烟、不入領幣之例、延喜式○按皇后遺令不營山陵、故不預領幣乎、

淳和大原野西山嶺上陵、在乙訓郡、續日本後紀○本按山州名跡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中大原野村西經冢原嶺上、聚積小石、築

五圓冢、諸陵考○本書云、東西六十許丈、南北一丈八許尺、文德帝卽位、遣大藏卿平朝臣高棟等、告賀瑞之由、文德實錄

皇后石作陵、在乙訓郡、○按山城志、今在郡之灰谷村西南丸尾山、村中今有石作寺、北域東西三町、南二町、○一作三町北六町、守戶五烟、延喜式

皇后嵯峨山陵、在葛野郡、延喜式○郡名據山城志云、今在大覺寺東南二許町、曰嵯峨圓山陵、后遺命不置山陵守冢、一準淳和帝之例、三代實錄

仁明深草陵、在紀伊郡、三代實錄、延喜式、○按山城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中深草鄉瓦町南、諸陵考又云、東西九丈許、南北十五丈許、文德帝卽位歲、遣左近衞將曹粟田眞持、列栽樹木、又建卒堵婆、藏陀羅尼、文德實錄清和帝貞觀三年、詔定四至、東西限一町五段、南限純子內親王家地、北限峯八年改定四至、東至大墓、南至純子內親王家北垣、西至貞觀寺東垣、北至谷、三代實錄延喜制、北域東西一町五段、南七段、北二町、守戶五烟、延喜式

藤原皇后後山階陵、在宇治郡、三代實錄、延喜式、○按今在郡中山科鄉安祥寺後山假置陵戶五烟、延喜式

藤原皇后中尾陵、在愛宕郡鳥部鄉、故又曰鳥部山陵、三代實錄、延喜式、○諸陵雜事注文作中尾、九條陵、以其在九條也、今按在郡之新熊野村光孝帝卽位歲、列十陵、定其四至、山四町五段、東北竝限谷、南田、西隍、三代實錄延喜制仍之、置陵戶五烟、延喜式

文德田邑陵、在葛野郡、三代實錄、延喜式、○按諸陵考、今在郡之中野村北御廟山、稱茶臼山、形圓、兆域方四町、延喜式、陵制據諸陵

考、○諸陵考云、高三丈許、周三十六丈、陵戶四烟、三代實錄、延喜定
爲守戶五烟、
藤原皇后白河陵、在愛宕郡上粟田鄉、陵戶
三烟、延喜式、○按所在今不詳、
清和水尾山上陵、在丹波桑田郡、三代實錄、一代要記、
郡名據諸陵考、○按山陵志、諸陵考等、今在山城葛野郡水尾村西山上、
陽成神樂岡東北陵、在愛宕郡、日本紀略、大鏡裏書、郡名
據延喜式、○按諸陵考、今在本郡岡崎村神樂岡東麓、高三尺、東西六丈許、南北七丈許、
光孝後田邑陵、又曰小松山陵、又曰以下、扶桑略記、中右

記、在葛野郡田邑鄉立屋里小松原、西限芸
原岳、南限大道、東限清水寺東、北限大岑、置
陵戶四烟、延喜式○按今不的知其所、帥記、西宮記竝云、在仁和寺西山、江家
次第、拾芥鈔、亦竝云、在仁和寺大教院東北、方位似可考、然今仁和寺係後世再建、而非
其舊址、故不能詳耳、堀河帝嘉承元年、先是覺行法親
王作僧房犯陵地、已而山陵鳴動、適帝不豫、
卜者謂山陵爲崇、至是遣使謝焉、中右記
王皇后陵、○陵名闕在葛野郡頭陀寺側、日本紀略○江
家次第、以本陵列八墓、且爲在宇治郡、可疑、山城志云、今在葛野郡鳴瀧村御廟山、

宇多大內山陵、在葛野郡、扶桑略記、日本紀略、帝王編年記、
龜山帝文永五年、遣參議藤原高定、告蒙古
事、不能知陵地而罷、吉續記○編年記云、陵在仁和寺奧池尾山、紀
略亦載陵地、而文永中不能識其處者可疑矣、意帝遺詔不置山陵、故仁和寺僧徒拘泥
遺詔、而不之告乎、諸陵考云、今在仁和寺大內山東下宇多野、東西四丈、南北五丈許、有
池溝環焉、
藤原皇后小野陵、在宇治郡小野鄉、○按山城志、今
在勸修寺村西山中、兆域東限勸修院山、南限小栗栖
寺山、西限櫃尾山岑、○按一本、櫃作榻、又山岑作寺、北限松

尾山、陵戶五烟、延喜式
醍醐後山科陵、政事要略、類聚符宣鈔、山槐記、在宇治郡笠
取山西、日本紀略、醍醐寺雜事記引貞信公記、○山城名勝志、山城志、諸陵考竝
云、今在山科鄉醍醐村北笠取山西、兆域東西八町、南北十町、
壙深九尺、方廣三丈、校倉高四尺三寸、縱橫
各一丈、安御棺於倉、醍醐寺雜事記引貞信公記及淑光日記置
陵戶五烟、徭丁二十五人、醍醐寺雜事記、政事要略、朱雀
帝承平元年、敕遣左衞門權少尉源添四周
鑿隍、類聚符宣鈔四年停陵戶徭丁、令醍醐寺守

焉、醍醐寺雜事記後鳥羽帝卽位、遣治部卿源顯信告之、山槐記、顯信姓據公卿補任、

藤原皇后宇治陵、權記○江家次第作中宇治在宇治郡小栗栖鄉木幡村、參取政事要略、西宮記、○按二書、及榮華物語、江家次第等、藤原基經設木幡寺、以爲一門埋骨之地、後更曰淨妙寺、爾後后妃出其門者、皆葬于此、朝廷因置母后山陵、稱宇治陵、天曆以後、更置三陵、稱中宇治今宇治後宇治、各因親疏廢置、而遞用其稱也、據山城志、其諸陵今竝在淨妙寺舊域內、然古書亦多闕葬地、故今不能悉記、尚待後考、

朱雀醍醐陵、在後山科陵側、扶桑略記、帝王編年記、醍醐寺

雜事記引帝皇系圖陵上方一丈餘、以石築焉、山州名跡志○按山城志、山城名勝志、諸陵考等、今在醍醐村陵町、距後山科陵南三許町、陵域東西六丈許、南北七丈許、

村上村上陵、在葛野郡田邑鄉北長尾地、日本紀略、山槐記、類聚大補任、○長或作中冷泉帝踐阼、使左右衛門府殖樹陵上、充陵戶五烟、日本紀略、外記日記、○按紀略等諸書皆云、在長尾村上、兵範記云、在仁和寺西、中右記云、長治中有毀後田邑陵者、因發實檢使、併檢察本陵、無一缺損、據此、本陵與後田邑陵、相距不甚遠也、諸陵考云、今村上地名已廢、唯長尾之名、僅存于福王寺村、然不能的知陵地、併附備後考、

藤原皇后宇治陵、○江家次第、拾芥鈔、竝作中宇治、次第或作今宇治、權記又作後宇治、在宇治郡、○按日本紀略云、葬愛宕郡東南野、葢火葬地也、康保元年、假置陵戶五烟、政事要略

冷泉櫻本陵、在愛宕郡、日本紀略、帝王編年記、大鏡裏書、郡名據延喜式、百錬鈔、拾芥鈔、○按今所在不詳、百錬鈔云、後一條帝葬菩提樹院曰櫻下、大鏡裏書云、後一條中宮藤原氏葬園成寺北號櫻本、皆同地也、然今竝不詳、

皇后觀音院陵、在愛宕郡、小右記、日本紀略、扶桑略記、郡名據山城名勝志、山城志、○名勝志云、今比叡山西坂下長谷村有觀音寺、葢其舊跡也、

圓融後邑上陵、左經記、小右記、在村上陵側、日本紀略、扶桑

略記、皇年代略記、帝王編年記、一代要記、○諸書所云如此、然村上陵已不詳、故此陵亦不可知耳、諸陵考云、據三僧記、自圓融至堀河、其間除華山三條後一條白河外、山陵竝在圓融寺山中、然中右記云、圓融以後五六代之陵、不知何處、據此、帝及三條等陵、當時已失其所也、

藤原皇后○諱遵子宇治陵、在宇治郡、參取小右記、西宮記、政事要略、初葬般若寺陵、日本紀略後改葬焉、小右記

藤原皇后○諱詮子宇治陵、所在同上、參取榮華物語、西宮記、政事要略、○日本紀略、扶桑略記竝云、葬鳥戶野、據榮華物語、卽其火葬地也、

華山紙屋川上陵、在葛野郡、日本紀略、郡名據延喜式、河海

鈔、山城志、○按山城志、諸陵考等、今在大北山村紙屋川西法音寺屋鋪之北、高四尺餘、方四丈許、

一條圓融寺北陵、在後邑上陵側、左經記、○諸陵考云、今在郡中龍安寺東北、高六尺許、周六十三丈許、其地曰春日谷、帝遺詔藏御骨于此、羣臣避方忌、權厝于圓成寺、至後一條帝寬仁四年遷焉、小右記、左經記、

藤原皇后鳥部野陵、在愛宕郡鳥部野南二町許、榮華物語、郡名據三代實錄、○按今在郡之新熊野村

三條北山陵、在葛野郡、帝王編年記、郡名據山城名勝志、山城志、

○編年記云、在北山小寺中、然今不詳、

藤原中宮宇治陵、在宇治郡、參取榮華物語、西宮記、政事要略、

藤原皇后西院陵、榮華物語所在不詳、○按西院不知在何地、然當時藤原氏后妃、皆葬木幡、或云、后陵亦見在木幡、卽西院或其火葬地也、下文櫻本船岡等陵、意亦火葬地、但原書不別載陵地、故今姑據原文、錄以待後考、

後一條櫻本陵、百錬鈔在愛宕郡神樂岡東菩提樹院、榮華物語、日本紀略、扶桑略記、郡名據延喜式、○今不詳、說見冷泉陵條、

藤原中宮櫻本陵、在愛宕郡圓成寺北、大鏡裏書、

郡名據延喜式、百錬鈔、拾芥鈔、○按陵今在木幡村云

後朱雀圓乘寺陵、在葛野郡、玉海引二東記、郡名據帝王編年記、元亨釋書、○按諸陵考、今在郡之龍安寺後山、高一丈許、圍四十五丈許、

皇后仁和寺陵、在圓乘寺陵東十二許丈、中右記、東己下據見今所存在、

藤原皇后船岡西陵、○左經記作船岡西野在愛宕郡、日本紀略、大鏡裏書、郡名據山城名勝志、雍州府志、○榮華物語作岩蔭、蓋同地也、

後冷泉圓教寺陵、在圓乘寺陵西、一代要記、扶桑略記、所在據諸陵考、○諸陵考云、高一丈許、圍四十五丈許、

藤原皇后○諱寬子宇治陵、在宇治郡、參取中右記、西宮記、政事要略、○按皇后歡子蓋亦葬木幡、而山城志云、后塔在愛宕郡市原村常壽院側、或亦火葬所也、然古書莫所考、故不書、

後三條圓宗寺陵、中右記、吉記、扶桑略記、在圓教寺陵西、諸陵考、○按陵在圓融寺城內、其稱圓宗寺者、蓋以御願寺號係之、猶後朱雀例也、初安置御骨於禪林寺、一代要記、歷代皇記、後徙焉、中右記、吉記、

藤原皇后宇治陵、○江家次第作今宇治、拾芥鈔作後宇治、在宇治郡、參取江家次第、西宮記、政事要略、列荷前幣、扶桑略記、江家次第、

百錬鈔、

白河成菩提院陵、吉記、百錬鈔、又曰鳥羽塔、在紀伊郡、百錬鈔、長秋記、郡名據和名鈔、保元物語、○按山州名跡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之竹田村塔堀、曰塔壇、方形、高四尺餘、周百八十丈許、近衞帝久安五年、遣使告天皇元服、先是立太子誤遺使於法勝寺、至此有議改之、外記日記、○按長秋記、納白河帝御骨於鳥羽御塔、其地置方四尺石筒、底安大石、穿孔安骨壷于中、有蓋、蓋上置土、其上又納佛經等、以石爲蓋、後密封其戸云、附以備考、

藤原中宮醍醐山圓光院陵、在宇治郡、扶桑略記、

百錬鈔、古事談、郡名據醍醐寺雜事記、○按今在郡之醍醐村上醍醐圓光院堂内、

堀河後圓教寺陵、在一條圓融寺北陵之西、外記日記、所在據諸陵考、○諸陵考云、高六尺、周六十三丈許、初避方忌、權厝御骨於香隆寺、後六年始遷于此、中右記、百錬鈔、長秋記、久安五年告天皇元服、其立太子誤遺使尊勝寺、至此改之、外記日記、

中宮雲林院陵、在愛宕郡、中右記、續拾遺往生記、郡名據山城名勝志、山城志、○按今在雲林院村、

藤原皇后○諱泰子宇治陵、○江家次第、拾芥鈔、並作後宇治、在宇治郡、參取江家次第、西宮記、政事要略、鳥羽帝卽位、遣使告本陵、中右記、

鳥羽安樂壽院御塔陵、在紀伊郡、吉記、帝王編年記、郡名據和名鈔、百錬鈔、明月記、○按前王廟陵記、雍州府志、諸陵考等、今在郡之竹田村、初帝興二塔於院中、其一高三層、縱橫三丈、彫鏤彩飾、下設石槨、以擬山陵、謂之本御塔、其一制準上、兩層、縱橫一丈八尺、稱新御塔、擬美福門院陵、後門院遺令藏御骨於高野山、故以新御塔爲近衞陵云、百錬鈔、安樂壽院原要記、後

鳥羽帝卽位、遣使告祀崇德帝、吉記、

藤原中宮仁和寺三昧堂石窟陵、在葛野郡法金剛院山北、百錬鈔、台記、法金剛院記、郡名據帝王編年記、○法金剛院記云、院之北有待賢門院遺廟、文明元年有盜穿之、僧徒檢視、地下五尺許、得一銅函、無少朽損、刻法華經及呪文、字尚可辨、因埋藏如舊、上建石浮屠一基云、其地今見存、在郡之法金剛院村、

藤原皇后福勝院護摩堂陵、在愛宕郡、台記、百錬鈔、郡名據山城名勝志、○按所在今不詳、

藤原皇后高野山菩提心院陵、在紀伊伊都

郡、山槐記、百錬鈔、今鏡、西行家集、○陽國名跡志云、今在荒川莊市場村南三町許、屬
那賀郡、

崇德白峯陵、保元物語在讚岐阿野郡、前王廟陵記、山陵志、○按今在本郡青海村松山高倉帝治承元年、敕墓稱山陵、周圍設隍、禁汚穢、置守戶、使陰陽師鎮祭、愚昧記奉青海河內等地、白峯寺緣起後鳥羽帝即位、歲源賴朝奉備中妖尾鄉、東鑑建久二年、建御影堂于陵地、玉海

藤原中宮最勝金剛院陵、在紀伊郡、玉海、郡名據山城名勝志、○按今在郡之東福寺域內通天橋東南

近衞安樂壽院陵、百錬鈔、安樂壽院由緒書、在御塔陵東南、山陵志、諸陵考、事見于上、

後白河蓮華王院法華堂陵、在愛宕郡、百錬鈔、一代要記、帝王編年記、郡名據山城名勝志、山陵志、○東鑑作法住寺法華堂、蓋同處也、諸陵考云、今在蓮華王院東、稱法住院、後嵯峨帝寬元三年、奉宸筆宣命禳天變、百錬鈔龜山帝文永五年、遣使告外寇事、吉續記

平皇后蓮華王院三昧堂陵、在愛宕郡、玉海、百錬

鈔、郡名據山城名勝志、山城志、○按所在今不詳

二條香隆寺三昧堂陵、在葛野郡、玉海、百錬鈔、郡名據帝王編年記、仁和寺諸堂記、○按皇代記云、在香隆寺北東氷室山東、今不詳、

中宮雲林院陵、在葛野郡、顯廣王記、郡名據山城志、○山城志云、今在松原村、

六條清閑寺陵、在愛宕郡、山槐記、明月記、郡名據山陵志、○諸陵考云、今在清閑寺山中、南北六十丈許、東西百八十丈許、土人呼爲法華堂、

高倉清閑寺法華堂陵、玉海、吉記、在六條陵南、諸陵考、○本書云、今在鳥戶鄉東山清閑寺地、後築石爲垣、高二尺許、方各一丈五六尺、鳥羽帝建久六年、充法華堂三昧僧供田、六口各二町、玉海

平中宮大原陵、在愛宕郡、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郡名據和名鈔、小右記、○按盛衰記、物語竝云、崩于大原、而不載葬地、考山城名勝志、山城志、今大原草生村有寂光院、其後山有后陵、見存、

安德陵、

後鳥羽大原法華堂陵、在愛宕郡、增鏡、一代要記、郡名據和名鈔、小右記、○前王廟陵記云、今在勝林院村、歷史徵云、此塔歲久破壞、後修之、塔凡三重有蓋、蓋下有方石、陷中有一小金塔及撒金小函、藏青白二小石、金塔疑藏御骨

者也、附以備考、後嵯峨帝寛元三年、奉宸翰宣命禳彗星、勘仲記龜山帝文永五年、遣使告外冦事、吉續記

土御門金原陵、在乙訓郡、明月記、一代要記、勘仲記、園太曆、郡名據前王廟陵記、○諸陵考云、今在金原村西北、高五尺許、周百二十丈許、四條帝天福元年、承明門院慶金原堂、而藏御骨、明月記、一代要記、後嵯峨帝寛元三年、以天變奉宸筆宣命禳焉、百鍊鈔伏見帝卽位、遣正三位藤原基光等告之、勘仲記

源皇后○諱通子陵、後嵯峨帝仁治三年、除中宇治陵、置皇后山陵、百鍊鈔、江家次第裏書、○按陵名所在並不詳

順德大原陵、在愛宕郡、百鍊鈔、郡名據和名鈔、小右記、○今不詳、前王廟陵記、山陵志並云、葬地在佐渡雜太郡眞野山、蓋火化地也、

九條廢帝陵、所在不詳、

後堀河觀音寺陵、在愛宕郡、明月記、一代要記、帝王編年記、郡名據山陵志、○歷代廟陵考補遺、諸陵考並云、今在泉涌寺、陵地今屬來迎院、稱來迎院山、然土人猶傳稱觀音寺山、卽陵地之遺也、陵高一丈二尺許、周十丈許、陵後有隍、

四條月輪陵、在愛宕郡泉涌寺山、參取一代要記、古今著聞集、後中記、類聚大補任、郡名據山陵志、○諸陵考云、今見在泉涌寺山中、陵上安九重石塔、

後嵯峨淨金剛院法華堂陵、在葛野郡、參取帝王編年記、皇年代略記、吉續記、園太曆、郡名據和名鈔、百鍊鈔、○山陵志、諸陵考並云、今在郡之天龍寺地、

藤原中宮南禪寺陵、在愛宕郡南禪寺龜山帝御骨堂之南、南禪寺記

後深草安樂行院法華堂陵、在紀伊郡、玉葉和歌集、明應凶事記、郡名據和名鈔、園太曆、○諸陵考云、今在郡中安樂行院、伏見後

小松及北主後光嚴後圓融皆祔焉、伏見院御中陰記、後光嚴院崩御記、後小松院御葬禮記、園太曆、皇年代略記、後村上帝興國七年、光嚴上皇幸之、尋遣使於後深草伏見後伏見陵、祈禳彗星、園太曆

龜山淨金剛院法華堂陵、增鏡、勘仲記、文應皇帝外記、在後嵯峨陵側、山陵志、諸陵考、帝遺詔、分置御骨於本陵及南禪寺金剛峯寺、文應皇帝外記、南禪寺記、○按南禪寺境內圖、及元祿書簡云、古道場地有礎石塼瓦、是必藏御骨之遺址也、附以備考、

藤原皇后蓮華峯寺陵、在葛野郡、後宇多院御遺誡、郡

名據山城名勝志、初葬于山科、後宮略傳後宇多帝詔置御骨于此、後宇多院御遺誡、○諸陵考云、蓮華峯寺故地、今在上嵯峨村、其地有八角堂、卽陵所也、

後宇多蓮華峯寺陵、皇代記、皇年代略記、所在同上、山陵志、諸陵考、初帝造八角堂於蓮華峯寺、設五輪塔、遺詔安御骨於塔中心、又置龜山後二條二帝及京極院遊義門院遺骨於其四隅、○本書所云如此、而二帝別有陵地、本塔蓋分置御骨也、

皇后蓮華峯寺陵、在後宇多陵側、後宇多院御遺誡

伏見法華堂陵、

後伏見法華堂陵、竝見上、

後二條北白河陵、在愛宕郡、皇代記、一代要記、郡名據山州名跡志、山陵志、○諸陵考云、今在白川村西田中泓冢、高二丈許、周二十四丈許、

花園十樂院山上陵、在愛宕郡、園太曆引慈嚴僧正記、郡名據山城名勝志、山陵志、○諸陵考云、今在粟田山、高一丈許、圍十二丈許、

後醍醐塔尾陵、在大和吉野郡吉野山、圓形、北面、天正本太平記、郡名據和名鈔、○按太平記、吉野拾遺、陵在藏王堂之塔尾、故名、諸陵考云、高一許丈、圍二十許丈、

後村上觀心寺陵、在河內錦部郡、前王廟陵記、河內志、山陵志、○諸書竝云、今在檜尾山觀心寺地、圓丘可方二丈、

長慶陵、所在不詳、

後龜山福田寺御塔陵、在葛野郡、陵上安五輪石塔、西向、山州名跡志、諸陵考、○按帝陵古書莫所考、故本紀闕葬地、今姑據二書記之、二書竝云、見在北嵯峨村福田寺西、

後小松法華堂陵、見上、

北主光嚴山國陵、在丹波桑田郡、迎陽記、太平記、郡名據和名鈔、○按今在井戶村常照寺

光明長谷陵、在大和城上

郡、迎陽記、皇代私記、○按皇胤紹運錄、爲崩於勝尾草庵、與諸書異、故今不取、但其所在今不詳、

崇光大光明寺陵、在山城紀伊郡伏見里、敦有卿記、迎陽記、所在據山城名勝志、諸陵考、○按今在堀內村、二帝紀闕葬地、偶失檢也、

後光嚴後圓融二陵、竝見上、

荷前幣、每歲季冬、以諸國當年所進調物、奉山陵及皇親外戚大臣墓、名曰荷前幣、令義解、政事要略、延喜式、諸陵司掌之、令義解、○按皇年代略記裏書、荷前始于持統朝、然正史莫所見、附以備考、凡陵有遠陵近陵之制、隨時加除、定其幣數、諸墓亦準此、三代實錄、延喜式、凡皇

親墓、景行帝二十八年、日本武尊墓始置墓守、顯宗帝元年、以狹狹城山君韓袋充押磐皇子墓戶、（○按本書、墓皆作陵、今據延喜式、）持統帝詔、諸有功王墓皆置守冢三戶、（日本書紀）定爲永制、（延喜式○按本書、外戚墓卽置一戶、）嵯峨帝弘仁四年制、荷前使五位已上、外記所定、自後宜使中務省點定、立爲恆例、淳和帝天長元年敕、山階、後田原、大枝、柏原、長岡、後大枝、楊梅、石作等陵、宜差參議若三位已上爲荷前使、當日辰刻、候於頒庭、六年敕、辨官及中務省、十二月五日已前、奏定使者、（類聚符宣鈔）清和帝卽位、詔定山階、田原、後田原、大枝、柏原、長岡、八島、（○按延喜式、八島卽崇道天皇陵、實係追崇、）楊梅、深草、田邑凡十陵、贈太政大臣鎌足多武峯墓、（○按實錄云、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朝臣鎌足多武峯墓、符宣鈔書法亦同、而延喜式書多武岑墓贈太政大臣正一位淡海公藤原朝臣、政事要略以爲不比等、其說不合、可疑、且鎌足贈位贈官、正史無所見、實錄書法、亦非無疑、據大織冠傳、鎌足葬山階、公卿補任、帝王編年記、不比等葬椎岡、然皆其火葬地也、意者後人或移葬二人遺骨於多武峯、定爲墳墓、而二墓竝在同地、故致此異同乎、然朝廷

奉幣、必止一墓、而二說不同、竟不知其爲誰墓、亦太可異也、今姑據二書、定爲鎌足、併舉異同、以待後考、）文德外祖贈太政大臣冬嗣宇治墓、及妻贈正一位藤原氏次宇治墓、外祖母贈正一位源氏愛宕墓、凡四墓、（三代實錄、類聚符宣鈔、）是爲近陵近墓、（貞觀儀式、延喜式、）貞觀十四年、除大枝陵置後山階陵、加外祖太政大臣良房後愛宕墓爲五墓、（三代實錄、後宇據延喜式、）其奉幣儀、亦貞觀中定、（貞觀儀式）後因之、（延喜式）凡十二月上旬、諸陵寮錄幣物數、申送治部、陰陽寮擇日、用立春前大神祭後、前十日、中務簡定次侍從已上內舍人大舍人、錄其名簿、進太政官、式部點非侍從五位十人進之、其月十三日、大臣定參議已上使、令少納言就內侍奏、凡山階陵中納言已上、柏原、長岡、深草、田邑、後山階陵、各參議已上、若非參議三位已上一人、四位若五位一人、內舍人大舍人各一人、楊梅陵四位五位大舍人各一人、田原、後田原、八島陵、及宇治、次宇治、後愛宕、愛宕墓、各四位若

五位二人、大舍人一人、多武峯墓内舍人大舍人各一人、其別進幣物、内藏寮供之、前一日、所司設幄座於建禮門外、幣物所於其南、大臣已下五位已上座於其東、又東設外記史已下座、當日平旦、大臣已下就座、時刻乘輿出御幄座、禮拜班幣、諸衛不稱警蹕、諸衛以下、政事要略引清涼記、使者進執幣物、入置御所復座、隨内侍宣進執幣物、出授大舍人、但五墓幣物、不置御所、便執退出、禮畢還宮、若諒闇則車

駕不御、禮畢已下、北山鈔、其餘諸陵奉幣、前一日、大藏設參議已上座於正倉院、辨官座於其南、供具幣物、本日治部率諸陵屬已上及使者詣大藏、參議已上一人、辨外記史各一人、率史生官掌等就座、大藏錄進就版、申陳幣物、治部大藏率諸陵屬已上進就座、省掌率使者、敍列庭中、治部輔唱陵號、羣官下座、次唱使名、大藏執幣授使、使受之退出、貞觀儀式、長岡後愛宕據三代實錄、○按實錄、置後山階陵、同時加外祖良房墓爲五墓、而式文猶爲四墓、蓋當時未加改修也、故今據實錄、定爲五墓、凡幣使至山陵、設座于鳥居前、盥解劍把笏、兩段再拜、奏宣命訖、燒幣物、中右記、陽成帝元慶元年、除藤原氏次宇治墓、置外祖母贈正一位藤原氏深草墓、光孝帝卽位、除田原陵、置中尾陵、除良房及源氏愛宕二墓、置外祖贈太政大臣總繼拜志墓及妻贈正一位藤原氏八坂墓、參取三代實錄、延喜式、延喜制除後山階楊梅二陵、加後田邑、小野二陵、爲十陵、除冬嗣宇治墓、藤原氏深草

墓、加宇多外祖仲野親王高畠墓、及妃贈正一位當宗氏河島墓、太政大臣基經後宇治墓、外祖贈太政大臣高藤小野墓、及妻贈正一位宮道氏後小野墓、増爲近墓八、其山階、柏原、長岡、深草、田邑、中尾、後田邑、小野陵、遣參議已上若非參議三位一人、四位若五位一人、内舍人内竪大舍人各一人、後田原八島陵、及後宇治、愛宕、後愛宕、葛野、後葛野、○按本書中務式載墓名如此、據諸陵式、愛宕後愛宕、卽八坂拜志、葛野後葛野、卽高畠河島、

皆近墓也、盖或稱郡名、或擧鄕名、非有異同、江家次第以愛宕爲藤原良房誤、小野、後小野墓、四位若五位二人、內舍人內豎大舍人各一人、多武峯墓藤原氏內舍人一人、內豎大舍人各一人遞遣、遠陵墓卽差各預人奉之、但狹城盾列池上陵、遣本寮主典以上、餘同舊儀、凡幣物、諸陵竝五色帛各三尺、庸布一段一丈四尺、倭文三尺、木綿四兩、麻一斤、近陵竝五色帛各一丈、絁一匹、絲一絇、調布一端、倭文一丈、木綿十三兩、麻三斤五

兩、別進幣物、錦綾各二尺八寸、兩面二尺、夾纈藹纈帛各一丈四尺、中綠淺綠帛各一丈、白絹五尺五寸、生絹二丈、絁五尺、蘇枋支子白橡紅紫等綵帛各一丈一尺、綠紅蘇枋紫等綵絲及白絲各五兩、橡皁絲生絲各二兩、蘇枋紫紅支子縹等綵綿各四兩、其佗木綿色紙細布曝布等各有數、其雜給有緋縹黃皁白等帛、綠緋縹黃橡皁白等絲、木綿苧麻紙筆、凡諸皇親若彥五瀨命竈山、日本武尊

能褒野、飯豐皇女埴口等墓、及外親墳墓在諸國者、無慮三十六、竝爲遠墓、其幣數皆準遠陵、近墓亦如之、但近墓有別進幣物及雜給、皆準近陵、其多武峯墓、供五色帛各二尺、木綿大十兩、苧麻各大十兩、庸布一段一丈、延喜式朱雀帝卽位、除田邑陵、置後山階陵、政事要略、江家次第裏書、○按與仁明后後山階陵、同名異所、村上帝時除中尾長岡楊梅三陵、置宇治三陵、宇治卽歷世母后陵所在、因其親疏而廢置焉、其後十陵

八墓、加除不一、但山階、後田原、柏原、八島、深草、後田邑、後山階陵、及多武峯墓、歷世不除、西宮記、江家次第、近儀天皇不御建禮門、令有司行事、江家次第崇德帝天治中、定近陵十遠陵七十七、及外戚墓三十六、皆奉荷前幣、凡奉山陵、每一所生絹一丈五尺、黑絹五尺、絲一兩、麻布一端、麻一斤、倭文布一丈、木綿十三兩、朝野羣載自保元平治之亂、而舊制悉壞、此禮盖絕、至治承正治閒、其遠陵如百舌鳥耳原中陵、

三島、藍野、山科、田原、柏原、（○本書又作粟前）深草諸陵、及源氏愛宕墓一十餘所、僅置給田補預及下司等職、每歲以節日供酒果米菜等物、其中陵藍野則修二季神祭、特供鳥魚耳、（諸陵雜事注文）及建武中興、荷前幣僅存故事、（建武年中行事）後遂廢絕矣、（園太暦）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五

大喪　皇太后皇后喪

凶服　諸臣凶服　輟朝

國忌　弔喪　賜謚

喪葬　賻贈　服紀

大喪、神代伊弉冉尊崩、始有殯殮之制、已葬、伊弉諾尊投其衣帶冠裳、以行祓除焉、素戔嗚尊定諸木之用、以披爲棺槨之具、凡喪造喪屋而殯哭泣八日夜、供喪事者、有持傾頭者、持帚者、舂女、尸者、哭者、造綿者、宍人之類、日本書紀、古事記、厥後大葬必興殯宮、供奉七日夜、及發輦、以竹帚掃宮中、終喪即被除、皆太古之遺風云、日本書紀、令集解、參取台記、吉事次第、太祖以後、大喪必一年若二三年而葬、其重喪事可見也、但上古世樸、禮簡、其詳莫得而聞焉、但以下參取續日本紀、類聚三代格、垂仁帝以後、置土部職、日本書紀、以土部年位俱高者爲大連、其次爲小連、世執凶儀、令義解、又置石作連、掌石棺事、姓氏錄、遊部執刀枠奉酒食、供事梓宮、令集解、景行帝已後、始有挽歌、古事記、反正帝喪、置殯宮大夫、以重臣爲之、敏達帝崩、大臣蘇我馬子等始奏誄、舒明帝喪、巨勢臣德太代大派皇子、粟田臣細

目代輕皇子奉誄、息長山田公誄日嗣之事、天智帝葬齊明帝、慮糜民力、停石槨之役、朱鳥元年九月、天武帝崩、第四日殯于南庭、舉哀、第七日奉奠、諸王臣各以其職奉誄、明日又如之、奏歌舞、明年正月朔、皇太子率公卿百官慟哭、三月甲申、奉華縵、八月丙申、嘗于殯宮、又明年十一月戊午、皇太子帥公卿已下及蕃客慟哭、奉奠奏楯節舞、諸臣奏誄、已未、蝦夷等奉調賦奏誄、乙丑直廣肆當麻眞

人智德誄皇祖騰極之事是日乃葬（日本書紀○按北史倭國傳云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貴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是非謂大喪且亦得于傳聞者固不可信也然當時之俗或有如所言者乎附供參考）凡喪已葬使近臣舍人宿衛陵側周年而罷（萬葉集）至文武帝定制治部掌凶儀其屬有諸陵喪儀二司皆掌喪事以土部隸諸陵（令義解）是後制度益備矣凡始崩任裝束山作造方相養役夫作路等司遣使守三關令文武百官及天下諸國素服舉

哀未至發引數日所司率誄人奏誄奉諡如禮（續日本紀日本後紀○按此所謂諡者如諡持統帝曰大倭根子天之廣野日女尊文武帝曰倭根子豐祖父天皇之類是也）桓武帝延曆中因太政官請停土師氏專預凶儀若殯宮御膳誄人長普擇所司充之（類聚三代格）貞觀制凡國有不諱諸司凶服式部錄率史生省掌等至朝集院立標彈正就應天門左右廊座式部就座檢校凶儀俱出式部帥四位已下刀禰列立朝集堂前北面東上參議已上列立立定皆

再拜坐而舉哀三凡九舉音而止以次出每日三次至發引而止（貞觀儀式）初元明帝崩遺詔薄葬不置葬司轜車之具禁鏤金玉（續日本紀）淳和帝亦遺制薄葬不置方相氏嵯峨帝崩預自作終制其略云豐財厚葬古賢所戒漢魏二文吾師也是以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作棺不厚覆之以席約以黑葛衣衾飯含一皆停之斂以時服皆用故衣更無裁制不加纏束著以牛角帶擇山北不毛之地葬之葬限

不得過三日無拘卜筮諡誄呪願等俗事葬須以夜院中之人可著喪服而供事天下吏民不得著服而供事今上者一七日間得服衰絰過此早釋一切不可哀臨挽柩者十二人秉燭者十二人竝衣以麤布從者不過二十人穿壙淺深廣輪可容棺矣既窆不封不樹長絕祭祀後世論者若不從此是戮屍于地下也遂從遺詔仁明帝遺制錦繡之屬代以布帛鼓吹方相之儀悉從停止（續日本後紀）文

德帝崩、如仁明帝故事、唯置方相、文德實錄清和帝遺制、停葬司及百官素服舉哀、三代實錄後因之、不置葬司、日本紀略、百錬鈔、每有大喪、臨時取舍、無復定制、吏部王記、小右記、中右記、左經記、初自持統帝大葬行火化、聖武帝用佛式、古制漸變、續日本紀至後世葬儀多爲僧徒所掌云、日本紀略、中右記、平家物語、

皇太后皇后喪、垂仁帝三十二年、皇后日葉酢媛崩、帝欲罷殉、用野見宿禰議、以土偶代之、從葬用埴輪自此始、推古帝二十年、改葬皇太夫人於檜隈陵、明器明衣類萬五千種、諸王臣奉誄、如天皇例、日本書紀桓武帝延曆八年、太后高野氏崩、置葬司、奏誄奉諡、及羣臣舉哀、如天皇故事、九年皇后藤原氏崩、置葬司奉諡、竝如太后之制、續日本紀文德帝卽位歲、太皇太后橘氏崩、遺令薄葬、文德實錄其後皆遺令停置葬司、及百官素服舉哀、三代實錄、日本紀略、小右記、權記、中右記、百錬鈔、

天子凶服、大寶制、天皇本服二等已上親喪、

服錫紵、三等已下及諸臣之喪、除帛衣、通用雜色、令義解貞觀因之、北山鈔引貞觀格凡錫紵用細布、淺黑色、令義解近制喪冠繩纓、袍用闕腋黑布、索帶布袴、西宮記、中右記、玉海、通謂之素服、西宮記、玉海、園太曆、薩戒記、諒闇和鈔、其輕服用無文冠、西宮記慶雲四年六月、文武帝崩、遺詔舉哀三日、凶服一月、桓武帝卽位歲十二月、太上皇崩、公卿奏請、準後奈保山朝廷、總斷萬機、詔不允、明年七月、復奏請釋服、始從之、十二月詔曰、禮制有限、周忌云畢、事須賀正、朕乍除諒闇、哀感尚深、霜露既變、更增陟岵之悲、風景惟新、彌切循陔之戀、明年元正、宜停賀禮、延曆八年、太后高野氏崩、帝服錫紵、遷御西廂、續日本紀二十五年三月辛巳、帝崩、皇太子號擗不能起、春宮大夫藤原朝臣葛野麻呂等、固請下殿、遷就東廂、○按明月記、倚廬用東對、又玉海、倚廬以東對女房局屋爲其所、據此、則東西廂、皆指倚廬也、癸未太子成服、服用遠江貲布、巾用皁厚繒、日本後紀○按貲布卽細布淳和帝天長元年、

平城帝崩、明年正月、受賀畢、服色復素、以終諱月、日本紀略仁明帝承和七年五月癸未、淳和帝崩、甲申帝成服、冠用遠江貲布、壬辰右大臣藤原朝臣三守已下十有一人、固請遵遺制釋服、詔從之、戊戌釋服、服堅絹冠橡染衣以臨朝、簾用細布黑緣、續日本後紀○按西宮記曰、期年之際、不臨朝、故不服位袍、服黑橡衣、又按令義解云、天皇爲考妣、令條無文、依式處分、園太曆引野宮左府記云、重喪服用茵麻、心喪用黑染、黑染細布服也、據此、則素服通用茵麻、公除已後用黑染、卽黑橡衣也、又義解云、錫紵細布淺黑染衣也、然則橡衣錫紵、蓋一物也、

嘉祥三年、仁明帝崩、喪服之期、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文德實錄初光仁帝之喪、行大祓而後釋服、續日本紀桓武帝已後從之、凡大喪明年忌月、大祓於朱雀門、百官始卽吉、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按祓禊除喪、昉於神代、蓋上世已爲定制、故史不書之、至此始書者、其或自大喪用佛法而古制中廢、至桓武復之歟、首末不詳、附待後考、至是定易月之制、然猶服心喪、期年之閒、禁宴飲作樂及用美服、文德實錄、三代實錄、日本紀略其素服御倚廬者十三日、還御本殿、三代實錄、日本紀略、玉海服黑橡衣、以終諒闇、玉海、薩戒記、明月記殿上侍臣、亦因特旨服黑橡衣、三代實錄、西宮記、玉海、明月記○按黑橡衣實錄作皁衣、諒闇和鈔云、皁衣卽黑橡、今從之、清和帝貞觀十三年十月、太皇太后藤原氏崩、帝服錫紵、時帝於其服有疑、下諸儒詳議、大學博士菅野朝臣佐世、助教善淵朝臣永貞等議曰、儀禮喪服經、齊衰不杖朞章、祖父母傳曰、何以期、至尊也、又左氏隱公元年傳曰、弔生不及哀、杜預曰、諸侯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也、孔穎達

曰、諸侯既葬、則免喪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爾、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據此等文、祖母服制如此、春秋之義、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故三年之喪、既葬卒哭除喪卽吉、由此言之、天子於父母尚爾、況祖母乎、然則葬後除喪、可合杜之說、問曰、儀禮齊衰朞章所稱祖父母者、該太上皇及三后歟、答曰、賈公彥

疏曰、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者、以此言之、祖父母之文、上自天子、下至士庶、然則太上皇及三后、雖經典無文、而天子之文、可以包之、大學頭兼文章博士巨勢朝臣文雄議曰、晉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左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按、今晉書、左僕射下有何澄、右僕射五字、下文亦有少異、蓋別有所據、故今不輒訂補、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文公之祖母、薨於文公之世、文公同於夫人、服三年之喪、凡子於父之

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故仲尼書之、不復追貶、合情禮故也、於是安帝遂服齊衰朞、百僚亦一朞、今據檢此文、是古行三年之喪時之禮也、然而本朝制令、三年之喪、降爲一年、周朞之喪、亦降爲五月、自茲已下、皆有降殺、若依晉禮而行之、今須成五月之服耳、但唐禮、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喪、皇帝不視事三日、又唐令、皇帝皇太后皇后太子、爲五服之內親舉哀、本服周者三朝哭而止、大功者其日朝晡哭而止、小功以下者、並一舉哀而止、案本朝令條、皇帝二等以上親喪、皇帝不視事三日、又曰天皇爲本服二等以上親喪服錫紵、義解云、凡人君卽位、服絕傍朞、唯有心喪、故云本服、據此等文而案之、皇朝之令、旣同唐典、君上之儀、誠異臣下、然則自非別有遺制、盈縮期程者、須依新禮、三日成服、三日之後、無妨卽吉、豈容遠攷古禮、反爲今疑哉、民部少輔兼東宮學士橘朝臣廣相議曰、

天皇爲太皇太后可服錫紵五月、所以服錫紵者、據喪葬令文也、所以喪期五月者、據儀禮喪服經曰、不杖麻屨者、祖父母、鄭註云、此亦齊衰、又戴德喪服變除云、爲祖父母十三月而祥、祥而除、又劉表喪服後定亦同此文、又隋江都集禮、齊衰不杖朞、祖父母之喪、又唐開元禮、爲祖父母齊衰、不杖周、又田瓊喪服條例曰、天子不降其祖父母、然則唐天子

爲祖母太皇太后齊衰朞國家殊制喪服降斬衰三年爲一年服降齊衰一年爲五月服下至大功小功緦麻皆從降殺故喪期當五月或疑曰儀制令皇帝二等以上親喪皇帝不視事三日又喪葬令義解曰天子服絶傍朞唯爲考妣依式處分然則皇帝除考妣之外不應有服但不視事三日服錫紵耳今釋之曰服絶傍朞者是戴德喪服變除及白虎通之文也說此文者卽云不降其祖父母曾

祖父母也而作義解者只擧考妣不及祖父母盖以爲令文稱爲二等已上親服錫紵錫紵是君弔臣喪之服而非喪服也唐天子喪服用斬衰齊衰而國家制令以錫紵爲喪服至于爲考妣服此則恐甚輕故云爲考妣依式處分是則謂喪服所服之衣色也非謂喪服日月之數也儀制令不視事三日是只謂不視事之日數也至於喪制則唐令無文但制唐禮以擄行之而國家制令之日新制服

紀一條附喪葬令之末夫喪禮委曲條流千萬一條之內事自不盡自成此疑也然則儀制令只說不視事之日數也喪葬令只說喪服之衣色也至于喪期之制則引禮而準行耳又問曰喪葬令服紀爲君一年太皇太后旣君也然則應服一年今釋之曰爲君一年義解云君謂天子也又禮曰爲君之祖母朞又譙周曰臣爲君祖母齊衰又戴德喪服變除曰爲君之祖母與孫之爲祖父母同據此

等文則君者謂天子也君之祖母謂太皇太后也若謂太皇太后爲君則君之祖母果斥誰哉若天子爲太皇太后爲君服則太皇太后於臣下是君之君也古今豈有爲君之君服者哉若天子爲祖母服臣下爲君服則變除參差吉凶相犯恐非禮經從服之義又問曰近臣與百僚喪服同邪異邪今釋之曰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近臣僕從準君之所服也此謂君之母若祖母非

所謂皇太后及太皇太后者也、與今事既異不可更議、須近臣同百僚、又儀禮喪服經曰、不杖麻屨者、爲君之祖父母、傳曰、何以朞也、從服也、又譙周喪服圖曰、臣爲君祖母齊衰、據此等文、則唐齊衰期、故國家當五月、然則百官可服五月、少内記都宿禰言道、菅原朝臣道眞等議曰、儀禮喪服經、爲祖父母齊衰朞、本朝喪葬令云、天皇爲本服二等已上親喪服錫紵、義解云、人君卽位、服絶傍期、唯有

心喪、國家別制令、降期以爲五月、今須皇帝爲祖母太后、心喪五月、又據周官司服、錫衰是君弔臣之服、不可爲祖母太后施之、然則先葬暫服齊衰、既葬便除之、昔晉武帝楊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時疑皇太子亦應除服否、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傳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此謂天子絶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

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周公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皇太子亦配至尊、與國爲體、當復古禮、諒闇終制、從之、謹按、惠帝爲太子、喪其母后、既葬除服、況皇帝於祖母乎、誠宜哀戚積於内、而衰服除於外、勘解由次官安倍朝臣興行議曰、伏見諸儒所議、遠稽唐禮、近酌朝典、論之詳矣、而至服制事、或五月爲限、或三日爲斷、竊所不同、○按此句疑有誤字何則恩厚者其服重、瘡巨者

其痛深、故齊衰已上舍閏持久、大功以下計閏爲數、今若三日爲斷、則恐傍降下殺、無復所施、但神化所務、一日萬機、若五月制則縗麻在身、事絶臨朝、甚不可也、以臣思之、機務殷重、祭不可廢、以日易月、權變所宜、然則心喪五月、制服五日、是爲允焉、大判事兼明法博士櫻井田部連貞相議曰、或問曰、喪葬令、天皇爲本服二等以上親喪服錫紵、義解云、凡人君卽位、服絶傍期、唯有心喪、故云本服

其三后及皇太子不得絶傍期、故律除本服字、今案義解文、天皇於本服二等已上親、絶傍期、但爲三后皇太子、不可絶傍期、可同庶人、何者稱律除本服字者、是爲人主所言文故也、答曰、檢名例律六議條云、一曰議親、註云、謂皇親及皇帝五等已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四等已上親、皇后三等已上親、古律云、議親、註云、謂皇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本服七日已、上親、皇后本服一月已上親、案此

等文、除古律三后本服字、新律止計等親示蔭法、是則義解所謂律除本服字者也、然則稱除本服字者、是爲三后、非帝王事、則知三后爲等親、不可絶傍期、人君爲三后、須絶傍期、爲一日萬機、事異臣下故也、朝議遂定心喪五月、服制三日、陽成帝元慶元年二月、無品平子内親王薨、内親王於上皇爲姑、詔議太上天皇應絶傍期、博士兼越中守善淵朝臣永貞、助教船連副使麻呂、善淵朝臣廣岑、直講小野朝臣當岑、美努連清名等奏議曰、禮記中庸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期之喪達於大夫者、旁親所降在大功者也、其正統歸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絶之不爲服也、正義云、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爲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若天子諸侯傍期之喪、則爲不服也、三年之

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幷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言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中、今據此文、天子絶傍期、禮制明白也、堯舜禹三聖、皆揖讓之君也、經籍之中、無貶尊號、太上天皇重不降、○按此間疑有衍文宜絶傍期、不違禮意、三代實錄三年正月、淳和太后崩、帝疑所服、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

菅原朝臣道眞議曰、檢開元禮曰、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喪、皇帝不視事三日、又曰、緦麻三月、成人正服、爲族曾祖姑在室者報、皇帝所絕傍親無服者、皇帝皇子爲之降一等、又案本朝令曰、皇帝二等以上親若散一位喪、皇帝不視事三日、三等以上親百官三位以上喪、皇帝皆不視事一日、義解曰、不視事三日者、唯爲三月以上服故也、然則太皇太后者、皇帝之族曾祖姑、天子之宜無服制者也、

故本朝不列五等之親、親遠也、唐制猶絕三月之服、服輕也、明知皇帝廢事、證據無文、天下素服、因循不例、唯太皇后之尊名、內親王之貴種、禮制雖無正文、宜有別議、(菅家文草)朝議遂輟朝五日、(三代實錄)醍醐帝延喜五年九月、源惟時卒、帝服錫紵、令天皇爲本服二等已上親服錫紵、然此禮久廢、唯輟朝三日、帝始服之、以存令條、(西宮記)七年皇太夫人藤原氏崩、(日本紀略)於帝爲後母、帝以養母之禮、服錫紵三日、輟朝五日、(玉海、西宮記)村上帝天曆六年八月、朱雀法皇崩、詔諸儒議其服、明經博士言、舜雖非堯子、受讓卽位、服三年之喪者、以致臣子之禮也、今依漢制、以日易月、宜服十三日、明法博士議以爲宜錫紵三日、心喪三月、從之、(北山鈔)其心喪服用鈍色袍、(左經記)康保元年四月、皇后藤原氏崩、帝服心喪三月、(日本紀略)民部卿藤原朝臣在衡奏言、(在衡據公卿補任)依令爲嫡母繼母服一月、今親王爲皇后、當從何服、

帝曰、宜依令文、先帝爲七條中宮服錫紵三日、是非常例、在衡又奏、貞觀十三年太皇太后崩、心喪五月、制限三日、此乖令文、然依諸儒議、斟酌行之、而延喜之例又如此、宜隨時議定焉、帝曰、此朝家服制、先朝所定也、至于親王等、宜依令文及尋常之例、(西宮記)堀河帝寬治三年十月、帝外祖母源氏薨、帝母爲藤原氏所養、朝議以爲凡爲人所養者、不服本生傍親、從之、但輟朝三日、(百錬鈔)永長元年郁

芳門院崩、朝議準宇多皇后故事行之、（玉海）鳥羽帝永久二年十月、堀河中宮崩、下諸道博士議所服、明法博士三善朝臣信貞言、（氏姓據朝野羣載）嫡母服一月、宜服錫紵三日、時議者皆言、醍醐帝爲中宮藤原氏所鞠養、故服錫紵三日、今中宮於至尊、無鞠養之恩、以日易月、宜服一日、從之、崇德帝大治四年七月、白河法皇崩、議者言、承保元年上東門院崩、寛治八年陽明門院崩、皆曾祖母也、以三等親不

服錫紵、依此例不宜著服、從之、輟朝五日、（中右記）後鳥羽帝建久三年三月、後白河法皇崩、帝以承重之故、準仁明帝故事、服錫紵十三日、心喪一年、（玉海、準仁明帝故事據百錬鈔）四條帝天福元年九月、藻壁門院崩、時帝年三歲、舊制幼冲之主、七歲已降、不御倚廬、不服錫紵、公卿已下不素服、（公卿已下、據明月記）至是議者言、嘉承時卽位已前、御于別殿、今上卽位、宜用成人禮服錫紵、從之、遷御別殿、服錫紵十三日、（百錬鈔）公卿已下皆素服、（明月記）

諸臣凶服、重服用錫紵、輕服鈍色衣、（政事要略）近制重服繩纓冠、黑橡衣、牛角帶、黑漆劒、赤鞜、輕服無文冠、位袍、黑表袴襪、除重服後一月著輕服、心喪無文冠、若綾冠、青朽葉綾袍、青鈍袴、上殿童子、重服用黑橡縫腋、（西宮記）初應和以往、輕服通用赤練下襲、青鈍表袴、一條帝時、輕重俱用鈍色、識者非之、（政事要略）

輟朝之制、文武帝大寶元年定、凡天皇二等

已上親、及外祖父母、右大臣已上、若散一位喪、天皇不視事三日、三等親、百官三位已上喪、天皇皆不視事一日、（令義解）村上帝天曆三年、陽成帝崩、遵淳和帝故事、輟朝五日、（日本紀略）華山一條二帝之喪因之、（小右記）近制、姪孫雖二等親、不視事一日、繼母嫡孫準之、子婦依無服、不在輟朝例、散三位亦同、親王同散一位、凡輟朝垂簾止音奏警蹕、天子未莅朝、除神事之外、或得議奏、（北山鈔、警蹕已下禁秘鈔）凡宗社山

陵之災、皆輟朝五日、（三代實錄、禁祕鈔、）清和帝貞觀十年、田邑陵火、朝議輟朝五日、其禮準凶儀、十八年四月、大極殿災、下諸博士議、大博士兼越中守善淵朝臣永貞、助教船連副使麻呂、善淵朝臣廣岑、直講美努連清名、小野朝臣當岑等言、禮記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左氏傳曰、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三日哭、國不市、由此言之、天災人火、皆三日哭、是憂戚火災、若喪之意也、旣曰三日哭、何得在正寢聽政、春秋之義、國有災異、則君親素衣縞冠、帥羣臣而哭之、然則公卿從事可知矣、大學頭兼文章博士巨勢朝臣文雄、文章博士兼大內記都宿禰良香等議曰、春秋穀梁傳、新宮災、三日哭、漢武帝建元六年、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昭帝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火、帝及羣臣皆素服、據此則園廟火災、必有素服盡哀之禮、至宮殿之災、未見有變服廢朝之文、但左

氏昭十八年傳曰、五月宋衞陳鄭皆火、三日哭、國不市、異苑、魏文侯御廩災、素服避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哭、謹案古之諸侯有災、或有變服致哭之義、今折中論之、宜三日廢朝、皇帝及羣臣不變常服、唯盡憂戚之意、遂依文雄等議、（三代實錄、）後一條帝治安二年、宇佐宮火、準貞觀例、輟朝五日、（日本紀略、）後冷泉帝康平六年、盜發成務帝陵、輟朝、（百錬鈔○按本書闕日數、）白河帝承曆元年、檀日宮火、三年、伊勢大神宮外院火、皆輟朝五日、永保二年、神功皇后陵樹焚、輟朝三日、（扶桑略記、百錬鈔、）鳥羽帝元永二年、賀茂社火、輟朝三日、（百錬鈔、）崇德帝大治二年、神祇官火、輟朝三日、他皆準此、（禁祕鈔、二年據中右記、）四條帝仁治元年、伊勢大神宮外院災、輟朝五日、二年正月、帝加元服、（百錬鈔、）朝議以神宮罹災、難作樂、詔下詳議、式部大輔菅原爲長議以爲神宮之災、方之延曆仁安則輕、比之承曆則重、延曆時有交野行幸、有百濟樂、承

曆時有石清水臨時祭、亦用樂、凡廟災三日哭、禮也、如除輟朝之外、不妨作樂、從之、平戶記國忌、持統帝丁亥歲九月、設天武帝國忌齋於京師諸寺、日本書紀置國忌自此始、濫觴鈔明年春詔、自今以後、以近代天皇崩日爲國忌、伊呂波字類鈔引本朝事始大寶制、國忌日輟朝一日、令義解桓武帝延曆十年、太政官言、謹案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曰、舍故而諱新、註曰、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今

國忌稍多、親世亦盡、一日萬機、行事多礙、請親盡之忌、一從省除、制可、續日本紀清和帝以後、置九陵國忌、親盡迭除、如十陵之制、三代實錄、日本紀略、九陵據江家次第鈔、○按國忌之制、同十陵、但除崇道天皇八島、中右記曰、崇道國忌已廢、唯置荷前、據拾芥鈔、天長九年廢之、延喜制、置天智帝國忌於崇福寺、光仁帝仁明帝於東寺、桓武帝文德帝光孝帝於西寺、前忌三日、治部申送辨官、其日治部輔丞錄各一人、玄蕃五位一人、六位已下二人、及諸司五位已上、六位已

下各一人、諸寮史生一人、赴寺供事、但中務縫殿民部主計大藏宮內左右京隼人、並五位若六位一人向寺、其崇福寺、唯圖書治部玄蕃六位已下二人、史生一人供事、延喜式及至後世、天子率皆遺制停國忌、日本紀略、扶桑略記村上帝天曆八年、太皇太后崩、議者謂爲二帝國母者、例不停國忌、從之、西宮記凡國忌隨世廢置、江家次第、江家次第鈔但天智光仁桓武仁明光孝醍醐六帝國忌、歷世不除、江家次第鈔、伊呂波字類鈔、

弔喪儀、景行帝時、磐鹿六鴈命薨、帝遣藤河別命武男心命弔之、葬儀一準皇子式、政事要略引高橋氏文弔喪之儀蓋始此、大寶制、京官三位已上、遭父母祖父母及妻喪、四位遭父母喪、五位已上身喪、並奏聞遣使弔焉、令義解貞觀制、遣使者二人、隨亡者品位、臨時定之、其日喪家設榻二於殯所北面東上、前設一案、置筥其上、使者至門、喪家行事者、開門出迎使者入就座宣制、行事者進受、置案上筥退出、

使者下座、三舉哀、喪主答哭、使者出、至葬、遣使者贈品位、喪家陳設如前儀、使者二人、一人持宣命、一人持位記、入就座、宣制、行事者二人俱進、一人跪案頭、一人受位記、函内筥、對舉案、進置於靈柩前、復座、使者下座、三舉哀、喪家答哭、使者出、靈柩發引、貞觀儀式 近儀、贈位就葬地宣制、北山鈔 其後奏聞儀廢焉、外記日記、禁祕鈔 初孝德帝大化五年、左大臣阿倍朝臣倉梯麻呂薨、帝幸朱雀門、舉哀、皇祖母尊、皇

太子及諸公卿皆會哭焉、天智帝二年、藤原朝臣鎌足薨、帝親幸其家、命大錦上蘇我臣赤兄宣詔、賜以金香鑪、日本書紀 皆特典非常制、賜諡、天武帝四年、大三輪眞上田子人君卒、賜諡曰大三輪眞上田迎君、日本書紀○按賜諡始見于此、濫觴鈔以藤原不比等爲始誤、但諡定二字者、卽始于不比等也、 元正帝養老四年、贈藤原不比等太政大臣、諡文忠、公卿補任 其後藤原氏任太政大臣、在官薨者、皆賜諡、日本紀略、簾中鈔、藤原系圖 後一條帝長元二年、太政

大臣公季薨、賜諡曰仁義、日本紀略扶桑略記、 自後不復賜諡、多多良問答 至後醍醐帝時、贈藤原師賢太政大臣、賜諡曰文貞、新葉和歌集 蓋特例也、

喪葬之制、上古大臣之葬、用笛及青赤幡、妻子盛飯於筥、盛水於盌、捧持隨之、參取日本書紀、萬葉集、仙覺萬葉鈔引常陸風土記 然其詳不聞也、孝德帝大化二年、詔定其制、凡王已上之墓、其内長九尺、廣五尺、其外域方九尋、高五尋、役一千人、七日畢、其葬時帷帳等用白布、有轜車、上臣之

墓、其内制度皆準上、其外域方七尋、高三尋、役五百人、五日畢、其帷帳等亦用白布、擔而行、○本註曰、蓋肩輿而行、 下臣之墓、其内制度準上、其外域方五尋、高二尋半、役二百五十人、三日畢、其帷帳準上、大仁小仁之墓、其外域長九尺、高廣各四尺、不封使平、役一百人、一日畢、大禮已下小智已上之墓、皆準大仁、役五十人、一日畢、凡王已下小智已上之墓、宜用小石、其帷帳等用白布、庶人隨亡收埋、一日勿

停其帷帳等用麤布、凡王已下至庶民、不得營殯、凡畿內及諸國、宜定葬地、不得散埋、各處其它殉人藏寶等事、一皆禁絕、初雄略帝九年、紀小弓宿禰薨、充視葬者、（日本書紀）天智帝二年、藤原朝臣鎌足薨、敕給司南方相、羽葆鼓吹、王公卿士悉會葬所、遣使致送終辭、（大織冠傳）天武帝十一年、大伴連望多薨、褒其功、賜大紫位、發鼓吹葬、（日本書紀）大寶制、百官在職薨卒、當司分番會喪、親王及太政大臣散一位、

則治部大輔監護喪事、左右大臣及散二位、則治部少輔監護、三位則治部丞監護、三位已上及皇親、皆遣土部贊禮、內親王女王及內命婦亦準此、親王一品、方相轜車各一具、鼓一百面、大角五十口、小角一百口、幡四百竿、金鉦鐃鼓各二面、楯七枚、發喪三日、二品、鼓八十面、大角四十口、小角八十口、幡三百五十竿、三品四品、鼓六十面、大角三十口、小角六十口、幡三百竿、轜車鐃鼓楯鉦及發喪

日、竝準一品、諸臣一位及左右大臣、皆準二品、二位及大納言、準三品、唯除楯車、三位轜車一具、鼓四十面、大角二十口、小角四十口、幡二百竿、金鉦鐃鼓各一面、發喪一日、太政大臣方相轜車各一具、鼓一百四十面、大角七十口、小角一百四十口、幡五百竿、金鉦鐃鼓各四面、楯九枚、發喪五日、五位已上及親王竝借轜具及帷帳、若欲私備者聽、女亦準此、皇親及五位已上喪、竝臨時量給送葬夫、

凡墓皆立碑、記具官姓名之墓、三位已上及別祖氏宗、竝得營墓、親王三位已上、暑月薨者給冰、凡喪葬不能備禮者、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令義解）延喜制、凡左右大臣以上薨者、發哀三日內、諸司理事如常、不得問獄行刑、（延喜式）初桓武帝延曆中、以豪富市人等送終、踰制妄陳隊伍、設幡鐘、貴賤無等、且既窆之後、酣醉歸家、大害風教、敕嚴禁之、（類聚三代格）至此俗又尚奢侈、禮制漸濫、遇喪之家、競設齋

供、一饌之資、動輒費千金、至有傾家產者、式部大輔三善朝臣清行上疏請禁之、本朝文粹語在本傳、及後定式、喪葬奢僭過度者、詔左右京職加禁止、凡親王及大臣薨、任裝束司山作司、延喜式近制大臣已上薨、遣使守三關、日本紀略、外記日記、小右記、

賻贈、大寶制、凡職事官薨卒、皆有賻贈、正從一位絁三十匹、布一百二十端、鐵十連、正從二位絁二十五匹、布一百端、鐵八連、正從三

位絁二十二匹、布八十八端、鐵六連、正四位絁十六匹、布六十四端、鐵三連、從四位絁十四匹、布五十六端、鐵三連、正五位絁十一匹、布四十四端、鐵二連、從五位絁十匹、布四十端、鐵二連、六位絁四匹、布十六端、七位絁三匹、布十二端、八位絁二匹、布八端、初位絁一匹、布四端、皆依本位給、其散位三位已上、三分給二、五位已上給半、太政大臣絁五十匹、布二百端、鐵十五連、親王及左右大臣準一位、無品亦同、無品以下、據令集解、大納言準二位、若身死王事者、皆依職事官例、其特旨賜物、不拘常制、無位皇親準散位從五位、三分給二、女亦準此、凡賻物兩應合給者、從多、官人從征行、及使人所在身亡者、皆給殯殮調度、令義解

聖武帝神龜三年、五位郡司卒者、始賜賻物、續日本紀光仁帝寶龜五年制、外官五位已上、身亡者賻物、宜以當國正稅準物充給、政事要略、類聚三代格、桓武帝延曆八年敕、外官賻物、給以當

國正稅、但新任未赴任身亡者、仍舊給京庫物、永爲恆例、令集解、政事要略、淳和帝天長元年、太政官言、檢寶龜五年及延曆八年格等、外官五位已上身亡者、直給賻物、而近世以降、徒勞下符、符未下、不聽充給、助喪之賜、不及殯殮、送葬之家、遂闕支用、夫賻贈之義、所以厚終、贈不及尸、非禮也、自後外官賻物當卒時、依格令給、不須下符、政事要略清和帝貞觀十二年、造式所言、治部式云、外官賻物、以正稅給、

但太宰及管國兼給殯殮調度按此式事爲重疊何者已潤公俸兼給賻物送葬之資何乏之有伏望停殯殮料唯給賻物又賻物之外兼賜葬料並從停止（三代實錄　政事要略）延喜制凡應給賻物者喪家申官官下符左京職以穀倉院物給之○（按政事要略賻物料本藏於施藥院天長四年詔罷之藏於穀倉院）外五位准內位減半給之五位郡司准職事例給以正稅陸奥出羽鎮守府史生傔仗博士醫師陰陽師太宰府傔仗史生弁管

國史生等賻物以當國物給之宮人帶職事者皆賜賻物唯散事不給（延喜式）

服紀大寶制爲君父母及夫本主一年祖父母養父母五月曾祖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姑妻兄弟姉妹夫之父母嫡子三月高祖父母舅姨嫡母繼母繼父同居異父兄弟姉妹衆子嫡孫一月養父母爲子亦同衆孫從父兄弟姉妹兄弟子七日凡遭重服有奪情從職終制不弔不賀不預宴凶服不入公門其遭喪被起者朝參處依位色在家依其服制凡職事官遭父母喪並解官自餘皆給假夫祖父母養父母外祖父母假三十日三月服二十日一月服十日七日服三日凡無服之殤生三月至七歲本服三月者給假三日一月服二日七日服一日凡改葬一年服給假二十日五月服十日三月服七日一月服三日七日服一日但徒流在役而遭父母喪者給假五十日祖父母喪承重者亦如之（令義解）

近世爲外祖父母假二十日（拾芥鈔）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降服藤原公任以爲大乖法制養父母服五月假三十日已有定制而今爲本生父母降服可謂不知朝廷制法之意也但於所後傍親宜給假於本生傍親不宜給假須服心喪（北山鈔）延喜制妾爲夫服期妾不報（延喜式）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六

儀衛　鹵簿　行啓　齋宮齋院附
車馬從者　隨身

儀衛之興尚矣、皇祖瓊瓊杵尊始降於日向高千穗峯、天祖令手置帆負、彥狹知、天目一箇諸神、作御笠楯矛刀斧等物、以具儀仗、詔天兒屋天太玉二神侍衛殿內、天押日命天津久米命執弓矢及鳴鏑帶劍、並立前列、日本書紀、古語拾遺、舊事本紀、及太祖即位、道臣命大久米命、率其部兵、衛護宮門、可美真手命率內物部、嚴儀衛、古語拾遺、舊事本紀、道臣之後曰大伴氏、曰佐伯氏、世掌左右門衛、姓氏錄、古語拾遺、可美真手之後曰物部氏、其族有石上榎井二氏、又世掌儀仗、參取舊事本紀、續日本紀、貞觀儀式、大寶制、有衛門及左右衛士左右兵衛五府、皆掌禁衛、車駕出幸、衛士兵衛導衛前後、元日朔日、若有聚集及蕃客宴會辭見、並立儀仗、令義解、始設烏幢及日月諸幡、續日本紀、後世因之、內裏式、貞觀儀式、延喜式、自稱德帝後至嵯峨帝、衛府制頗有沿革、令集解、職原鈔、事見職官志、儀衛之制、弘仁以後、亦有改定、事見上、延喜制、凡大儀、左右衛門府設兕像於會昌門左右、兵庫寮建寶幢於大極殿前庭龍尾道上、從殿中階南去十五丈四尺、建烏像幢、左日像幢、朱雀旗、青龍旗、右月像幢、白虎旗、玄武旗、相距各二許丈、殿東南大臣幄西南去一丈置鉦、其南一丈置鼓、會昌門外東去九丈、自廊南去五丈置鉦、其南一丈置鼓、栖鳳樓西南角壇西去一丈置鼓、北去六尺置鉦、朱雀門內東去十丈、從垣北去七丈置鉦、其北一丈置鼓、並有簨簴、左右近衛中將武禮冠、深緋襖、錦裲襠、將軍帶、金裝橫

刀、靴、策、著幟、㐲、率將監已下、隊於殿前東西階下南去三丈東西退各一丈、殿前已下、貞觀儀式大將淺紫襖、少將淺緋襖、竝武禮冠、錦裲襠、將軍帶、大將飾以金銀金裝橫刀、靴、策、著幟、㐲、率將監已下、隊於中務陳之北、龍像纛幡左右各一旒、鷹像隊幡各四旒、小幡緋黃各二十一旒、竝加戟、鉦鼓各一面、有箕簏若蕃客朝會、則降隊於龍尾道下、其隊幡小幡竝倍數、將監皁緌、深緑襖、錦裲襠、白布帶、橫刀、弓箭、緋脛

巾、麻鞋、率將曹已下、隊於殿以北後殿南、竝坐胡牀、將曹服同將監、府生近衛竝皁緌、深緑襖、挂甲、白布帶、橫刀、弓箭、白布脛巾、麻鞋、近衛加朱末額、其供奉駕陳者、駕御後殿、卽就本隊、但少將皁緌挂甲、帶弓箭、左右兵衛督深緋襖、繡裲襠、餘同近衛大將、佐緋襖、餘同中將、率尉已下、隊於龍尾道東西階下南去三丈東西退各一丈、督在外、佐在內、南去已下、據貞觀儀式虎像纛幡左右各一旒、熊像隊幡各

四旒、小幡緋黃各四十八旒、竝加鉦鼓、各一面、有箕簏若蕃客朝會、則隊於會昌門內外、尉服同將監、率志已下、隊於北殿門左右、小幡各十八旒、志服紺襖、餘同尉、率兵衛已上、隊於北掖門東廊門左右、竝坐胡牀、府生兵衛竝紺襖、餘同近衛兵衛加末額、其供奉駕陣者、準近衛府左右衛門督率尉已下、隊於會昌門外左右、鷲像纛幡各一旒、鷹像隊幡各二旒、小幡緋黃各二十四旒、竝加鉦鼓各

一面、有箕簏若蕃客朝會、則隊於應天門內、伴佐伯二氏五位各一人、禮服率門部各三人、入自掖門居會昌門內左右廂、佐率尉已下、隊於應天門外左右、隊幡各二旒、小幡各四十五旒、左右尉各一人、率門部各三人居門下、開門還本陣、尉率志已下、隊於朱雀門外左右、隊幡各二旒、小幡各四十八旒、左右志各一人、率門部各五人居門下、開門還本陣、自朱雀門外至于第一坊門傍路、衛士隊

之尉率衞士已上、隊於龍尾道以南諸門、小幡各四旒、志率衞士已上、隊於東西諸門及掖門、竝坐胡牀、督已下府生以上、服同兵衞府、但佐用繡裲襠、門部同兵衞、衞士皁緌末額、挑染布衫、餘同近衞、其供奉駕陳者、準近衞府、踐祚大嘗祭、則石上榎井二氏各二人、朝服、率內物部四十人、建神楯戟於宮南北門、門別楯二枚、戟四竿、內物部左右各十人、紺布衫、竝分就楯下胡牀、餘一如元日儀、但

諸衞除纛隊幡鉦鼓、其蕃使上表、若天皇不臨軒、則兵衞衞門二府、竝準小儀、隼人司官人三人、史生二人、竝帶當色橫刀、竝帶已下、據貞觀儀式、率大衣二人、番上隼人二十人、竝帶當色橫刀、白赤木綿耳形鬘、今來隼人二十人、白丁隼人一百三十二人、竝大橫布衫、布袴、緋帛肩巾、橫刀、白赤木綿耳形鬘、陳於應天門外步廊左右、竝執楯槍、坐胡牀、羣官初入、皆起、今來隼人發吠聲三節、若蕃客入朝、則不

發、中務大少輔二人、淺紫襖、金銀裝腰帶、金銀裝橫刀、烏皮靴、策著幟殳、丞二人、皁緌、緋襖、挂甲、白布帶、橫刀、弓箭、麻鞋、率內舍人、隊於殿前庭近衞陳之南、內舍人服同丞、竝坐胡牀、兕纛幡二旒、鉦鼓各二面、有箕簏、丞二人率內舍人、供奉駕前駕御後殿、分就胡牀、大舍人寮六位已下官人四人、史生二人、率舍人一百三十六人、隊於近衞陳之北、屛繖左右各一、圓翳各十、圓羽各十、橫羽各八、弓

箭各八、大刀各八、桙各四、杖各二、如意各二、蠅拂各二、笠各二、挂甲各一、主殿寮史生左右各二人、禮服冠、袷袍、下襲、袷衣、白袴、帶、鼻切履、執威儀物、殿部左右各十一人、黃帛袷袍、執梅杖各一人、紫繖各二人、紫蓋各三人、菅繖各二人、菅蓋各三人、兵部丞錄各一人、率史生省掌等、至龍尾道上、檢校兵庫寮所建幢幡鉦鼓、諸衞儀仗、及隼人等陳、擊鉦鼓節、寅一刻、中務省擊裝束鼓、二刻、左右近衞

府擊動鼓三度、度別平聲九下、諸衛相應、皆裝束、三刻中務省擊列陳鼓、卯一刻擊進鼓、左右近衛府擊列陳鼓一度、平聲九下、諸衛相應、三刻擊進陳鼓三度、度別九下、初細漸大、諸仗始進、擊行鼓三度、度別雙聲二下、皆就隊下、羣官陳列閤外、大臣仰兵部省、省令兵庫寮擊外辨鼓、平聲九下、諸門鼓皆應、但殿下鼓不應、開門畢、頭進申閤內大臣、擊殿下喚鼓、雙聲九下、諸門鼓皆應、羣官就位、殿

下擊褰帳鉦、平聲三下、禮畢擊垂帳鉦如初、殿下擊退鼓、諸門鼓皆應、羣官退出、外門擊鉦五下、諸門鉦皆應、但殿下鉦不應、左右近衛府擊退隊鼓三度、度別九下、初大漸細、諸衛相應、還入本府、各擊鉦五下、解陳、擊鉦鼓人及執夫之數、殿下及會昌以外三門門別長一人、以兵庫頭允大少屬爲之、皆朝服、擊鉦鼓人各一人、平巾冠、緋大袖袍、綠襖子、帛博帶、大口帛袷袴、白布襪、烏舄、執夫四人、皁

緵頭巾、皁緌、朱末額、緋大纈袍、白布帶、袴、紺布脛巾、鞋、中務擊鉦鼓人各二人、執夫八人、執纛八人、執纛八人、據貞觀儀式、諸衛別擊鉦鼓人一人、執夫四人、執纛四人、執戟四人、左右衛門府執纛各十六人、中儀、左右近衛少將已上並位襖、橫刀、靴、策著幟殳、將監已下、府生已上並皁緌、位襖、白布帶、橫刀、弓箭、麻鞋、近衛皁緌、綠襖、白布帶、橫刀、弓箭、麻鞋、左右兵衛督佐位襖、金裝橫刀、靴、策著幟殳、尉志位襖、

府生兵衛紺襖、並皁緌、白布帶、橫刀、弓箭、麻鞋、左右衛門督佐尉志府生、服同兵衛府、門部同兵衛、衛士皁緌、桃染布衫、白布帶、橫刀、弓箭、麻鞋、並坐胡牀、若大射及饗賜蕃客、則近衛兵衛門部衛士並脛巾、末額、大射兵衛府小幡左右各三十旒、衛門府隊幡左右各四旒、小幡各六十旒、兵庫寮建羅幡烏羅十二旒、阿禮幡十二旒、花槍二十口、幡二十旒、候二、候別鉦鼓各一面、引鉦一面、外辨鼓一

面、擊著各一人、射手列立、擊外辨鼓、平聲九下、擊喚鼓、雙聲無算、羣官就座、擊鉦平聲三下、射手入、引鉦在前、且擊且進、鉦畱庭中、第一射手、將至射位、擊鉦三下、引鉦聲止、射中的、擊鉦、外院一下、中院二下、内院三下、若中候、度別擊鼓一下、射畢擊鉦三下、擊退鼓、雙聲無算、羣官退出、擊鉦五下、小儀左右近衞大將已下、竝準中儀、近衞黃袍、正月上卯日、授位任官、十八日賭射、少將已上帶弓箭、左

右兵衞督已下、竝準中儀、兵衞同近衞、左右衞門府生已上、亦竝準中儀、門部同近衞、衞士桃染布衫、延喜式

踐祚大嘗祭御禊鹵簿、貞觀制、前禊數日、任前後次第司、御前御後長官次官各一人、判官主典各二人、率京職官人國郡司檢察道橋及禊處、前一日、判官主典率主禮等、置鹵簿標、其日平旦、扈從五位已上及諸司諸衞、皆就標下、次第司率主禮等至諸司標下、令

省掌二人唱計六位已下官人、時刻擊動鼓、隔刻擊列陳鼓、隔刻擊進鼓、節旗乃出、至宮城門外、天子乘輿以出、警蹕如常、其前驅京職兵士左右各二十人、次市司官人左右各二人、次京職官人左右各六人、次神祇官卜部左右各一人、執幣丁一人在其閒、神部各一人、官掌各一人、長上各一人、官人各三人、次主禮左右各一人、次第司判官一人在其閒、次彈正臺忠疏在左、巡察在右、次兵部省、

次主稅寮、次主計寮、次民部省、次治部省、次散位寮、次大學寮、次式部省、次官史竝夾道分左右、其人數臨時增減、次隼人司左右步隊各五人、騎隊各二人、大衣各一人、官人各一人、次次第司主典一人在中路、次主禮左右各一人、次第司次官一人在其閒、次左衞門府衞士左右各百人、門部各三十人、府生醫師志尉佐、轟鉦鼓在其閒、督次之、内器仗次之、左右主器仗者、衞府佐已上副馬次之、

持親王已下參議已上簑笠者次之、主禮左右各一人、次第司判官一人在其閒、次左右馬寮儲馬各四匹、馬部騎士史生竝各二人、馬醫各一人、次左兵衞府兵衞左右各四十人、府生醫師志尉佐纛鉦鼓在其閒、督次之、主禮左右各一人、次第司主典一人在其閒、主禮左右各一人、次第司長官一人在其閒、次陰陽寮左右各三人、漏刻器在其閒、次鼓吹司長上左右各一人、官人各一人、節旗在

其閒、鉦鼓次之、少納言一人、大臣一人、外記左右各一人、侍醫各一人、次中務省內舍人左右各十五人、丞各一人、侍從各十四人、次左右馬寮各六人、右威儀御馬一匹在其閒、馬左右騎士各五人、右兵衞各一人、左威儀御馬次之、馬左右騎士左兵衞竝如前、次內記左右各一人、典鑰各一人、主鈴各一人、員鑰馬在其閒、馬左右近衞各一人、員鈴馬次之、馬左右近衞如前、少納言一人、次東宮前

驅亮在左、學士在右、侍從二人、東宮在中路、執物者左右各若干人從之、次御劒櫃、其左右近衞各二人、將監各一人、次諳風土者、左右各一人、參議已上、親王已下、分左右在中、左右近衞府騎隊各二十五人、步隊各三十人、在騎隊內、少將大將各二人、分左右在步隊內、乘輿次之、中將少將各二人、分左右在乘輿後、輿前兩綱駕丁各六人舁之、輿長左右近衞各一人在其外、兩綱駕丁各十人、次

大舍人、次左近衞、次大舍人、次左兵衞、次大舍人左右各一人、竝在綱外、輿後衞府及大舍人駕丁亦準之、其後隊執繖者二人、左右近衞府騎隊各十一人、步隊各十人、在騎隊內、次主水捧漿左右各一人、少後東豎子左右各一人、次內侍左右各一人、女藏人各四人、內藏管持各一人、次左右近衞府騎隊各十人、步隊各十人、在騎隊內、腰輿在其閒、菅蓋紫蓋次之、輿左右執翳者各二人、次男藏

人左右各三人、次主殿寮允已上左右各一人、腰輿油帊及從者蓑笠、分在左右、覆筥、御廁、班幔、小幔、風爐在其內、內藏御櫛机在油帊後、掃部寮官人左右各一人、與騎隊相當、胡牀水尊、分在左右、御茵松明簀輕幄在其內、主殿炭櫃、造酒御酒、分在左右、次獻物所櫃左右各一合、在中路、膳部酒部、分在左右、次執物內豎左右各十人、次左右近衛少將已上副馬左右各四匹、次撿校女孺左右各

一人、女孺各三人、釆女各八人、次御廁人左右各一人、洗人各一人、次撿校女左右各一人、圖書和琴御硯次之、東宮坊官人、主藏官人、左右各一人、坊儲筥儲漿在其閒、坊藏人左右各一人、坊雨裝殿守在其閒、主殿主膳等官人各一人、分在左右、女孺釆女次之、內藏儲錢次之、寮御韓櫃各四合、官人各一人、藏人所御韓櫃、出納雜色次之、縫殿御韓櫃各六合、官人各一人、圖書馱餉次之、右兵衛

府兵衛左右各五十五人、與掃部寮相當、督佐尉志醫師府生在其閒、次主禮左右各一人、次第司長官在其閒、主禮左右各一人、次第司判官一人在其閒、東宮儲馬次之、衛府佐已上副馬各三匹、分在左右、持諸司蓑笠者次之、右近衛捉搦非違者各一人、次主禮左右各一人、次第司次官一人在其閒、次兵部省掌左右各一人、次第司主典一人在其閒、持唱計及鹵簿札直丁各一人、次大舍人

寮官人左右各二人、圖書內藏縫殿內匠四寮官人左右各一人、儲調度韓櫃在其閒、內藥司官人左右各一人、御藥儲韓櫃在其閒、大藏省官人各一人、分在左右、宮內省官人、主殿寮官人、左右各一人次之、典藥寮官人左右各一人、御藥儲韓櫃在其閒、進物所膳部左右各三人、御韓櫃二合在其閒、內膳正及奉膳、分在左右、典膳左右各一人、御膳韓櫃十合在其閒、主水司官人各一人、分在左

右大膳職官人、大炊寮官人、造酒司官人、釆女司官人、左右各一人次之、右近衛捉搦非違者左右各一人、主禮左右各一人、次第司判官一人在其間、木工寮官人、兵庫寮官人、雅樂寮官人、左右各一人次之、右衛門府門部左右各三十人、衛士各百人、與右兵衛隊相當、督佐尉志醫師府生在其間、右近衛捉搦非違者左右各一人、與雅樂寮相當、主禮左右各一人、次第司主典一人在其間、左右馬寮儲馬各四疋、馬醫史生左右各一人次

之、還御亦如之、貞觀儀式 延喜制、左右近衛府大將已下少將已上皁緌位襖横刀弓箭靴、將監深紅衫、將曹柴揩背衫、醫師府生黃色柴揩背衫、竝行騰、近衛青揩衫、蒲脛巾、草鞋、騎隊行騰、將監已下竝皁緌、白布帶、横刀、弓箭、左右兵衛府服準之、虎像纛幡一、鷹像隊幡四、小幡二十、鉦鼓各一、左右衛門府亦同、鷲像纛幡二、鷹像幡四、小幡四十、鉦鼓各一、凡

車駕行幸、前數日、任前後次第司長官次官前後各一人、判官主典各二人、鹵簿之數、大抵準御禊、唯左右近衛大將已下、少將已上皁緌、揩衣、横刀、弓箭、行騰、草鞋、將監已下、府生已上皁緌、布衫、白布帶、横刀、弓箭、行騰、麻鞋、近衛皁緌、青揩布衫、白布帶、横刀、弓箭、蒲脛巾、麻鞋、騎隊行騰、御輿長紅染布衫、駕輿丁皁頭巾、皁緌、緋帛衫、調布襖、貲布衫、紫大纈褶、白布袴帶、脛巾、左右兵衛府左右衛門府竝準之、門部紺布衫、行騰、麻鞋、衛士桃染

布衫、白布脛巾、草鞋、竝皁緌、白布帶、横刀、弓箭、大舍人寮舍人四番、番十二人、御輿長八人、馱鈴四人、竝緋袍、白布袴帶、兵庫寮執纛一人、皁末額、緋大纈袍、布汗衫、帛袴、布帶、鞋、行騰、執纛綱二人、桃染布衫、布袴帶、執戟一人、執鉦鼓各二人、擊者二人、竝服同執纛、諸衛執纛已下亦準之、鉦鼓師各一人、服同執纛、兵庫寮官人二人、公服、行騰、擊鉦鼓節、如

大儀、初車駕出宮、近衞將監一人、外自西階取御劒、率近衞二人奉之、印鈴、近衞二人奉之、其駕經國界及山川道路之曲、令來隼人發吠聲、延喜式 近制、衞府官冠卷纓懸緌、公卿服縫腋袍、左右近衞中將闕腋、用蒔繪弓、水精笏、鷲羽箭、朮地螺鈿劒、平胡籙、桃華蘂葉 其諸社行幸、京職前驅、次幣物、次神祇官、次御祓物、内藏奉之、次舞人陪從、次儲馬、威儀馬、在左右、次公卿、驛鈴左右近衞大舍人、次御璽、次御劒、次内豎將監、近衞兵衞騎隊步隊並分在左右、次少將大將腰輿、菅蓋、繖扇、闈司、御匣殿、殿司、東豎子、掃部長女、藏人、洗女、藥殿箏次之、二中歷、拾芥鈔、若野行幸、王卿著麴塵袍、綺袴、玉帶、卷纓、有下襲帶劒者著後鞘、但供奉鷂鷹者、狩衣、深履、把笏、諸衞督佐已下用狩衣、腹纏、小手、胡籙、行騰、然因地之遠近、其裝不同、參取新儀式、西宮記、

皇太后皇后行啓、延喜制、大舍人寮御輿長

八人、左右近衞府駕輿丁二十二人、左右兵衞府駕輿丁十一人、並準行幸、延喜式 正曆元年、太皇太后行啓、本宮侍十二人爲車副、次左右近衞少將各一人、將監將曹府生番長案主各一人、近衞各十人、左右衞門權佐各一人、尉志府生番長府掌各一人、門部各八人、衞士各二十人、左右兵衞權佐各一人、尉志府生番長案主、府掌各一人、兵衞各十七人、左右馬寮助各一人、允屬馬醫史生各一人、左右京職亮以下兵士以上如例、外記日記 嘉應元年、皇太后詣日吉社、其鹵簿、前驅左右各一人、持幣各一人、次之、神寶小韓櫃六、大韓櫃三、高机二、和琴、褉櫃各一、在左右、神馬一、廳官左右各一人、舞人十人、院御馬一、御廄舍人、次左右京職兵士二十人、條令史生屬亮各二人、次左衞門府火長二十人、門部十人、府生志尉各二人、佐一人、次左兵衞府舍人二十六人、府生志尉各二人、佐一人、次

中務省內舍人十人、錄丞各二人、侍從代十人、次左右馬寮史生馬醫各二人、屬一人、頭二人、次御前行列使一人、次公卿十五人、內大臣一人、次宮亮權大夫大夫各一人、次左右近衞騎隊各十人、步隊各十八人、駕輿丁御輿長大舍人如例、少將中將各一人、御輿次之、女藏人六人、釆女六人、並騎馬、次大進二人、大屬少屬人長各一人、次四位五位陪從十二人、內殿上人十餘人、次御衣櫃二、廳

官二人、次主殿寮、次內匠寮、次御後行列使一人、次右衞門府門部八人、火長二十人、佐一人、尉志府生各二人、次右兵衞二十六人、佐一人、尉志府生各二人、次祿韓櫃二、絲毛車金裝車各一輛、出車五輛、車副六人、攝政一人、兵範記 伊勢齋內親王祓除及赴伊勢、延喜制前十日、任前後次第司長官各一人、判官各一人、主典各一人、當日左右京職進屬各一人、史生一人、率坊令二人、兵士十人前驅、賀茂齋內親王亦準之、延喜式

車馬從者之制、文武帝大寶中定、太政大臣儀戈四竿、左右大臣二竿、大納言一竿、令義解 聖武帝天平十八年制、一位從者十二人、二位十人、三位八人、四位六人、五位四人、六位已下二人、續日本紀 延喜制因之、但親王及左右大臣十四人、大納言十二人、中納言十人、參議八人、如從駕則二位已上八人、三位六人、四位五位四人、妃從者二十二人、夫人二十

人、嬪十八人、女御十六人、內親王二十人、二世女王十人、內命婦一位十八人、二位十六人、三位十四人、四位十人、五位八人、六位已下四人、更衣十人、女藏人六人、女孺四人、庶女二人、如從駕則內親王十人、三位已上六人、四位五位四人、外命婦準夫從數、左右大臣女九人、大納言八人、中納言七人、參議六人、一位八人、二位七人、三位六人、四位五人、五位四人、女孺四人、女從者各減車馬從半、

凡親王已下、車馬從服色、通用皁及躑躅染、青褐、自餘悉禁、女從者通用黃赤練、蒲萄、退紅、中緑、淺緑、橡、白橡、墨染等色、市人不許以雜揩色爲從者衣、及從四人已上、（延喜式）近制、車副之數、親王及太政大臣六人、大臣四人、納言二人、參議一人、（西宮記）其後又改爲太上皇八人、攝政關白六人、大納言四人、餘仍舊、（弘安禮節、拾芥鈔）圓融帝天延三年敕、凡諸祭使從者、四位八人、五位六人、六位四人、式條所載、皆有定員、而頃年以來、好率多數、或七八十人、或五六十人、帶弓箭服綾羅、奔走於騎馬之後、眩耀於塵埃之中、是皆猥聚雜人、各爭威權之所致也、自今之後、宜守舊制、勿致疏漏、若乖符旨、卽科違敕、法官不糾、亦與同罪、一條帝正曆元年敕、行使典侍、年來前驅不少、後車亦多、服綺紈裝羅繡、一車之費、殆逾十家之產、自今以後、車限五輛、騎勿過八輩、（政事要略）長保三年、太政官奏騎馬之制未定、番

上及院宮王臣家雜色、恣意乘用、動亂禮節、請一切禁斷、從之、但三局史生、左右衞門府生、帶檢非違使、近衞爲看督長者、不在制限、（新鈔格敕符）順德帝建曆二年、禁諸司衞官乘車從騎馬、又定公卿供奉騎馬者、得從當色舍人二人、王臣家雜仕、不得從二人、（玉蘂）隨身之制、凡隨身用衞府舍人、其攝政關白、特給内舍人、若中少將臨時用私人者、謂之小隨身、（公卿補任、山槐記、職原鈔、桃華蘂葉）其數太上皇將曹府生番長各二人、皆騎、近衞八人、攝政關白、府生番長各二人、近衞六人、大將大臣竝八人、納言參議竝六人、中將四人、少將二人、諸衞督四人、佐二人、（弘安禮節、拾芥鈔）後世中納言大將中將各衞府長（號雜色長）一人、小隨身四人、或二人、大納言衞府長一人、小雜色四人、納言兼大將者、番長一人、近衞五人、大臣兼大將、加府生一人、近衞一人、大臣辭大將、衞府長一人、其聽兵仗者、加左右番長各一人、左右

近衛各三人、關白左右府生番長各一人、近衛六人、其拜賀日、加將監將曹府生各一員、桃華蘂葉凡隨身裝束官人以下、常儀用蠻繪褐衣、白襖袴、番長狩袴、近衛白襖袴、並細纓冠、著緌、執弓箭、帶劍、蠻繪左近衛畫獅、若長尾禽、右近衛熊若鴛鴦、狩袴左用二藍、右萠黃、劍帶左紫革、右藍革、桃華蘂葉、裝束深秘鈔、物具裝束鈔、節會府生已上束帶、與番長並負壺胡籙、近衛用紅梅狩袴、拜賀官人準節會番長已下褐衣、

白狩袴、壺脛巾、狩胡籙、行幸官人已下褐衣、左近衛蘇枋狩袴、右近衛朽葉狩袴、狩胡籙、臬脛巾、如太上皇者、布衣、烏帽子、執弓箭、太上皇以下、江家次第、唯御幸準常儀、官人一員束帶、其衛府長、大臣不兼大將者、布衣、烏帽子、節會則束帶、著壺胡籙、大納言以下、並布衣、烏帽子、小隨身用褐衣、白狩袴、壺胡籙、壺脛巾、節會、紅梅袴、行幸、狩袴左用二藍、右萠黃、餘準隨身、桃華蘂葉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七

服飾之制　天子服　皇后服
皇太子服　親王諸王諸臣服
内親王女王内命婦服　武官服

制服

服飾之制、由來尚矣、伊奘諾尊服御、有冠、髪、衣、帶、裳、褌、履、手纏、爪櫛等物、天祖裝飾、以八坂瓊五百箇御統、珠纏其髻鬟、縛裳爲袴、凡上世貴者男女、多以珠玉爲飾、首飾曰玉鬘、曰玉髻、頸飾曰頸玉、飾手者曰玉釧、飾足者曰足玉、首飾又有眞拆鬘、日影鬘、髻華、或著小鈴裝手足、婦女之服、更有領巾、腰裳、而服色有緋、青、黑、參取日本書紀、古事記其衣左衽、窄袖長過手、無襴、約衽以紐、裳用帛、以倭文布爲帶、衣下著褌、褌上著裳、日本書紀、古事記、續日本紀、上野那波郡所出瓦偶人圖、野見宿禰像、稱之上下服、古事記、延喜式、然其詳莫得考也、至應神帝、有玉冠、禮服、古事談、東齋隨筆、禮服據玉海、時百濟貢縫工、於是更用韓制、謂之韓衣、日本書紀、年中行事祕鈔引日本決釋、○決釋又云、是時君臣纔著韓衣、庶人皆裸形、唯著中衣蔽前後、其說與古書不合、故不取、又按北史倭國傳云、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然其制不可考、常陸風土記、崇神朝長幡部祖多氏命所織服、自爲衣裳、更無裁縫、謂之内幡、所謂無縫者、豈謂此服乎、附以備考、長袖有

襴、取日本書紀、萬葉集大意、是後朝臣皆用青揩衣、著紅紐、古事記貴者之服、有錦衣褌、賤者則用布袍褌、尊卑服制漸定矣、然其制作未全備、故雄略帝臨崩、以朝野衣冠、未得鮮麗爲恨、至推古帝十一年、始定品制、序位以冠、德仁禮信義智、各有大小、凡一十二階、各以當色絁縫之、頂撮總如囊、而著緣焉、蓋稍擬隋制、唯元日著髻華、存舊也、○按北史倭國傳云、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然應神朝、已有玉冠、非此時始制、唯其定冠階者、卽始于是時耳、十三年命

諸王諸臣俾著褶、十六年饗隋使、皇子諸王諸臣、竝著金髻華、服錦紫繡織及五色綾羅、十九年藥獵於菟田野、諸臣服色皆從冠色、各著髻華、則大德小德竝用金、大仁小仁用豹尾、○按豹蓋貂之譌大禮以下用鳥尾、孝德帝大化三年、制七色一十三階之冠、其六色各有大小二階、一曰織冠、以織爲之、以繡裁緣、服色竝用深紫、二曰繡冠、以繡爲之、其緣服色竝同織冠、三曰紫冠、以紫爲之、以織裁緣、服

色用淺紫、四曰錦冠、大錦冠以大伯仙錦爲之、○按伯仙卽博山、鄴中記有大小博山錦、是也、下文有大山小山冠、蓋亦謂錦有山紋也、以織裁緣、小錦冠以小伯仙錦爲之、以大伯仙錦裁緣、服色竝用直緋、五曰青冠、以青絹爲之、大青冠以大伯仙錦裁緣、小青冠以小伯仙錦裁緣、服色竝用紺、六曰黑冠、大黑冠以車形錦裁緣、小黑冠以菱形錦裁緣、○按織冠以下、各有大小者、以織文大小別之也、織蓋綺、織素爲文者爲綺、織采者爲錦、刺采者爲繡、紫冠在繡錦之閒、絹在錦之下、卽知紫冠綾爲之、唯黑冠不詳、然青冠建武、皆以絹爲之、則黑冠亦用絹也、附以備考、服色竝用綠、七曰建武、黑絹爲之、以紺裁緣、別有鐙冠、以黑絹爲之、凡冠之背張漆羅、以緣與鈿、異其高下、鈿形似蟬、○按鈿讀爲于羈、與髻華同訓、然其物自別、今東大寺寶庫所藏髻華、金花銀枝葉、長五寸許、蓋天平中御物也、鈿形類蟬、蟬讀如飾梳字、亦謂其插冠爲飾也、近江蒲生郡吳神社所傳吉士長丹像、冠上左右著似蟬翼者、卽所謂鈿也、髻華在前、鈿在後、長丹孝德朝自小山上授小華下、像二竝著當色冠、亦可以考其制也、姑附供考、小錦冠以上、雜金銀爲之、大小青冠以銀爲之、大小黑冠以銅爲之、唯建武無鈿、凡大會饗客、四

月七月齋時、各著其冠、○按當時冠制、史不言纓、據續日本紀、實字中授遣高麗船從五位下、賜冠、錦表絁裏、以紫組爲纓、蓋纓用紫組、高下一定無改、故史不載之也、四年罷古冠、明年制冠一十九階、大織至小紫六階仍舊、○按本書、是年以巨勢德陀古大伴長德爲左右大臣、竝授大紫、大紫爲大臣階、則織繡二冠爲諸王以上階也、附以備考、廢錦青黑各二階、定大華小華、大山小山、大乙小乙各上下一十二階、初位改立身、天智帝甲子歲增冠位爲二十六階、改前華曰錦、自錦至乙、加中階、又改前初位一階爲大建小建、

餘竝依前、四年詔頒冠位制度、○本書曰、事具於新律令、其書今不傳、事皆不可考也、初孝德帝始用唐服、至此大禮大祀、竝著唐制禮服、初孝德以下、醍醐天地藏院所傳古記、武帝四年、賜高市皇子以下小錦以上大夫等衣袴褶腰帶脚帶及机杖、唯小錦三階不賜机、九年詔定親王以下至于庶民諸所服用金銀珠玉紫錦繡綾及氈褥冠帶諸品色之類、服用各有差、十年詔停親王以下百寮諸人服位冠及襅褶脛裳、膳夫采女等著手

繦肩巾、又令男女始結髮、仍著漆紗冠、日本書紀凡舊俗、男女幼時竝被髮、呼曰目刺、又宇奈爲男子寖長束髮於額、狀如瓢花、呼爲比左古波奈、或分爲角子、謂之美豆良、女子束髮一處、垂端於背後、呼曰加美阿介、日本書紀萬葉集、至是其制始變矣、十二年詔曰、男女衣服、有襴無襴及結紐長紐、任意服之、但會集之日、用襴衣著長紐、男子有圭冠、冠而著括緖褌、女年四十以上、結髮與否、竝任其意、唯巫祝

不在結髮之例、十三年改爵位名號、增加階級、明位淨位合一十二階、爲諸王以上之位、正位直位勤位務位追位進位合四十八階、爲諸臣位、先是諸氏臣連伴造、概皆世官世職、罕有降外、故推古以後、雖有冠制、而特設以爲尊卑服飾焉耳、大化改新、以建武爲立身階、始定加階之法、至是竟停賜冠之制、代以位記、○按日本書紀、天武朝、大錦下沙宅紹明卒、贈外小紫位、又物部雄君卒、賜內大紫位、據此、則當時分位階爲內外、又改冠爲位、而停賜冠之制、大寶令蓋亦因之

也、尋定明位已下進位已上之朝服色、淨位已上竝著朱華、正位深紫、直位淺紫、勤位深綠、務位淺綠、追位深蒲萄、進位淺蒲萄、朱鳥元年、敕令男夫著脛裳、婦女垂髮于背如故、持統帝四年、詔曰、百官及畿內人有位者限六年、無位者限七年、以其上日、選定九等、四等以上者、依考仕令、以其善最功能、氏姓大小、量授冠位、其朝服、淨大壹已下廣貳已上黑紫、淨大參已下廣肆已上赤紫、正八級赤

紫、直八級緋、勤八級深綠、務八級淺綠、追八級深縹、進八級淺縹、凡淨廣貳已上、一富○按富一作幅、或云富之誤、未知孰是、一部之綾羅、淨大參已下、直廣肆已上、一富二部之綾羅等、並皆聽用、上下通用綺帶、白袴、其餘如常、日本書紀文武帝大寶元年、始依新令改制官位服色、親王明冠四階、諸王淨冠十四階、諸臣正冠六階、直冠八階、勤冠務冠追冠進冠各四階、外位自直冠至進冠、凡二十階、詳見職官志、其服色、親王四品以上、諸王諸臣一位皆黑紫、諸王二位以下、諸臣三位以上赤紫、直冠上四階深緋、下四階淺緋、勤冠深綠、務冠淺綠、追冠深縹、進冠淺縹、皆漆冠、綺帶、白韈、黑革舃、直冠以上皆白縛口袴、勤冠以下白脛裳、○按日本書紀、天武朝改冠爲位、停賜冠之制、大寶亦因其制、而本書如此、似可疑、然據東大寺所傳大寶二年古文書、當時實用此冠號、蓋冠位之制、前後頗有沿革、而令文冠名莫所見、即亦係後來刊定、非其舊乎、附以備考、於是衣服制度始備焉、續日本紀今因令式、考其沿革、著于篇、

天子御服、大寶制、用帛衣、即白練衣、以色尚白故、御之、然其詳闕焉、令義解、令集解、○衣服令、天子皇后服制闕、今據喪葬令、聖武帝天平四年正月朔、始服冕服、續日本紀弘仁制、大小祭祀及季冬奉幣諸陵、則用帛衣、即位元正受朝、則用袞冕十二章、謂之禮服、日本紀略、北山鈔、內裏式、貞觀儀式、○按西三條裝束鈔云、受蕃國使表、亦爲禮服、大袖赤色、繡日月七星山龍華蟲宗彝火八章、小袖赤色無文、褶赤色、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牙笏、佩綬玉佩各二旒、錦襪、烏皮舃、西三條裝束鈔、裝束圖式、○按伏見院御記、載仁安正元御服云、大袖御裳並紫色、有繡文、據此、御裳即褶、後世改用紫也、附以備考、朔日聽政、受蕃國使表幣、則用大袖縫腋袍、熟絹黃櫨染、日本紀略、北山鈔、參取胡曹鈔、裝束圖式、○西三條裝束鈔飾鈔並云、黃櫨染謂之麴塵、然據山槐記、江家次第、即黃櫨染與麴塵自別、圖式云、延喜式青白橡、又謂青色、或麴塵山鳩色、一物數名、所謂麴塵亦是也、岷江入楚云、青色與麴塵無差別、據此、即裝束鈔等說誤、桐竹鳳凰麒麟文、著黑半臂、蘇枋下襲、打袙、紅單衣、縮線綾表袴、有文巡方帶、夏用生絹去袙、近制、賭射、殿上賭弓、殿上賭弓、據西宮記五月競馬、及臨

時祭庭座、用麴塵縫腋袍、（又曰青白橡袍）文同、黃櫨袍、其庭座著攖下襲、餘同上、內宴或用赤色袍、（又曰赤白橡袍）二藍下襲、祭祀用帛衣、白下襲、白單衣、白袙、平絹表袴、紅大口、無文巡方帶、插鞋、其御晝御座、用直衣、葵文綾表、蒲萄染裏、著紅打衣、白單衣、紅張袴、衿帶、太上皇常服赤色及麴塵縫腋袍、或用闕腋、皆有窠文、窠中繪桐竹、或八葉菊、唐草、著蘇枋下襲、縮線綾表袴、有文巡方帶、（西三條裝束鈔、胡曹鈔、裝束圖式、）

皇后之服、弘仁制、助祭用帛衣、元正受朝用褘衣、大袖青色畫雉、小袖青色無文、裙裳纈纈、文同大袖、大小諸會、用鈿釵禮衣、（日本紀略、小野宮年中行事、西三條裝束鈔、）後世冊立受賀、用白綾衣裳、（西宮記）

皇太子禮服、禮服冠、黃丹衣、牙笏、白袴、白帶、深紫紗褶、錦襪、烏皮舄、（令義解○按本書、蓋脫佩綬玉佩四字、）元明帝靈龜元年、皇太子始著禮服拜朝、（續日本紀）弘仁制、從祀及元正朝賀、用袞冕九章、朔望入朝、元正受羣臣若宮臣賀、及大小諸會、用黃丹衣、（日本紀略）延喜制、未冠則著雙童髻、（延喜式）

親王禮服、一品禮服冠、四品以上、每品有別制、深紫衣、牙笏、白袴、絛帶、深綠紗褶、錦襪、烏皮舄、佩綬、玉佩、

諸王禮服、一位禮服冠、五位以上、每位及階各有別制、諸臣準此、深紫衣、牙笏、白袴、絛帶、深綠紗褶、錦襪、烏皮舄、二位以下、五位以上、

並淺紫衣、以外皆同一位服、五位以上佩綬、三位以上加玉佩、五世王同諸臣、

諸臣禮服、一位禮服冠、深紫衣、牙笏、白袴、絛帶、深縹紗褶、錦襪、烏皮舄、三位以上淺紫衣、四位深緋衣、五位淺緋衣、以外並同一位、大祀大嘗元日則服之、（令義解○按續日本紀、大寶二年正月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親王及大納言以上、始著禮服、諸王臣以下朝服、又養老三年、定把笏之制、五位以上牙笏、並與令文不合、蓋令文後來有改正、非悉大寶所定、故與正史有少異同也、說又見職官等志、）聖武帝天平十三年敕、五位已

上禮服冠、官賜之者、自今以後、令私作備、內命婦亦同。續日本紀

朝服、一品以下、五位以上、並皁羅頭巾、衣色同禮服、牙笏、白袴、金銀裝腰帶、白襪、烏皮履、六位深綠衣、七位淺綠衣、八位深縹衣、初位淺縹衣、並皁縵頭巾、木笏、烏油腰帶、白袴、白襪、烏皮履、袋從服色、親王緋緒、一品四結、二品三結、三品二結、四品一結、諸王三位以上同諸臣、正四位深緋、從四位深綠、正五位

淺緋、從五位深縹、結同諸臣、諸臣正位紫緒、從位綠緒、上階二結、下階一結、唯一位三結、二位二結、三位一結、以緒別正從、以結明上下、朝廷公事卽服之、凡服色、有白、黃丹、紫、蘇枋、緋、紅、黃橡、纁、蒲萄、綠、紺、縹、桑、黃、揩衣、蓁、柴、橡墨之屬、其當色以下、男女各兼得服之、令義解 慶雲三年、五世王朝服、依格始著淺紫、元明帝和銅元年制、自今以後、衣褾口闊八寸已上、一尺已下、隨人大小爲之、又衣領得接作、但不得褾口空小、衣類細狹、五年禁六位已下、及官人等服用蘇枋色、又制、諸司人等衣服之作、或褾狹小、或裾大長、又衽之相過甚淺、行趨之時易開、如此之服、大爲無禮、宜令所司嚴加禁止。元正帝靈龜二年、重禁內外諸司薄紗朝服、六位已下羅幞頭、其武官人者、朝服之袋、儲而勿著、及幞頭後腳莫過三寸、養老四年制皇親服制、王孫準五位、疏親準六位、續日本紀 六年授刀頭藤原朝臣房前

奏請停一品已下初位已上著位袋、太政官奏、按令、袋從位色、結以別正從上下、然裁縫之勞、反倍衣袴、著用多費、停之固便、請依彼議、永從停廢、聽之、令集解 七年太政官處分、朝廷儀式衣冠形制、彈正式部總知糺彈、若其存意督察、自然合禮、頃日文武官人雜任已上、衣冠違制、進退緩惰、或彩綾著裏、輕羅爲表、或冠纓長垂、過越接領、或領曲細綾、○按四字疑當作曲領細狹 露其胷節、或袴口所括、出其脛踝、

如此之徒、其類稍多、臺省二司、明加告示、聖武帝神龜三年、令京官史生及坊令、始著朝服、稱德帝神護景雲元年、始授四世王正六位上、五世王從六位下、朝服用纁、光仁帝卽位歲、制先著袍衣、以疋爲限、天下服用、不聞狹窄、比來任意、競好寬大、至于裁袍、更加半疋、袍襖亦齊、不辨表裏、習而成俗、爲費良深、自今以後、不得更然、續日本紀 寶龜二年、定袍袖口闊、五位已上一尺爲限、六位已下八寸、女

亦準之、政事要略、新鈔格勅符 五年、勅、先命大臣身帶二位者、著中紫、自今以後、宜爲例行之、續日本紀 桓武帝延曆十一年、禁諸司著薄朝服、政事要略、西宮記、 平城帝大同元年、勅、緣縹之淺、不著當色、知而不改、服制無節、宜七位者同著深緣、初位者共服深縹、自今以後、立爲恆例、政事要略 二年、敕、令三位已上竝著淺紫、日本紀略 嵯峨帝弘仁元年、制、大臣帶二位者、許著深紫、又諸王二位已下、五位已上、及諸臣二位三位、許著中紫、又去大同二年制、四寘已上不得服用者、今許五位已上服用、五年、許諸司著薄朝服、日本後紀 九年、詔、諸臣常服、不論男女、一從唐制、續日本後紀、○河海鈔係八年 但五位已上禮服、諸朝服之色、及衞仗之服、皆依舊制不改、日本紀略 淳和帝卽位歲、以天下凶歉、詔使公卿議定、權停禮服、唯皇太子及參議非參議三位以上、幷職事官仍舊、類聚國史 天長二年、制、行幸之日、諸衞鷹飼聽著揩衣、政事要略 八年、禁用紫

色減紫色以上、以遏僭濫、日本紀略 仁明帝承和五年、彈正臺奏、朝服之色、明在法條、而今會集之時、有緣無縹、僭上之弊、遂失致敬、稽之朝儀、理不可然、紫緋之品、灼然易正、緣縹之次、其類猥多、難得而糾、望請式兵兩省、俾文武諸司、移八位以下姓名於臺、仍遣巡察、筭、對勘位色、許之、續日本後紀 文德帝齊衡三年、敕、袖口闊一尺二寸已下、表衣長纔垂地、其闕腋限自膝已上五寸、袴口闊亦同袖口、政事要略

彈正臺奏、五世王雖有王號、非王親之限、其朝服色、宜依諸臣位階從之、文德實錄清和帝貞觀十二年、禁以禁色爲下衣、三代實錄光孝帝仁和二年、令鷹所鷹飼用揩衣、政事要略醍醐帝延喜七年、左大臣藤原時平言、天子朝服用綾、文臣下亦同、此宜改正焉、西宮記尋定式、凡諸禁色、雖下衣不聽服用、滅紫色、參議已上聽通用、凡五位已上用綾、以下禁之、除禮服及參議以上半臂、五位以上幞頭外、不得用羅、

凡朝廷會集、職事散位皆服公服、不得服私服、侍醫近衞府生以上及檢非違使等、除節會外、不必著朝服、諸司申政之日、不在此限、凡無品親王、諸王、内親王、女王等服色、親王著紫以下、孫王準五位、諸王準六位服纁、凡内外諸司著薄朝服、仍弘仁制、凡勳位朝參服文位服、列當位、若無文位著黃袍、凡衣袖口闊無問高下、同作一尺二寸已下、其腋闊者一尺四寸、其表衣長纔著地、凡赤白橡袍、聽參議已上著用、六位七位朝服著深綠、八位初位並服深縹、凡金銀薄泥、不得爲服飾、但五位已上聽用純素金銀及白鑞、延喜式延長五年、敕中宮奉舞人於賀茂社、許用揩衣、村上帝天曆元年敕、禁六位已下重著襖子、幷用下襲及諸司史生已下著縑白絹、但諸衞府生特聽著用其番長已下供奉諸祭者、亦聽用之、初醍醐帝屢敕禁深紅、而犯者不止、至朱雀帝亦敕申禁之、政事要略凡深紅深紫、

謂之禁色、西三條裝束鈔一條帝已後、政歸權戚、朝綱頗弛、榮華物語上下皆服綾羅、以紅紫爲褻衣、加之闊袖廣袴、多違舊制、執政知其非禮而不能禁、僅定袖袴之制、並限長一尺六寸、政事要略、新鈔格敕符、時俗競搬造新樣、稱爲今樣、源氏裝束鈔、河海鈔、至三位四位、並用同色袍、花鳥餘情、胡曹鈔、引小右記、至白河帝時、服色僭濫尤甚、舊制、諸王四位用橡、○諸王、四位用橡袍、不知何時制、諸臣四位及王五位用深緋、○按弘仁制、諸王五位已上用中紫、而此云深緋、恐誤、又按延喜式、

（無品親王著紫以下云云、而西宮記、胡曹鈔、飾鈔、西三條裝束鈔並云、無品親王服淺黃袍、謂之黃衣、又飾鈔引行成記、長和二年、兩王新冠、著黃衣、台記久安六年、重仁親王元服用黃袍、據此、當時實服黃衣也、然親王服黃衣、令格並無所見、唯衣服令有無位黃袍之文、是蓋謂無位諸臣、非指親王也、豈後世據此文、雖無品親王亦用黃袍歟、附俟後考、）諸臣五位用淺緋、至是諸臣四位或用橡袍、五位用四位袍、（今鏡）其後四位已上、咸用橡袍、品制盡亡、（西三條裝束鈔、飾鈔、）烏羽帝時、內大臣源有仁好服飾、務出新意、衣服之制、於是大變、（神皇正統記、今鏡、）古時朝服柔輭不鞕、其尚剛棱始于此、（海人藻芥）平治已後、平氏專政、服飾華麗、一時傚之、稱曰六波羅樣、自後紀綱不振、皇室遂衰矣、（平家物語）

內親王禮服、一品禮服寶髻、（寶髻、謂以金玉飾髻緒、）四品以上、每品各有別制、深紫衣、蘇枋深紫紕帶、淺綠褶、蘇枋深淺紫綠纈裙、錦襪、綠舄飾以金銀、

女王禮服、一位禮服寶髻、五位以上、每位及階各有別制、內命婦準此、深紫衣、五位以上皆淺紫衣、自餘準內命婦服制、唯褶同內親王、

內命婦禮服、一位禮服寶髻、深紫衣、蘇枋深紫紕帶、淺縹褶、蘇枋深淺紫綠纈裙、錦襪、綠舄、飾以金銀、三位以上淺紫衣、蘇枋淺紫深淺綠纈裙、自餘並準一位、四位深緋衣、淺紫深綠紕帶、烏舄、以銀飾之、五位淺緋衣、淺紫淺綠紕帶、自餘皆準上、大祀大嘗元日則服之、外命婦夫服色以下任服、（令義解）延喜制、凡

內命婦三位以上、聽用象牙櫛、（延喜式）

朝服、一品以下五位以上、去寶髻及褶舄、以外並同禮服、六位以下初位以上、並著義髻、衣色準夫、深淺綠紕帶、縹纈紕裙、初位去纈、白襪、烏皮履、四孟則服之、（令義解○按女子首飾、今不可知、唯五節及內教坊舞妓所用、或其遺風也、類聚雜要鈔、舞女理髮具、有末額髮二流、長七尺、簪、釵子、彫櫛二枚、本結、日蔭鬘、玉海又云、末額七尺鬘、蒔櫛、彫櫛、上櫛、下櫛、釵子四、本結、日蔭、心葉、據此、末額即七尺鬘二流、所謂義髻蓋是也、前著天冠、後插華葩、使髻不動搖也、附以備考、）元正帝養老四年制、三位已上妻子

及四位五位妻、竝聽服蘇枋、（續日本紀）嵯峨帝弘仁六年制、親王內親王女御及三位已上嫡妻子、竝聽著蘇枋色、（參取延喜式）又禁女子著褐及黃櫨柒等色、唯節會日、不在禁限、（日本後紀）延喜制因之、孫王亦聽用蘇枋色、凡婦人服色準夫、節會日不在此例、五位以上女、依父蔭得著禁物、內命婦及女王幷五位以上嫡妻子、竝節會日聽通服錦衣、纈不在聽限、（延喜式）近制凡內親王始謁天子、用汗衫、半臂、下襲、

表袴、玉帶、凡女官供奉內宴、陪膳更衣、用綾青色長袂、袷襠裙帶、領巾、青末濃裳、女藏人亦如之、唯用平絹、朝拜四位用當色長袂、禮服綠末濃褶、垂緒、五位當色青褶、垂緒執翳者用揩唐衣、領巾、目染裳、簪、節會著揩唐衣、領巾纈纈、采女纈纈唐衣、領巾、竝裳簪、女藏人平絹唐衣、末濃裳、若領巾著長袂揩衣、則下衣用唐衣、乳母代用絹青揩衣、長袂袷襠、領巾、蘇枋目染裳簪、靴、女豎著青唐衣、領巾、

末濃裳走孺服唐衣、領巾、末濃裳絹指貫、（西宮記）

武官禮服、衞府督佐竝皁羅冠、皁緌、牙笏、位襖加繡裲襠、兵衞佐不在其限、兵衞督雲錦、金銀裝腰帶、金銀裝橫刀、白袴烏皮靴、兵衞督赤皮靴、錦行縢、

朝服、衞府督佐竝皁羅頭巾、位襖、牙笏、金銀裝腰帶、金銀裝橫刀、白襪烏皮履、其志以上竝皁縵頭巾、皁緌、位襖、木笏烏油腰帶烏裝

橫刀、白襪烏皮履、會集等日加錦裲襠赤脛巾、帶弓箭、以鞋代履、兵衞皁縵頭巾、皁緌、位襖、烏油腰帶、烏裝橫刀、帶弓箭、白脛巾、白襪、烏皮履、會集等日、加挂甲帶槍、以位襖代紺襖、以鞋代履、主帥皁縵頭巾、皁緌、位襖烏油腰帶烏裝橫刀、白脛巾、白襪、烏皮履、會集等日、加挂甲帶弓箭、以縹襖代位襖、以鞋代履、竝朝廷公事卽服之、衞士皁縵頭巾、桃染衫、白布帶、白脛巾、草鞋、帶橫刀弓箭若槍、會集

等日、加朱末額挂甲、以皁衫代桃染衫、朔日節日卽服之、尋常去桃染衫及槍、其督以下主帥以上、帒準文官、令義解平城帝大同二年、先是左右衞府大尉著緋、少尉主帥淺綠、並無所據、至是大少尉改用深綠、主帥紺布、嵯峨帝弘仁五年、武官五位已上、聽朝服位襖通著、九年制、諸衞府生已上、除衞仗之外、皆著靴、唯著布帶則用麻鞋、凡除著靴外、通著麻鞋、日本紀略延喜制、諸衞府五位已上、通著朝服、○按兵部式云、武官五位已上、皆聽著襴、但立仗日、不須著襴、卽位襖也、其著胡籙幷立仗之日、著位襖、但參議已上、不在此例、延喜式凡武官儀服、延喜制見上、近制、賭射日、近衞兵衞督佐、縫腋袍、執弓矢、著決拾、射手位袍、舍人左鷲羽矢、右肅愼羽矢、服黃袍、絲鞋、四月六日駒牽、左右十列騎士末額、錦打懸、左赤右靑、魚形尻鞘、打毬人裝柏巾子冠、黃袍靴、各持杖、二十九日駒牽、衞府著平胡籙、諸衞將佐、闕腋平裝束、六位已下騎射者、帶弓箭、五月五日、諸衞將督佐、帶劍槍杖、番長以下騎士、著裲襠、錦袴、冑、手纏、足纏、西宮記

制服、凡無位之服、謂之制服、裁縫體制、一如朝服、庶人服制亦同、大寶制、無位皆皁縵頭巾、黃袍、烏油腰帶、白袴、白襪、皮履、朝廷公事則服之、尋常通著草鞋、家人奴婢橡墨衣、令義解、白袴據續日本紀、○按黃袍、下文和銅制作黃衣、據此、令文蓋養老所改也、初持統帝七年、詔令天下百姓服黃色衣、奴皁衣、日本書紀至是定制、令義解元明帝和銅五年制、無位朝服、自今以後、皆著襴黃衣、襴廣一尺二寸以下、元正帝養老三年、令天下百姓右襟、續日本紀至文德帝時、男女衣袴、多用支子染色、淸和以後、更用深紅色、號曰火色、本朝文粹陽成帝元慶五年、禁男女服茜紅華、支子染色、可濫黃丹者、三代實錄光孝帝又敕、嚴禁深紅色、至醍醐帝時、風俗奢侈、衣服之制、競尙靡麗、而火色復盛、行、延喜十四年、式部大輔三善朝

臣清行上疏曰、臣伏見貞觀元慶之代、親王公卿皆以生筑紫絹爲夏汗衫、曝絁爲表袴、東絁爲襪、染絁爲履裹、而今諸司史生、皆以白縑爲汗衫、白絹爲表袴、白綾爲襪、莵褐爲履裹、其婦女則下至侍婢、裳非齊紈不服、衣非越綾不裁、深紅袖者、價費萬錢、自餘奢靡不能具陳、如此不禁、恐損聖化、伏望隨人品秩、定衣服之制、命檢非違使糾其事、以張格式、本朝文粹十七年又奏貞觀以來男女衣袴、好用深紅、號曰火色、其似緹練謂之焦色、夫衣服有焦火之名、此語妖也、其後宮闕罹災、京師屢火、至仁和特嚴禁之、不敢服用、而比年京師復盛服此服、更增濃色、其甚者、以紅華二十斤染絹一匹、十五年左京失火、延及皇太后宮、其後火災相繼、此皆火色之應也、加以比年紅華增貴、一斤直錢一貫文、今以二十斤染一匹、則當用錢二十貫、是中民二家之產也、況今婢妾一人所服、非啻五六匹、士

庶飢寒、盜賊公行、皆由此而起、宜敕有司速加嚴制、唯淺紅輕黃、未及火色者、不在禁限、政事要略明年命檢非違使及彈正臺禁深紅色、日本紀略、法曹至要鈔其後定式、衣服僭侈、一皆禁止、庶人以上、不得襖子重著、公私奴婢、服黃蒲萄淺紅、赤練橡、白橡、墨染、其裙青赤絁布、延喜式村上帝天曆元年、停諸司雜任已下、僕從下婢、服絹絁用皮履、一條帝長保三年、復申禁之、政事要略、新鈔格敕符女服、無位宮人、深綠以下、兼得服之、細帶等用紫色以下者聽、綠縹紺纈及紅裙、四孟及尋常則服之、若五位以上女、除父朝服以下色、通得服之、其庶女服亦同無位宮人、令義解養老三年、始制婦女衣服樣、聖武帝天平二年、令天下婦女、改舊衣服施用新樣、桓武帝延曆二年敕、內親王命婦、服色有限、不得僭差、比來所司寬容、曾不禁止、至于閭閻肆廛、恣著禁色、既無貴賤之殊、亦虧等差之序、自今以後、宜嚴禁斷、如有違

越、寘以常科、續日本紀嵯峨帝弘仁九年敕、向今女子常服從唐制、至今未改、自後麻服之外、一切禁斷、若違制者、禁身申送、政事要略引看督使式仁明帝承和七年敕、頃者風俗澆漓、凋弊相屬、省費之術、儉約是憑、自今以後、女所服裳、夏之表紗、冬之中裙、不論貴賤、一切禁斷、一裳之外、不得重著、續日本後紀延喜制、凡婦人袷裳不論貴賤、一裳之外、不得重著、深淺紕紫裙庶女以上許通用、凡公私奴婢服、黃蒲萄、

淺紅、赤練、橡、白橡、黑染、其裙青赤絁布等許用之、紫緋綠紺縹等、不須全色、唯得纐紕裁縫、從女衣裳縫白絹縑禁著之、延喜式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八

禮冠　幘　烏帽子　插頭華
袍　直衣 小直衣附　布衣　水干 獵衣 獵襖附
直垂 素襖附　水干　貂裘　半臂

下襲　褊帷　淤須比 領巾附
背子 小袿 表衣 及中衣附　袴褶　革帶
魚袋　玉佩綬　刀劍　弓　笏
摺扇　舄靴履鞋襪　杖
輿車　蓋笠繖扇　鞍具　儀仗

禮冠、卽玉冠也、今集解、西三條裝束鈔、天子曰冕、其制巾子前後有櫛形、以羅爲之、如常製、但不作三山形、有金條押鬘、鏤金爲之、○按日本書紀、大草香皇子之寶有押木珠鬘、一曰立縵、又曰磐木縵、蓋施金條以押鬘、其上著玉、故謂之押木珠鬘也、玉冠始于應神帝、而皇子實帝孫、則其所傳者、當時所製也、據此、今禮冠有押鬘以玉飾之者、蓋其遺制也、上有方板、以羅爲之、四方有金條各二、施柱爲緣、裝以金華形、又以金條二、參互爲梁、板之四周縈以玉、皆有莖及座、前後垂旒各十有二、頂之中央有金莖、以金華形爲座、飾玉、上裝水精、額上樹柱、其上施日形重輪、內畫三足赤烏、外施巡光、下設雲形、皆金爲之、西三條裝束鈔、禮冠圖、○按裝束鈔、以水精爲日形、不言別有日形、蓋誤、今據禮冠圖、少主卽位、用日形天冠、女主用寶

冠、西宮記、山槐記、○按皇太子禮冠、諸書無所見、蓋用九旒玉冕也、附以備考、親王四品已上、漆地金裝、以水精三顆、琥珀三顆、青玉五顆、交居冠頂、以白玉八顆樹櫛形上、以紺玉二十顆樹前後押鬘上、額上樹徽、一品青龍尾上頭下、右出左顧、二品朱雀右出左顧、三品白虎尾上末卷、頭下右顧、四品玄武爲蛇所纏、右出左顧、立玉有莖幷座、居玉有座無莖、諸王諸臣一位、漆地金裝、以琥珀五顆、綠玉六顆、○按本書註云、王二位三位、綠碧五顆、深玉五顆、白玉一顆、臣二位三位、綠玉五顆、

白玉三顆、赤黑玉三顆、與本文不合、可疑、故今不取、交居冠頂、以黑玉八顆、臣一位紺玉樹櫛形上、以綠玉二十顆、樹前後押鬘上、二位三位漆地金裝、以琥珀五顆、綠玉五顆、白玉一顆、交居冠頂、以朱玉八顆、樹櫛形上、四位漆地、縚形櫛形押鬘玉座、皆金裝、自餘銀裝、以琥珀五顆、綠玉六顆、交居冠頂、以白玉十顆、樹前押鬘上、青玉十顆、樹後押鬘上、不樹櫛形上、諸王以鳳爲徽、三位以上、正位正立仰頭、從位正立低頭、正四位

上階左出右向、下階右出左向、從四位、上階左出右顧、下階右出左顧、五位準四位、諸臣以麟爲徽、餘皆準諸王、貞觀儀式○按衣服令云、親王四品以上、諸王諸臣五位以上、各有別制、其制不可得考、而儀式詳載之、則令所謂別制者卽此也、延喜制、王臣一位、改琥珀爲赤玉、王二位、以白玉一顆、綠玉五顆、交居冠頂、臣用綠玉五、白玉三、赤黑玉三、王臣三位、改朱玉爲黃玉、王四位琥珀爲赤玉、臣用赤玉六、綠玉五、王五位、漆地銀裝、以赤玉五顆、綠玉六顆、交居冠頂、臣用綠玉五、白玉三、赤黑玉三、竝以黑玉十顆、樹前押鬘上、青玉十顆、樹後押鬘上、徽準四位、餘皆同前制、延喜式武禮冠、古制不詳、○按令、皁羅冠皁縵、卽此、然其制無所考、後世所用、葢緇布冠遺象、上加方巾、左右下垂、狀如蟬翼、竝以羅爲之、額上著黃金璫、巾前兩角插鶡尾爲飾、禮服著用圖

冠、又謂頭巾、令義解、西宮記、或幞頭、和名鈔天武帝時、男女始著漆紗冠、日本書紀今之冠制起于此、河海

鈔大寶已後用漆冠、續日本紀五位已上以羅爲之、謂之有文冠、六位已下用縵、謂之無文冠、竝皆皁色、令義解、參取西三條裝束鈔、元正帝靈龜二年、禁六位已下羅幞頭、而其後脚不得過三寸、續日本紀○按令制已有羅縵之別、今復設此制者可疑、豈令條亦此時所改定乎、附待後考、延喜制、亦非五位已上、不得用羅、延喜式至後世上下皆用有文冠、西宮記又有薄額厚額之別、男子十五以下著薄額、十六已上著厚額、西三條裝束鈔○按古制冠葢以漆紗裹髻、垂端於後、後世用羅、但摸其形、以漆爲

堅著之、故有薄額厚額等之別、而頭巾幞頭、亦各殊其製也、附以備考、薄額又曰透額、一條朝左近衛大將藤原朝光尤好華飾、始製透額用之、大鏡、東齋隨筆、西三條裝束鈔、冠後有燕尾、謂之纓、和名鈔亦以羅爲之、西三條裝束鈔有垂纓、有卷纓、垂纓又曰長纓冠、卷纓曰衛府冠、又曰楊州冠、卷纓細者曰細纓冠、西宮記、參取裝束圖式、○按纓冠系也、儀禮既夕記註、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者、卽是、不與所謂燕尾同也、唯本朝中古幞頭、以羅結巾子本根、有餘垂之於後者、亦謂之纓、養老七年制、禁冠纓長垂接頸者、卽是也、後世但摸其形、著之冠後、卽所謂燕尾者、非禮冠之纓也、姑

附備考、文官皆用垂纓、武官五位以上卷纓著緌、六位以下細纓著緌、西三條裝束鈔、延喜衣文愚童訓、以後式部史生或用卷纓、蓋非定制、政事要略緌一名老繫、或曰、老人頭禿、以此繫冠使不墜、故名焉、至今不論老少、武官皆用之、和名鈔○按緌纓飾也、所謂老繫者、蓋中古著冠、唯以纓結髻、而老禿者不能固結、故別施條、自頤下而上、屬兩端於笄以固冠、所以有此名、其用與緌不同、然說文、緌系冠纓、似有繫冠之義、或據此說用緌字歟、後世更用馬尾長數寸、編而作之、狀如摺扇、著冠之兩側、當耳上、亦謂之緌、蓋非古制、也、倂附備考、凡五位以上六位藏人始冠

用綾冠、暑月無文冠、六位衛府新敍五位者、及卽位日、春宮帶刀放緌、著衛府冠、大嘗會、小忌舞人衛府官著垂纓冠、西宮記又有平巾冠、其制漆羅開頂、大儀擊鉦鼓人著之、延喜式古者冠制不高、後世漸高、蓋時俗所尚云、徒然草幘、天子親祀時、以白絹結冠巾子、謂之幘、西三條裝束鈔卽絹幞頭也、延喜式其以木綿結之謂木綿幘、西宮記凡大嘗新嘗神今食、用絹幞頭、延喜

式有空頂黑幘、天子及皇太子始冠時所著、形、如末額、以絹爲之、中高有花形、西宮記、北山鈔、以絹爲之、據江家次第、又有三山幘、或曰、皇太子始冠時著之、江家次第烏帽子、其制不一、有立烏帽子、有平禮烏帽子、山槐記、明月記、百鍊鈔、古有鐙冠、圭冠、日本書紀、釋日本紀引私記、立烏帽子、蓋鐙冠之遺象、據法隆寺所藏古鐙形○按鐙冠乃古弁制、以形似鐙、故爲名、鐙古呼爲壺、卽後之壺鐙也、法隆寺所藏古鐙、傳爲上宮太子之物、薄鐵爲之、形如烏帽子狀、卽立烏帽子之爲鐙冠遺象、可以證也、平禮

卽圭冠之遺製也、[釋日本紀引私記○按今平禮形如桓圭、本書所言卽是也、]凡烏帽子、天子遜位後、時或著之、自餘公卿以下燕私所用也、[西宮記]古者烏帽之製、輭柔易屈伸烏羽帝時、源有仁好服飾、變烏帽之製、始爲鞕裹、自後有佐毘烏帽子、奇羅明輝烏帽子之別、[今鏡○按佐毘猶言鏽、謂漆色無光者、梨打烏帽子、引立烏帽子卽此也、奇羅明輝猶言耀、謂漆而有光者、卽今烏帽子也、]然武士所著、猶用古制、謂之揉烏帽子、又曰引起烏帽子、著冑時用之、脫冑則起屈者以爲禮、故

有此名、[源平盛衰記]又有折烏帽子、與立烏帽子、平禮烏帽子、上下通用、[山槐記、明月記、百鍊鈔、]後世又有右𣪘、左𣪘小諸𣪘、諸𣪘之別云、[西三條裝束鈔]又有帽子、飼鷹飼犬所用、但飼犬所著者、謂押帽子、[西宮記○海東諸國記曰、男子斷髮而東之、無冠、或著烏帽、只竹爲之、頂平而前後銳掩髻、天皇國王及其親族所著、號立烏帽、直而圓銳、高半尺、以絹爲之、盔足利氏時風俗如此、附以備考、]

插頭華、卽古之髻華、[釋日本紀]古俗以時花木葉插頭、[日本書紀、古事記、萬葉集、]後以金爲花勝、插冠上、名插頭華、[西三條裝束鈔]大嘗會、天子插藤花、親王紅梅、大臣藤花、納言櫻花、參議棣棠、[親王以下、北山鈔、]祭使及列見之時、大臣以下亦同之、非參議辨以下用時花、八月定考時、大臣用白菊、納言黃菊、參議龍膽、辨少納言同列見時、踏歌時、插綿花于冠額、童插總角、臨時祭使用藤花、舞人用櫻花、試樂日、插小竹、陪從用棣棠、近衞使次將無插頭、後世四月祭時、以桂爲插頭、[○按十訓鈔云、一條帝時、臨時祭試樂、以藤原實方後至、不給插頭華、實方因

取舞臺竹枝插頭、人咸稱其敏捷、其後試樂插頭用竹枝、自實方始、然試樂插竹枝、西宮記已載之、則非始一條帝時、故不取也、]凡插頭、大嘗會帝王插冠左、祭使列見、大臣納言竝左、參議右、非參議辨已下、竝插巾子後、臨時內宴、臣下皆插冠後、臨時祭使插巾子左、[西宮記○按西三條裝束鈔云、凡天子插冠左、人臣插右、與本書異、併書以備考、]

袍、又曰表衣、朝服所用、[和名鈔、西三條裝束鈔、]有縫腋闕腋之別、[桃華蘂葉、裝束圖式、]縫腋者加襴、[裝束圖式]闕腋無襴者、武官服之、[令集解、西三條裝束鈔、○按令制、文官服曰衣、武官

曰襖、後世文武官唯有位袍、而衣襖之別莫所聞、盖衣者即縫腋袍、襖即闕腋也、姑附備考、弘仁制、四寘已上綾、聽五位已上服用、日本紀略 延喜制、五位已上用綾、六位已下帛、延喜式、六位以下參取撰塵裝束鈔、裝束圖式、凡袍各有當色、故謂之位袍、裝束深祕鈔 其裝束之式、位袍著表袴、稱曰束帶、即朝服也、著指貫者稱衣冠、常時朝參及宿直用之、其用下襲劔笏者、謂之布袴、攝政直盧除位、大臣拜賀等用之、西三條裝束鈔、宿直據雅亮裝束鈔、其非當色者、謂之雜袍、西宮記、侍中羣要、年中行事裝束鈔、凡遊宴聽著之、其色上卿用赤白橡、親王公卿及侍臣六位已上用麴塵、竝皆闕腋、但文人服縫腋、扶桑略記、西宮記、至後服色制壞、攝關已下、更因衣文以分尊卑、桃華蘂葉、裝束圖式、其文有丁子唐草、雲立涌、雲鶴、龍膽、轡花草等章、西三條裝束鈔 而世官之家、遂至乎各有定章、以自相別云、三條裝束鈔、西三條裝束鈔、蛙鈔、

直衣、一名襴衫、和名鈔 製如位袍、裝束深祕鈔 其無襴者、曰無襴直衣、餝鈔、西三條裝束鈔、春冬用白綾表

浮線蝶丸文、以平絹爲裏、夏秋二藍縠、三重襷文、三條裝束鈔、桃華蘂葉、西三條裝束鈔、王以下及聽雜袍者、皆得用直衣、舊制聽外殿者、以直衣爲束帶袍、西宮記 凡直衣用冠者、曰冠直衣、常日朝參著之、用立烏帽子、曰烏帽子直衣、西三條裝束鈔 大納言已上參院著之、桃華蘂葉 用下襲奴袴劔笏、曰直衣布袴、西三條裝束鈔 但公事之日、不用直衣、宣胤記 地下人除近衛司外、亦不得著之、三條裝束鈔 凡凶服者用鈍色、花鳥餘情 又有小直衣、括袖以蘇枋緂紫、亦謂之烏帽子直衣、其文色略同獵衣、故又曰獵衣直衣、西三條裝束鈔 燕私用之、西宮記

布衣、又曰獵衣、和名鈔 古田獵之服、西宮記 製如闕腋袍、有袖括、裝束圖式 延喜制、禁裁絹絁爲獵衣袴、延喜式 村上帝天曆元年制、下人獵衣、不得用手作布、政事要略 堀河帝寛治中、禁布衣烏帽子入陳內、中右記 後白河帝保元三年、藏人五位等連署、請禁用有文獵衣、從之、百鍊鈔 順

德帝建暦二年制、侍臣已下、不得著織文、但聽禁色之人、不在制限、玉蘂其文色有松重、白櫻、檜皮、香色、花山吹、櫻萠黃等品、素無定制、唯老壯殊宜耳、三條裝束鈔○按本書云、松重謂絲表紫裏者、其文檜松菱等、花山吹謂黃朽葉表紅絹裏者、其文檜棣棠花、餘色槩準此、其括袖用薄平組、西三條裝束鈔凡布衣、太上皇已下、隨便服用、西宮記後世五位已上用織文、地下者、五位用絹著奴袴、六位用布著青袴、西三條裝束鈔○本書云、地下謂諸大夫、外記、史、陰、祭主、神祇副、陪臣也、醫、後更稱有位人所

著者謂獵衣、無位用無文者謂布衣、裝束深祕鈔獵衣之屬、又有水干獵衣、獵襖、水干獵衣、製如獵衣、唯衽及端袖差異耳、其用亦同獵衣、布衣記獵襖、有繡文、有纐纈、涑、其用織文曰織襖、挑華蘂葉隨身及舍人牛飼等用之、西三條裝束鈔、名目鈔、

直垂、不知起於何時、西三條裝束鈔○按西宮記、和名鈔不載直垂、然後撰和歌集載清原元輔借直垂和歌、則村上帝時已有之、葢古之寢衣、玉海、宇治拾遺物語、武士宿直亦用之、範輔記至後世有

絹布之別、公卿及聽外殿者用絹、諸大夫用布、三光院內府記、西三條裝束鈔、參取衣文愚童訓、○按直垂、葢舊非搢紳所用、唯武士常用之、及武門已盛、則公卿轉相慕傚、遂用其服、是亦古今服飾之所變也、武士臨陳、用以被鎧上者、曰鎧直垂、唯心院裝束鈔有青地錦赤地錦及魚綾等品、保元以後、源平諸將多用之、保元物語、平家物語、東鑑、建武制、鎧直垂皆用布、禁著蜀錦吳綾金紗金襴類、建武記凡布直垂及素襖、專爲武士所服、裝束深祕鈔、衣文愚童訓、布直垂各以其徽號繪之、徽號俗謂之紋、畫紋頗

大、故其服又名大紋、西三條裝束鈔、衣文愚童訓、素襖亦大紋之屬、西三條裝束鈔、裝束圖式、○按大紋素襖、其製無異、唯其約襟、大紋用組、素襖用韋、是爲異耳、無官者服之、衣文愚童訓

水干、○按日本紀略、水干始見後一條帝長和五年、一條以後、服制頗變、則水干葢起于此也、製如獵衣、唯領襟少異焉、法體裝束鈔用紗或平絹製之、挑華蘂葉、西三條裝束鈔、其色不一定、三光院內府記大抵用白、或有用紫者、唯心院裝束鈔其用槩同直垂、衣文愚童訓

貂裘、光孝帝仁和元年、始禁著貂裘、參議以

上聽著之、三代實錄延喜因之、延喜式近制、臨時祭舞人歸時著黑貂裘、西宮記半臂中衣也、三條裝束鈔衣之有襴無袖者、三光院內府記冬用綾表平絹裏、夏用縠、襴及忘緒竝用羅、但服縫腋者去之、桃華蘂葉、裝束圖式、延喜制、五位已上聽用減紫色、延喜式後世稱深紫色者曰黑半臂、桃華蘂葉、裝束圖式、

下襲、亦中衣也、三條裝束鈔○按延喜式、縫殿寮條載御服、中衣有半臂、汗衫、單複袙等、而不載下襲、據此則汗衫卽下襲也、村上帝天曆元年、定下襲制、其出袍襴下、親王一尺五寸、大臣一尺、納言八寸、參議六寸、政事要略引吏部王記後世冬用白綾浮線蝶丸文爲表、蘇枋菱文爲裏、夏蘇枋縠菱文無裏、其不聽禁色者、冬用白平絹表、蘇枋裏、夏二藍縠、竝無文、其他有柳櫻藤菊蒲萄紅躑躅紅梅青朽葉女郎花等色、老壯各從宜用之、西宮記、桃華蘂葉、西三條裝束鈔、○按白表青裏曰柳色、青白表蒲萄裏曰櫻色、青經黃緯曰女郎花色、餘色亦準此、下襲之尾、謂之裾、古者連續製之、後世別著之、桃華蘂葉

其長短不一定、順德帝建曆二年、敕定裾制、大臣一丈、大納言九尺、中納言八尺、參議散三位七尺、四位已下六尺、檢非違使別當已下、短裾之官非此限、玉蘂後堀河帝寬喜三年、又定裾制、攝關一丈二尺、大臣仍舊、大納言減一尺、中納言以下、各減二尺、百錬鈔、西三條裝束鈔、○按令式不載裾制、續日本後紀載、天長大嘗時、池田春野視諸大夫裾曳地、笑曰、是尋常之服、非神事之古體、乃指其所著亦之、其裾離地差高、而袴襴盡露、據此則古者祭事用短裾、而常服用長裾、然後世不復異其制云、然後世長短從宜、無復定制云、園太曆

袙帷、皆近身衣也、三條裝束鈔袙有袷袙單袙、延喜式袷袙後謂之衵、綾表絹裏、三條裝束鈔、桃華蘂葉、春冬服之、延喜式、桃華蘂葉、公卿用赤色、但壯者用萌黃色、老者白色、飾鈔、西三條裝束鈔、其文亦各有異、裝束圖式束帶用之、其稍長者謂之衣、用直衣狩衣者著之、單袙又謂之單、或稱引倍支、三條裝束鈔、西三條裝束鈔、用綾或生絹製之、色文亦準上、三條裝束鈔、西三條裝束鈔、裝束圖式、四時用之、延喜式、三條裝束鈔、帷古謂

之汗取、夏時用之、後世稱大帷、冬亦用之、其色夏用紅、冬白、(桃華蘂葉)

於須比、蓋猶言襲也、以絹綾等製之、長二丈五尺、廣二幅、(延喜式、綾據正中御飾記、)覆頭及衣上、(古事記、日本書紀、大神宮儀式帳、豐受宮儀式帳、)上世男女通用、(古事記、日本書紀、)中古唯女子用之、(豐受宮儀式帳、萬葉集、)

領巾、(日本書紀)○(一作肩巾)謂之比禮、婦人項飾、(萬葉集、和名鈔、)自古所用、以綾羅絹紗及生絁爲之、(大神宮儀式帳、豐受宮儀式帳、延喜式、正中御飾記、北山鈔、)凡上世女官服飾不得詳焉、

今唯錄後世所用者於下、

背子、小袿、表衣、皆女官上衣也、(台記別記、女官飾鈔、)背子稱唐衣、袷衣無腰襴、形如半臂、(和名鈔、)用以加表衣上者、(台記別記、弄花鈔、)貴者用織文、賤者平絹、(西宮記、胡曹鈔、)其色有紅白青綠二藍、(參取西宮記、胡曹鈔、唯心院裝束鈔、)其文有龜甲織文、施蝶丸藤丸菊丸等者、有畫泥繪筥形等者、(參取江家次第、胡曹鈔、唯心院裝束鈔、)各因品位用之、(女官飾鈔、唯心院裝束鈔、)小袿製以織文、(女官飾鈔、胡曹鈔、)用同背子、(台記別記、弄花鈔、)文色不一定、(女官飾鈔、弄花鈔、)有紅、青、柳、蘇枋、山吹、松重等品、冬夏隨宜、(女官飾鈔、)表衣亦以織文製之、文色準上、(女官飾鈔、唯心院裝束鈔、)

中衣有打衣、有單、有五衣、(女官飾鈔、)打衣用綾若平絹、表裏皆紅、(女官飾鈔、唯心院裝束鈔、)單用織文及綾羅、色無一定、夏時重襲者稱單重、五衣又單稱衣、用織文或綾、貴者襲七八領或十領、然公私率用五領、故稱五衣、

凡裝束之式、表衣上加背子者、稱曰物具、(女官飾鈔、)準男子束帶、(女房裝束圖、)公事用之、(女官飾鈔、)加小袿

者、曰宿直裝束、(弄花鈔、)準衣冠、(女房裝束圖、)

袴、褶、袴卽表袴、謂之白袴、朝服禮服竝用之、褶者所以加表袴上、又謂之裳、禮服用之、(參取令義解、令鈔、西宮記、西三條裝束鈔、)推古帝十三年、俾諸王諸臣著褶、唯袴制頗有沿革、天武帝十二年、詔男子著括緒褌、持統帝四年、詔定朝服之制、上下通用白袴、(日本書紀、)大寶制、直冠以上皆白縛口袴、勤冠以下白脛裳、慶雲三年、敕止脛裳、令天下一著白袴、(續日本紀○按令無脛裳之制、上下皆著白袴、)

今令文蓋亦係慶雲以後之刪定也、後因之、令義解又有染袴、桓武帝延曆二十三年敕、著染袴先有限制、自今以後、淺杉染、不論高卑、宜特聽之、但著朝服時、不得同襲、其深染及常所禁、不在聽限、日本後紀仁明帝承和五年敕曰、諸衛府及劇官雜色人、特聽著緋色袴、自餘諸人不聽著染袴、而特聽之徒、所著之袴、或用黑緋、或用淺緋、著用任意、不拘文法、大夫當色之服、還爲士庶之袴、知而不糾、事涉僭濫、自今以後、宜一切禁止、但吳桃染、黃黑染、杉染、皁染等、染作不貴、著服難汙、自後四色袴、不拘色淺深、不論公私、並聽著用、參議已上、聽通用四色、自餘唯不得著吳桃染一色、續日本後紀延喜制、袴揩染成文、不得著用、但緣公事所著、不在禁限、凡淺杉染袴、朝座公會、悉聽服用、凡親王以下、五位以上、並聽著染袴、延喜式村上帝天曆元年、禁諸衛舍人等著紵袴、但供節日、不在禁限、政事要略後世表袴有有文無文之別、

其有文以白縮線綾霰窠文爲表、紅絹爲裏、公卿以下聽禁色者、並用之、唯老者文用藤丸、自餘皆用無文白平絹表、紅絹裏、參取飾鈔、三條裝束鈔、西三條裝束鈔、蛙鈔、其褶、後世臣下皆用水色縠、裝束圖式又有大口袴、小口袴、指貫、布袴等、大口袴卽表袴下所著、用紅生絹者、曰赤大口、但老者用白、桃華蘂葉、西三條裝束鈔、小口袴謂以緒括口者、冬用熟絹、夏生絹、胡曹鈔其深紅者、服御用之、西宮記指貫、一名奴袴、○按奴蓋幾奴之略語、絹讀爲幾奴、奴袴卽絹袴也、奴布訓讀相通、故諸書或作布袴、然與雜令所載奴婢之布袴自別、但其製或無異也、又曰絹獵袴、和名鈔蓋古括緒褌之遺、日本紀私記製如小口袴、飾鈔、西三條裝束鈔、古有制、臣下不得用、後世五位已上、及升殿六位皆用之、西宮記建曆二年制、禁地下六位著用、玉蘂其製用綾表平絹裏、繪雲立涌鳥襷、藤丸、龜甲等者、公卿及聽禁色者用之、西三條裝束鈔其色大抵冬用紫、夏二藍、飾鈔四位五位用平絹淺黃色無文者、三條裝束鈔、西三條裝束鈔、其括口有上括下括之

稱、桃華蘂葉、文愚童訓衣下括者更著下袴、壯者用紅、老人白、飾鈔、三條裝束鈔、布袴、舊制上下用之、○按雜令、官戸奴婢三歲已上、每年給衣服、春布衫袴衫裙各一具、冬布襖袴襦各一具、皆隨長短量給、據此則布袴者、古賤者所服也、後世諸官著之、檢非違使別當或用綾絹云、西宮記女官所用、亦有袴褶裙、延喜制内親王、孫王、女御内命婦、并參議以上、非參議三位嫡妻女子、大臣孫女、藏人等從、竝聽著染袴、延喜式褶禮服用之、著裙上、令義解、著裙上據集解、見前、後世謂之裳、女官飾鈔製以白

縠、繪桐鳳花鳥水文等、有引腰、施靄窠文、有掛帶、文色準唐衣、唯心院裝束鈔、花鳥水文據世俗淺深祕鈔、凡女御已下、用唐衣者著之、女官飾鈔、唯心院裝束鈔、裙、禮服朝服竝用之、令義解亦見前、後世稱唐裳、女官飾鈔又謂夾纈裳者、蓋其遺制也、表用紅平絹、繡唐花、裏用黃平絹、又有打袴、裳下所著、製以平絹、表裏皆紅、唯心院裝束鈔故稱紅袴、胡曹鈔宿直裝束用小袿者、去裳唯著打袴、女房裝束圖革帶、凡革帶之制、有白玉隱文、馬腦、波斯馬

腦、紀伊石、出雲石、越石、班犀、烏犀、○按烏犀即烏油帶也、散豆之別、而其形亦有純方、○純作巡亦丸鞆、○按即銙帶櫛上之異、和名鈔持統帝四年、制用綺帶、日本書紀大寶因之、續日本紀元明帝和銅四年、始用皮帶、西宮記明年禁六位已下、以白銅及銀飾革帶、續日本紀○按令條所載革帶之制、已見于上、然據本書及西宮記、即其制實和銅以後所定、而非大寶之制、令文往往有此類、蓋皆後來所刋定、說亦見于上、桓武帝延曆十四年、聽參議已上著白玉帶、十五年禁銙帶、十八年敕、玳瑁帶者、向聽三

位已上著用、自今以後、聽五位著之、日本後紀平城帝大同二年、禁用白玉玳瑁雜石等腰帶、參取日本後紀、西宮記、嵯峨帝即位、制白玉玳瑁等、依延曆格聽服用、自餘禁斷、一如常例、日本紀略、西宮記、弘仁元年、公卿奏言、大同之制、禁雜石腰帶、臣等商量、雜石易得、造賣者多、至著用亦復難損、銅銙具以漆塗成、動易剝落、今難易各異、價直是同、爲弊不少、伏望聽用雜石、從之、日本後紀貞觀制聽六位已下、用烏犀帶、但有

通天文者、不在聽限、三代實錄延喜制因之、凡御帶用馬腦、三位已上、及四位參議、聽用白玉帶、五位已上、通用玳瑁、馬腦、班犀、象牙、沙魚皮、紫檀、凡紀伊石帶隱文玉者、及定摺石帶、參議已上、刻鏤金銀帶及唐帶、五位已上、亦竝聽著用、紀伊石帶白皙者、六位已下、不得用之、延喜式後世映玉有文者、四位五位亦用之、六位用出雲石、西宮記節會、行幸、列見、定考等、公卿用有文純方帶、西宮記、飾鈔、西三條裝束鈔、○按飾鈔、桃華蘂葉、有文即隱文也、其文施師子、唐花、鬼形等、有文丸鞆帶、其文同純方、飾鈔、裝束圖式、用亦準上、自餘從便用之、無文丸鞆、公卿二字據深窓秘鈔常時用之、四位常用馬腦、其節會行幸等、與五位同用犀角純方、辨官拜賀亦同之、但五位常用犀角丸鞆、六位烏犀、大外記白石、桃華蘂葉、西三條裝束鈔、諒闇及凶服、公卿用班犀、桃華蘂葉、其他亦有金青玉、琉璃玉等帶、皆後世所用也、桃華蘂葉、西三條裝束鈔、

魚袋蓋始於嵯峨帝時、三代實錄以白鮫皮作之、著魚形、佩之右方、有金魚、有銀魚、裝束圖式延喜制參議已上及著紫諸王五位已上金裝、自餘四位五位皆銀裝、延喜式近制節會大嘗御禊內宴二宮大饗等著之、其小節除侍從之外、不著之云、西宮記

玉佩綬竝禮服所用、令義解玉佩以組貫玉、凡五條、上設衡、繫組中閒施金花形、下設衡牙及滴子、裝束圖式、禮服著用圖、天子二旒、佩之左右、臣下一旒、當右膝下垂及舄首、隨步作聲、綬以采絲爲之、狀如平緒、佩之左方、唯天子二旒當前、參取西宮記、岡屋關白記、裝束圖式、禮服著用圖、

刀劍詳見兵志、凡古者自天子至百官、無不佩刀者、朝廷諸大儀、百官皆佩刀上殿、日本書紀、古事記大意、大寶制、唯武官帶儀刀、見上、令義解、元明帝靈龜元年詔、禁文武百寮六位以下、除朝會外、用虎豹熊皮及金銀、飾橫刀帶端、凡橫刀鞘以絲纏造、勿用素木令脆、○按令制、唯武官用

(儀刀、然據此詔文、即當時文武官皆帶橫刀也、與今不合、又至後世即公卿以下、莫不帶劍者、其制盖有沿革、今不可詳、附待後考、)稱德帝神護景雲元年敕、諸勳六等已上、身有七位而帶職事者、許用銀裝刀、桓武帝延曆六年敕、令皇太子帶劍、(續日本紀)嵯峨帝弘仁元年、禁用畫飾大刀、但節會蕃客來朝聽用之、二年敕、左右近衛兵衛等、劍帶同色、彼是難辨、宜改舊色、右近衛用緋絁纈、右兵衛用青褐纈、四年改門部劍帶色、左門部著淺縹、右門部淺縹纈、六年敕、

親王內親王女御及三位以上嫡妻子、竝聽用象牙刀子、五位已上、聽恒服飾刀、六位已下、不得以金銀爲飾、(日本後紀)清和帝貞觀十六年、檢非違使奏言、士大夫服用之物、始自朝服、至于馬鞦、皆有其制、而今橫刀之緒、上下同色、論之物情、理不當然、望請五位已上、同用唐組、六位已下、竝用綺新羅組等、不令違越、從之、(三代實錄)延喜制、畫飾大刀、五位已上用之、刻鏤大刀非新作、五位已上聽著用、凡刀

子、刃長五寸以上、不得輒帶、但衛府聽之、凡刀緒、左近衛用緋絁、右緋纈、左兵衛深綠、右深綠纈、左門部淺縹、右淺縹纈、囚獄物部用胡桃染、帶刀資人黃色、(延喜式)後世飾劍失其製、而用螺鈿、蒔繪、野劍等、(飾鈔、西三條裝束鈔)凡劍欛皆纏以白鮫皮、頭著紫藍細革條、條端裝露珠、帶用平緒、唯裝飾各有異、(參取蛙鈔、裝束圖式)螺鈿劍、欛裝黃金、琉璃水精等、其室有梨子地、有沃縣地、竝描孔雀鸚鵡唐草等、錯以螺鈿、謂

之蒔繪螺鈿劍、用紫檀沈香等爲室、施螺鈿者、謂木地螺鈿劍、(西三條裝束鈔、蛙鈔、裝束圖式)節會、行幸、列見、定考等、公卿及少納言八省輔用之、餘節除公卿外、不得用之、但節會日、殿上人用之、(飾鈔、西三條裝束鈔)蒔繪劍、欛裝金銀、室沃縣地、描唐草、(飾鈔、蛙鈔、裝束圖式)公卿及殿上人、常時用之、(飾鈔、桃華蘂葉)行幸、拜賀、弓場始等亦用之、(西三條裝束鈔)其無畫飾者、謂沃縣地劍、大臣老者及檢非違使別當用之、(飾鈔、蛙鈔)又有樋螺鈿劍、製如蒔繪

劍、唯室鑿渠槽形、嵌螺爲飾、與螺鈿蒔繪二劍通用、飾鈔、西三條裝束鈔、蛙鈔、裝束圖式、野劍亦有螺鈿蒔繪之別、螺鈿野劍、近衛次將外衛佐等、束帶用之、飾鈔、西三條裝束鈔、蒔繪野劍、欛著鑷子形、著革帶帶之、因稱鑷子形劍、又革緒劍、或號平鞘劍、蛙鈔公卿衣冠及直衣布袴則用之、西三條裝束鈔、蛙鈔、凡田獵韜室以皮、謂之尻鞘、西宮記、飾鈔、西三條裝束鈔、三位以上用豹皮、四位五位虎皮竹豹皮、六位海豹皮、西宮記平緒、卽劍帶也、有紫緂、蘇

枋緂、青緂、櫨緂、紺地、緑地、紅梅地等、繡桐竹鳳凰花鳥類、隨時用之、飾鈔、西三條裝束鈔、凡帶劍官、供諸神祭者、唯神今食賀茂社、竝解劍從事、山陵使拜陵亦同、凡節會日、天子未御殿、近衛將帶劍候殿上、已御殿、外衛督佐帶劍升殿、賭弓日、近衛將監及殿上衛府竝解劍、西宮記

弓、亦見兵志、其儀仗所用、有蒔繪、有螺鈿、兩頭飾銀、或塗漆、中身用錦綾類束之、中身以下、飾鈔、其上下纏以赤或紫紺組、胡簶有長短二、竝施蒔繪或螺鈿、裝紫藍革、衛府公卿以下用之、長者曰壺、插箭七支、短者曰平、箭二十一支、黑漆幹、水精筈、鷲羽、金銅鏃、其上插用水精鏑金銅燕尾鏃、表帶蘇枋緂、端飾水精琉璃、行幸用平胡簶、讓位節會用壺胡簶、西三條裝束鈔、裝束圖式、荷前追儺、諸衛將佐亦用之、西宮記凡儀飾、後世益趨華美、其胡簶裝水精筈箭、始于藤原朝光好事云、大鏡

笏、元正帝養老三年、令職事主典已上把笏、五位已上牙笏、散位亦聽把笏、六位已下木笏、○按令制見上、亦全與此同、令文蓋當時所改定也、孝謙帝神護景雲元年敕、勳六等已上、身有七位而帶職事者、聽執牙笏、明年以被任官者、多不會庭、省掌代之稱唯、詔令式兵二省掌始把笏、續日本紀桓武帝延曆十九年敕、象牙除陰陽之外、親王已下、不得服用、日本紀略平城帝大同元年、令中務以下六省省掌、準式兵二部把笏、類聚國史

嵯峨帝卽位歲、聽五位已上、通用白木笏、（日本紀略）延喜制、五位已上、通用牙笏白木笏、前詘後直、六位已下用木笏、前挫後方、（延喜式）唯服御牙笏、上下俱方、（西三條裝束鈔）凡笏長一尺二寸、上廣二寸七分、下廣二寸四分、厚三分、（朝野群載○江家次第引式部判官記云、厚二分、又云、長二尺五六寸已下、一尺七八寸以上、皆用之、）後世禮服用牙笏、朝服用木笏云、（西三條裝束鈔）

摺扇有檜扇、有蝙蝠扇、束帶用檜扇、（桃華蘂葉）其二十五橋者、公卿執之、二十三橋者、殿上人用之、若夏時衣冠直衣、則或用蝙蝠十二橋者、（夏時以下、參取桃華蘂葉、）唯別當大小弼檢非違使用六橋、（海人藻芥）凡女官常用扇、（胡曹鈔）

舄靴、履、鞋、襪、舄卽高鼻履、禮服用烏皮舄、女綠舄及烏舄、俱飾以金銀、（令義解）後世服御用赤皮舄、飾以金銅、（伏見院御記）靴卽深履也、（政事要略）禮服用（桃華蘂葉、）錦氈華條、著金環、（飾鈔、桃華蘂葉、）衞府禮服用烏皮靴及赤皮靴、（令義解）延喜制、內外諸司、不論把笏與否者、公事公會、竝著靴、自餘著履、其把笏者、雖非公會、雨泥之日聽著靴、庶人通用履、諸衞及馬寮府生以上、除衞仗日之外、皆著靴、但著布帶時用麻鞋、凡神事齋會、不得著深履、（延喜式）又有半靴、謂靴頭短者、（和名鈔）行幸扈從及衣冠直衣布衣騎馬用之、（飾鈔、桃華蘂葉、西三條裝束鈔、）履又稱雁鼻鞜、（延喜式、西宮記、）卽淺履也、（三光院內府記）朝服用烏皮履、（令義解）又有鼻切履、（延喜式○履諸書或作鞜、下同、按飾鈔、西三條裝束鈔等云、鼻切鞜或稱雁鼻、然西宮記云、履又稱雁鼻、上下男女通用、鼻切四位五位上官用之、且延喜式已竝擧二名、據此則其爲二物無疑也、）指縣、（西宮記）稾深履、（飾鈔）毛履、（西三條裝束鈔）草履等、（西宮記○按西三條裝束鈔、有草鞜、其用同草履、草革字形相似、蓋傳寫之誤、故今不取、）皆履之屬也、元會主殿燒香史生用鼻切、（延喜式）臨時祭及諸社行幸、四位五位上官亦用之、（西宮記、西三條裝束鈔、）四位已下用指縣、（西宮記）稾深履、上皇觀雪御幸用之、（飾鈔、西三條裝束鈔、）毛履檢非違使以下時用之、（西宮記）布衣騎馬、亦或用之、（飾鈔）草履形類麻鞋、御齋會王卿以下著之、（西宮記）鞋有插鞋、錦鞋、麻鞋、絲鞋、草鞋、插

鞋、淺紫綾表白綾裏、天子用之、錦鞋、錦表縹絹裏、皇后所用、延喜式 節會日、內侍及女藏人亦用之、西宮記 麻鞋、武官所用、延喜制、凡除著靴之外、通著麻鞋、延喜式 後世手振走孀亦著之、諸衞六位以上及舞人用絲鞋、西宮記 行幸、近衞大將已下、少將以上、及衞門府衞士竝用草鞋、延喜式 襪、即足衣也、和名鈔○襪一作韈 禮服用錦襪、朝服著白襪、令義解 後世服御用白地錦襪、伏見院御記

杖、自神代所有、日本書紀、古事記 聖武帝以後、有靈壽杖、有班竹杖、後世又有鳩杖、有以金牙或銀爲飾者、竝多賜公卿、爲優老之具、續日本紀鳩杖飾銀據殿記、

輿車之制、垂仁帝時、輿始見、日本書紀 至應神帝、有御輿之制、東鑑 後置車持君、掌車持部、日本書紀、姓氏錄○姓氏錄云、雄略帝始定車持君、然車持君已見履中紀、故今不取、 清寧帝遣使迎億計弘計二王、用青蓋車、日本書紀 至大寶制度、漸備、宮內屬有主殿寮、掌供御輿輦、令義解 其後又有牛車、○按牛車所起不詳 弘仁制、凡內親王孫王、及女御已上、四位已上內命婦、四位參議已上嫡妻子、大臣孫、竝聽乘金銀裝車、自餘悉皆禁斷、日本後紀 至後貴賤男女皆用車、宇多帝寬平六年、敕一切禁之、明年聽男乘車、尋復禁斷、政事要略 及延喜復乘車之制、其葺絲及用金銀飾者、悉皆禁止、唯內親王已下、準弘仁制聽乘用金銀裝車屋形者、又內親王及三位已上內命婦、更衣已上、竝聽

乘絲葺有庇者、市人不許以白綾夾纈等裝車屋裏、凡乘車出入宮城門、妃已下大臣嫡妻已上、限宮門外、四位已下及內侍、聽出入土門、但不得至陣下、凡乘輦車出入宮中、妃限曹司、夫人及內親王、限溫明後涼殿後、命婦三位限兵衞陣、但嬪女御及孫王大臣嫡妻乘輦亦限兵衞陣、延喜式 凡天子之輿有三、其神事及諸社行幸所御、曰蔥花輿、小野宮年中行事、引弘仁內裏式、西宮記、花鳥餘情、西三條裝束鈔、 長一丈四尺、廣三

尺一寸、榥柱高四尺八寸、脚高六寸、紫綾障子四枚、菅蓋高六尺、徑五尺四寸、淺紫綾帷帊、緋綾裏、延喜式上有金葱花形、延喜式、花鳥餘情、西三條裝束鈔、絅蘇枋色、前後各二條、長二丈五尺、羽林祕鈔後世駒牽、及臨時行幸亦御之、小右記、中右記、北山鈔、即位朝賀大嘗會朝覲及春日日吉行幸所御、曰鳳輿、又曰鸞輿、或稱鳳輦、西宮記、北山鈔、西三條裝束鈔、鳳輿據小右記、頂有金鳳形、中右記、西三條裝束鈔、紫蓋繪花草、紫帷帳、羽林祕鈔、年中行事畫、宮中所御曰腰

輿、貞觀儀式、延喜式、西宮記、西三條裝束鈔、長一丈四尺、廣二尺九寸、脚高五寸、周句欄設鳥居、延喜式○本書不書蓋障子制、然齋王腰輿有蓋障子、而西宮記亦曰腰輿張蓋、則此蓋脫文也、後世大射神今食荷前等亦御之、北山鈔皇后輿亦用葱花、延喜式皇太后用鳳輦、或乘牛車、三代實錄皇太子朝賀及釋奠用輦、貞觀儀式、延喜式、即腰車、延喜式○續日本後紀有小車、疑亦腰車之屬也、出駕牛車、續日本後紀輦制施屋長六尺、廣五尺、有句欄鳥居、白綾障子六枚、檜柱、欅轅輪、牛車屋長八尺、廣三尺

二寸、高三尺四寸、欅輪、樫轅、轜、搏風四枚、伊勢齋王亦用葱花輿及腰輿、葱花據花鳥餘情賀茂齋院亦如之、又用金裝車、延喜式齋王入京乘小輿、無屋張蓋、西宮記及延喜以後、牛車之制、漸趨美巧、有唐庇、網代、半蔀、檳榔毛、絲毛等制、○按唐車網代半蔀等、始見小右記寛弘二年、而中右記永久二年、有八葉車始見、蓋皆延喜以後所造也、唯絲毛已見延喜式、然其有青紫等之別者、蓋亦後來所創也、附以備考、凡車蓋謂之屋形、和名鈔前後檐反出者謂之眷、眷下及左右蔽謂之庇、帷謂之下簾、

○按和名鈔車具、引唐韻云、幰車帷也、俗云車簾、乃今車之前後簾是也、又云乘泥、訓車乃都知波良比、蓋唐書所謂屏泥也、而無所謂下簾者、今考車圖、無乘泥之目、而下簾即帷之垂而至車下者、似可謂屏泥者、豈古者謂之乘泥、而後世稱爲下簾乎、附以備考、左右窓戶謂之物見、板窻下施板、謂之立板、立板下謂之腰、前後兩端謂之袖、諸車制大抵如此、但裝飾各有異、九條家車圖、西園寺家車圖、唐庇車、又曰唐車、桃華蘂葉、西三條裝束鈔、蛙鈔、上皇皇后皇太子及攝關大臣所乘也、參取中右記、飾鈔、西三條裝束鈔、屋庇皆葺以檳榔、○按車圖、檳榔蓋蒲葵、蒲葵與檳榔邦讀相同、故誤用此

字輿附以備考、腰又裝檳榔狀如蓑、前後二面各施竹簾一、蘇枋色、織以紫絲、緣表青錦、裏紫綾、內加下簾、蘇枋浮線綾、繡花鳥、物見板、表寫簾形、裏貼綾、施文采錦緣、外縣小簾、左右各二、采飾如前、後簾上設檽子、左右各四、緣邊皆朱髹、立板表繪花草、飾珠玉、裏裝如物見板、袖表亦繪花草、飾以金銅、裏施小格子、九條家車圖、桃華蘂葉、○按車圖及諸書、車制各有少異、而畫飾亦有不同者、蓋精粗華樸、隨代變易、公卿亦各有家樣、非必有一定之制也、故今擧其大要、下亦傚此、網代車、

卽蘧篨車者、台記別記、參取和名鈔、公卿所乘也、屋袖立板皆用白蘧篨、黑漆畫蝶、物見板表青紺地、白粉畫蝶、裏貼綾、繪山水舟木等、立板裏亦如之、竝皆錦緣、有檽子、青竹簾、編以叢濃絲、緣表藍革、裏白綾、其侍從中少將所乘者、用青蘧篨、屋及物見板、竝繪小飛禽、立板繪小禽篠石、袖表上施亂文、下繪小禽松石、裏施龜甲文、簾紫革緣、餘同上、九條家車圖又有繪八葉文者、稱八葉車、有大八葉小八葉、因文

之大小以別之、物具裝束鈔、西三條裝束鈔、蛙鈔、大八葉又有長物見截物見之別、○按長物見截物見、謂物見板之製、用横長戶一枚者、曰長物見、用短戶二枚者、曰截物見、又違物見、長物見者、大臣用之、截物見者、上下常用之、小八葉外記史辨官醫陰陽輩所乘也、物具裝束鈔網代車之屬、又有文車、四位五位所乘、繪飾不一定、西三條裝束鈔、蛙鈔、半部車、制如網代、唯窗上左右設部、西園寺家車圖、西三條裝束鈔、上皇親王及攝關大臣大將用之、西三條裝束鈔其部以白蘧篨爲之、裏施小格

子、屋及立板竝繪巴文、小簾青色、加青末濃下簾、袖亦繪巴文、其去部設庇、眥形作弓彎者、曰雨眥網代車、屋庇袖竝白蘧篨、庇下施朱椽、黃土塗末、有檽子、左右各六、袖裏面亦施二檽子、一縱一横、餘如上、西園寺家車圖、西三條裝束鈔、其用亦同之、西三條裝束鈔或云、唯執政若太政大臣用之、西園寺家車圖、西三條裝束鈔一說、檳榔毛車、又稱毛車、西三條裝束鈔、蛙鈔、上皇及四位已上所乘也、西宮記、西三條裝束鈔、屋及袖、竝用檳榔葺之、簾及腰、皆如

唐車之制、但下簾用蘇枋末濃、西三條裝束鈔、蛙鈔、其着彎曲而設庇者、謂雨着檳榔庇車、西園寺家車圖設椽及檽子、內皆黑漆、物見板緣亦如之、縣小簾、袖繪唐草、餘槩同上、九條家車圖用準雨着網代庇、西三條裝束鈔絲毛車、西宮記卽絲葺者、延喜式有青絲毛、紫絲毛、竝施金鏤文、前後有庇、皆裝流蘇、青絲毛用青簾、紫絲毛用紫簾、簾製各以染絲纏竹織之、有繡文、表緣和錦、裏平絹、亦各隨絲色、但青絲毛、加浮線綾青下簾、

亦有繡文、飾鈔、西三條裝束鈔、中宮皇太子及女御代等用之、飾鈔、物具裝束鈔、西三條裝束鈔、更衣典侍尚侍等用紫絲毛、蛙鈔凡婦人上車、垂袖裾簾下、以爲華飾、謂之出衣、至後世其風增盛云、雅亮裝束鈔、續古事談、年中行事畫、又有板車、上下所通乘也、西宮記凡車具輪轅軸軛榻、上下皆用黑漆、九條家車圖、西園寺家車圖、但榻大臣飾以黃銅、大將散金、納言已下黑金、雨皮、雨日用以覆車上者、公卿已上用之、薄青練絹表、白生絹裏、殿上人已下用

張筵、物具裝束鈔凡車設庇施檽子、及用小簾下簾等、貴賤各有制限、西宮記、西三條裝束鈔、蛙鈔、古者非三位以上、不得用下簾、及後納言已上皆用之、西宮記至一條帝時、乘車制漸壞、貴賤無別、長保元年敕、乘車之制、固有等差、而金裝朱轓、凡庶乘用、若無禁限、何誡後來、自今以後、六位已下、一切禁乘車、但外記官史、諸司三分已上、公卿子孫及升殿者、藏人所衆、文章得業生、不在此限、三年太政官奏、凡器物之

制、因人不同、請車亦準品秩、以殊其制、其四位用網代、五位筵張、六位板車、竝禁華飾高大、以存儉約、政事要略、新鈔格敕符、及後冷泉帝時、其制復弛、下吏亦用金裝車、古事談後三條帝痛矯其弊、今鏡烏羽帝永久四年、禁諸衛官人已下乘車、朝野羣載自近衛帝後、車制復尚華飾、如賀茂祭使等所乘、謂之飾車、彫繪巧妙、究極華麗、號曰風流車、飾鈔順德帝建曆二年制、除公卿妻室外、停乘金裝車、幷禁止風流靡財

者、玉藻凡輿輦、古者人臣不得乘之、唯親王大臣年老者、特旨聽乘輦、政事要略、西宮記、扶桑略記、至後世有四方輿、攝關以下公卿遠出用之、蛙抄有屋形輿、太政大臣大納言用之、玉海其撤盖柱者、曰手輿、蛙抄、康富記、無屋者曰坂輿、和長記、二水記、蹇驢嘶餘、有網代輿、後愚昧記、有張輿、山槐記、園太曆、有籠輿、太平記、鹿苑院嚴島詣記、皆人臣所用、其制濫矣、

盖、笠、繖、扇、亦主殿寮所掌也、令義解盖又稱華盖、和名鈔雄略帝時、有紫盖、爪、爪工氏掌造之、

其制亦尚矣、姓氏錄大寶制、皇太子紫表蘇枋裏、頂及四角覆錦垂總、親王紫大纈、一位深綠、三位已上紺、四位縹、四品已上及一位、頂角覆錦垂總、二位以下覆錦、唯大納言已上垂總、竝朱裏、總用朱色、令義解貞觀制、大嘗御禊行幸、用菅盖紫盖、貞觀儀式延喜因之、延喜式笠、在神代、手置帆負神作笠、以供儀物、其制最古矣、日本書紀大寶制、隼人司掌造作竹笠、令義解延喜制、伊勢齋內親王行具、有日笠雨笠、主殿官人亦用藺笠、延喜式其有柄者稱簦、卽大笠也、和名鈔白鳳制、三位已上聽用菅簦、西宮記○按白鳳不詳何朝年號、說見本紀、今姑序于此、延喜制、妃以下三位已上、及大臣嫡妻、聽用大簦、四位及參議已上嫡妻女子、聽持烏尾扇、延喜式近制、公卿及祭使、御禊前驅、竝用簦、行幸王卿以下雨日用市女笠、若途上遇雨、則大將奉敕、命次將令王卿以下戴簦、西宮記後世上下多用檜笠、編笠、唐笠、白柄、黑柄等笠、參取東鑑、太平記、山槐記、明月記、管

見記、盖非朝廷所定也、西宮記○按海東諸國記曰、笠用蒲或竹或椙木、男女出行則著、是足利氏時風俗者、姑附于此、繖卽屏繖也、和名鈔似扇而大、令集解一說形正圓、柄黑漆、長一丈二三尺許、文安大禮調度圖元正朝賀、大舍人寮執之、賀茂齋內親王行具、亦有屏繖、貞觀儀式、延喜式、扇卽團扇、令義解又謂之翳、令集解或稱刺羽、大神宮儀式帳元正朝賀、女孺執之、貞觀儀式、延喜式、伊勢賀茂齋王所用、有紫翳、有菅翳、參取大神宮儀式帳、貞觀儀式、延喜式、後世儀節所用者、以雲形赤紗製之、大禮庭上

裝束圖柄黑漆、長一丈二尺、或九尺、文安大禮調度圖其屬有圓翳、圓羽、橫羽、並元正朝賀大舍人寮所執也、貞觀儀式、延喜式、後世制、圓翳赤色畫鳥卉、圓羽周邊著金銅花形、有青黃二色、黃色者差大、橫羽形楕圓、柄並黑漆、文安大禮調度圖

鞍具之制、上世大已貴命行裝有鞍鐙、古事記鞍具始見於此、元明帝靈龜元年、詔禁文武百寮六位已下、用虎豹羆皮金銀飾鞍具、續日本紀桓武帝延曆十一年、禁鞍橋用桑棗、其舊所有者、申所司燒印用之、日本紀略二十三年禁韉用班犢皮、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政事要略、平城帝大同二年、禁素木鞍橋及鞍具用獨射犴、葦鹿、猓、羆等皮、嵯峨帝弘仁元年、公卿奏、毛皮之類、不聽犯用、鞍具之要、唯須皺文、是以無賴之徒、竊斃牛馬、其弊不少、伏望聽用毛皮、其鞍橋除桑棗之外、不論素漆、民庶通用、並許之、六年、禁鞦勒用緋色、日本後紀延喜制、凡覆鞍者、大臣已上用淺紫、參議已上深緋、諸王五位

已上綠、諸臣黃、六位已下不得用、凡鞍褥禁用獨窠錦、六位以下鞍鞦總、不得連著、但聽著鞦衢及後末、紫鞍褥、紫籠頭、鞍靶、緋鞦等、並皆禁斷、但纁鞦不在制限、參議以上、檢非違使別當以下府生以上、聽著緋鞦、障泥、五位已上聽用羆皮、延喜式韉、公卿用豹皮、四位五位虎皮、延喜式、西宮記、六位葦鹿皮、神事則五位以上皆用豹皮、西宮記鐙、有壺輪長舌半舌之別、唐鞍則用輪鐙、西三條裝束鈔其後舊制稍變、覆鞍多用錦綾紗及虎豹鹿等皮、物具裝束鈔、西三條裝束鈔、公卿及四位以小豹皮爲韉、上臈上達部竹豹皮、五位虎皮、外記史內記等葦鹿皮、六位水豹皮、西三條裝束鈔鞦、古制小而近制稍大、飾鈔有連著鞦、畝鞦、楚鞦等、皆著總、總亦古制短而後世漸長、古制已下、飾鈔、有小總連子總等、纏、公卿用蘇枋緂、四位五位棟緂、六位紺緂差繩、有綾打交布打交、白布之別、物具裝束鈔公卿用雙差繩、四位已下片差繩、飾鈔、西三條裝束鈔、鞭、用描

金壯者纏以紅梅檀紙、老者白檀紙、（西三條裝束鈔）凡御禊鹵簿、三位以上乘唐鞍、五位以上用倭鞍、皆著杏葉、其節下大臣及前後次第使、竝具飾馬、（西宮記）飾用菖蒲形、銀面、杏葉、雲珠、頸總尾韜等、（飾鈔、西三條裝束鈔）行幸、五位已上通乘倭鞍、近衞次將乘移鞍、竝結唐尾、（西宮記）凡倭鞍有水精地、銀地、鏡地、黑地、黃地、龜甲地、蒔繪地、螺鈿地等、（桃華蘂葉、西三條裝束鈔）其螺鈿鞍、公卿用有筋螺鈿、四位五位無筋、五位已上端螺

鈿沃懸塵、六位端螺鈿黑漆、（西宮記）一條帝長保元年敕、如聞六位已下、恣用螺鈿鞍鐙、鏤金銀飾珠玉、若無嚴制、何遏奢侈、自後一切停止、（新鈔格敕符）順德帝建曆元年御禊騎用鈴鞍、馬不勝重云、（玉蘂）

儀仗、見上、其制銅烏幢、柄長三丈、黑漆、施五采雲形、上設金盤、加蓮花座、其上立三足金烏像、高三尺五寸、張翼舒頸、座下施玉幡七斿、長一丈餘、（玉幡據頼業記）蓋象頭八咫烏表開國大瑞也、（蓋以下、北山鈔引弘仁十四年即位記）日像幢、日形徑三尺、金銅塗金、畫三足赤烏、設金色巡光、柄黑漆、長三丈、裝金輪九、上小下大、下輪徑三尺、厚一尺餘、月像幢、制同日像、皆用銀、月形中畫玉兎及桂蟾蜍、青龍朱雀二旗、竝用緑絹、白虎玄武、竝用蘇枋、兩面、長各七尺五寸、廣四幅、大文繧繝赤地唐錦重緣、各以采絲繡其像、皆有四斿、用黃絹四幅、唐夾纈緣、長一丈九尺、柄黑漆、長各三丈、上設一支鉾、長

三尺八寸、（文安大禮調度圖、參取大禮裝束幢圖）龍虎鷲兕像纛旛、用雲形黃絹、繧繝赤綾重緣、各繪其像、四斿用雲形白綾、繧繝緣、總長一丈餘、廣二尺餘、柄長各二丈餘、上設黑毛纛、大四尺、長二尺餘、○按虎鷲兕等旛、後世或略之、故諸書不言其制、蓋諸旛大抵皆同、今姑併記以待後考、下文熊像旛亦倣之、鷹熊像旛、長各七尺、用雲形絹緣、同纛旛、各繪其像、其鷹旛左用青色、右黃色、柄長各二丈、上設鉾、長三尺七寸、萬歲旛、長八尺、廣二尺、左赤色、右黃色、竝緣同

纛幡、金字書萬歲二字、竝篆文、柄長二丈餘、上設兩支鉾、長四尺餘、兵庫鼓、面徑二尺餘、匡畫桐鳳蔓草、鉦、青銅製之、近衞鼓、面徑一尺三寸餘、匡畫花草、周設火形、鉦徑一尺許、大禮庭上裝束圖 兵衞中務鼓鉦、竝同近衞弓箭胡簶、大刀、皆有袋、用蘇枋或紫、文安大禮調度圖 鉾長一尺六寸、柄一丈餘、著幟、長一尺六寸餘、用赤地東京錦貼金銅鞆繪、大禮庭上裝束圖 後世器仗、臨時有增減、不一定云、賴業記、文安大禮調度圖、大禮庭上裝束圖、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九

印璽　大刀契　鈴印　鑰
驛鈴傳符　關契　京邑宮殿
御座　朝座　羣臣第宅

印璽、大寶制、天子神璽、寶而不用、○（按神璽、即壽璽、與踐阼之日忌部所上神璽自別、）內印方三寸、敕書及五位以上位記、下諸國公文則印、（敕書據令集解）外印方二寸半、六位以下位記、及太政官文案則印、省臺寮司等印方二寸二分、上官公文及案移牒則印、諸國印方二寸、上京公文及案調物則印、凡行公文、皆印事狀物數及年月日、幷署縫處、鈴傳符剋數、（令義解）元年遣使七道、頒告新印樣、二年始給諸國司印鑰、（印字據扶桑略記、濫觴鈔、）元明帝和銅五年制、凡位記印者、請於太政官、下諸國府印者、申於辨官、有司奏、自今以後、公文誤捺內印者、少納言宜申官長、而後更奏印之、（續日本紀）嵯峨帝弘仁制、鄉印方一寸、（拾芥鈔引弘仁格）清和帝貞觀十年、撰格所奏、印之爲用、專在示信決疑、而公式令、唯有諸司之印、未見臣家之印、有勢諸家、私鑄印之、慣習成常、無復疑慮、且齊衡三年制、封家調庸雜物、捺印日收之、然而行用之制未詳、至今猶收白紙、爭論無絕、請令諸封家皆得用印、以方一寸五分爲定、以便公私、從之、（類聚三代格）延喜制、凡印皆用熟銅、造諸司國印、中務申官、官仰式部、令書博士作字、少納言輔及內匠助已上監鑄訖、少納言就內侍進奏、（延喜式）八年制、頃年所行文書、滿五六十通、始行捺印、若不及此、更無請印、其閒公務稽擁、乖違舊例、自今內印官符之類、多少隨有檢察、宜每日踏印、（類聚符宣鈔）凡大寶以後、印璽之制、見

于書者、粗采錄焉、御璽卽內印、文曰天皇御璽、令集解、東大寺文書、東寺文書、法隆寺獻物帳、神祇官曰神祇官印、集古十種、太政官曰太政官印、卽外印也、令集解、東大寺古文書、孝謙帝天平寶字二年、改官號爲乾政官、續日本紀、印文改曰乾政官印、古印譜摸本、八年復官號、續日本紀、改造太政官印、爾後改鑄數次、篆文各有異、外印造考、鑄省印、中務曰中務之印、式部曰式部之印、他省皆如此、左右京職曰某京之印、東大寺正倉院文書、諸寮曰某寮印、古印譜、集古十種、

嵯峨帝弘仁三年、賜大膳職印、日本後紀、仁明帝承和十年、始給諸陵圖書雅樂寮及園池正親司印各一、續日本後紀、內侍司曰內侍之印、東大寺正倉院文書、貞觀中東市司、女官廚竝給銅印、三代實錄、春宮坊曰春宮之印、東大寺正倉院文書、施藥院印、文亦如之、委角形徑一寸八分、東大寺古文書○已下諸印寸法、皆以東大寺所藏天平尺爲準、又有方一寸七分者、集古十種、勸學院印、大一寸七分、古印譜、穀倉院印、承和元年置、續日本後紀、節度使、聖武帝天平四年、給白銅印一、續日本紀、右坊城使、貞觀十八年、新給銅印、三代實錄、其制竝不傳、遣唐使曰遣唐使印、方二寸一分、集古十種、或二寸二分、僧最澄求法目錄署文、新羅曰遣新羅使之印、方二寸二分、集古十種、鎭守府曰鎭守府印、方二寸、古印譜、承和元年給之、續日本後紀、太宰府印、有二寸弱者、有二寸者、字亦有肥瘦、古印譜、古今異制也、諸國印竝曰某國印、東大寺正倉院文書、東大寺古文書、國守曰某守印、方一寸七分、集古十種、郡印、郡司解文及沽券等

用之、皆曰某郡印、大一寸九分已下、一寸五分已上、又有八稜形徑一寸四分者、東大寺古文書、東大寺正倉院文書、東寺文書、高田鄕長解文、榮山寺文書、古印譜、歷代制不同也、又有鄕長印、倉印、鄕長印豎一寸一分強、橫一寸三分有奇、倉印、蓋不動倉所用、方二寸、鑄國名倉印四字、東大寺正倉院文書、倉印據隱岐由良比賣神社、及樋口光義所藏印、神社印、伊勢有大神宮印、蓋大寶以前所置、蓋已下據二所大神宮例文、荒木田系圖、○按雜事記云、神主石門奏請賜印、考例文及系圖、石門仕天武持統二朝、今據之、又按神宮所藏印有

（內宮政印、方一寸八分、或謂當時印影、未知眞否、姑附于此、）有大神宮政印、方二寸、天平十一年、置司中公文雜事用之、寶龜三年毀于火、因用宮印、齊衡三年、以宮司請、復給司印、豐受宮政印、貞觀五年置、（大神宮雜事記、神宮雜例集、）春日齋院、貞觀十三年、新給銅印、其制闕、（三代實錄）凡諸社曰某社印、又某神宮印、大一寸六七分、或一寸四分、（日吉社記、撲印、常陸靜神社、吉田神社、淡路大倭國魂神社所藏印、）大嘗會悠紀主基二所、又並置印、令大學寮進字樣、木印小篆文曰悠紀所印、曰主基所印、（貞觀儀式、山槐記、）

大刀、契、鈴、印、鑰、大刀凡四十八柄、（日本紀略、壓袋、）中靈劍二、並神功攝政時、百濟所獻、一曰日月護身劍、一曰三公戰鬪劍、又稱破敵劍、或將軍劍、（中右記、壓袋、桃華蘂葉、）是爲節刀、（中右記、壓袋、）大將出征賜之、（中右記、禁秘鈔、）契卽魚符、親王大臣及諸衛所賜、（親王以下、桃華蘂葉、）形類魚、長二寸餘、以金鑄者八、以銀者十四、銅塗銀者五十二、凡七十四枚、（日本紀略、壓袋、銅塗銀、參取小右記、引村上御記、）各有銘字、每魚左右判合、有事以左半先授使者、執右半徵之、大小長短字號合同、然後發兵解兵、事終歸于內府、（小右記、引村上御記、壓袋、）大刀契、合稱曰傳國璽、（貞觀儀式、江家次第、小右記、）鈴二、一六角形、一八角形、（禁秘鈔、官史記、）印、盇、御璽、諸器並有櫃鑰、（中右記、壓袋、愚管鈔、官史記、）皆歷朝寶物、置之溫明殿、（中右記、扶桑略記、玉海、官史記、）天子常自帶鑰、（禁秘鈔、）行幸則左右近衛令御馬負諸器從之、（貞觀儀式、官史記、伏見院御記、）每有讓國儀、與神璽同奉東宮、（續日本後紀、貞觀儀式、江家次第、）村上帝天德四年、大刀契、印鑰並罹災、（扶桑略記、日本紀略、）敕使備前鍛工白根安生、改造護身破敵二劍、（中右記、官史記、壓袋、）堀河帝嘉保元年、又罹災、唯二劍僅免、（百鍊鈔、中右記、壓袋、）北朝時、大刀契並失、因新造之、（園太曆、桃華蘂葉、）

驛鈴、傳符、關契、凡命使者、當其發遣時、賜驛鈴傳符、三關國各給關契、鈴符並有剋數、諸國驛路、依其剋數發馬、國有急事、則騎馬相報、曰飛驛、平時發使曰驛傳、每警衛三關、發

使曰固關、其它有位官人及諸國司、亦皆賜驛鈴傳符、（令義解、貞觀儀式、延喜式、令聞書、）初孝德帝時、始置驛馬傳馬、造鈴契、其給驛傳馬、皆依鈴傳符剋數、凡諸國及關給鈴契、竝長官執、無長官則次官執、（日本書紀）大寶制、少納言掌請進鈴印傳符、進付飛驛函鈴、大主鈴掌其出納、凡車駕巡幸、留守官給鈴契、多少臨時量給、國有急速大事、遣使馳驛相報告、事速者一日十驛以上、緩者八驛、其還日事緩者六驛以

下、行人齎過所及乘驛傳馬出入關者、關司勘過、錄白案記其過所驛鈴傳符、竝付行人自隨、親王及一位、驛鈴十剋、傳符三十剋、三位以上、驛鈴八剋、傳符二十剋、四位驛鈴六剋、傳符十二剋、五位驛鈴五剋、傳符十剋、八位以上、驛鈴三剋、傳符四剋、初位以下、驛鈴二剋、傳符三剋、皆數外別給驛子一人、以爲先行、其六位以下、隨事增減、不必限數、其鈴符還到二日內送納、又諸國給鈴者、太宰府

二十口、（管內諸國亦皆給之、）三關及陸奧各四口、大上國三口、中下國二口、其三關各給關契二枚、（令義解）桓武帝延曆八年、先此伊勢美濃等關司例開視飛驛函、至是勅禁之、（續日本紀○按先是藤原仲麻呂作逆、僞造乾政官符發兵、蓋此後慮飛驛有僞、令關司開視、至此復禁之乎、附以備考、）貞觀制、凡給飛驛、本日大臣令內記作勅符、官史作制勅官符、大臣奏覽、少納言應召率中務輔及內記主鈴參入、大臣令近衞將監取印、內記受勅符、記時刻于年月日下訖、

進大臣、大臣授勅符官符於少納言、踏印、輔執勅符一端、踏訖、少納言執官符一端、令主鈴踏訖、進大臣覆奏、但官符不奏、少納言復受勅符、令主鈴納函緘封、內記題賜某國字於函上、其下左右注飛驛字及月日時刻、又於革囊短籍、記賜某國飛驛函及年月日時、函左注副官符幾通字、主鈴納函於囊、大臣令主鈴就櫃納印取鈴著之、訖少納言付函主鈴、主鈴鳴鈴走出、馬寮官預將馬部及鞍

馬候於閤外、馬部聞鈴聲、上馬而待、受之即發其遣固關使、預點使一人、令馬寮設人馬於建禮門外、令木工寮作木契、長三寸方一寸、送於內記、大臣手書賜其國字於木契訖、令中務析、復各相合如故、即奏覽、右片留內、內記封契、其作敕符官符及題字蹈印覆奏封緘等、略如前儀、大臣令馬寮給御馬于使者、使者入自日華門列立、大臣自授敕符木契、少納言授官符鈴等、即發驛傳、儀亦大抵準上、其官符者、史生預持函候于陳外、受之封緘、及書外題訖、候於陳頭、進受敕符、退出發遣、（貞觀儀式）延喜制、凡新任國司赴任者、除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近江美濃若狹越前丹波丹後但馬美作播磨及山陽道備前以西南海三道等外、自餘國司幷太宰帥大貳、竝皆給傳符、（延喜式）

京邑宮殿之制、太古伊奘諾伊奘冉二神、降于磤馭盧島、始建宮室、號曰八尋殿、（日本書紀、古事記）天祖治天原、手置帆負彥狹知二神、以天御量構宮、謂之瑞殿、（古語拾遺）皇孫降于筑紫也、首擇吉土、就朝陽夕暉之所照映、定邑於笠狹之碕、號高千穗宮、三世居焉、（古事記）凡宮殿材用檜、高柱厚板、束以栲繩、以茅覆屋、設氷椽堅魚木及天御巢、皆神代之制也、（日本書紀、古事記、延喜式）太祖定中州、相地於畝傍山東南、就其奧區以奠都邑、詔天富命構正殿、曰橿原宮、規模宏壯、制度大備矣、（日本書紀、古語拾遺）然上世之制、除喪就吉、即必御新宮、（日本後紀）故自綏靖帝後、代必一遷都、而大抵皆居大倭、景行帝晚從近江志賀、成務帝因其故址、隨阡陌定邑里、都邑之制、蓋有所改定焉、仲哀帝有經營四方之志、北巡南狩、不遑寧處、遂崩于西海、應神帝初居大倭、後徙大隅宮、仁德帝徙高津宮、竝在難波、帝慮勞民力、宮室務從儉素、後以除課役之故、百姓爭請修皇居、遂穿溝築隄、除水害以全田宅、開大路于京中、自南

門直達丹比邑、規模之大、蓋加于舊制焉、履中帝又遷大倭、反正帝徙河内、自允恭帝後七世、又居大倭、至雄略帝始興樓閣、繼體帝初遷山背、後復徙大倭、日本書紀、古事記、皇極帝以後有大極及内安外安諸殿、帝前後屢興土木、士民苦之、蓋是後宮殿覆用瓦、而上古之制遂廢矣、○按大神宮儀式帳、神宮忌詞、稱寺爲瓦葺、蓋舊唯佛寺用瓦、而宮殿猶存上古之制也、至帝造大極殿、以擬唐制、卽古制之廢、蓋在此時也、附以備考、孝德帝徙難波、天智帝徙近江、天武帝又復大

倭、日本書紀至持統帝、官舍皆覆以瓦、扶桑略記元明帝營平城宮、始定左右京條坊、扶桑略記、僧綱補任、濫觴鈔蓋欲制度得宜而世世不遷也、後及光仁帝、常爲上都、謂之平城七代矣、然如聖武帝已修難波宮、又營恭仁宮於山背、更造紫香樂宮於近江、稱德帝又築河内由義宮以爲西京、且造東院玉殿、葺以琉璃瓦、畫以藻績、營繕相繼、國用凋耗矣、續日本紀至桓武帝遷都平安、而京邑條坊之制、秩然悉備、宮殿樓閣、

百官曹廳、多傚唐制、本朝文粹、拾芥鈔、京城圖、唐制據三代實錄、雖其規構廣大、費用不貲、然不憚釐勞、期以永逸、棟宇相望、規模合度、後世竟定居焉、日本後紀、本朝文粹、嵯峨帝弘仁九年、詔題署宮殿及諸門、日本紀略、續日本後紀、又定每條坊門、凡京程南北一千七百五十三丈、東西一千五百八丈、宮城南北四百六十丈、東西三百八十四丈、周垣基七尺、壖地二丈六尺五寸、隍弘八尺、延喜式、京城圖、四面設十二門、南面中門曰朱雀、○伴氏所

造、故法曹類林作大伴門、左曰美福、○越前壬生氏所造右曰皇嘉、○若犬甘氏所造北面中門曰偉鑒、○丹波猪養氏所造、養一作使、左曰安嘉、○若狹越中海犬甘氏所造右曰達智、○備中備後丹治比氏所造東面中門曰待賢、○播磨建部氏所造左曰陽明、○備前山氏所造右曰郁芳、○伊豫的氏所造陽明北有上東門、西面中門曰藻壁、○但馬佐伯氏所造左曰談天、○阿波玉手氏所造右曰殷富、○尾張美濃伊福部氏所造殷富北有上西門、諱訓鈔、口遊、拾芥鈔自朱雀門直達南極羅城門、開一大路、弘二十八丈、自中央以東

達東極爲左京、以西達西極爲右京、二京各劃爲九條、起北限南、朱雀以東小路一、弘四丈、次大路弘十丈、當美福門、次小路弘四丈、次大路弘十二丈、爲宮城東大路、次小路弘四丈、次小路弘八丈、中央通水路、自一條達九條、弘四丈、左右路弘各二丈、以東大路二、弘各八丈、小路七、弘各四丈、東極大路弘十二丈、右京準焉、偉鑒門外北極大路、弘十二丈、爲一條大路、次小路弘四丈、次大路弘十

丈、當上東門、次小路弘四丈、次大路弘十丈、當陽明門、次小路弘四丈、次大路弘十丈、當待賢門、次小路準上、次大路又準上、當郁芳門、次小路準上、次大路弘十七丈、爲宮城南二條大路、以南小路二十一、弘皆準上、大路六、弘各八丈、南極大路弘十二丈、爲九條大路、右京又準焉、凡大路皆垣基半三尺、犬行五尺、溝弘四尺、小路垣基半二尺五寸、犬行三尺、溝弘三尺、唯朱雀大路垣基半三尺、犬

行一丈、溝弘五尺、羅城外大路弘十二丈、垣基半三尺、犬行七尺、溝弘一丈、外置隍以爲京外、四面皆準此、（延喜式、京城圖）凡每條各置四坊、左京起西限東、右京起東限西、左右凡七十二坊、其坊名一條曰桃花、二條曰銅駝、三條左曰教業、右曰豐財、四條左曰永昌、右曰永寧、五條左曰宣風、右曰宣義、六條左曰淳風、右曰光德、七條左曰安衆、右曰毓財、八條左曰崇仁、右曰延嘉、九條左曰陶化、右曰開建、（和名鈔、諱訓鈔、口遊、拾芥鈔、京城圖）每一坊各置十六町、左右

各六百八町、町弘各四十丈、四町爲保、（拾芥鈔）其宮殿之制、凡天子卽位受朝、及諸司告朔之所曰八省院、又曰朝堂院、南北一百三十四丈、東西五十六丈、其正殿曰大極、又謂中臺、金瑠玉礎、葺用鴛鴦瓦、以金銅鑄鵄尾、殿前設龍尾道、殿之後房曰小安殿、四面設二十五門、其南面外門與朱雀門相通曰應天、左廂曰長樂、右廂曰永嘉、北面外門曰昭慶、

東廂曰嘉喜、西廂曰永福、東面外門曰宣政、左廂曰通陽、右廂曰盛化、西面外門曰章善、左廂曰敷法、右廂曰顯親、南面內門曰會昌、左廂曰章德、右廂曰興禮、章德外東門曰含耀、興禮外西門曰章義、北面複道廊東第一內門曰宣光、其內第二曰東福、北面複道廊西第一內門曰壽成、其內第二曰西華、宣光南外門曰昭訓、東面、其南曰永陽、北面、壽成南外門曰光範、西面、其南曰廣義、北面、大極

之左、龍尾之南、起北第一堂曰昌福、次曰含章、次曰承光、次曰明禮、在宣政門內西面、大極之右、龍尾之南、起北第一堂曰延休、次曰含嘉、次曰顯章、次曰延祿、在章善門內東面、明禮西曰暉章堂、其南曰康樂堂、延祿東曰修式堂、其南曰永寧堂、在會昌門內北面、應天門內左右有二堂、曰朝集、東西相對、樓四、其二在龍尾之內、在永陽門內曰蒼龍、在廣義門內曰白虎、其二在應天門外、東曰棲鳳、西曰翔鸞、其歲時宴會之所曰豐樂院、在八省院西、縱橫亦準八省院、其正殿曰豐樂、又謂西臺、或稱馬場殿、初曰乾臨閣、後以乾臨命神泉苑正殿、時改今名、其後房曰清暑堂、大嘗會五節用之、門凡十九、南面大門曰豐樂、左廂曰禮成、右廂曰崇賢、北面大門曰不老、東面大門曰延明、北廂曰陽祿、南廂曰含利、西面大門曰萬秋、南廂曰福來、北廂曰吉德、○古本拾芥鈔、吉作立、南面中門曰儀鸞、東廊門曰

高陽、西廊門曰嘉樂、正殿東廊門曰青綺、西廊門曰白綺、青綺之東有樓曰棲霞、其南廊門曰逢春、白綺之西有樓曰霽景、其南廊門曰承秋、逢春之南、起北西面第一堂曰顯陽、第二堂曰觀德、在儀鸞門內、第三堂曰延英、在儀鸞之外、其北廊門曰開明、承秋之南、起北東面第一堂曰承歡、承歡據內裏式、貞觀儀式、○一作承觀、或永觀、第二堂曰明義、在儀鸞門內、第三堂曰招俊、在儀鸞之外、其北廊門曰陽德、清暑東西

有二堂、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其講武之所曰武德殿、初曰馬埒殿、初已下、類聚國史、又曰射場殿、或稱馬場殿、在殷富門內東面、殿前有馳道、設埒、埒南曰宴松原、其遊覽之所曰神泉苑、在美福門外大路東、其正殿曰乾臨閣、大內在八省院東北、外垣曰中重、南北一百丈、東西一百十三丈、南面外門曰建禮、左廂曰春華、○長秋記、華作和、稱左馬陳、右廂曰修明、稱右馬陳、其西有宮城門、北面外門曰朔平、稱縫殿

陳、西廂曰式乾、東面外門曰建春、稱左衞門陳、西面外門曰宜秋、稱右衞門陳、南面內門曰承明、左廂曰長樂、右廂曰永安、北面內門曰玄暉、○扶桑略記、左經記、暉作龜、東廂曰安喜、○拾芥鈔、大內裏圖、喜作嘉、非是、西廂曰徽安、東面內門曰宣陽、稱左兵衞陳、左廂曰嘉陽、右廂曰延政、西面內門曰陰明、稱右兵衞陳、左廂曰遊義、右廂曰武德殿、凡十七、正殿起南第一殿曰紫宸、又曰南殿、紫宸之次曰仁壽、仁壽之次曰承香、

承香之次曰常寧、常寧之次曰貞觀、皆南面、紫宸東南起南第一殿曰春興、次曰宜陽、次曰綾綺、次曰麗景、次曰宣耀、綾綺東曰溫明、又曰別殿、即內侍所奉安神器于此、奉安以下、禁祕鈔、河海鈔、在宣陽門內、竝皆西面、溫明北有二舍、南曰昭陽、北曰淑景、在嘉陽門內、皆南面、紫宸西南起南第一殿曰安福、次曰校書、一曰弓場殿、次曰清涼、○類聚國史、涼作冷、又曰中殿、天子常御此、內有石灰壇、天子拜大神宮之所也、

拜已下、日中行事、次曰弘徽、○西宮記、作洪輝、次曰登華、清涼西曰後涼、又曰別殿、在陰明門內、竝皆東面、後涼北有三舍、南曰飛香、北曰凝華、又北曰襲芳、在遊義門內、皆南面、紫宸殿掖門及閤門在春興南曰左掖、北曰日華、稱左近衞陳、在安福南曰右掖、北曰月華、稱右近衞陳、曰內衙、曰恭禮、曰崇明、曰宣仁、曰左青瑣、竝在東、曰明義、曰仙華、曰崇仁、曰無名、曰右青瑣、竝在西、曰敷政、在宜陽北、曰神仙、在校書

北、曰和德、在綾綺北、坊三、在朔平門内、東曰華芳、曰桂芳、西曰蘭林、其祭天神地祇之所曰中和院、在宮城門内武德門西、一曰中院、又曰神今食院、或稱齋院、（神今食院據貞觀儀式、齋院西宮記、）其正殿曰神嘉、南面正門曰中和門、（諱訓鈔、拾芥鈔、大内裏圖、）百官曹廳、太政官在大内之南、八省院之東、中務省在官北、省東爲陰陽寮、兵部省在朱雀門内之西、式部省在東、民部省在式部之東北、主計主税二寮在内、民部之東南

爲大舍人寮、在美福門内、其東爲雅樂寮、神祇官在其北、宮北爲大炊寮、在郁芳門内、宮内省在大炊之西、省北爲主水司、司東爲大膳職、在待賢門内、大膳之北爲左兵衛府、其北爲左近衛府、在陽明門内、左近衛之西有職曹司、其南有外記廳及内豎所、彈正臺在兵部之西、刑部省在臺西皇嘉門内、治部省在其北、諸陵玄蕃二寮在内、二省西爲右馬寮、其北爲左馬寮、在談天門内、左馬之東爲

典藥寮、寮北爲造酒司、司西爲内匠寮、在藻壁門内、内匠之北爲右兵衛府、其北爲右近衛府、在殷富門内、右近衛之北爲正親司、其東爲釆女司、在上西門内、大藏省在釆女之東、其北爲兵庫寮、在安嘉門内、大藏之南爲圖書寮、其東有大歌所、又東爲掃部寮、寮東爲内藏寮、在偉鑒門内、内藏之南爲内膳司、在中重内、東爲縫殿寮、在大内之北、縫殿之東北爲主殿寮、在達智門内、大學寮在神泉

苑之西、木工寮在苑之東、左京職在大學之西南、夾朱雀大路與右京職相對、左衛門府在陽明門外、其南爲修理職、東爲檢非違使廳、右衛門府在殷富門外、東西市司在七條北、其坊門南有鴻臚館、東西相對、（拾芥鈔、大内裏圖、京城圖、○按河海鈔、兩鴻臚初在九條一坊、弘仁中捨爲東寺西寺、更設館於七條、）一條帝長保三年、禁城罹災、先是宮中屢火、議者以爲殿門名號不稱、以故屢致火、且殿舍高大、其數過多、今宜省之、不然小其規模、以

荅天譴、於是下諸博士議、皆言唐朱雀門與玄武門對、此以玄武壓朱雀也、今我皇城、有朱雀而無玄武、或其所以致火、然消災在儉營造之日、須禁過差、減柱梁之大、殺土木之功、則庶幾足以下養民力、上消天災、如殿舍之制、不致高大可也、不宜省其數以減先王之舊也、從之、(權記、百錬鈔)後三條帝延久四年、題大極殿及蒼龍白虎二樓諸門署額、(扶桑略記)高倉帝治承元年、大極殿罹災、其後不復營造

焉、(百錬鈔、平家物語)

御座之制、天皇所御曰高御座、初天祖在天原、御天津高御座、以照臨天下、及立皇孫爲中國之主、先使就其座、敕曰、宜永御此座、以正天位、高御座始此、(延喜式)然其制無聞焉、後定制、凡大極豐樂諸殿皆設焉、(內裏式、貞觀儀式、延喜式)南面、壇三層、第一層爲土壇、東西二丈四尺、南北減二尺、高三尺餘、左右後各設階、中壇方一丈八尺、左設一階、二壇竝繚以朱欄、上壇作八稜形、高六寸餘、(大內裏圖考證、高度據大嘗會目錄、)土壇鋪以簀薦、上施蠻繪赤錦、中壇鋪青錦、上壇亦如之、其上鋪繧繝端帖二枚、加唐錦端龍鬢土鋪二枚、上施唐軟障錦端帖、加東京錦茵一枚、左設螺鈿曲几一、右張曲几一、(賴業記)總高一丈五尺許、(大嘗會目錄)上設八角蓋、每角上立小鳳像各一、外向、下懸玉幡各一旒、頂上安金色大鳳像一、南向、裏面裝大鏡一、每角面懸巡光小鏡各三、玉冒甲各二、裝玉

貫蛇舌、四方各七、四隅各六、(四方以下、俊經卿記)懸淺紫綾表緋綾裏帳各一條、下施布帳一條、設韓紅華綾表白綾裏障子十二枚、艮乾兩角立綉孔雀屛風各二帖、(延喜式、賴業記)紫宸殿御座設椅子、清涼後涼等殿設草墪、高麗錦表、薰地緣、緋東絁裏、行幸赤漆牀子、其椅子牀子竝用錦褥、祭事及仁壽殿座設短帖、中宮草墪亦用御、(延喜式)

朝座之制、大寶中定、凡廳上及曹司座、五位

已上給牀席、（令義解）弘仁制、凡廳座、親王及中納言已上椅子、五位已上漆牀子、自餘白牀子、（政事要略引弘仁式、伊呂波字類鈔引本朝事始、）延喜制因之、皇太子錦草墪、襪錦表、長副錦緣、縹東絁裏、白木椅子、用錦褥、親王及大臣兩面草墪、蒲蔄減紫兩面表緣、紺調布裏、赤漆小牀子有褥、大納言兩面草墪、藍淶兩面表緣、紺調布裏、赤漆小牀子、參議已下侍從已上中牀子、竝用黃端茵、妃夫人錦草墪、黃地覆瓮錦表、紫地車前子兩面緣、縹東絁裏、尚侍女御錦草墪、縹地散華錦表、青褐車前子兩面緣、縹東絁裏、囊牀子用二色綾褥、四位命婦及更衣藏人兩面草墪、藍淶兩面表緣、五位命婦及藏人青白橡草墪、青白橡揩剝東絁表緣、竝紺調布裏、其諸司座、五位已上黃帛端茵、六位已下、主典已上紺布端茵、史生無端茵、（延喜式）

羣臣第宅之制、持統帝五年詔、賜右大臣宅地四町、直廣貳以上二町、大參以下一町、勤以下至無位、隨其戶口、上戶一町、中戶半之、下戶四分之一、王等亦準此、（日本書紀）聖武帝神龜元年、太政官奏、京師者帝王所居、萬國所朝、自非壯麗、何示皇威、板屋草舍、中古遺制、難營易破、空殫民財、請命有司、令五位已上及庶人力堪營辦者、以瓦葺屋、塗爲丹堊、從之、舊制、三位已上聽建宅門於大路、天平三年敕、身亡之後不聽建、（續日本紀）清和帝貞觀十二年制、三位已上及四位參議宅門建於大路者、雖身亡之後、聽子孫居住、（三代實錄）延喜制因之、（延喜式）後一條帝長元三年制、諸國吏居處、近來造營多過一町、自今已後、不許過其四分一、諸司六位已下、禁築垣及檜皮葺屋、（日本紀略）後世武士第宅、皆用木板葢屋、不得造檜皮屋、（海人藻芥○按海東諸國記曰、人家以木板葢屋、唯天皇國王所居及寺院用瓦、是記足利氏時事者、蓋當時京邑屢經兵燹、故制作如此焉耳、）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十

樂之起、蓋昉於伊奘諾尊妍哉之詠、至天鈿女命、歌調舞曲始備、而祭祀用樂亦起于此、太祖則用之軍陳、崇神帝設神宴奏樂、爾後宴會亦用之、當時簡朴之俗、器唯有琴笛、舞

者或用劍鉾耳、所謂大樂必易者、亦足以和神人諧君臣也、及三韓內附、各獻其國樂、推古朝皇太子廏戶最好而講之、於是韓吳諸樂始行于世、然專用以供養三寶、而佛事奏樂之弊始于此、時方通使西土、故伶官又傳隋唐之樂、凡其諸曲皆彼所謂俗部胡部散樂雜戲者、然俗部諸曲悉源於雅樂、間有周漢遺音、而唐初所作者、雖非絕雅、尚不至於淫放、故大寶定令、置雅樂寮、專領諸樂、時加釐正、用之朝會燕享、唯祭祀則用神樂倭舞、自弘仁後、文武恬嬉、唯宴遊是耽、歌舞是事、至其流弊、則奸聲淫曲競興、而公卿大夫與優倡侏儒爲伍、恬不知恥、自以爲風流韻事、俗習淫佚、流宕不反、後世衰亂之禍、未必不由乎茲、聖人放鄭聲、其旨深矣、但歷朝好樂之餘、疇官子弟世傳其業、雖中歷喪亂、守而不失、上世樂舞、幸有流傳于今日者、如隋唐

諸樂聲器、皆隸于有司、唯傳世之久、記其聲而不曉其義、傳其譜而不知其詞者有之、惜哉、今據諸書、列記其事實、如樂章樂曲器服、以次錄之、使後人有攷焉、

泰古天祖之隱于天窟也、天鈿女命巧作歌舞、以解神愠、神樂之曲起於此、而天鈿女之後猨女君氏世供奉其事、（日本書紀、古事記、古語拾遺、舊事本紀、江家次第、）彥火火出見尊之將立也、皇兄火闌降命服其神德、自請爲俳優之民、子孫居大

隅薩摩閒世傳其技、以供朝儀、謂之隼人舞、(日本書紀、參取延喜式、)太祖東征、進至菟田、諸虜未服、帝將一舉平之、乃作歌勵兵、道臣命承密旨、使大久目部誘虜設饗、酒酣道臣起歌、士卒應聲齊起殺賊、無復噍類、舉軍大喜、仰天歌而讙笑、凡其歌詞七首、名曰來目歌、(日本書紀)厥後大伴佐伯二氏、傳其舞曲、而久米部歌闋大笑、及樂府奏此歌者、有手量大小、聲音巨細、皆古之遺式也、(日本書紀、令集解、)崇神帝六年、遷祀天祖於倭笠縫邑、百官悉會、設燕奏神樂、是謂宮人曲、(日本書紀、古語拾遺、古本神樂譜、)帝嘗遣建借閒命征東國、至常陸、盛張聲樂、鼓天鳥琴、吹天鳥笛、誘賊殲之、其歌曰杵島曲、(常陸風土記○按杵島曲見仙覺萬葉鈔引肥前風土記、未知與此異同、)當時供奉神事者必彈琴、謂之佐爾波、卽審神者也、(政事要略引神樂譜)仲哀帝西征在橿日宮、手自鼓琴、令大臣武內宿禰爲審神者、(古事記)帝崩、皇后自爲神主、命武內撫琴、以請神教、遂出師平熊襲、而服

三韓、(日本書紀)時安倍氏祖、從軍伐新羅有功、及凱旋、適會大嘗祭、因奏舞樂、謂之吉志舞、安倍氏世世掌之、(三代實錄、參取北山鈔引吏部王記、寶物集、)應神帝十九年冬、行幸吉野宮、國栖人獻醴酒、作歌奏之、(日本書紀)是後每獻大贄、例必奏歌、謂之國栖歌、(日本書紀、古事記、延喜式、)帝嘗以官船枯野已朽毀之、命以其餘材造琴、音太美、帝因賦歌詞雄略帝嘗欲殺木工鬬雞御田、秦公酒在側、惜其才技、乃彈琴奏歌、帝感悟釋之、(日本書紀)是時風俗淳質、作樂簡易、其器唯用琴笛、(日本書紀、古事記大意、)故宴遊每奏絃歌、喪禮亦用歌舞吹笛、(日本書紀)凡上世所傳歌曲甚多、其在神代、自素戔嗚尊始作八雲之歌、而大已貴神之娶高志沼河比賣、先贈以歌詞、沼河比賣亦有答歌、又與其嫡妻須勢理比賣唱和歌各一首、謂之神語歌、(古事記)味耜高彥根神弔天稚彥之喪、儀容秀麗、其妹下照媛作歌、以諷示於會喪者、凡二首、謂之夷振歌、(○按古事記、下照媛所作

歌一首、而日本書紀又載一首、按其歌辭、蓋非下照媛所作、唯以其俱爲夷振、故誤爲下照媛所作也、附以備考、彦火火出見命與妃豐玉姫相別、贈答歌各一首、謂之擧歌、厥後歌詠益興、崇神帝宴大三輪神宮、高橋邑人活日爲掌酒、作歌獻神酒、帝及諸大夫亦各有歌、合三首、謂之神宴歌、日本書紀、古事記、景行帝巡幸日向、憶京作歌三首、謂之思邦歌、日本書紀○按古事記、以是歌爲日本武尊臥病能褒野所作、蓋得其實、今姑從本書、唯本書連三首爲一首、今據古事記、日本武尊薨於能褒野、妃及諸王子奔赴

會葬、哭泣作歌、神靈化白鳥飛去、諸子望見悲慕、又作歌、合四首、是爲大喪挽歌、古事記、武內宿禰奉應神帝拜笥飯大神、及歸、太后設宴賦歌、爲帝壽、武內代帝答歌、合二首、謂之酒樂歌、日本書紀、古事記、允恭皇太子木梨輕係戀母妹輕大娘、作歌二首、其一謂志良宜歌、其二謂夷振上歌、其及於難也、又作歌四首、其三首謂天田振、一首謂夷振片下歌、古事記、時物部大前宿禰黨太子、將誅死、作歌一首、是爲宮人振、日本書紀、古事記、輕大娘所作二首、謂之讀歌、雄略帝嘗行幸美和河、見一美人、名曰引田部赤猪子、約納之宮、而至老不召、赤猪子乃詣闕言情、帝憫焉、賜歌及物、赤猪子感泣獻答歌、合四首、謂之志都歌、帝又嘗怒三重采女獻酒失禮、將執而殺之、采女請閒獻歌、帝感而舍之、帝及皇后亦各有御製、合三首、謂之天語歌、袁杼比賣侍帝獻酒、帝爲作歌、袁杼比賣亦奏歌、合二首、謂之宇岐歌、古事記、億計弘計二王遁而在縮見屯倉首家、會

來目部小楯來宴於新室、小楯撫琴、俾二王奏舞、弘計王乃作室壽詞、又作殊舞、殊舞謂之出立舞、蓋是皆樂府所領、而後世失其傳、故歌辭雖存、然其曲調今不可得考也、先是允恭帝之喪、新羅貢樂生八十人、至難波津、張設樂器、歌舞哭泣、遂會於殯宮、欽明帝十五年、百濟請使樂工交代、許之、○按、先是百濟貢樂工、史無所見、然今請交代、則其來亦尚矣、推古帝二十年、百濟人味

摩之歸化、謂學伎樂於吳、因安置櫻井、使諸氏少年子弟傳習吳鼓舞樂、諸氏以下聖德太子傳曆、眞野首弟子、新漢齊文傳其舞曲、日本書紀後世諸寺伎樂卽是也、聖德太子傳曆皇太子廏戶最精音律、嘗自製橫笛二管、樂家錄是歲奏請、令天下肆鼓舞、又奏供養三寶、必用蕃樂、而人或不學習、學習亦未精、自今後宜使樂工爲世業、免課役、敕從之、聖德太子傳曆新羅百濟高麗吳諸樂、自此而起矣、日本書紀、參取體源鈔天智帝四年五

月五日、御西小殿、賜宴於皇太子及羣臣、奏田舞、五日奏樂始此、天武帝三年、敕使大倭、河內、攝津、山背、播磨等十餘國、選所部百姓男女能歌者貢上、十一年奏小墾田舞、及高麗百濟新羅樂於殿庭、小墾田舞始見、至是三韓樂舞盛行、十三年敕、凡諸歌男歌女笛吹等、宜傳之子孫、朱鳥元年春、御御窟殿奏樂、賜倡優歌人等祿及袍袴有差、日本書紀帝嘗御吉野宮彈琴、作五節舞、五節舞起于此、續日本紀、江家次第、年中行事秘鈔、帝崩在殯三年、國造等各參殯宮奏歌舞、進奠或用楯節舞、持統帝七年、正月、漢人奏踏歌、日本書紀踏歌始于此、○按伊呂波字類鈔、年中行事鈔等諸書云、天武帝三年正月朔、朝大極殿、詔男女踏歌、據此、踏歌似始于此、然正史不載、姑附于此、初自朝廷通使於隋、而至于唐、聘問不絕、樂官多傳習其國樂、於是又有隋唐之樂矣、日本書紀、續日本紀、令義解、文武帝大寶二年正月、宴羣臣於西閣、奏五常樂、太平樂、續日本紀、日本紀略、○常一作帝用唐樂始見于此、帝世定令、

置雅樂寮、掌文武雅曲、正舞雜樂、男女樂人音聲人、試練曲課事、凡舞曲大小節度、謂之曲課、除雅曲正舞外、謂之雜樂、有唐高麗新羅及伎樂等師、令義解凡歌人歌女笛吹、男直其身免課役、女給養丁、不限國遠近、取善歌者、伎樂三十九戶、木登八戶、柰良笛吹九戶、臨時召之、常爲學習、免雜徭、本寮所領舞曲、有久米舞、五節舞、倭舞、田舞、楯節舞、筑紫舞、度羅舞、婆理舞、主久太舞、邪禁 女舞、漢與楚

奪女舞各置舞師、舞人、歌師、笛師等、令集解兵部省有鼓吹司、掌調習鼓吹事、鼓吹戶隷焉、隼人司屬衞門府、掌教習隼人歌舞等事、令義解餘見職官志、當時樂器所用、有絲竹金匏革木、其屬各有數、但石土之器莫所聞、參取令義解、令集解、延喜式、和名鈔、而樂曲世頗有製作、凡隋唐諸樂百五十餘曲、高麗樂三十餘曲、及雜樂、和名鈔、拾芥鈔、仁智要錄、續教訓鈔、體源鈔、○按和名鈔云、唐樂一百三十二曲、高麗三十曲、拾芥鈔云、唐一百五曲、高麗三十四曲、蓋時有增損也、皆領諸雅樂、而

節會行幸享燕、俱與本朝古樂倂用焉、唯祭天神地祇則不用之、參取貞觀儀式、延喜式、體源鈔、元正帝養老元年夏、御西朝、大隅薩摩隼人奏風俗歌舞、隼人奏舞始見、秋行幸至近江、山陰山陽南海諸道國司等、赴行在奏風俗歌舞、及至美濃、東海東山北陸諸道國司、又奏風俗雜技、三年令雅樂諸師始把笏、時有和琴唱歌等師、聖武帝天平六年、御朱雀院覽歌垣、續日本紀初京師及諸國有歌垣之戲、○垣或作場又

稱燿歌會、男女相會、作歌唱和爲樂、日本書紀、續日本紀、參取常陸風土記、釋日本紀引攝津風土記、萬葉集、其來亦尚矣、仁賢帝時、皇太子及大臣子亦爲之、日本書紀至此男女會者二百四十餘人、使五品以上有風流者皆與焉、正四位下長田王、從五位下野中王等爲頭、以本末唱歌、爲難波、倭部、淺茅原、廣瀨、八裳刺等曲音、令京中士女縱觀、賜歌垣男女祿有差、是歲攝津職奏吉師部樂、七年入唐留學生上道朝臣眞吉備獻調律

管一部、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續日本紀八年南天竺僧菩提、林邑僧佛哲歸化、始傳其國樂菩薩、拔頭、迦樓頻、及林邑樂、和名鈔、元亨釋書、十一年冬、皇后宮維摩會、奏唐高麗等樂及唱歌、萬葉集十二年帝御不破頓宮、奏新羅樂、飛驒樂、飛驒樂始見、十四年宴羣臣於大安殿、奏五節田舞、令少年童女踏歌、童女踏歌始見、明年五月、宴羣臣於內裏、皇太子親舞五節、帝使右大臣橘朝臣諸兄奏

太上皇曰、昔者飛鳥淨御原御宇天皇嘗謂、使上下和睦、天下靜平者、在禮與樂、因創制此舞、故令皇太子奏之御前、將欲使此樂永世承傳弗絕、上皇報曰、今所奏舞樂、不啻事逸樂、其意在使天下人人知君臣父子之道宜進一二人爵位、於是親王及大臣子弟、進位各有差、因使諸兄宣詔曰、汝等其無忘君父、以忠誠奉事後王、孝謙帝天平勝寶四年、行幸東大寺、文武百官悉會、大設齋會、奏雅

樂寮及諸寺伎樂、王臣諸氏奏五節、久米、楯節、踏歌、袍袴等歌舞、帝素佞佛、前後屢幸諸寺、奏樂甚多、廢帝卽位歲正月、饗五位已上及蕃客於朝堂、用女樂、先是、置內教坊於禁中、令女妓教習唐樂及踏歌、供內宴等事、（先是已下、參取職原鈔、）此時又奏踏歌于庭、天平寶字七年正月、御閤門、饗文武百官及蕃客於朝堂、作唐吐火羅、林邑、東國、隼人等樂、奏踏歌、稱德帝神護二年、初里中踏歌、濫行極多、敕加禁斷、尚猶不已、至此申禁之、（敕以下、類聚三代格、）神護景雲二年、法華寺舍利會、李元環、袁晉卿等奏唐樂、因進其位、四年行幸由義宮、召葛井、船、津、文、武生、藏六氏男女二百三十人、供奉歌垣、竝皆服青揩細布衣、垂紅長紐、男女分行唱歌、又使五位以上內舍人及女孺列其中、歌訖、奏倭舞、賜六氏歌垣物有差、其族中長老預事者、竝授外從五位下、（續日本紀）光仁帝寶龜四年、敕神祇官置神琴生二人、學習神

琴、（類聚三代格）桓武帝卽位大嘗、以越前爲由機、備前爲須機、兩國奏土風歌舞、大嘗奏風俗歌舞始見、延曆十年右大臣藤原朝臣繼繩率百濟王等、奏百濟樂、（續日本紀）十三年車駕遷平安京、明年正月、宴侍臣、奏踏歌、製新京樂、平安樂土、萬年春歌詞、（類聚國史、日本紀略、）踏歌奏詩、始見于此、（參取類聚國史、公事根源）十五年定鼓吹司吹部員、（日本後紀）又以尋來津關麻呂善彈箏、解造方磬、授外從五位下、（類聚國史）十八年敕、如聞神

宮祭祀、常供音樂、而笛曲不調、多紊舞節、宜取神郡百姓堪習笛者、置神笛生二人、其雅曲可稱者、聽出身預神部、（類聚三代格）二十三年冬、行幸難波、四天王寺奏樂、播磨國司奏風俗歌、明年停大替隼人風俗歌舞、冬、減定雅樂歌女五十人爲二十人、（日本後紀）是後平城嵯峨仁明文德諸朝、增減樂師員各有數、（類聚國史、）（續日本後紀、令集解、類聚三代格、）竝詳職官志、平城帝大同三年大嘗、藤原朝臣眞夏以長音樂預大嘗

會所、造千功之標、調八佾之舞、時人謂大樂之費、從此而起、（類聚國史）嵯峨帝弘仁四年正月内宴、始用最涼州樂、後以爲例、（體源鈔）六年行幸近江、國司奏風俗歌舞、（日本後紀）帝好音樂、每有遊幸飮宴奉獻、率皆奏樂、（類聚國史）時與世朝臣書主以善和琴爲大歌所別當、常供奉節會、又從新羅人沙良眞熊學新羅琴、得其祕訣、帝擢爲右近衛將監、（文德實錄）上村主豐田麻呂善蟬歌、帝悅之亦授位、（類聚國史）初寶龜中僧永忠赴唐、獲律呂旋宮圖、律管十二枚、塤一枚、至是遺表上之、（元亨釋書）淳和帝天長八年秋、行幸神泉苑、令左右近衛進相撲四番、雅樂寮奏樂、（日本紀略）相撲奏樂始見于此、仁明帝承和元年秋、宴上皇宮奏樂、令源氏舞童奏舞、十一年御仁壽殿、始覽林邑樂、當時六衛府奉獻、每奏音樂、（續日本後紀）自後伶人多用衛府官、（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十四年神祇官言、寶龜中置神琴生二人、而頃年停廢、其業將絕、請仍舊

補充、因置一員、（類聚三代格）帝最耽音樂、常事宴遊、歌舞奢麗、冠絕古今、（本朝文粹、體源鈔、）其大嘗神宴、奏拾翠樂、其他所作亦極巧妙、（續日本後紀、體源鈔、）事見神祇志、大嘗用唐樂始此、初朝廷定五節舞妓、大嘗會五人、皆預敍位、故權貴競進其女、新嘗會四人、以不預敍位、人皆辭避不進、嵯峨帝好内、因制令公卿及女御輪番進之、以爲採納之便、帝亦傚之、於是諸家競進其女、以僥倖天恩、費用不貲、至有破產者、（本朝

（文粋）帝已精音律、如夏井樂及夏引樂長生樂笛曲、皆其所親製、（續教訓鈔、仁智要錄）於是音樂盛行、而公卿以下通聲律者、前後輩出、如左大臣源朝臣信、中納言藤原朝臣諸葛、及高橋朝臣文室麻呂、藤原朝臣貞敏、大戶首清上、尾張連濱主、（大戶首以下、續日本後紀）和爾部宿禰大田麻呂、命婦石川朝臣色子等、（命婦以下、續日本後紀）尤爲稱首、信初侍嵯峨帝、帝敎以笛琴箏琵琶、皆究其蘊奧、承和中造永隆樂曲長生樂舞獻

之、諸葛亦嘗奉敕、改定皇帝破陣樂、（承和以下、類箏治要）文室麻呂少事嵯峨上皇、上皇授之琴、技遂超絕、上皇賜名曰琴師、帝命使傳琴於光孝帝及本康親王、貞敏嘗爲遣唐準判官、赴唐、見善琵琶者劉二郎、（○按劉二郎、諸書或作廉承武、）贈砂金二百兩、二郎授以數曲、不幾極其妙、二郎歎賞、授譜數十卷、以女妻之、女亦善琴箏、貞敏傳習新聲數曲、及歸朝、二郎贈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三代實錄）貞敏因定琵琶四調、傳

于世、（河海鈔）清上尤善吹笛、爲雅樂少屬、作樂十餘曲獻之、（作樂以下、教訓鈔、體源鈔）承和初授外從五位下、濱主以善舞授外從五位下、至老不衰、承和中帝觀其所自作和風長壽樂舞、濱主時年一百十三、身裝五彩珠衣、（身裝以下、體源鈔）舞容蹁躚、宛如少年、又御清涼殿觀其舞、舞訖獻歌、賜御衣一襲、（續日本後紀）大田麻呂初以吹笛出身、師事清上、清上見其有氣骨、加意敎授、遂詣精妙、嘗作天人溢金春庭等樂獻之、

（嘗作以下、教訓鈔）承和中清上赴唐、爲賊所害、大田麻呂獨任笛師、清和朝至雅樂權大允、（三代實錄）色子供奉內教坊、最善皇帝破陣樂舞、（最善以下、仁智要錄）承和十一年正月內宴、授從五位下、（續日本後紀）其他如大戶眞繩、犬上是成、三島武藏、林眞倉等、皆以善舞稱、故是時新製樂舞尤多、（仁智要錄、教訓鈔、續教訓鈔、體源鈔）然皆以唐樂爲事、如其神樂、東遊、催馬樂、及諸國風俗等歌曲、特使大歌所掌之、（職原鈔、宗祇古今鈔）催馬樂卽里巷歌謠

也、郢曲秘鈔 清和帝貞觀元年大嘗、撰定神樂歌、中右記引舊神樂譜 凡大嘗多治氏奏田舞、伴佐伯二氏奏久米舞、安倍氏奏吉志舞、内舍人奏倭舞及夜奏五節、以爲常例、然不知其定於何時、而帝亦用此儀、是歳尚侍廣井女王甍、廣井好歌樂、特善催馬樂、諸大夫少年從而受業者頗衆、催馬樂由是而傳矣、帝素信僧眞雅、遂從其言廢遊獵、而宴飮歌舞稍盛、三年六月、御前殿觀童相撲、奏音樂雜技、散樂、透橦、咒擲、弄玉等戲、儀如相撲節、三代實錄 透橦盖所謂緣橦技、文獻通考 咒擲○咒、類聚國史作兒、卽擲倒技、和名鈔 皆西蕃所傳雜技也、文獻通考、杜氏通典 陽成帝元慶七年五月、御豐樂殿、宴渤海使者、内教坊奏樂舞女一百三十八人、三代實錄 光孝帝仁和中、百濟貞雄獻新曲、名曰仁和樂、教訓鈔、體源鈔、宇多帝寬平元年、始行賀茂臨時祭、獻東遊、大鏡裏書 醍醐帝延喜四年、修仁和寺法會、敕遣藏人頭藤原仲平率舞童樂工等供之、扶桑略記

六年以大歌所琴歌教習無人、特授多安色位、令之傳習無絶、西宮記 十六年賀法皇壽五十、以親王未冠者及五位已上子爲舞人、日本紀略、帝又好樂、屢覽歌舞、扶桑略記、古今著聞集、河海鈔引延喜御記、山城守藤原忠房獻胡蝶樂、笛師和爾部道麻呂亦進新曲、名曰延喜樂、體源鈔 忠房後任左近衞少將、奉敕作催馬樂笛譜、胡琴教錄 又改定武德樂、以爲相撲節舞曲、仁智要錄引長秋横笛譜、續教訓鈔 中務大輔源信明作筝琵琶譜、胡琴教錄 又敕定神樂東遊二譜、神樂譜、東遊譜、悅目鈔、 二十一年野行幸、敕中納言藤原保忠曰、卿宜奏朕所未見之樂焉、於是奏聖明、荊仙、西河、放鷹等十餘曲、雅樂屬船木氏有舞放鷹樂、舞閒使鷹捕禽、承和以後始奏此曲、舞人樂師各有賞、古今著聞集、參取體源鈔、保忠姓據尊卑分脈 凡祭祀節會燕享行幸佛會等奏樂制、至弘仁貞觀皆著之式、帝又修延喜式、頗有損益、後世沿之、其大嘗祭、卯日、天皇御悠紀殿、國栖奈良笛工奏古

風、悠紀國司率歌人奏國風、伴佐伯二氏率
語部奏古詞、國栖又奏古風、（貞觀儀式、延喜式、）悠紀
奏國風、語部奏古詞、隼人奏風俗歌舞、天皇
遷御主基殿、儀如上、辰日、臨豐樂院、悠紀主
基奏風俗歌舞、奏所司樂、巳日、悠紀奏倭舞、
主基奏田舞、舞後竝雅樂奏樂、午日御豐樂
殿、國栖奏歌笛、伴佐伯二十人、琴生六人、（琴生）
（據江家次第）二列奏久米舞無歌、以琴爲節、安倍
氏及樂人各二十人、二列高麗亂聲、（無歌以下、江家）

第、奏吉志舞、兩國司率歌人歌女、奏風俗歌
舞、大歌所（大歌所據江家次第）奏大歌五節舞、樂工奏
立歌、神服女供解齋倭舞、神祇官中臣忌部
及小忌侍從以下奏倭舞、神祇官雅樂奏解
齋歌、宮内丞、神祇祐、侍從、内舍人、大舍人、竝
奏倭舞、（貞觀儀式）近儀、諸臣侍豐樂殿、唱神樂、器
用和琴、笛、觱篥、曲用賢木、幣、杓、韓神及前張、
朝倉、其駒、次召箏琵琶、吹調子、奏穴貴、東、蓑
山、鳥急、承保樂、武德樂、（江家次第）凡大嘗、朝廷先
使和歌所製歌、下風俗所、諧以節奏、悠基主
基伶人、各作樂舞奏之、後世其事廢、樂舞遂
分云、（殘夜鈔）伊勢月次祭、十五日、度會宮禰宜
内人奏歌舞、翌日宮司與朝使、從齋王修祭、
退就解齋殿、奏倭舞、神宮司、禰宜、大内人、幣
帛使、齋宮主神、及寮允、竝奏舞曲、次禰宜、大
内人妻、齋宮女孺四人、倶供五節舞、鳥子名
舞、○（一作鳥名子）十七日、大神宮祭亦如此、三節祭
解齋直會、童男女十八人、服青揩衣、笛琴工

各二人、歌長三人、供鳥子名舞、凡三節祭齋
王先修禊訖、衆官就解齋殿給酒食、神宮司
已下主神司寮官、以次奏倭舞、女孺供五節
舞、（延喜式）二月春日祭、朝使以下就直會殿座、
近衞少將率近衞等、奏獻東舞、終、神祇副召
工吹笛調琴、歌人發聲、神祇官奏神樂、雅樂
寮奏樂、神主以下氏人、竝奏倭舞、大原野祭
又準此、（貞觀儀式、參取江家次第、）園韓神祭、神祇官設庭
燎、雅樂及歌人歌女、吹笛調琴奏歌舞、御巫

竝奏倭舞、四月平野祭、琴歌發聲、炊女四人、東向起舞、工吹笛調琴、神祇雅樂歌人發聲、左右山人倭舞、神主神祇祐以下倶奏舞、十一月鎭魂祭、治部率雅樂歌男女就座、雅樂工先奏笛琴、訖、琴師彈絃、與神部共歌二成、歌人齊聲歌二成、神部一人候拍子、御巫奏舞、次諸巫猨女等與供奉官竝奏舞、新嘗會、設舞臺於豐樂殿庭、其東南角設樂人幄、天皇御殿、國栖奏歌笛、犬歌所奏大歌、大舍人

二人入自儀鸞門、列鐘鼓鐸於臺南二許丈、鐘在東、鼓在西、鐸在中、相去各六尺餘、皆植簨虡、別當召樂工、左右分列、相去一許丈、左彈御琴師二人、服紫袍、歌人十三人、四人服同上、九人服綠及縹袍、笛工擊拍子各四人、鐘師一人、竝服當色、右彈御琴師二人、歌人十三人、服皆同左、一二三鼓師、擊拍子、鐸師、鼓師各一人、竝服當色、鐘鼓師先就牀子、鐘鼓各三下訖、別當已下皆就牀子、調笛調御

琴、空擫御琴三聲、拍手三次、奏數曲竟、唱五節歌、舞妓四人、一行降自殿西階、引導姬四人、兩行進至舞臺階下、東西分坐、舉袖五節、四字據江家次第訖、奏大直歌本末二次、安米四次、退如入儀、次皇太子及大臣以下、拜舞、治部雅樂引工人、入奏立歌、凡節會、正月元日、天皇御豐樂殿、國栖奏歌笛於儀鸞門外、次奏大歌、治部雅樂率工人、入奏立歌、貞觀儀式後世歌曲用萬歲地久賀殿延喜等樂、舞終退出、

江家次第七日、構舞臺於豐樂殿前、國栖大歌立歌如元日儀、舞妓出自青綺門、大夫二人帶劍在前、南經近仗東頭、西折一許丈、南行到幄東、皆北面立、樂人就肆、大夫就顯陽堂座、奏樂訖、退如初、貞觀儀式後世舞奏皇帝、玉樹、桃李花、萬歲喜春五曲、江家次第十六日踏歌、國栖大歌立歌如常、貞觀儀式餘見下、十八日賭射、左右射手較勝負、勝者奏亂聲及舞、左舞羅陵王、荒序、右納蘇利、勝負互同者、右不奏舞、江家

次第七月相撲、樂所大夫帥樂工奏亂聲訖、所司參入、次樂器左右相分、次舞人四列、列別十人、次登木人四列、列別四人、次擲倒人左右各二人、次散樂人四列、列別十人、入自宮城便門、乘輿御殿、左右相撲司各奏亂聲訖、卽參入、且進且奏樂、次相撲司大夫參入、北向雷立、樂工就座、左右互奏厭舞訖、出占手、勝者奏亂聲及舞自後左右互奏樂、貞觀儀式後世左勝用拔頭、右勝納蘇利、均共奏之、次左

右亂聲訖、厭舞左右各一節、次各奏舞、左用散手、還城樂、散更、其大曲用蘇合、右用歸德、狛犬、吉干、大曲新鳥蘇、其奏狛犬散更、有一足、高足、輪鼓、獨樂、咒師、侏儒舞等戲、皆雜技也、江家次第至堀河帝寛治中、亂聲厭舞儀訖、奏蘇合、舞者十二人、新鳥蘇、犬平、狛鉾各十人、散手、歸德並番子四人、輪臺舞者四人、帶狩胡籙破二人、青衣不帶胡籙、數手舞者十人、還城樂、牽犬者二人、次有猨樂雜樂吉干、中右記蓋其儀非一定也、凡節會、治部輔丞錄、各將雅樂屬以上及雜樂歌人歌女等、候閤門外、雖非節會宮中奏樂、則治部必預焉、凡賜饗蕃客、雅樂官引雜樂人供事、其樂曲請官處分、中宮東宮饗宴、大臣大饗及太政官列見定考、春秋釋奠、皆官人率樂工祗候、凡行幸、雅樂屬以上、帥樂工從駕、凡佛會、正月最勝會終始日、雅樂官供奉、東大寺華嚴大般若會、西大寺成道會、大安寺大般若會、並皆

如此、四月七月齋會、分配伎樂於東西二寺、寮官檢校、凡諸樂橫笛師、不解和笛者、不得任用、雜樂師闕、則不問生徒入色、簡取技業優長者、歌人取庶女容貌端正、有聲音者、置於右京三條四坊、延喜式村上帝應和元年春、藤花宴、始奏唐樂、感恩多、日本紀略、體源鈔康保二年秋、御清涼殿覽猨樂、日本紀略猨樂卽散樂也、明衡往來帝嘗作策問曰、散樂之興、其來尚矣、船太之新靺鞨、人爲美談、魚丸之世羅國、世稱

妙舞、安勅氏之老相撲、難辨其師傳、吏部王之新傀儡、欲聞其祕術、散樂得業生秦宿禰氏安對曰、金印紫綬之貴臣、規模茂眞而飄袖、吏部槐市之重客、庶幾吉見而揮衣、寔是供奉于中禁、愼密於外人者也、安本忠之傳相撲、勸酒以進親衞之幕府、藤醜人之習傀儡、捧脯而弄承香之簾前、我國家時反朴略、民就樂遊、神樂之雪夜、雖怪短男之輕身、踏歌之春天、偷恨高冠之呑舌、（本朝文粹）其翫散樂如此、是時音樂大行、除年中恆例外、慶賀花宴、菊會、鬪雞、前栽合、詩合、歌合、童相撲類、必奏歌舞、（日本紀略、榮華物語、扶桑略記、西宮記、）公卿侍臣衞府官人、皆供奉其事、爭以風流相尚、（日本紀略、扶桑略記、）（古今著聞集、）而武人則多畜鷹馬、以狩獵爲樂、（古事談）兵權去王室、實兆于此、圓融帝天延二年、敕以石清水放生會、準諸節會、使雅樂寮率唐高麗舞樂工供奉之、（日本紀略、）時右大臣源雅信、皇太后宮權大夫源博雅、皆善音律、（古今著聞集、尊卑分脈、）雅信善轉喉、爲新聲、（大鏡、）嘗受和琴於其父敦實親王、初和琴唯習音曲、不傳案譜、嵯峨帝尤善此曲、傳之廣井女王、其後稍絶、仁明帝時、有慈賀善門者、傳此曲、帝召而習之、時相坂有一蟬歌翁、尤長此技、帝遣良岑宗貞傳其手法、清和帝學之藤原磐井、敕貞保親王作譜、醍醐帝尤究精妙、傳之藤原敦忠、天慶中敦實親王又傳其曲、授之雅信、雅信之後、世不絶其業云、（河海鈔、）博雅著長竹譜、（本朝書籍目錄、體源鈔、）嘗聞相坂隱士蟬丸者、妙琵琶、（○按、蟬丸、疑與蟬歌翁同人也、）夜潛往而覘之三年、遂得其祕曲流泉啄木二曲、由是傳于世、（江談鈔、今昔物語、）華山帝寬和元年春、御讀經結願、召公卿覽童舞奏春鶯囀散手、太平陵王、納蘇利、賜祿有差、（小右記、）二年夏、御南殿、觀打毬之戲、勝者奏音樂、一條帝正曆三年冬、觀舞樂於淸涼殿、賞右衞門少志秦身高、府生多好茂、（○一作吉義）等善舞、授身高右衞門尉、好茂左衞門尉、

（日本紀略）帝善吹笛、嘗觀法皇奏樂、帝御笛、法皇感賞、授笛師左衞門督高遠位、（續古事談、高遠姓闕）○帝嘗患神樂歌曲散佚、親定爲三十八曲、（神樂譜、樂家錄、大意、）與東遊五曲竝用之祭祀、（東遊歌譜、參取神樂譜、）其他有催馬樂六十一曲、（催馬樂譜、體源鈔、）風俗歌二十五曲、（風俗歌譜）皆用之燕樂、（中右記、小右記、榮華物語、體源鈔、御遊記、）長保四年始奏神樂於內侍所、（一代要記、師遠年中行事、）自是隔年行之、至白河帝承保中、每年行之、（公事根源）爾後朝廷祭祀必用神樂、諸社祭多用東遊、（日本紀略、中右記、江家次第、公事根源、）堀河帝立、尤好音樂、善笙笛、故宴遊奏樂太盛、當時神樂號爲祕曲、多氏世世傳之、（續古事談、續敎訓鈔、體源鈔、）帝酷好之、受祕曲於伶人多資忠、（續古事談）就其傳說作譜、又使資忠進譜、與御製符合、帝大悅、（體源鈔）資忠素傳神樂及胡飲酒、採桑老、後爲人所害、帝歎惜謂祕曲從此絕、源雅實奏言、神樂則陛下之所精究、胡飲酒則臣已傳習、請傳之其人、乃召資忠二子忠方近方試

之、帝授近方以神樂、使雅實授胡飲酒於忠方、（古事談、體源鈔、）帝又善風俗歌、授之近方、自是多氏世傳神樂風俗等曲、（吉野樂書）又嘗敕令進諸家所傳樂曲目錄、（續敎訓鈔）謂參議藤原宗輔曰、世所傳絲竹譜、或師說廢而存空名、或祕說絕而失其操、卿宜抽衆本勒爲一家、宗輔奉旨參互考覈、撰錄本朝及唐高麗林邑諸樂譜、作管絃譜、數年成上之、（續本朝文粹）帝用意於音律如此、（參取續敎訓鈔、續本朝文粹、）然歷朝恬嬉、上下皆耽燕樂、其弊流而爲淫曲、自康保後雜技繁興、（大鏡、本朝文粹、明衡往來、）而田樂傀儡子、最行于世、（朝野羣載）田樂蓋野人殖田之樂也、初治安中民閒爲此戲者、著高屐、弄編木、鼓笛歌舞、以爲笑樂、名曰田樂、田樂始見、（榮華物語）後雜以散樂、遂爲一部雜技、永長初盛行于京師、其曲有高足、一足、腰鼓、振鼓、銅鈸子、編木、殖女、養女之類、公卿諸臣多爲之、詭服異裝、鼓舞如狂、郁芳門院最好之、不幾而崩、人以爲不祥、傀

儡子賤者所演、男則舞雙劍、弄七丸、舞木人、鬬桃梗、女作愁眉啼粧、折腰步、齲齒咲、巧爲滛戲、行於東海山陽等諸國、遂及于京師、朝野羣載風俗頽壞、而正雅之音漸衰矣、百鍊鈔、朝野羣載、大鏡、本朝文粋大意、鳥羽帝永久二年冬、行幸白河、慶御願寺、奏慶雲、安樂鹽、河曲子、十天、迦樓頻、胡蝶、菩薩、迴杯、澀河鳥、韶應、北庭、一弄、酒胡子、鳥向白柱、案摩、二舞、萬歲、地久、太平、新靺鞨、散手、歸德陵王、納蘇利等曲、元永元年、皇

太后慶宇治阿彌陀堂、舞者十二人、樂工十八人、奏菩薩、迦樓頻、崇明、鳥向、竹林、太平、散手、拔頭、地久、歸德、林歌等十餘曲、器用羯鼓、揩鼓、笙、觱篥、笛、大拍子、大鼓、鉦鼓、雞樓鼓、時慶賀御遊、奏樂甚衆、而其供佛事尤夥矣、中右記是時京師有妓島千歲、和歌前者、始唱新曲、舞者初著立烏帽子、服水干衣、佩白鞘卷刀、因名男舞、後唯用水干衣、故名白拍子、白拍子始此、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藤原通憲好之、嘗擇

曲中佳者、教妓磯禪師舞之、於是都下盛行、徒然草時藤原師長精通音律、今鏡著三五要錄、仁智要錄、論樂頗詳、三五要錄、仁智要錄、嘗觀白拍子曰、舞者仰立、有憂思之態、而其音屬商、是亡國之樂也、後果有保元平治之亂、而皇室遂衰矣、續古事談、壒嚢鈔、後以下取保元物語、平治物語大意、崇德帝大治二年、法皇及待賢門院幸鳥羽殿、觀殖田、殖女二十餘人、衣服華麗、究極奢侈、又覽田樂、當時如宇治離宮祭、專作田樂、散樂、諸雜

戲、其樂笛無定曲、任口而吹、鼓無定聲、任手而擊、喧嘩雜遝、人皆駭異、中右記散樂本無歌、至後世有歌曲、識者謂亂世之音也、體源鈔保延三年、朝覲行幸、笙師雅樂屬清方、○姓闕與左近衛將曹豐原時秋爭舞輪臺、左大臣源俊房曰、笙有優劣、何論位高卑、故舊制多用譜第、今若委之清方、恐取笑天下、右大臣源雅實等嘗師時秋、聞之大悅、古今著聞集當時廷臣拘拘於小節、皆是類也、後白河帝保元三

年正月、行內宴、五月覽內教坊舞姬、初自長元後、內宴久絕、其後舞姬亦廢、帝並復之、百錬鈔、兵範記、五節儀號爲神事、然槩屬宴遊、唱萬歲樂亂拍子、論者或斥爲非禮、玉海帝常好今樣歌曲、禁秘鈔著梁塵秘鈔二十卷、本朝書籍目錄自謂朕自少好今樣、習學不倦、唱法文早歌曲、至三千回、咽吭腫痛、猶能終曲焉、凡自公卿以下、至雜仕妓女傀儡之徒、苟有善今樣者、無不就而問之、講習四十餘年、終能究其秘訣、

雖世有傳習者、未見與朕同其嗜好者、故至其精微、不能傳之後世、是朕之遺憾也、唯太政大臣師長、左兵衞佐源資時、可謂稍詣其與賾矣、梁塵秘鈔口傳集其耽溺如此、今樣不知起於何世、○按平家物語、梁塵秘鈔口傳集、有稱樣歌者、蓋謂神樂催馬樂風俗歌等類也、本曲蓋變換其舊調以歌之、故稱今樣歟、又按體源鈔、有雜藝神樂、雜藝催馬樂、雜藝風俗歌、亦皆本曲變而爲雜藝者、蓋民間所爲也、併附備考、自華山一條後、漸行于世、至此太盛、紫式部日記、枕草紙、狹衣物語、榮花物語、朝野羣載、平家物語、其所傳凡四十餘曲、參取榮花物語、增鏡、十訓鈔、今昔物語、東鑑、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長門本平家物語、夫木鈔、拾玉集、千五百番歌合、梁塵秘鈔口傳集、吉野樂書、續教訓鈔、體源鈔、當時歌謠有郢曲、○又作詠曲二十餘首、萬葉緯引郢曲雜藝歌十首、體源鈔及古柳、沙羅林、早歌、關神、瀧水、伊知古等曲、拾芥鈔、關神以下梁塵秘鈔口傳集、蓋皆今樣之屬、體源鈔、梁塵秘鈔口傳集、而郢曲疑出於舞樂詠詞、取體源鈔、樂家錄大意、舞樂本有詠舞十七曲、囀舞四曲、皆謂且歌且舞者、而其所詠者、槩皆俗謠頌贊咒文之類、鄙俚不足錄也、樂家錄又有朗詠、古川樣、足

柄、片下、黑鳥子、○黑一作里、今據口傳集、田歌、神歌、棹歌、辻歌、滿周、○周一作固風俗、咒師、別法士等類、朝野羣載、朗詠據增鏡、朗詠、後一條帝時、大納言藤原公任採和漢歌詞、著朗詠集、江談鈔、十訓鈔、蓋後人取其集中詞句而歌之、增鏡因以爲名、神歌、田歌、蓋本皆徒歌、後衍其聲、被之管絃者、諸曲皆傀儡之屬也、朝野羣載凡歌調、今樣多用律音、而傀儡用呂音、體源鈔或唱新曲、或翻古調、紛紜雜出、要皆俗間謠曲也、取體源鈔、十訓鈔、梁塵秘鈔口傳集、太平

記、古今著聞集、大意、然如郢曲、今様、朗詠、白拍子、當時供之十一月五節及禁中宴遊、而諸社行幸、公卿亦奏片下舞、參取公事根源、百錬鈔、名目鈔、花鳥餘情、其鄙俗極矣、初狛氏世傳左舞、至帝時有光時者、始作舞譜、曾孫近眞又作荒序譜、子孫傳業、與豐原、大神、多、安倍諸氏、竝世爲伶官、以到于今云、體源鈔、高倉帝承安三年、上皇宮鴨合、公卿侍臣至北面下僚、分左右爲念人、有勝負舞、四年復相撲節、奏勝負舞、又行今様合於法住寺殿、安元元年、始用神樂於蓮華王院總社、百錬鈔、後鳥羽帝即位明年、安神璽於溫明殿、奏神樂三日、百錬鈔、公事根源、帝好猨樂、始召之宮中而覽焉、明月記、又愛今様白拍子、故有以舞妓入宮、蒙幸、如丹波局、瀧、姬法師者、明月記、一代要記、皇胤紹運錄、後寵白拍子龜菊、賜以攝津二莊、其耽淫樂如此、承久蒙塵之禍、實基于此、東鑑、承久記、建久初、源賴朝將修鶴岡八幡祭、召伶官多好方於鎌倉、令畠山重忠、梶原景

季等傳習神樂曲、又撰家人山城久家等十餘人、受其祕曲、好方盡授之、莫所顧吝、賴朝賞以飛驒荒木鄉、傳之子孫、時賴朝將士又有善今様者、故今様白拍子亦行于鎌倉、東鑑、龜山帝文應元年、清暑堂神樂、始用琵琶及箏、樂家錄、弘長元年夏、上皇慶新寫如法經、奏十天、崇明、秋風、鳥向、感秋、採桑老、蘇莫者、破輪臺、青海波、蘇合破急、白柱、越天、萬秋、千秋等樂、伶官琵琶五人、箏四人、笛五人、觱篥羯鼓各四人、大鼓鉦鼓各一人、體源鈔、時朝儀多廢缺、唯佛事齋會、奏樂不衰、增鏡、後醍醐帝即位大嘗、使源有時供奉清暑堂神樂、藤原顯香以雅長其技、爭之不能得、陰使人殺有時、廷議以他人代之、處顯香流、增鏡、尊卑分脈、帝好樂善吹笛、嘗受櫻人曲於中納言藤原資親、究其妙、授資親正二位、增鏡、豐原龍秋爲帝笙師、每怪其宮沈商亢、時大原有一僧、亦精音律、龍秋與之語、以謂是上替下僭之兆、既而果

有播遷之禍矣、（楊鴫曉筆、笙師據豐原系圖、）及其中興也、有功將士、未被新恩、而諸莊田園、多分授歌舞雜技之徒、賞賜太濫、終失武人之心矣、初北條高時大耽田樂、附諸將士以田樂法師各一人、裝以金玉錦繡、互相誇耀、每設宴奏曲、自高時以下將士、競解衣服、以爲纏頭、其費靡不知幾千萬、高時遂以是而滅、而其流弊至足利氏時倍甚焉、（太平記、）先是信濃前司行長者、述平氏故事、作平家物語、時有瞽僧

性佛者、倚琵琶以歌之、其後僧如一覺一等傳之、漸行于世、演此曲者、號曰琵琶法師、（徒然草、臥雲日件錄、）琵琶蓋與古樂所用者異製、（明衡往來、）而其歌調亦專用呂音云、（體源鈔、）又有延年舞、僧徒所作、不詳其始、文治中後白河法皇修佛事、僧徒始奏此舞、後又行於鎌倉、（圓光大師行狀、東鑑、）舞有數曲、演之者名曰遊僧、（圓光大師行狀翼讚、引藥師寺記、）有能舞、或稱能藝、（文安田樂能記、）亦猨樂屬、（翰林胡蘆集、）蓋田樂之變、（尺素往來、）田樂有本座新座、（尺素往來、）（太平記、）能舞亦倣之、（文安田樂能記、）演和漢故事以爲戲、初有金春者、秦氏安之裔、善爲此戲、同時結崎觀世者、亦巧其技、觀世子世阿彌最極其妙、爲足利義滿所愛幸、於是此戲終大行矣、（翰林胡蘆集、）有久世舞、蓋起於南北亂後、（東野州聞書、七十一番職人歌合、）後小松帝嘗一召而覽之曰、是亂世之音也、遂斥而不復觀焉、（東野州聞書、）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black box]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十一

神樂 鎭魂祭歌 神宮歌附

神樂見上、初天鈿女命奏是曲也、設燎覆槽、以眞辟葛爲鬘、蘿葛爲手繦、竹葉及飫憩木葉爲手草、執茅纏矛、垂裳露乳、手舞足蹈、羣神笑樂、以解天祖之慍、天祖旣出御天原、羣神相見而大懽、日本書紀、古事記、古語拾遺、歌曰、阿波禮、阿那於母志呂、阿那多能志、阿那佐夜憩、飫憩、古語拾遺、故神樂有採物庭燎覆槽等式、樂工唱阿知女於介者、皆其遺制也、古本神樂譜、江家次第、梁塵愚按鈔、樂家錄、神武帝元年十一月、可美眞手命行鎭魂祭、猿女君氏掌神樂、爾後竟爲永例、舊事本紀、古語拾遺、其器用琴笛、貞觀儀式、薩戒記、自清和帝

撰定神樂歌、中右記、歷朝祭祀、與和舞倶奏之、貞觀儀式、中右記、北山鈔、江家次第、醍醐帝敕定神樂譜、古本神樂譜、悅目鈔、一條帝又定其歌章、爲三十八曲、今所傳是也、樂家錄、曲數據神樂歌、凡神樂號爲祕曲、中古唯多氏傳之、光孝朝有多自然麻呂、尤長其技、傳至九世孫資忠、仕堀河朝、帝好神樂、屢召資忠取本拍子、帝親取末拍子、神祇伯顯仲王彈和琴、以調習焉、及資忠遭害、帝大歎惜召二子忠方、近方、試其技藝、親授近方以弓立宮人二曲、賜宸翰神樂譜、二子竟能傳祕曲、世世不失云、古事談、體源鈔、樂家錄、初一條帝始置神樂於內侍所、一代要記、江家次第、公事根源、後因之、其奏樂儀、掃部寮設御拜座於溫明殿南第三間神座前第三間設圓座爲觀樂座、第四間設典侍以下座、第四間據圖太曆又設上皇皇后及女官座於綾綺殿簾中、其東砌有羣官座、南上東面設神樂席於殿庭、分本末二座、本座在北、末座在南、本座西北設衞府召人座、南

面東上、人長座在其西、末座西南爲衞府召人座、北面東上、○按召人謂左右近衞將監等、應召供奉神樂者、人長亦近衞舍人所役也、主殿寮設庭燎、亥刻有司導出、亥刻據圓太曆天皇就拜位、兩段再拜、訖就觀樂座、羣官各入就座、本末亦入就座、杯酒三行、江家次第人長執賢木及木輪、進立庭燎前舞蹈、江家次第、樂家錄、○木輪徑八寸、有柄一尺八寸、警云鳴高鳴高、振舞振舞、次召主殿寮、寮稱唯、人長命盛設庭燎、主殿又稱唯擧燎、次召掃部寮、寮稱唯、乃命鋪

版位、召笛工、工就座、先吹庭燎曲、次篳篥、次琴、各奏技而退、人長命合奏、次召歌人、歌人進庭、插笏腰間、時二管止音、唯鳴琴、歌人乃擊節發音奏庭燎、訖復座、次末歌亦如此、人長曰試技已終、宜供奉神事、古本神樂譜酒司賜觴於本末樂工三行、衞府就座、本末擊節發歌、自採物至韓神、人長執輪起舞、蓋象日神出天窟也、執輪以下、樂家錄、又行杯一巡、人長召樂工、工人皆進、有揖人長而退者、有演散樂而

舞者、次奏自宮人至其駒曲、訖人長又執賢木及輪、進舞于庭、遂奉其所執物於神殿、人長以下、樂家錄、次賜陪從舞人及衞府官祿、訖天皇還宮、古本神樂譜、江家次第、凡神樂舊用平調、後更爲壹越調、氣比宮則用盤涉調、體源鈔後世諸社神巫擊鼓及銅拍子、鳴鈴奏舞者、名曰里神樂、石清水社所行者曰山神樂、樂家錄皆神樂之變也、凡樂曲、各有本歌末歌、在前者爲本、在後者爲末、反覆唱之者曰反、而其音節有

後揚、雙揚、偏折、深籠、淺籠、籠出、及助音、靜歌、間拍子、空拍子、的的拍子等法、皆樂家所傳也、古本神樂譜、樂家錄、今唯錄曲名歌詞及調聲、以存樂制焉、

神樂三十八曲

庭燎

美夜麻爾波、一段、發聲下壹越、終聲下神仙、阿良禮二段、發聲上壹越、終聲黃鐘、布雷良志、三段、法同二段、登夜麻那雷、四段、法同上、本末共用此詞、○按諸曲歌詞、諸本頗有異同、然至其曲調、蓋必無變也、故今專據本

書、其有少異同者、不煩具註、

阿知女法盞○按梁塵愚按鈔云、阿知女、天鈿女之轉音、天鈿女始作神樂、故唱其名、於於者笑聲、於介卽飫憩也、

本方　拍子出音　阿知女　於於於於○先彈和琴、受其餘音、而唱阿知女、又受其餘音而歌於於、發聲竝壹越、下皆倣此、第四於字短聲歌之、時末方同音唱於介、

末方　拍子出音　於介

末方　阿知女　於於於於

本方　於介

本方末方　取合　於於於於

末方　於介於介於介於介

賢木雄拍子九、雌拍子十、已下至葛曲、稱採物歌、拍子調聲竝同、

佐加伎婆能、發聲雙調、唯用和琴、次句以加下、各助音用笛、每曲皆倣此、遠加具波志美、終聲平調登米久禮婆、發聲終聲、竝同上、夜曾宇治備登敍、麻杼韋勢理祁雷、麻杼韋勢理祁雷、○一說云、佐加伎婆爾、由布登理志傳氐、多賀與爾加、加美能美牟呂遠、伊波比曾米祁牟、

本方　於介　阿知女　於於於於

末方　於介

加美加伎能、發聲終聲、竝同本方、美牟呂能夜麻能、佐加伎婆波、發聲終聲、竝同本方、加美能美麻閉爾、志宜理阿比爾祁理、志宜理阿比爾祁理、發聲上雙調、終聲平調、○一說云、志毛夜多備、淤祁杼加禮勢奴、佐加伎婆能、多知佐加由倍伎、加美能伎彌加毛、

本方　於介　阿知女　於於於於

末方　於介已下至葛曲竝同

幣

美氐具良波、和賀爾波阿良受、阿米爾麻須登與遠加備米能、美夜乃美氐具良、美夜乃美氐具良、

美氐具良爾、那良麻志毛能遠、須倍賀美能美氐爾登良禮氐、那都佐波麻志遠、那都佐波麻志遠、

杖

許能都惠波、伊豆許能都惠敍、阿米爾麻須登與遠加備米能、美夜能都惠那理、美夜能

都惠那理、○一說云、阿志比伎能、夜麻遠佐賀志美、由布都久雷、佐加伎賀延陀遠、都惠爾伎理都雷、阿布佐加遠、祁佐許延久禮婆、夜麻備登能、和禮爾久禮多雷、夜麻都惠敍許禮、夜麻都惠敍許禮、○一說云、須米賀美能、美夜麻能都惠登、夜麻備登能、知登勢遠伊能理、伎禮雷美都惠敍、

篠

許能佐佐波、伊豆許能佐佐敍、阿毛爾麻須、登與遠加備米能、美夜能美佐佐敍、美夜能

美佐佐敍、○一說云、佐佐乃波爾、由伎布利都毛雷、布由能與爾、登與能阿曾備遠、須雷賀多能志佐、佐佐和祁婆曾氏許曾夜禮米、登泥賀波能、伊志波布牟登毛、伊邪加波良與理、伊邪加波良與理、○一說云、美豆賀伎能、加美能美與與理、佐佐能波遠、多夫佐登登理氐、阿曾備祁良志毛、

弓

由美登伊閉婆、志那那伎毛能遠、阿豆佐由美麻由美都伎由美、志那毛毛登米受、志那毛毛登米受、○一說云、與毛夜麻能、麻毛理爾多能牟、阿豆佐由美、加美能多加良爾、伊麻志都雷加那、美知能久能、阿豆佐能麻由美、○豆佐一作陀知和賀比加婆、夜宇夜宇與理、許志能備志能備爾、志能備志能備爾、○一說云、佐都遠良賀毛多勢能麻由美、淤久夜麻爾、美加理須良志毛、由美能波受美由、又云、阿豆佐由美、波雷久雷暮登爾、須米賀美能、登與能阿曾備爾、阿波牟登敍淤毛布、

劍

志呂加泥能、米奴伎能多知遠、佐宜波伎氐、

那良能美夜許遠、泥雷波多賀許敍、泥雷波多賀許敍、○一說云、伊波比許志、加美波麻都理、阿須與理波、久美能遠志傳氐、阿曾倍多知波伎、伊曾能加美、布雷夜遠登許能、多知毛賀那、久美能遠志傳氐、美夜治加與波牟、美夜治加與波牟、○一說云、淤伎都伎爾、須米賀美陀知遠、伊波比許志、許許呂波伊麻敍、多能志加理祁雷、

桙

許能富許波、伊豆許能富許敍、阿米爾麻須、

登與遠加備米能、美夜能美富許敍、美夜能

美富許敍、

與毛夜麻能、比登能麻富理爾、須雷富許遠、

加美能美麻閇爾、伊波比多氐多雷、伊波比

多氐多雷、

杓

淤富波良夜、勢賀韋能志美豆、比佐碁毛氐、

登理波那久登毛、阿曾夫勢遠久米、阿曾夫

勢遠久米、（○偏折歌云、淤富波良夜、勢賀韋夜、勢賀韋能美豆遠、比佐碁毛氐、

登理波那久登毛、阿曾夫勢遠久米、阿曾夫勢遠久米、雙揚歌云、勢賀韋夜、勢賀韋夜、勢

賀韋能美豆遠、比佐碁毛氐、登理波那久登毛、阿曾夫勢遠久米、阿曾夫勢遠久米、）

和賀加枓能、伊多韋能志美豆、佐登登富美

比登志久麻泥婆、美豆佐比爾祁理、美豆佐

比爾祁理、（○偏折歌云、和賀加枓能、伊多韋夜、伊多韋能志美豆、佐登登富美、

比登志久麻泥婆、美豆佐比爾祁理、美豆佐比爾祁理、雙揚歌云、伊多韋夜、伊多韋夜、伊

多韋能志美豆、佐登登富美、比登志久麻泥婆、美豆佐比爾祁理、美豆佐比爾祁理、）

葛（○本註云、近世不用之、）

和藝毛許賀、阿那士能夜麻能、夜麻備登登、

比登毛志雷倍久、夜麻加豆良勢與、夜麻加

豆良勢與、

美夜麻爾波、阿良禮布雷良志、登夜麻那雷、

麻佐伎能加豆良、伊呂都伎爾祁理、伊呂都

伎爾祁理、（○按郢曲鈔、大和穴師丹生神社祭儀、用此本末歌、謂之庭燎雙歌、）

韓神（拍子本末各十○或號閑韓神、對早韓神而言也、）

美志麻由布、（發聲自雙調轉黃鐘）加多爾登理加祁、和

禮加良加美波、加良遠藝勢牟夜、加良遠藝、

加良遠藝勢牟夜、（終聲平調）

夜比良傳遠、（發聲同本方）氐爾登理毛知氐、和禮

加良加美能、加良遠藝勢牟夜、加良遠藝、加

良遠藝勢牟夜、（終聲同本方○本末二歌、更自第二句唱之二反、用四拍

子、爲早韓神、）

本方　阿知女（於於於於、志志志志、）

末方　阿知女（於於於於、志志志志、）

本方　取合（於於於、志志志、）

末方　取合（於於於、志志志、）

宮人（拍子本末各五、後揚用三度拍子、宮人已下至我妹子、爲大前張、薦枕已下至

蟋蟀、爲小前張、○按梁塵愚按鈔云、前張本一曲名也、凡此諸曲、以前張歌調歌之、故取以名衆曲、蓋以有律呂之異、分爲大小曲也、

美夜備登能、淤富與曾碁呂毛、比邪登富志、○一本志下有伎能與呂志毛與、淤富與曾碁呂毛二句、

比邪登富志、伎能與呂志毛與、○伎上或有由字淤富與曾碁呂毛、○按古語拾遺、載此曲曰、美夜比登能、於保與須我良爾、伊佐登保志、由伎能與呂志茂、於保與須我良爾、與此稍異、蓋音聲之轉也、

難波瀉

邪爾波賀多、志富美知久禮婆、阿麻碁呂毛、阿麻碁呂毛、多美能能志麻爾、多豆多知和多雷、

木綿垂 拍子同宮人

由布志傳能、加美能佐伎多爾、伊邪能富能、伊邪能富能、毛呂富爾志傳與、許禮知富毛邪志、○一本第二句以下、作毛呂富爾志阿禮婆、許禮夜伊布毛邪志、或作毛呂富爾佐禮婆、許禮登伊布邪志、

前張 拍子同上

佐伊婆理爾、許呂毛波曾米牟、阿米布禮杼、

阿米布禮杼、宇都呂比賀多志、布加久曾米氐婆、

本方　阿知女　於於於於、志志志志、

末方　阿知女　於於於於、志志志志、

階香取 ○按本書、自此歌至我妹子、竝爲階香取曲、

志邪賀杼雷夜、○雷一作理韋邪能美邪登爾、阿伊曾、伊雷布泥能、加治與久麻加勢泥、加多夫久邪布泥加多夫久邪、

和加久佐能、夜伊毛毛能勢多理、阿伊曾、和禮毛能理多理、夜布泥加多夫久邪、布泥加多夫久邪、

井柰野

志邪賀杼雷夜、韋邪能布志波良、阿伊曾、登備氐久雷、志藝賀波淤登波、淤登淤毛志呂伎、志藝賀波淤登、

志邪賀杼雷夜、韋邪能布志波良、阿伊曾、阿美佐須夜、和賀勢能伎美波、伊久良加登理祁牟、伊久良加登理祁牟、

我妹子

和藝毛許爾夜比登與波陀布禮、阿伊曾、阿

夜麻理爾志與理、登理毛登良禮受登理毛

登良禮受夜、

志加理登毛夜、和賀勢能伎美波、阿伊曾、伊

都都登理、牟都登理、那那都登理、夜都登理、

許許能與登遠波登理、登遠波登理祁牟夜、

蔫枕拍子本末各五、後揚拍子本末各七、

許毛麻久良、伊夜多加勢能與杼爾夜、阿伊

曾、多賀爾閉發聲自變調移黃鐘備登敍、志藝都伎能

煩雷、阿美淤呂志、佐傳佐志能煩雷夜、終聲平調

阿伊曾、多賀爾閉備登敍、志藝都伎能煩雷、

阿美淤呂志、佐傳佐志能煩雷、〇本反云、多賀爾閉備登

敍、多賀爾閉備登敍、志藝都伎能煩雷、阿美淤呂志、佐傳佐志能煩雷、

阿米爾麻須夜登與遠加備米能夜阿伊曾、

曾能爾閉發聲同本方備登敍、志藝都伎能煩雷、

阿美淤呂志、佐傳佐志能煩雷、終聲同本方〇末反云、曾

能爾閉備登敍、曾能爾閉備登敍、志藝都伎能煩雷、阿美淤呂志、佐傳佐志能煩雷、

本方　　阿伊志、阿伊志、

末方　　阿伊志、阿伊志、以下至篠波曲並同

閑野已下至篠波、調聲同上、〇按樂家錄、此曲已下至千歲法、用閑拍子、加前張拍

子、

志豆夜能許須宜、加麻毛氐加良婆、淤比牟

夜許須宜、淤比牟夜、淤比牟夜許須宜、〇本反云、

志豆夜能許須宜、加麻毛氐加良婆、淤比牟夜許須宜、淤比牟夜、

阿米那雷比婆理、與理許夜比婆理、登美久

佐登美久佐毛知氐、〇末反云、阿米那雷比婆理、與理許與夜比婆

理、登美久佐、登美久佐久比氐、

磯等〇一說云、貞觀中神宴、撰定此歌、明日以觸忌諱停之、體源鈔云、朱雀帝時、攝

政忠平以此曲有忌諱不奏、後復歌之、

伊曾良賀佐伎爾、多比都雷阿麻能、多比都

雷多比都雷四字據本書傍註阿麻能、〇本反云、伊曾良賀佐伎

爾、麻伊曾良賀佐伎爾、多比都雷阿麻能、多比都雷、

和藝毛許賀多米登、多比都雷阿麻能、多比

都雷、多比都雷阿麻能、〇末反云、和藝毛許賀多米登、和藝毛許

賀多米登、多比都雷阿麻能、多比都雷、多比都雷阿麻能、

篠波

佐佐那美夜、志賀能加良佐伎夜、美志泥都久、遠美那能與佐佐夜、曾禮毛賀那、加禮毛賀那、○那一作毛 伊登許勢爾、麻伊登許勢爾勢牟夜、○按本反云、志賀能加良佐伎夜、美志泥都久、遠美那能與佐佐夜、曾禮毛賀那、加禮毛賀那、伊登許勢能、麻伊登許勢爾勢牟夜、

阿志波良陀能、伊那都伎賀爾能夜、淤能禮佐閑、與米遠延受登氐夜、佐佐宜氐波淤呂志夜、淤呂志氐波佐佐宜夜、加比那宜遠須

雷夜、○按一說云、御前歌此曲、則改淤呂志爲佐佐宜、又末句或作加比那宜遠須登氐、加比那宜遠須登氐、末反云、伊那都伎賀爾能夜、淤能禮佐閑、與米遠延受登氐、佐佐宜氐波淤呂志夜、淤呂志氐波佐佐宜氐夜、加美那宜遠須雷夜、

殖春

宇惠都伎夜、發聲黃鐘 多那加能毛理夜、毛理夜氐布、加佐能阿佐知賀波良爾、終聲壹越○本反云、那富宇惠都伎、又云、那富宇惠都伎、又云、多那加能毛理夜、毛理夜氐布、加佐能阿佐知賀波良爾、

和禮遠伎氐、發聲雙調 布多都麻登雷夜、登雷夜氐布、加佐能阿佐知賀波良爾、終聲同本方○末反云、那富多那加、又云、那富多那加、又云、布多都麻登雷夜、登雷夜氐布、加佐能阿佐知賀波良爾、

本方

阿伊佐、阿伊佐、

末方

阿伊佐、阿伊佐、以下至蟋蟀曲並同

總角

阿宜麻伎遠、和佐陀爾、發聲自雙調移黃鐘 夜理氐夜、曾遠毛布登、曾遠毛布登、曾遠毛布登、曾遠毛布登、終聲雙調○本反云、和佐陀爾夜、和佐陀爾夜理氐夜、曾遠毛布登、曾遠毛布登、曾遠毛布登、曾遠毛布登、

曾遠毛布登、那爾毛、發聲雙調 勢受志氐夜、波雷備須良、波雷備須良、波雷備須良、波雷備須良、波雷備須良、終聲同上○一說云、曾遠淤毛布登、那爾毛登理勢受、波雷備久良志都、波雷備久良志都、末反云、那爾毛勢受志氐夜、波雷備須良、波雷備須良、波雷備須良、波雷備須良、

大宮 調聲同上

淤富美夜能、知比佐許登泥理夜、氐氐爾夜波、氐氐爾夜波、多麻那良婆、氐氐爾夜、○本反云、

知比佐許登泥理、氐氐爾夜波、氐氐爾夜波、多麻那良婆、氐氐爾夜、
多麻那良婆、比雷波氐爾登理夜、與雷波佐
泥米、氐氐爾夜、與雷波佐泥米、氐氐爾夜」○末反云、多麻那良婆、比雷波氐爾須惠、與雷波和賀氐氐爾夜波、氐氐爾夜波、氐氐爾夜波、
湊田調聲同上
美那登陀爾、久具比夜、夜都遠理夜登呂知
那夜登呂知那夜、夜都那賀良、登呂知那夜、
夜都那賀良、毛能毛波受遠理夜、○毛波受已下、一作
○本反云、久具比夜都遠理夜、登良知那夜、登良知那夜、夜都那賀良、登良知那夜、

於毛波受遠理登毛夜、登呂知那夜、登呂知那夜、夜都
那賀良、登良志那夜、○良志或作呂知、末反云、毛能毛伊波受遠理、
登良知那夜、登良知那夜、夜都那賀良、登良知那夜、
蟋蟀
伎理藝理須能、發聲黃鐘泥多佐宇禮多佐、美曾
能布爾、麻韋理伎氐、伎能泥遠富理波牟傳、
遠佐麻佐、都能遠禮奴、淤佐麻佐、都能淤禮
奴、終聲壹越○梁塵愚按鈔或說云、志多良加麻宇杼能、比登閉能加理藝奴、那登理
禮曾、伊登泥多志、

淤佐麻佐、泥多佐發聲壹越宇禮多佐、美曾能布
爾、麻伊理伎氐、伎能泥遠富理波牟傳、淤佐
麻佐、都能遠禮奴、終聲同上○梁塵愚按鈔或說云、那登理禮曾、許佐
米爾曾煩奴良勢、與賀禮須雷、伊登伊登泥多志、
千歲已下至其駒、稱雜歌、
勢牟那伊、勢牟那伊、發聲雙調勢牟那伊夜、勢牟
那伊夜、知登勢能勢牟那伊夜、終聲平調
麻牟那伊、麻牟那伊、發聲本方同麻牟那伊夜、麻
牟那伊夜、與呂豆與能麻牟那伊夜」終聲本方同

那富勢牟那伊、本」發聲雙調、終聲自雙調移平調而止、○本反云、勢牟那
伊、勢牟那伊、勢牟那伊夜、知登勢能勢牟那伊夜、
那富麻牟那伊、末」發聲終聲同本方○末反云、麻牟那伊、麻牟那伊、麻牟
那伊夜、與呂豆與能麻牟那伊夜、
早歌○篇首二章、用閒拍子、加前張拍子、自餘竝的的拍子、
伊豆禮敍毛夜、登杼麻理、本」發聲雙調、終聲下壹越、加能
佐伎許延氐、末」發聲終聲同本方
美夜麻能許都豆良、本」調聲同上久久禮禮許都
豆良、末」調聲同上○已上二首、對的的拍子曲、則其調稍緩、故號閑歌、已下無本末

之別、打的、的拍子、歌之、
佐藝能久備登呂牟登、本發聲雙調、終聲下神仙、伊登波
多那賀宇氏、末○按樂家錄、佐藝以下本末一首、住吉社不歌之、
阿加賀理布牟那志理那雷許、本和禮毛米
波阿理、佐伎那雷許、末
登泥理許曾宇志理許曾宇、本和禮毛許曾
宇、志理許曾宇、末○按樂家錄、此一首內侍所不歌之、
許能惠能美加杼爾、許士淤都登、本加美能
泥能、那祁禮婆、末○按樂家錄、此一首天皇即位不歌之、

遠美那碁能邪延波、本志毛都伎志波須能、
加伊許煩知、末○按樂家錄、是一首夏神樂不歌之、
阿夫理登夜比婆理登、本比婆理登夜、阿夫
理登、末
由須理阿宜與曾曾理阿宜、本曾曾理阿宜
與、由須理阿宜、末
多爾加良伊加婆遠加良伊加牟、本遠加良
伊加婆多爾加良伊加牟、末
許禮加良伊加婆加禮加良伊加牟、本加禮

加良伊加婆許禮加良伊加牟、末
曾曾理阿宜夜曾曾理阿宜、本由須理阿宜
夜由須理阿宜、末
阿知能夜麻、勢夜麻、本勢夜麻夜、勢夜麻、末
許能麻能、本加美能泥、末由須、本須須、末多
爾加良、本遠加良伊、末許禮、本加禮、末遠美
那碁、本志毛都伎志波須能、末阿夫、本比婆、
末
本方　於介　阿知女　於於於於
末方　於介　阿知女　於於於於

本方　於介
明星　調聲同賢木○按梁塵愚按鈔、樂家錄、已下至木綿作、爲星歌、拍子同閑野、
伎伎理理、千歲榮、白衆等、聽說晨朝、清淨偈
夜、千歲已下至淨偈、及下文明星、竝皆音讀、○按此語蓋出於佛書、取以爲神樂歌、不知何故、豈後世侫佛者、因兩部習合說、漫加此等語乎、附以待後考、阿加煩志
波、明星波、久波夜許許那理夜、○久一作志、又須、那
爾志加毛、許與比能都伎能、多陀許許爾麻
須夜、多陀許許爾、多陀許許爾麻須夜、

白衆等、聽說晨朝清淨偈夜、阿加煩志波、明星波、久波夜許許那理夜、那爾志加毛、許與比能都伎能、多陀許許爾麻須夜、多陀許許爾、多陀許許爾麻須夜、

白衆等、聽說晨朝清淨偈夜、阿加煩志波、本 明星波、末 阿加煩志波、本 明星波、末 ○已上唱終、復歌始章本末、

得錢子

登久勢爾許賀泥夜那留夜、發聲黃鐘 志毛由布

比波遠、多禮加波多遠理志、登久勢爾許夜、多多良許伎比與夜、多禮加波多遠理志、登久勢爾許、終聲平調

和禮許曾波、美禮婆夜、發聲本方同 宇禮多佐、阿美多遠理氏、許志加夜、登久勢爾許夜、多多良許伎比與夜、多遠理許志加夜、登久勢爾許、終聲本方同

多多良許伎比與夜、本 多多良許伎比與夜、末 多多良許伎比與夜、本 多多良許伎比與夜、末 多多良許伎比與夜、本 多多良許伎比與夜、末 ○已上唱終、復歌始章本末、

木綿作 韓神 調聲同

由布都久留志那能波良爾夜、阿佐多豆泥、阿佐多豆泥阿佐多豆泥夜、

阿佐多豆泥、麻志毛加美敍夜、阿曾倍阿曾倍阿曾倍阿曾倍阿曾倍阿曾倍、阿曾倍夜、

阿佐多豆泥、伎美毛加美敍、本 麻志毛加美敍、末 伎美毛加美敍、本 麻志毛加美敍、末 伎美毛加美敍夜、阿曾倍阿曾倍阿曾倍阿曾倍、本 阿曾倍阿曾倍阿曾倍、麻志毛加美敍、阿曾倍阿曾倍阿曾倍、阿曾倍阿曾倍阿曾倍、末

朝倉 ○樂家錄云、此曲用的的拍子、按本書及梁塵愚按鈔、體源鈔云、天智帝爲皇太子時、從齊明帝在朝倉宮、作此歌、醍醐帝敕入之神樂曲、爲御所反歌、朝倉木鳥越前風俗歌、故用風俗調子、又遊宴時、以賢木曲調唱之、

阿佐久良夜、發聲自平調轉黃鐘、次句首自神仙轉壹越 伎能麻呂杼能爾和賀遠禮婆、終聲下壹越 ○一說云、阿佐久良夜、淤米

能美那登爾、阿備伎勢婆、多麻能米那志爾、阿備伎阿比爾祁理、
和賀遠禮婆、發聲同本方那能理遠志都都由久
波多禮、終聲同本方○一說云、加都良伎夜、和多雷久米治能、都藝波志能許許呂毛志良受、伊邪加閉理那牟、
晝目用賢木聲調○樂家錄云、此曲尋常不歌之、名爲大曲、
伊加婆加理、與伎和那志氐加、阿麻氐雷夜、
比雷米能加美遠、志婆志登杼米牟、志婆志
登杼米牟、
伊登許爾加、許麻遠都那賀牟、阿佐備許賀、

佐須夜遠加倍能、多麻佐佐能宇閉爾、多麻
佐佐能宇閉爾、
竈殿
登與閉都比、美阿曾備須良志毛、比佐加多
能、阿麻能賀波良爾、比佐○比佐或作許登能許惠
須雷比佐○比佐或作備波能許惠須雷、
比佐加多能、阿麻能賀波良爾、登與閉都比、
美阿曾備須良志毛、比佐○比佐或作備波能許惠
須雷比佐○比佐或作許登能許惠須雷、

酒殿
佐加杼能波、比呂志麻比呂志、美加碁志爾、
和賀氐那登理曾、志加都宜那久爾、
佐加杼能波、祁佐波那波伎曾、登泥理米能、
毛比伎須曾比伎、祁佐波波伎氐伎、○按梁塵愚按鈔、此下載二首云、阿麻能波良、布理佐祁美禮婆、夜閉具毛能、久毛能那加那、那雷、久毛能那加登能、那加登美能、阿麻能許須宜遠、多佐伎波良比、伊能理志許登波、祁布能比能多米、阿那許那夜、和賀須惠能加美能、加美呂藝能與佐許、又云、爾波登理波波、加宜呂登那伎奴那理、淤伎與淤伎與、和賀加杼與都麻、比登毛許曾美禮、疑本末歌也、附以備考、

弓立獻神寶時、唱此曲、○樂家錄云、此曲爲大曲、尋常不歌之、
伊勢士麻能、阿麻能登泥良賀、多久富能祁、
淤祁淤祁、
多久富能祁、伊曾良賀佐伎爾、加富理阿布、
淤祁淤祁、
淤富藝美能、由藝登雷夜麻能、和加佐久良、
淤祁淤祁、
和加佐久良、登理爾和禮由久、布泥加治佐
遠比登加勢、淤祁淤祁、

其駒〇按樂家錄云、此曲無本末之別、打的的拍子、

曾能許麻敍夜、發聲壹越和禮爾、和禮爾久佐許布久佐波登理加波牟、美豆波登理、久佐波登理加波牟夜、終聲同上〇古本神樂譜、調聲據樂家錄、〇一本載葦駁歌、以爲末歌、云阿志夫知能夜、毛理能志多那雷、和賀許麻葦氐許、阿志夫知能、登良祁能許麻、

鎭魂祭歌八曲

阿知女一度　於於於三度、已下每曲並同、

阿米都知爾伎由良賀須波、佐由良賀須、加美和加毛、加美許曾波、伎泥爾伎許宇、伎由良那良婆、

伊曾能加美布雷夜志呂能、多知毛賀登、泥賀布曾能許爾曾能多氐麻都雷、

佐都遠良賀、毛多勢能麻由美、淤久夜麻爾、美加理須良志毛、由美能波受美由、

能煩理麻須、登與比雷米賀、美多麻富須、毛登波加那富許、須惠波伎能富許、

美和夜麻爾、阿理多氐雷、知加佐遠、伊麻佐加延傳波、伊都加佐加加延牟、

和藝毛許賀、阿那士能夜麻能、夜麻能夜麻毛登、比登毛美雷賀爾、美夜麻加豆良勢與、已上

多麻波許爾由布登理志傳氐、多麻知登良勢與、美多麻阿賀理、美麻賀理麻志志加美波、伊麻叙伎麻勢雷、

美多麻美爾、伊麻志志加美波、伊麻叙伎麻勢雷、多麻波許毛知氐、佐理久雷志美多麻、多麻加閉志須那夜、已上歌終、唱下詞十度、

比登布多美與、伊都牟由那那夜、許許能多理夜、滋野井本年中行事秘鈔

神宮歌三十一曲

鍬山祭歌

二月一日、鍬山伊賀理祭、宮司大内人等、各衣冠、率物忌山向御巫内人入山、伐木作鍬、以葛作笠、行殖田之儀、殖長所歌、

阿那多能志、祁布能多能志佐、伊爾志閉毛、加久夜阿理祁牟、祁布能多能志佐、

阿波良伎歌

六月十五日、禰宜率祝部至阿波良木神崎、採御贄荒蠣時奏之、

阿波良伎夜志麻波那那志麻登、麻遠勢杼毛、祁那志加氐氐婆夜志麻那理、歌終、三唱惠伊夜、以下三首皆同、

阿賀伎美能、於富牟波麻傳能、碁邪布泥能、勢美能宇閑爾、知與登伊布登理、麻比阿曾夫、

阿賀伎美能、伊能知遠許波婆佐佐禮伊志能、伊波富登那理氐、許祁能牟須麻傳、

阿賀伎美能美久良能夜麻爾志富能美都碁登、登美許曾伊理麻勢、

降神歌

同日清酒作内人、神主、玉串大内人、至輿玉社前、供神酒御贄、行御卜事、御巫内人執鵄尾琴、以笏轢之三度、唱此歌、

阿波理夜由波受登麻遠佐奴、阿佐久良爾、阿麻都加美久爾都加美淤理麻志麻勢、

阿波理夜由波受登麻遠佐奴、阿佐久良爾、那雷伊加豆知毛、淤理麻志麻勢、

阿波理夜由波受登麻遠佐奴、阿佐久良爾、加美都淤富延志毛都淤富延毛麻伊理多麻閇、歌終、御巫内人以嘯聲卜一身清濁、又卜定神饌器物、

月次祭歌

十六日、神主、玉串大内人、及内外物忌父等各衣冠、獻神饌、事終就直會座、物忌父等執

琴奏此歌、清酒作、禰宜、神主、玉串大内人、竝奏倭舞、

美夜備登能佐勢雷佐加伎遠和禮佐志氐與呂豆與麻傳爾加那傳阿曾婆牟、

十七日曉旦、清酒作酒作内人等、獻悠紀神饌、事終諸司就直會座、内人執琴授大物忌父、時清酒作内人起舞、大物忌父弄琴物忌父等唱歌、神官各因座次奏舞、及酉刻鳥名子拍志多良手、歌此曲、○按元元集云、鳥名子舞、蓋出自天窟長

嗚鳥故事、
附以備考、

志多良宇氏登、氏氏賀能多閉婆、宇知波牟倍理、那良比波牟倍理、阿許米能曾氐、夜禮氐波牟倍理、遠備爾夜勢牟、多須伎爾夜勢牟、伊那勢牟、伊那勢牟、多加能遠爾勢牟、

志多良波志理宇知、淤富都能波麻閉由祁婆阿布毛能加波米、多知許賀牟佐、

志多良波、與泥波夜加波婆、佐祁久美阿藝氐毛禮、登美能都加比紋、

伊祁富良禮與波知須波和禮宇惠牟、波知須賀宇閉爾那美久良多氐良禮與、

伊那多知那牟、遠志能加毛杼理、美豆麻佐良婆、登美紋麻佐良牟、

同日齋王拜神宮、齋宮寮諸司各供其事、祭使參入、歌人先吹笛、就座之後、唱歌吹笛弄琴、宮司以下各奏倭舞、寮司中臣亦舞、其歌用美那都伎曲、次神主舞用宮人曲、(歌曲見前)次祭使舞、用大宮曲、次寮官舞、用大宮千木曲、次烏名子等進齋王候殿與舞姬候殿中閒、唱歌吹笛弄琴、唱阿米那雷夜等十二曲、交攜手回翔、後聚頭一所、各合手而退、

美那都伎能、淤富與曾碁呂毛比那都伎氐與呂豆與麻傳爾、加那傳阿曾婆牟、

淤富美夜能登加宜爾伎韋雷、淤伎能登理、曾禮遠美氐曾良能阿良多加登備加祁雷米理、

淤富美夜能、知藝爾淤比多雷夜麻加佐伎與呂豆遠知與爾都加閉麻都良牟、

阿米那雷夜夜加理賀那加那雷夜、和禮比登能許佐阿禮登毛夜夜加理賀那加那雷夜、和禮比登能許佐、

美知能倍能許多知婆那遠布佐遠理毛都波多賀許那雷良牟、

登富多布美美那佐能夜麻能志韋賀延陀遠布佐遠理毛氐婆韋麻呂毛登雷、

伊與與登紋伊布伎美賀與波、知與登紋伊

布、知與登敍伊布、牟良佐伎淤備遠多禮氐、伊邪夜阿曾婆牟、

淤富美夜能麻閇能、阿良禮須多禮、阿良禮阿良禮、和賀加與閇婆曾、都麻毛曾呂布、

淤富美夜能麻閇能、加波能碁登、加波能那賀佐、伊能知毛那賀久、登美毛志多麻閇、

夜麻加波爾波牟夜、遠志能米杼理、麻志夜許能、與爾那那多備、都麻碁比夜須雷、

夜麻加波爾多氐雷久呂米須許米、麻佐布

久夜、與伎許爾氐、遠登理加祁氐、伊邪夜阿曾婆牟、

美那美那伎登理波、加理爾敍阿雷、阿良禮布理、志毛遠久與毛、與登毛佐多米受、

淤富加波夜那藝波、比呂久氐多氐雷淤富加波夜那藝與伎加許爾氐、遠登理加祁氐、伊邪夜阿曾婆牟、

波麻爾伊傳氐阿曾夫知登理那久阿夜毛那伎、許麻都賀宇閇爾、阿美那遠加禮曾、

多知波那賀毛登爾、美知遠布美氐、加宇婆志夜、和賀加與閇婆敍、都麻毛曾呂布、已上十二首、曲末唱阿麻能淤比、凡三聲、

九月神衣祭直會、宮司奏舞之後、唱此歌、

那賀都伎能志具禮能阿米爾、奴禮氐許曾、夜麻能許能波波宇良加閇雷米、

十二月月次祭、宮司奏舞時唱之、

宇治夜麻能、伊須受能波良爾、美知多知氐、與呂豆與麻傳登加那傳阿曾婆牟、建久皇大神宮

年中行事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十二

催馬樂　東遊　風俗

催馬樂不詳其所起、尚侍廣井女王特善是曲、後始傳于世、（三代實錄）事見上、醍醐帝使左大臣源雅信撰其呂律譜、（與儀鈔、袖中鈔）左近衛少將藤原忠房作笛譜、（胡琴教錄）一條帝時、源信明撰箏琵琶譜、（古今著聞集、體源鈔、胡琴教錄）古者御遊必先奏本曲、次唐樂、先後之序、自有一定之式也、（御遊鈔、樂家錄）其奏本曲、先奏調子、後唱歌、助音數人、器用和琴、笛、琵琶、箏、笙、篳篥各一、拍節用笏拍子、（增鏡、古今著聞集、樂家錄）堀河帝嘉承中、以穴貴、櫻人、席田、鳥破急、賀殿急爲呂歌、青柳、萬歲樂、五常樂急爲律歌、帝好唐樂、御遊多不奏本曲、故廢笏拍子、專用三鼓、御遊用三鼓是爲始、保安以後、往往有以唐樂爲先者、（保安以下據御遊鈔）近衛帝久安三年、法皇御遊、以鳥破急、賀殿急、穴貴、妹與我爲呂歌、萬歲慶雲、三臺破急、五常樂破急、扶南老君子、廻忽、甘州、陪臚、伊勢海、我門、更衣、淺水爲律歌、（樂家錄）葢非舊式也、凡傳本曲者有三家、權大納言藤原宗家、源資賢、少納言源師廣、其說各有少異、（體源鈔、胡琴教錄、師廣姓據尊卑分脈）唯律歌用平調、呂歌用雙調者、古今率無變也、（西宮記、樂家錄）

催馬樂六十一曲

呂歌（三十六曲）

穴貴（拍子一段二段各五、三段四、）

阿那多布登、祁布能多布登佐夜、伊爾志閉毛、波禮、（一段）伊爾志閉毛、加久夜阿理祁牟夜、祁布能多布登佐、（二段）阿波禮、曾許與志夜、祁布能多布登佐、（三段）

新年（拍子同上）

阿多良志伎、登志能波志米爾夜、加久志許曾、波禮、一段加久志許曾、都加閉麻都良米夜、與呂豆與麻傳爾、二段阿波禮、曾許與志夜、與呂豆與麻傳爾、三段

梅枝 拍子同上

牟米賀延爾、伎韋雷宇具比須夜、波雷加祁氐、波禮、一段波雷加祁氐、那祁杼毛伊麻陀夜、由伎波布理都都、二段阿波禮、曾許與志夜、由伎波布理都都、三段

葦垣 拍子五段、各七○按此曲與西王樂序同音

阿志賀伎麻賀伎、麻賀伎加伎和祁、氐布許須登、淤比許須登、多禮、一段氐布許須登、多禮加、多禮加許能許登遠、淤夜爾麻宇與許志麻宇志志、二段登杼呂祁雷、許能伊閉、許能伊閉能、能○能或作遠登與米、淤夜爾麻宇與許志祁良志毛、三段阿米都知能加美毛、加美毛曾宇志多倍、和禮波麻宇與許志麻宇佐受、四段須賀能泥能、須賀那、須賀那伎許登遠、和禮波伎久、和禮波伎久加那、五段

櫻人 拍子二段、各十二○按此曲與地久破同音

佐久良比登、曾能布泥知治○知治或作登杼米、志麻都多遠、登麻知都久禮雷美氏加閉理許牟夜、曾與夜、佐須加閉理許牟夜、曾與夜、一段許登遠許曾、阿須登毛伊波米、遠知加多爾、都麻佐雷勢那那禮婆、阿須毛佐泥許士夜、曾與夜、佐須毛佐泥許士夜、曾與夜、二段

葛城 拍子一段六、二段七、三段九、

加都良伎能、氐良能麻閉那雷夜、登與良能氐良能、爾志那雷夜、一段延能波韋爾、志良多麻志豆久夜、麻志良多麻志豆久、淤志登杼、淤志登杼、二段志加志氐婆、久爾敍佐加延牟夜、和伊閉良敍登美勢牟、淤志登杼、淤志登杼、淤志登杼、淤志登杼、三段○續日本紀、以此曲爲光仁帝龍潛時童謠、其詞稍有異同、云、葛城寺乃、前在也、豐浦寺乃、西在也、於志止度、刀志止度、櫻井爾、白壁之豆久也、好壁之豆久也、於志止度、刀志止度、然爲波、國曾昌由流也、吾家良曾昌由流也、於志止度、刀志止度、

竹河 拍子二段各七
多祁加波能、波志能都米那雷夜、波志能都
米那雷夜、波那曾能爾波禮、一段 波那曾能爾、
和禮遠婆波那氐夜、和禮遠婆波那氐夜、米
邪志多具閉氐、二段
河口 拍子同上○近世不歌之
加波久知能、勢伎能阿良賀伎夜、勢伎能阿
良賀伎夜、麻毛禮杼毛、波禮、一段 麻毛禮杼毛、
許延氐和禮泥奴夜、許延氐和禮泥奴夜、勢

伎能阿良賀伎、二段 此歌據催馬樂譜一本
眞金吹 拍子二段各十○按本書一本、爲光仁帝大嘗須機風俗歌、
麻賀泥布久、伎備能那加夜麻、淤備爾勢雷、
那與夜、良伊志那夜、佐伊志那夜、淤備爾勢
雷淤備爾勢雷波禮、一段 淤備爾勢雷、富曾多
爾賀波能、淤登能佐夜祁佐夜、良伊志那夜、
佐伊志那夜、淤登能佐夜、淤登能佐夜祁佐
夜、二段
山城 拍子三段各十
夜麻志呂能、許麻能和多理能、宇理都久理、
那與夜、良伊志那夜、佐伊志那夜、宇理都久
理、宇理都久理、波禮、一段 宇理都久理、和禮遠
富志登伊布、伊加爾勢牟、那與夜、良伊志那
夜佐伊志那夜、伊加爾勢牟、伊加爾勢牟、波
禮、二段 伊加爾勢牟、那理夜志那麻志、宇理多
都麻傳爾夜、良伊志那夜、佐伊志那夜、宇理
多都麻、宇理多都麻傳爾、三段
紀伊國 拍子一段九、二段八、○按此曲與白濱樂同音

伎能久爾能、志良良能波麻爾、麻志良良能
波麻爾、伎氐韋雷加毛米、波禮、曾能多麻毛
氐許、一段 加是志毛布伊多禮婆、那呂理志毛
多氐禮婆、美那曾許伎理氐、波禮、曾能多麻
美延受、二段○本註云、此餘二段近世不歌、故不注其詞、
石川 拍子一段、二段各六、三段四○按此曲與石川樂同音
伊志加波能、許麻宇杼爾、淤備遠登良禮氐、
加良伎久伊須雷、一段 伊加那雷、伊加那雷淤
備敍、波那陀能、淤備能、那加婆多延多雷、二段

加夜雷加夜雷加、那加婆多延多雷、三段

此殿 拍子二段各八

許能登能波、牟倍毛、牟倍毛登美祁理、佐伎久佐能、阿波禮、佐伎久佐能、波禮、一段 佐伎久佐能、美都婆與都婆能那加爾、登能都久理勢理夜、登能都久理勢理夜、三段

此殿西 拍子同上○一作倉垣、本註云、已下三首、不必歌之、

許能登能能、爾志能、爾志能久良賀伎、波雷備須良、阿波禮、波雷備須良、波禮、一段 波雷備

須良、阿由祁杼、由祁杼都伎勢受、爾志能久良賀伎夜、二段

此殿與 拍子同上○一作酒屋

許能登能能、淤久能、淤久能佐加夜能、宇知多麻理、○知催馬樂譜異本作波、下同阿波禮、宇知多麻理、波禮、一段 宇知多麻理、和禮遠、和禮遠許布良志、遠佐加許延那雷夜、遠佐加許延那雷夜、二段

鷹山 拍子同上

多加夜麻爾、多加遠、多加遠波那知阿宜、淤久遠那美、阿波禮、淤久遠那美、波禮、一段 淤久遠那美、和賀須、和賀須雷登伎爾、阿閉雷勢那加毛夜、阿閉雷勢那加毛夜、二段已上三首據一本

妹與我 拍子一段十

伊毛登阿禮登、伊雷佐能夜麻能、夜麻良良藝、氏那登理布禮曾夜、加遠麻佐雷賀爾夜、登久麻佐雷賀爾夜、

美作 拍子二段各八○按一本爲嵯峨帝大嘗主基風俗歌

美麻佐加夜、久米能、久米能佐良夜麻、佐良佐良爾、那與夜、佐良爾那與夜、一段 佐良佐良爾、和賀那、和賀那波多延士、與呂豆與麻傳爾、與呂豆與麻傳爾、二段

藤生野 拍子同上

布治布能能、加多知、加多知賀波良遠、志米波夜志、那與夜、志米波夜志、那與夜、一段 志米波夜志、伊都伎伊波比志、○伊都伎已下、一作志米志、志米志毛、志雷久、登伎爾阿閉雷加毛夜、登伎爾阿

閇雷加毛夜、二段
席田拍子二段各六〇按一本爲陽成帝大嘗悠紀風俗歌
牟志呂陀能夜、牟志呂陀能、伊奴伎賀波爾
夜、〇伊下一有都字、下同、須牟都雷能、伊奴伎賀波爾
夜須牟都雷能、一段須牟都雷能夜須牟都雷
能、知登勢遠加泥氐敍、阿曾備阿閇雷、知登
勢遠加泥氐敍、阿曾備阿閇雷、二段
大宮拍子一段十
淤富美夜能、爾志能許牟治爾、阿夜米許牟
陀理、佐夜米許牟陀理、多理夜多牟那、此歌據一

本、終句梁塵愚按鈔、
淺緑拍子一段八、二段四、
阿佐韋杼理、〇韋一作美許伊波那陀、曾米加祁
多理登夜、美雷麻傳爾、多麻比加雷、志多比
加雷、志牟伎夜宇須邪加能、志陀理夜那藝、
一段麻多波多韋杼那雷、勢牟邪伊、阿伎波藝、
那傳志許、加良富比、志陀理夜那藝、二段
青馬拍子同上〇本註云、已下二首、不必歌之、

阿遠能麻波那禮婆、登理都那宜、佐遠能麻
波那禮婆、登理都那宜、志能伊佐夜能、志能
伊佐夜能、佐勢許賀比許那雷、曾與呂牟許、
一段〇曾與一作佐伊、下同、麻多波多呂牟許能、多伊伎
能和良波能、佐勢許賀比許那雷、曾與呂牟
許、二段此歌據一本
妹之門拍子同上
伊毛賀加杼、勢那賀加杼由伎須藝加泥氐
夜、和賀由加婆、比治加佐能、比治加佐能、阿

米毛夜布良那牟志傳多遠佐、一段阿麻夜杼
理、加佐夜杼理、夜杼理氐麻加良牟、志傳多
遠佐、二段此歌據異本
本滋拍子二段各五
毛登志宜伎、毛登志宜伎、伎備能那加夜麻、
牟加志與理、牟加志加良、一段牟加志加良牟
加志與理、那能布理許奴波、伊麻能與能多
米、祁布能比能多米、二段
美濃山拍子一段十〇按此曲與地久急同音

美能夜麻爾志士爾淤比多雷、多麻加志波、登與能阿加理爾、阿布賀多能志佐夜、阿布賀多能志佐夜、

總角 拍子同上

阿宜麻伎夜登宇登宇、比呂婆加理夜、登宇登宇、佐賀理氐泥多禮杼毛、麻呂備阿比祁理、登宇登宇、加與理阿比祁理、登宇登宇、

田中 拍子同上○按此曲與胡飲酒同音

多那加能韋杼爾比加禮雷多那藝都米、都

米阿許米、許阿許米、多理良理、多那加能許阿許米、

酒飲 拍子一段八○按此曲與胡德樂同音

佐祁遠多宇倍氐、多倍惠宇氐多牟登許理敍、麻宇傳久雷與呂煩比敍、麻宇傳久雷、多牟那多牟那、多理理良良、

眉刀自女 拍子同上○一作御馬草、按此曲與酒清司同音、

美麻久佐登理加閉麻由登士米、麻由登士米、麻由登士米、麻由登士米、麻由登士米夜、

麻由登士米、麻由登士米、

難波海 拍子一段十二、

那牟婆能宇美那牟婆能宇美、許藝毛氐能煩雷、遠夫泥淤富夫泥、都久志都麻傳爾、伊麻須許志能煩禮、夜麻那伎麻傳爾、

我家 拍子一段十一

和賀伊閉爾波、登婆理知夜宇毛、多禮多雷遠淤富伎美久麻勢、○久一作伎、牟許爾勢牟、美佐加那爾那爾與祁牟、阿波備都比、○都比一作佐

陀遠加、加是與祁牟、阿波備佐陀遠加、加是與祁牟、此歌據一本

無力蝦 拍子一段八○按此曲與吉簡同音

知加良那伎加閉留、知加良那伎加閉留、富泥那伊美美受富泥那伊美美受、

鈴鹿河 拍子一段九

須受加賀波夜曾勢能多伎遠、美那比登能、米豆雷毛志雷久、登伎爾阿閉雷、登伎爾阿閉雷加毛、

奥山 拍子一段九

淤久夜麻爾伎伎雷夜遠治、伎夜波祁豆雷、麻伎夜波祁豆雷伎祁豆雷遠治、已上二首據異本、鈴鹿河拍子、體源鈔、

奥山爾 拍子一段十二○一作奥爾

淤久夜麻爾伎那賀須佐加伎賀遠治、伎夜登伎夜登、伎毛夜波祁豆雷麻伎夜波祁豆雷伎那賀須遠治、○伎毛夜以下、異本作麻伎夜波祁豆雷伎夜波祁豆雷伎祁豆雷遠治、

律歌 二十五曲

我駒 拍子二段各六

伊傳阿賀許麻波夜久由伎許勢、麻都知夜麻、阿波禮、麻都知夜麻、波禮、一段 麻都知夜麻、麻都良牟比登遠、由伎氐波夜、阿波禮、由伎氐波夜美牟、二段

澤田川 拍子一段九、二段四、

佐波多賀波、曾傳都久婆加理夜、阿佐祁禮杼、波禮、一段 阿佐祁禮杼、久爾能美夜備登夜、多加波志和多須、二段 阿波禮、曾許與志夜、多加波志和多須、三段 已上三首據一本、

高砂 拍子七段各五○按此曲與長生樂破同音

多加佐碁能、佐伊佐碁能、多加佐碁能、一段 遠能閉爾多氐雷、志良多麻、多麻都婆伎、多麻夜那藝、二段 曾禮毛賀登、佐牟麻志毛賀登、麻志毛賀登、三段 泥理遠佐美遠能、美敍加祁爾勢牟、多麻夜那藝、四段 那爾志加毛、佐那爾志加毛、那爾志加毛、五段 許許呂毛麻陀伊祁牟、

由理婆那能、佐由理婆那能、六段 祁佐佐伊多雷波都波 波字據一本 那爾阿波麻志毛能遠佐由理婆那能、七段

夏引 拍子一段九、二段十四、五截、○按此曲與夏引樂同音

那都比伎能志良伊登、那那婆加理阿理、一截 佐碁呂毛爾淤理氐毛伎勢牟、麻志米波那禮與、一段 二截 加多久那爾毛能伊布遠美那加那、麻志、三截 阿佐藝奴毛、和加米能碁登久、多毛登與久、伎與久加多與久、四截 許久備夜須

良爾、麻志伎勢米加毛、二段、五截、〇按異本、結句下又有奴比伎勢米加毛一句、

貫河 拍子三段、各九

奴伎加波能勢能夜波良多麻久良、夜波良加爾、奴雷與波那久氐、淤夜佐久雷都麻、一段淤夜佐久雷都麻波、麻志氐雷波志志加佐良婆、夜波藝能伊知爾、久都加比爾加牟、二段久都加波婆、知加伊能富曾志伎遠加閇、佐志波伎氐、宇波毛登理伎氐、美夜治加與波牟、三段

東屋 拍子一段八、二段九、

阿豆麻夜能、麻夜能阿麻理能、曾能阿麻曾曾藝、和禮多知奴禮奴、登能杼比良加勢、一段加須賀比毛、登邪志毛阿良婆許曾、曾能登能杼和禮佐佐米、淤志比良伊氐伎麻勢、和禮夜比登豆麻、二段已上二首據異本、東屋拍子體源鈔、

青柳 拍子二段、各六

阿遠夜藝遠、加多伊登爾與理氐夜、淤祁夜、

宇具比須能、淤祁夜、一段宇具比須能、奴布登伊布加佐波、淤祁夜、宇米能波那賀佐夜、二段

伊勢海 拍子一段十、二截、〇按此曲與拾翠樂同音

伊勢能宇美能、伎與伎那藝佐爾、志富加比爾、那能理曾都麻牟、加比夜比呂波牟夜、一截多麻夜比呂波牟夜、二截

庭生 拍子一段九、二截、

爾波爾淤布雷、加良那豆那波、與伎那那理、波禮、美夜備登能、一截佐具雷布久呂遠、淤能

禮加祁多理、二截爾波爾淤布雷、一句反

走井 拍子同上

波志理韋能、許賀夜加理遠佐米加祁、一截曾禮爾許曾麻由都久良勢氐、伊登比伎那佐米、二截

飛鳥井 拍子同上

阿須加韋爾、夜杼理波須倍志夜、淤祁、一截加宜毛與志、美毛比毛佐牟志、美麻久佐毛與志、二截

我門 拍子一段七、二段六、三段八、

和賀加杼爾和賀加杼爾宇波毛能須曾奴禮志多毛能須曾奴禮阿佐那都美由布那都美阿佐那都美一段阿佐那都美由布那都美和賀那遠志良麻久富志加良婆美曾能布能美曾能布能二段美曾能布能美曾能布能阿夜米能許富理能陀伊理夜宇能麻那牟須米登伊閑淤登牟須米登許曾伊波米三段

我門乎 拍子二段各七

和賀加杼遠登佐牟加宇佐牟泥雷遠能許與志許邪雷良志夜與志許邪雷良志夜一段與志那志爾登佐牟加宇佐牟泥雷遠能許與志許邪雷良志夜與志許邪雷良志夜二段

大路 拍子同上○此歌春時用之

淤富淤治爾曾比氏能煩禮雷阿遠夜藝賀波那夜阿遠夜藝賀波那夜一段阿遠夜藝賀志那比遠美禮婆伊麻佐加理那理夜伊麻佐加理那理夜二段 此歌據異本

大芹 拍子一段三十四

淤富勢理波久爾能佐陀毛能許勢理許曾由傳氏毛宇麻志許禮夜許能是牟婆牟佐牟陀能伎能由志能伎能婆牟牟志賀米能杼宇佐伊加久能佐伊比夜宇佐伊登佐伊理夜宇米牟加須米宇祁多雷伎理登富志加那波米婆牟伎碁呂久加閑志伊知呂久能佐伊夜志佐宇那伊夜

淺水 拍子一段二十一

阿佐牟豆能波志能登杼呂登杼呂布理志阿米能布理爾志和禮遠多禮叙許能那加備登多氏氏美毛登能加多知勢宇曾許志登夫良比爾久雷夜佐伎牟陀知夜

刺櫛 拍子一段十五

佐志具志波登宇麻理那那都阿理志加杼多祁久能士與宇能阿志多爾登理與宇佐理登理登理志加婆佐志具志毛那志夜佐

伎牟陀知夜、

鷹子 拍子一段十四

多加能許波、麻呂爾多婆良牟夜、氐爾須惠氐、阿波豆能波良能、美久留須能、和多理能宇豆良、都良勢牟夜、佐伎牟陀知夜、

逢路 拍子一段十三、以下至何爲並同、

阿布美治能、志能能遠布夫伎、波夜比加受、許毛知、麻知夜勢奴良牟、志能能遠布夫伎夜、佐伎牟陀知夜、

道口

美知能久知、多祁布能許布爾、和禮波阿理登、淤夜爾麻宇志多倍、許許呂阿比能加是夜、佐伎牟陀知夜、已上二首據異本、拍子樂家錄、

更衣

許呂毛賀閇勢牟夜、佐伎牟陀知、○知下一有夜字、和賀伎奴波、能波良志能波良、波藝能波能○能一作那、須理夜、佐伎牟陀知夜、

何爲

伊加爾勢牟、勢牟夜、遠志能加毛杼理、伊傳氐由加婆、淤夜波阿理久登、佐伊那米杼、米據梁塵愚按鈔、與豆麻佐陀米都夜、佐伎牟陀知夜、

鷄鳴 一段○拍子闕、按此曲與鷄鳴樂同音、

登理波那伎奴氐布、加佐佐久良麻呂賀志加毛能遠、淤志波志伎多理、韋氐須禮、那雷許那須麻傳、此歌據異本、

老鼠 拍子一段十○一作西寺、按此曲與林歌同音、

爾志傳良能、淤伊泥受美、和加泥受美、淤牟

毛都牟都、祁佐都牟都、祁佐都牟都、富宇志爾麻宇佐牟志爾麻宇勢、富宇志爾麻宇佐牟、志爾麻宇勢、古本催馬樂譜、

陰名 一段○拍子闕、

久頗能那遠婆、那爾登加伊布、久頗能那遠婆、那爾登加伊布、都良多理、祁布久那宇多毛呂、都良多理、○按梁塵愚按鈔、此句作祁比能那加能比都藝米、布久那宇多毛呂、異本催馬樂譜、

東遊傳言宣化帝元年、有神降於駿河宇土

濱、歌舞絶妙、國人道守氏摸其舞曲而傳之、名曰東遊、續教訓鈔、體源鈔、卽東舞也、三代實錄、寛平御記、大鏡、歷朝祭祀用之、體源鈔、公事根源、其器古用和琴、後有笛、篳篥、舞者四人、細纓冠、著綾袴袍、插櫻花于冠左、陪從三人、衣冠、著韈、淺鞜、冠右插酴醾花、樂家錄、醍醐帝延喜二十年、敕定其序次如左、賀茂臨時祭亦準此、古本東遊歌譜、

東遊五曲

一歌

遠遠遠遠、波禮那、氐遠登登能閉呂那、宇多登登能閉牟那、佐加牟能泥、遠遠遠遠、

二歌

和賀勢許賀、祁佐能許登氐波、那那都遠能、夜都遠能許登遠、志良倍多雷碁登夜、那遠加祁夜麻能、加都能祁夜、遠遠遠遠、

駿河歌六段、有舞、作駿河舞歌○一

宇杼波麻爾、須雷賀那雷、宇杼波麻爾、宇知與須雷那美波、那那久佐能伊毛、許登許曾與志、一段許登許曾與志、那那久佐能伊毛波、許登許曾與志、阿閉雷登伎、伊佐佐泥那牟夜、那那久佐能伊毛、許登許曾與志、二段阿那夜須良祁、阿那夜須良、夜須良、阿那夜須良祁、泥理能遠能、許呂毛能曾傳遠、多禮氐、阿那夜須良祁、三段知杼理由恵爾、波麻爾傳氐阿曾夫、知杼理由恵爾、阿夜毛那伎、許麻都賀宇禮爾、阿美那波理曾、阿美那波理曾、四段伊波多志多延、加佐和須禮多理夜、伊波多志多延、登能波良毛、志雷久毛賀那夜、加佐麻都理加牟、加佐麻都理淤加牟夜、五段志良那良牟、阿是加曾能登能波良、志良那良牟、伊波多那雷夜、多閉能登能波、知加伎登那理遠、知加伎登那理遠、六段

求子歌二段、有舞、

阿波禮、知波夜夫雷、加毛能夜志呂能、比米許麻都、一段阿波禮、比米許麻都、與呂豆與布登毛、伊呂波加波、阿波禮、伊呂波加波良士、

二段

大廣歌二段○一作加多淤呂志、或淤富比禮、

淤富比禮夜、遠比禮能夜麻波、與理氐許曾、一段與理氐許曾夜麻波與良那禮夜登富米波阿禮杼、二段古本東遊歌譜

風俗二十五曲

小筑波

遠都久婆遠、許由雷須理伎奴、加閉理伎氐夜、多賀許比須具勢、遠都久婆遠、許由雷須

伎奴、○須下疑脫理字

小淘綾

許與呂藝能、伊曾多知那良志、伊曾那良志、那都牟米那志、奴良須那、奴良須那、淤伎爾

遠禮、遠禮那美夜、

奴呂奴呂毛、伎美賀米須倍伎、米須倍伎、那

遠志都美、都美氐波夜、

玉垂

多麻多禮能、加米遠那加爾須惠氐、阿雷士

波毛夜、佐加那麻藝爾、佐加那登理爾、許由

雷藝能、伊曾能、和加米加理阿宜爾、

鴛鴦○一作乎之高倍、或上野歌、

遠志多加倍、加毛佐閉伎韋雷、波良能伊祁

能夜、多麻毛波、麻泥那加理曾夜、淤比毛都

久賀爾夜、淤比毛都久賀爾、○三句已下、一作波良能伊祁爾、淤布雷多麻毛波夜、與伎久佐能由加理紋夜、麻泥那加理曾夜、

志太浦

志陀能宇良遠、阿佐許具遠夫泥、佐志與勢

呂、和禮佐閉能理氐那、志陀、志陀能宇良遠

美牟夜、

君乎

伎美遠淤伎氐、阿陀志許許呂遠、和賀毛多

婆夜、那與夜、須惠能麻都夜麻、那美毛許延

許延那牟夜那美毛許延那牟、

遠方

遠知加多夜、加能加多夜阿陀知能波良爾、

多多雷加良爾、

多多留加良爾宇和留加良爾淤能遠爾與
須留佐奴登志那久爾、
與勢婆與勢與勢婆與勢與曾布留比登能、
爾久加良那久爾、
小車、
遠具留麻爾志伎能比毛登加牟與比理遠
志能婆勢與夜那和禮志能婆勢許和禮志
能婆勢、
曾與麻佐爾泥氐祁良志毛都伎能淤毛遠

佐和多留久毛能麻佐夜祁久美留許佐夜
祁久美留、○按一說、此歌題曰月面、句中亦有其語、恐非小車曲也、附以備考、
陸奧
阿波禮夜阿牟久麻爾伎理多知和多理、阿
祁奴登毛勢那遠婆夜良士、麻氐婆須倍那
志夜、
甲斐
加比賀泥遠佐夜爾毛美志賀夜、祁祁禮那
久、祁祁禮那久、與許富理多氐留佐夜能那

加夜麻、
常陸
都久婆泥能許能毛加能毛爾加宜波阿禮
杼夜伎美賀美加宜爾麻須加宜毛麻須加
宜毛那志夜、
比多知爾毛多遠許曾都久禮阿陀許許呂
夜加奴登夜伎美賀夜麻遠許延能遠許延、
阿麻與伎麻勢留、
筑波山

都久婆夜麻波夜麻志宜夜麻、志宜伎遠敍
夜多賀許毛加與布那志多爾加與閑和賀
都麻波志多爾、
月面
都伎能淤毛遠佐和多留久毛能麻佐夜祁
久美留、
那婆能都夫良延能阿伎那禮婆伎理多知
和多留那婆能都夫良延、○按此歌與下文纜振相類、一本題曰奈末不利、袖中鈔一說、亦與纜振合爲本末二曲、其說益爲得、今姑從本書、

大鳥

淤富登理能波泥爾、夜禮那、志毛布禮理、夜禮那、多禮加佐伊布、知杼理敍佐伊布、加夜具伎敍佐伊布、美登佐藝敍、美夜許與理伎氐佐伊布、

縄振

那婆能都夫良延、能波雷那禮婆、加須美氐美由雷那婆能都夫良延、

荒田

阿良多爾淤布雷、登美久佐能波那氐爾都美禮氐、美夜閉麻韋良牟、那加都多延、

東路

阿豆麻治爾加雷加夜能、與許富治爾、那佐祁遠、加伊加雷加夜能、美泥婆夜、許登毛夜須良爾、加雷加夜能志佐夜、加伊加雷加夜能、

菅蓋

須賀牟良能夜波禮、許須賀牟良能夜、牟良能夜須賀牟良能夜、淤比氐婆、和禮許曾加伊加良米、

知知良良

知知良良賀加杼爾宇曾夫伊、麻呂許敍多氐禮、氐宇杼遠比佐宜氐、那杼加波夜、多氐理志毛勢那良牟、淤能禮賀夜、伊登許勢能加杼爾氐宇杼遠比佐宜氐、

我門

和賀加杼能夜志陀良許夜那藝、佐婆禮登宇登宇、志陀雷許夜那藝、志陀雷加伊氐婆那與夜志陀雷許夜那藝、志陀雷加伊氐婆夜久爾敍登美勢牟、許富理敍佐加延牟、佐登敍美勢牟、和伊閉敍登美勢牟夜志陀雷許夜那藝、

伊勢人

伊勢備登波、阿夜志伎毛能遠夜、那杼氐閉婆遠夫泥爾能理氐夜、那美能宇閉遠許具夜、○閉本書作惠、今據一本、那美能閉遠許具夜、

甲斐嶺

加比賀泥爾、志呂伎波由伎加夜、伊那遠佐能、加比能祁碁呂毛夜、佐良須氐都久理夜、佐良須氐都久理、

鳴高〇又云大宮

那理多加志夜、那理多加志、淤富美夜知加久氐、那理多加志、阿波禮能那理多加志、〇按河海鈔、此句下有淤登那勢曾夜、淤登那勢曾、阿那加麻、許禮波毛夜、美曾加那禮六句、

八少女

夜遠登米波、和賀夜遠登米叙、多都夜夜遠登米、多都夜夜遠登米、加美能麻須、麻據一本多加麻能波良爾多都夜夜遠登米、多都夜夜遠登米、

彼行

加能由久波、加理加久具比加、加理那良婆、波禮夜登宇登宇、加理那良婆、婆據一本那能理敍勢麻志、那遠久具比那理夜登宇登宇、古本風俗歌譜

大日本史卷之三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十三

樂舞

久米舞、見上、琴取二人、舞者八人、大伴彈琴、佐伯執刀、作斬蜘蛛狀、令集解　凡大嘗會、二氏供奉、世世無絕、貞觀儀式、北山鈔、江家次第、歌詞七首、

宇陀能多加紀爾、志藝和那波留、和賀麻都夜、志藝波佐夜良受、伊須久波斯、久治良佐夜流、○流日本書紀作離古那美賀、那許波佐婆、多知曾婆能、微能那祁久袁、許紀志斐惠泥、宇波那理賀、那許波佐婆、伊知佐加紀、微能意富祁久袁、許紀陀斐惠泥、疊疊志夜胡志夜、阿阿志夜胡志夜、

意佐加能、意富牟盧夜爾、比登佐波爾、岐伊理袁理、○書紀、作異離烏利苦毛、比登佐波爾、伊理袁理登母、○書紀、作扨伊離烏利苦毛、美都美都斯、久米能古賀、○書紀古下有邏字久夫都都伊、伊斯都都伊母知、宇知氐斯夜麻牟、美都美都斯、久米能古良賀、久夫都都伊、伊斯都都伊母知、伊麻宇多婆余良斯、○已上五句、書紀不載、

美都美都斯、久米能古良賀、○書紀此下有介者茂等珥一、句阿波布爾波、賀美良比登母登、曾泥○泥書紀作迺賀母登、曾泥米都那藝氐、宇知氐志夜麻牟、

美都美都斯、久米能古良賀、加岐母登爾、宇惠志波士加美、久知比比久、和禮波和須禮士、○士書紀作儒宇知氐斯夜麻牟、

加牟加是能、伊勢能宇美能、意斐志爾、○書紀、作於費異之珥夜、波比母登富呂布、○書紀、作異波臂茂等倍屢、志多陀美能、○書紀、此下有之多儴瀰能、阿誤豫、阿誤豫之多太瀰能四句、伊波比母登富理、宇知氐志夜麻牟、古事記○書紀、又有于智氐之夜莽務一句、

伊莽波豫、伊莽波豫、阿阿時夜塢、伊莽儴而毛、阿誤豫、伊莽儴而毛、阿誤豫、愛瀰詩烏、毗儴利毛毛那比苫、比苫破易陪迺毛、多牟伽毗毛勢儒、(日本書紀)

國栖奏歌事見上、貞觀制、國栖笛工各十二人、(貞觀儀式)後以十七人爲定、(延喜式)至建武中、僅供元日節會耳、(建武年中行事)其歌辭應神帝時所奏一首、爾後例唱此曲、然歌調今不傳、歌曰、加志能布邇、余久須袁都久理、余久須邇迦美斯意富美岐、(○美斯、書紀作綿盧、)宇麻良爾、岐許志母知袁勢、麻呂賀知、(古事記)

隼人歌舞、見上、彥火火出見尊爲火闌降命所虐、海神教之溺以潮水、火闌降大懼請救、乃身著犢鼻褌、以赭塗面及掌、擧足搨腰、擧手飄掌、作溺水狀曰、吾永爲汝俳優之民、其子孫爲隼人傳此技、以供節會饗宴、歷世不絕、(日本書紀、參取令集解、延喜式、)凡大嘗羣官初入、隼人先發吠聲、悠紀主基入、彈琴、拍手、歌工、舞者各二人、吹笛一人、擊百子四人、於御座所屛外北向、奏風俗歌舞、(延喜式)

小墾田舞、(日本書紀)蓋小治田朝廷所製之樂、故名、(釋日本紀)

五節舞見上、天武帝嘗御吉野宮彈琴、適有神女降、應曲而舞、翻袖五節、帝因製此舞、其歌曰、遠登米杼毛、遠登米佐備須毛、加良多麻遠、多毛登爾麻伎氏、遠登米佐備須毛、(江家次第、年中行事秘鈔、○奥儀鈔云、遠登米許賀、遠登米佐備須毛、加良多麻遠、遠登米佐備須毛、曾能加良多麻遠、是亦一說、附以備考、)舞者十六人、(令集解)大嘗新嘗竝奏之、(貞觀儀式、延喜式、)

田舞、多治比氏所掌、(三代實錄)大嘗及宴饗奏之、(日本書紀、續日本紀、三代實錄、延喜式、)置舞人四人、

楯節舞、土師宿禰文忌寸等所掌、(令集解)舞者手楯爲節度、故名、(釋日本紀引私記、○按私記、以此舞爲吉志舞誤、故不取、)舞者土師氏五人、文氏五人、皆被甲執刀楯、(令集解)

吉志舞、(三代實錄)又曰吉志部樂、(續日本紀)見上、大嘗

奏之、（三代實錄）以其初大嘗日始奏之、故又號大嘗會舞、（參取北山鈔引吏部王記、寶物集、）

倭舞本出於大和、故名焉、（古今童蒙鈔）凡大嘗會舞者歌人各十人、著青揩衣、執賢木枝、鎭魂祭簡點侍從内舍人大舍人各四人爲舞者、諸社祭祀亦奏之、（貞觀儀式、延喜式、江家次第、）其歌用宮人曲、（體源鈔引資忠記）

飛驒樂、（○驒一作騎、恐非、）蓋飛驒風俗也、（續日本紀）

猒舞、又作振鉾、（貞觀儀式、教訓鈔、○按猒舞振鉾、國音相通、）凡陳舞樂、必先奏此曲、（樂家錄、舞樂圖、）左右舞者二人、著唐裝束、持鉾而舞、振鉾三節、先左次右、次左右共振之、唱壽詞、左方奏新樂亂聲、右方奏高麗亂聲、（殘夜鈔、教訓鈔、體源鈔、樂家錄、）

踏歌、見上、歌曲始唱唐詩、用唐音、（類聚國史、唐音據河海鈔、）後或用我家、此殿萬春樂、竹河四曲、（河海鈔）以其曲末必疊唱萬年阿良禮、故又曰阿良禮走、後改稱萬歲樂、（釋日本紀引私記、參取西宮記、公事根源、）唱壽詞、（河海鈔）弘仁以後、專行女踏歌、而男踏歌

不復行、（參取內裏式、續日本後紀、三代實錄、類聚國史、年中行事祕鈔、大意、）宇多帝寬平元年復之、敕參議橘廣相撰踏歌記、略云、踏歌者新年之祝詞、累代之遺美也、歌頌以延寶祚、壽詞以祈豐年、豈啻縱遊樂於管絃、惜時節於風景而已哉、宜依承和故實、以爲每歲長規、（年中行事鈔引廣相傳、年中行事祕鈔引仁和五年踏歌記、）村上帝天曆九年、停女踏歌、冷泉帝安和二年復之、（年中行事鈔引行成卿鈔、二年據日本紀略、）圓融帝永觀元年、行男踏歌、後又廢、（河海鈔）三條帝長和中停女踏歌、後一條帝寬仁元年、復舊、（年中行事鈔引行成卿鈔）

踏歌章曲四首

山城顯樂舊來傳、帝宅新成最可憐、郊野道平千里望、山河擅美四周星、（新京樂、平安樂土、萬年春、）

冲襟乃眷八方中、不日爰開億載宮、壯麗裁規傳不朽、平安作號驗無窮、（新年樂、平安樂土、萬年春、）

新年正月北辰來、滿宇韶光幾處開、麗質佳人伴春色、分行連袂舞皇垓、（新年樂、平安樂土、萬年春、）

皐高泳澤洽歡情、中外含和滿頌聲、今日新京太平樂、年年長奉我皇庭、新京樂、平安樂土、萬年春、

右桓武帝延曆十四年正月所歌類聚國史

又二首

萬春樂、萬春樂、萬春樂、我皇延祚億千齡、萬春樂　元正慶序年光麗、萬春樂　延曆休期帝化昌、萬春樂○休期、一作佳朝、百辟陪莛華幄內、天人感呼　千般作樂紫宸場、萬春樂

我皇延祚億千齡、萬春樂　人霑湛露歸依德、萬春樂○人一作仁、依又作休、日暖春天仰載陽、萬春樂　願以嘉辰常樂事、天人感呼　千千億歲奉明王、萬春

女踏歌章曲七首

明明聖主億千齡、萬春樂　無事無爲唯賞豫、千春樂　凝旒端拱任羣賢、千春樂　網疏刑措還千古、天人感呼　治定功成太平年、千春樂

明明聖主億千齡、千春樂　深仁潛及三泉下、千春樂　鴻德遐充六合中、千春樂　悅以使民民悅服、天人感呼○按此篇末脫一句

明明聖主億千齡、千春樂　上月韶光早先春、千春樂　階前細草綠初新、千春樂　南山雪盡春峯遠、天人感呼　北闕煙生瑞氣淳、千春樂

明明聖主億千齡、千春樂　君王曉奏旒蘇帳、千春樂○奏旒、疑卷流之譌、春日芳菲遣與催、千春樂　曉光偏著青櫻柳、天人感呼　寒色金舞玉砌梅、千春樂

明明聖主億千齡、千春樂　宮女春眠常嬾起、千春樂　被催中使繪粧成、千春樂　雲鬟尚恨無新樣、天人感呼　霧殿還嫌色不輕、聖主億千歲

明明聖主億千齡、千春樂　春歌清響傳金屋、千春樂　雙踏佳聲繞玉堂、千春樂　借問曲中何憶有、天人感呼　仙齡宸祚與天長、聖主億千齡○已上二首爲破、按宸疑寶之譌、脫字、

早年愛光華、千春樂　春遊不知厭、暮景落朱顏、猶恨韶光短、○第二句以下疑脫千春樂、天人感呼等字、徘徊未欲還、聖主億千齡○已上一首爲急

右九首未詳其制在何時朝野羣載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十四

樂曲一

本朝所傳樂制、五音六律、清濁輕重之法、今不可得而詳也、葢其始受之於隋唐、以爲歌調、而後世歌調亡佚、獨存奏調、○按一說、樂家唱譜、其聲古來相承、一定不易、是歌聲雖亡、實存譜中也、姑附備考、樂家相承、至今

不失其傳、故其說尚有可考者、凡樂家所傳五調、一曰壹越調、二曰平調、三曰雙調、四曰黃鐘調、五曰般涉調、配之宮商角徵羽、加以二聲、曰上無調、曰下無調、○按吉野樂書、拾芥鈔、樂家錄、上無一名林鐘調、又鳳音調、卽嬰商、下無一名角調、又龍吟調、卽嬰羽也、配之變徵變宮、凡七聲、○口遊、拾芥鈔、天地生物之音、無不含蓄、夜鶴庭訓鈔、敎訓鈔、壒嚢鈔、以候氣之管、爲樂聲之均、

吹建子之律爲壹越、當黃鐘、在十一月、丑爲斷金、當大呂、在十二月、寅爲平調、當太簇、在正月、卯爲勝絕、當夾鐘、在二月、辰爲下無、當姑洗、在三月、巳爲雙調、當仲呂、在四月、午爲鳧鐘、當蕤賓、在五月、未爲黃鐘、當林鐘、在六月、申爲鸞鏡、當夷則、在七月、酉爲般涉、當南呂、在八月、戌爲神仙、當無射、在九月、亥爲上無、當應鐘、在十月、陽管有六、謂壹越、平調、下無、鳧鐘、鸞鏡、神仙、此六者與陽氣相應、謂之

律、陰管有六、謂斷金、上無、般涉、黃鐘、雙調、勝絕、此六者與陰氣相應、謂之呂、名爲十二律、始子終亥、拾芥鈔、樂家錄、○按本文十二律、舊謂之調、樂工歷世所傳者、如壹越、平調、雙調、黃鐘、般涉、有與五調名全同者、且唐樂有越調、雙調、平調、仙呂調、黃鐘調、般涉調、皆調名而非律名、其它斷金、勝絕、鳧鐘、鸞鏡、絕無所考、上無下無、樂家以爲本朝所命、然不知所以名之、或云聲之清濁、上至上無之清而盡、下至下無之濁而盡、上無者言此上無復有聲也、下無者言此下無復有聲也、附以備考、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

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唯助五聲之不及耳、樂家録黃鐘之均、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大呂之均、以大呂爲宮、夾鐘爲商、中呂爲角、林鐘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鐘爲變宮、太簇之均、以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夷則爲變徵、南呂爲

徵、應鐘爲羽、大呂爲變宮、夾鐘之均、以夾鐘爲宮、中呂爲商、林鐘爲角、南呂爲變徵、無射爲徵、黃鐘爲羽、太簇爲變宮、姑洗之均、以姑洗爲宮、蕤賓爲商、夷則爲角、無射爲變徵、應鐘爲徵、大呂爲羽、夾鐘爲變宮、中呂之均、以中呂爲宮、林鐘爲商、南呂爲角、應鐘爲變徵、黃鐘爲徵、太簇爲羽、姑洗爲變宮、蕤賓之均、以蕤賓爲宮、夷則爲商、無射爲角、黃鐘爲變徵、大呂爲徵、夾鐘爲羽、中呂爲變宮、林鐘之

均、以林鐘爲宮、南呂爲商、應鐘爲角、大呂爲變徵、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變宮、夷則之均、以夷則爲宮、無射爲商、黃鐘爲角、太簇爲變徵、夾鐘爲徵、仲呂爲羽、林鐘爲變宮、南呂之均、以南呂爲宮、應鐘爲商、大呂爲角、夾鐘爲變徵、姑洗爲徵、蕤賓爲羽、夷則爲變宮、無射之均、以無射爲宮、黃鐘爲商、太簇爲角、姑洗爲變徵、中呂爲徵、林鐘爲羽、南呂爲變宮、應鐘之均、以應鐘爲宮、大呂爲商、夾鐘爲

角、中呂爲變徵、蕤賓爲徵、夷則爲羽、無射爲變宮、類箏治要六十調、卽十二律、十二律卽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爲綱紀、以成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壹越調以無射爲宮、黃鐘爲商、太簇爲角、姑洗爲變徵、中呂爲徵、林鐘爲羽、南呂爲變宮、以無射應宮、而黃鐘應商、以商聲起調、以商聲畢曲、故謂之無

射商、平調、中呂爲宮、林鐘爲商、南呂爲角、應鐘爲變徵、黃鐘爲徵、太簇爲羽、姑洗爲變宮、宮應中呂、羽應太簇、以羽聲起調、羽聲畢曲、故謂之中呂羽、雙調、夾鐘爲宮、中呂爲商、林鐘爲角、南呂爲變徵、無射爲徵、黃鐘爲羽、太簇爲變宮、夾鐘應宮、仲呂應商、以商聲起調、商聲畢曲、故謂之夾鐘商、黃鐘調、無射爲宮、黃鐘爲商、太簇爲角、姑洗爲變徵、中呂爲徵、林鐘爲羽、南呂爲變宮、而無射應宮、林鐘應

羽、以羽聲起調、羽聲畢曲、故謂之無射羽、般涉調、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而黃鐘應宮、南呂應羽、以羽聲起調、羽聲畢曲、故謂之黃鐘羽、樂家錄壹越爲黃鐘聲、而五調生焉、五調中但律三呂二、以平調般涉黃鐘爲律、壹越雙調爲呂、呂闕一、故足大食調爲呂三、吉野樂書、夜鶴庭訓鈔、體源鈔、又有支調、壹越以沙陀調爲支調、黃鐘以水調爲支調、平調以性調道調爲支調、大食以乞食調爲支調、般涉以角調爲支調、唯雙調無支調、故名雖五調、其實爲十二調、參取和名鈔、拾芥鈔、口遊、吉野樂書、夜鶴庭訓鈔、體源鈔、壹越調則黃鐘也、平調則太簇也、雙調則中呂也、黃鐘調則林鐘也、般涉調則南呂也、吉野樂書、殘夜鈔、體源鈔、壹越爲宮、平調爲商、雙調爲角、黃鐘爲徵、般涉爲羽、口遊、管絃音義、類箏治要、吉野樂書、夜鶴庭訓鈔、體源鈔、本調之中、有不純乎其聲者、以支調諧之、吉野樂書、夜鶴庭訓鈔、蓋皆本朝樂家之所斟酌損益、而其

調名意出于唐部當二十八調中、所謂壹越調、蓋越調、卽無射商黃鐘也、平調、疑正平調、卽仲呂羽太簇也、雙調、卽雙調、夾鐘商仲呂也、黃鐘調、卽黃鐘調、無射羽林鐘也、般涉調、蓋般涉調、黃鐘羽南呂也、○按隋書、周武帝時、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六曰般贍、華言卽羽聲者、蓋是也、大食調、卽大食調、黃鐘商太簇也、唐書、宋史、大成樂章圖譜、○按唐書、大食本波斯地、此調蓋出于此、故名、食一作石、音通、沙陀調、疑婆陀調、卽宮調也、隋書○按本書婆陀又曰婆陀力、亦蘇祇婆所傳、婆陀力

華言平聲、卽宮聲也、陳氏樂書、宮調胡名婆陀力調、又名道調、水調、盎隋主揚廣所製商調也、隋書、樂苑、○按隋書、高祖謂、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用水尺則律呂調合、因施用水尺律樂、據此、用水尺律製樂、故名也、道調、盎唐主李治所造道調宮也、唐書、乞食調、疑歇指調、卽林鐘商南呂也、唐書、宋史、大成樂章圖譜、○按陳氏樂書、商調胡名大乞食調、又名越調、又名雙調、卽此、又狛氏所傳倚蘭琴譜有碣石調、他莫所見、碣石乞食音亦近、疑乞食之轉也、角調、疑出于閏聲七角、唐書、宋史、唯性調無所考也、○按隋書云、清調主商、三五要略有清調之名、又平調於五音之序爲商調、淸商調竝與性音相近、疑清調若商調也、高麗樂凡三調、

一曰壹越調、卽唐律聲平調也、二曰平調、卽商調也、三曰雙調、卽黃鐘調也、一樂家錄○按說、高麗壹越、在唐爲平調、平調爲商調、雙調爲黃鐘調、以唐笛高麗笛諸孔、律位有高低、致此舛誤、耳、然高麗樂律、非與唐律有異、唯其橫笛之第六孔、高於唐部笛第七孔之律二位、故誤爲此異同也、附以備考、凡本朝及隋唐高麗等諸曲、竝以之爲調焉、和名鈔、拾芥鈔、如琵琶箏笛、亦各有調名、仁智要錄、三五要錄、懷竹鈔、仁明帝時、藤原貞敏定琵琶四調、以備雅樂、三五要錄、河海鈔、琵琶舊有二十二調、曰壹越、曰索性、○一作壹越上調曰雙調、曰沙陀調、曰平調、曰大食調、曰乞食調、曰小食調、曰道調、曰水調、曰般涉調、曰林鐘調、○鐘一作秋曰殺孔調、曰難調、曰仙鶴調、○鶴一作鴈、又寫、曰鳳凰調、曰鴛鴦調、曰南呂調、曰玉神調、曰碧玉調、曰啄木調、曰仙女調、吉野樂書、夜鶴庭訓鈔、其樂調皆用本調、絃管無異、故琵琶平調與笛平調合、黃鐘調與笛黃鐘調合、貞敏更加風香調、○按風香、樂府雜錄作楓香者、蓋是、返風香調、黃鐘調、清調、卽以風香調合笛黃鐘調、般涉調、以返風香調

合笛壹越調、沙陀調、雙調、水調、以黃鐘調合平調、性調、以返黃鐘調合大食調、乞食調、以清調合平調、般涉調、然以風香合般涉、以返風香合壹越、時急絃易絕、調音難和、則以雙調合壹越、以平調合般涉、緩急得中、清濁合宜、故用八調、以彈調曲、三五要錄、八調卽風香調、返風香調、黃鐘調、返黃鐘調、清調、雙調、平調、啄木調也、三五要略、箏調子品、有壹越、壹越性調、沙陀調、平調、大食調、乞食調、雙調、黃鐘調、大

黃鐘調、水調、般涉調、風香調、羽調、○按絲竹口傳所載箏調子、羽調次有角調、爲十四調、又別載涼風性律性呂、上陽性律性呂、朱娘性律性呂、霓裳性律性呂、泗濱性律性呂、以爲祕名、姑附備考、亦古昔皆用本調、絃管無異、故以壹越調合笛壹越調、以黃鐘調合黃鐘調、後世箏師以三調相傳習、所謂壹越性調、平調、大食調是也、於是以箏壹越性調合笛壹越調、沙陀調、雙調、水調、以平調合平調、性調、黃鐘調、般涉調、以大食調合大食調、乞食調、然以壹越性調合雙調水調、以

平調合般涉調、時有操曲不整、調音難和、則以雙調水調般涉調、各合本調、置諸平調位、而後緩急得中、故用所謂六調者、卽壹越性調、平調、大食調、雙調、水調、般涉調是也、仁智要錄蓋五調聲律、樂家傳習之久、非無展轉致舛誤者、然而要之如五常樂爲虞舜之樂、安世樂爲周世房中樂、明確可信矣、而黃鐘調聲特存周漢之遺制焉、後之精於音律者、推究研覈、則其將有駸駸及於尚古大雅之盛者、因參考諸說、以列于篇、其樂曲順序、不拘于年代先後、一從和名鈔及諸樂書之所記、其它以類附見焉、

壹越調二十五曲其音呂、於方爲中、五行屬土、五色爲黃、五常爲信、五音爲宮、其位爲君、

皇帝破陳樂、和名鈔一稱皇帝、○續教訓鈔曰、破陳二字、常不稱之、又名武德太平樂、又安樂太平樂、續教訓鈔、體源鈔、後周宇文邕平齊所作、卽唐立部伎也、舊唐書、通典、○按舊唐書云、高祖因隋舊制、用九部樂、其後分爲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樂

太平樂等八部、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爲髮、畫猰皮帽、舞踏姿制猶作羌胡狀者、卽是也、新樂、大曲、有舞、和名鈔、仁智要錄、教訓鈔、文武帝時、遣唐使粟田眞人道麻呂傳之、教訓鈔、續教訓鈔、初序四十拍、舞生歸朝時遺其八拍、仁明帝敕中納言藤原諸葛定序一帖三十拍、破六帖各二十拍、又有遊聲一帖、仁智要錄、續教訓鈔、○按樂有序破急、蓋序謂始作、破破碎也、唐書云、伊州甘州涼州等、至其曲遍繁聲、皆謂之入破、卽是、或云慢之訛、急流蕩也、唐書、急流蕩是也、帖疊也、杜甫詩、疊石作帖石、凡樂以序破急三曲爲具也、然序破急不全具、

而以序破爲一具、破急爲一具者有之、今不得詳焉、又皇帝與春鶯囀有遊聲曲、樂人道行用之、蓋序中詞也、如團亂旋、春鶯囀、有入破颯踏、春鶯囀有鳥聲、羅陵王有荒序亂序嗔序之屬、是皆以曲聲名之、又笛曲有亂序、其曲出於林邑國發聲詞也、附備博考、舞者四人、樂家録　常裝束、別冑、續教訓鈔、體源鈔、樂家録、佩劍、至破四帖、拔劍而舞、後絕、續教訓鈔、體源鈔、　凡西土樂出乎秦漢六朝以上者、謂之古樂、唐初所作、謂之新樂、體源鈔○按本書說如此、然唐以上樂、閒有入新樂者、不詳其故也、古樂用一鼓、新樂用羯鼓、道行併用新古樂、教訓鈔、體源鈔、凡樂曲有疾徐輕重之別、故分爲

大中小、而大曲外有準大曲、中曲中有大曲、小曲中有中曲、體源鈔、樂家録、凡舞樂有武舞、有文舞、有童舞、有女舞、舞者佩劍執鉾、若本曲及秦王、散手、倍臚、太平諸曲、謂之武舞、○樂家録云、本朝稱武舞者五曲、其他類之者一二曲、不稱武舞、不知何故也、團亂旋已下、不用劍鉾者、概稱謂文舞、若迦樓頻、五常、皇麞、泛龍舟、清上、胡德、登天諸曲、皆童舞也、春鶯囀、玉樹、桃李花、喜春、萬歲、皇帝、萬秋諸曲、皆女舞也、續教訓鈔、體源鈔、○樂家録、以皇麞、春鶯囀、玉樹、桃、李花、喜春、萬歲、泛龍舟等爲文舞、且云、其他類之者有數曲、而不稱文舞也、　又有稱走物者、謂舞有走趨之狀、若散手、陵王、拔頭、還城、歸德、納蘇利諸曲、是也、教訓鈔、體源鈔、樂家録、　凡舞用常裝束者、皆謂之平舞、續教訓鈔、體源鈔、○二書云、常裝束卽唐裝束、此云襲裝束、　凡舞分左右奏之、自大神公持定之、云、吉野樂書○按公持年代、諸書莫所考、　左爲唐樂、曰本歌、曰左舞、右爲高麗樂、曰末歌、曰右舞、壒嚢鈔、樂家録、左右作對、名曰番舞、左方先奏、而右方從之、稱答舞、皆有程式、秩然不亂矣、如是曲答舞

用新鳥蘇、教訓鈔、體源鈔、然臨時或有用別曲者、不必一定、諸樂竝準焉、續教訓鈔、又有立部、有坐部、立部言舞、坐部言樂、本曲及太平秦王等、卽立部伎也、體源鈔、　凡舞人袒者、左舞左袒、右舞右袒、其曲終、舞者手舞足蹈而入、名曰入合、又號入綾、各有定式云、樂家録、

團亂旋、和名鈔○一作團蘭傳、　一　一名后帝團亂旋、教訓鈔、體源鈔、蓋唐樂也、教訓鈔、體源鈔、文獻通考、○按通考、唐教坊樂軟舞中有團亂旋、卽是也、與皇帝同時傳之、續教訓鈔、　一云大戶眞繩

作、教訓鈔、體源鈔、○按眞繩葢就唐樂而改作也新樂大曲、序三帖、入破颯踏竝二帖、急聲七帖、竝各十六拍、仁智要錄、續教訓鈔、昔善此舞者、有林眞倉、○眞一作直大戶眞繩等、仁智要錄、教訓鈔、舞者四人、樂家錄常裝束、別冑、續教訓鈔、體源鈔、樂家錄、答舞古鳥蘇、教訓鈔、體源鈔、或新鳥蘇、舞樂要錄

春鶯囀、和名鈔一名天長寶壽樂、仁智要錄、教訓鈔、又梅花春鶯囀、類箏治要、體源鈔、又天壽樂、仁智要錄、教訓鈔、體源鈔、卽唐樂、續教訓鈔、體源鈔、教坊記、○按續教訓鈔、體源鈔云、唐大宗造、然教坊記云、唐高宗曉聲律、嘗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爲春鶯囀、亦爲舞曲、據此、二書葢誤、與皇帝曲同傳、教訓鈔、體源鈔、新樂太曲、和名鈔、仁智要錄、序一帖、颯踏○一作中序二帖、入破四帖、鳥聲二帖、急聲二帖、竝各十六拍、始作有遊聲、仁智要錄、教訓鈔、○體源鈔載備中守源政長說云、舞人出入皆用遊聲、今世以遊聲爲出曲、以調子爲入曲、舞女十人、教訓鈔、體源鈔、仁明帝時、左大臣源信善是舞、敎傳之成康親王、帝嘗御清涼殿吹笛、親王奏此曲、見者感賞、仁智要錄、教訓鈔、舞者四人、樂家錄常裝束、別冑、續教訓鈔、體源鈔、樂家錄、答舞

退宿德、教訓鈔、體源鈔、或新鳥蘇、又古鳥蘇、舞樂要錄、樂家錄、

玉樹後庭花、和名鈔一名玉樹曲子、又金釵兩臂垂、又霓裳羽衣、又陳宮怨、又壹越婆羅門、教訓鈔、體源鈔、卽陳樂也、隋書、唐書、文獻通考、○按通考、金釵兩臂垂、霓裳羽衣、玉樹後庭花、各爲別曲、而此爲同曲、葢當時金釵霓裳、唯傳舞曲、不傳聲樂、故舞此二曲、則奏玉樹、遂誤爲一曲也、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竝陳後主所造、新樂中曲、一帖十四拍、七帖各十二拍、仁智要錄、教訓鈔、舞女十二人、教訓鈔、體源鈔、堀河帝嘗聞元興寺藏有玉樹裝束、遣左大辨大江匡房檢之、櫃上題曰玉樹金釵兩臂垂裝束二具、其裝束美麗無比、金冠貫以五色玉、飾以各色絲、似神女裝束、以目錄校之、綠羅衣謂之碧衣、裲襠謂之金雀玉、青裳謂之翠翹、腰帶八條、兩端有三重文、羅袴上下長短不齊、金玉繫謂之金吐差、卽瓔珞也、又有赤色衣覆裳前者、玉貫如天冠者、金釵皆繫采玉金鈴、肩覆似八葉座、鳳鳥以華造之、但二具朽損、製

式不詳、伶官狛光季謂匡房曰、玉樹與兩臂垂爲一曲、題銘可證、今所傳玉樹、舞與樂自別、樂卽古之玉樹、唯舞以六七帖爲霓裳羽衣曲者非也、光季具奏之帝云、續教訓鈔、體源鈔、○按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題銘旣爲二具、隋書通典所載亦自別曲、光季說固可疑也、古有別裝束、今用常裝束、答舞綾切、續教訓鈔或無答舞、教訓鈔、體源鈔、

壹弄樂、和名鈔○弄一作隆一名承天樂、仁明帝時、大戶清上造之、大戶眞繩作舞、仁智要錄引明暹笛譜、教訓鈔、

○續教訓鈔引醉鄕日月曰、承天樂、博士馬順等作、或云、武太后作、今無所考、按新唐書、通典竝云、高宗時、張文收作景雲河清歌、名曰燕樂、分爲四部、其四曰承天舞、唐書又云、中宗時、大常卿韋縚制六曲、其一承天樂、然則爲清上所作者、恐非、今姑從舊說、新樂中曲、四帖各十拍、序後絕、仁智要錄、教訓鈔、無舞、續教訓鈔、樂家錄、

賀殿、和名鈔○賀一作嘉一名甘泉樂、教訓鈔、體源鈔、○甘一作含仁明帝時、遣唐判官藤原貞敏以琵琶傳曲、敕林眞倉作舞、以嘉祥樂爲破、賀殿爲急、爲急爲道行、三樂合爲一曲、和名鈔、仁智要錄、教訓鈔、體源鈔、新樂、中曲、仁智要錄、教訓鈔、破二帖各十拍、急四帖各二十拍、教訓鈔、體源鈔、○按仁智要錄、類箏治要、作破四帖各十拍、舞者四人、教訓鈔○樂家錄爲六人常裝束、別冑、續教訓鈔、體源鈔、樂家錄、答舞長保樂、教訓鈔、續教訓鈔、或地久、又延喜樂、舞樂要錄、體源鈔、或用古鳥蘇、白濱、皇仁、林歌、舞樂要錄、樂家錄、此曲四帖、號更居突、仁智要錄、教訓鈔、大臣大饗用之、教訓鈔、更居突、言跪也、雜秘別錄堀河帝嘗御閑院覽相撲、命舞萬歲樂、大江匡房請奏賀殿、從之、時人謂匡房盍以閑院新成故奏

之也、教訓鈔、古今著聞集、體源鈔、

胡飮酒、和名鈔一名醉胡樂、又宴飮樂、教訓鈔、體源鈔、不詳所起、或云、胡人飮酒必奏之、故名、音樂根源鈔○按教坊記、曲名有胡醉子、不詳異同、仁明帝敕大戶清上作樂、大戶眞繩作舞、教訓鈔、續教訓鈔、體源鈔、古樂小曲、序二帖各七拍、破七帖各十四拍、仁智要錄、教訓鈔、伶人常祕此舞、故舞者例必蒙賞、堀河帝時、多資忠尤能此曲、後爲山村正貫所害、帝召其幼子忠方、使源雅實傳此曲、後雅實又傳之

忠方子忠時、雜祕別錄、參取古事談、體源鈔、舞者一人、別裝束、假面、帽子、執桴、體源鈔、樂家錄、答舞林歌、敎訓鈔、體源鈔、或新靺鞨、舞樂要錄、樂家錄、

河水樂、和名鈔○按唐書、高宗時、張文收作景雲河清歌、本曲疑河清之訛、新樂中曲、十拍、無舞、仁智要錄、吉野樂書、類箏治要、雩祭奏之云必驗、敎訓鈔、體源鈔、

溢金樂、一名承和樂、和名鈔○溢作壹、和作果、或和邇部大田麻呂作、犬上是成作舞、仁智要錄、敎訓鈔、體源鈔、○要錄引南宮橫笛譜云、大戶眞繩作舞、新樂中曲、六帖各十拍、後

世舞絕、仁智要錄、敎訓鈔、

韶應樂、和名鈔、仁智要錄、○韶、和名鈔作韻、誤、天文本和名鈔、拾芥鈔、體源鈔、竝作韶、又名梁州韶應樂、敎訓鈔、體源鈔、新樂中曲、五帖各十拍、仁智要錄、敎訓鈔、蓋昔者有舞、後世絕、敎訓鈔、體源鈔、樂家錄、

廻杯樂、和名鈔○杯一作坏、按杯疑波之誤、敎坊記曲名有回波樂、羯鼓錄太簇商調有回婆樂、蓋是也、新樂中曲、序一帖、四拍、後絕、破四帖八拍、仁明帝時、殿上多用此樂、仁智要錄、類箏治要、有舞後絕、敎訓鈔、體源鈔、樂家錄、

北庭樂、和名鈔○庭或作亭、一名北亭子、又曲帝子、或雙鼻麗、體源鈔、樂家錄、蓋唐樂也、敎坊記○按本書、曲名有北庭子、卽是、體源鈔一說云、唐土婚姻之日、北面奏此曲、亦可徵其爲唐樂矣、敎訓鈔云、亭子院時、於不老門北庭作此樂、恐因樂名附會此說也、新樂中曲、四帖各十四拍、仁智要錄、敎訓鈔、類箏治要、舞者六人、樂家錄、常裝束、續敎訓鈔、體源鈔、樂家錄、答舞八仙、敎訓鈔、體源鈔、或林歌、樂家錄、堀河帝嘗敕狛光季曰、此曲宜用入綾如五常樂、光季乃奏之、敎訓鈔、體源鈔、

酒胡子、一名醉公子、和名鈔○一作酒公子、或清酤子、又酒

飲子、仁智要錄、續敎訓鈔、體源鈔、○按和名鈔引諸葛相如酒胡子賦云、因木成形象人質、在掌握而可玩、遇盃盤而則出、王定保唐摭言云、盧汪連舉不第、賦酒胡子長篇以寓意、序曰、巡觴之胡、聽人旋轉、所向者舉杯、頗有意趣、然傾倒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亦似有緣、姑附備考、蓋唐樂也、敎坊記○按本書、曲名有醉公子、是也、唐人讌飲用之、仁智要錄引南宮橫笛譜、續敎訓鈔、體源鈔、古樂、小曲、十四拍、仁智要錄、類箏治要、後世舞絕、仁智要錄、體源鈔、樂家錄、

承和樂、和名鈔、一名冬明樂、又一隆樂、仁明帝承和中黃菊宴、犬上清上奉敕作樂、以年號

名之、三島武藏作舞、仁智要錄、敎訓鈔、體源鈔、○按要錄引南宮橫笛譜曰、大戶眞繩作舞、未知孰是、又按唐書、通典竝云、唐初祖孝孫定樂制十二和、號大唐雅樂、其十二曰承和、疑本朝古昔傳之、而亡其曲、故至是作之、襲用其樂名乎、附以備考、或曰、仁明帝卽位、大中臣成文作此樂、而獻之、音樂根源鈔、體源鈔、○吉野樂書、敎訓鈔竝云、仁明帝御製、明年左司獻舞、有序後絕、敎訓鈔、體源鈔、新樂中曲、六帖、後絕爲四帖、各十拍、仁智要錄、敎訓鈔、舞者常裝束、續敎訓鈔、體源鈔、答舞仁和樂、敎訓鈔、體源鈔、

壹團樂、和名鈔、一名壹團嬌、口遊、仁智要錄、○嬌一作橋、又

還宮樂、續敎訓鈔、大戶清上作樂、三島武藏作舞、敎訓鈔、體源鈔、○續敎訓鈔、一說、樂舞倶武藏造焉、新樂中曲、十七拍、○本書云、或爲小曲、又云四帖、或六帖、初一帖十七拍、二帖以下減一拍、舞後絕、初本曲唯存笛譜、久失師傳、堀河帝時、中納言源基綱獻樂曲目錄、中有此曲名、續敎訓鈔、因敕大神基政、就其琵琶譜、寫橫笛吹之、復傳于世、敎訓鈔、續敎訓鈔、○按續敎訓鈔一說云、本曲笛譜雖存、師傳已絕、源基綱從父在太宰府、遇宋人以琵琶傳曲、後還京師寫之橫笛、然本書已以此樂爲本朝所作、而今言受之宋人者、相爲矛盾、唐段成式詩有一團嬌之語、然自註以爲錦名、非樂曲名、而唐樂亦未聞有此曲名、一說頗可疑、故今不取、

酒淨子、和名鈔、又作酒清司、仁智要錄、敎訓鈔、○司一作詞、古樂小曲、二帖、各八拍、無舞、仁智要錄、樂家以是曲及遍鼻胡德樂破、合催馬樂肴止自女酒飮曲則諧云、吉野樂書、敎訓鈔、續敎訓鈔、

雙皐麗、和名鈔、又作雙鼻麗、或雙亮麗、新樂、四帖、各十拍、續敎訓鈔、一作十四拍、○

歌曲子、和名鈔、一名河曲子慢、敎訓鈔、○慢一作熳誤、唐書云、慢者過節、蓋謂節奏也、敎訓鈔、以慢爲舞姬名、恐非、新樂、或曰新古不

詳、中曲、體源鈔、樂家錄、十六拍、醍醐帝時、山城守藤原忠房改爲十二拍、用之相撲節參音聲、無舞、仁智要錄、三五要略、

宴飮樂、一云飮酒樂、和名鈔、○飮酒、一作宴酒、按本書、道調有飮酒樂、與此自別、新樂、續敎訓鈔、二十拍、仁智要錄、類箏治要、或云、有序十拍、後絕、續敎訓鈔、無舞、拾芥鈔、樂家錄、

天壽樂、○按舊唐書、讌樂有天授樂、張文收所造、通典以爲武后天授年所造、疑此樂也、續敎訓鈔爲春鶯囀一名、又三臺鹽一名、未知何據、姑附備考、

厥磨賦、

蘇羅密、和名鈔二曲竝唐樂、羯鼓錄○按本書、太簇商有舞厥麽賦、又有蘇羅者、卽是也、

古詠詩、和名鈔○按此恐非樂曲名、後世樂曲有詠曲、或其類乎、未詳、

武德樂、一名武頌樂、教訓鈔、續教訓鈔卽漢樂也、前漢書、通典、文獻通考、○按漢書、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通典、通考竝曰、魏文帝受禪後、改武德曰武頌、卽是、新樂、中曲、續教訓鈔、樂家錄、○教訓鈔、續教訓鈔或爲古樂、又云、新古不詳、體源鈔爲小曲、序十六拍、後絕、破急各十二拍、仁智要錄、續教訓鈔、小五月會奏之武德殿、教訓鈔、夜鶴庭訓鈔、醍醐帝時、藤原忠房改作、以爲相撲節舞曲、後世舞絕、仁智要錄引長秋卿橫笛譜、續教訓鈔、體源鈔、

左撲樂、大戶清上作、四帖各十二拍、續教訓鈔○四帖或爲三帖

沙陀調十五曲

案摩、和名鈔○一作安麻一名陰陽地鎭曲、天竺樂也、仁明帝敕大戶清上改作、古樂、中曲、準大曲、有亂序、教訓鈔、體源鈔、中曲據樂家錄、又有囀、和名鈔○按諸樂書所載、詠囀有十餘首、槩皆鄙俚、字亦多訛謬、文義難通、且後世歌譜已絕、失其法、故今不具載、唯註其稍可誦讀者、以備後考、舞者二人、或一人、常裝束、卷纓冠著緌、假面、把笏、體源鈔、樂家錄、答舞二舞、但童舞時用蘇利古、教訓鈔、體源鈔、

陵王、和名鈔一名羅陵王、又名蘭陵王、體源鈔卽北齊蘭陵王入陳曲也、舊唐書、通典、○按二書竝云、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陳曲、卽是也、林邑僧佛哲傳之、教訓鈔、體源鈔、古樂、中曲、準大曲、類箏治要、教訓鈔、有囀、和名鈔○河海鈔、類箏治要、載囀詞曰、吾等胡兒、吐氣如雷、我採頂雷、踏石如泥、右得士力、左得鞭迴、日光西沒、東西若月、舞樂打去、錄錄長曲、有亂序嗔序各一帖、荒序八帖各一拍、入破四帖、後改爲二帖、各十六拍、仁智要錄、教訓鈔、舞者一人、樂家錄、別裝束、假面、帽子、執金桴、教訓鈔、體源鈔、樂家錄、假面有二樣、一者武部樣、黑髯、左近司藏之、一者長恭假面樣、小面、伶官狛光家世傳寶之云、○通典云、大面出於北齊、今按本朝所傳二面、來由似有據、其一曰小面、蓋對大面而言也、答舞納蘇利、競馬相撲等節奏之、孝謙帝尤愛此曲、敕尾張濱主改早上調子、以案摩急吹爲

入曲舞之、教訓鈔、體源鈔、○二書並入壹越調
新羅陵王、一云團長樂、和名鈔○團一作圓古樂中曲、
破三帖、急四帖、並各十六拍、仁智要錄、類箏治要、○二書或爲破八拍、急十二拍、破後絕、天王寺伶人公貞○姓闕據
古譜復之、雜秘別錄後世舞曲終絕、教訓鈔、拾芥鈔、○教訓鈔、體源鈔、並入壹越調、
十天樂、聖武帝慶東大寺講堂、笛師常世弟
魚奉敕作之、和名鈔引古老傳、仁智要錄引南宮橫笛譜、古樂中
曲、八拍、仁智要錄、教訓鈔、○續教訓鈔云、凡或新樂、又云兼新古、小曲、十拍、

慶堂供華奏之、續教訓鈔無舞、仁智要錄、類箏治要、○夜鶴庭訓鈔、教訓鈔、體源鈔等、入壹越調、
菩薩、婆羅門僧菩提佛哲等傳之、卽林邑樂
也、和名鈔、仁智要錄、教訓鈔、龍鳴鈔、古樂中曲、仁智要錄、教訓鈔、道
行八拍、序四帖、各十八拍、仁智要錄引南宮橫笛譜、類箏治要引吏部王龍笛譜、後改爲道行四拍、序破並一帖、仁智要錄、類箏治要、○教訓鈔、體源鈔云、序一帖八拍、破一帖十二拍、今世用之、答舞
蘇利古、又用胡蝶、師子、教訓鈔、體源鈔、師子據樂家錄、舞者
十二人、別裝束、著毫光形、白絹決拾、黃綾胴

絹、純子裳、赤地金襴五條袈裟、假面、執赤蓮
華、樂家錄、別裝束據舞曲口傳、凡大法會必奏此樂、雜秘別錄
先吹調子、吹十天樂、鳥舞童八人持花瓶、蝶
舞者八人、菩薩舞者十六人、執供花火舍等、
各二行、供花佛前訖、菩薩蝶舞者並退、鳥舞
童就草墪、菩薩復出奏舞、鳥乃退、菩薩舞訖、
次鳥次蝶、各奏舞、仁智要錄引長秋卿橫笛譜、參取東寺塔供養記、康和四年記、○按文獻通考云、宋教坊有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戴寶冠、執香花盤、橫笛譜所言與此相類、疑此曲也、仁智要錄、夜鶴庭訓鈔、拾芥鈔等、入壹越調、

臨邑亂樂、和名鈔臨邑卽林邑、亂樂猶言亂聲、
非曲名也、凡亂聲有二名、曰新樂、曰古樂、古
樂謂之林邑、教訓鈔僧佛哲等所傳也、元亨釋書凡
奏林邑樂時、必先奏之、教訓鈔
迦樓頻、和名鈔○一作伽婁賓、或迦陵賓、賓又作頻、一名不言樂、
樂家錄又稱鳥、仁智要錄、教訓鈔、○按和名鈔云、迦樓頻天竺語也、漢云教鳥、其鳴聲中傳苦空無我常樂我淨之義、故名、卽林邑樂、僧佛哲等
傳之、和名鈔、教訓鈔、元亨釋書、古樂中曲、教訓鈔、體源鈔、道行先
奏林邑亂聲、樂家錄序一帖、破六帖、急並各八

拍、仁智要錄、類箏治要、舞者四人、天冠、員鳥羽形、執銅拍子、樂家錄答舞胡蝶、教訓鈔、體源鈔、○仁智要錄、夜鶴庭訓鈔、拾芥鈔、箏、入壹越調、

最涼州、和名鈔涼或作梁○一名西涼樂、又涼州曲、又功成慶善樂、或九功舞、卽唐樂也、續教訓鈔、體源鈔、唐書、文獻通考、○按唐書云、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宴羣臣於慶善宮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又云、涼州曲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據此、卽涼州九功、本爲別曲明矣、今爲一曲者、不詳其故、然舊記所載、亦或有以也、唐書通考竝云、坐立二部、唯慶善樂顯用西涼、疑由此等文、混爲一曲也、息長貞

大日本史　卷　志　二五

秀、勝道成、久等傳之云、教訓鈔、體源鈔、古樂、中曲、四帖、各二十拍、仁智要錄、教訓鈔、內宴參音聲用此樂、仁智要錄引龍吟鈔、教訓鈔、吉野樂書、○按唐主宴羣臣用此樂、今本朝亦內宴奏之、蓋有所受也、後世舞絕、體源鈔、樂家錄、○教訓鈔、體源鈔、竝入壹越調、

澀河鳥、和名鈔澀或作沁○隋主楊廣所作、仁智要錄、續教訓鈔、俱引辭鄉日月、仁明帝時、僧圓仁在唐、以橫笛傳之、教訓鈔、體源鈔、在唐據一代要記、元亨釋書、古樂、中曲、序二帖、破五帖、竝各十拍、序及舞後竝絕、仁智要錄、續教訓鈔、○續教訓鈔一說、爲新樂、或云兼新古、又爲破十二拍、村上帝內宴、參音聲用之、教訓鈔、體源鈔、○二書竝入壹越調

安樂鹽、和名鈔古樂、小曲、四帖各十二拍、仁智要錄、續教訓鈔、○續教訓鈔、體源鈔、或爲新樂、中曲、法會用之、教訓鈔世俗奏安摩者、先爲此音聲、仁智要錄、類箏治要、竝引南宮橫笛譜、無舞、仁智要錄、類箏治要、拾芥鈔、○教訓鈔、體源鈔、俱入壹越調、

壹德鹽、和名鈔三島武藏所作也、續教訓鈔、體源鈔、○按鹽豔音相通、左思吳都賦註云、豔楚歌是也、教坊記曲名有一斗鹽、音相近、疑同曲也、古樂、小曲、仁智要錄、類箏治要、○續教訓鈔、體源鈔一說、或爲新樂、中曲、四帖各十四拍、續教訓鈔、或爲十拍○常樂會奏之、續教訓鈔、體源

大日本史　卷　志　二六

鈔、無舞、仁智要錄、類箏治要、拾芥鈔、○教訓鈔、體源鈔、共入壹越調、

曹婆、和名鈔蓋唐樂也、舊唐書、教坊記、○按教坊記、曲名有胡僧破、僧破曹婆音近、蓋同曲也、古樂、十七拍、續教訓鈔○一說爲七拍

筑紫諸縣、和名鈔、令集解、○按和名鈔、筑紫諸縣爲二曲、恐誤、又曰筑紫舞、令集解應神帝嘗聞日向諸縣君牛諸井女髮長媛有姿色、召而陪宴、皇子大鷦鷯尊侍焉、帝因作歌、以髮長媛賜之爲妃、皇子大悅、作歌報之、又愛妃容色賦歌、日本書紀諸縣樂蓋起于此、大寶制、筑紫舞凡二十人、諸縣師

一人、舞者八人、著甲執刀、禁止二人、歌師四人、立歌二人、大歌笛師二人、兼知横笛、令集解○按本書一人闕

弄槍、又稱弄槍樂、仁智要錄、續教訓鈔、聖武帝天平七年、遣唐使歸朝奏拵槍、卽是、續日本紀○按令義解、衞士弄槍、註曰、謂弄玩也、槍卽戈之屬、弄槍曲蓋象此也、古樂、○續教訓鈔云、或兼新古、中曲、仁智要錄、類箏治要、四十帖各十二拍、類箏治要、續教訓鈔、竝引南宮横笛譜、凡八幡放生會及慶塔法會奏之、續教訓鈔、體源鈔、舞者四人、樂家錄著冠、帶刀、執槍、槍如狛鉾狀、續教訓鈔、體源鈔、樂家錄、朱雀帝用之相撲節、爲秦王答舞、其後皇麞答舞亦用之、體源鈔後世舞絕、續教訓鈔、樂家錄、○教訓鈔、體源鈔、竝入壹越調、

婆理、口遊、續教訓鈔、卽婆理舞、所謂度羅樂也、令集解見上、十拍、續教訓鈔○本書或爲九拍、又入般涉調、

雙調七曲其音呂、於時爲春、於方爲東、五行屬木、五色爲青、五常爲仁、五音爲角、其位爲民、

柳花苑、和名鈔○苑一作園、又怨、或鹽、按續教訓鈔曰、天曆內宴日、改怨爲苑、然天德四年內宴歌日記、猶作柳花怨、蓋以音同、故互用也、唐樂也、續教訓鈔○按教坊記、曲名有柳含烟、疑是、桓武帝時、遣唐舞生久禮眞茂與春庭樂同傳之、今內教坊奏之、二曲本爲大食調、仁明帝更爲雙調、和名鈔、仁智要錄引南宮横笛譜、教訓鈔、新樂、中曲、七帖各二十四拍、仁智要錄、續教訓鈔、○續教訓鈔云、或古樂、又云新古不詳、類箏治要云、八帖或爲七帖、又要錄引長秋卿横笛譜爲二十拍、有詠、續教訓鈔、體源鈔○二書載詠詞曰、後苑桃花正芳菲、芳菲正是妾愁時、昨來新別昭陽殿、更勿非情形畫眉、又曰、玉關春色曉、金河路幾千、琴瑟桂條上、竹怨柳花前、但二書頗有異同、今不具註、答舞綾切、類箏治要後世舞絕、教訓鈔、續教訓鈔、

春庭樂、一云夏風樂、和名鈔又春庭子、節會參音聲用之、教訓鈔、體源鈔、和邇部大田麻呂改作樂、犬上是成作舞、仁智要錄、類箏治要、竝引長秋卿横笛譜、和名鈔、教訓鈔、新樂、中曲、四帖各十拍、仁智要錄、教訓鈔、○二書或爲古樂、類箏治要引明暹笛譜、或爲五帖、此舞世無知者、唯狛氏傳之、堀河帝時、使狛光季及行高等奏之、帝大感賞、人始知其有舞、教訓鈔、體源鈔、舞者四人、或二人、舞樂圖常裝束、續教訓鈔、體源鈔、著冠、帶劍、舞容如地久、教訓鈔、體源鈔、答舞登天樂、類箏治要或用石川、舞樂要錄

林歌、還城樂、

春庭花、聲曲不傳、舞者合春庭樂奏之、凡四人、常裝束、細纓冠、著緌、帶刀、（○按教訓鈔、體源鈔、爲春庭樂一名者誤、）荅舞狛鉾、（樂家錄）

催馬樂、律歌我駒曲是也、（和名鈔○本書駒作賜、誤、今據下文訂之、）傳言、諸國輸貢、促馬入京時、民人口號歌曲、故以催馬樂爲曲名、其歌曰我駒、（梁塵愚按鈔○按神樂歌有前張十六曲、前張讀猶催馬樂、蓋本同語、似謂曲調、本書之說、素附會不足信、然是亦舊說、故錄以備考、）本曲爲序、一帖七拍、伊勢海爲破、竹河爲急、（體源鈔）

狹鰭河、亦催馬樂歌曲、律歌澤田河曲是也、（○本書澤作師、誤、今據催馬樂譜訂之、）

和風樂、（和名鈔）一名弄春樂、（續教訓鈔、體源鈔、）尾張濱主所作和風長壽樂、蓋是也、（續日本後紀○按唐書、通典竝云、唐坐部伎有長壽樂、武后長壽中所製、與濱主所作同否不可考、）新樂中曲、四帖各十四拍、仁明帝時、濱主始奏之、見上、延曆寺舍利會用之、（續教訓鈔、體源鈔、）後世舞絕、（體源鈔）

萬春樂、男踏歌時、舞者著高巾冠奏之、（類箏治要）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12
SS号=14664012